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两宫之间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著

三部曲之一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

两宫之间

（三部曲之一）

黎宗泽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نجيب محفوظ
بين القصرين

本书从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١٩٥٦ 从
دار الكتاب العربي بمصر 版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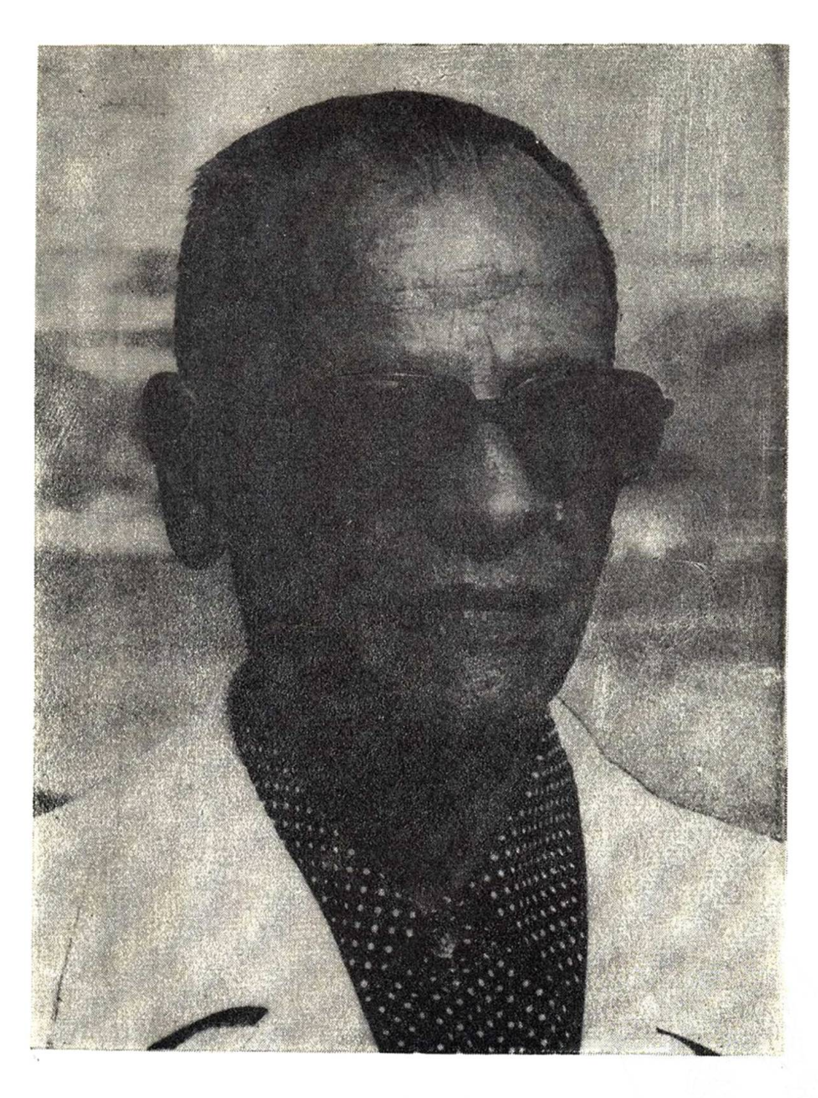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两宫之间
Lianggong Zhiji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383,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 1/16 插页6
1990年1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950

ISBN 7-5016-0069-4/I·70 定价 6.90 元



作 者 像

纳吉布·迈哈福兹和他的“三部曲”

一九八八年，《两宫之间》、《向往宫》和《甘露街》这三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以下简称“三部曲”）的作者纳吉布·迈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当代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获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

一九一二年，纳吉布·迈哈福兹出生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九三四年，他毕业于埃及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他先后在宗教基金部、文学艺术局和社会科学最高委员会任职，从一九七一年起在《金字塔报》社工作。

纳吉布·迈哈福兹的文学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他上大学时开始文学创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阶段的作品主要是小说和诗歌，内容主要是吟风弄月，描写爱情奇遇或表现自我，并无深刻的社会内容。这个阶段的后期，他相继发表了三部历史小说：《命运的嘲弄》（1939）、《拉杜比斯》（1943）和《塔伊拜之战》（1944）。这三部作品无论是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题材选择上，都与以前的作品不同。其内容是借描写埃及法老时代人民反对贵族统治的历史，表达了作者对埃及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斗争的支持与同情。但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到五十年代，是他创作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作品有《新开罗》(1945)、《汉纳·哈利里》(1946)、《梅格达胡同》(1947)和最著名的"三部曲"等现实主义小说。这些作品不仅开始面向社会现实，而且题材也有新的开拓，主要是描写和反映三、四十年代开罗小资产阶级家庭及普通人的生活、苦难、命运和斗争，具有相当深刻的社会意义。此后，他辍笔七年。

从一九五九年他发表《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一书开始，他的创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创作具有探索精神，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但是，他的创作方法具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倾向。

这位在文坛辛勤耕耘半个多世纪的作家，迄今已创作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二十多部短篇小说和三十多部话剧与电影剧本。这些作品仿佛是一幅幅埃及社会生活的画卷，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不同时期埃及人民的生活、思想、愿望、苦难和斗争，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有的作品立意高远，从广阔的历史角度对埃及社会进行了剖析；有的作品文笔细腻，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性格各异的形象；有的作品幽默风趣，在嬉笑怒骂之间把一个个反面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有的作品具有探索思想，寄托着作者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的作品题材广阔，创作手法勇于创新，具有不断进取的精神。

他的许多作品已被译为法文、英文、瑞典文、俄文、德文等在世界各地广为发行。他是埃及当代文学的承先启后者，对当代埃及文学的发展和阿拉伯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部曲"不但是纳吉布·迈哈福兹的代表作，也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一问世，不仅受到阿拉伯读者的欢迎，而且也受到阿拉伯文学界的重视，于一九

五七年荣获埃及国家奖，并被搬上银幕。埃及著名作家、评论家塔哈·侯赛因评论说："这是埃及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以来，我读过的最好的一部。"阿拉伯评论界认为这部作品的问世，标志着阿拉伯文学敲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

"三部曲"的书名是开罗三个街区的名字，这三个街区是作品中描写的一家三代人分别居住的地方。作品写的是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四年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描述了三代人在这个时期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各自不同的态度、遭遇和苦难。作者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把这三代人在漫长而复杂的巨大社会变迁中的不同经历，浓缩在这"三部曲"当中。同时，通过这个家庭的变化，反映了埃及社会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因此，可以说"三部曲"是埃及社会的缩影。

"三部曲"的主人公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是一家之长，他继承了父亲的杂货店后，成了一个家道殷实的商人。他表面上是一个严守伊斯兰教教规的虔诚保守的穆斯林，一个维护阿拉伯道德传统的正人君子，其实在家中他是一个暴君，他的话就是法律，任何人不得违忤。在外边，他寻花问柳，有好几个情妇。其长子亚辛更加厚颜无耻，公然出没于烟花巷中宿娼狎妓，甚至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地追逐妇女。父子俩都蔑视阿拉伯道德传统和伊斯兰教教规，都对埃及的命运漠不关心，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之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同的是亚辛已撕去了假面具罢了。吉瓦德的次子法赫米是一个立志争取民族独立的热血青年，他积极地投身于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并为之英勇献身。他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他的弟弟凯玛勒和吉瓦德的外孙艾哈麦德的心中。凯玛勒是吉瓦德的幼子，是一个虽有民族意识却不想

参加斗争的知识分子，艾哈麦德和他的妻子苏申则既有民族意识又有爱国行动，他们无所畏惧地参加了民族解放斗争，积极地从事宣传鼓动工作。作者用酣畅热情的笔调讴歌了爱国者，又用辛辣幽默的笔调无情地揭露了形形色色对民族命运漠不关心的醉生梦死者。

“三部曲”篇幅宏大，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多层次、多角度地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李 玉 侠

一九八九年二月

一

半夜时分，她准时醒了，不需要闹钟，也不用别的东西，每天夜里她都在这个时候醒来，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夜间伴随着她的某种希望的灵感，准确而忠实地按时唤醒了她。她阖着眼，梦中的幻影和声音依然紧紧地纠缠着她，她不由得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醒了。她又躺了一会儿，可又怕自己误了时间，于是她轻轻地摇了摇脑袋，睁开了眼睛，房间里一片漆黑，无法知道此时是什么时候。卧室窗下是一条彻夜嘈杂的大街，通宵营业的咖啡馆、夜谈会、酒馆、小铺子里传出了断断续续的喧嚣声。因此，除了凭着象永不停息的钟表指针似的心灵去感应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来判断时间了。现在，住宅里一片寂静，这说明丈夫还没有开过门，他的手杖还没有触动过楼梯。

在这个时候醒来，已经成了她的老习惯。从情窦初开到盛年，在学做一个妻子的种种礼节的过程中，她养成了这种习惯：每天半夜醒来等候丈夫回家，然后一直侍候他睡下。她睡得暖和和的，的确不愿起来，但她还是毅然地坐起来，念了台斯迷①；然后掀开被窝，下床顺着床柱和窗台，摸黑来到房门口。她把门打开，堂屋壁灯架上的煤油灯的微弱光线立刻照进卧室。她迈着

① 台斯迷是穆斯林的祈祷词，意即"奉至仁至慈真主之名"。

小步走进堂屋，把灯端起来，走回卧室，从玻璃罩口射出的暗淡的黑光圈在天花板上跳动着，她把灯放在沙发前面的圆桌上以后，灯光照亮了这个宽大的四四方方的四壁高高的房间，照亮了撑在天花板下面的大柱子，室内陈设着蒙有乳白色毡毯的名贵家具：一张有四根黄铜柱子的大床，高大的衣柜，一张大沙发，沙发上铺着五彩图案的小花毯子。这个女人向衣镜里的面影瞥了一眼，看到头上的咖啡色头帕压皱了歪在一边，几绺栗色的头发披散在前额上，就伸手解开头帕，整理好重新蒙在头上，又小心翼翼地系起两角，接着，仿佛想抹去未尽的睡意似的用手摩挲了一阵面颊。她有四十岁了，中等身材，体态稍显瘦削，但很秀丽、匀称。清秀的瓜子脸，宽阔的眉额，一双不太大的美丽的眼睛顾盼媚人，细直的鼻梁，宽宽的鼻翅，玲珑的小嘴，尖圆的下颏，面色红润，颧骨上点缀着一颗青痣，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美人。她好象有什么事，匆忙地戴上面罩，走到阳台门前，拉开门走了进去。封闭的阳台好象是一个笼子。她透过隔扇上的那些圆形的小窗孔左右看了看马路。

阳台下面就是大街，斜着往南下去的叫奈哈西大街，往北去的是两宫之间路。路左边狭窄曲折，建筑物的上部全是住户的窗口，夜深后一片漆黑，建筑物的下面因为有手推车和通宵营业的咖啡馆、饭馆的灯光，还不显得太暗。右边是一些天一黑就关门的咖啡馆和大商店，入夜一片昏黑，只有格拉翁和巴尔古格两座清真寺的尖塔犹如彻夜不眠的巨人的朦胧身影矗立在灿烂的星光下。这番景色她已经看了二十五年了，可是从没看厌过，也许她按自己这样的地位生活了这些年，还不知道什么叫厌烦；相反的，由于孤独，她对这些反而感到亲切，仿佛在这段漫长的年月里，她从没得到过真正的温存和慰藉。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在这

所深宅大院的两层楼房里，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她再没有旁人。结婚那年，她还是一个不满十四岁的少女，婚后不久，公婆相继去世，她就成了这所大宅院的主妇，身边只有一个老女仆帮着料理家务。夜间，老女仆回庭院中的厨房里去睡，抛下她孤零零一个人独守在那满是幽灵的黑夜的王国里。她睡一阵，醒一阵，直等到胖大健壮的丈夫玩够了回来。

她养成了每晚让女仆陪着巡视全宅各个房间的习惯，只有这样，她才感到安心。女仆端着灯走在前面，她心惊胆战地从楼上到楼下查看房间的各个角落，然后一间间地锁好。为了避鬼，她一路上总是背诵着已背得烂熟的几章《古兰经》。最后她走进自己的卧室，关上房门，躲进被窝。嘴里还不住地嘟哝着经文，直到睡着。初搬进这所大房子的时候，她最怕黑夜。这个对精灵的世界远比对尘世更为了解的女人，意识到自己决不能单独地住在这所空宅里，因为魔鬼决不会总也不到这座空旷、高深而又古老的房子里来，也许在她没嫁过来以前，甚至在她出生以前，它们就盘踞在这里了。她不止一次地听到魔鬼的低语，不止一次地被魔鬼的厮打声惊醒，因此这个孤独的女人只有靠默诵法谛海和萨马迪亚①，或是到阳台上透过小窗孔窥视来往的车辆或咖啡馆的灯光和倾听人们的欢笑声、咳嗽声来排除那些杂乱的思绪。

后来，接连生了几个孩子。但是，刚离娘胎的孩子只是一块嫩肉，不但不能驱散恐怖，使母亲安心，她出于母性的疼爱倒反而担心孩子会遭到不幸，更增加了她内心的不安。因此，无论是醒着还是在梦中，她总是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用母爱遮掩他

① 法谛海是《古兰经》第一章的名；萨马迪亚是《古兰经》第一一二章的名。

们，用索拉①、符咒和求护词②来保护他们。总之，在丈夫回来之前，简直不能完全地安下心。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她独自爱抚地哄着孩子睡觉，突然又一下把孩子抱到怀里，仿佛面前出现了一个人，她一面畏缩而恐怖地推挡着，一面惊呼："走吧，走吧！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我们是信仰唯一的真主的穆斯林！"接着慌乱仓促地念起萨马迪亚章。就这样，她天天和幽灵打交道；可魔鬼只是和她开开玩笑，从来也没有伤害过她。天长日久，她也就安下心来，不再那样恐惧；此后再感到有幻影出现，就壮起胆子跟它说："你老老实实走开吧，真主就在你我之间！你敢不尊重大仁的真主的奴隶！"虽然如此，在丈夫回来之前她仍然不能完全安下心来。只要丈夫在家，不管是睡着还是醒着，不管那些房门是锁着还是开着，哪怕就是没有灯，都能保证使她心里感到坦然。她记得刚结婚的那年。有一次，她想委婉地向丈夫表示一下，劝他别天天总那样晚才回来，可是刚一张口，丈夫就揪住她的耳朵，严厉地呵斥说："我是个男子汉，我可以管别人，而我的行动谁也管不着，你，你只应该唯命是从。留神点！不要逼着我教训你！"这次以后，在别的事情上又受到几次教训，于是她明白了：她任何事情都能做，甚至可以和魔鬼打交道，就是害怕丈夫那副横眉立目的样子。一句话，她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她服从了，她服服帖帖地顺从，甚至感到自己不应该责怪丈夫的夜生活，哪怕是心里暗自责备也不应该。最后她郑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统治、专横、荒唐地玩到深更半夜……，这些都是男人的本色。年深月久，她也变了，如今她反而为丈夫的这些行为而感到自豪；虽然

---

① 《古兰经》中的一章叫做一个索拉。

② 求护词是穆斯林的祈祷词，即"我求真主保佑避开可诅咒的魔鬼"。

这些作为有的使她高兴，有的使她伤心，但是不论怎么说，她已被看作是一个顺从、贤慧的妻子。她满足于这种安宁、顺从的生活，从未感到过遗憾，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回忆起生活中的往事，总感到美满和幸福。就是恐怖和忧郁梦魇般地出现在眼前时，她也只是微微地苦笑一下；她不是已经这样和丈夫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吗？在这段年月里，她不是已经生养了几个爱如掌上明珠的子女，建立了充满吉庆、善良的家庭和幸福美好的生活吗？是啊，她已不再感到有魔鬼来骚扰她了，夜夜都平安无事。由此看来，哪一个魔鬼也没有向她或她的一个儿女伸出过魔爪。真主啊！好象它们只不过是开了一个玩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的确，太应该感谢真主了，多亏他的声音[①]才使她安下心来，多亏他的慈悲才使她的生活顺心如意。

甚至在这打断她的好梦，然后还要去做那些随着白天的逝去理应结束的服侍工作的等待的时刻，她的内心深处也是感到很高兴的，何况这个时刻早就成了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丰富了她的记忆。这个时刻应该是、也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标志，证明她甘愿为丈夫累得驼背折腰，甘愿为他的幸福牺牲自己。足以自慰的是，丈夫已经觉察出来她这种夜复一夜的为他劳苦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因此，今夜她依然满怀喜悦地站在阳台上，透过小圆孔看看两宫之间路和霍兰菲谢胡同，又瞧瞧哈马姆·苏尔坦门和清真寺的尖塔，最后目光落在马路西边参差不齐的房子上。这些乱无次序、凸出凹进的建筑物，真象是一群解散的士兵在自由地休息。她向着这个使她心醉的夜景微笑。无数的大街小巷都在沉睡，唯独这条大街彻夜不眠。然而这条大街在

---

① 指《古兰经》。

她睡不着的时候给了她多少安慰啊！在她孤寂的时候，使她感到那么亲切，又解除了她心头上的多少惶恐不安啊！黑夜把周围的地区笼罩在沉寂里，而这条大街却非常热闹，街上喧闹声在深夜里显得更加响亮和清晰；黑夜象张开的一柄大伞，遮盖着这块地方的各个角落，欢笑声在空气里激起一片回音，闯进她的卧室。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她一一地分辨着，接着传来一阵拖长的难听的咳嗽声，一声接着一声，最后咳嗽声变成了好象是呻吟的声音。茶馆伙计扯着嗓子在喊："加灯油！"活象清真寺尖塔上宣礼员的喊声。她感叹地喃喃自语说："真主在上，唉，都这般时候了，这帮人还要加灯油。"接着她想到自己的丈夫还没有回来，又叨咕道："唉，这时候他在哪儿呀？……在干什么呢？……求主保佑他平安无事。"有一次她听人说，象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这样富有，这样健壮漂亮而又喜欢夜生活的男人，一定会乱搞女人。从那以后，她心里又是嫉妒、又是哀伤，但是却鼓不起勇气去和丈夫谈这件事，只好去向母亲倾诉苦衷。母亲总是尽量用好言安慰她："他休了第一个妻子以后才娶的你，假如他愿意，他可以再把她弄回来，或者另娶一个，甚至弄来两个、三个、四个。他父亲就娶过好多老婆。感谢真主吧，你们好歹还是一夫一妻。"在她最难过的时候，母亲的这番话并不起多大作用，然而过些日子，她也就接受了这些话，认为母亲说的是真情实理。就算别人的话是真的吧，大概这也和喜好夜生活与专横一样，是男人的本色。无论如何只有一件坏事总比有许多坏事强，作为一个女人决不能随便轻信流言蜚语，以致破坏了自己幸福安乐的美好生活；况且，这种传言或许只是猜想，或者是没有根据的胡说。她发觉自己心里已产生了嫉妒，原来，生活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使顺从地生活也不象走一条康庄大道那么容易；

对于自己的前途，她茫然不知，也没有排除困难的办法，她唯一的退身之路就是忍耐和恪守妇道，只有这样才能排除掉那些讨厌的事情。慢慢的，就象容忍丈夫发脾气以及对待同魔鬼的纠缠一样，她心中的嫉妒也烟消云散了。

她注视着街道，倾听着传来的谈话声。忽然，一阵得得的马蹄声响起，她朝奈哈西大街转过头去，街上出现了一辆马车，慢慢驶近，两盏车灯在黑暗里闪着耀眼的亮光。她高兴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到底回来了。"果然，一位朋友的马车把他送到家门口来，然后马车就按照往常的老规矩，载着主人和住在这一带的几个朋友驶向霍兰菲谢胡同。马车在房前停下，只听见丈夫提高嗓门嘻笑地说：

"再见，真主保佑你们……"

丈夫向朋友们告别的声音，听来是那么亲切，那么异样！假若不是每夜这个时候听见这个声音，她一定会否认这是丈夫的声音；丈夫在她和儿女们的眼中，只是武断、威严和专横的化身，怎么会有这种温和、快乐的语调呢？这时候，有人故意在和他开玩笑，好象是车主人的声音：

"吉瓦德，你听没听见这匹马在你下车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什么？他说：真遗憾，每天夜里都要送这个只配骑驴的人回家……"

车上爆发出一阵哄笑。吉瓦德等他们静下来以后，回答说：

"你听没听见它自己怎样回答自己的？它说：要是不送他回来，他就得骑着我家主人——贝克[①]回来……"

又是一阵哄笑，接着车主人说：

"好了，好了，有话明天晚上再说吧……"

---

① 奥斯曼帝国的封号，后来在埃及成了财主和地主的尊称。

马车顺着两宫之间路驰去，吉瓦德走向大门。女人连忙离开阳台走回屋子，端起灯穿过堂屋，站在外面过道的楼梯口上等着。下面传来关门插闩的声音，她揣摩着现在他该穿过庭院了，而且已经收敛起方才那副嘻笑的样子，挺直身子，恢复了威严的态度，若不是刚才暗中听到那番打趣逗乐的玩笑话，她决想不到丈夫还会那么诙谐有趣。接着传来手杖触动楼梯的声音，她把手里的灯高举到楼梯扶手的上面，给他照着路……

二

当丈夫走到妻子站着的地方以后，她立即端着灯走在前面，男人随在后面，咕哝了一声：

"晚安，艾米娜！"

"晚安，我的主人！"她十分恭顺有礼地低声回答。

不一会儿，两个人走进卧室，艾米娜走到桌前放好灯。丈夫把手杖挂在靠近床的窗边，摘下红毡帽，放在沙发中间的垫子上，妻子随即走近前来给他脱衣服。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胖胖的身体，长袍和外衣裹着肌肉硬实的大肚子。他穿着讲究，服饰漂亮，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生活优裕，不吝惜花钱的人。特别是精心梳理过的，从头顶正中分开的一头黑发，以及手上的大钻石戒指和金表，更表现出他的奢侈阔气。他有一副长脸庞，皮肤光润，满面红光，五官清秀，漂亮的容貌象征着他的豪爽的性格。他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和一个大鼻子，但与那副讨人喜爱的面孔十分相称，大嘴巴，厚嘴唇，粗黑的胡髭两端捻得十分整齐。女人走近他身边，他原地站在那里抬起两只胳膊。她给他脱下外

衣，仔细地叠好放在沙发上，然后又回来给他解钮扣，脱长袍。把脱下的长袍小心翼翼地卷好放在外衣上面。这时丈夫拿起睡衣来换上，又戴上小白帽，伸了伸懒腰，打了一个呵欠，一下倒在沙发里，头靠着墙，把两脚向前伸出。女人叠好衣服，过来坐在脚前，给他脱鞋袜；一脱掉右脚的袜子，这个魁梧健美的身躯上的唯一缺陷就暴露了出来：小脚趾上由于多年长着鸡眼，被不断用刀子修得凹下去一块。艾米娜走出卧室，几分钟以后拿来了洗手盆和汤瓶①，她把洗手盆放在丈夫脚前，手里拿着汤瓶站在那里侍候着。丈夫坐直身子，伸出两手，她便往手心里倒水。他洗了脸，用湿手捋了捋头发，久久地漱着口，然后从沙发背上拿起毛巾，擦干头、脸和手，这时妻子又把洗手盆端回浴室。这是她在这个家庭里的每天最后的一件工作。她精神百倍，毫不厌倦，她承担了这个家庭的家务，从早到晚任劳任怨地尽她的一切责任。她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忙碌了二十五年；由于她始终这样勤勉，邻居女人们送给她一个绰号叫“蜜蜂”。

她回到卧室，关上门，从床下拽出一个小垫子，放在沙发前面，温顺地盘腿坐下。她认为自己无权和丈夫平起平坐，就一直默不作声地坐着，要等丈夫跟她说话她才能开口。艾哈麦德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他玩了半夜，现在已经十分疲倦，垂着酗酒后红通通的两片眼皮，嘴里喷出强烈的酒味。他嗜酒如命，每夜必喝，有时喝得酩酊大醉，不过，酒醉的时候他决不回家，非到酒力消散，恢复自持力，才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和在家里最爱摆的那种姿态回到家里。深夜归来，家里能见到他的只有妻子一个人，可是她除了闻到一点酒味之外，很难发现他酗酒的迹象。初婚

① 穆斯林洗手用的小水壶。

的时候，她对他的举动曾经感到不习惯，日久天长也就不理会这些了；相反地，在这个时候服侍在他的身旁，倒可以和他亲切地谈谈，欣赏一下他的风趣的谈吐，而在他完全清醒的时候，很难做到这一点。她记得，有一夜丈夫喝得醉醺醺地回来，看到他这种异乎寻常的醉态，使她想到他将会对她撒野、耍酒疯和做出背叛宗教的种种丑恶行为，她心中是多么惶恐啊！在服侍他的时候，她心里泛起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憎恶和恐惧。可是，她渐渐发觉丈夫在深夜饮酒作乐后归来，要比其他时候显得温和，不再那么严峻，目光柔和，说话也不再拿着腔调，于是她不再感到厌恶，也不再惶恐，但是她仍不忘恳求真主宽恕丈夫的罪过和启示他悔过。她盼望自己这个机敏而健壮的丈夫能够有个温和可亲的好脾气，因此她又喜爱这种罪过，因为它能改变丈夫的坏脾气。她一方面把这种罪过看成违反宗教传统的恶习，一方面又从中求得愉快和安宁，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她感到惶惑不安，然而她把这些想法永远埋藏在心底，隐匿起来，就象隐匿自己良心不敢正视的恶事一样。至于艾哈麦德，则竭力保持自己的威严和专横的态度，所谓的温存，也只是无意间流露出来的一点点。他坐在那里，回想着夜间的欢乐，不由得唇边泛起一丝明显的微笑，可是他很快警觉起来，赶紧绷紧嘴，偷偷地瞥了妻子一眼，看到她一如往常，低垂着眼睛坐在面前，才又安下心来，继续他的回味。说实在的，虽然已经回到家来，他的夜生活却并没有结束，相反地，对无穷尽的生活乐趣的贪欲，总要把他的心强烈地吸引到夜生活的回味中去。眼前依然是亲朋好友精心安排的那个喧嚷着干杯的熟悉场面，席间正中坐着他的一轮“明月”，这是在他生活的天堂里不时出现的“明月”之一；耳朵里仍然回荡着酒酣狂欢中他生来喜好的那些诙谐的俏皮话。他得意地一心回味着某些俏

皮话，思索着这些话在人们心里留下的印象和获得的成功、博得的赞赏，凭着这一点，他成了朋友们的最亲密的酒友。无怪乎他常常感到自己在夜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仿佛这是他生活中追求的希望，仿佛他的全部现实生活要求他必须和知己在一起畅饮、欢笑、高歌和调情几小时。这时，他内心里响起回荡在欢乐场中的那些温柔甜蜜的歌声，歌声使他心迷神醉，甚至心灵深处在高呼："啊，大哉真主！……"他喜爱这些歌曲，正象他喜爱美酒、欢笑、调情和"明月"一样，因此这些歌曲是每次聚会中必不可少的。当然，要是哈姆利、奥斯曼或曼尼拉维一登台，他会不辞辛苦，不顾路远，跑遍开罗各个角落去听他们演唱。他们的歌声一进入他那激动的心里，就象夜莺飞上了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他从听他们演唱中获得了关于韵律和歌词的知识，并且在欣赏和演唱方面也略微有了点名气。他爱听这些歌曲表现在精神和形体两个方面：在精神上，他心荡神怡，在形体上，他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特别是脑袋和两只手晃动得更起劲；因此，这些歌曲的某些片段某些词句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他只要听到"你为何寂寞又孤单"、"我俩曾相识……何日君再来！"、"饶恕我吧，你过来，听我对你说"……，心境自然就同歌声融合在一起，陶醉在其中。他悠然地晃着脑袋，唇边泛起向往的微笑，手指捏得咯叭咯叭地响；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的话，他真会扯开嗓门纵情地唱起来。话又说回来了，他不仅仅喜爱这些歌曲，而且还有其他爱好，歌曲就象众朵鲜花中的一朵。他喜欢歌曲，歌曲吸引他。对知心朋友，忠贞的情人，在他们说着俏皮话，喝着醇香的美酒之时，他唱着歌。如果说他只是醉心于这些歌曲，那么在家里听听留声机同样会感到歌声优美动听，但是，留声机的歌声没有那种气氛、那种场面和装饰，怎么能过瘾呢？他所向往的是在两个

歌子间歇之间说一些打动人的俏皮话，是在重唱之前干杯的情景，他喜欢在朋友的脸上和情妇的眼中找到快活的迹象，喜欢大家齐声喝彩。不过，夜生活不仅仅是给他留下这些回忆，更大的好处是使他在归来之后有着舒适的生活环境，他那恭顺温柔的妻子发觉面前有一个温和可亲的男人愉快地和她谈话，向她流露出内心的情感，于是会更加体贴他。这就是说，她不仅是一个女仆，而且也是他生活中的伴侣。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他们商量着家务事。他告诉她已经委托某些熟悉的商人买了酥油、小麦和奶酪等食品，准备储存在家里，由于三年来折磨着全世界的战争的影响，这些日用必需品可能涨价或者被囤积起来。和往常一样，只要一提起战争，他就要没完没了地诅咒那些澳大利亚士兵，他们象蝗虫一样遍布这座城市，到处为非作歹。其实，他恼恨这些澳大利亚士兵只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原因，军队霸占了乌兹毕克亚的娱乐场所，使他不能再涉足那里。他对那些公开抢劫，恣意迫害当地老百姓，并以侮辱人来取乐的士兵无能为力，后来，只借偶然的机会偷偷去那里遛了几回。接着他问起“孩子们”的情况。他始终都管子女们叫做“孩子”，不论是对已经做了奈哈西中学办事员的大儿子，还是对尚在哈利勒·阿加小学念书的小儿子，一律这么叫。他没话找话地问：

“凯玛勒怎么样？……你要多管教他，别让他淘气！”

妻子立刻想起了小儿子，实际上她连那些毫无危险的正当游戏都不准他玩，因为她知道丈夫把任何游戏或娱乐都看作是不正当的。

“凯玛勒很听父亲的话。”她恭顺地说。

主人没吱声，好象他的思绪又飞走了，飞回到他那甜蜜幸福的夜晚的记忆中去；随后他想起在去聚会之前白天的事情，想

起今天的大事。对人所共知的事他并不想向自己的妻子隐瞒，于是他自言自语似地说：

“凯玛勒丁·侯赛因太子真不错！你猜他怎么着？他拒绝在英国的保护下继承父亲的王位。”

虽然这个女人昨天就听说侯赛因·卡米勒苏丹①已经去世，可是对太子还是第一次听说。她一时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但是为了表示尊重丈夫的感情，也顾不得考虑自己的回答能否使丈夫满意，就接着说：

“求真主宽恕苏丹陛下，并赐给他儿子以尊荣！”

“艾哈麦德·付欧德亲王②已经袭了位。嗯，今后我们得称他为付欧德国王了。他今天就向文武百官下了诏书，然后带着侍从人员由花园宫迁进了阿比丁宫……赞颂真主，永恒属于真主！”

艾米娜既关切又高兴地听着，她所以这么关切是因为她对外界的事物几乎一无所知，任何消息都会引起她的激动；她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丈夫在和她谈起这些重大事件时的笑逐颜开的神气使她感到骄傲；而这些话又都是知识，她常津津有味地说给儿女们听，特别是那两个和她一样对外界一无所知的女儿。至于报答丈夫这种宠幸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最喜欢听的祈祷多念上几遍；她知道丈夫喜欢这样的祈祷，就象她自己从心里喜欢它一样，于是她说：

“真主一定能让我们的阿拔斯先生③重新回到我们这里来

① 侯赛因·卡米勒是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一九一四年英国宣布他为埃及国王（称作苏丹），一九一七年逝世，凯玛勒丁·侯赛因是他的儿子，曾拒绝继承父亲的王位。

② 付欧德是侯赛因·卡米勒的弟弟，从一九一七年当了国王后一直是英帝国主义者的傀儡。

③ 阿拔斯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一八七九年做埃及国王（称海得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情德土联盟，一九一四年被英国统治者废黜。

的。”

“回来？……什么时候能回来？……天知道，报上总说英国打胜仗，难道他们真能胜利？到头来也许还是德国和土耳其打赢呢！真主，你来回答吧！”男人摇摇头缓慢地说。

他打了个呵欠，懒洋洋地阖上两眼，接着伸了一下懒腰，说：

“把灯拿到堂屋去吧！”

女人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跟前，端起灯往门口走去，刚要迈过门坎，听到主人打了一个饱嗝。“晚安，祝您健康！”她喃喃地说。

三

幽静的清晨，东方微微透出晨曦，庭院的厨房里传来连续的擂鼓似的揉面的声音。艾米娜半小时前就起来了，她做过小净、晨礼后就下楼到厨房里去唤醒乌姆·哈纳菲。乌姆·哈纳菲年纪在四十岁左右，从做姑娘的时候起就在这里当佣人，结婚时曾一度离开，以后离了婚又回来了。等到女仆动手揉面，艾米娜就专心准备早点去了。这所房子，有一个宽敞的庭院，靠院子右侧有一眼井，自从孩子们学走路时起，井口就安上了一个大木盖，一方面是为了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井水洁净。左侧通内宅①的甬路近旁，有两间大房子，一间安着炉灶作厨房，另一间是贮藏室。由于艾米娜自己一生的光阴都消磨在了这几堵墙壁中的屋子里，因而就对这间厨房产生了无限亲切的感情。每逢

① 阿拉伯国家妇女的房间，外人不得入内，妇女逢有外人来访时即避入，类似我国旧时的闺阁。

佳节前夕，她总把厨房整理、布置得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气氛，这不但叫那些被生活的欢乐激荡着的心向往它，而且也让那一张张贪吃的馋嘴为种种诱人的美食垂涎；每个节日她都毫无例外地做出应时的精美食品，象封斋[①]的霍沙夫[②]和各种果露，开斋节[③]的蛋糕和各种炸薄饼，在古尔邦节[④]还要当着子女们的面宰一只精心喂养的公羊。大家一片欢乐，谁也不会为这畜牲掉一滴同情的眼泪。厨房里，拱形炉门里的熊熊火焰，好象是心里燃烧着的欢乐的火炭。这火光仿佛是节日的点缀，仿佛是预报节日到来的喜讯。艾米娜觉得：在楼上，她只不过是一个起代理作用的女主人，一个有名无实的权力的代表，而在这里，她却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王，炉灶的生死大权由她一手掌握，堆在屋子右角的煤块和木柴的命运也得听凭她来决定，迎面墙边摆着锅碗盆盘的食具架子下面的火炉，是熄灭还是燃烧着，也要由她指挥。她在这里是母亲也是妻子，是厨师也是艺术家，全家人满怀信赖地等待着她亲手做出的佳肴美味。丈夫只有在这方面有时认为某样食品做的不错，夸她几句，除此之外他很少夸奖她，也足以说明她的手艺好。不论是艾米娜亲自安排和亲自动手的时候，还是在她照顾下把自己的地位让给某个女儿去练习手艺的时候，乌姆·哈纳菲总是这个小王国里的得力助手。乌姆·哈纳菲是一个上下一般粗的胖女人，身材很不匀称，身上的肉一味地增多，这除了使她越来越肥胖以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美，不过她自己却对这点十分满意，因为她认为肥胖就是最大的美。她

① 伊斯兰教历九月，这个月里伊斯兰教徒白天不吃东西。

② 一种冷食，由煮熟的果子加各种果汁制成。

③ 开斋节在伊斯兰教历十月一日。自这天起解除白昼禁食，按习惯开斋日要吃油炸面饼。

④ 古尔邦节在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十日，又名宰牲节。

知道自己在这个家庭里的首要任务就是想法让这一家人——更恰当地说，是让这个家庭里的妇女都胖起来，其他任何工作全都是次要的，因此她给这一家人准备了“巴拉比尔”魔法，也就是致美的符法和秘诀。这并不奇怪，“巴拉比尔”的作用并不能立竿见影，必须连续使用才能证明它的效验，才能实现对这种魔法寄予的希望和幻想。此外，更有意思的是，乌姆·哈纳菲虽然这样胖，但并不懒惰，女主人一把她唤醒，不待吩咐就敏捷地奔向揉面盆。揉面的声音越来越响，在这个家庭里起着闹钟的作用，它首先传到住在楼下的儿女们那里，接着又传到楼上父亲那里，提醒所有的人：该起床了。这声音搅扰了主人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的好梦，他翻个身，睁开眼睛，不禁气恼地皱起眉头，但是他马上又忍住了怒火，因为他知道该起床了。但是，醒来后他首先感觉到的经常是头沉，他用自己的毅力克服了它，尽管他还想贪睡一会儿，到底还是在床上坐起来了。他并不因为夜间寻欢作乐而耽误白天的正事，不论睡得多晚，一清早他总要爬起来，八点钟以前赶到他的铺子里去；等到午间歇息的时候，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补偿不足的睡眠，好恢复精神再作新的夜游。所以，一整天里只有刚睡醒的那一刻使他感到最难受，因为尽管头昏目眩、四肢无力、迷迷糊糊，但是他必须爬起来，去迎接白天那种缺乏甜蜜回忆和温情脉脉的生活，生活在他的脑海里和眼睛里似乎变成了痛苦的事情。

揉面的声音不住地搅扰着楼下睡觉的人们。法赫米醒来了，虽然他为了专心攻读法学书晚上睡得很迟，但总还能不太费劲儿地睁开眼睛。他醒来后的第一个幻觉是看到一个有两只漆黑的眼睛的鸭蛋型脸庞，心中不由得暗暗叫了一声“马莉娅”。假如他听凭这个幻象的诱惑，伴着这个怀着亲密的柔情来到面前

的幻象在床上多躺一会儿，他就会听到他所向往的招呼声，以及她对他的低声细语；除了清晨躺在温暖的被窝里以外，他没有勇气去接近她。不过今天和往常一样，他把这种神交推迟到星期五早晨，从床上坐起来，转过脸对着睡在他旁边那张床上的哥哥嚷道：

“亚辛，亚辛，……醒醒！”

“醒醒？……我早比你先醒了！”年轻人停止了打呼噜，不耐烦地喘了口气，从鼻孔里发出声音嘟囔说。

法赫米面带微笑等待着，等哥哥重新打起呼噜来的时候又喊道：“醒醒！”

亚辛忿忿地在床上翻个身，掀开被子，露出酷似父亲的肥胖的身体，接着睁开两只惺忪的带血丝的眼睛，满脸怒气地说：“哎呀！天怎么亮得这么快！……为什么我们总不能睡够呢？……家规……老是家规……好象我们是当兵的一样！”他两只手支着身子，一弯腿坐起来，摇晃着脑袋借以消除睡意；接着他一眼瞥见在另一张床上睡得正香甜的凯玛勒，想到半小时以内谁也不会来打扰他，从心里感到羡慕：“这孩子多幸福呀！”现在他已稍微清醒了一些，盘起腿来坐在床上，两只手托着脑袋，眷恋地回味着他那些有趣的幻想，因为清醒以后的幻想更甜美；他和父亲一样，刚醒来的时候脑袋发沉，一时不能产生什么幻想，这时就是女琵琶手宰努白显现在他的冥想中，也不如清醒时那样真切。虽然如此，他的嘴边始终挂着微笑。

在隔壁卧室里，海迪杰早已起来了，她用不着揉面的声音唤醒她，全家只有她特别象母亲那样精神饱满；阿依莎由于姐姐起床的时候故意重手重脚地在床上活动，也习惯地跟着醒了，随后是一番吵闹的戏谑。次数多了，就变成了庸俗的玩笑。阿依莎醒

来以后和姐姐吵了几句，并没有立即起床，她沉湎在幸福的幻想里，过了一会才从床上下来。

整个楼下渐渐活跃起来，窗子一齐打开了，阳光照射到房里，随着微风传来一阵阵公共马车的辚辚声、工人们的喊叫声和叫卖巴力勒[1]小贩的吆喝声，一家人在卧室和浴室里接连不断地活动起来。亚辛身穿一件长外袍，紧紧地裹在身上，显露出满身的肥肉；法赫米身材细高，长相和父亲一模一样，就是瘦一点。两个女儿穿过庭院到厨房去找母亲。两姊妹的相貌大不相同，这在一家人中是很少见的：海迪杰皮肤红黑，面貌丑陋，阿依莎却长得又白又漂亮。

这时，主人独自待在楼上，因为艾米娜已经把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再用不着人侍候。桌子上放着一个盖碗，里面装满了胡卢巴子，是让他用来含在口里生津祛味的。他走进浴室，香味扑鼻，椅子上放着细心叠好的洁净衣服。他用冷水洗过澡——这是他每天早晨的习惯，无论冬夏，从不间断——然后精神焕发地回到房里，拿起搭在椅背上的礼拜垫铺好，开始做晨礼。他在做礼拜时脸上的表情是那么虔诚，既没有和朋友们在一起时的那种嘻皮笑脸的样子，也没有在家人面前的那种严峻可怕的神态，从他那因谄媚、讨好和祈求饶恕而变得柔和的面容上流露出弃绝罪恶、敬畏和热爱真主以及企望真主慈悲的表情。他做礼拜并不是呆板地站、念和叩头[2]，而是满怀真诚，富有感情。他做礼拜时所表现的热忱，和他在世俗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完全相反，他此时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样子。这就象他在别的场合下所表现的

---

① 加白糖的麦片粥。

② 站、念、叩头是穆斯林礼拜时必做的一组各独立动作。

那样，工作时埋头案上，交朋友时极其珍视友谊，谈情说爱时就陶醉在爱情中，一饮起酒来，就沉入醉乡，不论干什么，他都是一心一意的；何况做礼拜是遵奉真主的命令，是灵魂上的事情，是和真主打交道呢！礼拜完毕，他盘腿端坐，两只手向前平伸，祈祷真主庇护、宽恕他，保佑他的子孙享受荣华富贵，生意兴隆。

母亲做好早点，让两个女儿装盘子，自己就到儿子们的卧室里，凯玛勒还在那里酣睡，她微笑着吻了他一下，把手放在他的前额上念了一个法谛海，然后才轻轻地把他摇唤醒。凯玛勒睁开眼睛，没容她再叫一声就跳下床来。这时法赫米走进屋来，他一看见母亲，就微笑着问她早安。母亲眼里闪耀着慈爱的光辉，回答说：

"早晨好，我的眼珠子……"

她同样温和地向丈夫前妻留下的儿子亚辛问过早安，亚辛也以应有的敬爱之情问了继母早安，因为他从心里把她当作生母一样看待。海迪杰从厨房里回来了；法赫米和亚辛——特别是亚辛，总喜欢拿她开玩笑，无论是她的丑陋相貌，还是她的尖酸刻薄，都是兄弟俩拿她开玩笑的材料。她也决不肯放过这兄弟俩，总是寻找他们的缺点进行报复，她在这方面有着特殊本领。阿依莎是这个家里最漂亮而且无可挑剔的标准姑娘，但是却很难听到海迪杰夸奖她。这时，亚辛对海迪杰说：

"我们正在谈论你呐，海迪杰！我们说：假如女人全长得象你那样，男人们就只好苦闷一辈子了。"

"如果男人们全长得象你，他们也只有去伤心了！"海迪杰立即反唇相讥。

这时，母亲喊道："早点准备好了，先生们！……"

四

父母的卧室和饭厅都在楼上，楼上除了这两间屋子以外，还有一间起居室和一间空屋子。这间空屋子里放了一些玩具，凯玛勒放学回来常在那儿玩耍。饭桌已经摆好，桌子周围铺着几个坐垫。接着，父亲来了，他盘腿坐好，兄弟三个也相继走进来，亚辛坐在父亲右面，法赫米坐在左面，凯玛勒坐在对面。兄弟们恭恭敬敬地坐下，全都低着头，仿佛在集体做礼拜。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奈哈西中学的办事员，还是法学院的大学生或哈利勒·阿加小学的学生，全都一样，谁也不敢往父亲的脸上看一眼。此外，不论他们谁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禁不住笑出声来，就一定要遭到异常严厉的申斥，因此他们在父亲面前总是偷偷地互使眼色，避免发笑。除了早餐以外，他们是不和父亲一起吃饭的，因为下午他们回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吃过午饭，睡过午觉回铺子去了，他再回家时已经是后半夜。早餐聚会的时间很短，但是却给他们的心灵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在这里得遵守军人般的礼节。由于受着这种惧怕心理的控制，他们感到加倍沉重，以至越怕犯错误就越犯错误。在这样的气氛里进早餐，食物也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常有这种情况：在母亲把食盘端来以前的那一刻，父亲总是用锐利的眼光审视三个儿子，只要发现一点点毛病，那怕是他们脸上露出一点不高兴的样子，或者是衣服上有一个污点，都要加以呵斥和责备。有时他厉声厉色地问凯玛勒："你洗过手了吗？"当凯玛勒回答说洗过了以后，他就命令说："伸出来给我看看！"孩子咽了一口唾沫，战战兢兢地伸出两只手来，他不但不夸奖孩子洗得干净，反而威吓说："如果你哪一次吃饭前忘记洗手，我

就把你的手剁掉，让你成一个没有手的人！”有时他也许问法赫米：“狗崽子用功吗？”法赫米用不着考虑就知道“狗崽子”指的是凯玛勒。于是回答说，他的功课很好。的确，这个孩子既聪明伶俐，又很勤勉用功，他的优秀成绩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父亲却并不喜欢孩子的聪明，他只要求儿子唯命是从，根本不考虑一个把玩耍看得比吃饭还重要的孩子能否接受了他这些要求。因此他紧接着法赫米的答话严厉地说：“礼貌比学问重要得多！”然后两眼又盯着凯玛勒，声色吓人地继续说：“听见了没有？狗崽子！”

母亲端来大食盘放在饭桌上，然后退到墙边放冷水罐的桌子旁边，站在那里侍候着。明亮的铜食盘中间放着一个大白盘子，里面装着鸡蛋酥油炒蚕豆，铜盘的一边放着一叠热饼，另一边放着几只小碟，分别盛着奶油、酸渍的柠檬、辣椒、花椒盐和胡椒面。兄弟三个一看见丰盛的早餐早已激起了食欲，但是他们得故作稳重，装作没有看见面前这幅诱人的图景，不为所动，直到父亲伸手拿起一张饼来撕成两半，然后咕哝一声“吃吧”，他们才按照长幼次序伸手取饼，先是亚辛，第二是法赫米，最后是凯玛勒；然后三个人规规矩矩地吃起来。父亲大口大口地吃着，而且吃得很快，他的上下牙床好象是铡刀一样切碎食物，迅速地工作着，毫不间断。他吃一大口总要填许多样食物：蚕豆、鸡蛋、干酪、酸渍的辣椒和柠檬，然后他又伸手去抓下一口食物。但是孩子们依然以与他们无拘无束的性格不相称的耐性慢慢地吃着，因为他们稍有疏忽，或是克制不住自己，忘掉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不顾礼节放肆地吃起来，就要被狠狠地瞪上一眼，所以在这方面他们是谁也不敢马虎的。凯玛勒是三兄弟当中最厌烦和父亲一起吃饭的一个，也是最害怕父亲的一个。他受到父亲的呵斥和责备要比两个哥哥多得多，但他挨父亲的拳脚却远比他

们少。因此他在吃饭的时候既害怕又苦恼，不时地偷眼去看盘子里剩下的食物。食物减少得很快，越减少，他就越担心。他畏惧地等待着，盼望父亲赶快吃完，等气氛缓和下来他好填饱肚子。尽管父亲一口一口地吃得很快，口张得又大，吃的样数又多，可两个哥哥吃起来却更凶，对他的威胁更大，也更令人恼恨，但是他根据经验知道，父亲虽然一连气地吃着，不过他一会就吃饱了，而两个哥哥等父亲一离开，就会把饭桌当作真正的战场，不把他们爱吃的东西吃得盘盘精光决不罢休。因此，父亲刚刚站起来离开饭厅，凯玛勒立即卷起衣袖，露出两只胳膊，疯狂地向盘子进攻，他高举着两只手，一只手伸进大盘，一只手伸进小碟。很明显，他的努力只能是在两个哥哥一时尚未恢复常态的时候多少可以占些便宜，一旦他俩不再感到拘束，他就甘拜下风了。这时候他就借助另一种方法来挽回劣势，故意朝着盘子打一个喷嚏，这样两个哥哥就得赶忙退后，他俩先是气呼呼地瞪着他，然后哈哈笑着离开桌子。他发现饭桌上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他早晨的幻想实现了。

丈夫洗完手，回到卧室里，艾米娜跟进来，把手里端着的一只玻璃杯递给他，里面盛着用少量的牛奶冲的三个生鸡蛋。他接过来一口口地喝下去，然后坐下来喝早咖啡。这一杯营养丰富的东西是他早餐的最后一道点心，是他在每日的饭食之外经常服用的"单方"之一。这个单方象鱼肝油、核桃仁、杏仁和蜜饯坚果等等东西一样，都是用来保养他那肥胖的身体和补偿荒淫生活的损耗的。各种肉食和其他常说的富有营养的食物，只是吃着可口，但对于"房事"和"延长房事的时间"却不象这个单方那样有效。有人曾告诉他一个单方，说哈希希① 可以刺激性欲，

① 哈希希是一种雪茄烟草。

并且还有其他好处。他也曾尝试过，但是没等用惯就毫不可惜地放弃了。他认为那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它能造成精神萎靡、未老先衰、少言寡语和即使同知己朋友也不愿意往来的离群索居等后果，而这与他那喜好寻欢作乐，喜好微醉的兴奋，以及喜好和知己在一起说笑狂欢的性格是不相容的。为了保持作为一个男子在性生活中应有的优势，他改用一种贵重的曼祖利①代替哈希希。在萨加区的穆托力阿·萨力黑亚地方，有个卖科斯科西②的人，名叫穆罕默德·阿扎米。这人以暗售这种麻醉药出名，他专为那些有钱的顾客——富商和大人物们预备了这种药品。艾哈麦德并不常用曼祖利，只是在个别的情况下，即当他遇到一位新欢，而这个女人又同许多男人打过交道，对男人很有经验的时候，他才使用。他喝完咖啡站起来，开始对着镜子穿衣服，艾米娜把衣服一件件地递给他。他仔细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的容貌，把一头黑发从正中分梳在两边，把小胡髭捋开重新捻好，凝视一会儿这副仪表，然后把脸慢慢转向右边看看，再慢慢转向左边瞧瞧，直到对自己的装扮完全满意。然后，他洗过手和脸，伸手从妻子手里接过花露水瓶，把香水洒在长外衣的前胸和手绢上。这种香水是理发师侯赛南伯伯给他弄来的。最后他戴上帽子，拿起手杖向外走去，离开房间时随身散发一股奇异的香味。这种香水是用各种花露配制成的，一家人全都熟悉它，不论是谁一闻到这种香味，眼前立刻会浮现出他那副严峻坚毅的面孔，心中也随即产生一种敬畏感。尽管孩子们是很爱他的，不过，早晨一嗅到这股香味，就知道父亲走了，它成了摆脱父亲约束

---

① 一种炼制的麻醉药。

② 一种用大米和肉做成的带汤食品。

的信号，因此全都毫不隐讳地高兴起来，就好象俘虏被打开手铐、脚镣那样兴奋；他们都知道自己立即可以恢复自由了，可以随便说笑、唱歌、耍闹而不会有任何危险。这时，亚辛和法赫米都已穿戴整齐，而凯玛勒则在父亲出去以后直接跑进父亲的卧室寻找乐趣，模仿他从门缝里偷看到的父亲的举动。他站在镜子前面，仔细而高兴地欣赏着自己的模样，接着故意把嗓门儿变粗，用命令口吻呼喊母亲说："把花露水拿来，艾米娜！"他知道母亲不会理他的吆喝，便继续模仿，象洒花露水似地两手摩挲着自己的脸颊、夹克和短裤。母亲已经忍不住笑了出来，但是他却仍然装出一本正经的严肃表情，对着镜子照自己的面容，把脸从右边转到左边，比划着父亲捋开小胡髭往两边捻的样子，接着转身离开镜子，打了一个饱嗝，面对面地瞧着母亲。他看见母亲只是在笑，就抗议说："你为什么不对我说'祝您安康'？"母亲笑着含混地说："祝您安康，我的主人！"凯玛勒模仿着父亲走路的姿态，甩动着右手，仿佛拄着手杖一样，走出房间……

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来到阳台上，站在靠奈哈西那面的窗前，从小窗孔望着走在马路上的自己家的男主人。他走在街上，笑容可掬，他的仪表又使他显得有几分威严。他不时举起手来和人们打招呼，理发师侯赛南伯伯、卖蚕豆的德尔维希哈只、卖牛奶的富利和卖冷饮的布尤米相继站起身来表示欢迎。母女们用充满热爱和骄傲的目光送他远去。紧接着是法赫米迈着快速的脚步匆匆走了；随后是亚辛，他身躯象只公牛，走起路来却斯斯文文象只孔雀；最后走的是凯玛勒，他刚迈步走到离门口还有两步远的地方就转过身来，抬头瞧着窗户微笑，他知道母亲和两个姐姐就躲在窗子后面。他夹着书包一边走，一边用脚尖踢着地上的小石子。

这是母亲感到最幸福的时刻，但是她又无限担心丈夫和儿子们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因此禁不住祷念着："免遭嫉妒者嫉妒时的毒害"①，直到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五

海迪杰跟随母亲离开窗前，阿依莎磨磨蹭蹭，不肯走，她一个人留在阳台上，把脸转向朝两宫之间路的那一面，焦急不安地从小窗孔向外张望。她带着期待的目光，紧咬着嘴唇，看来好象是在等待什么。不一会儿，从霍兰菲谢胡同里走出来一位青年警官，向通往加马利亚警察所的路上慢慢走去。年轻姑娘赶忙离开阳台，奔向客厅临街的那扇窗户，扭开窗柄，把两扇窗子推开一道缝，站在窗子后面，她的心因激动和恐惧而剧烈地跳动着。青年警官走近这所房子时，只谨慎地向上撩了一眼，并没抬头；在埃及，无论谁遇到这种情况也决不会抬头。他的脸上隐约地露出一丝微笑，因而显得容光焕发。年轻姑娘见此情景，脸上立即泛起羞涩的红润，于是她长出了一口气，慌慌张张地把窗户关严，仿佛在隐藏杀人的罪证一样。她从窗前退回来，由于过分激动而闭上了眼睛；然后她坐在椅子上，用手托着头，沉浸在无休止的思虑中。这些思虑既不完全是幸福，也不完全是惧怕，她的心仿佛被这两种感情分成了两半，它们无情地相互制约着，只要她如痴如狂地去想，恐惧就袭上她的心头，发出警告。她不知道怎样才好，放弃这种眉目传情的冒险，还是放纵自己随心所欲呢？

---

① 《古兰经》中的话，见一一三章第五节。

爱情和恐惧同样的强烈。她闭上眼睛歇息了一会儿，接着恐惧和斥责声在她心里消失了，她在安宁中陶醉在幻想里，沉浸在回忆中。回忆使她感到无穷的兴味。那天她扫窗帘，正在把尘土从那扇半敞着的窗口拂去时忽然往马路上瞥了一眼，看见了他。他露出惊喜的神情望着她的脸，她似乎吃了一惊，退了回来。但是，他走开之后，他的金星和红杠却深深印在年轻姑娘的心上，那副英俊的形象攫住了她的心灵，占据了她的思想，并且长久地浮现在她的眼前。第二天，甚至后来许多日子，每天一到这个时候，她就站在窗后透过窗户的缝隙往外偷偷地瞧着他，然而他却看不见她。她看得清清楚楚，年轻的警官是怎么怀恋的注视着关闭着的窗户，在他发现她站在小窗孔后面望着他的身影时脸上露出喜悦的光辉。她那颗第一次苏醒过来绽开的青春心灵焦急地期待着这个时刻，这颗心使她融化在幸福里，使她陶醉在美妙的幻梦里。过了一个月，又到了扫除的日子，她就故意提起窗帘，从半敞着的窗口往外扫，借这个机会往外看。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地过去了，对爱情的渴望，终于战胜了内心的恐惧，于是她不顾一切地前进了一步。她把两扇窗子大大地敞开，站在窗户前面，她的心由于焦虑和恐惧而激烈地跳动着，仿佛要向他表示对他的爱，不，她此时的心情甚至更象是为了逃避一场熊熊的大火，纵身从高楼上跳下。

在惊恐和怕遭斥责的情绪平静下去以后，她又陶醉在幽静的幻想里。接着她从梦幻中清醒过来了，毅然决然地要摆脱搅扰着她的恐惧，为了使自己更加安心，她对自己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切都会平平安安地过去的，谁也没有看见，谁也不会看见，再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她站起来装作坦然无事的样子，一面

从屋里往外走，一面用甜蜜的声音随口哼道："镶红杠的人儿呀，我属于你，你怜悯怜悯我吧！"她一遍遍地反复唱着，这时从饭厅里传来姐姐的语带讥讽的召唤声：

"穆尼赖女士，马赫迪娅女士①，请过来吧！您的女仆已经给您摆好饭桌啦！"

姐姐的声音象霹雳似地把她惊醒过来，她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从幻想的世界里回到现实。本来事情就象她自言自语时所说的那样，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然而姐姐的这种对她的歌声和愉快心情表示反感的喊声使她又害起怕来，也许海迪杰又要挑她的毛病吧。然而她立刻打消了这种突如其来的顾虑，顺口答应一声，笑着朝饭厅走去。她看到饭桌确实已经摆好了，母亲正端着大食盘进来。阿依莎刚一迈进饭厅，海迪杰就气呼呼地对她说：

"你总是这么磨磨蹭蹭的，什么都要我一个人干，你就这样只给我们唱歌听吧！"

阿依莎为了躲避姐姐刻薄的嘲讽，她总是用柔和的话语对待姐姐，但是海迪杰一遇到机会就要讽刺她，有时也不免引起她发火。这时她假装正经地说：

"我们不是商量好分工做家里的活吗？你干这些，我唱歌。"

海迪杰眼睛望着母亲，却针对妹妹讥诮地说：

"她打算当歌女去呐！"

"那有什么？谁让我的嗓子象鹬鸟②似的呢！……"阿依莎并不生气，故意一本正经地说。

---

① 穆尼赖和马赫迪娅是二十世纪初埃及有名的两位女歌唱家。

② 鹬鸟是一种善用颤音鸣叫的水禽，叫起来很好听。

阿依莎先说的那句话显然是开玩笑，并没有惹海迪杰生气，但是这一句话却把姐姐惹火了，因为这句话显然是实情，况且，海迪杰本来就象嫉妒妹妹的其他优点一样嫉妒阿依莎的好嗓子，因此她板起脸说：

"我说，小姐，我们是正经人家，即使这个家的姑娘们的嗓子象驴叫，也不算什么短处，可是只会打扮得花枝招展，什么也不能干，那才真是短处呢！"

"要是你的嗓音也象我的嗓音这样美，那你就不这么说了！"

"那当然！不过要是你唱我随，你唱：'镶红杆的人呀……'我就接唱：'我属于你，你怜悯怜悯我吧！'那我们就把扫地、洗衣服、做饭都留给妈妈去做吧！"

母亲早已听惯这种争论，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要求她们说：

"看在真主份上，别再吵啦，快坐下来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吃早饭吧！……"

姊妹俩在饭桌前坐下来以后，海迪杰说：

"妈，您一点也不会教育她……"

"求真主饶恕，你来教育吧。可是，你别忘了你自己……"母亲很平静地嘟哝说，说完就把手伸到盘子上念着："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海迪杰今年二十岁了，她在兄弟姐妹当中，除了将满二十一岁的亚辛——她的同父异母哥哥——以外数她最大。她生得身体粗壮——这是女佣人乌姆·哈纳菲施用魔法的结果——，只是稍矮了一些；至于面貌，可以说父母的不相谐调的面貌特征她兼而有之，一双眯缝眼长得象母亲，同时还继承了父母的大鼻子，虽然比父亲的小一些，但和她脸的其他部分却很不相称。当然，这种鼻子长在她父亲的脸上显得非常匀称，并且给他增添了

几分威严，但是长在这位年轻姑娘的脸上就起了不同的作用。

阿依莎还只有十六岁，她容貌美丽，只是纤细的身材被全家公认为是一个缺陷，这只能让女仆乌姆·哈纳非来医治了。她那漂亮的脸蛋儿白里透红，一双蓝眼睛完全象父亲，秀丽的小鼻子象母亲，还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遗传规律证实，只有她一个人继承了祖母的这个特点。海迪杰自然不理解自己究竟什么地方不如妹妹；妹妹既没有她那种持家和刺绣的出色才能，也没有她那种不知疲倦的勤勉的恒心，而且这种恒心并不因为人们不有求于她而受什么影响。她对妹妹常常心怀嫉妒，而且也不掩饰这种令人厌恶的嫉妒心理，然而这种嫉妒并没有使她的心变得邪恶起来，只是喜欢刻薄地嘲讽妹妹几句而已。尽管这位姑娘性格执拗，她那张尖利的嘴不肯饶过家里的任何人，但是她却具有疼爱家人的天性。她的嫉妒只是在遇到机会时才偶尔有所表现，她并没有由于尖酸刻薄而变成好嫉恨的人；不过她的爱嘲讽人，虽然在家人中间只是开开玩笑，却使她养成了一个坏毛病：经常挖苦四邻和熟人。她只要一见到人，就要寻找人家的缺陷，象指南针总是寻找南极一样，一旦她发现了别人的一些缺陷，就添枝加叶，巧妙地加以宣扬，拿别人开心；还拿人们的缺陷起一些绰号。与她们家庭有往来的人差不多都受过她的讥诮，比如常和她父母往来的沙卡特寡妇，就被她叫作"机关枪"，因为沙卡特寡妇说起话来总是口沫四溅；她管隔壁邻居马莉娅的母亲叫："看在真主份上，太太"，因为马莉娅的母亲到她家来借日常用具时常说这句话。为了讥诮穷酸和相貌丑陋的两宫之间路的学房谢赫，她把他叫做"免遭他所创造者的毒害"，因为他在念《古兰经》第一百一十三章时老爱重复这一节；她还把卖蚕豆的秃老汉叫"秃葫芦"，把眼睛有毛病的卖牛奶的叫做"独眼龙"。同时她也

给家里人起了一些不太难听的绰号，管母亲叫“宣礼员”，因为母亲早晨醒得最早；管身材细高的法赫米叫“床柱”，管身材苗条的阿依莎叫“长竿”，管肥胖的文绉绉的亚辛叫“胖玫瑰”。海迪杰的嘴尖舌利，不只表现为爱嘲笑人，还表现为对外人的冷酷无情。就这样，她的刻薄成了难以改变的积习，一点不能宽容人，日子一久，她也就更不顾忌别人由于她的刻薄所受到的痛苦了。因此，家里曾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这就是她对乌姆·哈纳菲的猜疑。家里人除了她谁也不会这样对待女仆，就是对养熟了的猫狗也不会这样无情，就拿阿依莎对她养的小猫来说吧，总是百般爱护。海迪杰对乌姆·哈纳菲的态度，和她母亲截然相反。母亲总把女佣人当作自家人一样看待，认为人人都是善良的，所以她不猜疑任何人；而海迪杰却总是猜疑这个女佣人，因为爱猜疑一切人是她的天性。她特别不放心靠近她们卧室的储藏室，常对母亲说：“乌姆·哈纳菲怎么吃得这样胖呢？难道光使用那些单方的缘故？可是我们都使用过她的单方，却没一个人象她那样胖，恐怕我们睡觉的时候，不知她偷吃了多少酥油和蜂蜜呢！”

但是母亲却总是庇护乌姆·哈纳菲。女儿呶呶不休的唠叨把她吵烦了，她就说：“随便她吃吧！吃得越多越好，她不就有一个肚子吗，再吃也不会填满两个肚子。她吃去这点儿，还至于饿得着我们吗？”她对母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于是，每天早晨都去查看盛酥油的铁盒和盛白蜜的瓦罐。乌姆·哈纳菲看在眼里，只是笑一笑，因为她尊敬那位好心肠的女主人，也就爱这个家里所有的人。不过，海迪杰对自己家里的人却很有感情，不论谁闹点小病，她都心神不安。凯玛勒患麻疹的时候，她非要和他睡在一张床上守着他不可，连阿依莎对这一点也不能说她不好。所以，论冷酷，论仁慈，谁的心也比不了海迪杰。

一在饭桌旁边坐下，海迪杰就似乎忘掉了和阿依莎的争吵，贪婪地吃起鸡蛋炒蚕豆来。她这种贪吃的样子倒是这个家庭里的典型。她们都认为食物除了保生以外，还可以使人发胖，而她们把胖当作美的基本条件，所以她们吃起饭来既愉快又仔细，特别认真地细嚼慢咽，甚至吃饱了还不肯住口，直到尽自己的力量装满肚子为止。母亲是最先吃完的一个，接着是阿依莎，最后饭桌上只剩下海迪杰一个人，她一直吃到盘干碟净。阿依莎吃起饭来很认真，这和她那瘦削的身体很不相称，而且她使用巴拉比尔魔法毫不见效，所以受到海迪杰嘲笑，说这种邪恶的诡计把她变成了播什么良种也不见收成的土地。海迪杰总喜欢说阿依莎身体瘦弱是因为她不遵守教规。她有时当着阿依莎的面讥讽她说："一到斋月，我们都把斋，你也假装把斋，可是偷偷躲在储藏室里，象个老鼠似的，把杏仁呀、核桃仁呀、坚果呀，都吃个够！等我们开斋的时候，你又跟着大吃大喝，那种贪吃的劲头叫把斋的人都自愧不如。不过，真主决不会让你这样的人幸福。"吃早饭的时候是个难得的谈话时间，现在这里只有她们母女三人，可以畅所欲言，特别是可以谈一些男人们在场时羞于出口的秘密。海迪杰尽管忙着吃喝，也不耽误说话，她用和方才叫嚷时完全不同的平静声调说：

"妈，我做了一个怪梦！"

母亲为了表示特别看重这个厉害姑娘，没等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就答话说：

"孩子，但愿真主使这个梦成为吉兆！"

"我觉得我好象在咱家，也许是别人家屋顶的花墙上行走，忽然有一个人，不知道是谁，猛地推了我一下，我就喊叫着摔下来了。"海迪杰郑重其事地说。

艾米娜很重视这个梦，连吃饭也停了下来。海迪杰为了更能引起母亲的关切，故意停住不往下说。这时母亲喃喃地说：

"真主，求您让这个梦变成个吉兆吧！"

"推你的人，不知道是谁，反正不是我，对不对？"阿依莎忍住笑说。

"这是梦，不是闹着玩儿的，你可别再说笑话了！"海迪杰嚷道，她怕妹妹再开玩笑，破坏了这种庄重的气氛；然后她继续对母亲说："我一边往下落一边喊，可是没摔落在地，而跌到了一匹马身上，那匹马驮着我就飞了起来。"

艾米娜仿佛知道了怎样解这个梦，喜欢地长出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微笑着继续吃饭，她说：

"谁能说得准呢，海迪杰，但愿他就是你的中意郎君！"

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能象简单加以提示似的明白地说出"郎君"这个词来。的确，婚姻问题比任何事情都更痛苦地折磨着这位年轻姑娘的心，她相信梦，也相信圆梦，所以母亲的话使她感到非常高兴；不过她又象往常一样，想用玩笑话来掩饰自己的羞怯，甚至开自己的玩笑。

"您说那匹马就是我的郎君？……哼，我的郎君只能是头驴……"

阿依莎笑得连嘴里的饭渣都喷了出来。她恐怕这一笑引起海迪杰误会，就紧接着说：

"你也太自卑了，海迪杰！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缺点呢？"

海迪杰两眼带着警惕和怀疑的神色凝视着妹妹。这时母亲开口了：

"你是个十分难得的好姑娘，论心灵手巧、精明强干，谁能比得上你呀？论性情直爽、面貌清秀，谁又能赶得上你呀？除了这

些，还要求什么呢？”

“不就是这个妨碍了婚事吗？”姑娘用食指指了一下自己的鼻梁，笑着说。

“别胡说啦，你不是年纪还小吗？孩子！”母亲笑着说。

一说到年纪小，又勾起了她心中的烦恼，她知道按结婚年龄来说自己已经不小了，于是她朝着母亲说：

“妈，您结婚的时候，不是才十四岁吗？”

“结婚迟早应当听从真主的命令。”其实母亲也知道女儿年纪已经不小，她的担心并不亚于女儿。

“求真主慈悲，愿我们早一天为你办喜事，海迪杰！”阿依莎真心诚意地说。

海迪杰疑惑地望着妹妹，忽然想起邻居一位太太曾为自己的儿子来求过亲，要娶阿依莎，当时父亲因为长女尚未受聘，就拒绝了。于是她向妹妹说：

“你是真希望我结婚，还是希望别因为我影响了你的婚事？”

“两样都有！……”阿依莎笑着说。

六

吃完了早饭，母亲说：

“阿依莎，今天你洗盘子，让海迪杰打扫房间。收拾完了，你们俩到厨房里来找我……”

早饭后，艾米娜总是立即给两个女儿分派工作，她们俩虽然都听从母亲的吩咐，然而态度却有不同。阿依莎一般总是不声不响地答应下来，海迪杰则老要设法调换，或是假作谦让，或是

采取寻衅的方式，因此她对妹妹说：

“你要是觉得洗盘子的活儿重，我可以把打扫房间的活让给你；省得你认为不好事先拒绝。你可别在浴室里马马虎虎地洗一洗，然后堆到厨房里就算完事了。”

阿依莎装作没领会她的意思，就去了浴室，稀里哗啦地洗起盘子来。海迪杰讥讽地说：

“浴室里的那位小姐，瞧你，弄得稀里哗啦的乱响，象放留声机，连街坊四邻都听得见……”

母亲离开饭厅来到外面走廊上，然后顺着楼梯上了屋顶晒台。她总是先到晒台上去转一转，当作清晨的散步，然后再到厨房去。两个女儿争吵，她已经司空见惯了，除了她们的父亲在家或是全家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说话的时候以外，她俩总要争吵。母亲只是好言相劝，或是说说笑话，让她们别吵。这是她管束子女的唯一方法，她的温柔性格也只能使她如此。至于教育子女应采取的严厉态度，她却一点也不懂。也许她曾经想过，可是她做不出来；也许她曾经企图试验一下，但是却克服不了自己的柔情和软弱性格；仿佛她对子女只能喜爱，至于纠正过错和给予种种惩罚，应该是他们父亲的事，这些事应交给与她性格迥异的严厉的丈夫去做。因此，由于她对两个女儿的宠爱，这类小小的争吵才没有减少，就连对阿依莎那种如痴如狂地爱唱歌、爱照镜子以及偷懒的毛病，她也什么都不说。其实，阿依莎在心灵手巧、善于理家上，并不亚于海迪杰。艾米娜对家里的大小事情都要亲自动手，不肯歇息，假若她没有天性造成的这种近似病态的怪癖，她是可以多歇息一会儿的。当两个姑娘收拾完了以后，她还要一手拿着掸子，一手拿着笤帚，转遍卧室、堂屋和走廊，亲自把所有的屋角、墙壁、幔帐和其他家具查看一遍，几乎对任何一点

被忽略了的尘屑也不放过；即使清除掉眼睛看到的一点点尘埃她也觉得高兴，觉得有趣。她还有一种特殊的习惯：在洗衣服以前，一定要把该洗的衣服检查一遍，如果发现谁的衣服撕破一块，或是特别脏，她决不放过，而要好言告诉他应该注意，从不到十岁的凯玛勒直到亚辛，一无例外。亚辛在关心自己的整洁方面有两种很矛盾的表现：他特别注意外表，裤子、帽子、衬衫、领带和皮鞋全都很讲究，而对内衣是否清洁却毫不在乎。母亲的脾气，是事无巨细处处都注意到，连晒台以及晒台上面的鸽子和鸡也不忽略。她待在晒台上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喜爱和快乐，因为她在那里可以劳动，又可以消遣。这并不奇怪，因为晒台上是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在她到这所大房子里来以前从未出现过。这所大房子虽然没经过翻修或改建，依然是从前的老样式，但是她却花费了许多精力，为它创造出新的面貌。高墙上钉着鸽笼，上面落着许多鸽子。母鸡窝前面，她安排出一块让鸡活动的地方，一群鸡在这里咕咕地叫着。每逢她把粮食撒在地上，或者是把水罐放到地上，母鸡随着公鸡就朝她奔来，那尖尖的嘴象缝纫机的针头一样迅速而有节奏地啄着饲料，这时候她是多么快活啊！不一会儿，就在地上留下许多小坑，仿佛雨点打过的痕迹一样。当她注视这些小鸡时，发现它们用纯真而好看的小眼睛望着她，好象在向她询问什么，咕咕地叫着，对她表现了无限地依恋，她那颗仁慈的心里也产生了对它们的爱怜之情，这时候她又是多么高兴啊！她喜爱鸽子和鸡，就象她喜爱真主创造的一切生物一样，她用温和的声音悄悄地同它们说话，好象它们都能听懂，并且为之感动，因为她把动物甚至有时把没有生命的东西都当作是有理智有感情的生物。她深信万物都由于感谢真主而赞颂真主，它们都和真主创造的灵魂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她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天地、万物的世界，是一个有理智、有生命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满足于得到了真主恩赐的生命，而是要以侍奉真主来使这个生命臻于完善。她常常用种种借口，说这只母鸡太老了，那只母鸡还在下蛋，或者说留着那只公鸡打鸣吧等等来救这些公鸡和母鸡的命。假若任凭她自己作主的话，她一定不会把刀放在鸡的脖子上。每逢必须宰它们的时候，她总是满怀忧郁地选好一只鸡或一只鸽子，先让它饮点水，并祈祷真主赐福于它，然后再念台斯迷，求真主饶恕自己，最后才把它杀掉。这时候，她只好用"这是仁慈的真主赐予的应享的权利"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这个晒台上最可爱的部分是临奈哈西的南半边，这是她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亲手布置成的一个小花园。在这一带地区，住户在晒台上一般都堆满破烂，她的这个晒台上的小花园是绝无仅有的。一开始，她只种了几盆石竹和蔷薇，后来种的花一年比一年多，一排排地摆满了墙根，招人喜爱。不久，她想在这个小花园上面搭一个花棚，于是就让木匠搭了一个棚架，又种上了素馨花和长春藤，让它们顺着架子从四周一直爬上去遮满顶棚。日子越久花叶也就越茂密，慢慢地这里竟变成了一个绿阴如盖的花园，素馨花从各个角落散发出诱人的清香。由于有鸽子，有鸡，有带花架的花园，晒台就成了她的美丽可爱的世界，成了她在广漠的世界——她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里的迷人的消闲场所。这时，她按照每天的习惯经心地照管这个地方，洒水、打扫、浇花、喂鸽子和鸡，然后尽情地欣赏着周围的景色，她的嘴角上挂着微笑，眼睛里含着幻想的光。接着她走到花园尽头，站在交叉、缠绕着的枝条后面，从枝叶的空隙间望着远处无际的天空。

这些放射着神灵光辉的尖塔，使她多么肃然起敬啊！近处，

格拉翁和巴尔古格清真寺尖塔上的灯笼和新月[①]清楚可见；远处，是侯赛因、奥利亚和爱资哈尔各清真寺的尖塔的轮廓，难以分辨出它的细部；在更远的天际，影影绰绰地矗立着戛勒阿清真寺和鲁发伊清真寺的尖塔。她满怀虔诚、敬慕、热爱、信仰、感谢和希望，慢慢地转动着的脸，心飞向了耸入云霄的塔顶，随后她又把视线停留在侯赛因清真寺的尖塔上。她敬爱侯赛因，因而也就崇敬这座尖塔。接着，她向往地仔细地看了看尖塔，一股愁思烦扰着她。她每逢想到自己离使者的外孙[②]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而却不能去拜谒他的陵墓时，这种愁思便袭上心头。接着她低声地叹了口气，从沉思中苏醒过来，心中复归平静。她眺望着各处的屋顶和一条条的马路来排除心中的忧郁，她的向往心情依然没有消失。她退到晒台的花墙跟前，思考着一个不可知的东西。这个不可知的东西，对于一般人来说是能知未来的真主，而对她来说，却是开罗，更确切地说是她只听到它的声音而未看到过它的附近地区。世界上都有什么呢？她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尖塔和附近的晒台！她幽禁在这所房子里已经二十五年了，只是偶尔到霍兰菲谢看望母亲的时候离开过几次，每次都由丈夫伴随着，而且总是坐在轿式马车里，因为在他看来，妻子被人看一眼，无论她是单独一人，或是有丈夫陪伴着，都是不可忍受的。她被幽禁在家里，既不发怒，也不怨恨，因为世界的事情已与她绝缘。但是当她从素馨花和长春藤的枝叶间望出去，望着天际，望着尖塔和屋顶的时候，她却带着向往和幻想的表情，裂开两片柔和的

---

① 清真寺尖塔顶上的月牙模型。

② 使者即穆罕默德。使者的外孙是指阿里的次子侯赛因，开罗市中心的侯赛因清真寺就是为纪念他建筑的，开罗人常以游览这座清真寺表示对侯赛因的虔敬。

嘴唇，露出微笑。法学院在哪儿？这时候法赫米正坐在哪儿呢……哈利勒·阿加小学校在哪儿？听凯玛勒说，他的学院离侯赛因清真寺只有一分钟的路程！她捧起双手向真主祷告："真主，我求您保佑我的丈夫和儿女，保佑我的母亲和亚辛，也求你保佑世间所有的人，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真主，我求您满足法赫米的愿望，把他所厌恶的那些英国鬼子从我们的国土上赶走！"祷告完以后，她离开了晒台。

七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的铺子座落在奈哈西的巴尔古格清真寺对面，他来到铺子的时候，他的伙计加米勒·汉姆扎维已经打开店门准备做买卖了。主人真诚温和地微笑着，和蔼地跟加米勒·汉姆扎维打了招呼，朝着账桌走去。这个汉姆扎维年纪约在五十岁左右，他在这个铺子里已经干了三十年。从老店主阿卜杜·吉瓦德哈只开张的那天，他就在这里当伙计，老店主死后又给他的儿子新店主当伙计。由于地位和感情上的双重关系，他对主人异常忠实，如同其他所有与艾哈麦德先生有买卖联系或交往的人一样，他尊敬他，也热爱他。其实，艾哈麦德先生只有在家人面前才摆出一副威严可怕的样子，在朋友、熟人或伙计面前却完全是另一个人；与其说他天生能使人敬畏，不如说他有使人敬爱的品格。他有许多可称道的性格，最使人喜爱的是他的和蔼可亲。人们不了解他在家里处事为人怎样，而家里人也不了解他在外面如何待人接物。他的铺子虽然不算大，但是也不小，货架子上和墙边堆满了咖啡豆、大米、坚果和肥皂。

在铺子左角处对着店门摆着主人的账桌，桌上放有账簿、单据和电话；主人坐位的右边，有一个镶在墙壁内的绿色保险柜，看样子很坚固，它的颜色使人一看就会连想到钞票。账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乌木镜框，框里镶着一张描有金边的台斯迷。铺子在上午十点钟以前并不忙，这时候主人就复核前一天的账目，他继承了父亲的老习惯，一直坚持这样做。汉姆扎维站在门口，两只胳膊交叉地抱在胸前，用别人听不清的声音低低地连声地念着容易背诵的阿亚特①，只有颜色深暗的双唇微微地启动和不时发出西尼和萨德②两个字母的咝咝声说明他正在背诵经文，直到主人安排的每天早晨上门来念《古兰经》的谢赫到来才停住。主人隔不多久就放下账本，抬起头来，或听听汉姆扎维念经，或注视川流不息的马路上的行人、手车、货车和又大又笨重走起来摇摇摆摆的公共马车。小贩叫卖番茄、秋葵和犹太锦葵的声音不绝于耳。三十多年来主人每天都听这些嘈杂的声音，已经养成了欣赏它们的习惯，所以，他不但能够适应这些声音，而且也没感觉到它们会分散自己的精力，甚至认为没有这些声音而会感到寂寞。顾客一上门，汉姆扎维就忙起来了；主人的一些商人朋友和邻居也到这里来，他们都喜欢和主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地闲谈一会儿，即使时间不长也好。他们先是互相问候，然后就笑谈起来，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消耗消耗唾沫。在闲聊中，他象一个卓越的讲演家，他为此而感到骄傲。他在讲话中充分表现出他是个具有丰富知识的人，这种知识不是念书得来的，因为他只上过小学，而是从看报纸，从同有地位的富商、律师、达官显贵交往中得来的。由于和这些人交际，他变得

---

① 《古兰经》的一节叫阿亚特。

② 阿拉伯文的两个字母名称，全是舌音。

温文有礼，俨然是一个文雅的大商人。他认为自己在有限的经商智慧以外还有另一种智慧，因此这些有身份的人对他特别喜爱、尊敬和恭维，从而更使他自命不凡。有一次，一个人十分诚恳地对他说："艾哈麦德先生，假如你早年学了法律的话，那么你今天一定是个不可多得的善于雄辩的律师。"这句话使他越发自负起来，因而他越发讲究仪态、礼貌和交际。这些来客不断地来来去去，谁也不久留，使铺子里显得格外热闹。突然，一个人趔趔趄趄地闯进来，仿佛有人用力把他推进来似的。他站在铺子中间，直对着主人的账桌，动着两片睁不开的眼皮，想看看主人是否在，但他费了很大的劲也没看见，尽管他离账桌只有三米远。他大声问道：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在吗？"

"欢迎，欢迎！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请坐，请坐，真主赐福……"主人微笑着说。

这人转过头来，恰巧汉姆扎维走到他跟前伸出手来要和他握手，他没理会，却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汉姆扎维赶忙向后退，带着几分苦笑取出手帕来揩脸。谢赫一面向账桌走去，一面嘴里喃喃地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① 然后在主人给他搬来的椅子上坐下来，撩起长袍的下摆擦脸。谢赫已经七十五岁了，非常令人羡慕的是，他身子仍然很结实，除了一双盲眼、烂眼边和满口牙齿已经脱落外，别的什么毛病也没有。他穿着一件破旧的麻布长袍，尽管行善的人愿意施舍给他一件较好的长袍他也不肯换下来。据他自己说，他曾穿着这件长袍梦见过侯赛因，侯赛因使它具有了永不损坏的好处，这是一件吉服。

---

① 《古兰经》第一章第二节。

他给人占卜、治病和画符，灵验得出了名。他谈吐诙谐，喜欢说笑话，主人很赏识他这点特别本领。他是当地人，是常常登门拜访他的门徒①，他们都乐于接待他；有时一连几个月见不到他的面，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过一段时间他又登门来访，于是人们就喜出望外地欢迎他，并送给他东西。这时主人暗示汉姆扎维，叫他按照常例准备送给谢赫的东西——大米、咖啡豆和肥皂，接着向谢赫表示欢迎说：

"噢，穆特瓦里谢赫！自从穆哈兰②月初十一直没见您的面，害得我们好想啊！"

"我高兴走就走，高兴来就来，从来也不考虑来来去去为什么……"谢赫毫不在意地直截了当地说。

"虽然您本人不在，可是真主赐给您的吉祥还留在这里啊……"主人对谢赫的举止非常熟悉，微笑着低声说。

主人的赞颂并没有讨得这位谢赫的欢喜，相反的，他不耐烦地摇晃着脑袋，粗声粗气地说：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要你保持沉默，不要逗引我说话。"

"对不起，阿卜杜·萨马德谢赫！我忘记了您的吩咐，"主人用挑逗的口吻说，"请您原谅，您总不来，我自然就记不住您的吩咐了。"

"找借口比犯罪过更丑恶……"来客两手一拍，高声地说；接着他伸出食指做了一个表示警告的动作说："你要是总这么不听我的话，我就要拒绝收你的礼物了！"

这一次主人服从地闭上了嘴，伸出两手③，沉默着；穆特瓦里

---

① 门徒原音读穆利德，意指修道者的门徒，这里指的是肯向谢赫长期施舍的人。

② 伊斯兰教历一月。

③ 伊斯兰教徒在祷告时伸出两手，手背朝下。

谢赫静然了一会儿，表示他将要开始祷告，然后咳嗽了一声说：

“我以赞颂人类敬爱的领袖① 开始祷告……”

“愿真主慈悲他并赐给他平安②！”主人虔诚地随着祷告。

“我赞美你的父亲，因为他是圣人的信徒，求真主宽厚地慈悲他，让他住在宽阔的天堂里。当初他就坐在你坐的这个位子上，你们父子一点区别也没有，只是你父亲头上缠着缠头布，你却戴了一顶红毡帽……”

“求真主饶恕我们吧！”主人脸上带着笑容喃喃地说。

谢赫打了一个呵欠，眼睛流出一些泪水，然后继续念道：

“我祈祷真主，保佑你的子女亚辛、海迪杰、法赫米、阿依莎和凯玛勒，以及他们的母亲一切顺利，并让他们敬畏真主。愿真主应允我们的祷告……”

主人为了求谢赫给女儿们画符，曾把她们的名字告诉过他，但是，当谢赫说出海迪杰和阿依莎两个人的名字时，他的心里立即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反应。谢赫念到她们的名字，既不是头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不过，即使是象穆特瓦里谢赫这样的人，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外面反复提到人家姑娘的名字也是不大合情理的，因此主人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反应。虽然这种反应很快就会消失，但是却使他很不愉快。不过，这时他还是随着谢赫低声祷告：

“全世界的主，愿您应允我们的祷告！”

“下面，我再祈祷宽恩的真主，让我们的阿拔斯先生在千百万土耳其军队的支持下重新回到我们埃及来。”谢赫叹了一口

---

① 指穆罕默德。

② 这是一句固定的祷词，穆斯林一听到穆罕默德就要读这句祷词。

气说。

“我们祈祷真主，这对真主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期望英国鬼子和他们的走狗遭到可耻的失败，永远不得卷土重来！”谢赫越说越愤慨，声音也越高。

“我们的真主，您毁灭他们吧……”

接着，谢赫沉痛地摇着头，忧郁地说：

“昨天，我走在穆斯基，遇到两个澳大利亚兵拦住路向我要东西。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衣服口袋翻过来给他们看，最后把仅有的一个玉蜀黍给了他们。其中一个士兵接过玉蜀黍就当球似的一脚踢没影儿了，另一个把我的缠头布抢去，然后又解去我的围巾撕得粉碎，扔在我的脸上。”

主人听了，忍不住地笑了，但是他马上又收起笑容，故意表示憎恨，忿忿地嚷道：

“求真主诅咒他们，毁灭他们吧！”

“我高高地举起手来，大声呼喊：强有力的真主，你毁灭他们的民族吧，就象他们撕毁我的缠头布那样。”谢赫说完这句话，他的故事就算讲完了。

“真主会接受我们的祷告的。”

谢赫斜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略微休息了一下，主人含笑地注视着他的脸。接着，他睁开眼睛，换了一种语气，用安详的声音招呼主人，表明要说的是一个新话题：

“嗯，阿卜杜·吉瓦德的儿子艾哈麦德啊，你是个多么英明果断的人哪！”

“求真主饶恕我，阿卜杜·萨马德谢赫！”主人满意地笑了笑，低声说。

“你先别忙，阿卜杜·吉瓦德的儿子！我的夸奖只是一个开

场白，我是要用勉励的方式劝告你。”谢赫抢过来说。

“愿真主慈悲我们！”主人的眼睛里闪出担心和警惕的神色，含混地说。

“什么，真主慈悲？一个虔诚的信徒有你这么好色的吗？”谢赫用大骨节的食指指着主人，威吓似地诘问道。

主人已经习惯了谢赫的这种叫嚷，对谢赫的指责不但没有感到不安，反倒很自然地笑了。

“那有什么，穆罕默德圣人不是也曾谈论过他对佳肴和美女的喜爱吗？”他说。

“阿卜杜·吉瓦德的儿子，可行的当然不是禁止的[①]，娶女人也决不等于嫖妓女！”谢赫听了主人这句话很不痛快，板起脸，噘着嘴反驳。

“我心里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损伤自己的节操和体面，这一点却应该感谢真主……”主人两眼茫然地望着前面，郑重地说。

“找借口是信仰不坚的表现，只有信仰不坚的人才处处找借口。做任何坏事，都是该诅咒的，嫖妓女尤其如此。”谢赫两手拍着膝盖，不客气地指责说，“求真主慈悲你父亲。他就爱女人，先后曾结过二十次婚。为什么你不肯效法他，偏偏要去干这种罪恶的勾当呢？”

主人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说：

“您是真主的朋友[②]，还是解释教法的人？我父亲象是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所以才娶了许多女人。他虽然只生养了我一

---

① “可行的”和“禁止的”是伊斯兰教法上的两个名词，可行的是教法许可的享受，如饮食、婚姻等等；禁止的是教法不允许做的事情，如奸淫、饮酒等等。

② 真主的朋友，是次于穆圣品德的贤人，象这种谢赫都自命为“真主的朋友”，自谓与真主神交，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不同意教法家的阐释。

个，可是我应继承的财产却在他临死时被他的四个老婆分去了一大半，尤其是他生前在‘合法’的生活开销中就已经挥霍掉了很多。我是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人，决不能娶那么多老婆，把真主恩赐给我的财产挥霍掉。您别忘记，穆特瓦里谢赫，这些妓女都是过去真主允许买卖的婢女①。不论过去和将来，真主都是宽恕人的，都是慈悲人的。”

“嘀，好小子，你多会说话呀，把坏事都给说成好事啦！凭真主起誓，阿卜杜·吉瓦德的儿子，我要不是出于爱护你的话，就凭你这样爱嫖女人的人，我连话也不屑和你说。”谢赫左右晃动着上半截身子叫嚷说。

“真主，但愿如此！”主人平伸出两手，嘻嘻地笑着说。

“假如你不是这么爱开玩笑，你会是个很完美的人！……”谢赫发火地喘着粗气嚷道。

“完美属于唯一的真主……”

谢赫向他做了一个手势，似乎是说：“我们不谈这个吧！”接着，他又用咄咄逼人的口吻诘问主人：

“那么酒呢？你怎么解释？”

主人的精神立刻颓丧下来，眼睛里闪出忧郁的神情，一声不响了。谢赫见他沉默下来，心里大快，得胜似地叫道：

“难道那不是禁止的么？一个真心顺从真主，热爱真主的人能不弃绝它吗？”

“我确实是由衷地顺从真主和热爱真主！”主人好象真的遇到灾难一样不能平静，赶忙辩解说。

---

① 按伊斯兰教法规定，娶四房妻室是合法的，此外，还可以同买来的婢女发生非婚姻的性关系。

“光凭嘴说，还是看实际行动？”

虽然这很容易回答，但是主人还是慢慢地思考着迟迟不答。他象那些总也不能使心思集中的人一样，不惯于沉思默想，他的思想只有在外界事物——男人或女人，以及业务上的某种因素的支配下才会活跃起来。他完全沉浸在生活的洪流里，随波逐流。除了反映在这个洪流表面上的形象以外，他对自己什么也看不到。他虽然已经四十五岁了，但他那活跃的生命力丝毫没有减退，仍然过着年轻人那种冲动的青春生活。因此，他的生活里集中了种种矛盾，表现为时而行善时而作恶。生活使他满意于这些矛盾，这既没有什么个人哲学为依据，也不象别人那样意在做作，而是出于他特有的性格。在他的行为里，表现出他心地善良、正直和做一切事情的真诚态度。这种矛盾不但没使他感到困惑，反而使他觉得满意。他的信仰虽然只是得自家庭，个人没有下过什么功夫，但是却很坚定。不过，他感觉敏锐，有宗教的虔诚，而又不失之于狂热，这就使他越发有了高度的辨别力，而不盲目地遵循风俗习惯行事，不固守出于单纯的希望和畏惧而奉行的某些宗教仪式。总而言之，他是一个特殊人物，因为他的信仰坚定，对真主有着纯洁、深厚的爱，与一般人不同。由于具有这种纯洁、坚定的信仰，所以他能愉快、热情而自然地履行真主的一切命令：做礼拜，把斋和纳天课①。他由于心地善良、待人热忱和慷慨好义，成为人们喜欢亲近的朋友，人们争相和他交往，都愿得到他的美好的友谊。同时，由于他具有充沛的青春活力，他的心倾向于追求生活的享乐，贪婪珍馐美味，嗜好醇

① 在伊斯兰教国家天课是按年缴纳的固定课赋，其比率按货币、牲畜和农作物各有不同的累进规定。

香的陈酒，并且沉湎于女色。他愉快而尽情地享受这一切，心里没有由于感到罪过和疑虑不安而产生的烦恼，他真正体验了生活所赐予的一切，仿佛应有的生活享乐和对真主应尽的义务在他内心里没有矛盾。他有生以来任何时候都没有过远离真主或受到真主惩罚的感觉，他总是心安理得。这是因为他这个人有着两种不同的处世为人之道，还是因为他认为真主宽宏大量，并没有当真禁止寻欢作乐，或者在禁止这类行为的时候鉴于罪人并没有伤害他人而已经宽恕了他？也许他只是以自己的感性去接受生活，而不去加以思考。他觉得自己有多方面的坚强的性格，一种性格是崇敬真主，甘愿做真主的奴隶；另一种性格是对生活享乐的追求，因此他一味寻欢作乐，他在自己的心里把这一切都混合在一起了，而且心安理得，从来没有因为这一切的互不相容而感到过痛苦。如果不是面对这位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的谴责的压力，如果不是他认为思过比受谴责更苦恼的话，他决不想为寻欢作乐作辩解。这倒不是说他拿在真主面前受谴责不当回事，而是他永远也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受谴责的人，也就是说他不相信追求欢乐会真的惹怒真主，因为谁也没有因此遭受过报应。然而思考这些问题一方面会使他感到烦恼，另一方面也会暴露出他对宗教知识的毫无兴趣。所以当谢赫责问他“光凭嘴说，还是看实际行动”时，他就用掩盖不住的窘迫的语气说：

“当然不光是嘴说，还要实际去做。譬如我做礼拜、把斋、纳天课，无时无刻不想着真主；此外，我为自己找一点娱乐，这既不损害任何人，也不会因此忽略真主的命令，难道还要用某种理由来加以禁止吗？”

谢赫先把眉毛往上一挑，随即闭上两眼，以表示他的不满，

然后嘟哝说：

"你是什么人呐，竟这样为干坏事辩护！"

"阿卜杜·萨马德谢赫，真主是慈悲的，是乐于宽恕人的！"主人突然习惯地由郁闷变成快活，毫不在乎地说。"我永远也不能想象至尊至高的真主会发怒或恼恨，他只在暗暗以慈悲救人。我在真主的面前表现了热忱、顺从和忠实。圣人说：干一件好事得十倍的报偿。①"

"那么，要是计算计算你所做过的好事，你倒是可以利市十倍了！"

主人暗示加米勒·汉姆扎维去拿送给谢赫的礼物，然后兴冲冲地说：

"愿真主满足我们，我们依靠的真主多么好啊！"

加米勒·汉姆扎维拿来了一个纸包，主人接过来笑着递给谢赫：

"祝您健康……"

"求真主赐给你富裕的生活，求他宽恕你。"谢赫把纸包接过来说。

主人低声随着祷告了一句："您应允吧，真主！"然后笑嘻嘻地问道：

"谢赫师父，您是否也干过利市十倍的事情？"

"真主宽恕你，"谢赫笑着说，"因为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所以我才不断地劝戒你。我这样做，决不是象商人那样为了牟利。"谢赫笑着说。

"难道您是要我收回这点礼物吗？"主人惊异地说。

---

① 《古兰经》第六章第一百六十节。

“我的意思是说，您给我的礼物我很满足，并不想再要求别的东西。”谢赫站起身来说，“阿卜杜·吉瓦德的儿子：愿真主慈悲，赐给你平安……”

谢赫趔趔趄趄地离开了铺子，转眼不见了。主人沉思了一会儿，心里琢磨着方才和谢赫的争论，然后他举起两手，虔诚地低声祷告：“真主啊！您饶恕我过去和今后的一切罪恶吧！真主啊，你是宽厚和慈悲的。”

八

下午，凯玛勒夹在小学生拥挤的人流里，涌出哈利勒·阿加小学。他们把道路堵住了，但是，眨眼功夫他们就散开了，有的奔向体育场，有的奔向新马路，还有的朝侯赛因大街走去。这时，一些小贩提着装满核桃仁、花生、坚果和糖果的筐子，在学校前面的岔路口上拦住了小学生们。一群群的小学生把他们围了起来。此外，还有一些小学生在学校里互相闹了矛盾，怕挨罚，不敢发作，忍耐了一天的火，这时一齐爆发出来，在马路上打起架来。凯玛勒很少卷入这种争斗，他在这个学校读了两年书，只打过两次架。这倒不是因为他和别人的矛盾少，其实并不少，也不是他讨厌打架，而是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地避免打架，他为此深深感到遗憾。这所小学的大部分学生年龄都比较大，一般都在十五岁以上，甚至有的快二十岁了，长了胡子。他们一个个神气活现，遇到穿短裤的小学生就欺侮。这样，凯玛勒和一些小伙伴就成了学校里受欺侮的可怜虫。这些大个儿学生，有的无缘无故地在学校操场上拦住凯玛勒，把他手里的书本抢过去，象球一样

远远扔去；还有的抢去他的糖果，不管他是不是同意就塞进自己嘴里。类似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他也很想打上一架，但是一想到打起架来自己会吃亏就又压下了这个念头。直到有一次一个年岁小的同学招惹了他，打架的欲望才如愿以偿。在和这个小学生打架时，他压制着的反抗情绪得到了发泄的机会，并且对自己的胆量和力气重又有了信心。不过打架也好，受欺也好，都还不是他受到的最大侮辱。他时常有意无意地听到一些侮辱和谩骂，有他理解的，就小心地避而不提，不理解的，就回到家里原原本本地学说一遍。这样的次数多了，也会激起他的愤怒，于是就去向教导主任告状。这位教导主任和他父亲是朋友。他虽然只冒险打过两次架，但最倒霉的是其中一次却偏巧碰上著名的武士人家的子弟。第二天下午，他发觉有一群小伙子手拿棍棒，分散在学校门口等着他。当对手朝他比比划划地要报复时，他看出了面临的危险，赶紧溜回学校，向教导主任去求援。主任企图说服这些人不要打架，但是不仅没有发生作用，反而被骂了一顿。教导主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叫警察来把他送回家去。同时，主任又到艾哈麦德的铺子里，把威胁他儿子安全的这件事告诉他，并且忠告他，让他相机忍让，设法找人调停。于是他去求一些好练武功的商人帮忙，让他们带他到对方家里去讲和。艾哈麦德依靠素有的宽宏大量和温和的性情，使对方原谅了凯玛勒，并且答应要把这个孩子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看顾，后来他派人给对方送去许多礼物，事情才算了结了。凯玛勒虽然逃脱了暴徒的棍子，却犹如饮鸩止渴，回到家里脚掌上破天荒地挨了父亲几十手杖。

凯玛勒走出了学校。听到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铃一响，他心里就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除了在学校大门外舒畅自由地呼吸

空气和回味他喜欢的最后那堂宗教课之外，在整个白天没有比这使他高兴的了。这一天，老师讲到"你说：我曾奉到启示，有几个精灵已经静听……"一章①，还讲解了注释，并且在讲解中包含着许多自己的认识，同时不只一次地用手指着凯玛勒问他听明白了没有。老师为了让凯玛勒特别注意听讲，就侧过身来面对着他，直到他牢牢记住了这章《古兰经》。他心里特别高兴的是，他能向老师提出问题，而别的小同学却做不到这点。老师讲到精灵和它们的幻影，讲到它们当中有的皈依了伊斯兰教，将和它们的人类弟兄一样，最后也能进入天堂。凯玛勒心里牢牢地记住老师说的每一句话，他边反复回味，边穿过马路奔向对面的点心铺。他热爱宗教，心里早就知道这堂课不光自己听了就算完了，还有责任回到家里讲给母亲听。这是他早在学房念书的时候就养成的习惯。他把自己得到的知识告诉母亲，母亲也把她知道的宗教知识的精华讲给他听。母亲这些知识是从她的父亲——一个爱资哈尔②的谢赫那里得来的。他和母亲互相讲完宗教知识以后，他再教母亲背一章她从前没有背诵过的《古兰经》。他走进点心铺，用早晨省下来的几个米里木买了核桃酥③。这时他心里产生一个热切的幻想：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个点心铺的掌柜，想吃哪块点心就吃哪块点心，痛痛快快地吃个够！他一吃到香甜的点心就产生这种幻想。他并不是想做买卖赚钱。他一边唱着歌一边继续在侯赛因大街上走着，心里非常高兴。这时他忘记了自己被关了一整天的痛苦：不能随便活动，

---

① 《古兰经》第七十二章第一节。

② 爱资哈尔神学院是伊斯兰教的最高学府，创办于公元十世纪，设在埃及开罗。

③ 原名巴斯卜斯，是一种加果仁（如核桃、杏仁等）的甜点心。

不能游戏玩耍，脑袋时刻处在老师的教鞭的威胁之下。尽管这样，但他并不完全讨厌学校，因为他在学校里可以受到夸奖和鼓励，这一点要归功于他哥哥法赫米对他的教导，而在父亲跟前却一点也得不到。当经过马图希央烟店时，他在这家铺子的广告栏下停住了，两只小眼睛往上望着那幅彩色广告画，这已经成了他每天这个时候的习惯。画上画着一位靠在睡椅上的美女，红艳艳的嘴唇衔着一支冒着烟的纸烟，一只胳膊搭在窗台上，拉起的窗帘外面是一片模糊不清的田野和尼罗河的支流。凯玛勒在心里把画上的女人叫作"阿依莎姐姐"。她们两个人很有些相似之处，都是金黄的头发和蓝蓝的眼睛。虽然他还不到十岁，但是他对画中美女的爱已超出了他这个小小年纪所产生的爱。他多么想这个漂亮的女人能真的活起来，多么想能在一间舒适的房子里和她一起快乐地生活，或是——只有他们俩——陶醉在大自然之中：蔚蓝的天空下是辽阔的原野、高大的枣椰树和淙淙的流水；他要在一片青翠的郊野里唱颂歌，他要乘着画角上那只影影绰绰的小舟在尼罗河上泛游，要去摇落枣椰树上的干枣，以及坐在这个美人面前尽情地望着她那两只迷人的眼睛。凯玛勒不如两个哥哥长得漂亮，也许一家人中只有他和海迪杰一样，脸上继承了母亲细眯的眼睛和父亲的大鼻子。但是，他的整个容貌却不如海迪杰那样秀气。他的脑袋很大，前额特别突出，所以他的眼窝显得更深。不幸的是，他的丑陋常常引起人们的嘲笑，有一个同学管他叫"梆儿头"，于是惹恼了他，发生一场风波，这就是他第二次冒险打架的缘由。事后他心中一直忿忿不平，回到家里便把自己的烦恼向母亲诉说。母亲也为他的烦恼而忧愁，她安慰他，强调说大脑袋的人聪明，真主慈悲，穆罕默德圣人就是大脑袋，他既然长得象圣人，难免招惹别人嫉妒。现在，他

决定不再看那张广告画，径直朝侯赛因清真寺走去。这座清真寺的起源早就在他内心引起无限的向往和崇敬。侯赛因在他心里占有至尊的地位，就象在他们一家人的心目中，特别是在他母亲心中所占的地位一样。侯赛因是穆罕默德圣人的后裔，可是他并不是由于了解圣人的生平才崇敬他的；他忘不了侯赛因，是因为他经常听说关于侯赛因的事迹，并从这些最高尚的事迹和最深的信仰中得到充实。这些事迹虽然已经流传了许多世纪，但是人们仍然喜爱它，相信它，甚至为侯赛因的悲壮牺牲而痛哭流涕。使凯玛勒非常难过的，是侯赛因受难的传说。据说这位殉难者的头颅从圣洁的身体上被砍掉以后，不肯在任何地方停留，一直滚到埃及，人们就地给他建立了陵墓①。凯玛勒怀着美丽的幻想站在陵墓前面，他希望自己的眼睛能够透过坟墓，瞻仰侯赛因的端庄的遗容。母亲曾对他肯定地说：由于真主的喜爱，那副面容并不因年久而损坏，永远保持着生前的丰采和光芒，照亮着黑暗的墓穴。凯玛勒既然无法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能在这儿多站一会，向冥冥之中作一番倾诉也可以得到满足。在默默的倾诉中，他不但向侯赛因表达了自己的敬爱，而且诉说了自己想象到魔鬼和害怕父亲的痛苦，他连每次季考也求侯赛因帮助，最后还恳求侯赛因给他托梦。他每天早晚都要路过侯赛因清真寺，这使他那特别激动的心情能稍稍平静一些。可是，只要他一看到这座清真寺，就要为侯赛因念法谛海。他心中怀着美丽的幻想，就是一天路过几次也不会因之消失。高墙总要和他的心灵攀谈，尖塔总要迅速在他心里唤起反响。他默念着法谛

---

① 传说侯赛因在伊拉克被杀后，他的头一直滚到开罗，遂在那里建起陵墓及以侯赛因命名的清真寺。

海走到侯赛因大街尽头，拐进汉·吉阿费尔大街，然后往法官公馆走去。他并不奔向奈哈西大街径直回家，却横穿过广场，朝冷清得可怕的红巷走去，以便绕过父亲的铺子。他一想起父亲，就怕得发抖，他相信就是见到魔鬼也不会比父亲愤怒的呵斥声更可怕。使他更加痛苦的是，他没有一天是甘心情愿地遵从父亲那些严厉命令的，因为遵从那些命令就得放弃他心里喜好的娱乐和游戏。如果他老老实实地遵从父亲的意愿，那么，一天到晚除了上学和温习功课以外，只有捧起两手盘腿坐着。因此，他无法遵从那种蛮横的要求，只要一得机会，他就偷偷地跑去玩耍，或是在家里或是到马路上。况且，除非他过分淘气，惹得家里人讨厌而把他的事告诉父亲以外，父亲也决不会知道他究竟怎样。有过这样一件事：一天，他搬了一个梯子，要爬到晒台上的长春藤和素馨花架子上去，正往上爬的时候被母亲看见了，她立刻惊叫起来，强迫他下来。事后她由于担心他这样淘气太危险，就不顾他父亲发脾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父亲立刻把他叫来，命令他伸出两脚，手杖象雨点般地落在他的脚掌上。他拼命叫喊，全家都能听到他的喊声，父亲却毫不怜悯。当他从父亲屋里走出来的时候，看到哥哥姐姐都在堂屋里忍不住地笑他；只有海迪杰没笑，她搂住他，在他耳边低声说："你真是讨打……谁让你往长春藤架子上爬呀，你还想顶破天哪！还想坐齐柏林飞艇[1]吧？"不过，只要他不玩这种危险的游戏，母亲是非常袒护他的，随便他怎样玩耍。这个孩子一想到父亲对待自己的态度，就觉得非常奇怪。不久以前，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对他是那样温和、慈爱，总逗着他玩，常常给他买各种糖果。他总也忘不了在举行割

[1] 齐柏林是硬式飞艇的总称。

礼的那一天父亲是怎样关怀他；房间里摆满了父亲给他买的巧克力糖和新衣服，他完全沉浸在父亲的爱抚中，尽管他当时心里很害怕。后来，一切很快地改变了，严厉代替了爱抚，呵斥代替了说笑，毒打代替了逗弄，因此他认为割礼就是专横的媒介。他为这件事苦恼了很久，他猜想人们可能是想借用割礼把他的过去和将来截然分开。他对父亲的尊敬，固然是出于惧怕，但也不单纯是惧怕，父亲的强健魁梧的身躯，威严的仪表，以及华贵讲究的服饰，使他崇拜父亲，相信父亲是全能的，这其中也许还有母亲谈论丈夫时给他留下的印象。他想象不出世界上有比父亲更健壮、更威严和更富有的人。家里每个人对父亲的敬爱，几乎到了甘心为他做奴隶的程度，在环境的影响下，这种敬爱渗入孩子幼小的心灵，不过一直被畏惧遮掩了起来。黑暗的红巷拱廊，是魔鬼夜间寻欢作乐的场所，但为了绕过父亲的铺子，他决定走这条路。他走进红巷拱廊，就大声地念："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无二的主！"①黑暗的圆顶下响起回声。他远远地望着拱廊那一头的出口，马路上的光亮从那儿射进来。他迈开大步朝出口奔去，嘴里反复地念着索拉，驱逐在他心里和他攀谈的魔鬼。用背诵《古兰经》来护身，魔鬼就无法伤害人了，然而要想抑制父亲的冲天怒火，即使背诵整部《古兰经》也无济于事。他从拱廊里出来，走到红巷的另半段，望见了巷口外的两宫之间路和哈马姆·苏尔坦门，接着映入眼帘的是自己家的那几个深绿色的阳台和吊有黄铜门环的大门，他露出了愉快的微笑。房子前面有一个卖烤白薯的烤炉，过一会儿，孩子们从各自的家里跑来，一面玩耍一面吃烤白薯，这也是使他高兴的事。这时，马路上

① 《古兰经》第一一二章第一节，照伊斯兰教的说法，诵读这一章可以避邪。

有一辆公共马车慢慢地驶向两宫之间路，他灵机一动，想起一个淘气的主意。他毫不迟疑地把书包往左腋下一夹，跟在马车后面奔跑，追上之后，一纵身跳上了马车的后脚镫。但是，售票员没让他高兴多久，立刻过来向他要票，并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凯玛勒恳求售票员说，车子一停就下去，车子跑着没法下。售票员气哼哼地转过身去，大声招呼赶车人把车子停下。孩子趁机踮起脚打了售票员一记耳光，猛地跳下车子跑了。从身后传来售票员恶狠狠的咒骂声……他这样干并不是事先想好的，也不是要取巧占便宜，而是因为早晨看见一个孩子这样干过，觉得很有趣，也来模仿一下……

九

日落以前，除了父亲以外，全家人都集聚在楼下堂屋里参加所谓的“家庭茶会”。堂屋四周是兄弟姐妹们的卧室和客厅，还有一个小房间是他们温习功课的书房。堂屋里铺着花花绿绿的席子，靠边放着带坐垫的靠背椅，天花板上吊着一盏配有合适灯罩的大油灯。母亲坐在中间的沙发上，面前放着一个大火盆，火盆正中用燃尽的炭火半埋着一把咖啡壶；右边有一张圆桌，上面放着一个黄瓷盘，盘子里摆着几个茶杯。儿女们，不论是按照风俗习惯可以陪她一起喝咖啡的亚辛和法赫米，还是不能同她一起喝咖啡的两姊妹和凯玛勒，都一起坐在她的面前闲谈。这是一家人感到最幸福的时刻，享受着天伦之乐，体味着闲谈的情趣。在母亲的羽翼之下，他们沉浸在真挚的母爱和手足深情之中。他们有的盘腿坐着，有的靠在椅子上，显得轻松愉快，十分闲

适。海迪杰和阿依莎总是提醒大家快喝，一看到谁的杯子干了就给他斟满。亚辛手里拿着一本民间故事集《两个孤女》，边聊天边看书。这个青年人喜欢利用空闲时间阅读小说和诗集。这并非是他感到自己的文化程度低，而是为了消遣和追求时髦。在那个时候，小学毕业已经很了不起了。他穿着一件象皮水袋①似的肥长袍，显露出浑身结实的肌肉。他的体态和他的面貌看来很相称：棕色的脸庞上有一双动人的大黑眼睛和两道浓密的一字眉，还有两片贪吃的厚嘴唇。虽然他还不满二十一岁，但是全身上下都充分地表现出他那年富力强的男性美。凯玛勒紧靠亚辛坐着，不时地听哥哥讲一段奇闻轶事。他听起这些故事来永不满足；当他要求哥哥讲故事的时候，无论哥哥表现得多么不耐烦他也不在乎，只要能满足他每天这个时候燃起的欲望就行。可是亚辛很快就把他撇在一边，或是和别人谈话，或是全神贯注地看书，只是偶尔地应付他几句。与其说他刨根问底非要哥哥答复，不如说哥哥对这些新的问题无法回答。于是他常常用羡慕和苦闷的眼光凝视着看书的哥哥，当见到哥哥越看越入神，好象打开了一个神秘世界的时候，他为自己不能看小说而难过！书摆在他的面前，可以任意翻动，但却不能理解其中的内容，不能让它把自己带入神秘的境界，他是多么苦恼啊！亚辛激起他的幻想，给他带来种种乐趣，但也勾起他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使他感到苦恼。他常常仰望着哥哥，用郁闷的口吻问："后来怎么样了？"哥哥长出一口气，说："别老缠磨人啦！别心急，今天不给你讲了，明天再说！"再也没有比等到明天更使他感到难耐的了，"明天"这个词，在他心里常常是"焦急"的同义语。他常常等哥

① 中近东各国背水工人用的整张牛皮制成的大水袋。

哥们离开以后问母亲，要她讲讲“后来怎样了”。但是母亲既不知道《两个孤女》，也不知道亚辛看的其他小说，当她被儿子缠得实在没法时，就把自己记得的那些强盗、魔鬼的故事讲给他听，把他的兴趣渐渐吸引到这些故事里来，使他得到较多的满足。他常常觉得在“家庭茶会”上没人注意自己，他们只顾谈那些讲不完的闲话，几乎谁也不看他一眼。因此，他不惜编一套谎话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哪怕是短暂的注意也好。这时，他冷孤丁地打断别人的谈话，仿佛突然想起一件惊人的大事似的，扯着尖嗓子联珠炮似地说：

“嗨，真吓人！今天我回家的时候，碰上一件事，简直叫人永远也忘不了！有个孩子跳上公共马车的后脚镫，打了售票员一个耳光就飞快地跑了。售票员在后面追，追上以后狠狠地踢了他一脚，正踢在他的肚子上……”

他转动着眼睛向人们的脸上扫视了一下，看看他的话是否产生了效果，见到人们若无其事地继续谈话，谁也不注意这个惊人的新闻，并且看到母亲刚想转过脸来听他的，阿依莎却伸出手来扳住她的下颏，把她的脸又转过去了；再看亚辛，虽然仍旧低着头看书，嘴角上却挂着一丝嘲讽的微笑。于是他气坏了，大声嚷叫说：

“那个孩子一下子就倒下去了，人们围过来看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啊，……你说什么？那个孩子死了？”母亲把茶杯从嘴边拿开，大声问。

看到这故事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他高兴了，精神振奋，好象一个已经绝望的进攻者，突然在难以攻破的城池下发现了薄弱的据点似的，他说：

"真的死了，我亲眼看见的，流了好多好多血！"

法赫米用狡黠的目光盯着他，仿佛说"你这种故事我听过不止一次了"，然后嘲讽地问他：

"你不是说售票员踢在孩子的肚子上了吗，那么血是从哪儿流出来的？"

这一问，他因引起母亲的注意，两眼闪耀出的胜利光辉立刻暗淡下来，只剩下了慌张和气恼；但他还是凭着想象为自己解了围，眼睛又明亮起来：

"售票员踢了他的肚子，但他脸朝前倒下去的时候把脑袋摔破了！"

"也许血是从嘴里流出来的。就是身上没有伤，嘴里也会吐血的。不必担心，你胡编的故事，自然有办法自圆其说……"亚辛说，眼睛并没有离开《两个孤女》。

凯玛勒抗议哥哥说他是胡编的，他发誓赌咒地说这是真事；但是他的抗议被混合着粗细嗓音的喧闹的笑声淹没了。这时，海迪杰那种好嘲讽人的天性又发作了，她说：

"在你嘴里死的人可太多了。假如你说的这些新闻全都是真的，奈哈西大街上的人早就全死光了……我们的真主要为这些谎话跟你算账的，看你到时候怎么说？"

凯玛勒掌握着海迪杰的缺点，不愁没有办法回击她。同往常一样，只要她一嘲笑他，他就讽刺她的鼻子作为报复，于是他说：

"我就跟真主说：一切都怪我姐姐的大鼻子！……"

"你自己也是大鼻子，咱俩还不是一样倒霉！"姑娘笑着说。

"说得对，妹妹！……"亚辛马上接过来说，但他一见海迪杰

扭过脸来要向他开火，就连忙改嘴说："我又惹你生气啦！……干什么生气呢？……我不过是支持你的意见……"

"要说别人，先看看你自己……"姑娘生气地说。

他作出一副为难的样子，扬了扬眉毛，嘟哝说："凭真主起誓，这个鼻子真是最大的罪过……"

法赫米装作不明白的样子，用似乎不想加入论战的口气问："你说什么？哥哥，这个鼻子怎么是罪过呢？"

法赫米很少参加这样的争论，所以亚辛很热心地回答他说："说这个鼻子是罪过，因为，你想想看，谁要是让哪个倒霉的男人娶了这样一位新娘，他该负什么样的罪责！"

凯玛勒嘿嘿地笑起来，他的笑声象一只破哨子；母亲不忍心瞧着女儿成为众矢之的，便设法把话题拉回来，她平静地说：

"别胡扯了，你们这些话都离题了，我们还是研究研究凯玛勒先生的新闻是真是假吧。我想他既然发了誓，就用不着怀疑，一定是真的……我看凯玛勒总不会随便发誓……"

凯玛勒心里感到有愧，从报复中得到的愉快消失了，尽管哥哥和姐姐们还在说笑，但是他已经心不在焉。他不好意思地同母亲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就独自忧虑起来，陷入沉思。他知道发假誓的严重后果：触怒真主和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拿侯赛因发假誓，更使他感到不安，于是他心里也就越发痛苦。但是，他常常遇到象今天这样的窘境，不发假誓就过不去，在不知不觉中迫不得已地堕入这一深渊。不过，他并没有拿这不当一回事，每当他想起自己这种罪过，就不免要感到痛苦不安。他希望把过去的罪过一笔勾销，重新开始纯洁的、新的一页。他想起了侯赛因，想起了自己站在侯赛因清真寺的尖塔下的情景。这时，眼前出现了插入云霄的尖塔的影子，他恳切地哀求侯赛因饶恕他的过错，

他觉得自己所犯的罪过太大了，和那些胆敢以不可饶恕的罪恶渎亵敬爱的侯赛因的人一样。后来，他从一心一意的乞求中清醒过来，又注意周围的一切，留心听他们的谈话。他们只重复地谈一些旧事，间或也谈一些新鲜事，但很少能引起他的兴趣。谈话中间总少不了说家里那些远远近近的往事和邻居们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此外，也谈论两个哥哥在专横的父亲面前挨训的情景，这可引起海迪杰的兴趣，她用戏谑和幸灾乐祸的口吻描述得绘声绘色。这些和那些，通过孩子的想象在他的脑子里以奇怪的形式变成具体认识。这种认识的产生，从两个极端——海迪杰的尖酸刻薄和母亲的宽厚仁慈，给孩子以深刻的影响。这时，凯玛勒听见法赫米正在对亚辛说：

"兴登堡[①] 最近这次进攻很重要，可能会决定这次大战胜负。"

亚辛十分同意弟弟的看法，但是他表现得很平静，好象并不太关心。其实，他同样也幻想德土联盟战胜，恢复哈里发国家[②]故有的尊严，使阿拔斯和穆罕默德·法里德[③]重回祖国。但是，这些幻想丝毫没有占据他的心，只是偶尔说说而已。他摇晃着脑袋说：

"转眼四年了，我们总是这样说……"

"任何战争都要有个结束，这次大战自然也会结束。我认为德国人决不会战败！……"法赫米满怀热望地说。

"当然，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万一我们看到德

---

① 兴登堡（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军东线司令官。

② 哈里发国家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伊斯兰教国家。

③ 穆罕默德·法里德是埃及祖国党的领袖之一，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英国殖民者放逐。

国人正象英国人宣传的那样失败了，你说该怎么办？”

这一问使法赫米激动起来，他提高声音说：“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摆脱英国的统治，恢复哈里发国家故有的尊严，我们会找到出路的……”

“你们为什么喜欢德国人？他们总派飞艇到我们这儿来扔炸弹。”海迪杰插嘴质问道。

法赫米象往常一样，强调德国人扔炸弹是为了炸英国人，而不是炸埃及人。于是话题又转到齐柏林飞艇上，谈论飞艇的形状、速度和重要性。最后，亚辛从座位上挺直身子，站起来，回卧室换衣服去了。这是他要出门夜游的先兆。不一会儿，他打扮齐整出来了，衣服华丽，容光焕发。他魁梧的身体、成熟的男性特点和脸上的胡髭，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他和大家打了一个招呼就走了。凯玛勒瞪着两眼目送他走出去，心中十分羡慕哥哥可以自由行动。他注意到，自从哥哥当了奈哈西中学的办事员以来，再也没有人过问他的行动，晚上他可以随便游逛到什么时候回来，这有多么甜美，多么幸福！行动不受限制，随心所欲地出去玩，并且有看小说和读诗集的能力，这是多么幸福的人啊！突然他问母亲：

“我要做了事，也可以象亚辛那样晚上出去玩吗？”

“你现在考虑象爸爸那样晚上出去玩还太早！”母亲微笑着说。

“可是，亚辛怎么能象爸爸那样晚上出去玩呢？”他不服气地大声说。

“你赶快长大吧，等你长成大人做了事，那时候真主自然会指引你的！”母亲窘困地扬了一下眉毛，含混地说。

凯玛勒迫不及待地问：

"为什么不能再过三年，我小学一毕业就做事呢？"

"不到十四岁就做事？……要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尿了裤子怎么办？"海迪杰嘲笑他说。

没容凯玛勒反驳姐姐，法赫米就轻蔑地说：

"哼，你这个糊涂虫……你为什么不考虑象我这样进法学院呢？……亚辛直到二十岁才小学毕业，是不得已的事，不然他也要念完大学的……你想想看，你向往的是些什么，没出息！"

十

法赫米和凯玛勒登上晒台，快要落山的太阳，变成了一个没有生气的、软软的大圆盘。它的火焰熄灭了，由炽热变得冷却下来。覆盖着长春藤和素馨花的屋顶小花园沉浸在苍茫的暮色中。哥哥和弟弟走到晒台的另一边，那里比较开阔，光线还不太暗。他俩走到连接邻家屋顶的围墙旁边，那边就是邻居的晒台。十一月的天气，特别是在傍晚，已经有些凉意，可是每天日落的时候，法赫米总借口在清爽的空气里温习功课，带着凯玛勒到这儿来。他叫弟弟背朝围墙站在那里，自己站在他的对面，眼睛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邻家晒台上的一切动静。这时，晒衣绳前面站着一位二十岁上下的姑娘，正在专心收衣服，把收下来的干衣服放在一个大篮子里。凯玛勒象往常一样装作没事的样子大声地说着话，但是姑娘一直埋头干活，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突然到来的男人。法赫米巴望能经常这个时候来到这儿乘她这时到晒台上做些事情的机会，也许能赢得她的青睐。但是，要想确定她是否看过自己，却不象肯定自己的脸因过分喜悦而红晕

和因突然的兴奋而心跳那样容易。法赫米一面心不在焉地听着弟弟说话，一面不安地偷看姑娘。她来回走动着，绳子上的衣服和米拉叶[1]不时地遮住她，或者遮住她的一部分而露出另一部分……这位姑娘长得身材适中，肤色洁白，一双乌黑的眼睛闪耀着爽快、活泼和热情的光芒。但是，无论是她的美貌，还是他感到获得美人顾盼的兴奋心情，都不能消除他心中由于她的大胆出现在眼前而引起的烦恼；当着她的面，这种烦恼还轻些，而当他独处的时候就加重起来。好象是他这个男子不应该看象她这样年轻的姑娘，而这位年轻姑娘倒可以不回避他这个男子似的。他常常纳闷：她为什么会这样？她为什么不象海迪杰或阿依莎那样？她们俩人不管谁处在这种情况下都一定会惊惧地逃开。这是一个多么神秘的灵魂啊，它使她违背了传统的习俗和神圣的礼教！如果她表现出那种她所缺少的羞涩，或者他由于看见她而感到的无比的高兴，那他能平静得下来吗？不过，他又常常替她找一些理由：什么由于是老邻居呀，她是独生女呀，有时还想到两家的友谊。他不断用这些理由同自己的心灵讨论、争辩，直到他的心灵认可、服从。他不象她那样大胆，他仍要偷偷地向附近的几家晒台溜上几眼，看清确实没人注意才能安下心来，因为他没有忘记这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对邻家姑娘的无礼行为，特别是对象穆罕默德·雷德万这样的好邻居。因此，他总是感到不安，觉得自己的行为有失检点，害怕一旦被父亲知道将会有一场大祸。爱情不怕淫威，这是自古以来的一件怪事。任何威吓也打不断他的情丝，也不能使他放弃此刻的幻想，因此他仍然注视着她那不时被衣服遮住的倩影。她收起大部分衣服以

[1] 米拉叶是阿拉伯妇女穿的罩袍。

后，就和他面面相对了，她的两只纤手忽起忽落，手指一会儿屈起，一会儿伸开，慢慢地收着衣服，好象在故意磨蹭。他觉察到了这一点，不过心里既有些怀疑又抱着幻想。他满心欢喜，却没有让他的心飞到九霄云外，只是暗自感到鼓舞。虽然她始终没有抬眼看他，但是她那不自然的样子，脸上泛起的红晕，以及故意躲避着不看他的神情，都表明她深深感到他的存在，或者说他的存在在她的感觉中起了反应。他觉得，在她那沉默不语的安详神态中饱含着严肃，仿佛她并不是曾到他家里来拜访过他的姐妹，和她们一起欢笑的那个姑娘，不是那个声音充满整个房子，笑声激起回音的姑娘。当时他待在门外，手里拿着一本书，准备有人开门出来就装作温习功课的样子。他全神贯注地倾听她的笑语，尽管她的声音和另外两位姑娘的声音夹杂在一起，难于分辨，他的注意力却象磁石一般可以把混杂在不同物质中的铁屑吸到自己身上来。也许他在穿过堂屋的时候瞥见过她的身影，也许他俩的目光在刹那间曾经象闪电似地相遇过，这样短促的接触就足以使他心荡神迷，就仿佛是递给他的一封宝贵的情书，使他头脑眩晕。只偷看了她几眼，她的面影便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和心中；虽然那不过是一闪而过地瞥了她几下，他的灵魂和感情却为之激动不安。而她的轻轻的一瞥，那目光比久久的注视和仔细的端详还要有力，仿佛一道瞬息即逝的耀眼的闪电，使他的心灵陶醉在奇妙的愉快里。但是，正如伴随着明媚的春光而来的“五旬风”①一样，随着这种愉快而来的，是他无法摆脱的烦恼。他不禁想，完成自己的学业还需要四年的时间，而在这四年里，不知道要有多少人会伸出手来摘取这只成熟的苹果。假如家里没

① 每年四月埃及人换夏装时刮的季节风，要断断续续地刮五十天左右。

有父亲造成的那种压抑的气氛，那么他或许不难有办法使自己安心，但是他总害怕遭到父亲严厉的申斥，使自己的希望化为泡影。他一面从弟弟的头顶上偷偷地望过去，一面思忖她心里在想些什么。难道她真的一心在收衣服，没有别的心思？……难道直到现在她还没有感觉出是什么东西吸引他一晚上一晚上地伫立在这里？她心里怎样看待他这种大胆的行为呢？……他幻想在朦胧的暮色中跨过围墙接近她，想象着她可能采取的几种态度：也许等候他前来，也许看到他到来感到吃惊，想要避开。他想象着以后的情形，想象着自己怎样向她倾吐衷肠，叙说思慕之苦，甚至在这以后会获得她的拥抱和亲吻。不过，这纯粹是幻想，象他这样一个受着教规和礼教束缚的人，当然知道这是荒诞非礼的想法。这里一片寂静，但是在这种沉默中却有一股电流，即使不说话也能使人感觉出来。凯玛勒的小眼睛里闪出困惑不解的目光，对哥哥这种少有的发痴的神情感到纳闷。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但却捉摸不透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终于忍耐不住地大声问道：

“你要我学的生字我早就背熟了，你怎么还不提问呀？”

凯玛勒这一喊，使法赫米惊醒过来，于是从弟弟手里接过笔记本，开始提问某些生字。这时，他发现一个绝妙的单字，由此而想起一个向她表达心意的办法。啊，这是多么妙的办法！他故意大声向弟弟提问：

“心？……”

凯玛勒回答着，说出一个个字母；法赫米却在姑娘的脸上寻找反应。接着，他又大声问：

“爱？……”

“笔记本上根本没有这个字……”凯玛勒有些着慌，用反驳

的口气说。

“这个字我已经教过你好几次，你应该记住啦！”法赫米笑着说，

凯玛勒皱起眉头，象是要把双眉弯成两张弓去射住那个跑掉的单字。可是，哥哥却不等他想出来，又提高嗓门问：

“结婚？……”

这时他似乎看到她的唇边浮起一丝微笑，他的心激烈而迅速地跳动了几下；他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快感，终于能把自己胸中燃烧着的热情传递给她了。不过他暗自思忖：为什么直到说出“结婚”这个词儿她才有了表情呢？是她没理解前面说的那两个单字，还是最后这个词儿才引起了她的注意？他只顾这样思索着，而凯玛勒却想得不耐烦了，反抗地说：

“这些词儿太难了……”

他心里对弟弟这句天真的话怀有同感，这句话提醒了他，使他想起自己的处境，于是他的兴奋和愉快心情立刻消沉下来，或者说几乎完全消失了。他刚要开口，忽然看见她弯下腰去，提起篮子，朝着围墙这面走来，然后把篮子放在围墙上，用手压平衣服。她站得离他这样近，不过只有一臂之隔。只要她愿意，她完全可以选择围墙的另一处去做她的事，但是她好象有意要和他面面相对似的。她这种大胆的举动，使法赫米感到惊慌失措，他的心又迅速而激烈地跳动起来。他感到生活的宝藏给他显示了一种新的、他从未了解过的色调：温存、美好而又充满生气和快乐。但是，她只在他面前站了一小会儿，紧接着便毫不迟疑地提起篮子，转身径直朝晒台门走去，消失在门里了。法赫米呆呆地望着那扇门，完全把不住地抱怨生字太难的弟弟抛在了一边，他真想独自这样待下去，好多回味一下这段罗曼史。他假装吃惊地看

了看天，仿佛刚刚发现天色已经黑了，喃喃地说：

“我们该回去了……”

十一

凯玛勒为了不离开母亲和姐姐们，就在堂屋里温习功课，把书房让给了法赫米一个人。“家庭茶会”以后，母女几个仍然留在这里，闲谈一些闺中之事，她们从这些谈话中得到无与伦比的乐趣。她们紧紧地坐在一起，看上去好象是一个人长了三个脑袋。凯玛勒在她们对面的沙发上盘腿坐着，把翻开的书本放在两腿中间，读一会儿，合起眼来用心背诵一会儿，在读和背诵中间偶尔看看她们，听听她们的谈话，借以自娱。法赫米不同意弟弟离开他的监督单独温课，但是，弟弟在学校里学业优良，使他无法干涉他选择称心的地方温课。其实，用功是这个孩子的唯一优点，很值得夸奖，假如不是他过于顽皮，这个优点一定会得到父亲的鼓励。他虽然知道用功，而且天资聪慧，但是也有感到厌烦和不愿意老老实实地温课的时候，羡慕母亲和姐姐们的安闲自在。有时他也独自幻想，希望在这个世界里男人的命运能和女人的命运一样，可是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他仍旧忘不了自己身为一个男孩子享有的那些特权，因而他常常为了某种原因以此攻击姐姐们，以显示自己的骄傲和优越。他用较量的口气问她们：“你们谁知道开普殖民地的首府在哪儿？”或者“英语的‘青年’怎么说？”这时他会看到阿依莎低头沉默着，海迪杰则公开承认自己无知，然后她就嘲弄他说：“除了脑袋长得和你一样的人，谁能知道这些鬼符？”母亲却直爽而又自信地说：

"假如你肯象教给我教义那样，把这些东西教给我，我决不会比你知道得少！"母亲虽然是个无知和盲从的人，却很重视祖先遗留下来的民族风习，她不认为自己需要知道更多的知识，也不认为儿子的新知识应该补充到她懂得的教义、历史和道德等等中去。她非常相信她知道的那些教义、历史和道德，因为那是在做姑娘时从父亲那里得来的。她的父亲是一位背诵《古兰经》的有学问的谢赫，真主使这些学者优越于全世界的人，要用其他知识来代替他们的学识，实在是荒谬的。但是，她为了避免争论，并没有公开说出过自己这种想法。因此，她往往不相信儿子们在学校里学来的某些东西，不论是他们对事物的解释，还是转述的进化论者的观点，同样都使她感到厌烦。不过，小儿子从学校学来的教义和她所知道的没有什么出入，因为老师讲的无非是《古兰经》及其注释，以及宗教的基本原则。除了这些以外，她还知道许多前人的奇闻轶事，这些奇闻轶事在她的信仰中是宗教实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许她认为只有这些奇闻轶事才是宗教的实质。她崇拜的是圣人的奇迹和圣辅先贤①的感应，是驱鬼降魔和治病消灾的各种符咒。孩子信赖母亲，因而也相信这些，一方面这是出自母亲之口，另一方面这些新的内容和他在学校里学的宗教知识没有矛盾。此外，宗教课老师的理解和认识，正象他在讲课中常常表露的那样，同母亲的理解和认识大致相同。他喜爱母亲讲的奇闻轶事，而枯燥的讲课却不能引起他的兴趣，所以听母亲讲故事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给他带来乐趣和幻想。除开宗教以外，在其他方面常常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引起争论。例如，有一次谈到地球，母子俩的说法就大不相

① 圣辅指的是穆罕默德的从徒，先贤指的是历代的"沃力"。

同了。地球到底是自己在空中转呢，还是顶在一头公牛的脑袋上?母亲见儿子怎么也不肯相信她的说法，只好表示让步，然后去法赫米的房间，问他顶着地球的那头公牛的事，让他说是不是公牛一直头顶着地球。法赫米处此情况，就顺从着母亲，用她爱听的说法答复她，说地球是靠真主的奇妙的力量悬在空中的。母亲很满意这个答复，愉快地离开了儿子的房间。但是，究竟有没有顶着地球的那头大公牛，在她的思想里仍然没有解决。凯玛勒所以喜欢到这里来温课，并不是想要在这里显示自己的学问，也不是想挑起见解方面的争论，实际上，他只是不愿离开母亲和姐姐们，即使在学习的时候也不想离开；他一看到她们就产生一种无可比拟的快乐。母亲，他爱母亲甚于爱世界上的一切，他不能想象离开母亲将如何生存。海迪杰，在他的生活中起着和母亲相同的作用，尽管她嘴尖舌厉，爱刻薄人。阿依莎虽然向来没有服侍人的热情，但对他的爱护却无微不至，所以他也用爱来报答她的爱，甚至喝一口水，也要先等阿依莎喝过他才就在她抿湿的瓶口上喝。这天的闲谈和每天晚上一样，到将近八点钟的时候，两个姑娘才站起来，向母亲道过晚安，回卧室去了。这时，凯玛勒急急忙忙把书温完，然后拿起教义课本，走到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母亲跟前，用动听的声调对母亲说：

“今天我们学了一章伟大的《古兰经》的注释，您一定喜爱它……”

“每一章《古兰经》都是伟大的……”母亲在沙发上坐直身子，以肃然起敬的态度说。

母亲的郑重态度使他高兴，感到无比幸福和得意。除了每天这最后一堂课外，他得不到这种快乐，因为他从这一堂教义课中得到了许多使他愉快的因素，他至少可以扮演老师的角色，

尽量回想着老师的举止，显示出骄傲和有本领的样子；另外，他还可以幸福地听母亲给他讲述传闻轶事，而且只有他自己和母亲在一起，没有别人在场。凯玛勒带着明显的卖弄的神情看着书本念道："奉至仁至慈真主之名。你说：'我曾奉到启示：有几个精灵已经静听，并且说：我们确已听见奇异的《古兰经》，它能导人于正道，故我们信仰它，我们绝不以任何物配我们的主'。"① 他一口气把这一章读完。母亲的眼睛里露出疑惑的神色，因为她提醒过他，不要随便说出魔鬼和精灵的名字来，以免遭到厄运。她为吓唬他曾提过几次精灵的名字。可母亲出于疼爱和怕吓着他，从没有随随便便地向他提到它们。现在儿子读这章神圣的《古兰经》，念出了危险的名字，她真不知道怎样禳除灾祸，怎样使他不再诵读下去，更不知道如果孩子象往常一样要她跟他一起背诵这一章《古兰经》该怎么办。孩子看到她满脸困惑的神色，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淘气的念头，故意大声重复念起这一章来，并把那个危险的名字读得格外真切。望着母亲惴惴不安的样子，他希望她最后能用求饶的口吻要求他别再念下去。但是，惶惑不安的母亲，只是默不作声，于是他便按照自己听来的继续把注释讲给母亲听，他说：

"妈妈，您明白了吧？精灵里面有的听过《古兰经》，并且皈依它了。也许咱们家里的精灵就是穆斯林，要不然它们不会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的。"

"也许……不过，他们当中也可能有不是这样的，所以最好我们还是不提他们……"母亲有些不安地说。

"我们老师说，提他们的名字没有什么可怕的……"

---

① 《古兰经》第七二章第一、二节。

“老师也不是什么都懂！”母亲用责备的目光盯着他说。

“那么，尊贵的阿亚特中有这个名字也不能提吗？”

母亲对儿子的提问感到很为难，但又无法回避，只好回答说：“真主的话全是吉庆的。”

凯玛勒听到母亲这样说，已经满意，便继续讲注释：

“我们老师还说它们浑身是火！”

母亲不安到了极点，念了好几遍救护词和台斯迷，凯玛勒却只管继续讲述：

“我问过老师，皈依伊斯兰教的精灵也可以进天堂吗？老师说，是的。我又问：它们浑身是火怎么能进天堂呢？老师生气了，说：真主是万能的……”

“真主的能力无边……”

“如果我们在天堂里遇见精灵，它们的火会不会烧着我们？”他两眼盯着母亲问。

“天堂里没有伤害，也没有恐怖……”母亲笑了，满怀信心地说。

凯玛勒两眼出神地幻想着，忽然改换了话题，问：

“我们到后世能亲眼看见真主吗？”

“这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一点疑问……”母亲同样自信地回答。

凯玛勒充满幻想的目光中闪现出向往的神色，仿佛是从黎明前的黑暗中透露出来的曙光。他心里在想：什么时候能够看见真主呢？真主是什么样子？想到这里，他改换了话题，又一次突如其来地问母亲：

“爸爸怕真主吗？”

母亲吃了一惊，不高兴地说：

"这是什么话！……你爸爸是一个虔诚的穆民①，孩子，虔诚的穆民都敬畏真主……"

"我想不出爸爸还会怕什么……"他困惑地摇摇头，低声说。

"求真主饶恕你！……求真主饶恕你！……"母亲责怪地连声说。

他朝母亲温和地笑着，表示请求宽恕自己说错了话。接着，他要母亲和他一起再背一个新的索拉，于是母子两个人一节一节地反复背诵着；背累了，他才站起来由母亲陪着回房睡觉去了。他躺在小床上的被窝里，母亲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给他念阿亚特·库尔希②。她念完之后，俯下身来，在儿子的面颊上使劲地吻了一下；儿子也搂住母亲的脖子，久久地吻着，这是出自一颗幼稚心灵深处的吻。母亲晚上和儿子告别的时候，总要被他纠缠着不放。儿子千方百计让母亲在身边多待一会儿，直到被母亲搂着安安稳稳地睡去。凯玛勒发觉，达到这个目的最好办法，就是在母亲抚着自己的头念完阿亚特·库尔希时，要求她再念第二个索拉，第三个索拉……当他一见母亲微笑着要托辞走开时，就百般哀求，说一个人待在屋里害怕，或者说总做恶梦，要她多念一个尊贵的索拉来保佑他。为了缠住母亲，他还时常装病。他不但想用这种办法来改变或改善自己所受的亏待，而且把这看成是对自己被损害的神圣权利的补偿；他的全部权利，自从人们强要他同母亲分开，睡到两个哥哥卧室里的单床上来的那一天起，就被无情地剥夺了。想起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些日

① 穆民意为信仰者，这里是指信仰真主和穆罕默德的人。

② 阿亚特·库尔希是《古兰经》第二章第二五五节。

子，他心里多么痛苦啊！以前他和母亲睡在一张大床上，枕着母亲的胳膊，母亲用柔和的声音在他耳边尽情地讲述着列圣先贤的奇闻轶事。父亲夜游归来时，他已经睡着了，等他醒来，父亲早已起床去了浴室，除母亲和他自己以外，他看不到第三个人。那个世界完全是属于他的，谁也不能和他分享。再说，人们只是要他莫名其妙地和母亲分开，并不让他知道他们的用意。他观察着母亲，想要看出母亲对他离开自己身边有什么反响，奇怪的是母亲却非常愿意，一直在鼓励他，说一些想使他高兴的话："现在，你已经长大了，独自睡一张床是你的权利。"谁能说他会为自己长大了而高兴呢？谁能说他贪图独自享受一张床呢？他暗自啜泣，眼泪滴湿了第一个单人枕头。他对母亲发誓说，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这件事，但是他却不敢爬到原来的大床上去睡，因为他知道这个冷酷无情的措施是父亲的主张，不容违抗。他为此那么苦恼，以至在梦中也被这种苦恼困扰着。他十分怨恨母亲，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敢怨恨父亲，而是因为他认为母亲同样使他失望。不过，母亲却知道怎样安慰他，使他慢慢安下心来。最初几天，不等他睡着，母亲决不离开，并且对他说："我们没有分开呀，你怎么说分开了呢？看，我们不是在一块儿吗，我们要永远在一块儿。只有睡着了的时候我们才分开。即使我们睡在一张床上，睡着了还不是一样分开么！"现在，这些往事遗留下来的怅惘情绪早已消失，他已经习惯于新的生活方式了。但是，到了晚上他仍然不放母亲走开，想尽办法要让她在自己身边多待一会儿。他紧紧地攥住母亲的手，就象小孩子紧抓住抢到手的玩具那样。她抚摩着他的头，一节一节地念着《古兰经》，直到他迷迷糊糊地睡去，她才带着温和的微笑离开。她出了这间卧室，走向另一间卧室，轻轻地推开门，转向右边，朝着一张看不清晰的床上温和

地问："睡着了吗，你们俩？"

"怎么能睡得着？净听阿依莎小姐打呼噜了！"海迪杰回答。

接着是阿依莎的声音，她睡意蒙眬地说："谁说我打呼噜了？是她唠叨起来没完，不让我睡……"

"我怎么教你们的，别闹了，快睡吧！"母亲责备说。

她关好门，又走到书房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然后推开门伸进头去微笑着问：

"还要什么吗，孩子？"

法赫米从书本上抬起头来，满脸带着亲热的微笑，感谢母亲。她一面关上门轻轻走开，一面为儿子祈祷：让他诸事如意，长命百岁！然后她穿过屋堂，来到外面的走廊，顺着楼梯回到楼上自己的卧室，嘴里仍然不停地念着《古兰经》……

十二

亚辛离开家的时候，实际上心里早有了打算，他照例要到他每晚必去的地方，但是看他的样子却好象并没有固定的去向似的。他每走在街上，总是这副样子，这是他的习惯。一路上，他斯文地迈着四方步，带着高傲自负的神情，似乎他任何时候也没有忽略自己有一个魁梧的身躯，一张精神饱满、具有鲜明男性特点的面孔，以及那身讲究的漂亮的服饰。无论冬夏，他手里总拿着一把弯柄蝇拂，高筒红毡帽往右偏戴着，几乎压到眉毛上。他另外还有一个习惯：走在街上总是不抬头地往上撩眼皮，溜儿眼别人家的窗户，也许里面……由于眼球不停地转动，以致每走完

一条街来到路口上，他就似乎感到有些晕眩，贪婪地盯着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女人，已经成了他难以改正的毛病。他不仅迎面端详她们，还要从后面欣赏她们的臀部。他摇摇摆摆地象只健壮的公牛，甚至连自己也忘记了原来的意图，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日久天长，理发师侯赛南伯伯、卖蚕豆的德尔维希哈只、卖牛奶的富利、卖冷饮的布尤米和卖炸食的艾布·赛利尔以及其他人，都看出他这种情况来，但是人们故意装聋作哑，不去过问，这无非是由于大家觉得是老邻居，碍着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的情面，否则早就有人讥笑他或者当面斥责他了。他的精力十分旺盛，使得他一刻也闲不住，只要有一点点闲暇时间他就坐卧不宁，欲火中烧。旺盛的精力是骑在他身上的一个魔鬼，随心所欲地驾驭着他。不过，这个魔鬼既没有使他害怕，也没有使他厌烦，他不但不想摆脱它，反而希望它更加旺盛。但是，在他走到父亲的铺子附近时，他的魔鬼立刻隐藏起来，他又变成了一个温文尔雅的少爷。这时他略微垂下眼皮，迈着笔直的脚步，规规矩矩地走着，装出腼腆、彬彬有礼的样子。路过铺子门口时，他看见里面有很多人，但他只望着坐在账桌后面的父亲，并恭恭敬敬地把手抬到脑袋旁微微一躬身。父亲笑了笑，算是回答儿子的问候。他继续往前走，父亲这一笑使他特别高兴，犹如得到了稀有的奖赏。其实，自从他当了公务员以后，他感觉出父亲那种有名的严厉显然有所改变，但是在他看来，父亲的严厉只不过是由于不再那样固执而稍有所减罢了，所以，即使他当了公务员以后也消除不了他在做小学生时心中留下的畏惧感。他心里总没有丢掉父尊子卑的感觉，总觉得自己在伟大的父亲面前是那么渺小，好象一只小麻雀，就是一块石子落下来也会吓得发抖。他刚一离开父亲的铺子，躲开父亲的眼睛，便又恢复了趾

高气扬的神态；他的眼睛也重又乱看起来，不论太太小姐，还是卖坚果或卖桔子的女人，全不放过，因为教唆他贪婪女色的那个魔鬼是卑贱的，在他看来，只要是女人，不论富贵贫贱全都一样。比如说吧，卖坚果或卖桔子的女人，虽然由于风吹日晒损坏了容颜，而且尘垢满面，却遮盖不住她们的美处——两个隆起的乳房和一双乌黑的眼睛。难道还有比这更值得神往的吗？接着他朝萨加区走去，从那里走到奥利亚，然后一拐弯走进苏纳迪格亚大街拐角上的阿里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的门面不大不小，中等规模，正门开在苏纳迪格亚大街上，靠奥利亚的一面有一个带木栅的窗户。咖啡馆里，四边摆着长靠椅，他在靠窗子的一个座位上坐下，要了一杯茶；几个星期以来，他每次都选择这个座位。坐在这个座位上向窗外张望比较方便，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这个窗户往上看可以看到马路对面一所房子的小窗户。在许多虚掩着百叶窗的窗户中，也许只有这个小窗户是敞开着的。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歌女祖贝达的家。不过，祖贝达并不是他追求的对象，要追求祖贝达可不是那么容易，需要有百折不回的精神。他是在等候祖贝达的养女——祖贝达歌舞团的女琵琶手和主要角色宰努白的出现。在做公务员的这段时间，留给他许多难忘的记忆。在这以前，他生活在对父亲的畏惧中，小心翼翼地过着没有自由的悲惨日子，所以他刚一摆脱那个战战兢兢的环境，就一落千丈地坠入乌兹毕克亚那个深渊。在那里，他受到被战争的车轮带到开罗来的士兵们的骚扰，后来又出现了澳大利亚人，于是他被迫放弃了寻乐的歌妓院，避开那些野蛮的外国兵。消遣的路子越来越窄，他在这个狭小的天地中变得象疯狂了一样，极端贪婪地在卖桔子的女人或占卜的吉普赛女郎身上寻找乐趣。后来有一天，他碰到了宰努白，立即为之神魂颠倒，

追踪她到家门口。接着又碰见过她几次，从此才专把她当作追求的对象。宰努白是个女人，而亚辛饥不择食地需要任何女人，更何况宰努白是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除了淫荡放纵，他没有爱情，随便什么女人都是他发泄性欲的对象，这就是他的所谓爱情。他从窗栅的缝隙间焦急不安地盯着那个空空的窗户，甚至忘掉了自己，没有注意茶酽不酽，猛喝了一口，苦得他直咂嘴。他把茶杯放回黄瓷茶盘上，偷眼去看闲谈的人们。人们的高声谈话使他感到烦扰，仿佛人们应该对他的苦恼负责，也许宰努白正是因为这嘈杂声才没出现在那个窗口……"该死的小娘儿们哪儿去了？难道她故意躲着不露面？她准知道我在这儿……或许她已经看见我来了……那么，她是在故意引逗我，今天又要和往日一样忍受煎熬了。"他又一次偷眼去看周围的茶座，看看是否有人注意他。还好，人们全都在专心谈话，越说越起劲。他暗自感到高兴，目光又回到原来注视的目标上。不过，他的思绪有些乱，他想起今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不顺心的事情：校长怀疑经办修缮的事务员有舞弊行为，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让亚辛以学校办事员的身份参加。亚辛并未认真对待这项工作，因而受到校长的责斥，所以后半天他心里一直不平静。如果不是害怕父亲会比校长（父亲的老朋友）更加严厉地斥责他，他真想向父亲抱怨校长几句……"去它的吧，这些怯弱的想法……该死的学校和校长去他妈的吧……现在我只希望看见那个不肯看我一眼的小娼妇。"这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些裸体女人的幻影，当他两眼盯着一个女人或者是回想某个女人的时候，这些幻影常常出现在他的想象中。疯狂的情欲使他脑子里产生这些幻影，并且要让她们赤裸裸地一丝不挂，仿佛真主为了他这样的身体才创造了这些赤裸的女人。接着，他就毫无顾忌地去想象着"亵戏"的各

种形式。正当他陶醉在这种幻想里的时候，一个车夫“吁！吁！”的吆喝驴子的声音惊醒了他，于是他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辆马车停在歌女的家门口。他暗自想：也许马车是要送歌舞团的人去一户办喜事的人家演出吧！……他叫过伙计，算了账，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站起来就走。他两眼一直瞪着门口，等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歌舞团的一个女人走出来，领着一个瞎男人。那瞎子身穿长衫、外套，戴着一副黑眼镜，腋下挟着一把竖琴。女人先上到车上，然后把竖琴接过去，拉住瞎子的手，车夫在另一边扶着瞎子上了车。两个人紧挨着坐在马车的前边。跟在他俩后面的是第二个女人，拿着一只手鼓；第三个女人挟着一个包袱。她们都没戴布拉觅①，而是穿着太太们穿的那种露出面孔的米拉叶，蒙着鲜艳的面纱，打扮得象一群新娘一样。啊，那是什么？……他以期待的目光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望着门口。这时，从门里露出一把套着红套子的琵琶，宰努白终于出来了。她的米拉叶披肩散披在头顶上，露出镶花边的紫红色头帕，两只含笑的乌黑的眼睛在头帕下面闪着机灵、迷人的光。她走到马车跟前，把琵琶递给车上一个女人，一抬脚踏在车轮上时，亚辛看见她膝盖以上的袜口处露出一块肌肤，在葡萄牙式女外衣的穗子下格外显得光滑细腻，他伸了伸脖子，咽了一口唾沫：“噢，愿屁股下面这张椅子能再高一米，主啊……别看她的脸蛋黑黑的，身上却雪一样白……也许越往上越白……那么白的大腿！……那么白的肚皮！……肚皮，哎呀……”这时宰努白两只手按住车，一使劲两膝跪到车椽上，然后慢慢爬上去。“哎呀，仁慈的真主……仁慈的真主……但愿我是在自己家门口，……甚至是在穆罕默德·

① 布拉觅是阿拉伯妇女戴的一种连头都套进去的面罩，只露出两只眼睛。

托拉比希的铺子里……瞧狗崽子的两眼会怎样瞧这一对小炮台吧……从今天起狗崽子就得改名叫穆罕默德·法谛赫……哎呀，仁慈的真主……哎呀，救命的真主……”宰努白挺直身子从车上站起来，她敞开外衣，两只手抓住两边的衣襟抖了抖，象小鸟在拍扇翅膀，然后又用外衣把身子裹紧，清楚地显露出周身各个部分，特别是她那隆起很高的臀部；宽大的裙子上还缀有晶光闪闪的饰物。她坐在马车后面，压紧的屁股凸出一道箍来，边缘显得很墩实，活象一个美妙的垫子。亚辛站起身来，走出咖啡馆。这时马车已经启动，他慢慢地尾随在后面，激动得咬紧牙，喘着气。马车在路上走得很慢，而且来回摇晃，车上的女人们也随着左右摇摆。亚辛的眼睛始终盯着女琵琶手的“垫子”，他的眼睛随着“垫子”的颠动一上一下移动。过了一会儿，他觉得眼花缭乱起来，那“垫子”象在跳舞。窄狭的马路上一片昏暗，大部分商店已经关门，路上走着的多半是一伙伙的工人，拖着精疲力尽的身子赶回家去。天色这样暗，路上走的又是无暇他顾的疲劳的人群，因此他正可以趁这个机会放心大胆地饱享眼福和满足幻想。“真主啊，你可别叫我走完这条马路，也别叫那舞姿停止……啊，这是那位既骄傲又温柔的女王的屁股，象我这样失意的人只要看它一眼，就能感觉到它的柔软和富有弹性……它的米拉叶外面清楚地显露出来一道美妙的分界线，把它分成两半……衣服下面隐藏着的东西多么伟大啊……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在做新郎以前总要做礼拜……这不就是拱北①么？是的，拱北下面有位谢赫，我就是被这个谢赫吸引的一个，……噢，这是一种传染

① 拱北，一般是指墓地里有圆屋顶的清真寺，有的人为向墓中人祷告而去那里做礼拜。

病！……"马车快到穆特瓦里门时他咳嗽了一声，宰努白回过头来，发现他以后瞥了他一下，随即又转过头去。他看见她的嘴角上挂着一丝笑意，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陶醉在狂热、兴奋的感觉里。马车穿过穆特瓦里门以后往左拐去，亚辛不得不站住，因为他从歌女们的身影之间看到了张灯结彩的欢乐气氛和一群群贺喜的客人。他稍稍退后一些，目光仍然没有离开女琵琶手，贪婪地紧紧盯着她。她下了车，朝他送来一个迷人的秋波，然后走向新娘的家，在嘈杂的喝彩声中进了大门。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尴尬而恼火地望了大门一眼，流露出迷惘的神色，仿佛无所适从……"真主诅咒这些澳大利亚人！……乌兹毕克亚，你在哪儿？我要把自己的烦恼和愁苦交给你，我要暂时忍耐着，等待你的恩赐！……"然后，他转过身来，自言自语地说："到阿扎乌洛巴基那儿去……还是到卡斯塔基那儿去？"他刚刚说出这个希腊食品店老板的名字，心里就涌起酗酒的欲望……女人和酒，是他生活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两件东西，他同女人在一起破遭儿第一次喝了酒，于是按照一般规律酒既成了维持乐趣的不可缺少之物，也成了他寻求乐趣的因素。不过，他还没有把这两样东西看成是绝对不可分开的。他度过了许多没有女人陪伴的夜晚，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贪杯。日子一久，他就象是专为嗜酒而饮酒。他顺原路往回走，到了新马路口上，就朝卡斯塔基的食品店走去。这是一个大铺面，外面卖食品、杂货，里面是小酒馆，中间有一个小门相通。他先站在商店门口，混在顾客中间向马路上扫视了一眼，提防父亲会从什么地方出现，然后径直向小门走去。他刚往前迈了一步，发现前面有一个人站在磅秤前，卡斯塔基正给他称一大包东西。他的注意力不由得被那个人吸引住，脸色立刻沉下来，感到身体里有一种痛苦的震动，他的心也由于恐惧和厌

恶而收紧了。从这个人的外表上看，并不会引起他这种敌对的感情：他约莫六十岁的样子，穿着一件肥大的长袍，缠着头布，上髭全白，俨然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亚辛匆忙朝前走去，似乎是要避开，不让这个人看见自己。他一下子推开酒馆的门，闯了进去。他仿佛感到脚下的地在摇……

十三

亚辛一进门就浑身无力地跌落在近前的一把椅子上，叫来伙计，用迫不及待的口气要了一瓶科纳克白兰地①。这间小酒馆和普通房间一样，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大油灯，周围摆了许多木桌和竹椅，桌旁坐着一些本地人，有工人也有上层人物；在屋子中央的灯下，并排摆着几盆石竹。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忘记那个男人，他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什么时候呢？他没法肯定。但是，实际上十二年来他只遇到过他两次，其中一次就是直到现在还使他不能平静的这一次。毫无疑问，这个男人已经变了样子，他变成了一个安详持重的老人！……这次巧遇难道不是真主的安排吗？他厌恶而愤懑地撇着嘴，仿佛口里感到有一种耻辱的苦味。啊，这是多么不光彩的耻辱啊！它顽固而残酷地揭开了他的旧创伤，这次可诅咒的巧遇使他回忆起痛心的往事。他感到沮丧和耻辱，感到茫然若失。一股力量在他的脑海和心里汹涌翻腾，使他想起了可怕的过去，黑暗中出现了许多丑恶的幻象，它好象就是惩罚和灾祸的象征，一直在同他搏斗。他

---

① 因产于法国科纳克镇而得名。

从其中辨认出了一个座落在向往宫胡同口上的水果店，看到一个模糊不清的身影，那就是他自己。当时他还是一个无知的孩子。他看到这个孩子迈着小步朝那个水果店走去，那个男人就在那里迎候他，给他一纸口袋水果，里面装满桔子和苹果。他高高兴兴地接过来，抱着纸口袋回到打发他到这里来的那个女人身边去，她在等着他。那个女人就是他的生身母亲。啊，这太使他痛苦了！回忆起这些，他的脸上浮起忿怒和厌恶的神情。接着他又回想那个男人的形象，他忧虑地思量：假如那个男人看见了他，是不是会认出他来？……他还记得多年以前认识的那个孩子——那个女人的儿子吗？……他恐惧地感到浑身一阵寒冷，魁伟的身子颤抖了一下，随之这些往事在他的感觉里逐渐淡化，直到消失。这时，伙计拿来了酒和杯子。他斟满一杯酒，神经质地一口喝下去。他一杯杯地喝着，很快体验了贪杯者的幸福：晕晕惚惚，忘掉了一切。但是，眼前突然出现了母亲的面孔，那是遥远的过去留下的印象，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啐了一口。应该诅咒什么呢？是应该诅咒自己的命不好，有这样一个母亲，还是应该诅咒她那招人怜爱的美貌？……说实在的，他改变不了命运安排的任何事情，他只能顺从蹂躏自己尊严的命运的判决。而且，他还得按照命运的判决去赎罪，好象他本人犯了弥天大罪一样，这岂不是对他的亏负吗？……他不知道自己生活中有什么可诅咒的，象他这样从生下来就由离婚的母亲抚养的孩子并不在少数，但是他和他们的大多数人不一样，他得到了母亲的真挚怜悯和无限的爱，以及母亲的娇宠，这和父亲的严厉管束是无法相比的。他的幸福的童年，一直是在母亲的庇护、爱护和体贴中度过的。他总也忘不了对向往宫旧家的种种记忆，比方说，那晒台比邻家的许多晒台都高，从那里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尖塔和圆顶；

晒台朝向加马利亚路，晚上常常有点着灯烛照明的结婚队伍从那里经过，但凡出现这种情况，往往要发生械斗，棍来棒去，鲜血迸流。在那个家里他无以复加地爱着母亲，在那个家里他心里怀着模糊不清的怀疑，在那个家里他胸中种下了第一颗罕有的嫌恶的种籽——儿子对母亲的嫌恶。那种籽生长、壮大，以至变成了不可医治的憎恨。他常常对自己说：坚强的意志能为我安排下无限广阔的前途，但是，不管我们的意志多么坚强，我们的过去却只有一个，是无法逃避的。那时，他暗自思量——在那以前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思量过——：他是什么时候知道母亲并不是独自一个人生活的？要清楚地知道这件事，的确很困难，他只记得从很小的时候，就感觉有个陌生的人常常闯到这个家里来。他，亚辛怯生生地瞅着这个生人，似乎有些害怕；然而这个人尽量不惊扰他，仿佛是要博得他的承认。他怀着十分痛苦和憎恨的心情回忆着这些往事，但是他认为这是无法抗拒的。过去好象是一个疮疖，今后只有装作不理会，不再去触碰它。他还记得在那个旧家的那扇最高的窗户下，在装有三角形红蓝玻璃的饭厅门口，一天黄昏，他出乎意料地看到那个不速之客紧搂住母亲，不由得大声哭喊起来，以至母亲赶忙过来安抚他，哄他。由于极端的憎恨，他再也想不下去了，他悄悄地向四周打量了一眼，然后把瓶子里的酒倒在杯子里喝了下去。他把杯子放回原处的时候，看见夹克上有一颗滚动的水珠，他以为是酒，取出手帕要把它擦掉，但转念一想，就去查看杯子的外面，发现酒杯底下挂着几滴水，这才明白掉在夹克上的是水而不是酒，于是也就不以为意了……但是，这种安心真是自己欺骗自己！他又想起了可恼的往事。他不记得这些往事发生的时间，也不记得那时他究竟多大，但是他真真切切地记得搂住母亲的那个男人不断到那

个旧家里来，并且总要带些他爱吃的水果来哄他。后来，母亲带着他出门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人就在胡同口上的水果店里，虽然那时他还是一个天真无知的孩子，但也看出母亲的眼睛注视着那个人；离那个人还很远，母亲就使劲地把他拉走了，不让他去指他，让他懂得只要和母亲一起走路，就要假装不认识那个人。这使他对那个人更感到莫名其妙了。以后母亲又叮嘱他，不要当着那位见他们生活困难而不断提出警告的老舅父提起这件事。母亲的警告，使他更加困惑不解。每当那个人有几天没来，母亲就派他去找他，约他夜里来。那个人亲切愉快地接待他，给他装满一纸口袋苹果和香蕉，或是告诉他自己能来，或是说有事情来不了。后来他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一想吃水果，就要求母亲派他去请那个人。想到这里，他感到极大的耻辱，额头冒汗，胸口憋闷得呼呼气喘，于是又倒了一杯酒喝下去。酒的热力渐渐渗入他的血液，奇妙地分担了他的痛苦……"我说过一千遍了，应该把这些往事埋葬掉……想这些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没有生身母亲，只有一位温柔贤淑的继母，除了这些往事以外，一切都很完美。不过，她毕竟是母亲……真是的，我为什么总让这些往事纠缠着，时常把它们从坟墓里挖出来呢？为什么呢？……这只不过是由于倒霉的命运使我今天和那个男人狭路相逢的缘故。但是，那个人终归有一天要死掉的……我希望死去的人很多，倒不只是他一个……"他仍然愤懑地回想着黑暗的往事，尽管他的反抗情绪并未减退，然而紧张的心情却缓和得多了。这段故事的结尾很简单，他度过了黑暗的童年，生活中透进了一束光明，这件事情也就随之昭然若揭了。那是在他被父亲接回家去教养以前不久的事情，母亲鼓起勇气对他说，那个水果店老板多次向她求婚，她正在犹豫着是不是答应，不过为了顾全儿子的体面，她

多半是要拒绝他的。这话是真的吗？他不可能把这些往事的细节都肯定下来，但是毫无疑问，他当时也曾力图了解事情的真象，他对于这种莫测高深的疑团只有感受而不理解，他忍受了种种苦闷的折磨，完全失去了平静。于是，他心里产生了孕育那颗嫌恶种籽的温床，那种籽与日俱增地随着他的成长而成长。他九岁的时候，被父亲接回家来抚养。在这以前，父亲为了避免和母亲发生冲突，只来看过他很少几次。由于母亲的溺爱，他被接到父亲这里来的时候还是一个一字不识的蒙童，这个缺陷自此才得以填补。他上学时精神怠惰，意志消沉，假如不是父亲严加管束和新家庭里的良好风气，他绝对不可能在十九周岁时小学毕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于某些事情的实质也有了理解，他再回顾起在母亲家度过的那段生活时，就用新的认识来看那些表面现象和实质，从而更清楚地感到那段生活的丑恶和痛苦。每逢他在生活中前进一步的时候，过去的事情就象一只毒箭似地射入他那纯洁的心灵中，并戳伤了他的自尊。最初，父亲常常问及他在母亲家里的生活情形，他虽然年幼却也知道避免触及那些痛心的记忆。他由于自尊心受了伤害，不再希望引起父亲对自己的关心，失去了象他这样年龄的孩子那种喜欢多言多语的特性，总是保持缄默。后来，他听到一个令人惊异的消息，说他母亲嫁给了马贝达的一个煤炭商。他哭了很久，心中非常气愤，直到稍稍平静了一些，他才向父亲谈出了那个水果店老板的事情，揭穿了她说的为了顾全儿子的体面，拒绝了水果店老板求婚的谎言。从那以后，他就和母亲断绝了关系，直到如今已经十一年了，他一点不了解母亲的情况，只有父亲偶尔转告他一点消息，例如说，她和那个煤炭商结婚后过了两年又离婚了，离婚后的第二年又嫁给一个军士长，刚过了两年又离婚了，等等。在他离开母亲的漫

长年月里，那个女人总想再看看他，不断派人来见父亲，要求允许让孩子到她那里去一趟。但是他却满怀憎恶地拒绝了，尽管父亲一再劝告他应该原谅母亲。他对母亲的的确确怀着一种发自他那颗受了创伤的纯洁心灵深处的强烈怨恨，因此他决不肯原谅宽恕母亲。他为自己找了一个怨恨和恼怒母亲的理由，那就是他相信自己没有亏负母亲，而是她自己行为堕落，招致他这样卑视她……。“女人！……女人就是女人……凡是女人都是可诅咒的，龌龊的……女人根本不懂得贞节二字，除非是她没有放荡的机会……就是这位贤慧的继母，天知道，假如没有父亲，还说不定会怎样呢！”这时，一个人的喊叫声打断了他的思路：“酒？酒只有好处没有害处，谁要不这样说，我就宰了他……哈希希、曼祖利和鸦片的害处都太大，只有酒，没有一点害处。”那个人的一个酒友问他：“酒的好处是什么？”那人不高兴地说：“酒的好处是什么？你问得真怪！我说过了，酒只有好处没害处，你应该懂得，你应该相信……”他的酒友说：“可是哈希希、曼祖利和鸦片同样有好处呀，你也应该懂得，应该相信……人们全这么说，你能反对公认的事情么！”那人稍微怔了一下，接着说：“这么说，酒、哈希希、曼祖利、鸦片，以及将来新发明的东西，都是有好处的喽？”他的酒友用胜利的口吻接着说：“可是酒是真主禁止的！”那人恼火地说：“叫你这一说，简直无路可走了！我纳天课，朝觐，[1] 舍给穷人饱饭吃，做一件好事可以得到十倍的报偿！你要考虑全面些！”

亚辛露出愉快的微笑，他终于能够愉快地笑了……“让她下吉黑姆火狱[2] 吧，让她把这些往事带走吧，我没有任何过错。不论

---

① 朝觐：指去麦加朝圣。

② 《古兰经》中一座火狱的名称。

谁在生活中都要受到玷污，只要肯于正视，就会感到惊异。我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她的财产：汉姆扎维的铺子、奥利亚的住宅、向往宫的那个旧家……向真主起誓，只要有一天我全部继承了这些财产，我一定毫不遗憾地求真主慈悲她……啊，宰努白……我几乎忘掉你了，除了魔鬼谁也不能使我忘记你。一个女人使我痛苦，一个女人给我安慰……啊，宰努白，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的心是这样纯洁透明……噢，我应该摈弃脑子里的这些杂念……说实在的，我母亲真象一颗活动的牙齿，不拔掉它永远不会安宁……”

十四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坐在铺子里的账桌后面，左手捋着胡髭，脸上露出怡然自得的神情，每当他心无所想，目无所视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显然，他为人们对他的爱戴和友好感到得意；当他发现人们有爱戴他的表示时，他就会容光焕发地高兴一整天，而且再次发现时仍然那样高兴，一点儿也没减退。今天又有一个新的例证：昨晚有一位朋友约他聚会，他出于不得已爽约未去。今天早晨，他刚到铺子里坐下，请客的和被请的几个朋友就都来了，责备他不该爽约，说他没去使大家大为扫兴；他们又说，昨晚他们没有象往常和他一起时那样由衷地欢乐，酒也不象往常和他一起痛饮时那样有味，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次的聚会缺少一个灵魂。啊，他得意而愉快地回味着他们的话，对自己以热忱的道歉对待他们的激动嗔怪感到非常满意。不过，他也有些内疚，因为他喜欢满足知己朋友的愿望，一向诚心

诚意地珍视友情，假如不是朋友们满怀激动地说明他们热爱他，从而使他心里感到满足和骄傲的话，他几乎会感到痛苦。使他和朋友们互相吸引的那种友情，因给了他更多的他所希望的乐趣和骄傲而成为他心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仿佛他一生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尽友情。此外，还有另一种表示说明人们对他的友爱，更正确地说，这是另一种爱。今天上午媒婆乌姆·阿里来了，她本着她的来意兜着圈子和他谈了许久，最后她才说："你知道阿里·杜苏基哈只的寡妻努芙萨太太吧？她在马格利布林有七间铺面！"艾哈麦德微笑了，他本能地领会了这个女人话中的含意，心想：这一回她不仅是个媒婆，而且是一个受了秘密委托的使者。他不是也曾有过非分之想，觉得"努芙萨太太常到他的铺子里来买日用品，无非是公开表示爱上了他"吗？不过，即使是为了开开玩笑，他也要逗引这个女人把她的话全说出来。他假装正经地对乌姆·阿里说："你应该给她找一个合适的丈夫，不知道谁有这么好的福气！"乌姆·阿里认为时机已到，就说："我看别人都不配，就是你合适！"主人哈哈笑起来，表现出他的高兴和自信，但是他却用断然的口吻说："我已经结过两次婚了：第一次打错了主意，第二次总算真主慈悲，我决不能辜负真主的恩典！"说实在的，他遇到不少的机缘，他总是以极大的自持力克制了再娶的欲望，仿佛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前车之鉴：父亲不加考虑地一连娶过好几个女人，消耗家财，招来麻烦，最后仅给他这个独生子留下不多的一点点财产。但是现在，他已经是家道小康，依靠买卖的收益和其他进项不但为一家人安排了幸福舒适的生活，而且能够满足自己寻欢作乐的花费，他怎么能破坏保证自己尊严和自主的美好和谐的生活方式，而走这一步呢！艾哈麦德没有积累下万贯家财，这倒不是他敛财无术，而是他本性慷慨，不

但肯于花费，而且肯于按照自己信仰的某种宗旨尽情享受。同时，他真诚信仰真主，相信真主的恩赐，心里充满坚定的信念，从来不象有些人那样为生计和前途忧心。他虽然能克制重婚的欲望，但是每逢遇到这样的良机，他总是掩盖不住心里的高兴和得意，尤其是象努芙萨太太那样漂亮的女人要选他作丈夫。这件事使他顾不得去想别的，他面带微笑，两眼出神地望着他的伙计和主顾们。他想起了今天早晨一个朋友和他打趣，嘲笑他爱修饰打扮说："算了吧，算了吧，老家伙！"老家伙？是的，他已经四十五岁了，但是这种指责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他精力旺盛，身强体健，永远愉快，从不忧郁。他的青春感从未减弱，也不会衰退。虽然他已经过了青春时代，精力却更加旺盛，因此他不但没有忽略自己的优越感，反而强烈地意识到它，只是出于谦虚和谨慎才未表露于外，内心里却为此感到自豪。他特别喜欢听人奉承，他的谦虚和蔼仿佛只是为了赚取别人更多的赞扬，这种巧妙的策略已经换得人们对他的友爱。他非常自信，甚至认为从精力、容貌、文雅和才智各方面来说，自己都是一个最完美无缺的人。尽管如此，他却从来不招谁讨厌，因为谦虚同样是他的天性，他永远流露着微笑，为人热情诚恳。出于他的脾性，他愿意象别人爱戴他一样爱戴别人。他不间断地广泛交往，在珍惜友情的本能的促使下，他的性格倾向于忠实、守信、坦率和谦虚，这种性格换来了友谊和拥护，就如同鲜花引来蝴蝶一样。所以说他的谦虚是一种策略，或者说是他的天性。最正确地说，这是他在本能的启示下形成的策略的天性，而不是有意识的安排；这种天性自然地流露出来，既不勉强也不造作。因此，他绝口不提自己的优点，并把自己的优越感隐而不露。不仅如此，为了寻求友情，他还尽力避免指责他人和计较小节，他认为宣扬人的缺点和虚夸

往往会得罪人和招人憎恶。这也是一种恰当的策略，它会使知己好友认为他是有理智、讲面子的大肚量的人。他的天性随时随地都会表现出来，既不妨害他的高尚人格，也不影响他的魅力和他所获得的真诚友谊。甚至在放荡的生活中，在寻欢作乐的场合，他都受着这种本能的支配。他在那种场合，即使是在酒后头晕目眩的时刻，也会保持理智和文雅。他轻松、诙谐、幽默和饶有风趣，并且善于逢场作戏，因此，只要他愿意的话，他可以侃侃自如地一个人谈下去。但是，他始终是这欢乐集会的主角，凭着他的机智和宽宏大度使每个人都有谈话的机会。他或者带头适当地开开玩笑，或者用响亮的笑声阻止人们附和自己，决不让他的嘲笑损伤任何人的自尊心。如果情况迫使他非攻击某个一起玩乐的同伴不可，他大胆地攻击过他之后，立刻又会去讨好他，甚至不惜拿自己取笑；不到使人人开心，对他留下良好的印象，他决不离席。他那天赋的才智，或者说是他那有才智的天赋，决不只是让自己在玩乐生活里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而是要使自己在社交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表现在他那感人的慷慨作风上，不论是在家里设宴请客，还是他对那些与他有买卖往来或有私人关系的告帮者给予种种接济，都表现出他的慷慨大方；同时还表现在他的见义勇为和对远近朋友的帮助方面。他把对人的帮助看作是义不容辞的事，其中渗透了友情和信义：当人们需要调解、担保或帮助，需要他花钱受累或者为了个人和"家庭问题"如作媒、结婚和离婚等等来求助于他的时候，他总是甘心情愿地出面帮忙。他这样做只是出于满足自己的心愿，并不要任何代价，所以他不但做中间人、和事佬，而且还充当仲裁者。他认为辛辛苦苦地做这些事情，会使生活充满乐趣和幸福。他在社交活动方面具有许多优点，但他却把这些优点隐藏起来，仿佛宣

扬这些会对朋友有很大损害似的。象这样的人，当离开人们面前，不再保持谨慎而独自遐想的时候，自然不免要想到自己的优越之处，听其自然地让自己的骄傲和自负情绪蔓延。因此，他得意、愉快和津津有味地回想着他那几位密友的嗔怪和媒婆乌姆·阿里的建议。他陶醉了，但是在陶醉之余又隐隐地感到有些苦恼和遗憾。他暗自思忖："努芙萨太太是一个有许多不容忽视的优点的女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思慕着她，可是她偏偏爱上了我……不过，我决不再娶，结婚是一件耗尽家财的事，她又不是那种可以不正式结婚而和男人暗中往来的女人。我是我，她是她，我们俩怎样能到一起呢！……偏偏又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假如是发生在别的时候，澳大利亚人没有堵死寻欢取乐的路子也还好办。唉，太遗憾了！……"

一辆马车在铺子前面停下来，打断了他的思路。他抬头向外看看，只见一个胖胖的女人把马车压得偏向铺子这边，从车上下来，动作十分缓慢，为的是让浑身的肥肉勉强地松弛一下。一个黑人女仆早已抢先下了车，伸过手去扶她。她站在那里，象个孕妇似的呼哧呼哧地喘气，仿佛是累坏了，然后她一踠一踠地走向铺子。这时，女仆好象为她的女主人开路似的，扯开嗓门喊：

"让开点，小伙子们！歌舞皇后祖贝达女士来了！"

祖贝达女士拿腔拿调笑出声来。

"求真主饶恕你，吉尔吉勒……只准你再叫这一次歌舞皇后。你就不会谦虚点！"她用责怪的口吻说女仆，显然并不是真的生气。

"欢迎，欢迎！我们应该用沙土垫道……"加米勒·汉姆扎维咧开嘴笑着迎上去说。

"不，应该用指甲花和玫瑰花垫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财神

上门，事先也没给我们个信儿……”艾哈麦德站起来，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她，补充着伙计的话。

他见伙计跑去拿椅子，几乎是窜上去似的抢先一步，把伙计挤到一边，微笑着把椅子拿来，亲自给她送过去，并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请坐”。他的手几乎碰到她的花环，五个手指头张开象把蒲扇似的——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大概是他看到她的大屁股，心中有所感触的缘故吧。光是这个屁股就足以把椅子填满，而且会挤到椅子外边来。女人莞尔一笑，以示感谢。她并没有带面纱，漂亮的脸蛋露在外边。她坐下了，衣服和首饰闪闪发光，接着她眼睛溜着女仆，有意说给别人听似地对女仆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吉尔吉勒？要买东西我们用不着东跑西撞的，我们这儿不是有这么好的铺子吗？”

“说得对，皇后！您说得对极了，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我们这儿有可尊敬的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女仆附和女主人说。

歌女缩了一下脖子，仿佛被吉尔吉勒这样一明说吓了一跳。她向女仆丢了一个责备的眼色，然后随即又收回目光，低垂下眼睛，好让主人看出自己的不悦，然后微笑着含蓄地说：

“别胡说，吉尔吉勒！我跟你说的是这个铺子，没说艾哈麦德先生！……”

机灵的主人心里已经感觉出女人的话里包含的挑逗意味，微笑着低声地说：

“铺子和艾哈麦德先生是一码事，皇后！”

“可是我们说的是这个铺子，而不是艾哈麦德先生！……”女人卖弄风情地扬了一下眉毛，温和地反驳说：

这时，不仅艾哈麦德感觉到了皇后带来的美好气氛，就是正在和顾客讲价钱的加米勒·汉姆扎维也偷眼去看歌女的身影。顾客们的眼睛也在货物中间转来转去，好借机会向她瞥一眼。也许歌女荣幸的光顾早就被路上的人看见了。艾哈麦德为了挡住那些揩油的人们的视线，又朝皇后靠近一点，转过身去背对着门和那些人。不过，他并没有忽略谈话的机会，接着刚才被打断的话说：

"真主的安排太奥妙了，有时候竟让无生命的东西比人还幸运……"

"真主会让你知道，东西不会比人幸运，不过它往往比人更有用……"女人故意反驳说。

"比人更有用？……"主人的两只蓝眼睛紧紧地盯着她，露出诧异的神情(他向地上指了一下)："是说这个铺子？……"

"是的，为了白糖呀，咖啡豆呀，大米呀等等东西，人们不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这个铺子吗？……"女人向他甜蜜地笑了笑，故意粗声大气地说。她仿佛是卖弄风情，又仿佛是不在意地接着说了一句。"男人们总是那么多心眼儿……"

艾哈麦德已经动了心，他觉得眼下这一幕比做买卖更加重要，他反驳说：

"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一样，皇后！谁跟你说人们离不开大米、白糖和咖啡豆？……说实在的，从人的身上就能满足口腹之欲！……"

"你说的是从人的身上还是从厨房？"她笑着问。

"你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男人和厨房有绝妙的相似之处……这两样全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艾哈麦德得意洋洋地说。

歌女合上了眼睛，主人等待她露出甜蜜的微笑，但是她却抬起头来严厉地瞪了他一眼。他立刻感觉到她的“政策”变了，也许她不太喜欢这种使她难堪的玩笑，因此不理睬他。过了一会儿，她安详地说：

“求真主保佑你！……可是今天我们只要大米、咖啡豆和白糖……”

主人转过身来，郑重其事地招呼伙计，高声吩咐给歌女预备她需要的东西，他的态度仿佛说：他决定不再调情而回到“正事”上来。但是他这样做只是继续调情的一种策略，接着他挑逗地、微笑着含蓄地说：

“铺子和它的主人都听从你的吩咐！”

“我说铺子，你偏要显示你自己！”他的策略起了作用，女人嘻笑着回答说。

“毫无疑问，我本人总要比我的铺子和铺子里的东西好吧……”

“我们可只听见人家夸你的货物好！”歌女说这话时，脸上带着狡黠的笑容。

“皇后的嘴简直比糖还要甜！”主人哈哈大笑说。

在这场舌战之后，跟着是一阵沉默。他和她都露出满足的神情。歌女打开手提包，取出一面银柄小镜子，端详着自己的面容。主人走回账桌，靠在桌边，注视着她的脸。其实，当他一看到她的时候，心中早就料到她特意到他这里来，决不是为了买东西，随后她这番热情的谈话更肯定了他的想法。那么，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要作出决定：准备今后继续和她来往呢，还是干脆就此一遭。他和她并不是初次见面，他在某些朋友家的婚礼上曾经见过她好几次；听说她和哈里勒·布纳诺姘居了很久，最

近两个人散了伙，也许这就是她到他这里来买东西的原因吧！别看她在歌女们中间只是个二流角色，但却是个出色的美人；这女人所以使他动心，并不仅因为她是个歌女，而且因为她的确是个惹人喜爱的女人，她胖乎乎的一身肉，即使在隆冬寒夜也能给人以温暖。汉姆扎维拿来三个口袋，打断了他的思路。女仆接过三个口袋，歌女伸手到提包里，好象要取钱，主人赶忙拦住说：

"嗳，这可就不对了！"

"怎么不对，先生？买东西付钱有什么不对……"女人故作惊异地说。

"您这次光临小店，实在是使我们感到荣幸，我们尽可能要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但愿我们没有怠慢之处。"

她没等主人说完就已经站起来，并没有认真地表示推辞，只是说：

"您这样热忱，会使我不想来也要多来两趟……"

"您放心吧，我的奉送就只头一回，以后就要想办法捞本了，甚至会暗中捣鬼！我们买卖人就是有这么一套！"主人哈哈大笑说。

"象你这样的好人只会让人捣鬼，不会对别人捣鬼的……谢谢你，艾哈麦德先生！"女人笑着把手伸给他。

"不客气，不客气，皇后！"主人出自内心地说。

歌女摇摇摆摆地走出铺子，上了马车坐定，吉尔吉勒坐在她对面的倒座上，马车拉着这位高贵的客人移动了。主人站在那里望着，直到马车看不见了。这时汉姆扎维翻着账本问道：

"这笔账怎么落？"

"记一笔'货物损失'吧！"主人微笑着看了伙计一眼，然后一

面朝账桌走去，一面嘴里咕哝着："至美的真主也爱美的。"

十五

傍晚，艾哈麦德关好店门，离开铺子。他浑身散发着香水味，心怀疑惧地朝萨加走去，然后从萨加到奥利亚，一直来到阿里咖啡馆前面，打算从那里走过去。他注意看了一下歌女住的房子及其周围的情况，只见住宅两旁的商店都还未关门，路上的行人仍然熙来攘去。于是他继续前行。到一位朋友家里待了一会儿，告辞出来，又回到奥利亚。现在这里已经一片漆黑，整个地方变得冷冷清清。他放心大胆地走近那所房子，敲了敲门，然后一边等候着，一边仔细打量着周围，除了阿里咖啡馆的窗口和停在新马路拐角上的手车的灯亮外，没有一点亮光。门开了，露出一个小使女的身影。他用表示厮熟可信的有力语气毫不迟疑地问：

"祖贝达女士在家吗？"

"您贵姓，老爷？"小使女仰起头来望着他，说话的声音并没有失掉一个佣人应有的礼貌。

"请告诉她，有一个人要和她商量请她参加堂会演出的事……"他很干脆地说。

小使女进去了，不一会儿又回来，说："您请进！"让开路请他进去。他随在小使女身后，上了很陡的楼梯。上去后是一条过道，小使女打开对面的屋门，他走了进去。屋里漆黑，他站在门口没动，只听见使女的脚步声渐渐走开，不久她拿了一盏灯回来。他眼睛盯着使女，只见她先把灯放在圆桌上，又端过一把椅

子来放在屋子中央，站到椅子上把挂在天花板上的大吊灯点亮。之后把椅子放回原处。在她拿起灯来要走时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请坐吧，老爷。"艾哈麦德向屋子中间的一张大沙发走去，很随便地坐下来，表明他非常习惯这种环境或类似这样的环境。在这里他对此安然自若，感到满意和舒适。他摘下红毡帽，放在大沙发中间的垫子上，舒服地伸开两条腿。这间屋子大小适中，周围摆着沙发和椅子，地上铺着一条波斯地毯，三张大沙发前面各放着一个螺钿花纹的小茶几，屋门和两扇窗户上都挂着帘子，屋子里留有扑鼻的异香，使人感到心旷神怡。他一面等待，一面看着飞蛾扑灯作为消遣。不大工夫，使女端来咖啡；又过了一会儿，听到踢踏踢踏的拖鞋声，于是他精神贯注，两眼直盯着门口，很快看到一个肥胖的身体塞满了门框。这个胖胖的身体裹在蓝外衣里，圆溜溜的非常肉感。女人刚一看见他，立刻惊异地站住了，大声嚷道：

"啊，至仁至慈的真主！原来是你呀！"

他用贪婪的目光匆匆地向她身上打量了一遍，仿佛一只老鼠围着一个大米囤绕圈，寻找钻进去的洞。

"赞颂真主，没想到吧……"他得意地说。

她在门口停了一会儿，才微笑着走进来，并且装出害怕的样子说：

"噢，瞧你这两只眼睛！真主保佑！……"

他站起来，迎上去握住她伸出来的那只表示欢迎的手，同时用他的大鼻子嗅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奇异的香味：

"你用这样的香料，不怕有人嫉妒吗？"

"我用的是最好的最吉祥的香料，是我亲自用阿拉伯香料和印度香料等许多香料配制的，使用这种香料能够驱鬼避邪！"她

甩开他的手，在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来。

"但是它可保护不了我！我身上有另一种魔鬼，用香料无济于事，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而又危险……"艾哈麦德绝望地把两手一摊，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可是我只管到堂会上演出，不管给来访者驱魔捉妖！"女人拍了一下她那隆起老高、象只皮水袋似的胸脯，大声说。

"你会有办法治好我的毛病的！"艾哈默德满怀希望地说。

他们沉默着，女人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仿佛在考虑什么事情，又仿佛在等候他说明来意，难道他真的象使女说的那样，是来商洽堂会的？……她急于要了解真象，便问道：

"你说的堂会是聘姑娘，还是娶媳妇？"

"你要什么有什么！"艾哈麦德微笑着说。

"你到底是有儿子娶媳妇，还是有女儿出嫁？"

"我全都有……"

她嗔怒地瞪了他一眼，好象说："你真是个讨厌鬼！"接着她低声嘲弄地说：

"不管是什么吧，我们这儿侍候着啦……"

他把两手举到头上，作了一个表示感谢的姿势，然后假装正经地说：

"愿真主赐给你更大的能力……不过，我一定要让你自己挑选……"

"那么，这个时候我喜欢参加送新娘的堂会！"歌女对这种半真半假的玩笑，有些不高兴地哼了一声说。

"可是我是已经结过婚的人，不能去接新娘。"

"你真滑稽……那么是娶媳妇啰！"她冲着他嚷。

“就算是吧……”

“你儿子？”她试探着问。

“我自己！”他捻着小胡子嘻笑地回答。

皇后放声大笑起来，她已经不再考虑那个会使她失望的堂会问题，大声说：

“你真滑头，要是手能够得着，我非捶你不可！”

“好吧，我决不让你失望……”他说着站起身朝她走过来。

他在她身边坐下，她刚一伸手又迟疑地停住了。他忍不住地问：

“为什么不赏脸呀？打吧！”

“我怕坏了小净① ……”女人摇了摇头，戏谑地说。

“那么，我可以和你一起做礼拜吗？”他带着期望的神情问。

他贸然说出这句玩笑话之后，心里暗暗祈求真主饶恕。他由于神魂颠倒，开玩笑未能适可而止，竟至说出了亵渎真主的话，因此不能坦然地继续取乐，他真诚地祈求真主饶恕。然而，女人仍在挑逗地取笑说：

“尊贵的先生，你说的是强于睡觉的礼拜② 吗？”

“不，我说的是跟睡觉一样的礼拜……”

“你这个人哪，表面上那么正经，骨子里却是个无耻的色鬼。现在我真相信人们说你的话了……”歌女不禁笑起来。

“说我什么？……真主，保佑我别受那些流言蜚语的伤害……”艾哈麦德坐直身子，急切地问。

“人们跟我说你是个酒色之徒……”

---

① 小净是指做礼拜前的洗礼，男女皮肤接触就破坏了小净。

② “礼拜强于睡觉”，原是穆斯林晨礼时的一句唤拜词，这里借来用作调情的话。

“这是对我的侮辱，求真主保佑……”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流露出感慨的意味。

“我不是说过了吗，你确实是个滑头的色鬼！”

“我可以随便受到接待，这就是证明。”

“慢着！”歌女骄傲地昂起头来说，“我可不象你所认识的那些女人……谁不知道我祖贝达呀，用不着向你吹嘘我的身价和我的眼光高低……”

艾哈麦德两手放在胸上，用温和的目光盯着她，不慌不忙地说：

“我这个人应该受尊敬还是受轻视，一试便知……”

“你怎么这样自信，难道你就凭着这种证明没有找过姘头？”

艾哈麦德哈哈大笑了一阵，说：

“我说的话你可别认真哪，宝贝儿，如果你怀疑……”

她拍了他的肩膀一下，他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接着两个人一起大笑起来。艾哈麦德对她陪着自己一起大笑感到非常高兴。两个人经过这一番明来暗去的互相挑逗，他知道她这一笑就表明她已同意，特别是他注意到她用眉笔描过的大眼角上露出的媚笑，就更加确信不疑了。他正想用一句亲昵的话来回报她的柔媚，她却提醒他说：

“你可不要让我更加怀疑你……”

她这一说，使他想起她刚才说的那些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于是十分急切地问：

“谁跟你谈论我了？”

她用非难的目光望着他，脱口而出说：

“加里来！”

一听这个名字，他好象受到谴责一样，突然一惊，然后微微

苦笑了一下。加里莱是一个名歌女，曾和他姘居过一个时期，后来他玩够了就把她丢开了，但是平素他们还藕断丝连地互相爱恋着。不过，他对付女人是斲轮老手，于是他不露声色地说：

“天啊，她那个倒霉长相和那副嗓子！……”接着他故意岔开话题：“去她的，我们还是谈正经的吧……”

“是加里莱连一句好话都不值，还是你一提起跟你分开的女人都采取这种态度？”她话中带刺地问。

艾哈麦德感到有些尴尬，但是这种感觉却被听新欢谈论旧识在他心中引起的得意感代替了。他完全陶醉在胜利的快活中。接着，他亲切地说：

“都不是。守着这样漂亮的美人，我怎么能丢开她去想早已忘掉的旧事呢……”

尽管皇后脸上一直保持着讥诮的神色，也不能不被这种赞美所打动。她唇边浮起一丝微笑，但随即又一扬眉毛，绷紧着脸，故作不屑地说：

“买卖人的嘴要多甜有多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好话都说得出来……”

“别冤枉我们买卖人啦，就凭蒙受冤枉这一点我们也得进天堂！”

“你什么时候跟她相好的呀？”她轻蔑地耸了耸肩膀，毫不掩饰自己对此事的关心。

他挥了一下胳膊，仿佛说：“去它的吧！”接着喃喃地说：

“很久以前了……”

“是年轻的时候吗？”歌女讥诮地笑着，报复地说。

“你别挖苦人啦！……”他眼睛望着她，带着责怪的神气说。

“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是一块肉，被她丢开的时候变成了一

块骨头……”她又同样用讥诮的口吻说。

他用食指指着她，警告地说：

“一个结实汉子，到六十岁还是可以娶老婆的……”

“六十岁还娶老婆？是为了爱，还是老昏了头？”

“看在真主面上，皇后，让我们还是谈正经的吧……”他哈哈笑着说。

“正经的？……你是说商量堂会的事么？”

“我说的是快乐一辈子的事……”

“一辈子还是半辈子？”

“好命运只有听凭真主的安排……”

“愿真主安排给你好命运……”

他心中先暗暗祷告真主饶恕，然后问道：

“我们念法谛海吗？”

但是，女人佯作不懂他的要求，猛地站起来，假装焦急地大声说：

“哎呀，真主！……我耽搁得太久了，今天晚上我还有要紧事呢……”

艾哈麦德也随着站起来，他一把拉住她的手，一边抚摩她手指染了指甲花的手掌，一边心迷神往地凝视着她。她多次想把手抽回去，他却死拉住不放，最后她掐他的手指，又把手伸到他的胡髭边，威胁着嚷道：

“放开我，不然我就把你的胡子揪下一绺来……”

他看到她的手臂伸到自己的嘴边，就不再和她斗口，慢慢把嘴唇凑过去，埋在她那柔软的肉窝里。一股甜腻的丁香香味钻入他的鼻孔，他喃喃说：

“明天行吗？……”

这一次，她用力挣脱他的手，凝视了他好一会儿，然后微笑着低声唱道：

我的小麻雀，噢，妈呀！
他是我的小麻雀！
我一定要把我的心事告诉他，
和他玩耍。

他向她告辞时，她嘴里还重复唱着“妈呀，他是我的小麻雀”。艾哈麦德走出来，用低沉的声音重复着这几句歌词，仿佛在琢磨它的言外之意……

十六

歌女祖贝达家里有一间叫作“欢乐厅”的屋子，位置居中，象是一间外厅，实际上别有用途。最主要的用途，是歌女和她的班底在这里练习演唱和学习新歌。她所以挑选这间屋子，是因为它离开马路较远，中间隔着卧室和客厅；此外，它较比宽敞，适于举行特殊的聚会。这种聚会一般是由她约请她的亲密朋友以及他们的知己来欢聚的，欢聚时无非是唱唱歌，调调情。她举行这种聚会并不单纯是为了显示她的豪华阔气——即使是为了这种目的，其实也大都是由朋友们掏腰包——她的真实目的是要通过这种聚会广结有钱有势的人，因为这些人不但可以请她参加堂会演出，而且能够在他们交往的上流人物中为她作宣传。此外，她还可以在他们中间选择可心的情人。现在轮到邀请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了，他请了几位知己好友光临这间幸福

的"欢乐厅"。其实，自从他到祖贝达家作过那次大胆的拜访以后，他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不断派人送去各种丰厚的礼物，什么坚果呀，蜜饯呀，举不胜举，甚至还为她定做了一个手工精细、图案优美的镀银脚炉，作为相爱的定礼。由于这一番礼遇，皇后才约他来举行这次聚会，以庆贺新交，并让他随便邀请几位好友来，介绍大家相识。"欢乐厅"里四壁糊着悦目的民族形式的印花纸，两侧的扶手椅上蒙着名贵华丽的柔软绒毯，一张挨一张地一直排到大厅中间。中央放着女主人的安乐椅，周围铺放着许多为班底人员预备的坐褥和垫子，当中狭长的地面上，铺着各色各样的地毯。安乐椅的右边摆着一张精致的小桌，桌上放着带罩的烛台，里面点着蜡烛。除了天花板上的大吊灯以外，屋顶中央还有一股亮光，那是从天窗透进来的。天气暖和的夜里，天窗就这样敞开着，天冷的时候才关起来。

祖贝达盘腿坐在安乐椅上，右边是她的养女琵琶手宰努白，左边是弹竖琴的瞎子阿卜杜胡；还有许多女人分在左右两排坐开，有的拿着手鼓，有的抚弄着大鼓，还有的耍着铜钹。皇后把艾哈麦德让在右边的第一个位子上，几个朋友也都不客气地就了坐，大家都仿佛是在自己家里一样。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对这种场面既不感到陌生，也不是第一次和皇后见面。艾哈麦德把他的朋友一一介绍给歌女，首先介绍的是面粉商阿里先生。祖贝达大声笑着说：

"阿里先生可是熟人，去年我就在他的小姐的婚礼上演唱过……"

接着介绍的是一位开铜器店的先生，一个朋友在一旁插言说，这位先生是一个好色的"花绫眉"，那位先生赶忙说：

"我是来忏悔的，皇后！"

一一介绍完以后，女仆吉尔吉勒端来几杯酒，依次送到客人面前。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心里充满乐趣和欢快。不消说，艾哈麦德成了这场欢聚中的新郎官，朋友们都这样叫他，他心里也有这样的感觉。因此，一开始，他感到有点局促，这是很少有的情况，于是他就用更多的说笑来加以掩饰。直到酒下肚以后，这种局促才自然消失，镇静下来，完全陶醉在欢乐里。每当歌词中的某些美妙词句勾起他的欲念时，他就转过眼去贪婪地瞧着皇后，紧紧地盯着她那丰满的身体。命运赐给他这种恩惠，使他高兴得心花怒放，想到今夜和今后夜夜等待着他的乐趣，不禁心荡神摇："我这个人究竟应该受尊重还是被轻视，一试便知"，我在挑逗她时公开这样说过，我必须证实自己的话。说真的，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到底有多大劲儿，到了适当的时候我就会弄清楚。我还必须随机应变，以免败在她的手下。我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估量到得失。我决不放弃自己的老规矩：在我劲头正足的时候，就得把她搞得精疲力尽，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我的乐趣。艾哈麦德虽然是风月场中的老手，却缺乏恋爱的经验，他所理解的爱情，只不过是肉欲，他对肉欲的追求，采取了极其精细的方式。然而，他并非真的是一头畜生，除开兽欲以外，他也还略略懂得一点感情，他深深喜爱情歌和音乐，这种嗜好能助长他的情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娶了一个妻子，后来又娶了第二个妻子，最初都只是为了满足肉欲，天长日久，他那做丈夫的感情里产生了一些新的成分，那就是亲昵相爱的情分，但是这种情分本质上仍然是肉体的欲望。每当这种感情一冲动——特别是当它赋予他兴奋和过剩的精力时，他便不能满足于夫妇生活，而象一头健壮的公牛似地奔驰在风月场中。每当他有所慕恋的时候，他便表现得更加醉心、热情。他看任何女人都只不过是一个

肉体，只要他一感觉到这个肉体，就认为它是可以拿来欣赏、把玩、嗅闻、品尝和倾听的。是的，这是肉欲，但是这种肉欲既不是原始的，也不是盲目的，它经过人工的驯化，受过艺术的薰陶，所以他用歌曲、笑谑和诙谐作为它的点缀。他那魁梧胖大的身体显现出来的粗犷和强壮，他那内在的亲密温柔的感情，有时也故意地用冷酷和严厉掩盖起来，所有这些都是他荒淫无度的象征。他虽然贪婪地盯着皇后，但是，他那活跃的思想却没有局限在这张安乐椅上，也没有注意周围的嬉戏、歌唱和闲谈，而是沉醉在幻想中。祖贝达觉察到他眼中流露出来的这种欲火，她向客人们的脸上扫了一眼，娇媚而得意地对他说：

“看够了吧，新郎官，当着你的朋友们，难道你就不觉得难为情？”

“在这样一大块肥肉面前我还考虑什么难为情？”艾哈麦德诧异地说。

“你们怎样看你们这位朋友？”歌女发出响亮的笑声，十分快乐地问其他的人。

“这也难怪！……”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这时弹竖琴的瞎子摇晃着脑袋，努着下嘴唇说：

“说老实话的人最能得到人们谅解……”

他的“哲学”受到人们的欢迎，祖贝达却愤愤地瞪了他一眼在他的胸脯上捶了一拳，嚷道：

“住嘴！快闭住你那张唠叨嘴……”

瞎子挨了这一拳先是一笑，随后张了张嘴要说什么，为了避免惹事生非又把话咽回去了。这时，祖贝达转过头来，用威吓的口吻对艾哈麦德说：

“这就是放肆的人应受的报应……”

"可是我，我正是为了学习粗鲁才到这儿来的。"他装作不安的样子说。

"哎呀！你们听见他说什么了没有？"祖贝达用手抚着自己的胸膛，大声叫嚷说。

"到现在为止，这是我们听到他说的最好听的话……"几个人异口同声说。

"不过，如果他超出了粗鲁的限度，你可以打他……"一位朋友补充说。

"你必须顺从他的粗鲁！"另一个人肯定不疑地接过来说。

祖贝达扬了一下眉毛，故作诧异地问：

"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喜欢粗鲁！"

"但愿我们能够永远粗鲁！"艾哈麦德感叹地说。

祖贝达再也无话可答，伸手拿起手鼓来说：

"让我给你们唱一支最好听的歌吧！"

她开玩笑似地朝艾哈麦德捻了一下手指，声音非常清脆，象在这个嘻笑的场合中的一声警告，使喧闹的人们安静了下来。班底人员准备好演奏，客人们又干了一杯，然后伸着脖子望着皇后。这时屋子里鸦雀无声，表明人们一心等待着听歌。皇后向班底人员作了一个手势，他们便演奏起奥斯曼的乐曲来。人们随着抑扬的乐声摇晃着脑袋，艾哈麦德完全沉醉在挑动他的心弦的琴声之中。优美的乐曲使他想起多年来在许多欢乐的夜间聚会中听到的各种歌声，犹如樟脑球掉在即将燃尽的火炭上。在这许多乐声中他最喜爱的是竖琴，这不仅是由于演奏者阿嘎德的技艺精湛，而且由于丝弦本身能给人以快感。他知道，假如不是他那颗追求情欲的心把他引入艺术的宫殿，就是阿嘎德或阿卜杜胡的演奏他也绝对不会听。前奏曲奏完之后，祖贝达引吭高歌："一醉解

千愁……”，班底人员狂热地为她伴唱着，其中有两个互相应和的声音最好听，一个是弹琴的瞎子，嗓门儿粗犷雄厚，另一个是琵琶手宰努白，声音尖细，带着童音。艾哈麦德热情沸腾，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低声随着唱起这支歌来。开始的时候，他的声音低哑，好象喉咙里堵着一口痰。不久，他的朋友们也都鼓起兴致，随着他唱起来。于是，大厅里立即出现了一个大合唱的场面。歌子快唱完时，照例应当由祖贝达独唱，但是她却用一阵表示愉快和得意的响亮的笑声结束了歌唱。这时，班底人员准备再次演奏，歌女询问客人们喜欢听哪一支歌。艾哈麦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感到十分为难，他把自己喜爱的歌子仔细想了一遍。周围的人们并没有注意这一点。但是他在这里发觉，祖贝达并不是善于独唱的一般歌女，更不同于歌女中间的“初开的玫瑰”。他想，如果让这位歌女在堂会上为太太们演唱小调，可能会比唱著名歌曲要好得多。她唱那些著名歌曲决不会给人留下好印象。于是，他为了不使自己听着不快，提议她唱一支适合她的嗓音的小曲，他说：

“来一个《妈呀，她是我的小麻雀》好不好？”

他故意含情地注视着她，要她唱几天前他俩在客厅里相见时她对他唱的这支小曲，仿佛想挑起她的情丝。但是，从大厅那头传来一个人的声音，那人打趣地说：

“那么让你妈向她求婚去吧！”

人们哄堂大笑。艾哈麦德的提议作罢了，他的打算没有成功。没容他想出第二支歌子，就有人提出让她唱《穆斯林们，真主的亲人》，还有人要她唱《你好，我的心肝儿》。但是祖贝达却不愿意使一个人满足，另一个人失望，说她要唱《我虽然疯狂，却有自己的灵魂》。人们表示热烈地欢迎。艾哈麦德掩盖不

住心头的愉快，他在酒的作用下，在夜晚幽会的幻想中，嘴上一直挂着猥亵的笑。他感到有些醉了。同时，他对祖贝达为了满足这些有修养的听众口味而自动要唱著名歌曲感到心疼，尽管祖贝达本人怀有演唱者固有的那种自信。正在班底人员准备演奏的时候，一个朋友站起来，热狂地喊道：

"让艾哈麦德先生打手鼓，他打得好极啦！"

"真的？"祖贝达摇了摇头，将信将疑地问。

艾哈麦德的手指迅速而灵巧地比划了一下，好象是做个样子让她看看自己的技艺。祖贝达微笑着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是加里莱的徒弟嘛！"

客人们纵声大笑，在不断的笑声中法尔高声问皇后：

"那么你打算教给他点什么？"

"我打算教他弹竖琴……你喜欢吗？"她别有用意地问。

"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是教我和声吧！"艾哈麦德恳求地说。

人们催促艾哈麦德和班底人员一起打手鼓，他站起来脱去外衣，只穿着长衬袍，显露出魁梧的身躯，好象一匹用两条后腿直立起来的高头大马。然后，他卷起衣袖，露出两条胳膊，朝安乐椅走去，打算坐在歌女身旁。她为了给他让出地方，抬起身子往左边挪了挪，白里透红的丰满的小腿从红外衣下露出来，腿上有拔过寒毛的痕迹，脚腕上戴着一副赤金脚镯。艾哈麦德无力地搂住了她。人们看到这一情景，狂呼起来：

"哈里发国家万岁！"

艾哈麦德的眼睛盯着歌女的两个大乳房，接着喊道：

"不，应该高呼伟大的胸脯万岁……"

"小点声音吧，不然会叫英国鬼子把我们逮到监牢里去过夜

的……”祖贝达拦阻他们说。

“无论到哪儿，我都高高兴兴地跟着你……”艾哈麦德带着醉意，含混地嚷道。

“放心吧，谁也不能放你们俩单独走开！……”不只一个人大声说。

歌女想结束她的小腿引起的这场风暴，就把手鼓递给艾哈麦德，说：

“让我领教领教你的本领……”

艾哈麦德接过手鼓，微笑着用手掌抚摩了一下，然后手指灵巧地敲打起来，各种乐器一起随着演奏。祖贝达色迷迷地凝视着那些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眼睛，唱起来：

我虽然疯狂，却有自己的灵魂！
他抛弃了我，把我丢进枯井！

艾哈麦德觉得自己处在一种奇妙的境界中，皇后的气息一阵阵喷向他，同从他的囟门一点点冒出的酒的火焰遇到一起，使他立即忘掉了哈姆利、奥斯曼和曼尼拉维的名歌，幸福而满足地享受着这一刹那。她的声音震动了他的心弦，使他更加热情沸腾。他以职业演奏者都比不上的手法打着手鼓，当歌女唱到“上路的客人啊，托你告诉他，他的吻使我感到那么甜蜜！”时，他已经由微醺转为沉醉，心中热辣辣的难以忍耐。朋友们也先后有了醉意，人人胸中都燃烧着欲火，狂乱地手舞足蹈，好象风暴中的大树一样……

祖贝达又重唱一次这支歌子开头两句“我虽然疯狂，却有自己的灵魂”，结束了她的演唱。歌声的尾音里含蕴着亲昵、回忆和告别的意味。歌声消失了，如同载着情人的飞机消逝在天际。

紧接着是一阵狂热的喝采和鼓掌。但是，很快屋子里又沉寂下来，说明这些人已经精疲力尽，他们的心也已平静。此刻除了偶尔有一两声咳嗽和搔痒痒的声音，或是有人说一两句不需要别人回答的话以外，简直什么声音也没有。这情景，等于向客人们宣布"再见"。有些人侧目去看狂欢时脱下来搭在椅背上的衣服，另一些人还对这个快乐的聚会恋恋不舍，不尝到最后的一点乐趣不肯走。其中一个人喊道：

"我们一定要送艾哈麦德先生和皇后入了洞房才能走！"

这个提议得到热烈的拥护，歌女和艾哈麦德不加可否地大声笑着。这时一伙朋友围住他俩，让他俩站起来，并且叫班底人员演奏结婚进行曲。

他俩并肩站在一起，一个象孕妇，一个象骆驼，简直是一对美化了的巨人。她柔媚地拉起他的胳膊挟在腋下，并向注视着他俩的人们示意，请他们让路。一个女人打了一下手鼓，其他的人随着演奏起来，有几个客人唱起结婚进行曲：《抬起你的眼睛看看吧，美人》，一对新人快乐而又沉醉地缓缓迈着步子。宰努白看到这一情景，不自主地停住了弹琵琶的手拉长声音大声欢呼起来，用形象化的说法，这声音简直象一道划破天空的慧星的光。朋友们争先恐后地致祝词：

"白头偕老，子孙绵延！"

"凤凰窝里飞出凤凰来……"

一个人大声提醒艾哈麦德说：

"你可想着'今日事今日毕'呀！"

班底人员继续歌唱，朋友们挥手告别，艾哈麦德和皇后消失在通向内室的门里。

十七

艾哈麦德正坐在铺子里的账桌后面，亚辛出乎意料地走了进来。他的到来不仅突然，而且可以说有些反常。因为这个青年人在家里总是尽可能地躲开父亲，现在却到铺子里来找父亲，岂不有些异乎寻常！此外，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精神恍惚，目光涣散。他朝父亲走来，机械地把手举到脑袋旁边，并没有保持平日见到父亲时的必恭必敬的态度，仿佛他忘记了自己的地位；接着他很激动地说：

"您好，爸爸！我要跟你谈一件要紧的事情……"

艾哈麦德抬起头来，询问似地望着他，心里有些不安；但他克制着不流露出来，用平静的声音问：

"真主慈悲，有什么事吗？"

加米勒·汉姆扎维向亚辛打过招呼，给他端来一把椅子。父亲叫他坐下。他把椅子往父亲跟前拉了拉，坐下来。犹豫着愣了一会儿，才忿忿地喘着气，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妈又要嫁人了！"

艾哈麦德即使预料到了有不好的消息，也不会想到是关于他早已丢开的女人的事情，因此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他受到意外的打击。他立刻皱起了眉头，就象他每次听到有关前妻的消息时一样。他首先感到厌恶，心情烦乱，因为儿子直截了当地触及了他的尊严。这时，他就象那些在绝望中寻找逃避现实的出路的人一样，用询问来暂缓一下，以便有个思考的余地和镇定一下神经，而不是真的要了解什么，于是他问儿子：

“你听谁说的?”

“她的亲戚哈姆迪谢赫今天到学校来跟我说的,还肯定地说这个月内就要嫁过去……”

毫无疑问,这个消息是真实的,从过去看将来,她前半辈子什么样,后半辈子也一定改不了。可是,这个孩子有什么罪过,要遭受这样残酷无情的折磨呢?艾哈麦德对儿子产生了怜悯和同情。他是一个善于为人排忧解难的人,然而自己却无法为儿子解除痛苦,因而感到苦恼。他心中暗暗思忖:假如他自己不幸有这样一个母亲,他又会怎么样呢?……想到这里,心里一阵发紧,就越发同情和怜悯儿子。接着,他想打听一下那个男人是何许人。虽然他对那女人怀着无法消除的恶感,但他的好奇心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不过,也许是由于疼爱儿子不忍再加深他的痛苦,也许是由于心中已经不再承认那个女人,不愿知道她的情况,因此没有问。但是,亚辛却心情激动地把那人的名字说了出来,好象是在回答他心里想问的问题:

“您猜她要嫁个什么人?要嫁一个在迪拉萨那儿卖烧饼的,叫雅古普,三十来岁。”

他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说出最后一句话时,象吐出了卡在喉咙里的一块骨头。他气愤和厌恶的感情传染了父亲,艾哈麦德嘴里嘟哝着:“三十来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坏蛋,他只不过是借结婚为名,实际上别有用心。”他为儿子,也为自己而感到气愤,每逢他听到他前妻的可耻的消息时就要动怒,好象她仍然是他的妻子,好象她的不遵守他的训教和规矩损害了他的尊严。虽然那段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只要一想起和她共同生活的那些日子,一想起她的过失,他就好象一个人又热病复发了一样。也许他夸张了自己的想象,但是一个男子汉总应该有这样

的信念：把妻子违背自己意愿看作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是自己在竞争中的失败。不过，她本来，也许永远是一个充满女性美和具有魅力的漂亮女人。说真的，她刚和他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她就对他强加在亲属身上的法律一样的意志表现出一些反抗，她认为自己有经常回娘家探望自己父亲的自由，这并不是什么错误。艾哈麦德对此却颇为恼火，企图阻止她，起初是呵斥，后来就痛打，于是那个娇生惯养的女人就逃回娘家去了。这个傲慢的男人一味蛮干，他以为训教她，使她头脑清醒的最好办法，就是暂时把她休回家去。当然，这必须是暂时的，因为他也的确舍不得她。他把她休了，他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过了几天、几个星期，一直盼望她的亲属中有一个好心肠的人出来说合。当他看到没有人出来说合的时候，就再也无法假装高傲，只得派人去探听动静，以便言归于好。派去的人回来告诉他，说对方愿意和解，但是有个条件：不准再限制她的行动，也不准再打她。他所期待的和解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因此这个回复使他怒不可遏，心中暗暗发誓，永远不和她复婚。就这样他俩分道扬镳了。亚辛只能一生下来就不和父亲在一起，而在母亲家中度过一段痛苦、可耻的岁月。

这个女人已经再嫁过好几次，虽然在儿子看来，她的每次再嫁都是最明显的堕落，但这次再嫁却使儿子认为比前几次更加丑恶，更加令人痛苦。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母亲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另一方面因为亚辛已经长大成人，是一个有知识的青年，要求维护自己的体面，不蒙受耻辱。他已经不再象年幼时那样，一听到母亲的令人气愤的消息，只是感到惊愕、烦恼，以至大哭；而现在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来找应对他的不幸负责而不该袖手旁观的父亲。艾哈麦德想到这些，心情不安地估计着这件事的

严重后果。但他决心表面上装着对此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尽可能设法使自己的儿子摆脱窘境。接着，他耸了耸宽大的肩膀，轻蔑地说：

"唉，我们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只当没有她……"

"可是，爸爸！她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呀！"亚辛失望而愁苦地说，"不论我们怎么说，在我的眼里也好，在别人的眼里也好，她总归是我的生身母亲，无法改变，也无法摆脱。"

亚辛呼呼地喘着气，用长得和母亲一样一双好看的黑眼睛望着父亲，求救似地高声说："你是我的父亲，你有权威，有办法，你救救我吧！"艾哈麦德深受感动，但是他仍然故作镇静，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说：

"我不否认你的痛苦，我也情愿谅解你这样发脾气。可是我仍要责备你这样做太过分了。你太不理智，所以自寻苦恼。你自己冷静地想一想，她嫁人与你有什么相干？她嫁人还不是跟每天都有别的女人嫁人一样？她不是一个有思想的女人，不但不会看出这次嫁人和她以前的行为不一样，心里也许反而格外感激那个男人呢！我不是一再地跟你说过吗？只有不把她放在心上，就当没有她这个人，你才不会苦恼。你应当听其自然，自己宽慰自己，别管人们说什么。她嫁人总是合法的事情，不是什么丑事。"

艾哈麦德这番话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这些话和他心里因感到有辱门庭而激起的愤怒是绝不相容的。但是，作为一个为人们排解争端的最好的和事佬和公正人，他养成了圆滑的性格，因此他滔滔不绝地说出的这番话，居然象真的一样。他的话不是毫无效果，他的话在任何一个儿子面前都绝对不会毫无效果，但是，亚辛的怒火却不是一下子就能平息下来的。他和儿子的情形恰如一只冰冷的玻璃杯和一把开水壶。亚辛立刻对父

亲说：

“对，是合法的事情。可是，爸爸，她常常是违犯教规的呀！我心里一直在想，是什么支配着那个男人要娶她呢？”

情况很严重，可是艾哈麦德却暗自在心里说：“你应该先想一想是什么支配着她嫁给那个男人？”

没等父亲回答，儿子继续说：

“他是图财，不会有别的！”

“也许他真心诚意地愿意娶她……”

“不，他只是图财。”亚辛越发显得冲动，忿恨而痛苦地叫道。

情况更加严重了。艾哈麦德并没有忽略儿子对他大声嚷叫的愤怒语气，想到儿子的处境和苦恼，他心中不无感叹。他本想再强调一番他刚才说的这番话，结果也没有再出口，只是用相当冷静的口吻附和儿子的话说：

“也只有图财才能促使那个人去娶一个比自己大十岁的女人！”

艾哈麦德认为把话题转移到这方面来是有好处的，凭他的聪明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亚辛的思想集中在那些折磨他感情和勾起痛苦回忆的事情上，父亲则要扭转他的思路，把儿子从考虑母亲嫁人的原因方面，扭转到那个人为什么要娶她的问题上去，但是他并没有忽略，儿子的看法也关系到他本人作为一个丈夫的脸面问题。他对现在这个话题感到满意。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儿子同样担心。亚辛的母亲希纳娅颇有一些资财，她在几度结婚、离婚中得到许多财产。她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迷人而又有魅力的漂亮女人，既使让男人倾倒，也使男人有所顾忌。然而到现在，她已经不能象过去一样地掌握自己了，又怎能掌握别人呢？因此，她的财产就只有消耗在她所留恋的、但她已经没有用武之

地的情场上。将来等到亚辛摆脱这种不幸的处境的时候，不但丢了脸面，而且落得两手空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艾哈麦德好象独自思量似地对儿子说：

“孩子，我看你说得很对，象她这种人老珠黄的女人，是会被一些图财的男人垂涎的，她也很容易上人家的钩。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能有办法去找那个男人，让他放弃这种拐骗行为吗？不能，施用威胁恫吓手段不是我们这样有体面的人干的事。低三下四地哀求他，同样为我们的尊严所不允许。现在，我们只有去找这个女人！我并不是不知道，你和她早已断绝了关系，这样做本来是应该的。老实说，假若不是出于迫不得已，我决不愿意让你和她恢复关系，不过，在不得已的时候自然应当另作别论。我想，你还是抽时间到你母亲那里去一趟，或许你这一去多多少少会把她引到正路上来。”

刹那间，亚辛在父亲面前好象一个受催眠术摆布的人似的精神恍惚，沉默不语地听着父亲的启示。父亲的话和他的想法差不多，也可以说他对这个建议并不感到突然，也许他在来找父亲之前就曾经这样考虑过了。但是，他咕哝着说：

“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看这是最好的办法。”父亲明确而肯定地说。

“我怎么能到她那儿去呢！”亚辛嘟囔说，“我怎么能使自己再置身于已经避开的环境中去呢，对我来说，没有比破坏我的生活更痛心的事了。我没有母亲……我没有母亲！”

尽管亚辛这样说，艾哈麦德却认为儿子已经接受了他的指点，接受了他的意见，因此慢条斯理地说：

“这倒也是实情。可是，我想你离开她这么久，突然回到她面前，对她不会毫无影响。也许她一看到你已经长大成人，说不

定会触动她的母性，为了顾全你的体面，从而改变主意。"

亚辛低下头来默默地思索着，不再象刚才那样愁苦和失望了。这件丑事的发生，本来使他感到可怕，以至发抖，认为这是使他遭受最残酷折磨的丑事；但是，现在他所担心的却只是他等待继承的财产会不翼而飞，此外再没有别的。那么，他该怎么办呢？他反复考虑，却想不出比父亲的主意更好的办法，特别是在他惶惑不安的情况下，认为父亲的主意最能保全他的体面，最能使他摆脱痛苦。"就这么办吧！"他暗自下定决心，于是他又对父亲说：

"就按照您说的这样办吧，爸爸！"

十八

亚辛走到加马利亚街的时候，心头一阵紧张，以致感到透不过气来。他离开这条大街已经十一年了，在过去的十一年中，他从未怀念过这条街，也可以说他只要一回忆起在这条街上的往事，就象跌入黑暗的深渊，心情抑郁，仿佛处在梦魇的状态之中。其实，他并没有忘记这条街，只是偶尔一想起它来就愤怒而沮丧地厌恶它，竭力把它丢开。他不到这条街上来办什么事，也不路过这里到别的地方去，就象不知道这条街一样。然而这里依旧是他幼年和少年时候的老样子，丝毫没有改变。街道仍然那么狭窄，一辆手车就能把路堵住。看看这些住房，几乎阳台连着阳台，一家家小店铺紧紧地挤在一起，里面发出嗡嗡的人声，象是蜂窝。土马路上到处是泥坑。孩子们光着脚在马路边上乱跑，把小脚印印在地面上；行人熙来攘往，络绎不绝。卖炸食的哈桑老爹和开饭铺的苏莱曼老爹等一些老人，还依然都在。假若不

是怀着过去的痛苦的回忆和现在的憎恶，他的嘴角上也许会泛起向往童年的微笑。

刚刚看见向往宫胡同，他的心就怦怦地跳动起来，甚至要震破耳鼓。接着，他看见了胡同口的右面转角上的那个门前摆着桔子和苹果筐的水果铺，羞愧地咬着嘴唇，闭上了眼睛。想起往事他就感到耻辱，羞愧得抬不起头来，直想为吐出心上的耻辱和苦恼而痛哭一场。如果把他的全部往事放在天平的一头，而把这个铺子放在天平的另一头，后者要沉重得多。因为它是往事中的一个分界线，一个永存的活的标志：铺子的位置，它的主人、筐子、水果，都包含着难以容忍的耻辱和说不出的痛苦及对他的沉痛的打击。如果说往事已成过去，记忆会逐渐模糊和淡忘，那么，这个铺子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他的眼前，使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使已经忘却的往事重新出现。他每在这个拐角上向前走一步，就不由自主地被时间向后拖回去几年，以至他仿佛看到铺子里有一个小孩，仰起脸来对着铺子主人说："妈妈叫你晚上到我们家来！"又仿佛看见那个孩子拿着装满水果的纸口袋，高高兴兴地跑回家去；还仿佛看见孩子同母亲一起走在街上，一说让母亲看那个人，母亲便轻轻地拽着他的胳膊走开，害怕被人看见；还仿佛看到自那个人搂住母亲的那副粗野的样子，自己在那里哇哇大哭。现在他一想到这件事，那野蛮的一幕就出现在眼前，而且由于自己已有了生活体验，那种样子就变得越发丑恶。此刻，这一切都变成许多浑身带着火焰的魔影在追赶他，他则尽力逃走；他刚摆脱一个魔影的手，又落到另一个魔影的手中，这些横暴而野蛮的追逐者，在他内心激起无比的愤怒。他朝着目的地一直往前走，心中万分懊丧。"胡同口上有这个水果店，我怎么能走进这条胡同，那个男人……你看他，不是仍然站在那个老地方吗？不，决不能往那边

看。可是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偏偏引诱着我去看。假如我们的目光相遇，他还能认出我来吗？如果他说认识我，我就打死他。不过，他怎么能认出是我呢？不论是他还是这里的其他人，都不会认识我。十一年了，我离开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而今天我已经长成了一个小伙子，象一头公牛似的……可是我却连消灭那些可恶的小虫子的力量都没有，反而让它们不断地螫我！”

他慌慌张张地拐进胡同，暗自寻思：人们瞧见我，心里一定会想：“这个人好面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见过他！”他顺着斜坡往上走，决心使自己冷静下来，收敛一下脸上的怒容，哪怕是一会儿也好。他拿定主意，决心不去想那些事。他开始留心观察自己的周围，心里想：“不要讨厌这条令人不快的街吧，你小的时候，曾把一块木板铺在这条街的斜坡上当滑梯，那时你是多么喜欢这条街啊！”不过当他看到旧家的屋子墙时，心里又说：“我要到哪儿去？到我妈那儿去！多么不可思议呀，我真不敢想，我怎么见她，她又怎么见我！我希望，但愿……”他向右一拐，进了死胡同，然后站在左边的第一个门前。一点不错，这是那个旧家。他象小时候从这条街上走回家来一样，他既不用怀疑，也不用打听，一直走了来，仿佛昨天才离开似的。只是这一次，他一进这个门就不由得有些慌乱。他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走上台阶，尽管心里很不安，但仍然注意察看着眼前的情景，看是否还和他印象中保留的形象一样。他觉得这个门比他记忆中的窄了一些，棱棱角角的地方也有些磨损；对着楼梯间的台阶拆除了一小部分。这时，他只顾观察眼前的一切，却丢开了往事。他穿过租出去的两层楼，来到最上面一层。他心里十分紧张，站在那里镇定了一下，然后轻蔑地耸了耸肩膀，前去敲门。没等多久，门开了，露出一张中年女仆人的脸。她一看见来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就

躲到了门后，很有礼貌地问他有什么事情。这一问使他猛地提起精神，觉得这太没道理，于是迈着坚定的步子一直朝客厅走去，同时用命令的口吻说：

“告诉你们太太，说亚辛来了！”

“女仆会怎样认为我呢？”他转过身来看了一眼，只见女仆急急忙忙跑到里面去了。也许是他的命令口吻吓住了她，也许是……他咬着嘴唇走进客厅。即使他行动匆忙和心情激动没有留心细看，也看得出这里还是客厅。他记得这所房子的每一个角落，用不着任何人指引。假如不是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回想起曾用来哄他不哭的鸽子。那时一到晚上他就站在阳台那里透过小孔观看械斗队伍，不让看就哭闹。屋子里摆着的这些家具还是以前的吗？……他已记不得这间屋里原来摆的是什么家具了，只记得钉在接有水龙头的洗脸池上的大镜子，镜框上刻有五彩图案；镜子两边有两盏灯，挂在玻璃灯柱上。他特别喜欢这两个玻璃灯柱，喜欢看从透明的玻璃中闪耀出来的美丽的色彩；如今景象虽然变了，可是他依然记得自己是那样迷恋它。用不着问，这些家具已经不是原先的家具，这不仅仅因为那些家具已经太旧，需要更新，而且一个女人几次改嫁，先是他父亲，然后是煤炭商、军士长，每次都把旧家充作新房，必定要改改样子，粉刷一新。他心里很紧张，知道自己不但敲开了旧家的门，而且也挑破了充满浓血的浓包。他并没有等多久，也许比他所预料的时间还要短一些，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知为什么这声音使他警觉起来。他背朝门站着，感觉到她已经来了。砰地一声，她猛地推开他背后关着的房门，接着就听见她高兴地嚷道：

“亚辛，我的孩子！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真主！他已经长成大人了！”

血液一下涌上他绷紧的面孔，他慌忙转过身来，看见了她。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这次会见会有什么结果。但是这个妇人却压根不注意他表情的变化，跑上来抱住了他，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吻他的胸膛——他站在那里，她的嘴只能够到他的胸部。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她把脸依偎在他的胸膛上，才慢慢地平静下来。直到这时，他一动没动，也没说一句话，他非常痛苦地感到自己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僵硬、麻木，动弹不得了。他就这样没有任何表示和动作，一直僵持着，缄默着。但是他很激动，尽管他最初表示很冷淡，没有流露出自己的激动，但是他却热情地接受了她的拥抱和亲吻而没有拒绝。这也许是由于他摆脱不开那些痛苦的记忆之故吧，那就象童年时染上的痼疾一样。虽然他决心要暂时不想那些往事，以便控制住自己的思想和理智，但是被驱走的往事却在他的心上留下了阴影，好象落在嘴上的一只苍蝇，把它赶开后，却留下一些蛆蛹。在这种可怕的处境中，他比过去更加理解了一直折磨着他的心的愁苦的实质，原来他的心里已经没有母亲的位置了。女人朝着他抬起头来，仿佛是要他俯下身来。他再不能拒绝，就把脸凑过去，让她亲吻了两颊和前额。在拥抱中，母子俩的目光遇到一起，他亲吻了一下她的前额，心中除了感到慌乱和羞愧之外，没有其他感情。接着，他听到她喃喃地说：

"女仆跟我说亚辛来了，我说，亚辛？哪个亚辛？嗯，除了他还有谁？我只有这么一个亚辛。可是他既不会到我这里来，也不愿见我的面。这是怎么了？我的祷告怎么灵验了呢？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象疯了似地赶忙跑来，一看，果然是你。感谢真主，你离开我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现在已经长成大人了。我想你想得都要发疯了，可是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

她拉住他的胳膊朝沙发走去，他跟随着她，心中想：要多久才能结束这种过分激动的热情接待，使他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呢？他怀着惊异、不安和好奇偷眼去看她，她仿佛没有什么改变，虽然有些发胖，但是仍然保持着美丽的身材，而她那红润的、圆圆的脸庞和两只画过眼睑的黑眼睛，几乎和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一样漂亮。他看到她脸上和脖子上涂着脂粉，心里很不痛快，仿佛他期待她在分别的这些年中——特别是在她独居的时候，那种有意无意地注意容貌和喜好打扮的老习惯能有所改变。母子两个并肩坐下，她一会疼爱地凝视着他的脸，一会用喜悦的眼光打量他的身材高矮；然后，她用低低的颤抖的声音说：

"真主，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是在做梦吧？这就是亚辛！一晃多少年了！我呼唤过你多少次，我求了你多少次，我派了多少人去叫你，都失望了，我还说什么呢？告诉我，你的心怎么这么狠？为什么拒绝我？你为什么不体谅体谅我的心？你怎么能忘记这里还隐藏着你的母亲呢？"

他只注意到她的最后一句话，觉得这句话令人不可思议，既可笑又可怜，好象她的精神不正常似的。是的，有一种东西，也许是许多东西，不分早晚地提醒他有一个母亲。但是，这是什么东西呢？

他抬起头来，困窘地望着她，却没有说话。就在这一刻，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女人忧郁地问他：

"你怎么不说话？"

亚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摆脱窘惑，迫不得已地说：

"我很想念您，可是我所受的痛苦……"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女人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光芒消失了，眸子里充满失望和忧郁，令人追悔的往事使她的热情冷下来。她

再不能注视他的眼睛，她垂下眼帘，忧郁地说：

“我知道你不会忘记那些苦恼的往事，真主明鉴，那也不致惹你生这么大的气呀，十一年不见我的面……”

他觉得她的责备毫无理由，使他气恼，好象往他心中隐藏着的怒火上浇油一样。假若不是考虑到此次前来的目的，他一定会象火山爆发一样地发作起来。她说的是真心话吗？是她对自己的行为根本不在乎，还是认为他什么都不懂？不过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来意，竭力控制住自己，他说：

“您说不致惹我生那么大的气？我看那是很令人气愤的，我觉得我并不过分……”

她身子一软，靠在沙发上，仿佛瘫痪了似的。她以又象责备又象乞求谅解的目光望着他，说：

“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再嫁，难道是什么过失吗？”

他胸中的怒火燃烧起来，但是他除了两片嘴唇闭得更紧，并没有露出愤怒的神色。她坦然地讲着，仿佛她坚信自己是个无辜的人。她问“一个女人”离了婚再嫁难道是什么过失吗？是的，“一个女人”离了婚再嫁不是什么过失，然而如果这个女人是他的母亲，那就得另当别论，一定得另当别论。她所说的再嫁是什么呢？结婚、离婚、再嫁再离婚，又再嫁又再离婚？何况还有那个格外令人痛苦、令人难堪的“水果店老板”呢！难道需要他把这一点向她挑明？难道需要他用自己的痛苦的回忆来刺激她？难道需要他告诉她自己并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什么也不懂吗？这一次，由于回想起往事，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于是他气冲冲地说：

“结婚离婚，再嫁再离婚，对于你来说，不应该做这样的丑事，它无情地撕碎了我的心。”

“这除了怨命不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有这些都怨我的

命运不济。”她在胸前扭绞着双手，神情沮丧，愁苦而悲伤地说。

“你别想为自己开脱，那样只有使我更加痛苦。最好我们还是设法把我们的痛苦隐藏起来，事实终归是事实，永远也抹煞不了！”他蹙起眉头，鼓起嘴巴对她说，好象是呕吐什么肮脏东西。

她沉默着，以免流露出自己的不悦，她心中非常惋惜，往事的波涛冲淡了这次美好的会见，破坏了她对这次会见寄于的希望。她不安地望着儿子，仿佛要他说出自己的心思。直到她对他的沉默再也忍受不下去时，才抱怨地说：

“你不要苦苦地折磨我吧，你是我唯一的……”

这句话在他的心里占了一个奇怪的地位，他好象第一次听说似的，其中含有一个新的因素，引起他的激动和不安。不错，他是她唯一的儿子，同样，她也的确是他唯一的母亲，但是他们俩之间的距离是多么远呀！他竭力避免让她看到自己脸上显露出来的厌恶和愤怒，接着他为了避开丑恶的回忆，闭上了眼睛。这时他听到她温存地恳求说：

“给我一点安慰吧，让我相信我所期待的幸福能够到来，而不是幻想，让它成为事实，不要叫我落得一场空吧！你既然到我这里来了，你就永远丢开过去那些苦恼吧！”

他目不转睛地久久地望着她，表现出他正在考虑重要的心事。这时，不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放弃，甚至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推迟说出自己的来意。接着，他用含蓄的口吻说：

“一切取决于你，只要你愿意，你希望什么有什么……”

“我要你的心，我朝思暮想的就是你的心，我想尽一切办法要得到它，可是你却无情地拒绝我……”女人的眼里流露出不安的神色，表明她的忧心。

他由于心里烦乱，并没有理会她这番热情的话，他说：

“你追求什么，在于你自己，完全在于你自己，如果你的欺骗者使你还有些理智的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妇人惊慌地问。

“我的意思很清楚，假如我听说的消息是真的，那我就还要承受无情的打击，所以我要求你改变主意！”他见她假装不懂，不觉有些恼火，愤懑地说。

女人睁大眼睛，板起面孔，明显地露出失望的神情，自言自语地嘟哝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你又要嫁人的事。在这方面，你也不多想想，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受不了这种新的刺激……”他看出她要继续装糊涂，就忿忿地说。

她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久久地沉默着，象打瞌睡似的。过了一会儿，她慢慢地抬起头来，脸上露出超出寻常的愁容。接着，她仿佛自言自语似的有气无力地说：

“难道你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嗯，是的！”他不加思索地回答。

他的答复犹如打出了一发炮弹，使周围的一切立刻变了样，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接着，他回味着这次会见中和母亲的一番谈话，他把自己说的话一一加以肯定，并想到最后的这句答复。他有些怀疑这句答复是否正确。母亲茫然地望着前面，低声地说：

“但愿是我的耳朵听错了……”

他知道自己因操之过急而丧失了机会，心中十分懊恼，但是他却要迁怒于别人。他不考虑自己的做法是否会使事情更加不可收拾，接下去说：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丝毫不考虑后果，可我呢，就得永远

无辜地受害，成为牺牲品。我本来以为你上了些年纪，会理智一些；我一听说你又打算嫁人，真是说不出的惊讶，这是多么丢脸的事呀！隔几年就要来这么一回，简直没有完了！”

母亲由于过分失望，好象反而对儿子的话听之漠然。过了一会，她悲哀地说：

“你是牺牲品，我也是牺牲品，在你爸爸和抚养你的那个女人的挑唆下，咱们母子都是牺牲品！”

她转了话题，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她这样做本来很可笑，不过他没有笑，而且更加气愤，他说：

“我爸爸和我继母都同这件事没有关系！你不要往好人脸上摸黑，掩饰自己的行为！”

“我真没见过象你这样狠心的儿子！你离开我十一年，刚一见面就这样跟我说话！”女人悲叹似地高声说。

“失德的母亲生出来的儿子就应该这样狠心！”他厉声厉色地说，挥着手，表示反驳和气恼。

“我没有过错，我没有过错，你却这样狠心，你是铁打的心肠，和你爸爸一样……”

“别提我爸爸！还是考虑考虑我们现在谈的事吧……你要是有所顾忌，就应该不做这桩丢人的事。我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件丑事的发生。”他气急败坏地喘着气对她嚷道。

“你为什么要过问这件事？”由于过分失望和伤心，她的声音中也带有了冷酷的味道。

“母亲的丑事我怎么能不过问？”他惊诧地嚷道。

“其实你心目中早就没有我这个母亲了。”她伤心地、语含讥诮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心里既然没有我，也就不必过问我的事情。”她不去理会儿子的问话，沮丧地小声说。

“过去的事已经够我受的了，我决不能让你再玷污我的名誉！”他怒冲冲地嚷道。

“真主证明，这根本不是玷污名誉的事情。”她忍住心中的痛苦说。

“这么说，你一定要这样做喽？”他责难地问。

她沮丧、愁苦地低着头，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她长叹了一声，然后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事情已经决定，婚书也写了，我无法再推掉了！”

亚辛颤抖了一下，肥胖的身子僵硬地站在那里，脸色变得蜡黄，两只眼睛一直盯着母亲低垂的头。他的怒火再也压不住，狼嚎似地嚷叫道：

“你是个什么女人？罪恶的女人！……”

“求真主饶恕你！”她用低沉的声音表示容忍地说。

这时，他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用她还以为他不知道的往事去刺痛她，说出那个卑鄙的水果店老板的事，当作一颗子弹射向她，她一定会感到受到了最严厉的谴责。他绷紧面孔，蹙着眉头，两眼闪出可怕的光芒，额上的皱纹也带着警告和威吓的意味。他张了张嘴，刚要向她开火，又停住了，因为他虽然遭受到打击，但是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这是恐怖的一刻，在激烈的震动中过去，使人感到有一种死神将临的气氛。这一刻，他脸上一直保持着怒容，过了一会儿才平息下来。他忍住怒火，叹了一口气，毫不遗憾地决心退让，不去揭她的丑，他的前额上渗出了冷汗。他在事后回想这次奇怪会见的全部情况，想到这一点时，对自己的退让不但感到十分满意，而且颇为自负。他所以感到

自负，是觉得自己的让步是为了顾全自己，而不是怜悯她。他虽然知道那些事情，却要掩盖起来，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不是维护她的体面！

他气愤地拍了一下手，说：

"你是一个罪恶的女人！你是一个卑鄙的女人！我竟然怀着良好愿望来见你，真觉得自己无知和可笑！"接着，他又用讥讽的口吻说："我真奇怪，你既然要去做那种事，怎么会怀念我！"

她用悲哀失望的声音说：

"尽管这样，我心里却盼望我们能够恢复母子的情感！你突然到来，激起我心中许多热烈的希望，我想象你这次来，会使我把至高无上的母爱毫无保留地给予你……"

他听了这几句温柔的言语，退缩了一下，仿佛要逃避开似的。这几句话使他气恼到了极点。他愤怒而沮丧地感到，再留在这个讨厌的地方已经毫无用处，转身要往外走，同时说：

"我恨不得杀死你！"

"假如你真能杀死我，那倒救了我……"母亲合上眼睛，哀怨地说。

他再也忍耐不下去，忿怒而厌恶地盯了她最后一眼，走出屋去，两脚踏得地板乱颤。他走到马路上，慢慢冷静下来，这才想起忘记了谈财产问题。他完全忘记了这回事，只字未提，仿佛他不是为这个首要目的而来的。

十九

主妇艾米娜推开房门探进头来，亲切地问道："有什么事情

吗？孩子！”

“进来吧，妈妈！我跟您谈几句话……”法赫米回答。

艾米娜高高兴兴地答应着走进房来，见儿子站在书桌前面，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他拉住她的手，走到离门不远的椅子前面让她坐下，自己也挨着她坐下来，问道：

“他们全都睡了吗？”

艾米娜知道儿子让她进来一定是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否则不会这样严肃，也不会害怕别人知道。儿子的郑重态度在她相信预兆的心中很快地引起了反应，她郑重地回答说：

“海迪杰和阿依莎都按时回房去了，我刚刚已经安顿凯玛勒睡下。”

法赫米从傍晚起就坐在书房里，等候这个时刻。他无法象往常一样地集中精神看书，隔一会就焦急地听他母亲和姐姐她们的闲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后来听到母亲和凯玛勒背完奈白易章①，堂屋里寂静下来。又过了一会，母亲来同他说话，就把她请了进来，烦躁的等待心情才算消失了。尽管母亲在他眼里好象是一只温顺的鸽子，他在母亲面前决不感到拘束和畏缩，但是他仍然觉得要公开说出自己的意思并不是那么容易。他腼腆不安地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声音颤抖着说：

“妈妈，我请您来是要跟你商量一件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母亲见他态度越来越严肃，她的一颗柔弱的心开始慌恐不安——至少可以说是慌恐不安的感觉，她说：

“说吧，孩子，我听着哪！”

---

① 《古兰经》第七十八章题名。

他长舒了一口气，缓和一下紧张的心情，说：

“您看怎么样，假如……您看行不行，我说的是……”他吞吞吐吐地停住了，接着他改变口气，含混、迟疑而又慌乱地说：“妈妈，除了您，我的心事跟谁也不能谈……”

“那是当然，孩子！”

“我想请您替我去向隔壁穆罕默德·雷德万先生的女儿马莉娅求婚，您看行吗？”他鼓起更大的勇气说。

艾米娜听了他的话，不禁有些吃惊，她首先回了他一个微笑，这微笑与其说是喜悦的表现，不如说是惶惑的表现。然后，她等待他公开说出他的心事的那种紧张心情逐渐消失后露出的微笑，表明这是她发自内心的喜悦。她犹豫着，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过了一会才勉强地说：

“你真的愿意？把我心里的话告诉你吧……如果有一天，我能给你订下一个好姑娘，那就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谢谢您，妈妈！”年轻人红着脸感激地说。

母亲脸上带着温存的微笑望着他，满怀希望地说：

“那一天该多么幸福啊！我整天辛辛苦苦，就是盼望有这么一天真主会报偿我。当然，我盼望的不光是这么一天，而是许多象这样的日子，让我高高兴兴地看到你和你的姐妹海迪杰、阿依莎的喜事。”

她眼前的幸福的幻景消失了，突然清醒过来，不安地向后退缩，好象一只小猫遇到了要扑向它的一条大狗。她迟疑地嘟哝说：

“可是，你爸爸……”

“所以我才找您来商量嘛。”法赫米埋怨地微笑着说。

母亲想了一会儿，自言自语似地说：

“我真想不出他对这件事会抱什么态度。你父亲和一般人不一样，脾气古怪，有时候他会把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看成是罪过。”

“这件事没有什么可招他生气和反对的。”法赫米蹙着眉头说。

“我也是这么想。”

“不用说，要等我毕业后做了事再结婚……”

“那是当然……”

“那么，还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呢?”

母亲看了儿子一眼，仿佛说：“如果你爸爸硬不答应，谁敢跟他讲理去?”她在丈夫面前只知道绝对服从，不论他的意见对不对，也不论他的做法公正不公正。不过她嘴里却说：

“但愿他能答应你的要求……”

“我爸爸象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年轻人激动地说。“可是，我决不忙于结婚，我要等到别人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的时候再结婚。”

“愿真主满足我们的愿望……”

两个人一声不响地互相望着，很自然地考虑着同一个问题。母子之间非常了解，可以毫无困难地观察出对方的心思。过了一会儿，儿子才把两个人同时考虑的问题说出来：

“那么，我们考虑一下让谁跟爸爸去说呢……”

母亲笑了笑。由于疑虑重重，她笑得很不自然。她知道聪明的儿子是在提醒要她来承担这桩她责无旁贷的义务。她没有反对，也没有办法反对，她只好承担下来，就象她承担其他义务一样。她默默地祈求真主赐予一个美满的结果。她疼爱地安慰儿子说：

“除了我，能让谁去跟他说呢？但愿真主帮助我们……”

“假如我自己能跟他说，我早就直接跟他说了，可惜不能。”

“真主慈悲，我去跟他说，他会答应的。马莉娅是个规矩姑娘，模样又俊，再说家庭也正派。”说完，她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忽然想起什么似地补充问：“她多大年纪了，大概比你大吧？”

“我倒不计较年岁大小。”年轻人回答。

“求真主赐福我们，求真主帮助我们。”她微笑着说，然后站起身来，“我该走了，真主保祐，明天见……”

她俯身吻了吻儿子，然后走出房去，随手关上了门。出来之后，她一眼看到凯玛勒正坐在沙发上，低头看着面前的练习本，不由得吃了一惊，大声问道：

“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我想起把英语练习本忘在这儿了，来取练习本，顺便温习几个生字。”孩子慌乱地笑着回答。

艾米娜又把凯玛勒送回卧室，直到他躺进被窝里才走开。但是，凯玛勒并没睡，他兴奋得无法入睡。母亲刚走开，他就又从床上跳下来，听见母亲上了楼，他开开门，跑到姐姐的卧室，推门进去。他让房门敞着，好使堂屋里的灯光射进黑暗的卧室。他跑到床边，低声呼唤：“海迪杰姐姐！”海迪杰吓了一跳，急忙坐起来。凯玛勒激动地喘息着跳上床，靠近姐姐身边。他似乎觉得只向一个人倾吐使他不能入睡的秘密还不能满足，又伸手去摇晃阿依莎。其实阿依莎早就看见他进来了，这时撩开被子，生气而又疑惑地抬起头来。问：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他并不在乎姐姐的训斥的口吻，因为他相信只要自己一说出那个秘密，就可以改变她俩的态度，所以他的心里依然喜滋滋

的。于是，他象生怕别人听见似地压低声音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新奇的秘密……”

“什么秘密？……快说，让我们看看你的本领……”海迪杰问。

“法赫米哥哥要向马莉娅求婚……”他再也憋不住，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阿依莎一听这话，不由自主地从床上坐了起来。这个消息使她们十分兴奋。三个人脑袋凑在了一起，在门口的地板上映出一个金字塔形的黑影。从敞开的门口射进来的微弱光线，在房门口的地板上形成一个亮亮的方块，四边随着外面摇曳的灯光晃动着。窗外吹进来的微风，把窃窃私语声吹向堂屋。海迪杰关心地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下床去取英语练习本，在书房门口听到哥哥说话的声音，我就坐在沙发上听着。”

接着，他把自己在半掩着的门外听到的话向两个姐姐学说了一遍。海迪杰和阿依莎屏声敛气地注意听着，一直听他说完。阿依莎想进一步证实这个消息，就问海迪杰：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你想，他能编得出这么有眉毛有眼睛的事来吗？”海迪杰指着凯玛勒回答说，声音低得象长途电话中的声音。

“你说得对。”阿依莎一本正经地笑着说，“编瞎话说一个孩子死在马路上是一回事，这次说的可是另一回事。”

凯玛勒对姐姐这种嘲讽的口气，很不以为然。海迪杰没去注意他，问阿依莎：

“你说怎么会有这桩事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一回了吗？我怀疑长春藤怎么能引诱法赫米天天往屋顶上跑。”阿依莎笑着说。

“是另外一种长春藤缠住了他的腿！”

这时，阿依莎低声地唱起来：

亲爱的，爱我吧，
谁也不会指责你！

“轻一点儿，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海迪杰责备阿依莎说。“马莉娅都二十岁了，法赫米才十八岁，妈妈怎么能答应呢？”

“妈妈？妈妈还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老好人，她从不会说个不字。可是，你也别光看这一点，难道马莉娅不是一个温柔漂亮的好姑娘？再说，在这一带，只有咱们家连一回喜事还没办过。”

海迪杰和阿依莎同样很喜爱马莉娅，可是她决不会因此就忘了挑毛病，不论她喜欢的人有没有可挑剔之处。她不但不会因为喜爱她而仅限于吹毛求疵，而且当婚姻问题勾起她心中的隐忧和嫉妒时，她对自己的女友很快就转爱为憎。所以她不愿意要马莉娅做自己的弟妇，她说：

“你真是个糊涂虫！马莉娅是长得不错，可是她能配得上法赫米吗？傻丫头，你要知道，法赫米是个大学生，有朝一日要当法官的。你认为马莉娅配当一个有地位的法官太太吗？她顶多不过跟我们一样，也许还不如我们，就是我们也不配嫁一个法官呀！”

阿依莎心里想：“难道警官也比不上法官？”她反驳似地问：“我们怎么不配？”

海迪杰没注意妹妹流露出的心思，继续发表议论：

“法赫米得娶一个比马莉娅强过百倍的美人，他将来要娶一个女学生、阔家小姐，甚至贝克、帕夏的小姐，何必忙着和马莉娅订婚？马莉娅不过是个不识字的粗人，我比你更了解她。”

阿依莎心中明白，马莉娅在海迪杰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个一无可取的姑娘。听海迪杰说马莉娅是个不识字的粗人，她忍不住在黑暗中笑了笑：你还不如马莉娅呢！但为了避免惹恼海迪杰，她退让地说：

“听凭真主安排吧！”

“天上的事听凭真主安排，地上的事要听爸爸的。明天我们就会知道爸爸的主张了。”海迪杰非常自信地说。然后她转过身来对凯玛勒说：“现在你该回去睡觉了，明天见吧。”

凯玛勒回到自己的卧室，自言自语地说：“只有亚辛还不知道，我明天再告诉他……”

二十

在楼上，父母的房门紧闭，海迪杰和阿依莎面对面地靠近房门坐着，怀着急切和关怀的心情，屏声敛气、小心翼翼地听着里面的动静。这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艾哈麦德午睡刚刚起来，小净完了，和往常一样坐在那里喝着咖啡等候艾赞①，做完礼拜后才回铺子去。姐妹俩在等着偷听母亲向父亲谈凯玛勒告诉她们的那件事，因为现在是最适合谈这种话的时候。姐妹俩畏畏缩缩，警觉地倾听着，听到父亲只是高声谈着家务琐事。两

① 穆斯林每次礼拜前高呼的唤拜词。

个人纳闷地互相看了一眼。又过了一会儿，才听到母亲用温顺的口气十分恭敬地说：

“老爷，法赫米求我和你谈一件事情，我谈一谈好吗？”

这时，阿依莎朝屋里摆了一下下颏，仿佛说：“这就是那回事啦！”同时，海迪杰想象着母亲谈这件大事时的处境，不由得对母亲产生了怜悯心，咬紧了嘴唇。接着她们听到父亲问：

“他要求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两个偷听的人觉得沉默的时间是那么长。不久，听见母亲温柔地说：

“法赫米可是个好孩子，老爷！他勤奋用功，通情达理，天资聪慧，这些都能得到你的喜爱，愿真主保佑他免受别人的嫉妒。他对我说出自己的愿望，也许是他觉得这样比直接对你说随便一些。”

“你说吧，他要求什么？”艾哈麦德用使她感到他会同意的语气说，

姐妹俩又把脑袋向门前凑了凑，几乎是目不转睛地互相凝视着，又听见母亲低声说：

“老爷，您认识我们的邻居穆罕默德·雷德万先生吗？”

“当然认识……”

“那可是个好人，和你一样。一家人也都很正派，这家邻居跟一般邻居不一样……”

“嗯……”

母亲犹豫了一会儿，接下去说：

“老爷，法赫米打算向我们邻居的女儿马莉娅求婚，问你是不是答应，他保证要等到适当的年龄才结婚。”

“求婚！？你说什么，太太？……天哪，这是个什么孩子！你再

说一遍！”艾哈麦德的嗓门高起来，语气里含着怒气和责备。

“他只是问一问你，老爷。他只是问一问，没有别的意思，一切都由您作主……”母亲用颤抖的声音说。海迪杰想象着母亲的处境，浑身都在哆嗦。

“我决不信他这一套花言巧语，他也用不着跟我弄鬼！”父亲的声音里带着愤怒，“我真不懂，一个大学生怎么堕落到这种程度，竟然提出这样异想天开的要求！你这个做母亲的就这么纵容儿子，假如你拿出一个做母亲的样子来，他决不敢跟你说这种无耻的话！”

两个姑娘提心吊胆，面露愁容。但是，海迪杰心里却有些得意。接着，她俩听到母亲用颤抖的声音恭顺地说：

“保重身子要紧，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只要您不生气，什么事都好说。我决不袒护他做任何坏事，您也别疑心他什么。他天真地把自己的心愿告诉我，好心求我对您说，所以我才对您讲的。您的主意既然是这样，回头我就告诉他。他一定会遵从您的意思，他一向是听您话的。”

“不论他是不是情愿，都得遵从。不过我要告诉你，你这个做母亲的太无能了，很难指望你能办什么好事！”

“我一定遵照你的嘱咐管束他们……”

“你说，他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两位姑娘既关心又害怕，竖起耳朵听着，没想到父亲会提出这个问题。她们没听见母亲回话，想象着她因慌恐不安而眼圈发红的样子，心里也越发可怜母亲。

“你为什么不作声？你说，他看见过那个姑娘没有？”

“没有，老爷！这孩子从来不东张西望，决没有看见过邻家这位姑娘……”

“既然没有看见过她，为什么会提出来向她求婚？我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偷看邻家的妇女！”

“真主保佑！老爷，真主保佑，这孩子出门从来不东张西望，在家里，没事连屋门都不出……”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个姑娘呢？”

“也许，老爷，也许听他姐姐和妹妹谈到过她。”

两个姑娘听到这里，仿佛头顶上响了一声霹雳，吓得目瞪口呆……

“她们俩会干这种说媒拉纤的事情！真主，难道我应该关了买卖，坐在家里监视着不让他们干坏事？”

“老爷，凭真主起誓，您的亲人都是安分守己的。”母亲啜泣似地说，“您别生气了，丢开它吧，只当没有这么回事……”

“你告诉他，要他学礼义，讲廉耻，不要越轨，好好地把书读完……”他嚷叫说，语气里带着恫吓。

两个姑娘听到里面有了响动，小心翼翼地站起来，踮着脚尖走开了。

艾米娜知道，只要丈夫对于惹他动怒的事情有了原谅的表示，她最好是离开房间，不听到招呼不用来；经验告诉她，当他动怒的时候，留在他面前好言相劝，无异于火上加油。艾哈麦德动怒的时候，他的两眼、面色、一举一动，都带着明显的怒气，只有屋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收敛起怒容，残留在心里的怒火，也会象炉坑里的灰烬一样熄灭。

在家里，他常常为一点不值得生气的小事而大发雷霆，这不仅是他的治家方式，而且他可以借此发泄他的无名的怒气。他在外面极力用理智克制下去的怒气，而在家人面前便可以尽情发作。也许他这种发泄，是为了补偿他在人前所受的许多委屈；克

制自己，宽容别人，谦虚和蔼，谨慎小心，以及用种种代价来换取人们的心。很明显，他常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毫无必要这样大发雷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为自己的过火行动而感到懊悔。因为他相信，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发一顿脾气，可以防止发生更大的事，否则那会更令人气愤。不过，今天他听说法赫米的这件事，却没有当作是无足轻重的小过失，而看成是丑恶的荒唐念头。他绝对不能允许他家中的大学生有这种心思。他认为象“男女私情”这样的事，也已经悄悄潜入到他希望永远保持纯洁的家庭中。晡礼① 的时间到了，这使他可以缓和一下情绪。他平心静气地丢开刚才的事情，跪在礼拜垫上，捧起两手祷告真主赐福于他，保佑他人财两旺，特别是祷告真主对他的儿女给予指引，使他们功成业就。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仍旧板着面孔，不过那只是威吓威吓家人，再没有别的意思。到了铺子，他会见了一些朋友，把“今天的奇闻”告诉他们，但并不是痛心的事——因为他决不肯把痛心的事说给人听，而是当作一桩有趣的笑谈。大家不免借此取笑了一番，他也毫不犹豫地跟众人一起谈笑，直到朋友离开的时候，他仍在豪爽地笑着。他对待这桩“奇闻”，在铺子和在家里的态度迥然不同，现在他不但觉得好笑，而且还有些感动。最后，他满意地笑着，自言自语地说：“和父亲一样，就算是好儿子……”

---

① 穆斯林每天日落前的第三次礼拜。

二十一

黄昏毫不踌躇地降临到大街小巷，以及清真寺的尖塔和圆顶上。凯玛勒从家里走出来。通常在这样晚的时候，很少允许他出来，因此他对这次意外地来到外面感到非常高兴，并且对法赫米派他去送口信感到骄傲。他意识到，法赫米带着神秘的神情，极其慎重地把这件事委托给他，而没有委托别人，就说明这个口信——因之也说明他这个人的特殊重要性；他的一颗幼小的心觉察到这一点，感到鼓舞，感到愉快和骄傲。他很纳闷儿：什么东西烦扰着法赫米，使他陷入不安和愁苦，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处境中，变得象一个陌生人一样呢？从前决没有看见或听说过他有这种情形。法赫米和家里的任何人都不一样。父亲象一座火山，常常为一点不值当的小事而大发雷霆；亚辛虽然好说好笑，可也很容易闹脾气，甚至海迪杰和阿依莎也多少有点性子；只有法赫米和全家人不一样。他高兴起来满面笑容，生起气来也只是绷紧面孔，不论是触动真情还是感情激动的时候，都是那样沉稳、平静。因此，凯玛勒不记得法赫米有过象今天这样的情况。他无论如何忘不了方才他俩单独在书房里的情形：法赫米眼神恍惚，神色紧张，并且说起话来声音颤抖；他也忘不了法赫米怎样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迫切恳求口吻和他谈话，这使他感到很得意，因此觉得理应把这个口信背熟。他从这个口信中理解到，这件事和他在门外偷听到然后告诉两个姐姐，引起她俩发生争执的那桩奇怪的事情有着密切关系，一句话，这件事和马莉娅有关系。那个姑娘时常和他逗着玩，他也常和她耍笑，

他有时亲近她，有时恼怒她，但是决没想到她对哥哥有这样大的影响，能扰乱他的平静。马莉娅……为什么只有她，而别人就不能使亲爱的哥哥有这一切表现呢？他发现这件事是那样神秘，如同他被灵魂和幻想围绕着他那样神秘，这常常引起他的好奇或恐惧。他渴望猜透这个秘密，他的心惶惑地跳动着。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忽略背诵哥哥这个口信，象他刚才背给哥哥听一样，保证一字不漏地记住。他默默背着口信从雷德万先生的住宅下面走过去，然后拐进住宅旁边的胡同，这所房子的大门就在这条胡同里。他对这所房子并不生疏，他常到这所房子的小院里来玩耍：院子角落上放着一辆轱辘坏了的手车，他爬到车子上，把它当作一辆好车子，幻想它按照自己的心愿飞驶；他随便进出房间，不仅用不着得到许可，而且还会受到女主人和她的女儿——他把她们母女俩看成是"多年的"老朋友——的欢迎和逗弄。他熟悉这所房子的各个角落：三个大房间和中间的小堂屋，在堂屋开向哈马姆·苏尔坦门的窗户前面放着的一架缝纫机，以及那些宽大房间和这家人每天傍晚聚在一起喝咖啡的大客堂。此外，这所房子里的某些情形，在他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使他从小就回味着，例如靠近马莉娅卧室的阳台上紧贴房檐有一排鸽子窝，它的边缘紧靠阳台的墙，好象是一段用干草和羽毛编结成的围墙，鸽子的尾巴或小嘴不时从那里露出来。每当孵出小鸽子的时候，他一看见那些小鸽子就产生两种矛盾的愿望：一种是出于他的本心，要去摆弄这些小鸽子，把它们拿走；另一种是来自母亲的影响，使他只想观赏和爱怜它们，并且幻想着和鸽子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再有，马莉娅的房间里挂着的那张可爱的外国女人照片，色泽鲜艳，显现出细腻的皮肤和秀丽的容貌，这个女人比起他每天下午在马图希央店门前观望的那张招贴画上的女人美丽得

多。他一看到这张照片，就总想要打听关于这个外国女人的事情，马莉娅便用伶俐的口齿把她知道的和她自己编造的有关这个女人的故事讲给他听，使他神往和激动。所以，他对这所房子并不生疏。他顺着院子里的甬路走进小堂屋，没让任何人发现。他向头一个房间里溜了一眼，只见穆罕默德·雷德万在床上躺着，几年来他已经看惯了这种情形，他知道这位老爹有病，不止一次地听说他患的是瘫痪症。有一次他问母亲，瘫痪症是怎么回事……母亲吃了一惊，立刻祷告真主保佑，免除提到这个词儿招来的邪恶，吓得他再也不敢问了。从那一天起，他觉得雷德万很可怜，对他怀着好奇和畏惧的心理。接着，他走过第二个房间，看见马莉娅的母亲正在对着镜子打扮，手里粘着一块象生面团似的东西在脸上和脖子上扑抹，然后迅速把它抹开，再用手指去抚摩那个地方，直到面部变得柔和、光润才满意。她已经四十岁了，却和女儿一样漂亮，并且很爱说笑；只要一看见他，她就高兴地迎住他，吻他，然后用仿佛迫不及待的口吻问他："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我好给你说个媳妇。"他一听到这话，就感到惶惑和害羞，可是又觉得这种玩笑很有趣，希望她多说几遍。他看见她时常对着镜子专心做这件事，便产生了好奇心。有一次，他问母亲马莉娅的妈妈是在做什么，母亲责备他不应该打听这些事。母亲的那次的责备比任何一次都严厉。不过马莉娅的母亲却很温和、爽快，有一次她看见他正在惊奇地凝视着她，就把他叫到面前，让他站到一张椅子上，又让他用手指蘸了一点他最初认为是生面团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的脸凑过去，笑着说："你来给我抹，让我看看你的手艺。"他模仿着她的动作，她夸奖他的手艺不错，他觉得这是她对自己的宠爱。但是他却不满足于动手尝试的趣味，他问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哈哈笑起来，说："再过

十年你自然就明白了。可是没必要等那么久，现在我就告诉你。你说，是皮肤细嫩好，还是粗糙好？这样做就会使皮肤细嫩……”今天他走过她的门口，动作轻得连自己都觉察不出来，因为这个口信特别重要，必须赶快去告诉马莉娅，不能被耽搁了。他走到最后一个房间，看见马莉娅正坐在床边上嗑瓜子，面前放着一个茶碟，里面装满了瓜子皮儿。她一看见他立刻诧异地喊道：

“凯玛勒！……”她刚要问他这时候来干什么，一想那样会使他害怕和不好意思，就又改口说：“到我们家来了，来，坐到这儿来……”

他穿着一件条布长衫，戴着一顶镶着红杠的蓝色小帽。他先跟她拉了拉手，然后脱下高筒皮鞋，跳到床上。马莉娅温柔地笑着，往他手里塞了一把瓜子，说：

“嗑吧，小麻雀！磨一磨你那珍珠似的小牙！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胳肢你，你咬了我的手腕？就这样……”说着她把手向他的胳肢窝伸去，他忙把两只胳膊抱紧在胸前，护住自己的两腋，很怕痒地笑着，仿佛她的手指已经胳肢到他了。然后他大声央求说：

“饶了我吧，马莉娅姐姐！”

马莉娅停住了手，对他这样害怕胳肢表示奇怪地说：

“你为什么这么怕胳肢？你瞧我一点也不在乎！”

她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胳肢自己，并且用看不起他的眼色望着他。他不由得反驳说：

“来，让我来胳肢你试试！……”

她把两只胳膊举到头上，他把手伸到她的腋下，尽量轻巧而迅速地搔痒她，眼睛盯着她那两只美丽的黑眼睛，想要她赶快认输，但见她始终不动，只好失望而尴尬地停下手来。她脸上带着

微笑，用温和、嘲讽似的目光瞅着他，说：

“不中用的小男孩，看见了吧？今后别再自夸你是男人了！”接着，她好象猛然想起一件什么大事似的，说：“哎呀，忘记叫你吻我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好儿回了吗，我们见面要接吻？”

她把脸凑到他面前，他伸出嘴来吻了她的嘴巴一下，过后他看到从他嘴里掉出来的一颗瓜子粘在她的嘴上，便不好意思地伸手拿下来；马莉娅用右手捏住他的下巴，一遍又一遍地亲吻他的嘴。然后，她很惊异似地问：

“你怎么这么晚还跑出来？说不定大婶他们正在到处找你呢……”

哎呀，他只顾说笑逗闹，差一点把送信的事情忘了！她这一问才提醒了他。他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望着她，想从她身上发现烦扰着温和、稳重的哥哥的秘密。她看到他的神情，猜想他可能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最后他悄悄地说：

“法赫米叫我来的。”

她的脸色变了，眼睛里流露出严肃的目光，仔细地审视着他的脸，好象要窥探出个究竟似的。过了一会儿，凯玛勒发觉她又改变了严肃的神情，犹如季节的变化一样。她轻声问：

“他叫你来有什么事？”

“他跟我说，让我代他问你好。他让我告诉你，他请求父亲允许向你求婚，可是父亲不答应，说他正在求学时期，要等到毕业以后再说……”凯玛勒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说明他并不了解这件事情多么重要，虽然他已经本能地感觉到它的重要了。

她十分郑重地凝视着他的面孔，直到他把话说完，她才垂下眼皮，却一句话也没说。屋子里一片沉默，凯玛勒的小心眼里对这种沉默感到不快，希望她无论如何能开口表示一下态度，于是

他说：

“法赫米告诉你，虽然父亲不答应，他决不甘心，再过几年，他一定要实现这个愿望……”

当他发觉自己的话仍然未能使她开口时，便又想法子使她恢复刚才的快乐和喜悦，于是逗弄她说：

“要不要我把法赫米和妈妈谈到你的话告诉你？”

“他们谈论我什么？”她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

她终于开了口，他为自己的这点收获喜欢得心花怒放，于是就把他在门外偷听到的那些话，直到他到这里来的一切经过，都学说给她听了。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忧郁地说：

“人人都知道你爸爸那么严厉可怕……”

“嗯，我爸爸是这样……”他不由己地说。

他忐忑不安地抬起头来望着她，发现她好象想着别的心事，就按着哥哥的嘱咐问她：

“我回去跟哥哥怎么说呢？”

她耸了一下肩膀，嗤地笑了一声，刚要开口，好象想起什么似地又把话咽了回去。接着，她的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说：

“你告诉他，马莉娅说如果在等待的这几年中有人来求婚，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凯玛勒并没有细想这句话的意思，只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就把吃剩的瓜子往长衫的口袋里一装，跟她拉了拉手，连跑带跳地出房去了……

二十二

阿依莎对着镜子十分仔细地端详着自己。不仅是自己家里人，就是这一带的姑娘们哪一个不赞美她这条金黄的辫子和一对蓝眼睛呀！亚辛当面这样夸赞她；法赫米在跟她说话的时候，少不得要喜爱地看上她几眼；而小凯玛勒甚至连喝水也要在她抿湿的瓶嘴上喝才觉得甜美；母亲对她更是宠爱，把她叫作“月亮”，并且为她的身体单薄担心，总催着乌姆·哈纳菲给她配个能使人发胖的单方。阿依莎自己可能比别人更了解自己的美貌，她注重外表，喜好修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海迪杰非但不爱修饰打扮，而且还要对此加以非难和指责，这倒不是她生性喜好邋遢，其实论起喜爱整洁来，只有她继承了母亲的脾性，而是她看不惯阿依莎的做法：一清早起来，家里的活儿什么也不干，一心一意地梳洗打扮，仿佛不把自己的容貌细细修饰一番一刻也活不下去似的。注重自己的容貌，并不是阿依莎好修饰的唯一动机。当父亲和兄弟们先后离开家以后，她就跑到客厅，把临两宫之间路的两扇窗子推开一道缝，怀着不安和慌乱的心情向马路上眺望，站在那里等待着。这天早晨，她也站在那儿，两只惶惑的眼睛紧盯着哈马姆·苏尔坦门到两宫之间路当中的一段大街，一颗青春的心不停地跳动，直到远远地看见那个“她所期待的人”。他穿着一身警官制服，肩头上闪耀着两颗金星，正从霍兰菲谢胡同走出来。当他走到这所房子附近时，谨慎地撩了一下眼皮，头也没抬，随后走到房子跟前时，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这轻轻的一笑，犹如刚出现的月牙，与其说她是看出来的，

不如说她是感觉出来的。接着，他走到阳台下面就不见了。她赶忙转过身来，要跑到临奈哈西街的另一扇窗户前面去；但是刚一转身就发现海迪杰正站在背后的一张椅子上，越过她的头顶向马路上张望着。她不由得喊了一声，吓得目瞪口呆，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她来干什么？怎么连她登上椅子自己都没发觉？她看见什么了？什么时候来的，来干什么……看见什么了……海迪杰一声不响，慢慢地眯缝起眼睛紧紧地盯着她，好象要延长对她的惩罚一样。接着阿依莎稍稍恢复了自制力，好不容易垂下眼皮，把身子转向床那边，强装镇静地嘟哝说：

“哎呀，妈呀，你可把我吓坏了！……”

海迪杰动也不动，仍旧站在椅子上，两只眼睛从窗缝间向马路上观望着……过了一会儿，她才讥讽地叨咕说：

“我把你吓坏了！？真主慈悲！我本来是个稻草人嘿！”

海迪杰的目光稍微缓和了一些以后，阿依莎又气恼又沮丧地咬紧牙，但是她用平静的声调说：

“我没有发觉你进来，冷孤丁地看到你在我的头顶上吓了一跳。你为什么那样悄没声儿地进来？”

海迪杰跳下来，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讥诮地说：

“对不起，妹妹！下回我象没有灯的手推车一样，在脖子里挂个铃铛，叫你注意到我来了，免得吓着。”

“用不着挂铃铛，只要你走路跟平常人一样就行了……”阿依莎惊魂未定，生气地说。

“真主明鉴，我走路从来跟平常人一样。”海迪杰故意用眼瞟着她，反唇相讥说。“可是很明显，你只要往窗户前面——我说的是这条窗缝前面一站，就让面前的东西给迷住了，再也注意不

到周围的事情。那个时候，你才跟平常人不一样呢！”

“你总是这样！”阿依莎无可奈何地低声说。

海迪杰又沉默了一会儿，她的目光离开她的俘房，仿佛思考不解的问题似地皱起眉头，接着又仿佛得出了答案，露出高兴的神色。这一回她看也不看妹妹，自言自语地说：

“无怪她老是唱‘镶红杠的人儿呀，我属于你，你怜悯怜悯我吧！’，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小乖乖，我太傻了，我总以为你唱这支放荡的歌子只是为了解闷儿呢！”

阿依莎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她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要想平安无事地过去已经不可能，她惊慌得整个心都在震颤，几乎要哭出声来。但是绝望的心情使她不顾一切地为自己辩护，她大声嚷着，声音显得有些慌乱：

“你这是什么话，让人莫名其妙！”

海迪杰却不理睬她，继续自言自语：

“怪不得她每天清早起来就梳洗打扮！我总纳闷儿，一个姑娘在打扫房间之前修饰一番干什么呢？可是人家哪里打扫房间啊！海迪杰，可怜虫，你真傻，只有你才是真心打扫房间，干活儿之前不用修饰，干完活儿以后也不用打扮。你修饰打扮有什么用？你就是在窗户前面从今天看到明天，哪个路过这里的警官要是看上你一眼，那才怪呢！”

“不许你……不许……”阿依莎声音颤抖，神经质地嚷道。

“人家说得对，海迪杰！就凭你这个傻瓜说的话怎么会不让人莫名其妙？人家只知道蓝眼珠、金黄的辫子和红杠杠、闪闪发光的金星这些艺术性的东西！”

“海迪杰，你别胡猜疑！我只是看看马路，我没看谁，谁也没

看我。”

海迪杰望着她，仿佛才注意到她的反驳似的，假意道歉地说：

“你是跟我说话吗？小姐，对不起，我正在考虑一桩要紧的事情，请你稍候一会儿再说。”海迪杰象想什么事似的摇晃着脑袋，继续自言自语地说：“对，人家只知道那些东西。可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你作了什么孽？德高望重的长者，我真为你难过！来吧，至尊的父亲，老爷，看看你的小姐吧！”

一听提到父亲，阿依莎立刻头昏脑胀，浑身凉了半截。她想起了母亲在把法赫米要向马莉娅求婚的事情告诉父亲时，父亲发脾气说的话：“说呀，他看见过这个姑娘没有？我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偷看邻家的妇女！”这是他对儿子的态度，对女儿更不知道会怎样呢？想到这里，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嚷道：

“海迪杰……你这么冤枉人太狠心了！你胡猜疑，你胡猜疑……”

“也许这就是爱情吧？人们不是描写说‘爱情是我心中的一只绵羊，一遇到沙漠中的草地，我就要把它放开’吗？那么，这块草地在哪儿呢？大概是在奈哈西大街上，或许在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的家里。”

“我真受不了你这样说话，你嘴下留情吧！天哪！她怎么这样猜疑我？”

“海迪杰，我预先告诉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你是做姐姐的，一旦发生了事情，你也有责任，你必须让应该知道这件事的人知道！可是，你敢把这个秘密告诉爸爸吗？说老实话，我真不知道怎样跟他谈这么重要的事！告诉亚辛？他根本不会关心这些事，他顶多含混不清地说上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告诉法赫米？不行，

他爱那一头金黄的头发，这就是惹祸的根源！我看最好是告诉妈妈，让她看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海迪杰动了一下，好象要站起来的样子，阿依莎象一只待杀的母鸡，跪到她面前，抓住她的手，胸脯一起一伏地嚷道：

"你打算干什么？"

"你威吓我？"海迪杰反问。

阿依莎刚要开口，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抽抽噎噎地泣不成声。海迪杰沉思地默默注视着妹妹，看到妹妹在哭，她心里有些难过；接着她收敛起捉弄人的神情，绷着脸，郑重其事地说：

"我错了，阿依莎！"她说到这里停住了，脸色更阴郁，鼻子也似乎更突出了，显然心里受了感动，又接下去说："这可得怨你，傻丫头！你怎么把开玩笑当成真的了？"

"你冤枉我么？"阿依莎擦干眼泪喃喃地说。

海迪杰仿佛对这场无味的争执感到厌倦似的，蹙着眉头长出了一口气。她终于放弃了攻击人，甚至是捉弄人的念头；她开玩笑知道适可而止，决不过分。象往常一样，这场恶作剧满足了她那无情地攻击人的愿望，但是与她这种愿望相反的另一种愿望却没有得到满足，那就是做大姐的感情，甚至是做母亲的感情。不论她和家里的哪个人相互攻击起来多么厉害，他们谁都不否认她具有这种做母亲的感情。为了满足这种爱的感情，她说：

"你不用辩白，我什么都看见了。现在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是想要你认识到，这的确是严重的过错。过去我们家里没有人干过这种事，今后当然也不希望有人这样做，这是一种轻浮的举动。你要听我的劝告，好好地想一想，以后千万别这样了！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早晚要被人知道。你想想看，要是有个过路的

人或是一位邻居瞧见，背后闲言碎语地说起来，对咱们家的名声会有多么大影响？你再想想看，假如这些话传到爸爸耳朵里，——真主护佑——又会怎样？”

阿依莎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她的脸上泛起羞涩的红润。这是过错刺痛了她的心，从心里涌上来的热血。这时海迪杰叹了一口气说：

“应该小心谨慎，知道吗？”（接着她忽然又起了开玩笑的念头，稍微改变了一下口气）“他看见你没有？象这样称心的人，要是向你求婚有什么不好的？到那时候我们就诚心诚意地对你说声‘再见，小姐！’”

阿依莎不再心情沮丧，她咧开小嘴笑了，眼睛里闪射出光芒，犹如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一样。海迪杰看到她这一笑，仿佛是把一个掳获物玩弄够了，要从手里放开似地大声说：

“你可别以为这就完事大吉了，你知道我的嘴，如果你不把它粘住，它还会说出来的……”

“你要怎样呢？”妹妹高兴地问。

“你可不能丢开我的嘴不管，否则它就会重新发脾气，你必须买一些糖果贿赂贿赂它，哪怕是一包巧克力也好！”

房里寂静下来，两个人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海迪杰从一开始就怀着两种矛盾的心情：嫉妒和同情，愤怒和怜悯……

二十三

主妇艾米娜正在预备茶具，安排每天例行的午茶。乌姆·哈纳菲跑来，从她那明亮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有什么可喜的消息，

她用神秘的语气说：

“太太，外面有三位不认识的太太要见您！”

艾米娜放下手里的东西，迅速直起身子，这说明这个消息在她心中起了很大的反响。她用特别关切的神色凝视着女仆，仿佛这几位女客可能是从皇宫来的，或者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她想让女仆说得更清楚些，问道：

“不认识她们吗？”

“是呀，太太！”乌姆·哈纳非带着得意的口吻说，“她们一叫门，我就把门开开了，她们问我：‘这里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家吗？’我说：‘是呀！’她们又问：‘太太小姐们都在楼上吗？’我答应说都在。她们说：‘我们要见你们太太！’我问她们：‘你们三位怎么称呼？’其中一个笑着说：‘这让我们自己当面谈吧，你只要给通报一声就行了！’所以我就飞快地跑到您这儿来了。太太，我心里在祷告：‘愿真主满足我们的愿望’！”

“快请她们客厅里坐！”艾米娜赶忙说，她的目光一直带着关切的神色。

她一动不动地待了几秒钟，沉浸在新的幻想里，沉浸在幸福的向往中。她近几年来朝思暮想的那个新的生活图景突然展现在她的眼前。接着，她清醒过来，迫不及待地呼唤海迪杰。姑娘应声而来。当母亲和女儿的目光碰到一起时，母亲禁不住露出微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说：

“来了三位不认识的太太，在客厅里……你赶快去换上最好的衣服，打扮打扮……”海迪杰一听脸红了，母亲的脸也红了，好象女儿的羞涩传染了母亲。

艾米娜离开堂屋，回到楼上房间去打扮，准备接待客人。海迪杰困惑地望着门口，直到母亲的身影不见了。她的心怦怦地

跳得十分厉害，甚至使她感到痛苦。她心里想："这三个女人来干什么呢？"接着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她那机敏的思路也活跃起来。她叫住从法赫米房间走出来的凯玛勒，对他说：

'你到马莉娅姐姐那儿去一趟，对她说：'海迪杰问你好，她要借你的胭脂粉和眉笔用一下，让我来取'……"

孩子听完立刻跑出去了。海迪杰赶忙回到房间，脱下长衫，对用诧异的眼光望着她的阿依莎说：

"你给我挑一件最漂亮的连衣裙……要一件没有一点褶子的……"

"有什么重要事呀？来客人了吗？谁？"阿依莎问。

"三位太太！"海迪杰轻声说，接着更加压低声音："三位不认识的太太……"

阿依莎惊异地缩了一下脖子，接着睁大两只美丽的眼睛，高兴地大声喊道：

"哎呀，不用说准是……啊，这消息太好了……"

"你先别胡猜……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阿依莎一面走向衣柜去给姐姐挑选合适的连衣裙，一面笑着说：

"看样子一定是有大事……我在新鲜的空气里已经闻到了喜事的味道。"

海迪杰笑了，借以掩饰自己的慌乱不安。她走到镜子前面，仔细地打量着自己的容貌，然后用手捂住自己的鼻子，开玩笑地说：

"这样，我脸上就没有缺陷，满说得过去了！"接着她放下手来说："要是这样，那只有靠真主慈悲了！"

这时，阿依莎一面帮助她穿那件浅蓝色的花连衣裙，一面笑

着说：

“你别这么看轻自己，你总也不说一句吉利话！说亲也不是光看鼻子，你这两只眼睛和一头长发多么漂亮，你的活泼性格，多么讨人喜欢……”

“可是人们只会看到缺陷。”海迪杰撇着嘴说。

“当然，跟特别漂亮的人相比，你是有缺陷，可是，感谢真主，长得不如你的人多着哪！”

“等到有了结果再说！”

“别忘了你这个又丰满又窈窕的身材！你的身材多么好看呀！”妹妹正在替她整理衣服，轻轻地拍着她的腰说。

“要是新郎是个瞎子，我就用不着犯愁这些了……”海迪杰快活地笑着说，“如果那样，即使新郎是一个爱资哈尔的谢赫我也同意……”

“爱资哈尔的谢赫有什么不好！他们的优点简直数不尽说不完！”

换好衣服以后，阿依莎怨恨地哼了一声。于是海迪杰问道：

“怎么了？”

“我们家里连胭脂、粉和眉笔都没有，好象家里根本没有女人似的！”阿依莎埋怨地说。

“顶好你去跟爸爸这样说一说！”

“难道妈妈就不是一个女人，她就不该打扮打扮吗？”

“妈妈不打扮也挺好看！”

“那么你呢？你就这样去见客人？”

“我已经叫凯玛勒到马莉娅那儿借胭脂、粉和眉笔去了，”海迪杰笑着说，“就我这副面孔，还能一点不打扮就去见提亲的

客人！”

现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海迪杰取下头帕，把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打开，阿依莎拿过梳子，替她梳拢披散开的头发，同时说：

“这头发多长多柔软呀！我给你梳成一根辫子，你看怎么样？那样是不是更好看？”

“还是梳两根吧！嗳，你说我是穿袜子好，还是不穿袜子好？”

“正是冬天，当然应该穿上袜子。可是我担心你要是穿袜子，她们会疑心你的腿或脚上有毛病，故意遮盖起来。”

“可不是嘛，我觉得她们简直比法官还要严酷无情！”

“你心里放坦然点吧，真主会帮助我们的！”

这时，凯玛勒匆匆忙忙地跑进房来，他呼呼喘着气把化妆品递给姐姐，说：

“我来去和上楼下楼都是跑着的……”

“谢谢，谢谢！马莉娅怎么说？”

“她问我是不是咱们家里来了客人，还问我来的是谁。我说不知道。”

“你这么说她相信吗？”海迪杰带着关切的神色问。

“她让我向侯赛因起誓，让我把知道的老老实实告诉她。我就向她起了誓，说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她一定会猜到是怎么回事的。”阿依莎笑着说，手并没有停止梳头。

“马莉娅也是个大姑娘了，什么事也瞒不过她。我敢跟你打赌，最迟不过明天她就要到咱们家来串门，看一看有什么动静……”海迪杰一边说着，一边往脸上扑粉。

凯玛勒不想离开，一直站在那儿，也许是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这种情景，以往他从未见过姐姐的面容有过这样的变化，完全变成了一副新的面容：白白的脸皮，红艳艳的嘴唇，眼睑上涂了淡淡的一层黑，画成两个讨人喜欢的黑眼圈，两个眸子流露着喜悦的光芒。他心里不禁赞叹，并高兴地嚷起来：

"姐姐，你现在的样子，就象爸爸在圣纪① 那天买来的洋囡囡……"

两位姑娘都笑了。海迪杰问：

"现在让你看着喜欢了吧？"

他立刻走到她跟前，伸出手来指着她的鼻子说：

"要是没有这个……"

"把这个爱多嘴的孩子轰出去！"海迪杰闪开他的手，对妹妹说。

阿依莎抓住凯玛勒的手往外拉他，不管他怎样反抗，终于把他拖到外边，关上门，回来继续给姐姐梳妆。她俩沉默着，显得很郑重。虽然家里的人一致认为这三位求亲的太太是为海迪杰来的，但是这位姑娘却故意做作地对阿依莎说：

"你也应该准备准备去见客人。"

"不把你先送到婆家去我决不……"阿依莎和姐姐同样做作地回答，接着她没等海迪杰开口，又补充说："再说，现在星星怎么能跟月亮一块儿出来呢！"

"谁是月亮？"姐姐怀疑地看了她一眼。

"当然我是！"阿依莎笑着回答。

---

① 圣纪是穆罕默德的诞辰，在伊斯兰教历三月十二日。

姐姐捶了她一拳，感叹地说：

"要是你能象马莉娅借给我胭脂、粉那样，把你的鼻子借给我就好了！"

"千万别老惦记着你的鼻子，至少今天下午应该忘掉它。鼻子和小疮疤一样，你越是琢磨它，就越觉得它大！"

这时，差不多已经梳妆打扮完毕，海迪杰不再一心一意地注意自己的外表，而畏惧地考虑起等待着她的那个"考场"来，心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惶恐。这不仅仅是由于那里的气氛庄重严肃，而且它的结果如何非常重要。过了一会儿，她抱怨说：

"这个非去不可的场合多么叫人发怵啊！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在几个不认识的女人面前，既不了解她们的意图，又不知道她们的来历，谁知道她们是诚心诚意来求亲还是拿人寻开心的呢？假如她们和我一样（她说到这里不由得笑了一声）专好挑毛病奚落人；那我该怎么办呢？唉！我又能怎么样呢，只有老老实实地坐在她们中间，让她们前后左右仔仔细细地相看，毫不怠慢地听从她们的吩咐，叫我站起来，我就得站起来，叫我走两步我就得走两步，叫我说话我就得说话，直到她们把我的举止行动、五官四肢全都看遍为止。受完了这番'侮辱'，我们还得向她们道谢，还得好言好语地奉承她们，最后还不知道她们到底满意不满意。打发她们来的那个可诅咒的家伙！"

"愿真主保佑他！"阿依莎用戏谑的口吻抢口说。

"你不用为他祷告，等到肯定他是我们的人以后再说。"海迪杰笑着说。"啊，真主，怎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

"忍耐点吧，往后你有的是机会报复，今天这个可怕的场合……"阿依莎怕挨姐姐的拳头，往后退了一步："等你当了太太以后，还饶得了她们！到了那个时候，她们想起说亲的时候的事

情来，心里也许会说：'悔不当初！'”

海迪杰满意地笑了，阿依莎的打趣使她感到高兴，但是却没能使她充满畏惧、担心和希望的惶惑心情有所缓解。时间不容许她再回嘴，海迪杰打扮完毕以后，站起来对着镜子照着；阿依莎在离开她两步远的地方，仔细地审视着她的面容和全身。海迪杰咕哝说：

“你的手可真巧，把我打扮得这么漂亮！我海迪杰没变，可大鼻子却不显眼了……真主，只要你显示自己的大能，任何事情稍加努力就会成功！可是为什么……”说到这里，她又迅速改口说：“求伟大的真主饶恕，任何事情都体现了你的大能……”

她往后退了几步，仔细端详着自己的身影；然后默念了一遍法谛海，对阿依莎说：“为我祷告吧，妹妹！”说着走出房间……

二十四

冬天，午茶改变了方式，堂屋中央放着一个大火炉，一家人围在火炉四周，男人们换上了长袍，女人裹着头巾。一家人在这里不但可以品尝咖啡，享受闲谈的乐趣，而且可以烤火取暖。近几天来，法赫米一直沉默寡言，神情忧郁，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向家里人说而又不好开口。他这样踌躇不决，这样反复思考，都说明这件事情的重要和严肃。不过，经过几天的斗争，不再顾计父母和家规，消除了顾虑，决心把这件事谈出来，于是他说：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全都注视着他，因为这个青年素来老成持重，所以他一说是重要的事情，大家便都认真地听着。法赫米接下去说：

"你们都知道，加马利亚警察所的警官哈桑·易卜拉欣先生和我是朋友，他来找我，请我向父亲表示一下，说他要向阿依莎求婚。"

这个消息震动了全家人；母亲特别关切地望着他；亚辛一边摇晃脑袋，一边用戏谑的眼色注视着阿依莎；年轻姑娘羞得低下头，躲避着人们的眼睛，不让人们从她的脸上看出心里的激动；海迪杰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先是感到惊异，接着便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惧和失望，好象一个期待着考试成绩揭晓的小学生，结果看到自己的同学名列前茅了。母亲用和她内心里的高兴极不相称的慌乱语气问：

"他是这样说的吗？"

"是这样说的，他说要向妹妹求婚……"法赫米的眼睛避开海迪杰，回答说。

"你跟他怎么说的？"

"我按照规矩，向他表示感谢！"

母亲有许多事情要想知道，但她没向他提更多的问题。她掩饰住自己的慌乱，摆脱突然感，仔细考虑着这个消息。她暗自想：难道这件事和前几天来的那三位太太有什么关系？她回想起当时海迪杰还没出来见她们的时候，有一位太太说她们听说艾哈麦德有两位小姐，那意思是两位姑娘都要看看。当时她虽然明白她们的意思，却假装不懂，没理这个碴儿。不过那三位太太说她们是从红巷的一位商人家里来的，没说是从在公共工程部当公务员的警官的父亲的家里来的，但是这并不能肯定他们两

家没有关系，因为提亲的事习惯上总是先拜托亲戚去试探一下，而不由自己家里人亲自出面。她急于要向法赫米问清楚这一点，但是，她害怕得到的答案会证实她的担心，那样大女儿的希望就会成为泡影，使她再一次陷于失望。海迪杰这时却用不自然的笑容来掩饰自己的难堪，她为了解除心中的疑团，正好代替母亲问道：

“大概前几天来的那三位太太就是他打发来的吧？”

“不是。”法赫米说，“他说，到适当的时候，让他母亲亲自来求亲……”

他说这话的语气虽然十分肯定，但是却不是实话。他从警官的口中了解到，来拜访母亲的那三位太太正是警官的亲戚。他同情姐姐，只好隐瞒了实情。他虽然爱阿依莎，也为她和自己的朋友很般配而感到高兴，但是他和海迪杰同样手足情深，也为她的不幸命运感到难过；也许他担心的事会使海迪杰失望，因为他对姐姐具有的深厚情感，所以才替姐姐担心。

“看来我们要一连办两桩喜事了！”亚辛放声大笑起来，用天真的快乐口吻说。

“愿真主应允你的祷告！”母亲大声说，流露出真诚的喜悦。

“您替我跟爸爸说一下好不好？”

法赫米这样问的时候，只想着妹妹的婚事，没有考虑到别的方面，但是这句话一说出口，他的耳朵里却起了一种奇怪的反应，仿佛这句话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而是记忆中来的声音；又仿佛这句话并没有停留在他的耳鼓里，它一直钻入他的内心，和他的记忆连在一起，浮荡起来。他想起了和这件事类似的情景，曾向母亲提出过与此相同的问题。于是他感到心头一阵发

紧，非常痛苦。他回想起由于希望的破灭而引起的哀伤，便在心里对自己说（近几天来他不知这样说过多少遍了）："假如不是父亲作出那样冷酷的决定，我今天正期待着未来的美满生活，那该多么幸福，哪里还有心去管别人这些事呢？"现在，他只有忍受痛苦的折磨。母亲经过一番考虑，说：

"咱们想一想，如果你爸爸问我：既是两个女儿都没有和警官见过面，为什么他偏要提阿依莎，不提海迪杰，那我怎么回答？"

母亲的顾虑引起了两个姑娘的注意，或许她俩还同时想起了窗户前面的那一幕。不过海迪杰想起这件事比平时更加气愤，她暗暗质问不公平的命运，为什么要对轻浮的举动给予善报！阿依莎听了母亲的话，非常沮丧，仿佛正在尽情享受美味的时候，突然一根刺卡在了喉咙里，心荡神驰的快乐和热情立刻被恐惧所代替。只有法赫米一个人不满意母亲的话，这并非是为了庇护阿依莎——从表面上看来是这样，其实他决不愿在这种使人动心的问题上让海迪杰听出他庇护阿依莎——而是为了发泄他不能在父亲面前公开申诉己见的怨气；他不由得要借母亲撒气，说出一番反抗父亲的话来：

"真是不讲理，稍微动一动脑子就知道这话讲不通！难道说男女不见面，男人就不会知道深闺中的女人的情况吗？他们就不会听到家里人或亲戚家的女人无意中夸奖姑娘的话吗？"

母亲刚才的话，本来只是想拿父亲作挡箭牌，借以摆脱自己在阿依莎和海迪杰之间的为难处境，现在法赫米这样提出公开的抗议，她不得不转换口气说：

"我看还是等那三位太太有了回信以后再说。你们看好不好？"

海迪杰心里正同悬念和失望两种情绪斗争着，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她无法再沉默，只好表示对这件事并不在乎：

“这是一回事，那又是一回事，不必为那回事耽误这回事！”

“我们全都希望先聘海迪杰后聘阿依莎。”母亲心里有些激动，却仍然平静地说。

“当然应当这样！……”阿依莎不得不表示同意，温和地说。

海迪杰听到妹妹的温和语调，心里更气了，可能正是这种语调使她大为不快。也许是她希望阿依莎公然反对，好乘机对她攻击，借以发泄怒火，然而阿依莎却用虚假可厌的感情为自己竖起了一面免受伤害的盾牌，因此她那待发作的怒火更大了。最后她好象是表示坚决不同意她们的意见，带着几分愠怒地说：

“我不同意放下这桩婚事等着那桩婚事。你们让倒霉鬼妨碍好命人，那太不公道了！”

法赫米听出了海迪杰的话中隐藏着忧虑和嫉妒，因此他表面上虽然依旧显得很激动，内心里却抛开了自己的隐忧，懊悔不该在气头上说出那番话来，或许海迪杰会认为他是故意在和她为难，于是他对她说：

“跟爸爸谈哈桑先生的要求，并不等于让阿依莎先结婚，就是爸爸同意了，我们也要等到适当的时候再宣布！”

亚辛不同意他这种妹妹必须后姐姐而嫁的主张，但是他却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自己的意见，所以就暧昧地说了一句谚语：

“婚姻人人有份，只是来早与来迟！”

一直注意听着的凯玛勒，这时迫不及待地大声问：

“婚姻怎么会人人有份呢，妈妈？”

母亲没有理睬他，别人也都没去注意他的问题；只有亚辛听了哈哈笑了一阵，但也没说话。这时，母亲说：

“不错，所有的姑娘早晚都要出嫁，可是有些老规矩却一定不能忽略。”

“妈妈，你也要出嫁吗？”凯玛勒又问。

大家全都放声大笑起来，这一来缓和了紧张的空气；亚辛乘这个机会鼓起勇气说：

“您把这件事告诉我爸爸吧，无论如何总得他说了才能算数！”

“当然要这样，当然要这样！”海迪杰冷冷地坚持说。

她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她知道这样的大事决不能不告诉父亲，另一方面她相信父亲决不会同意先让阿依莎出嫁；此外，也还由于她要继续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虽然她始终在担心和感到沮丧，不知道警官和那三位太太是否有关系。

二十五

母亲艾米娜在生活中经历过许多烦难的事情，但是都不如这件事这样重要。这事非比寻常，人们公认它是关系人的一生幸福的终身大事。此外，这件事在家里，尤其是在她的心里，已经成为招致烦恼和不安的重要根源。她是多么朴实啊！她想：有人求亲本来是件人们希望的好事，谁想它竟给自己带来这些麻烦！但是情况就是如此，对这两种办法她想了很久，觉得哪一种也不妥当。她一会儿想同意让阿依莎先结婚，又怕那样会断

送了大女儿的前途；一会儿想干脆拒绝这门婚事，又担心造成十分危险的后果，致使两个女儿都聘不出去。此外，她想得更多的是，如果拒绝了这个青年警官，以后也许很难再遇到这么好的女婿。但是，如果答应这桩婚事，海迪杰的命运和前途又会怎样呢？她本来就没有主见，特别是这件事怎样都难做到两全其美，这就更使她想不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因此，她认为只有听凭丈夫去决定，才能使自己摆脱心上的重担，尽管她只要一同丈夫谈一件不知他会持何种态度的事就提心吊胆。她等丈夫喝完咖啡以后，才十分恭顺地低声说：

"老爷，法赫米对我说，他有一个朋友，求他跟您说，要向阿依莎求亲。"

艾哈麦德坐在沙发上，两只蓝眼睛闪出严肃、诧异的目光，望着坐在他脚前不远的垫子上的妻子，仿佛说："我正等着听那三位太太对海迪杰的回信，你怎么又跟我提起阿依莎来了？"他为了弄清是否听错了，钉问了一声：

"阿依莎？"

"是的，老爷。"

"我早就说过，阿依莎还不到出嫁的时候！"艾哈麦德不悦地望着前面，自言自语地说。

"我知道您的主张，老爷！"女人唯恐丈夫以为她在反对他的意见，赶紧接过来说，"我只不过是把家里的事情都告诉您一声。"

男人用锐利的目光望着她，仿佛在估量她这话是否真实。他的眼珠一转，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关切地问：

"你看这件事跟那天来的三位太太有关系没有？"

是的，她知道其中的关系，当她单独和法赫米在一起的时

候，儿子已经告诉她，并且要求她在同父亲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说明；她答应他考虑一下，她迟疑了好久，终于决定按照儿子的要求不谈出来。但是，当丈夫面对面地问她时，她感到他的目光犹如炽热的阳光，熔烊了她的决心。她放弃了原来的主张，毫不迟疑地说：

"有关系，老爷。法赫米听说她们是他那个朋友的亲戚……"

艾哈麦德生气地板起了面孔，和往常一样，他一发火脸就涨得通红，眼睛里冒着火光。谁看不起海迪杰，就是对他的侮辱，谁损伤了海迪杰的面子，就是触犯了他的尊严。但是，除了粗暴地大嚷大叫以外，他没有别的办法发泄自己的怒火。他忿忿而不屑地问：

"他这个朋友是干什么的？"

"叫哈桑·易卜拉欣，是加马利亚警察所的警官。"她说这个名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心中有些惶恐。

"你不是说只让海迪杰一个人见过那三位太太吗？"丈夫激动地问。

"是的，老爷。"

"她们又来过没有？"

"没有，只来过那一趟。"

"他打发他的亲戚来，只见到了海迪杰，却偏偏指名要阿依莎，这是怎么回事？"丈夫声色俱厉地问，好象她应当对这桩蹊跷的事情负责似的。

母亲听到这种质问，咽了一口唾沫，说：

"近几年来求亲的太太们总要访遍了左邻右舍，打听明白了才肯登门求见。那天她们跟我谈话的时候，就提到她们听说我

们有两位女儿。也许让她们见了这一个，没见那一个……"

她本来想说，"也许让她们见了这一个，没见那一个，所以使她们更加确信听说小的模样漂亮"，然而她一方面害怕更惹丈夫生气，另一方面不愿明白说出这一事实，更增加内心的痛苦和烦恼，所以就停住没往下说。她只摆了一下手，代替她要说的话。

丈夫狠狠地瞪着她，她顺从地垂下眼皮；他更愤怒和更烦躁，心中的怒火越来越大。他拍打着自己两肋，以减轻胸中的郁闷；接着，他狂怒地嚷道：

"我完全明白了，这是向你的女儿求婚，你说怎么办吧？"

他这一问使她觉得如同落入无底深渊，她顺从地摊开两手，毫不迟疑地说：

"您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老爷。我没有别的意见。"

"如果你说的是真心话，那你就根本不会跟我提这件事！"他恼恨地叫嚷说。

"老爷，我跟您说，只是要把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告诉您。"妻子用哀伤的口吻赶忙说，"这是我的义务，我必须把家里的事都告诉您……"

"真想不到，凭真主起誓，真想不到……"艾哈麦德摇晃着脑袋，怒气不休地说，"你毕竟是个女人，女人的脑子就是有限，特别是一涉及婚姻问题就迷住了心窍，莫非你……"

"老爷，求真主保佑，"女人声音颤抖地说，打断了他的话，"您别多疑，海迪杰是您的女儿，同样也是我的女儿，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为了她的命运心都绞碎了。阿依莎年纪还小，就是等她姐姐出阁以后再考虑她的婚事也不算晚……"

丈夫的手神经质地捋着粗硬的小胡髭，过了一会儿，仿佛突

然想起什么似地停住手，问：

“海迪杰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老爷……”

“要是谁也没有看见过阿依莎，为什么这个警官偏偏指名要她？”他一边挥着手，一边忿怒地喊叫。

“老爷，我看她们也许是听说过……”女人提心吊胆地急忙说。

“可是，他现在就在加马利亚警察所工作，似乎又是本地人……”

“自从她们很小就不上学校去以后，没有一个男人看见过我们这两个女儿……”母亲十分激动地说。

“算了，算了，太太！你以为我是怀疑这一点吗？如果怀疑这一点，我早就杀人了！”他拍打着手掌对她嚷道。“我是说某些不了解我们的人也许会这样想。‘没有一个男人看见过我们这两个女儿’……我的天！难道你还希望让某个男人瞧见她们俩？你这个胡涂的疯女人！我得避免让那些无知的人们说话……他是当地的警官，早早晚晚少不得在我们这条街上过来过去的。一旦人们知道他娶了我的女儿，一定要怀疑他可能看见过我的哪一个女儿……我不愿意，我不能把女儿嫁给一个使我的名誉受影响的人。除非我肯定某个人要娶我的女儿，主要是出于真心诚意地要做我……我……我的女婿，否则我决不把女儿嫁给他。‘没有一个男人看见过我们这两个女儿’，多亏这样……多亏这样，我的艾米娜！”

妻子听了他这一番话，一声没响，屋子里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丈夫站起身来，这就是提醒她，他要换衣服回铺子去了。于是她也赶忙站了起来。他褪掉套头长衫的两只袖子，卷起衣襟，

要脱下来，但是他刚把卷起的长衫脱到下颏处，又停住了，衣服堆在他的肩膀上，象狮子的鬃毛。

“法赫米就没有想到他这个朋友跟他谈的话有多么严重吗？”艾哈麦德遗憾地摇着脑袋说。“人们羡慕我有三个儿子，其实我只有女儿……五个全是女儿！”

二十六

艾哈麦德一离开家，他对于阿依莎的婚事的主张，家里人立刻都知道了。尽管每个人都顺从——除了顺从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地接受了这个主张，但是各自心里却对这件事有着不同的反应。法赫米听说以后感到遗憾，还为阿依莎失掉哈桑·易卜拉欣这样一个如意郎君感到不幸。在听到父亲的决定之前，他的心情就很不平静，一方面希望求亲的新郎成功，另一方面又同情海迪杰的难堪处境。既然现在事情已经决定，他也就用不着再同情海迪杰，而只剩下为阿依莎感到遗憾了。然而，他愿意公开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见，他说：

“用不着多说，我们全都关心海迪杰的前途，可是我却不同意硬要这样剥夺阿依莎的好机会。命运莫测，除了真主谁也不了解它，说不定真主会给晚结婚的人准备下比先结婚的人更多的幸福呢。”

一家人大概只有海迪杰感到这是一种罪过，因为她又一次妨碍了妹妹。在等候结果的时候，她并没有考虑这是一种罪过，然而等到父亲作出断然的决定，威胁她的风险已经过去，气愤和烦恼也随之消失的时候，代之而来的就是感到羞愧和感到有罪

过。她从心里希望人们一致赞同父亲的主张，只让她一个人表示反对，因此她对法赫米这番话并无好感，但她却仍然附和他说：

“法赫米说得对，我也是这么想……”

“婚姻人人有份……不用担心，不必发愁……”亚辛再一次强调自己的那句话。

这一次，他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他十分同情阿依莎，深为她的不幸感到不平，但是他却不愿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害怕招致海迪杰不满，甚至会使她怀疑这是由于她常常和他争吵所以才偏向阿依莎。此外，他觉得自己和她们不是一母所生，对待这种牵动一家人感情的重要事情，不便妄下断语，以免得罪谁……阿依莎仍然一句话没说。她要强使自己开口，因为沉默会流露出她决意隐藏的痛苦。尽管她遭受到强加于身上的压力和损害，她却必须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还必须强作欢颜以适应家庭的气氛。这个家庭不承认她们有表示自己好恶的权利，要求她们以冷淡和虚假的面具掩藏起真实的愿望。

“我当然不能比海迪杰先结婚，爸爸的主张很对！”她说着，笑了笑，“你们为什么忙着要我们出嫁呢？谁告诉你们说，我们到婆家能象在自己家里这么幸福？”

她虽然精神恍惚，心情沮丧。但是她尽量和每天晚上围炉闲谈时一样，同人们一起闲谈。实际上，她多么象一只受宰割的老母鸡：伸开两只翅膀，仿佛它的生气和活力越来越小，血从它的脖颈上流下来，耗尽它最后的生命！

在把这件事情交由父亲决定之前，阿依莎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她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犹如买了彩票，不敢奢望得头彩一样……起初，她一方面为自己的幸运和胜利而感到高兴，

一方面又同情姐姐的命运不好，所以情愿表示反对自己的婚事。现在，这种快乐既已打消，同情心也随之消失，剩下来的只有怨恨、忿懑和失望。这桩婚事丝毫由不了她，只有听凭父亲的不容异议的决定。她不但要毫无怨言地顺从，而且要愉快地表示接受。公开反抗固然为礼教所不允许，用沉默表示不满同样不可饶恕。她面对着悲惨的失望，从陶醉了一昼夜的无限幸福中清醒过来，在灿烂的光明之后到来的黑暗是多么浓重啊！在这种情况下，使人痛苦的不仅仅是现有的黑暗，叹惜逝去的光明更加痛苦。她暗暗问自己：既然能够出现照耀宇宙的光明，为什么它就不能持久？它为什么照耀？又为什么消逝？于是，新愁和旧恨在她心中交织在一起，使她沉浸在过去的回忆、眼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幻想中。由于思索这一切，痛苦出现在她的感情中，她第一次感觉到这种痛苦的实质，她问自己："光明就这样消逝了吗？"

占据了她的心，使她思慕的那个青年，就这样和她完全断绝了关系吗？

这是一个新问题，尽管她曾反复提出过；这是一次新的打击，尽管它已经深入她的骨髓。煎熬人的愁苦，一刻也没停止过。潜藏在深处的失望和浮现在心头的希望争夺着她。每当飘浮着的希望的光芒从她身上飞开，失望就飞回来，往她的心底深钻一些；希望接二连三地飞开，失望一次又一次地深钻进去。最后希望辞别她的心灵，藏入深处，再也不离开那里。希望消失了，仿佛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再也无法寻找到它。人们多么不拿这件事当回事啊！他们象对待明天的饭菜、昨夜的怪梦和晒台上的花香那些，日常琐事一样对待它。大家东一句西一句说着，这个提出一个建议，那个说出一个主张，大家都同样的平静，同样的不介意；甚至一个安慰的微笑，或者一句鼓励的话，也象

是开玩笑一样。后来话题岔开了，一切也就随之结束，人们把这件事当作家庭生活中的一个插曲，逐渐淡忘。面对着这一切，她的心上哪儿去了？她没有心，谁也不考虑她的心的存在，她的心实际上也不存在了。她多么孤独啊！她成了一个没人理会的被遗忘者。他们不属于她，她也不属于他们，她是一个失掉一切联系的被丢弃的人！但是，她怎么能忘记，只要父亲说一个字，就足以使她的生活改观，就会为她创造一个新世界呢！不用多，只要一个字，只要说一个"好"字，就会出现奇迹。说出这一个字远比费上许多话而最后拒绝要省事百倍。但是，父亲却不愿意那样做，他愿意让她遭受这样的折磨。她虽然感到痛苦、怨恨和忿懑，但是这一切一到父亲那儿便会停止，当它们与这个降服者对抗的时候，就要退却、失败，犹如惊慌失措地逃命一样。她对父亲又爱又怕，即使在心里也不敢对他妄加非难。她的心仍然崇敬他，热爱他，她对他只有忠实地信仰，仿佛他是一位天神，对他的意志不容表示抗拒、违拗或存有异心。

这天傍晚，失望折磨着年轻的姑娘，她那颗情窦初开的心将要枯萎，再也感觉不到任何乐趣。她强使自己在人前扮演一个装出笑脸、心情舒畅地同他们一起聊天的角色，这使她心劳神瘁，以致觉得头晕目眩。待她回卧室的时候，她已经疲惫得好象一个病人。她回到房间，凭借黑暗的遮掩第一次蹙起眉头，流露出心中的真实情感。

可是，她的监视者——海迪杰也随着她进来了，她早就知道自己这番做作绝对瞒不过姐姐，所以一直躲避着她的目光，现在海迪杰已经坐在自己身边，再也无法躲避。她期待姐姐以固有的倔强劲儿来反对父亲这样做，她期待姐姐的声音钻入她的耳鼓；她的心期待着那些话，倒不是那些话会重新引起她的希望，

而是要从姐姐表示歉意和内疚的真实情感中求得一些安慰。过了一会儿，她在黑暗中听到了姐姐的声音：

“我很难过，阿依莎。可是，真主明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真希望自己能够有勇气去向爸爸请求，要他改变自己的主张。”

一听到姐姐表示遗憾的话，她心中不由得掀起一股反抗的情绪，同时估量着这句话是真情还是假意。但是，她不得不依旧用在母亲面前所保持的那种平静口吻说：

“用不着难过，爸爸作得完全对，我的婚事根本不用着急。”

“这是我第二次妨碍你的婚事了。”

“那也用不着难过。”

“可是这一次和上次不同呀！”海迪杰意味深长地说。

年轻姑娘立即象闪电一样快地理解了这句话的含意。她又烦恼又难过，心情很激动，被姐妹间的感情感动得哭起来。这种隐藏着的感情，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下抒发出来，产生了谅解，如同伤口或疮疖受到触摸和压挤流出脓血一样。她想说什么，又不敢开口，因为她的呼吸不匀，一说话一定会显露出自己的情绪来。这时海迪杰叹了一口气，说：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特别难过。可是，真主是仁慈无边的，有一个困难就会有一条出路，也许他会耐心地等待着。他早晚还是你的，别看现在。”

阿依莎在心眼儿里高呼：“但愿如此！”但是嘴里却说：

“我并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不象你想的那么多。”

“这是我的希望……我太难过了，阿依莎！”

这时，房门突然开了，凯玛勒的身影出现在从门缝里射进来的暗淡灯光中。海迪杰没好气地对他嚷道：

“你来干什么？你有什么事？”

“你干吗呵斥我？”孩子对这种不欢迎的态度表示反对地说，“给我让个地方……”

孩子爬上床，跪在她们两个人中间，一只手伸向海迪杰另一只手伸向阿依莎，胳肢起她俩来，想冲散海迪杰刚才呵斥他的那种紧张气氛，找说话的机会。但是两个姐姐同时推开他的手，异口同声地说：

“你该睡觉了，回去睡觉吧！”

“我不弄明白了，决不走！”孩子气嘟嘟地嚷道。

“深更半夜的，你要弄明白什么？”

为了求得答复，孩子改变了语气：

“我想知道，你们结了婚是不是就不在咱们家了？”

“等到结婚的时候再说！”海迪杰对他嚷道。

“结婚是怎么回事？”他追问。

“我怎么知道呢，我又没结婚……睡觉去吧，明天见。”

“我不弄明白决不走！”

“好孩子，真主保佑你，快走吧！”

“我要知道你们结了婚是不是就不在咱们家了！”凯玛勒忧郁地说。

“嗯，不在家了……你打算怎么样，小爷爷？”海迪杰粗声大气地说。

“那，我……我不让你们结婚……”凯玛勒畏缩地说。

“好吧，就依着你……”

“我不能让你们俩离开我们，我要祷告真主，不让你们结婚……”凯玛勒激动、不满地重复说。

“你说得对……好，好，求真主应允你。现在该走了吧，明天

见！”海迪杰嚷道。

二十七

这一天，这个家庭中洋溢着这样一种气氛：摆脱束缚和压制，好好地迎接快乐的一天。今天，他们可以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不受监护者的管束。凯玛勒打算无拘无束地在家里或外面玩上一整天；海迪杰和阿依莎在想是否可以乘傍晚到马莉娅家去串个门。所以产生这种快乐的情绪，并不是因为使人瑟缩了几个月的冬天已经过去，温暖和欢乐的春天来临了，春天并没有把冬天禁锢起来的自由偿还给他们，而是因为艾哈麦德由于买卖上的需要，到塞得港去了。每隔几年，他就要到那里去一趟，住上一天或几天。他是星期五早晨走的，恰好是儿子们的假日。他们的在父亲离开开罗后立刻出现的安全和舒畅的气氛中享受自由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不过，母亲没有答应两位姑娘的要求和孩子的狂想，虽然母亲的口气并不太坚决。她希望全家人一如往日，即使父亲不在家，也要和他在家时一样地守规矩；因为与其说她不敢违背他的意志，不如说她甘愿服从他的暴戾和专横。但是，出乎她的意料，亚辛说：

“看在真主的面上，您别阻拦了，我们过的这种生活，真是谁也受不了！我想提一个新主意：您自己为什么不也去散散心呢？你们看我这个建议怎么样？”

大家全都惊异地望着他，谁也没吭声，也许他们和用责备的目光盯着他的母亲一样，只当他是说着玩的；可是他接下去说：

"您干什么这样瞪着我呀？我的话并不算出格。真主明鉴，我认为您去散散心不是什么罪过！您出去溜达溜达，用不着走多远，就看看咱们这附近一带。您在这儿住了四十年，还不知道这儿是什么样子呢！"

"愿真主饶恕你……"母亲吸了一口气，喃喃地说。

"真主饶恕我？难道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吗？"亚辛哈哈笑着说，"凭真主起誓，我要是您的话，早就去朝拜侯赛因清真寺了。您听没听说过侯赛因清真寺？您一定以为可敬的侯赛因墓离我们这儿很远，其实近极了。去吧，他召唤您到他那儿去呢。"

她的心剧烈地跳着，脸上泛起红润；她低下头去，隐藏起自己的激动。这时，她心里突然感到一种力量，它既不是来自她本人，也不是来自周围的某一个人，甚至不是来自亚辛；它好象一次地震，震动了从未经历过地震的地方。这种力量促使她立即响应这个召唤。她不知道这个召唤怎么会在自己心中引起了回声，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去热衷这种越出妇道的行为，更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把这种冒险行动看成是可能的、奇妙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是的，朝拜侯赛因的陵墓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这可以作为她那异想天开的意愿的可靠借口，但是这决不是促使她要出去散心的原因。她回应了自己内心里渴望奔腾然而却被禁锢着的洪流的呼声，犹如性喜厮杀的人用保卫自由和和平为理由来回答要求战争的呼吁一样。她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甘冒天下大不韪的意愿，只是望着亚辛用颤抖的声音问：

"朝拜侯赛因陵墓是我一辈子的心愿，可是，你爸爸……"

"爸爸动身到塞得港去了，明天十点以前绝对不会回来。"亚辛大声笑着说，"不过为了慎重一些，您可以把乌姆·哈纳菲那件米拉叶借来穿上，就是出去或回来的时候凑巧被人看见，也会

以为您是来串门的女客。"

她怀着羞涩和畏惧的心情，来回瞧着儿女们，好象希望得到更多的鼓励。海迪杰和阿依莎特别赞成这个建议，仿佛要借此请求母亲取消对她俩的限制——经过这场家庭革命之后，母亲痛快地允许她们到马莉娅家去串门。凯玛勒打心眼里高兴，他喊道：

"我跟您一起去，妈妈！我给您带路……"

法赫米凝视着母亲，看到她那纯朴的面孔上显露出惶惑的喜悦，犹如小孩子向往一件新玩具一样，不由得产生了同情；他用不在乎的口吻鼓励母亲说：

"您去观光观光这个世界吧，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真担心您关在家里这么久，连走路都要忘记了！"

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这时候海迪杰到乌姆·哈纳菲那里把米拉叶拿了来，于是响起一片欢笑声和叫嚷声。这一天成了他们谁也没有经历过的幸福节日。他们不知不觉全都参加了反对父亲的行列。艾米娜瞧了瞧这件外衣，把黑面纱蒙在脸上，然后照着镜子不由得笑了好久，甚至笑得浑身颤抖。凯玛勒穿好长裤，戴上帽子，抢先跑到院子里去。但是，母亲却没有跟着他出去，她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的畏缩心理，她抬起眼睛望着法赫米说：

"你们说，我真的去吗？"

"真主保佑，去吧，没关系！"亚辛大声说。

海迪杰走到母亲跟前，把手放在母亲肩膀上，轻轻地推着她说：

"您去吧，保您没有事！"

她一直把母亲推到楼梯边。儿女们簇拥着母亲下了楼，乌

姆·哈纳菲正在那里候着。女佣人睁大眼睛审视着女主人，更恰当地说审视女主人穿着的米拉叶。她不满意地摇摇头，走到女主人跟前，把米拉叶给她裹紧，并且教给她怎样抓住衣角，直到把第一次穿米拉叶的女主人装扮得停停当当。这一来，她那平素为肥大的长衫遮掩起来的苗条身材清楚地显露出来。海迪杰得意地微笑着瞧了母亲一眼，然后朝阿依莎使了一个眼色，两个人一起大笑起来。

艾米娜在迈出家门，踏到街上的一瞬间，感到嘴里发干，不安和罪恶感袭上心头，喜悦情绪早已消失净尽。她神经质地抓住凯玛勒的手，慢慢向前移动，好象初学走路一样。她感到非常羞怯，因为这会被她老早以来透过阳台的窗孔所认识的：理发师侯赛南伯伯、卖蚕豆的德尔维希哈只、卖牛奶的富利、卖冷饮的布尤米和卖炸食的阿布·赛利尔这些男人看到。她认为他们也会认得她，就象她认得他们一样，或者说因为她认识他们，所以他们也会认识她。这本来是一件不用思索就能肯定的事，因为他们这些人从来也没看见过她，但是她心里却为此烦扰着。就这样，母子俩人穿过马路，朝红巷走去。虽然从这条路到侯赛因清真寺去并非近路，但是和走奈哈西街不同，走这条路可以绕过艾哈麦德的铺子；同时，这条路上既没什么商店，行人也较少。走到红巷口上，她停下来，回头朝自己家的阳台望去，看见一扇关着的窗子后面有两个女儿的身影，另一扇开着的窗子里露出亚辛和法赫米那两张含笑的面孔。他们俩的表情鼓舞着她，她压下了心中的慌乱，稍微定了定心，和孩子一起走进这条冷清的小巷。不安和罪恶感并没有完全离开她，只是退到感情的边缘，把中心让给了向往的世界——她已经看到了它的一条小巷、一个广场、几幢陌生的建筑物和几个行人——而产生的好奇心。她

在同人们一起活动，心里感到无比的高兴，这是因为她做了二十五年的囚徒，只是每年由丈夫陪着到霍兰菲谢去看望母亲一次，而且是坐在轿车里，连往马路上看一眼都不敢。母子俩一路上每看到一种景色、一幢建筑或一个地方，她就要询问儿子，孩子罗罗嗦嗦地讲给她听。凯玛勒对于担当向导这个角色非常得意：这是有名的红巷拱廊，走进去以前必须念法谛海，好抵制盘踞在里面的魔鬼；这是法官公馆广场，也叫"老人须"①广场，是根据这些大树上的花起的，又叫"土耳其巧克力广场"，因为这里有卖土耳其巧克力糖的；这幢大房子是加马利亚警察所。这孩子除了注意门岗腰间挂着的刀以外，什么也不注意，母亲却满怀好奇地望了望这幢建筑物，因为这里面住着一个曾向阿依莎求婚的人。他们俩走到汉·吉阿费尔幼儿学校，凯玛勒想起他在进哈利勒·阿加小学之前曾在这里读过一年，他指着那个样式古老的阳台说："这就是幼儿学校的阳台，谁要是犯了一小点过错，马赫迪谢赫就在这里按着我们的脑袋撞墙，或者用靴子踢我们，踢五下、六下，也许十下！"说完，他停住脚步，指着阳台底下的一个小铺子，别有用意地说："这就是卖糖果的萨迪格老爹的铺子！"母亲给了他一个披亚斯特，买了一块红橡皮糖，才离开那里继续往前走。他们拐进汉·吉阿费尔大街，远远地望见了侯赛因清真寺，中部是阿拉伯民族形式的有花纹装饰的大扇窗户，上面一些屋顶花墙和鳞次栉比的阳台之上，好象耸立的长矛。她在心里高兴地欢呼起来，心想："这就是侯赛因清真寺？"当她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以后，就把越来越接近——自从离开家，她现在才迈开大步——的真实景象和她所想象的样子作着比较，发现真实景象

① 阿拉伯橡胶树的花，埃及人称为"老人须"。

和她所想象的并不一样；她原来根据经常看到的格拉翁和巴尔古格清真寺想象出的侯赛因清真寺高大的图景，只不过是按照侯赛因在她心里占的地位随意想象出来的。不过，真实图景和想象的不同，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喜悦心情，能够来朝拜这座清真寺已经足以使她沉醉了。母子俩在清真寺的周围转了一圈，来到绿色的大门前，同熙熙攘攘的妇女们一起走了进去。她的脚刚一踏到寺内的地板上，就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被温暖、亲切和怜爱的感情溶化了，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精灵在空中展翅飞翔，神圣和灵感的光辉照耀着她。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表现出她内心的激动，敬爱、信仰的情感和感激、喜悦的兴奋感情。她用敬仰和好奇的眼光欣赏着这里的一切：墙壁、天花板、柱子、地毯、灯架、讲坛和壁龛①。凯玛勒在她身边一面看着这些东西，一面心中想着另外一些事。他想到这座清真寺白天和入夜之前是人们游览的地方，入夜以后则是侯赛因烈士的住处，侯赛因来来去去，作为主人使用着这里的家具；他在这里到处转悠，在壁龛前礼拜，登上祭坛，或者站到窗户前去眺望周围的景色。凯玛勒心想，但愿人们在关门的时候不注意把他留在里面，那样他就可以同侯赛因会面，并陪着烈士待到次日天明。他想象着在会见时怎样向侯赛因表达自己的敬爱和顺从的心情，怎样把自己的希望和要求告诉他，请求他怜爱和赐福于自己。他暗自想象：当他低着头走向前去的时候，烈士温和地问他："你是谁呀？"他吻着烈士的手说："我叫凯玛勒·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烈士再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哈利勒·阿加小学校的学生。"又问他，这么晚了，到这里来干什么？他就回答说，他觉得侯赛因比自己的

① 清真寺殿内作成拱门形的壁龛，一般都是教长站在这个地方。

亲人更可亲。于是烈士疼爱地向他微笑，叫他陪着自己散步。这时，他便向烈士倾诉自己的全部希望："请您保佑我能在家里和外边随便游戏；让海迪杰和阿依莎永远留在我们家里；让爸爸改变一下脾气；让妈妈长生不老，给我足够的零钱花；让我们一家人不遭清算就进天堂……"缓缓行进的妇女汇成人流拥着母子俩向前走去，终于来到她象向往一个梦幻在这个世界上变成现实一样一直向往朝拜的陵墓前面。啊，她站在墓室的角上，并且挨到了墓室的墙，她透过泪花瞻仰着这座陵墓。她希望没有这么多拥挤的人，使她能够多在这里停留一会儿，尽情享受这一幸福。她把手伸到壁板上。凯玛勒仿效着母亲，两个人一起念了法谛海。她摸着墙壁，亲吻墙壁，嘴里不停地祷告。她希望能在这里多站一会儿，或是坐到一边，仔细地观赏观赏，然后再转一圈。可是清真寺的寺役站在路口上，不准人们多逗留，挥着手中的竿子催促依依不舍的女人们快走，要人们在做主麻礼拜[①]之前结束游览。仿佛饮了甘露还没解除口渴似的，要解除她的口渴简直是不可能的。她希望继续游览，她的心好象涌泉一样在奔腾，要寻求更多的愉快和更靠近点。当她知道不得不离开这里的时候，犹如失魂落魄一样，暗暗向这座清真寺告别，然后转身走出来。她感到十分难过，觉得自己这是和这座清真寺永远诀别。不过，她深感满足和安慰，这驱逐了压在心头的忧郁，使她回味着既得的幸福，忘记了不忍离开清真寺的苦恼。凯玛勒要母亲去看看他的学校，于是他们便走到侯赛因大街口上，在学校前面站了一会儿。当母亲要从原路回去的时候，凯玛勒意识到过去他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陪同母亲外出游玩的快乐即将结束，便不肯轻易

① 即星期五是穆斯林聚礼的日子。

放过这个机会，想方设法要多在外面逗留些时间，建议母亲从新马路走奥利亚回去。母亲戴着布拉戛，遮在里面的脸泛起微笑。他皱起眉头，表现出不同意的样子。他凭侯赛因发誓，非要母亲依他不可。她叹了一口气，只得任凭他的小手拉着走。这条街十分热闹，熙熙攘攘，和来时走的那条冷静的道路比起来，相差百倍，她不由得有些惊慌；她心神不定，很快埋怨起孩子来。但是，孩子只顾贪恋这次出游的快乐，毫不理会母亲的抱怨，他一面鼓励母亲，一面叫她观看商店、车辆和行人，好使她忘记烦恼，继续往前行走。母子俩慢慢地朝奥利亚走去，刚走到奥利亚街口上，凯玛勒看到了面点铺，不禁馋涎欲滴，两只眼睛死死地盯住那个铺子，想着怎样设法使母亲答应让他到铺子里去买一块油饼。这时母子俩已来到铺子门前，母亲突然撒开了他的手，正在他诧异地扭头去看她的时候，她尖叫了一声，跌倒在地上。他恐惧地瞪大眼睛，惊呆在那里，一动不能动。与此同时，他瞥见一辆汽车紧急刹车，发出刺耳的响声，车后掀起一片尘土，只差一拃的距离没轧到母亲身上。四面立刻响起了嘈杂的喊声，乱成一片；人们全都围拢来，好象孩子们听到玩蛇戏的笛声奔来一样。人们在她周围密密层层地围了一大圈，睁大眼睛伸着脖子往里瞧，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受到这种意外打击的凯玛勒稍微清醒了一些，两只眼睛看看倒在自己脚下的母亲，又看看周围的人群，流露出害怕和求助的神色。他在母亲身边跪下，手抚着她的肩膀，拼命地呼唤，但是母亲没有回答。他抬起头来看看人们的脸，哇地一声哭起来，哭声盖过了周围的嘈杂声音，几乎使所有的人都沉默下来。有的人自动出来劝他，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另一些人则俯下身去瞧他的母亲，目光中表现出两种意思：一是想看看这个女人是否还活着，一是显然已经失掉信心，认定（过

旱的武断）死神光顾了一个家庭，夺去了与己无关的一个人的生命，还有的人仿佛想要找到可靠的证据，使所有的人都确信这条生命已经结束。其中一个人喊道："汽车的左门撞到她的后背上了！"这时司机已经从车上下来，他站在那里，七嘴八舌的谴责使他透不过气来，他说："她猛然一转身，我实在躲不及就撞上她了。幸亏我赶紧刹住了车，所以撞的还不重，不然兴许轧到她身上……"这时注视她的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她还有气……只是晕过去了！"司机看见挎刀的警察来了，又接着说："撞得很轻……不要紧……她还好……诸位，凭真主起誓……"然后他走上前去，仔细查看她的情况，并且象讲演似地说："大家散开点，简直不透气啦！她睁开眼了……感谢真主，她很好……"他的语气既高兴又得意，仿佛是他把她救活了似的。然后，他转过身来望着凯玛勒。孩子抑制不住地痛哭着，人们怎样安慰他也无用。司机一面爱抚地拍着他的面颊，一面说："别哭了，小弟弟，你妈很好……你看！来，帮我把她扶起来……"一直在哭的凯玛勒，看见母亲动弹了，才朝她俯下身去。母亲左手扶着他的肩膀，由司机扶着往起站，费了很大气力，才无力地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站起来。她的米拉叶已经褪落下来，有人伸手帮她重新披在肩上。这时面点铺的老板搬出一把椅子来，人们扶着她坐下，又给她端来一杯水。她喝了一口水，有一半洒在脖子和胸上，她不由自主地抚摩着胸脯，长出了一口气。她竭力镇定了一下心神，茫然地瞧了瞧注视着自己的人群，心中想："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真主，这是怎么了？凯玛勒为什么哭？"这时，警察走到她跟前，问："您感到什么地方不好过吗？太太！您能不能走到警察所去？"一听说"警察所"这几个字，她恢复了理智，她的心揪紧了，畏惧地嚷道："我为什么要到警察所去？我决不去！"警察对她说："这辆

汽车撞了您，把您撞倒了，您要是感到哪里不好过，必须和司机一起到警察所去，让他具结备案，保证随传随到！”她呼吸急促地说：“不，不！我不去，我没有什么不好过……”警察说：“您一定这么说，那就请您站起来走两步，看看是不是受了伤。”由于听说去警察所而引起的恐惧，使她毫不迟疑地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在众目之下走了几步；凯玛勒跟在她身边，拍打着她身上的尘土。她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结束这个令人痛苦的场面，于是对警察说：“我很好！”接着指了一下司机说：“让他走吧，我不会找他的。”在人群前面，特别是还有一个警察这样注视着她，这场面实在叫她受不了。她长年深居简出，现在让人们这样随便地从四面八方瞪着眼瞧她，不由得全身都战栗起来。这时候，她眼前浮现出艾哈麦德的面孔，他正用冷冷的目光盯着她的脸，预示着她将遭到难以想象的厄运。于是，她再也不觉得瘫软无力，紧紧抓住孩子的手，朝萨加走去。谁也没有拦阻他们。母子俩转过弯去以后，她长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对孩子说：“真主，这是怎么回事？你看到是怎么回事吗？凯玛勒！真象一场恶梦似的。我只感到一阵晕眩，好象从高处掉到黑黑洞洞的深渊里，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到再睁开眼的时候，就看到那种可怕的情景！真主啊，他真要把我带到警察所去吗？仁慈的真主，救人的真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呀？凯玛勒，别哭啦！当心哭坏眼睛，用这块手绢把眼泪擦干……等回到家里洗洗脸。”

他们快走到萨加路口上的时候，她忽然站住了，用手扶着孩子的肩膀，皱起了眉头；孩子扬起脸来望着母亲，问：

“您怎么了？”

“我不好过，不好过极了，我几乎要站不住了。你快看看，不管有什么车子叫一辆来，凯玛勒……”她合上了眼睛，有气无力

地说。

凯玛勒往四外一看，只有一辆两轮轻便驴车停在格拉翁医院门前。车夫刚要赶着车子离开，听到孩子招呼，便把车赶到他们面前来。母亲扶着凯玛勒的肩膀走到车子跟前，一手扶着孩子，一手扶着车夫斜靠过来的肩膀上了车。她坐在车上，十分痛苦地喘息着。凯玛勒坐在母亲身边，车夫跳上车辕，手里抓着缰绳，一声吆喝，驴子慢慢走起来。车子摇摇晃晃，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女人一边呻吟，一边低声说："我疼得厉害，大概是肩膀上的骨头折了。"凯玛勒担惊受怕地望着母亲……车子路过艾哈麦德的铺子时，他们俩看也没看一眼。凯玛勒一直向前望着，终于看到了自家的阳台…… 这次幸福的出游所留给他的记忆，只是这个痛苦的结局……

二十八

乌姆·哈纳菲打开大门，看到女主人盘腿坐在小车上，不由得感到诧异。最初，她以为女主人也许是为了消遣，坐着车子游逛一下，所以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但是，她很快就发现凯玛勒两眼哭得通红，这才惊慌地去看女主人。她看见她瘫软无力地坐在车子上，露出痛苦的样子，便惊叫一声，朝车子跟前跑去，同时喊道："太太，您怎么了？真主保祐！"车夫对她说："没什么，只是走累了！来，帮着我把她扶下来吧！"女主人伸出两只胳膊抱住女仆走进门去，凯玛勒愁眉苦脸地跟在后面，一声不响。海迪杰和阿依莎早已从厨房走出来，等候在院子里，心里盘算着怎样和母子俩说笑，但是，一看到乌姆·哈纳菲几乎是背着母亲出现在过

道时，姐妹俩大吃一惊，同时惊叫了一声，朝母亲奔去，异口同声地大声问：

“妈妈，您怎么了？妈妈！”

两个人一起帮助搀扶母亲；海迪杰迫不及待地问凯玛勒出了什么事情，孩子不得已，十分恐惧地咕哝说：

“汽车！”

“汽车？”

两个姑娘同时喊了一声，她们一听到说汽车，心里立刻产生了不能承受的恐怖。海迪杰抱怨地嚷道：“太倒霉啦！求真主保佑您吧，妈妈！”阿依莎只是一个劲儿地啜泣。母亲虽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仍没忽略眼前的情况，为了使两个女儿安心，她有气无力地低声说：

“我很好，没有什么不幸的事，我只是累了。”

亚辛和法赫米听到嘈杂的声音，赶忙走出屋子，站在楼廊上瞧见这种情况，立刻惊慌地跑下来。他俩询问是怎么回事，海迪杰不敢提那个可怕的字眼，只是指指凯玛勒，要他回答。亚辛和法赫米望着弟弟。凯玛勒窘困而又慌乱地重说了一句：

“汽车！”

说完，他又哭起来。两个哥哥只好丢下他，暂时不去问这个必须弄清的问题。他们把母亲抬到姐妹俩的房间里，让她坐在沙发上，法赫米焦急而又担心地问：

“妈妈，告诉我您怎么了？详细告诉我……”

但是，母亲把头往后一靠，一句话也没说，她想慢慢恢复一下精神。这时，海迪杰、阿依莎、凯玛勒和乌姆·哈纳菲全都放声痛哭起来，法赫米按捺不住心中的急躁，大声说了她们几句，她们才停住。然后，他把凯玛勒拉到跟前，细细地问他：怎样让

车撞倒的，人们把司机怎样了，你和母亲被带到警察所去没有，当时母亲是怎样情况等等。就这样，凯玛勒也就毫不犹豫地、罗罗嗦嗦地回答了他，一个细节也没遗漏。母亲虽然精力不支，却仍然注意听着，等到孩子说完，她使出全身力气，说：

“我没什么，法赫米，你不要担心。人们要我上警察所去，我没去，一直走到萨加路口上，我才突然觉得身子支持不住了。你不用担心，我稍微休息一下就会恢复过来的……”

发生了这件事，亚辛又恐惧又难过，因为他应该对这次不吉利的外出——发生了不幸更应该这样说——负主要责任。他提议去请位大夫来看看，说完他没看别人表示意见，就走出去请大夫了。母亲一听说去请大夫就惊慌起来，如同刚才听说要她到警察所去一样。她要法赫米去把哥哥追回来，不要这样做，一再说自己用不着请大夫就会好的。但是，儿子不但不听从她的要求，反而向她讲了许多道理，说明请大夫的必要。这之间，两位姑娘帮助她脱下了米拉叶，乌姆·哈纳菲端来一杯开水，大家全都围着她，不安地注视着她十分苍白的面孔，连连问她感觉怎么样。她竭力装出镇静的样子，只是在痛得十分厉害的时候才说右肩有点疼，但是紧跟着就要补充一句：“不过用不着请大夫。”的确，她绝对不愿意请大夫，这一方面是她不需要，她身体强健，而且有点小病调养调养就能好，所以她不相信正式的医疗，在她的心目中大夫是与危险的事情和重大灾祸联系一起的；另一方面，她认为一请大夫就会把事情闹大，而她希望在丈夫回来以前把这件事掩盖起来……她再三向儿女们述说自己的顾虑，可是他们这个时候，除了她的安全以外，什么也不顾……

诊疗所就在法官公馆广场，所以亚辛不到一刻钟就回来了。他径直把大夫带到母亲这里来，叫人们都出去，只留下他和法赫

米陪着大夫。大夫问她哪里疼，她惊慌不安地咽了一口唾沫，指着自己的右肩膀说：

"我觉得这儿疼……"

大夫在路上已经听亚辛说过了被汽车撞倒的整个经过，于是就按照她的指点进行诊断。屋里面的两个青年和在门外等着的几个妇女——她们心里忐忑不安，竖起耳朵听着——都觉得诊断的时间是那么长。过了一会儿，大夫转过身来离开病人，对亚辛说：

"只是右锁骨骨折。"

他一提到"折"字，屋里屋外的人全都吃了一惊，而且对于他说"只是"感到惊异，仿佛他认为他们能够承受得住这个"折"字似的，同时他们也从大夫的神态和语气中发觉一种强要人安心的意思。法赫米又担心又怀着希望地问：

"有什么危险吗？"

"没有，危险是绝对没有，我可以给她施行接骨手术。不过她得靠个大枕头坐着睡几夜，因为仰面睡或是侧着身子睡都有困难。这样有两个星期，最多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完全复原。你们不用担心……现在我就给她动手术。"

一家人焦急等待着，等得喉咙发干，最后总算等来了使人安心的消息。在屋外的几个人也知道了，海迪杰嘟哝着说：

"愿敬爱的侯赛因赐福于她，她还不是为朝拜他才出门的。"

她这一说提醒了凯玛勒，他仿佛想起了忘记的一件大事似的，困惑地说：

"妈妈朝拜了侯赛因的陵墓，他曾赐福于她，怎么还会让汽车撞着呢？"

"假如她没有朝拜侯赛因，没有他的赐福，说不定会遭到更

大的祸事呢！?求真主保佑她！”乌姆·哈纳菲宽慰地说。

阿依涉还没完全从这次打击中清醒过来，她听了这句话，心中很不高兴，她祈求地嚷道：

“啊，真主！这还不够吗？”

“她到奥利亚去干什么呢？”海迪杰愁眉苦脸地说，“假若她朝拜完侯赛因就顺着原路回来，绝对不会有这场灾祸。”

凯玛勒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他知道由于自己的过错酿成了这场灾祸，于是想摆脱掉一切罪责，就用埋怨的语气说：

“妈妈要在马路上溜一溜，我想拦也拦不住！”

海迪杰用责备的目光望着弟弟，想反驳他，但没有说出口，似乎是看到他面色苍白，心里产生了同情和怜爱。接着，她自言自语地说：“算了吧，眼前的情况已经够人受的了……”

门开了，大夫从房里走出来，对跟在他身后的两个青年说：“我必须每天来看她，直到完全复原。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用不着担心……”

人们拥进屋里，见母亲坐在床上，身后靠着枕头，没有什么异样，只是外衣的右肩隆起很高，显然是下面缠着绷带。他们跑到母亲跟前，同声说：

“感谢真主！”

大夫接骨的时候，她疼得多么厉害啊！她不断地呻吟，假如不是生性腼腆，她一定会大声喊叫起来。现在痛苦已经过去，有了安心和舒适的愉快感觉，不过，痛疼解除之后，理智又活跃起来，她从各方面考虑着自己的处境。她开始担心，用惶恐不安的目光望着儿女们，问道：

“你爸爸回来以后，我该怎么说呢？”

这个问题无情地破坏了他们的安心感，犹如在安全的航线

上遇到了暗礁。也许这并非突然间才引起他们的注意，而是在他们猛一听到母亲受伤的消息，心里只感到难于承受的痛苦，这个问题暂时被忘掉了。现在，它又回来了，占据在他们心灵的首位，使他们面对着它无法逃避。的确，他们感到他们和母亲这次遇到的灾难，远比不久即可痊愈的伤势严重得多。母亲看到他们听说这个问题后全都一声不响，觉得自己好象一个被控告的罪犯一样无人眷顾，她愁苦地低声说：

"他一定会知道我受伤的，而且会知道我是因为出门受的伤……"

乌姆·哈纳菲同样担心，同样了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但她还是想说几句使人宽心的话，一方面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另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应该尽这样的义务；作为一个家庭的忠实的老佣人，不能在别人遭到灾祸的时候一句话不说，使人认为她漠不关心。于是她说了几句自己也知道无用的话：

"老爷听说您受了伤，一定不会计较您的过失的，他只有祈求真主让您早日痊愈……"

谁也没去注意她的话，因为他们都了解这件事实际会引起什么后果；只有凯玛勒相信她，仿佛要肯定乌姆·哈纳菲的话似的，高高兴兴地说：

"特别是我们可以告诉爸爸，我们出去是朝拜敬爱的侯赛因……"

母亲两眼绝望地打量着亚辛和法赫米，问道：

"我该怎么跟他说呢？"

"我中了什么邪，偏要劝您出去？"亚辛想到自己的罪责，痛苦地说，"由于我的一句话，惹了这么大的祸！这也是鬼使神差，让我们陷于这种为难的境地。不过，我想我们还是有办法应付

父亲的，不论如何，您先不必考虑那些，依靠真主吧！您今天吃苦受惊得也够受的了……”

亚辛说话时很激动，同时又流露出同情，他一方面怨恨自己，一方面同情母亲的痛苦处境。他这几句话说得很得体，使他自己摆脱了窘困和不安，同时也道出了在场的几个人，或者所有的人要说的话，于是别人就不必再说什么。根据经验他体会到：庇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往往就是谴责自己；越是承认过错越能得到原谅，越是抵赖越要招致怒斥。他最害怕海迪杰乘机寻衅，公开指出他应该对这个后果负责，把这件事作为攻击他的把柄，因此他抢先堵住她的嘴，使她无话可说。他的估计很对，海迪杰正要拿他当作这件事情的罪魁，来为大家推卸责任，见亚辛自己这样一说，就不好意思再责怪他了；况且，她平素非难他，也只是图一时之快，并非真的憎恨他。他的处境因此得到了好转，而大家仍然是一筹莫展。过了一会儿，海迪杰打破沉默，说：

“我们说母亲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怎么样？”

母亲望着海迪杰，脸上露出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得到解救的神色，然后又看了看法赫米和亚辛，眼睛里闪出乞求的光。不过，法赫米却惶惑地反问道：

“那么大夫呢？他要天天来看病，少不得会碰上爸爸……”

亚辛不愿否定海迪杰提出办法，因为这透出一线能够把他从痛苦和恐惧中解救出来的希望，他说：

“我们跟大夫商量一下，让他按照我们的话跟爸爸说怎么样？”

片刻间，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说可否。但过了一会儿，他们脸上全都闪出得救的光辉，忧郁顿时变成欢喜，好象阴云密布的天空中蓦地露出一线青天，并奇迹般地迅速扩展，不几分钟，

乌云消散，一片晴空，太阳也大放光芒。亚辛感叹地说：

"感谢真主，我们得救了！……"

"不，只是你得救了，出主意的先生！"海迪杰在新的气氛中又恢复了往常的活跃。

"是啊，我从你的嘴下得到了活命，你那毒钩舌头时时刻刻想要伸出来蜇我……"亚辛说着哈哈笑起来，笑得浑身的肉都在颤动。

"这一回算饶了你，浇灌蔷薇，莠草也沾了光……"

他们在得救的欢乐中，几乎忘记了骨折的母亲还躺在床上，甚至连母亲自己也忘掉了一切……

二十九

母亲睁开眼睛，看见海迪杰和阿依莎坐在自己脚下的床边上，两位姑娘正怀着忧虑和希望的心情望着她。她叹了一口气，朝窗户望去，见窗格上洒满了正午的阳光，她有些惊愕，喃喃地说：

"我睡的时间太久了！"

"不；您才睡了几个钟头。"阿依莎说，"您一夜也没合眼，真够受罪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母亲想起昨夜疼得一宵未能入睡，两眼露出怜悯的光，既怜悯自己，又怜悯两个女儿，她们陪着她熬了一夜。她的嘴唇轻轻蠕动着，用低得听不见的声音祈祷真主保佑，接着她好象不好意思地低声说：

"你们俩太辛苦啦！"

“我们情愿为妈妈受些辛苦，只要您别再让我们害怕……”海迪杰诙谐地说，接着她又禁不住激动地说：“您疼得怎么那么怕人呀？我以为您好一些，睡着了，刚想躺下来睡一会儿，可听到您哎哟一声，我就没有睡。您从那时候起，就不停地哎哟，一直到天亮。”

“不管怎么说，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阿依莎脸上洋溢着庆幸的神色说，“早晨法赫米来问您的病，我把您的情况告诉他了，他说，您夜里疼痛，是折了的骨头往一起长呢……”

“他们都走了吗？”艾米娜问，一听说法赫米的名字，她丢开纷乱的心思。

“嗯，都走了。”海迪杰说。“他们想当面问候您才放心，可是我想您好不容易才睡着，没让他们惊动您……”

“无论如何总算有真主护佑，没有造成不幸的结局。”母亲感叹地说。“现在几点钟了？……”

“一点钟了，晌礼[①] 都唤拜了……”海迪杰说。

时间已经不早，她低下头来想了一会儿，接着抬起头来，眼睛里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喃喃地说：

“大概他正在回来的路上呢……”

两个女儿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虽然她们心里也害怕，阿依莎却满怀信心地说：

“爸爸快回来了，我们准备欢迎。您不用担心，我们按照商量好的话跟他一说，什么事也不会有。”

“你看瞒得住他吗？……”丈夫越快回来了，她那颗脆弱的心越不安。

---

① 晌礼是穆斯林每天的第二次礼拜，时间约在十二点半到两点。

“怎么瞒不住？”看到母亲越来越不安，海迪杰不耐烦地大声说，“您就按照我们商量好的话跟他说，准保平安无事。”

这时候，母亲希望亚辛和法赫米能留在她身边，那样她心里一定会踏实一些。海迪杰说“您就按照我们商量好的话跟他说，准保平安无事”，可是纸里能包得住火吗？……难道事实本身不就使她逃不过他的眼睛吗？撒谎比事实更可怕！她不知道自己会遭到什么样的结局……她犹豫不决地望着两个女儿，刚要开口，乌姆·哈纳菲跑了进来，好象害怕让外边听见似地低声说：

“太太，老爷回来啦！……”

大家的心全都惶恐地跳起来，两个姑娘同时跳下床，站在母亲面前。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出声，后来还是母亲低低地说：

“我怕骗他会对你们不利，你们俩不要说话，还是让我自己跟他说吧。真主会帮助我……”

她们心情紧张地沉默着，犹如孩子在黑夜听到屋外有脚步声，认定是魔鬼而不敢出声一样。随后她们听到父亲上台阶的声音。脚步声越来越近。母亲以最大的勇气打破沉默，喃喃地说：

“我们不能让他到楼上去，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接着她对乌姆·哈纳菲说：“去告诉老爷，说我病了，睡在这儿，别的不用说……”

两个女儿赶忙走出屋去，只丢下她一个人。她咽了一口唾沫，她觉得自己好象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好听天由命；她这种不加反抗、逆来顺受的态度，往往以一种消极而大胆的形式表现出来。她聚精会神地考虑着怎样回答他的询问，她始终怀疑自己的做法是否妥当。正在她内心里萦绕着不安、紧张和胆怯的时

候，她听到手杖触碰堂屋地板的声音，她喃喃地说："真主，求你慈悲，求你帮助！"然后她两眼盯着房门，直到那个魁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他瞪着两只大眼审视着她走进房来，站在房子中间，用从来没有过的温和声音问：

"你怎么了？"

"感谢真主，您平安地回来了，老爷！"她微微闭着眼睛说，"我没什么，我没什么……"

"可是乌姆·哈纳非跟我说你病了？"

"我的肩膀受了点伤，老爷！"她用左手指着右肩说，"真主慈悲，没有什么不幸……"

"怎么受的伤？"丈夫观察着她的肩膀，关切而不安地问。

事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她不能不说了。如果说那套解救自己的谎话，不但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难关，而且可以得到更多的体贴。她不安地抬起眼睛，正好与他的目光相遇，更确切地说，她的目光在他的目光中消失了。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她原来拿定的主意，她的意志、決心，全都烟消云散了。她慌乱失神地转动着两眼，然后用眼角瞥着丈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艾哈麦德见她这样惊慌，感到很诧异，立即问道：

"你怎么了，艾米娜？"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象根本不存在编好的那套话，在丈夫的威严面前她无法说谎。她虽然反复想要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却又不由己地放弃了这种冒险。她好象一个人受了催眠术在绳索上行走，清醒过来才注意到处境的危险。时间一秒秒地过去，她越来越惊慌失措，最后完全陷于绝望……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啊，他的语气已经显露出不耐烦，距离发怒不远了。真主，

她多么需要帮助啊！她只有诅咒魔鬼引诱她这一次的不吉利的外出！

“奇怪，莫非你不愿意说话？”

“我犯了严重的过错，老爷，我让汽车撞着了！”她再也不能缄默，用颤抖的声音沮丧而愁苦地低声说。

艾哈麦德诧异地瞪大眼睛，露出近乎是不相信的惊讶神色，他怀疑她是神经错乱了。艾米娜不再犹疑，她决定不论后果如何，一定要向他坦白认错。如同饮鸩止渴，她不顾生命危险，去做一件对自己十分不利的事情，以解脱从未有过的痛苦。这时，她越发感觉到这桩罪过的严重和坦白承认的可怕，不由得流下泪来。或许是由于克制不住自己，或许是想用这一毫无希望的方法求取同情，她哭哭啼啼地说：

“我觉得侯赛因召唤我去朝拜他的陵墓，我就应了他的召唤……我去朝拜…… 回来的时候让汽车撞了…… 这是真主的安排，老爷……我被撞倒以后自己爬了起来，没让任何人扶我一把（她特别加重了这后一句话的语气）。起初我一点也没觉得疼，还以为没有什么，就走回家来了。到家以后才觉得很疼。他们给我请来大夫，大夫看过我的肩膀以后，说是骨折，约定每天来给我治疗，直到骨头接好……老爷，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我应当受这样的报应……愿真主饶恕我，慈悲我……”

艾哈麦德僵立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听着，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说完，温驯地低下了头，好象等候判决一样。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这种紧张的气氛显示出可怕的预兆。看到丈夫这种态度，女人感到惶惑，不知道他会作出怎样的决定，也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后来只听见他用异常平静的声音问：

"大夫怎么说?骨头折了有没有危险?"

她抬起头来,困惑地瞧着他……说真的,她考虑过种种不幸后果,却没料到他会说出这样温存的话来;假如不是气氛这样可怕,她一定会把自己听说的有关伤势的情况详详细细向他学说一遍。她感动得不禁落下泪来。她绷紧嘴,没有哭出声,自卑而又懊丧地嘟哝说:

"老爷,大夫说不用担心,真主会救我免除一切灾难!"

艾哈麦德站了一会儿,压下想详细询问的念头,转身往外走去,同时嘴里说:

"你就躺在床上休养吧,直到真主慈悲,伤好了……"

三十

艾哈麦德走后,海迪杰和阿依莎跑回屋来,站在母亲面前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她,面带关切和不安的神色。看到母亲两眼通红,象是哭过的样子,两个人都惊呆了。海迪杰心中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征兆,她问:

"真主!怎么样啦?……"

"我对他实话实说了……"母亲局促不安地眨着眼睛,并没有一下子把话全说出来。

"实话实说了?"

"我不能不说实话,"母亲老实承认说,"我这样做是对的,纸里包不住火……"

"哎呀,这一下可要倒霉了……"海迪杰拍着胸脯大声说。

阿依莎同样吃了一惊,她凝视着母亲的脸,一声没响。母亲

却似乎有些骄傲和不好意思地笑了，她那苍白的脸上透出红润，她回味着丈夫方才对她表示的怜悯。当时她只是等待着丈夫的怒火发作和自己前途的毁灭。是的，此时她感到骄傲和不好意思，她想谈谈丈夫在她遭到不幸时对她表示的感情，他怎样对她表示关切和怜爱而忘记了发脾气。因此，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地说：

"愿真主让他长寿，他很心疼我，他安静地听我说完事情的经过以后，问我大夫怎样说，折了骨头有没有危险。临走的时候，他还嘱咐我好好休息，求真主慈悲，让我早日痊愈。"

两位姑娘又是惊异又是怀疑地互相望了一眼，两个人心中的恐惧很快地消失了，感慨地叹了一口气，脸上浮现出喜悦的光芒。海迪杰大声说：

"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侯赛因的恩赐。"

"什么事都有个限度，爸爸爱发脾气也不例外，他看见妈妈这样，也就发不起火来了。现在我们才看出爸爸对妈妈究竟怎样！"阿依莎兴高采烈地说，接着她又开玩笑地对母亲说："妈妈，您好福气呀，恭喜您又受到了尊重，又得到了怜爱！"

"愿真主让他长寿……"母亲不好意思地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接着她感叹道："感谢真主，这场祸事总算过去了！"

她猛然想起楼上没有人，就郑重其事地对海迪杰说：

"你应当随着爸爸到楼上去，他一定需要人侍候。"

海迪杰在父亲面前一向总是感到惶恐不安，一听到母亲这话，觉得就象落入罗网一样，急忙反对说：

"您为什么不叫阿依莎去呀？"

"你比阿依莎会侍候父亲，孩子！"母亲嗔怪地说，"别耽搁了，也许他那儿正需要人侍候呢！"

她知道，只要母亲认为她去做某一件事比妹妹更合适，她就是再推诿也没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总要面红耳赤地争辩几句，而且要伶牙俐齿地对妹妹大肆攻击，直到迫使母亲再次说出“你干什么都比阿依莎强”这句话来。这句话既是母亲的满意表示，又是对妹妹的告诫，也是对她的安慰。如果母亲真的让阿依莎去做这样“重要”的事情，她一定会更加恼火，从中阻挠；她心里总认为做这些事情是她的权利，是她的体面，表明在这个家里只有她可以替代母亲。但是，她却不肯公开承认这是自己的权利，而偏要说成是迫不得已承担下来的繁重义务。因此，她虽然心里高兴，口头上却假装不满，很委屈似地争辩一番，借以博得自己爱听的赞扬，并使母亲和妹妹都领她的情。这时，她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一遇着麻烦事您就招呼海迪杰，好象您跟前就再没有别的人似的，要是没有我怎么办？”

她刚一走出房间，这种骄傲自得的心情就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畏惧和慌乱，她惶惑地考虑在父亲面前应当怎样行动，怎样侍候他。倘若自己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或是行动缓慢，甚至做错事，父亲会怎样对待自己呢？艾哈麦德已经脱了外衣，正在穿长衫。女儿站在门口问他有什么事没有，他吩咐她给他煮一杯咖啡。她赶忙去预备，然后惶恐而羞涩地垂着眼皮，迈着轻轻的脚步把咖啡送到父亲面前……她回到堂屋，在那里伺候着，以便父亲有事召唤，可以随时听从吩咐。她心里的畏惧一直没有消除，她暗自思量：父亲每天要在家里待上好几个钟头，她就得一直不停地侍候，这三个星期怎么过哟？她对这件事确实感到苦恼，到这时她才明白了母亲在这个家里是多么重要，于是更加起劲地为母亲祷告，望她早日痊愈。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母亲的爱，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脱自己。

不幸的是，父亲由于一路劳累，想休息一下，没有到铺子里去——这也是她预料到的，于是，她不得不象个囚犯似地守在堂屋里不能离开。这时，阿依莎到楼上来了，她悄悄地走进堂屋，一点声响没有。她走到姐姐坐着的地方看看，向姐姐眨了眨眼睛，表示看清了她的处境，然后丢下她一个人，回到母亲那里去了。海迪杰气坏了，她虽然随时随地都会耍笑人，可是谁要是耍笑她，她就会气得发昏。直到父亲睡下以后，她才恢复了自由，赶忙飞跑到母亲那儿，述说她侍候爸爸的情形，还不免根据假想加枝添叶地描绘了一番，对母亲说她从父亲的眼色中看出来，父亲对她的侍候表示满意和赞许。她也没忘记教训阿依莎，责怪她不该有那种顽皮举动。父亲醒来以后，她又回去侍候，把饭给父亲端去。艾哈麦德吃完饭，看了一会报纸，然后把她叫去，告诉她看到亚辛和法赫米回来，叫他们立刻来见他。

母亲听说叫他们兄弟俩，十分担心，害怕丈夫心里隐藏着的怒火已经冒出火苗，要向两个年轻人发泄。亚辛和法赫米回来以后，听说父亲叫他们，心里也产生了和母亲同样的想法，所以在到父亲的房间去的时候，提心吊胆的。出乎意料的是，父亲看到他们俩，显得异常平静，询问母亲被车撞着的经过和有关情况，并且问到大夫诊断后说些什么。他俩便把所知道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他仔细听着，最后问道：

“她出去的时候，你们俩在家吗？”

两个人早就预料到父亲会这样问，可是父亲先是那样出乎意料的平静，现在突然又提出这个问题，心里不免有些惊慌，担心这一问会破坏他们感到母亲有救的高兴气氛。两个人沉默着，一句话说不上来……但是，父亲并没有再追问，仿佛他根本就没

打算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他已经肯定是他俩的错误，不需要他们自己承认……过了一会儿，父亲指了一下房门，表示让他俩出去。两个人走到屋外时，听到父亲自言自语地说：

“真主，你既没有赐给我男孩子，就请你把忍耐赐给我吧！”

从表面上看，艾哈麦德的心已经为这件祸事所震动，他的举动有些异样，使全家人感到惊奇，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影响他照例出去夜游！天刚黑，他就穿戴整齐，带着扑鼻的香味离开了房间。当他路过艾米娜的房间时，顺便进去询问了一声，使得她千恩万谢地为他祷告。她不但看不到他在她卧病在床的时候出去玩乐的无情，反而觉得他经过这里时还顺便问她一声，是对自己莫大的怜爱；况且，只就他没有对自己发脾气这一点来说，就已经是她连想都不敢想的恩惠了。在父亲没出去以前，儿女们曾经问过母亲：“您看爸爸今天晚上还会不会出去玩乐？”母亲答复说：“他既然知道我的伤没有什么要紧，又何必要守在家里呢？”也许她心里本来希望丈夫能对她表示恩爱，不出去夜游，象一个丈夫对待受伤的妻子所应有的那样给她一些温存；但是，她十分了解这个男人的秉性，所以事先为他找了这么一个借口，假如他真的象她预料的那样出去夜游，她好借以掩饰自己的难堪，说他有理由出去，而并非是不关心她。可是海迪杰却不同意地说：“看到您这样，他怎么还会有心思出去玩乐呢？”亚辛反驳妹妹说：“他看到妈妈没什么，已经放了心，就是出去玩玩也没有什么。男人忧愁时和女人不一样，男人出去消遣不但不说明他没有忧愁，而正说明为了排解忧愁需要出去消遣消遣，以免总是生活在痛苦中。”亚辛这番话不仅是为父亲辩护，更主要的是为自己找借口，因为他也动了出去夜游的念头。然而他的心思瞒不过海迪杰，她说：“那么，你也好到外面去吃晚茶啰？”他心里一面暗暗诅咒

她，一面赶忙回答："我当然不出去，我怎么能跟爸爸比呢！"

丈夫出去以后，母亲才好象从危难中被解救出来一样，恢复了愉快的心情，脸上显出明朗的微笑，她说：

"也许他看到我因为这一点点罪过竟遭到这样的报应，因而原谅了我。愿真主保佑他，保佑我们大家。"

"象爸爸这样好猜忌的男人固然不少，他的朋友中也有这样的人，可是谁也没把妇女随便出一次门当作过错。真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思，竟把这个家弄得象监狱似的！"亚辛拍着两手，反抗地说。

"你为什么不当着爸爸的面讲这套辩护词呢？"海迪杰瞥着他嘲笑地问。

亚辛放声大笑起来，笑得肚皮都颤动起来了，然后他回答说：

"我必须先长你这样一个鼻子，才能在必要的时候为自己辩护……"

母亲一连在床上躺了几天，再不象第一天夜里那样痛苦，只是身子和肩膀稍微动一动还会感到疼。由于她具有顽强的毅力和生性勤勉的充沛生命力，病情迅速地日趋好转。同时，遵守大夫的嘱咐，使她感到十分苦恼，甚至认为这是比折了骨头还难忍受的痛苦的惩罚，假如不是儿女们监视得严，她感情一冲动，早就不顾大夫的嘱咐而去干活儿了……其实，就是躺在床上，她也没断了照顾家务。她吩咐两个女儿做某一件事的时候，特别是怕她们忽略或忘掉一些小事，总要絮絮叨叨地嘱咐好几遍。她老是一再钉问："楼上的窗帘掸了没有？尽上边的窗棂扫了没有？你爸爸的浴室薰过香了吗？晒台上的常春藤和素馨花浇过水了吗？"有一次惹烦了海迪杰，她对母亲说："您放心吧，您对这个家

的关心要是一分，我的关心就有十分。"此外，艾米娜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主妇职分，心中非常痛苦和忧郁。有时，她暗自想：难道这个家，或者这个家里的某一个人，没有因为她不能亲手料理家务而感到不便和不快吗？她究竟高兴哪一种情况呢？是看着她亲自教导出来的两个女儿把家里的一切都料理得妥妥贴贴，还是处处使人想到离了她一刻也不行呢？特别是当丈夫感到不便的时候，他会感到她的重要呢，还是会对她的罪过更加愤怒？她既要求两个女儿安排好家务，又为自己的地位担心。她久久地徘徊在这两种心情之间。的确，假若有一件事情她们做得不妥当，她会特别烦恼，同样，如果两个女儿事事都做得尽美尽善，一点差错也没有，她又会有些不安……

事实上，没有人能代替她的地位，两个女儿再尽心尽力也不能安排好一切家务……因此母亲收起对女儿的要求和为自己的担心，忠诚而热情地为海迪杰和阿依莎辩护。后来，她烦躁和痛苦得再也没有耐性躺在床上了……

三十一

盼望已久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她一清早轻轻地下了床，心中感到真正的喜悦，好象一个被放逐的国王重又回到了自己的宝座上。她回到厨房，按照中断了三星期以前的老习惯唤醒乌姆·哈纳非。女仆刚醒来的时候，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跳下床和女主人拥抱，为她祈祷；接着她们俩便无比兴奋地开始了早晨的工作。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她回到楼下，儿女们祝贺她，和她亲吻。然后她走到凯玛勒床前，把孩子叫醒。孩子睁开眼

睛，又惊又喜地欢呼了一声，搂住她的脖子。她温柔地推开他的胳膊，说：

"当心，别把我的肩膀再碰坏了！"

"亲爱的妈妈，什么时候我们再出去一次呀？"孩子不停地吻她，调皮地笑着问。

"等到真主让你懂事的那一天！免得你再不听话，非把我领到几乎送命的那条马路上去。"她微笑着回答说，带着责备的语气。

凯玛勒知道，母亲的意思是说，都是由于他的执拗才造成了这场祸事。他放声笑起来，这是负罪三星期突然得到赦免的笑声。他十分担心哥哥和姐姐会再三追问，从而把他的罪过暴露出来；假如不是母亲坚决袒护他，把被车撞着的责任完全揽在自己身上，不论是亚辛或海迪杰，都会发现他的罪责。当事情转到父亲那里时，他害怕到了极点，时时刻刻等待着父亲叫他去。三个星期以来，他看到亲爱的母亲坐在床上忍受着痛苦，既不能起来，也不能躺下，便觉得这是自己的罪过。现在事情过去了，灾难也消失了，谁也不会再来追究他。母亲又能早晨来把他唤醒，晚上哄他入睡，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安谧的生活重新展现出来，所以他才能够放声大笑，他的心才特别快乐……

母亲上了楼，在卧室门前听到丈夫礼拜的声音，他正在重复地念着："赞颂养育我的伟大的真主"。她的心急剧地跳起来，她好象迈不开脚步似地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会儿，心中盘算："是进房去问候他，还是先去准备早饭好呢？"其实她并不是真的要考虑这个问题，而是借以逃避心中的惧怕或不好意思，或者是逃避这两点，如同人们有时要制造一个假想的问题，借以逃避一旦触及就会感到痛苦的真正难题一样。她走进饭厅，十分仔细地

料理着一切，可是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加剧，她拖延着不和丈夫见面并没有使她感到预期的效果，没有做到自己所希望的那种坦然自若；相反地，拖延见他比企图逃避见面更加痛苦。她奇怪自己为什么不敢走进自己的房间，好象从前没有进去过似的。特别是在她卧床的那些日子，丈夫天天来看她，但是伤一好，伤痛给她带来的安全感也消除了，她觉得这好象是从她的过错被揭穿以后第一次和他单独见面。直到儿子们相继来到饭厅，她心里的烦乱才稍微减轻了一些。不一会儿，丈夫穿着一件肥大的长衫走进来，看见她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一边走向自己的座位，一边冷漠地说：

“你好了？”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然后对儿子们说：“坐下吧！”

父子们吃早饭，她站在往常站的老地方。虽然在丈夫进来的时候她害怕到了极点，但是在这之后，也就是说在平安无事地完成病愈后的第一次会见以后，她的精神已经恢复正常。现在，她觉得就是过一会儿到卧室去和他单独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为难。吃过饭，丈夫回到卧室；过了几分钟，她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来，把咖啡放在小桌上，然后站到一旁，准备等他喝完帮他穿衣服。丈夫在喝咖啡时，板着面孔一声不响。显然，这种沉默既不表明他已经原谅她，也不表明他心情平静，更不表明他心里一句要说的话都没有，而是故意这样保持沉默。她本来希望——虽然这种希望非常渺茫——他对自己说一句温存安慰的话，或者说，至少她希望他按照每天早晨的习惯同她谈谈家庭琐事，然而他却故意沉默着，不免使她感到惶惑不安。她心里想：难道是他心里一直没有放下这件事？不安又一次袭击着她的心。难堪的沉默并没有延长多久，丈夫全神贯注地抓紧时机地考虑着什么，他从来

没有这样专心考虑过事情。他并不是一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而是他把心中一直怀着的原有的固执念头暂时搁置下来。最后，他喝完咖啡，对着空杯子头也不抬地问：

"你完全好了吗？"

"感谢真主，我完全好了，老爷！"艾米娜低声回答。

"我非常奇怪，简直没法说我有多么奇怪，你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丈夫严厉地说。

她的心怦怦地跳着，低着头一声不响。平时就是为别人的错误辩护一声她都害怕他发火，何况现在是她自己犯下了罪过呢！她吓得说不上话来，而他却一定要她回答。他继续申斥：

"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欺骗我，一直把我蒙在鼓里，嗯？"

"真主保佑，老爷，我的过错确实很大，可是，我还不是您说的这样。"艾米娜愁苦地摊开两手，慌乱地低声说。

"你怎么敢犯这样严重的过错！难道是因为我到外地去了一天？"丈夫继续说，他那可怕的声音近乎咆哮。

"我错了，老爷，求您饶恕！我心里向往朝拜侯赛因，我以为这种吉祥的朝拜总可以补赎我出门的罪过，况且只是这一次。"艾米娜的声音颤抖着，浑身也在颤抖。

丈夫愤愤地摆了一下脑袋，仿佛说"你再能狡辩也没用"。然后他抬起头来，怒容满面地盯着她，用斩钉截铁的口吻说：

"我只有一句话：你赶快从我的家里滚出去！"

这声命令真象是当头一声霹雳，吓得她目瞪口呆，一动不能动了。她在最痛苦的时候，也就是丈夫还没从塞得港回来的时候，她曾想到过种种可怕的后果：他会对她大发雷霆，会对她吼叫或辱骂，甚至会有一顿她不想逃避的痛打，但是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把她从家里赶出去。她和他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想象不到

有任何因素会使他们仳离，或者叫她离开这个家庭，因为她已经成了这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而丈夫呢，说出了最后这句话，才算搬开了三个星期来一直压在心头上的一块石头。当妻子躺在床上，哭哭啼啼地向他承认过错的一刹那，他思想上就起了斗争，他先是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他清醒过来，才承认了这桩损害自己的尊严和体面的丑恶事实。不过，当时他看到她受伤的情形，把怒火暂时压了下来，更确切地说，那时他也无心顾及自己的尊严和面子，他非常为她担心，已经达到害怕和恐惧的程度。他了解这个女人，喜爱她的长处，因而疼爱的感情使他忘记了她的过错，祷告真主保佑她平安；看到危险正在威胁着她，他收敛了自己的威严，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爱情又活跃起来。那天回到房间，他心里不胜忧虑和烦闷，虽然无论是当着妻子或是当着子女，他的脸上丝毫没有流露出这种感情。等看到她很快地、顺利地痊愈时，他重新安下心来的时候，他就用另一种眼光，更恰当地说，用他习惯用来看待她的那种眼光来看待这次祸事的发生和后果了。不幸的是——当然是艾米娜的不幸——他独自沉静地反复考虑：如果他情愿原谅了她，并对她表示怜爱——这原是符合他的心意的——那么他过去的威严、体面和家规就会扫地以尽，缰绳就会从他手中撒开，他那用来统治、束缚亲属的专横和强暴的绳索也要脱落。总之，在那种情况下，他就不再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而是他永远也不情愿做的另一个人。他这样独自沉静地反复考虑，的确是艾米娜的不幸，如果他在她承认过错的时候，能够发一顿脾气，怒气消了，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不会留下任何严重的后果。可是，当时他却无法发作，而在她安安静静地度过三个星期，养好伤以后，他出于傲气却不能不再发火。他这样发脾气与其说是真的动怒，不如说

是故意咆哮，因为他的忿怒感情往往来自天性和造作两个方面，既然天性的怒火不能及时发作，那么，造作的怒火在他经过沉静地反复考虑以后，就必然要找一个机会发作出来，以证实他做人的态度和这桩罪过的严重性。这样，一时威胁着她的生命，并引起他的同情从而使她躲过了他的怒火的伤痛，竟变成了延宕惩罚她的媒介，使他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和安排。他板着面孔站起来，转身朝放在沙发上的衣服走去，同时冷酷地说：

“我自己会穿衣服，用不着你。”

她一直僵立在那里，两眼茫然地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他的声音使她重新清醒过来，她从他的话语和行动中理解到他是要她走开。她迈着无力的脚步向外走去，还没走到门口，听到他在后面说：

“你最好在我中午回来以前离开这里！”

三十二

她走进堂屋，瘫软地靠在沙发边上。他那几句斩钉截铁的无情的言语，一直回旋在她心里。他不是一个随便说说的人，他几时曾说过不算数的话？她希望避开，但是她不能离开这里，因为她在丈夫离家以前就下楼去，会引起儿女们的怀疑。孩子们听说母亲被赶走会难过的，她不愿意让孩子们怀着这样的心情去迎接新的一天，或者去工作。还有另一种感情，也许是羞耻阻挡她在这种被逐的卑贱境遇中见到他们。她决定待在这里等候丈夫离开家，或者是躲到饭厅去，那里最好，丈夫往外走的时候不会看到她。她悄悄走进饭厅，她的心已经碎了，坐在垫子上怔

怔地出神：他要怎样呢？他是暂时把她赶走，还是永远不要她了？她不相信他真的会遗弃她。他是仁慈高贵的人，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来。他虽然专横暴戾，但是如果忽略了他的仁慈宽厚和慷慨，那也未免过于夸大了自己的不幸。难道她忘记了当她在床上养病的时候他是如何忧愁？难道忘记了他天天去探望她？他这个人决不会轻易拆散一个家庭，摧毁一个人的心，更不会轻易让子女们失掉母亲。她的脑海里萦绕着这些想法，好象她那颗忐忑不安的心多少能得到一些安宁。她坚持这样想，如果说这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只是说明这一点，安定情绪不愿意停留在她的心中，好象有的病人，越是觉得自己衰弱越要表现自己的力量一样。因为她不知道，一旦希望化为泡影，担心的事情终于到来，那她将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或者说生活将怎样折磨她。丈夫走出来了，手杖碰着堂屋地板的声音传入她的耳鼓，她的遐想消失了，她不安地谛听着，直到他离开家。这时，她为自己的悲惨处境感到痛苦，并对强加于她的横暴感到忿怒。她无力地站起来，走出饭厅准备下楼去。她刚走到楼梯口，听到儿子们相继出去的声音。她从楼廊上探出头去，看到法赫米和凯玛勒随在亚辛后面穿过庭院朝大门走去，不由得一阵悲哀袭上心头，心痛如刀绞，茫然若失。她奇怪自己怎么连一句临别的话都不跟他们说，就让他们俩走了呢？难道她不是要几天或几星期见不到他们吗？不是有可能终生只象陌生人似地再见他们几面吗？她站在楼梯上，一阵阵的悲哀不断刺痛她的心，不过，她不相信这种悲惨的结局是她注定的命运，她虔诚地相信真主的保佑，真主在她孤独地同魔鬼打交道的日子里曾经保佑过她。她相信自己不会踏入陷阱，因为她在过去的生活中从没有遭受过使她对美好生活失去信心的厄运，她心中估量自己的苦难只不过是

一时的不幸遭遇，决不会永无尽期。她听到海迪杰、阿依莎和往常一样地在争吵，但她并没有理会她们；当她俩看见她神情沮丧，默默地站在那里的时候，还以为她因为没有完全恢复就下了床，身子又不舒服了。海迪杰不安地问：

“您怎么了，妈妈？”

“没怎么，真主明鉴，我该怎么说呢？我要走……”

虽然后面一句话说得很简单，并没有把意思完全说出来，但是她那绝望的目光和哀怨的口吻却流露出悲惨可怕的意味，使她俩不由得吃了一惊，同时嚷道：

“您上哪儿去？”

“回外婆家去。……”母亲痛心地说，她为两个女儿，更正确地说是为她自己听到这句话感到难过。

两个姑娘惊惧地跑到她跟前，异口同声地问：

“您说什么？您再别说这样的话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个女儿的惶恐使她感到一些安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安慰只能更加深她的痛苦。她强忍住眼泪，声音颤抖着说：

“他没有忘记那件事，他没有原谅我……（她忧郁地重复着这句话，说明她十分痛苦）他只是隐藏着对我的愤恨，直到现在才发作。他跟我说你赶快从我的家里滚出去；还说你最好在我中午回来以前离开这里。”她说到这里，改变了口气，带出悔恨和颓丧的口吻说：“他说怎样就怎样吧 …… 他说怎样就怎样吧……”

“我不答应，我不答应，您别这样说吧！”海迪杰神经质地嚷道，“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啊！”

“您不能走！”阿依莎颤抖着喊道，“难道他就这么不顾我们大家的幸福吗？”

“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打算怎么样，妈妈?”海迪杰气冲冲地问。

“我不知道他打算怎么样。我说的是他的原话，一字不多一字不少。”

她说到这里停住了。她说的这样简单，也许是为了想得到两个女儿更多的同情，并看到她俩为此忧虑，这样她会觉得是一种安慰。但是，一方面出于疼爱女儿，一方面为了宽慰自己，她又继续说：

“我估计他只是想让我离开你们几天，惩罚我一下……”

“您受的罪难道还不够吗?”阿依莎反驳似地问。

“听凭真主的安排吧，现在我得走了……”母亲忧愁地叹息了一声，咕哝说。

但是，海迪杰挡住她的路，哽咽着说：

“我们决不能让您走！您不能离开自己的家。等爸爸回来，看见您还在这儿，我想他不一定会发脾气。”

“您先别急着走，等亚辛和法赫米回来再说吧。”阿依莎恳求地说。“爸爸也决不会情愿看着您离开我们……”

“对他只能顺从不能违拗，惹他发火是不明智的……”母亲似乎有所顾忌地说。

两个姑娘还要劝阻母亲，她摆了一下手，表示不要她们再开口，并继续说：

“再说也没有用，反正我得走，我去收拾几件衣服马上就走。你们不必担心，我们分离的日子不会太久，只要真主愿意，我们很快就会团聚的。”

艾米娜回到楼上的房间，两个女儿象小孩子似地哭着跟在她后面。她打开衣柜要取衣服，海迪杰抓住母亲的手，说：

"您干什么?"

母亲觉得眼泪已经涌上眼眶,就没有说话,怕眼泪会夺眶而出,甚至怕自己控制不住而在两个女儿面前失声痛哭。因此,她作了一个手势,仿佛说"现在我不得不收拾衣服了"。但是海迪杰却没好气地说:

"您就拿一套替换的衣服吧,不能多拿……"

艾米娜叹了一口气,她心里希望这只是一个可怕的恶梦。她说:

"我怕你爸爸看见我的衣服都留在这里会更生气。"

"那就放到我们房里去……"

阿依莎按照姐姐的话,给母亲收拾了一套衣服。母亲听从了她们俩的意见,心中感到舒畅,仿佛把衣服留在家里就决定她一定会回来。她拿了一个小包袱皮,把女儿让她带走的那套衣服包起来,然后坐在沙发上穿鞋袜,两个女儿凄苦而惶惑地望着她。她心中又怜悯起她的两个女儿来,便故作镇静地说:

"过些时候,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的,你们不要担心,也别惹爸爸生气。我把这个家和他们爷儿几个交给你们俩了。我相信你们俩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我也相信阿依莎一定会好好地帮助姐姐。你们俩按部就班地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要跟我在家里时一样。你们俩全是能料理家务的好姑娘。"

她站起来,穿上米拉叶,故意慢慢地把白面纱蒙在脸上,好把这温暖而令人难离难舍的最后一刻拖长一些。她们面对面地站着,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她再也说不出一句别离的话来,两个女儿谁也没有勇气象她所希望的那样投入她的怀抱。这样痛苦地过了几秒钟,这个善于忍耐的女人也害怕她自己会忍受不住,于是她向两个女儿走前一步,俯下身去连连吻着她们,低声地说:

“不要担心，真主和我们在一起。”

这时两个女儿搂住她，呜呜地哭起来。

母亲噙着眼泪走出家门，透过泪水望了望马路，泪珠滚滚地落下来……

三十三

艾米娜惶惑而心情烦乱地敲了旧家的门，心里又羞愧又痛苦地考虑着自己这样被丈夫一怒休回家来，该怎样去说呢？旧家座落在霍兰菲谢胡同里的一条死胡同里，老早以前，这条死胡同的尽头有一个小清真寺，后来由于年久失修而倒塌了，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每逢她来探望母亲的时候，一见到这些残迹就不免回忆起童年：她站在寺门口等候父亲礼拜完出来。人们礼拜的时候，她就探进头去看着人们鞠躬、跪拜，有时她看着从附近一些胡同来的人点灯、铺席子、念济克尔① 。这时，大门开了，一个五十上下的黑人女仆探出头来，一见是她，欢喜地向她问好，然后闪到一旁让她进去。艾米娜进了门，女仆仍然站在那里，仿佛在等候另一个人进来。艾米娜知道她的意思，小声埋怨似地说：

“关上门吧，萨迪盖。”

“姑老爷没跟您一起来？”女仆诧异地问。

她摇了摇头，并且装作不理会她的诧异。院子的前边是厨房，左角上有一眼井，她穿过院子，登上狭窄的台阶，走进这幢平

① 各种纪念真主的祈祷辞。

房。她穿过过道，来到母亲的房间。母亲正盘腿坐在屋子正中的一张大椅子上，两手抓着一串垂到膝盖上的长念珠，面对着屋门，毫无疑问她早就听到了有人叫门和走近跟前来的脚步声。当艾米娜走到母亲跟前时，老太太问：

"谁呀？"

她问这句话时，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表示喜悦和欢迎，仿佛她已经猜出来人到了面前。艾米娜又难过又紧张，低声回答说：

"我，艾米娜，妈妈！"

老太太忙把脚伸到地上，摸索着穿上拖鞋，站起来，她张开两臂热情地等待着。艾米娜把小包袱丢到椅子上，投入母亲怀中，吻着母亲的前额和面颊，又在母亲的头、嘴和脖颈上到处吻着。拥抱完了，老太太疼爱地抚摩着女儿的脊背，站在那里，面对门等待着，唇边带着微笑，表示欢迎另一个人，同女佣人萨迪盖刚才的表情一样。艾米娜知道母亲站着在等待什么，她用温顺而哀怨的口气说：

"我一个人来的，妈妈。"

"你一个人来的？"老太太似乎不解地朝她扭过头来，咕哝了一声。接着，她又装出微笑，企图消除自己的不安，说："赞颂永恒的真主！"

老太太退回到椅子前面坐下，用明显不安的口吻问道：

"你们都好吧？你丈夫为什么不象往常一样跟你一起来？"

"他跟我闹气了，妈妈！"艾米娜坐在母亲身边，好象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小学生承认错误似地回答说。

"求真主保佑，不要受可诅咒的魔鬼的伤害。我的心可敏感了，你一说'我一个人来的，妈妈'，它就收紧了。说吧，女儿，

象你这样天使① 般的人儿怎么会惹他生气的？有你这样一个妻子是多大福气呀……”老太太眨了眨眼睛，用忧郁的口吻嘟嘟囔囔地说。

“在他到塞得港去的时候，我出了一趟门，去朝拜侯赛因墓……”艾米娜追悔地说。

“他怎么知道你出门的？”母亲忧郁地思索了一会儿，问道。

艾米娜早就打定主意，隐瞒不说被汽车撞伤的事，一来是怕老太太担心，二来是想把这件事说得轻一些；因此她按照刚才想好的话回答说：

“大概是有人看见我，对他说了……”

“除了家里人以外，有谁认识你呢？”老太太忿忿地说，“你想想是家里人谁说的？是老妈子乌姆·哈纳菲，还是那个前房儿子？”

“说不定哪一个邻家女人看见了我，不经心告诉了自己的丈夫，人们不考虑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就传到我丈夫耳朵里去了。我看您不用怀疑我们家里的哪一个人……”艾米娜很肯定地说。

“你这一辈子老是那么好心肠，唯一的真主明鉴，阴险诡诈的人一定遭到报应！”老太太不以为然地摇晃着脑袋，有些生气地说。“可是你丈夫也算是个明白人，又快五十岁了……难道他就不会用别的办法来消气？老夫老妻的，怎么能当着儿女的面把你赶出来？真主，赞颂你！怎么人们越活越向上，我们就越活越往下……难道一个正派女人去朝拜一下侯赛因的陵墓也算是大逆不道么？论起管家严厉和专横来，他的朋友们也不见得比他差，可是，人家谁不允许自己的老婆有事出趟门呀？拿你爸爸说吧，

① 伊斯兰教说法，是一种纯清无浊的妙体，无性别之分。

他是爱资哈尔的谢赫，是背诵《古兰经》的人，他也没有不许我到邻居家里去串个门散散心！”

接着是一阵沉默，屋里充满忧郁的气氛。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嘴角上露出微笑，又象是责备又象是不解地对女儿问道：

“你这多半辈子对他一向唯命是听，这次为什么竟触怒了他呢？真让我奇怪……无论他的脾气多么不好，总是你的丈夫，为了你自己的快乐和孩子们的幸福，总该服服贴贴地顺从他，对不对，姑娘？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是从来用不着别人开导的人……”

艾米娜的嘴角上闪出一丝笑意，看得出她的羞愧和不安已消减了，她咕哝说：

“是魔鬼支使的！”

“愿真主惩罚这个魔鬼！他唆使你犯了过错，破坏了二十五年来夫妇间和睦美满的生活！也是这个魔鬼唆使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走出天堂！这太让我难过了，姑娘！可是，这也不过是夏天的乌云，很快就会过去的，一切事情都会恢复如初……”接着她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假如他能宽容，对他又有什么坏处呢？……唉，他是个男人，哪一个男人在太阳底下也能挑出毛病来……”接着她又装出高兴的样子，用欢迎女儿的口吻说：“脱下衣服来歇一歇吧！不用担心，在你从小长大的家里跟妈妈一起住几天，休息休息，又有什么不好呢！”

艾米娜淡漠地扫了一眼那张床柱已经变色的旧床；还有那个旧礼拜垫，尽管图案花纹还保持着鲜艳的色彩，表面的绒毛却已经磨光，四边也都起毛了。她由于满腹离别亲人的愁绪，没有心思去回忆往事。母亲要她住几天并没有使她悲哀的心受到感动，而在她心情舒畅的时候，这个房间所唤起的她的记忆，却往

往使她激动不已。她叹了口气说：

“我只是惦记着孩子们，妈妈！”

“真主保佑他们，至仁至慈的真主决不会让他们离开你太久的……”

艾米娜站起来，去脱外衣，这时萨迪盖从屋门口退了出去。在她们母女谈话的时候，她一直站在那里，听了以后，心里也很难过。艾米娜回到母亲身边坐下，立即丢开刚才的话题，同母亲感新怀旧地谈起心来。母女俩并肩坐在一起，使人联想到遗传的奥妙和岁月的无情；她们好象一个人的两个影子：一个影子映在未来的镜子里，另一个影子映在过去的镜子里。本人和影子的这种情况，暗示着一场严酷的斗争，它发生在力图保持相象和永存的遗传规律同竭力促使发生变化和结束的时间规律之间。这一场斗争，习惯上总以遗传规律遭到一连串的失败而告终，它最多也只不过是在严酷的时间规律的范畴内尽些微末的职责。在时间规律的范畴内，年迈的母亲变得身体瘦弱，面容衰老，双目失明，无法知道借助其他感官觉察不到的内在变化。她一点生活乐趣也没有，有的只是人们称之为老太婆特有的那些东西：沉稳的性情、老态龙钟和满头白发。她的先人都是有名的健康高寿的人，所以她虽然已经到七十五岁的高龄，仍然没有妨害她保持半世纪以来的老习惯：清晨即起，不用女仆引导，自己摸到洗澡间，做完小净，再回到房间来礼拜。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她不是数念珠，就是默默沉思，谁也不知道她想些什么。她支使女仆成天忙着家里的活计，闲下来的时候，还要她陪着自己聊聊天。她的勤勉和生活热情，已经成了习惯，直到这般年龄也还没有改变，例如，她在计算家中的一切大小开支，安排家里的洒扫和整理等等琐事上，从不让女仆闲着，什么这一件重要事耽误了，那

一件事和她商量晚了……她常常拿《古兰经》起誓，要女仆相信她还很结实。她打扫浴室、刷洗家具、揩拭窗户，都非常精细，好象有一种洁癖。这也许是她一直保持着年轻时候在她心中扎下了根的老习惯，也许是上了年纪以后有了怪癖。丈夫死后，她一个人孤伶伶地固守在这个家中，甚至，双目失明以后仍旧坚持不肯离开。任凭女婿一再请她搬到他那里去住，和女儿、外孙在一起，好让他们照顾她的晚年，她却说些老糊涂话，不肯听从，艾哈麦德也只好作罢。其实，她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是因为特别牵挂这个家，同时又恐怕搬到女儿家去，会被人有意无意地轻视；也恐怕自己搬去以后，会给已经不轻闲的女儿增添更多的麻烦。她不愿意住到女儿家去，还因为女婿对待家人太严厉，为一点小事就要大发雷霆，因此很难想象不会因为她而影响女儿的幸福。还有，她出于高傲和对女儿的体恤，决定留在自己家中，依靠丈夫留下的产业孤独地生活。此外，促使她坚持留在家里还有另外一些原因，那是由于感情敏锐和双目失明而不能不顾及的，例如，她害怕一旦这所房子空下来，就不得不租给外人居住，而对她说来，除了女儿和外孙以外，这所房子是她最心爱的东西，舍不得叫外人糟蹋；如果让它空着，又会变成魔鬼嬉戏的地方，而这所房子是她的亡夫，一位背诵《古兰经》的谢赫住了一辈子的，她不能让给魔鬼。再说，搬到女婿家去住，会给她带来一个似乎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到了女婿家她算是作客，什么钱也不花，她不愿意这样做；要是把自己的财产都交给他，又使她放心不下，因为随着年岁的增加，贪欲已经变成她的"疑心病"的主要因素。

不仅如此，当女婿一再要求她搬到他那里去住的时候，她心里想，他这是对她的收入和空下来的这所房子怀着野心，于是她更加存有戒心，执意不肯答应。有一次，女婿问她为什么不肯搬

去，她很高兴地说："不要怪我固执，孩子！真主会酬报你对我的这番好意的。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不能离开这个家吗？凭真主发誓，如果你心疼我这个瞎老婆子，最好是让艾米娜和孩子们常来看看我，我出门是太困难了。"就这样，她按照自己的意愿留在家里，享受着当家作主的权利和自由，保持着自己的许多老习惯。有些习惯，比如对家务和财产的过分操心，不仅和一般德高望重的老太太的安静和宽宏大度的性格迥异，而且表现出越老越贪婪的怪癖。她所保持的另一个习惯，那就是笃守教规，可以说这曾装饰过她的青春，而在晚年又表现出她的德行。笃守教规，过去是，而且永远是她的生活的目的、希望和幸福的体现。她从小就受父亲的这种教导，因为父亲是一位宗教学者，她也早就怀着嫁给一个品德不亚于父亲的宗教学者的愿望。从那时起，她就虔诚而热忱地培养自己恪守教规的习惯。她对于真正的教义和传说同样虔诚，邻居女人都称她是真主赐福的女谢赫。女仆萨迪盖最了解她的是非善恶观念，有一次，她刚吵嚷过女仆，女仆就说："老太太，您有时间多做点功课，岂不比为了一些琐碎小事叫嚷强吗？"她气冲冲地回答："懒鬼，你劝我做功课，并不是出于真心诚意，是想让我占住身子，你好偷懒耍滑，不好好干活，好让屋子里邋里邋遢，好买东西赚钱，好偷我的东西。真主叫人要洁净和忠实，所以我督促你，和你算帐，同样也是做功课，也会得到报偿。"宗教在她的生活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父亲和丈夫在她的心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远远超过亲属关系，她为他们精通《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而感到骄傲。现在，她也许正是想到这一点，所以安慰鼓励艾米娜说：

"丈夫把你从家里赶出来，只不过是因为你触犯了他，给你点教训，借此消消气儿，不会超出这个限度的。就凭你有那么高

贵的父亲和外祖父，决不会有不幸的结局……"

艾米娜听见提到父亲和外祖父，心里一亮，仿佛一个行走在黑暗中的人得到了指引。她由衷地信服母亲的话，不仅仅是由于渴望得到安心，而且深信这两位已故的谢赫会降福于人。她在面貌、信仰和性情各方面都酷似母亲。在这一瞬间，她想起了父亲，满怀崇敬和信赖的心情，于是她祈求真主看在父亲的份上把自己从危难中解救出来。这时老太太干瘪的嘴上挂着亲切的微笑，又安慰女儿说：

"真主慈悲，你是个有福气的人，你还记得闹瘟疫那年吧？（真主慈悲，千万别再有那种灾祸了！）那一次真主只救了你一个人，兄弟姐妹都死了，你却没受一点伤害！"

欢快胜过了忧伤，她终于露出了微笑。她模糊地回忆起几乎遗忘的过去，一些景象在她那混乱的记忆中逐渐清晰起来，唤醒了她心中的余悸。那时，她还是一个孩子，兄弟姐妹躺在床上和停尸榻上，她却有时在屋外跳跳蹦蹦，有时站在窗子前面向外张望，看到街上人们络绎不绝地抬着尸首走过，行人远远地躲开，不走死尸经过的道路。有时人声喧闹，人们惊慌、绝望地来找象她父亲这样的宗教学者①；他们不住地诉苦，不住地哀告创造天地的真主。虽然那场灾祸那样凶险，她的兄弟姐妹都夭折了，她却安安全全地躲过了瘟疫的魔爪。除了每天被迫喝一两次柠檬葱汁，她没受任何磨难。母亲用温存和怜爱的声音继续谈着一些回忆，她仿佛被记忆带回到过去，昔日的生活和与她那可爱的青春结合在一起的往事重又复活了，一切是那么纯净，不掺杂一点痛苦的东西。她说：

---

① 这里说寻找有宗教修养的人是暗示为垂危的人作临终祷告。

"说你有福气，不光是你没传染上瘟疫，家里只剩下你这么一个姑娘，而且我们心里把在世上的希望、幸福和安慰全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艾米娜听了这些以后，觉得这间卧室和方才不同了，墙壁、礼拜垫和床，甚至年迈的母亲和她自己都恢复了青春；父亲也复活了，他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她又听到了宠爱和娇惯的话语。她幻想着列圣的故事和奇迹，回忆着先贤的传说：从撒哈比同库发尔[①]战斗直到阿拉比帕夏[②]反抗英国人。过去的生活重又展现在眼前，给她带来迷人的幻想、热切的希望和可望的幸福。接着，老太太为刚才说的那几句至理名言作了肯定的结论：

"你看，这不是说明真主保佑你，庇护你吗？"

这句安慰话中蕴藏着一种暗示，提醒她注意当前的处境，于是她从幸福的回忆中清醒过来，又回到现实的懊丧中，如同一个人刚刚放宽心，听到别人无意中说了一句表示同情的话重又忧虑起来一样。她强捺住性子坐在母亲身边，除了有病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这样焦躁过。她心里烦乱不安，一面随声附和地同母亲谈着话，一面苦恼、忧伤地想着心事。萨迪盖端上饭来的时候，老太婆为了讨女儿喜欢，对女仆说："这回可有人看着你了，再偷东西就把你抓住！"可是，艾米娜这时根本没有心思关心女仆偷不偷东西。女仆并没反驳女主人，一来是因为有客人，二来她知道女主人嘴毒心软，也就不同她计较。天到晌午，艾米娜非

① 撒哈比是穆罕默德的门徒，库发尔是异教徒的泛称，这里指的是伊斯兰肇兴时代穆斯林和异教徒的斗争。

② 阿拉比帕夏(1842—1910)，埃及反英法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一八八二年领导埃及军队进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失败后被俘，遭英国殖民者放逐。

常惦记家里，因为这时候丈夫该回家来吃午饭和歇息了，再过一会儿，他回铺子去，儿子们又该先后回来了。她在痛苦和惦念中产生了幻影，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家和家里的人，看到丈夫没有她帮助正在自己脱外衣和长袍；这是她从卧床养伤以来一直担心的事，怕他习惯了，就不再需要她。她企图从他的脸上看到他的内心：她走了，他是不是感到空虚？当他发觉家里不见她的踪影，他有什么感觉？他会不会因为某一件事而提起她？噢，儿子们都回来了，他们向往着"家庭茶会"，急急忙忙跑进堂屋，见妈妈不在，问妈妈哪儿去了，两姐妹只用满面的泪痕和愁苦的神色回答他们。啊，法赫米听见这个消息受得住吗？凯玛勒懂得（想到这里，她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妈妈不在意味着什么吗？他们是不是要商量好久？他们还等待什么？也许他们正在来这儿的路上……他们一定是在路上了，会不会有什么事使他们不能来看望她？他们应该到霍兰菲谢胡同了……她一会儿就会看见他们……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艾米娜？"

老太太的问话打断了她的思路，她惊慌而又不好意思地注视着母亲，她知道自己不知不觉地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被耳朵敏锐的母亲听见了。她不得已回答说：

"妈妈，我是自己在想孩子们会不会来看我。"

"我估计他们已经往这儿来了。"

老太太说完这句话，就侧起耳朵往前探着头谛听，艾米娜也静静地听着。传来十分急促的敲门声，犹如求救一样。她听出这是凯玛勒的小拳头在乱敲门，她熟悉这声音，因为孩子总是这样敲打厨房的门。她急忙跑到门口台阶上，招呼萨迪盖去开门，然后，站在走廊上眺望。孩子三跳两跳地上了台阶，后面跟着法

赫米和亚辛。凯玛勒紧紧搂住她的脖子，两个哥哥只得等了一会儿才和母亲拥抱。他们悲喜交加，一面往屋里走，一面抢着说话，谁也不管别人说的是什么，直到他们看见外婆伸出两臂，脸上挂着微笑，高高兴兴地欢迎他们时才住口。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走向前去向外婆行礼，谁也不再说话，静寂中只有互相亲吻的声音。最后，亚辛带着不满的情绪，用忧郁的语调说：

"现在我们没有家了，您不回去我们就没有家！"

凯玛勒跑到妈妈膝前，说出自己在家里和路上想好的主意：

"我就留在这儿跟妈妈住在一起 …… 不跟你们俩回去了！"

法赫米默默地凝视着母亲，和往常一样，只要他一同母亲目语，母亲就能从他沉静的目光中看出他与自己相同的心意。这个可爱的儿子对母亲的爱，只有母亲对他的爱能够相比。他很少在同母亲谈话中明确表示对母亲的爱，而是从他的意愿、言语和行动中自然流露出来。他在母亲的目光中看到了痛苦和羞愧的神色，十分激动。过了一会儿，他忧郁而难过地说：

"是我们出主意叫您出门的，是我们怂恿您去的，可是却让您一个人受过……"

"我不是小孩子，法赫米。是我自己做错了事……"母亲惶惑地笑着说。

亚辛听他们这样一说，心里很是难过，特别是想到这个倒霉的主意是自己出的，更感到不安，十分懊悔。他犹豫了好一会儿，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为自己出的那个倒霉主意找借口，他害怕会受到外婆的责备，或者心里对他不满；如果缄默不语，又无法摆脱心中的不安。最后，他不再犹豫，他把法赫米的话变成另一种说法：

“是我们犯了罪，反让您成了罪人。”他又压低声音，仿佛要反抗父亲这种顽固的、强横的作法似的：“不过，满天乌云很快就会消散的。”

凯玛勒扳住母亲的下颏，让母亲扭过脸来朝着自己，向她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问她为什么离开家？要在外婆家住多久？假如她和他们一起回去会怎样等等。他没有得到母亲任何使他安心的肯定答复，就是决定不离开母亲，他的心也无法安定下来，何况这个决定是否能够实现连他自己也很怀疑。几个人说完心里的话以后，他们改变了话题，那就是要想办法改变当前的处境。于是法赫米说：“光谈过去没有用，我们还是想想以后的事吧！”亚辛接着说：“爸爸就是这么个人，象妈妈出门这样的事，他决不肯轻易罢休，他一定要用令人难忘的方式来发泄他的怒火。不过，他也就仅止于此了。”这个说法与大家的想法正好相同，所以得到一致的赞同。法赫米表示同意哥哥的看法，同时也正是他的希望：“有证据可以证明你这个看法正确。爸爸在他这样做之前，毫无表示，如果他早有别的打算，决不会一直闷声不响。”关于父亲的“心”，他们谈了许多，一致认为父亲虽然严厉，脾气暴躁，但是决没有坏心，他们相信他决不会干出损坏名誉或伤害人的事情来。外婆虽然知道自己的话不能实现，但她仍然用玩笑的口吻对他们说：

“你们真要是男子汉，就该想办法改变你们爸爸的脾气，不让他这样固执！”

亚辛和法赫米自嘲地互相看了一眼，因为他们这两个“男子汉”一提到父亲就软下来了。艾米娜担心两个儿子和外婆谈话一多，会把自己被车撞的事说出来，就指指自己的肩膀，又指指老太太，暗示他们两个人这件事她一直还瞒着外婆。接着，她好

象为两个儿子的“男子汉”的尊严辩护似地对母亲说：

“我不愿意让他们中的谁去惹父亲生气。随他去吧，等他自己宽恕……”

“到什么时候他才宽恕呢？”凯玛勒问。

母亲用食指向上一指，喃喃地说：“什么时候宽恕只有听凭真主安排。”事情往往这样，说来说去总是离不开原题，刚说过的，又重新谈起，有时连用词都一样，有时换一些不同的说法，无非是作各种各样的假设；话说得很多，却没有新内容，一直到天黑该回去的时候。离别的忧伤象严霜似的蒙在人们的心上，大家只在发愁，再也没有人说话，犹如暴风雨前的沉静。有时人们简短地说一两句话，以减轻沉默的压力，或者避免正视可怕的离别；每个人仿佛都想把宣布离别的重担放在别人身上，以免由自己惹起大家难过。这时，老太太心里估量着眼前几个人的焦虑心情，使劲儿眨着两只瞎眼，手指迅速地拨动着念珠。短短的几分钟，却使人感到窒息难耐，好象一个做恶梦的人梦见自己从高空跌落下来所经历的一刹那的感觉。后来，还是亚辛先开口说：“我觉得我们该回去了，真主保佑，我们很快会来接您回去的。”老太太注意听着，想知道女儿说话的声音如何颤抖，但是她没听到女儿说话，只听到从座位上站起来，亲吻和轻轻的告别的声音。凯玛勒说什么也不肯走，竟至大哭起来。接着外孙们在忧伤和压抑的气氛中向她告别。脚步声渐渐远去，把她一个人丢在孤独和凄凉之中……

艾米娜悄悄地走回来，老太太不安地听着，大声问：

“你哭了吗？真糊涂！好象你跟妈妈在一起住两夜都忍受不了似的！”

三十四

海迪杰和阿依莎对母亲的离家，比别人更加烦恼，她们俩除了和兄弟们一样难过外，还要负责料理家务和侍候父亲；不过，她们并不是把料理家务看作沉重的负担，而是对侍候父亲十分发憷。母亲躺在床上的时候，阿依莎曾借口躲避着父亲不肯到他跟前去，而由海迪杰侍候父亲。这次海迪杰又得承担这个使她提心吊胆的侍候父亲的任务。她在父亲面前或为父亲做事的时候，总觉得是在受罪。母亲刚一离开家，海迪杰就说："这种情况可不能继续太久，这个家里没有妈妈，生活简直是受罪。"阿依莎完全相信这话，但是她想不出任何解决的办法，只有不住地流眼泪，等候兄弟们从外婆家回来。兄弟三个回来了，不等阿依莎开口，就谈起母亲在"放逐所"的情况来。她看他们的态度，好象都是不相干的局外人，因此又惊讶又气恼，激动起来，气冲冲地说：

"要是我们都一声不响地听其自然，说不定会拖上几天，甚至几个礼拜，妈妈在外婆家岂不要愁坏了。当然，跟爸爸去说这件事是难启口的，可是总不会比一声不响地忍受着更让人难受吧？我们应该想个办法，我们必须说话。"

她最后说的"我们必须说话"，虽然听起来是包括所有在场的人，但是大家不用想也都明白她指的是谁。法赫米和亚辛听了这话都有点着慌，这自然也瞒不住任何人。不过，海迪杰却接过来说：

"我们谁有什么事总要求妈妈去跟爸爸说，其实她去说并不

比我们自己去说更容易，可是不论什么事只要我们一求妈妈去，妈妈总是毫不迟疑就答应下来。那么，我们也应当为妈妈去作一些牺牲才对！”

亚辛和法赫米互相望了一眼，知道事情已经逼到头上来了，就要陷入为难的境地。但是他们谁也没敢开口，静听她要让谁去做这只献祭的公羊。两个人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老老实实地等待商讨的结果。海迪杰不再转弯抹角，她冲着亚辛直截了当地说：

“你是我们的长兄，又当了公务员，也就是说，你完全是个大人了，你最适合担负这个任务……”

亚辛感到胸中发闷，呼呼喘着气，慌乱地摆弄着手指，咕哝说：

“爸爸脾气暴躁，决不容别人反对他的意志。你说得很对，我不是小孩子，已经是大人了，而且当了公务员，可是我怕的是他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我会克制不住自己，跟他顶撞起来。”

大家虽然心情紧张，满腹愁肠，还是禁不住笑了。阿依莎差一点笑出声来，她赶忙用手捂住了脸。也许紧张情绪本身就会使他们希望有个机会笑一笑，以减轻愁苦和镇静一下情绪，这如同人们在特别忧伤的时候，往往想寻求快乐，用相反的东西来缓和、冲淡忧伤一样。他们觉得亚辛这句话是一句可笑的骗人的蠢话，他明明知道，他在父亲面前不要说顶撞，连敢这样想一想的胆量都没有；他也完全知道，这样说只不过是借口，推脱去见父亲，免得受他的训斥。他看到大家在嘲笑他，便耸了耸肩膀，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仿佛说“你们饶了我吧”。法赫米的样子则很不自然，他没有笑，因为他知道不等笑容消失，事情就会落到他的头上。他没想错，海迪杰失望而不屑地丢开亚辛，满怀

希望地对他说：

"法赫米……你总是个男人……"

他望着她，惶惑地皱了一下眉头，仿佛说："你最清楚这事的后果！"不错，他在全家人中具有别人完全没有的优越条件，他是法学院大学生，理论、知识、见解都比别人高，他在困难的处境中能够克制自己，这说明他有魄力，有男子气。但是一到了父亲面前，他这些优点就全没了，除了唯命是听，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沉默着，好象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海迪杰朝他扬了一下头，催他开口，他只畏畏缩缩地说：

"你看爸爸能接受我的请求吗？我看不但不会，相反地只要我一说，他就会申斥说：'这不关你的事，用不着你管！'这还是没把他惹恼，要是他真发起怒来，说不定会说出更无情、更严厉的话来。"

亚辛十分同意这番"明智"的话，他发现这些话也可以用来保卫自己，于是他好象要把弟弟的未尽之意加以补充似地说：

"也许我们一过问，会引起爸爸重新跟我们算账，追问妈妈出门那天我们是什么态度，那样一来，反而要给自己惹下一场无法挽救的大祸！"

"又不是你出的主意，你没什么罪过！"海迪杰忿忿地盯着他，尖刻地讽刺说。

这时，法赫米从自己的乐观的天性中重又找到了自卫的力量，他说：

"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 我认为我和亚辛既然参与了这桩错事，再去为妈妈求情，爸爸不但不会答应，反而会作出更无情的决定。我想，如果你们俩谁去跟他说一说，也许会得到怜悯，即使往最坏里估计，他也只是平心静气地拒绝你们，而不会

大发雷霆。你们俩不管谁，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海迪杰，你不妨去说说看！”

姑娘被将了一军，心里紧张起来，她不看法赫米，而用忿怒的目光瞅着亚辛说：

“我认为这种大事应该由男人去办！”

“不，恰恰相反！”法赫米继续采取和平的攻势，“我们费多大劲也没用。我们谁也不会忘记，你们俩长这么大，爸爸从来没跟你们发过脾气，即使偶尔跟你们生点气，也不象对我们那样严厉。他对你们温和，对我们严厉，已经成了习惯。”

海迪杰不说话了，她在思索，考虑，显得有些不安。但是她担心沉默久了会遭到更有力的进攻，那么这件重要任务就注定要成为她的灾难，所以她赶忙又抬起头来说：

“真要象你说的那样，让阿依莎去说比我更合适。”

“我！？为什么？”

阿依莎惊惧地问了一声，仿佛一个自以为处境安全的旁观者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危险的枪靶子似的。特别是她年纪小，娇气惯了，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更不用说这种谁去做都可能遭到危险的事了，所以更觉胆怯。海迪杰虽然对自己的提议并无一定主见，但是她却一味地坚持，并用刻薄和奚落的口吻回答妹妹说：

“因为你的一头金发和一双蓝眼睛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成功！”

“我的头发和眼睛同去向爸爸求情有什么关系？”

这时候，海迪杰为了给自己寻求一条出路，不惜把大家的情绪引到近乎笑谑的气氛中，以便为自己安排一条退路好尽可能地安全遁走。这好比一个处于困境的人，为了保卫自己不得不借助开玩笑的办法替自己打开一条路，在喧笑声中逃走，从而避

免受到指责和轻侮。因此，她说：

“我知道你的头发和眼睛谁见了谁爱，亚辛、法赫米，甚至凯玛勒也不例外，爸爸见了怎么能不欢喜呢？”

“我怎么敢跟爸爸去说这件事呢？他看我一眼，就能吓掉我的魂儿！”阿依莎涨红了脸，忸怩不安地说。

他们一个个都逃避开了这个危险任务，谁也不再感到有直接的威胁了。但是，得救并没有使他们摆脱犯罪感，也许正是由于得救才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罪过。当一个人处于危险中的时候，只集中精力去想如何得救，而脱险之后，内心的矛盾又要展开斗争，就象一个人身体的某个部位患了病，身体就把它的全部力量集中到那里，等到恢复健康时，这些力量就要分散到原先顾不到的身体的其他部位去。海迪杰仿佛要减轻犯罪感似地说：

“既然我们全都不敢跟爸爸去说，那么我们何不请我们的邻居马莉娅的妈妈来帮帮忙呢。”

她刚说出马莉娅的名字，就下意识地去瞧法赫米。两个人的目光刹那间遇到一起，法赫米流露出不同意的神色，但接着又装作不在意的样子把脸掉开了。自从法赫米有意向马莉娅求婚之后，谁也没当着他的面提过马莉娅的名字。这或者是怕触动他的感情，或者是马莉娅在他公开承认爱她之后有了一种新的身份：成为按照这个家庭的规矩，不允许当着法赫米的面公开谈论的妇女。马莉娅本人虽然曾从门后偷听到了这件事，却佯装不知，经常到这个家里来串门……亚辛不是没有注意到海迪杰和法赫米对望的那一眼，他愿意掩盖两个人的对望可能留下的任何痕迹，想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别的方面去。于是，他把手放在凯玛勒的肩头，用半玩笑半教唆的口吻说：

“这才是最称职的人呐！我们当中只有他能要求爸爸把妈妈

接回来。”

谁也没把他的话当作正经话，凯玛勒更是如此，不过，亚辛这话却引出了他一个想法。第二天，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思念被赶走的母亲，当他放学回家走到法官公馆广场时，并没往红巷那边走，迟疑不决地望着奈哈西大街。他悲哀的心悸动着，感到忧郁和痛苦。接着，他改变方向，迈着缓慢的步子朝奈哈西大街走去。这时他心思不定，失掉母亲的痛苦催促他往前走，害怕父亲的心理又迫使他后退。他本来一提到父亲就感到恐惧，何况要他去见父亲提出要求呢。他简直不能想象自己怎么敢站在父亲面前谈母亲的事，他也没有忽略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虽然还没拿定主意，却一直慢慢地往前走。直到看见铺子，他那颗被痛苦折磨着的心才感到一阵轻松，尽管这种轻松毫无补益，好象一只鹞鹰围着捕走小鹰的猎人飞旋，却没有勇气进攻自己的敌人。他渐渐走近铺子，在距离门口几米远的地方站下来，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心中拿不定主意。突然从铺子里哈哈大笑着走出一个人来，父亲送那人到门口，同样大笑着同他道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凯玛勒惊愣住了，他僵立在那里看着父亲的笑脸，心中感到无比的诧异和不解。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这是一个新的人性占据了父亲的躯壳，也许这是他初次看到的一个和父亲特别相似的人。这个人放声大笑，喜形于色，满面生辉，犹如太阳的光芒。艾哈麦德正待转身回去，一眼瞧见正在望着他发愣的孩子。孩子的出现和脸上的神色使他不胜惊异，脸上立时恢复了严肃、庄重的表情，审视着儿子的脸问道：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凯玛勒虽然心思不定，却本能地知道保卫自己，他朝父亲走去，伸出小手抓住父亲的手，一声不响地低下头去，恭敬有礼地

吻了一下。父亲又问他：

“你要什么东西吗？”

凯玛勒咽了一口唾沫，除了说出“我什么东西也不要，只是路过这里回家”这句安全可靠的话以外，什么也说不出来。但是父亲不准他立时走开，他在孩子的小脸上看到不安的神色，就厉声问道：

“你别象个泥人似的，说话，你要干什么？”

这一声吆喝直透孩子的心底，他不由得哆嗦起来。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好象话都卡在了嗓子眼里了。父亲越发生气，他恨恨地喊道：

“说话呀！你哑巴啦？”

他只把精神集中在一个想法上，无论如何也要开口说话，以免触动父亲的怒火。他张开嘴，按照自己的实情说：

“我是从学校回家……”

“那你站在这儿干什么，象个呆子似的？”

“我看见……我看见您了，我要吻您的手。”

“就是这么件事吗？你会这么想念我？你想吻我的手，连明天早晨都等不了？说老实话，你大概是在学校惹了什么祸吧？什么事情也休想瞒过我。”父亲的眼睛里露出怀疑的神色，威吓地说。

“凭真主起誓，我什么祸也没惹。”凯玛勒吓得急忙回答。

“那么，快滚，不要无缘无故地耽误我的工夫！快滚开我这儿吧！”父亲不耐烦地说。

凯玛勒赶忙挪离原来站的地方，但却慌乱得不知往哪儿落脚。这时父亲转身要进铺子里去。但是，凯玛勒一离开父亲的眼前，立刻就恢复了活力，他抓住机会，没等父亲走开，不顾一切地喊了一声：

“求真主慈悲您，把妈妈接回来吧！”

喊完撒腿就跑了……

三十五

艾哈麦德正在房间里喝午茶，海迪杰进来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恭顺地说：

“我们的邻居马莉娅的母亲巴希查太太要见您……”

“穆罕默德·雷德万太太吗？她有什么事？”父亲诧异地问。

“我不知道，爸爸。”海迪杰说。

他不禁非常奇怪，吩咐女儿请她进来。邻家和朋友们的太太为了买卖上的交往，或是请他帮忙调解她们与丈夫之间的纠葛而来找他的事并不是没有，但是这位太太决不会有这一类事情来找他。他思忖着，心头掠过一个想法：难道是为了马莉娅？妻子曾和他谈过法赫米要向这个女孩子求婚的事，可是那是家里的秘密，决不会传到外面去，也决不是为了这个来见他！他又想，也可能是穆罕默德·雷德万有什么事求他。然而，雷德万和他不过是普通邻居，谈不到朋友交情，只在老早以前，偶尔有过来往；雷德万初患瘫痪时，他曾去看望过几次，以后只是逢年过节他才去拜访一下；马莉娅的母亲他倒是见过，有一次，她到他的铺子里来买东西，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曾通过姓名，他当时客客气气地接待了她，尽了邻居之情。还有一次他正出门，在门口碰见她带着女儿到他家里来串门，曾经和他打招呼说：“晚安，先生！”她这种大胆的举动，使他不胜惊异。他在与朋友来往中看到，有些人并不象他那样要求家人严守传统礼法，他们

认为女人出去串趟门，或者买些东西算不了什么，象马莉娅的母亲见着他随便打个招呼也无所谓。他虽然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是对于情愿这样做的朋友和他们的妻女，却也不加非难，就是对于那些有财有势的朋友，带上妻女，坐着轿式马车去野游，或者到娱乐场所去消遣，也从未有过不光彩的感觉，只不过心中暗说一句："你们有你们的报应，我有我的报应。"① 这就是说，他决不肯盲从别人的一切观念，而认为应该择其善者而从之。但是，他对于自以为"善"的事情，也并不一概接受，而要看是否符合他乐于保持传统礼法的专横秉性。因此，他认为妻子朝拜侯赛因陵墓是一桩大罪过，并采取了夫妇关系中最严厉的办法来惩处这位善良的妻子。这时，他回想起马莉娅的母亲和他打招呼的事来，心中感到近似不安的惊异，尽管他还没怀疑她品行不端。他听到门外咳嗽了一声，知道女客人表示要进来了。接着她走进来，穿着一件米拉叶，面上蒙着一块黑面纱，面纱上有两个带金边的小窟窿，从中露出两只画过眼睑的黑眼睛。她扭动着屁股，肥硕的身子移近前来。主人起身相迎，伸出手来说：

"欢迎，欢迎您光临寒舍。"

"愿真主赐您荣耀，先生！"客人把用米拉叶下摆裹住的手伸给他，以免男女肌肤相接触。

主人请她坐下，自己也坐下来，然后客气地问：

"穆罕默德·雷德万先生好吧？"

"感谢真主，总算是真主恩典。"这个问题仿佛触动了她的隐忧，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说，"愿真主慈悲我们大家。""愿真主祛除他的病痛，使他耐心休养，恢复健康。"主人表示遗憾地摇晃着脑

① 《古兰经》第一〇九章第六节，意为各行其事，互不干扰。

袋，咕哝说。

寒暄了几句以后，略略沉默了一下，这位太太正准备表明自己的来意，好象演员在奏完序曲以后就要开口唱歌一样。主人不好意思地微合着两眼，唇边挂着微笑，等候她开口。

“艾哈麦德先生，您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在咱们这一带儿您可是众人的楷模。谁要有什么事相求，您总是慷慨应允，不叫人失望！”

主人心中想：“她这一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接着，他不好意思地低声说：

“过奖，过奖！”

“我本来是看望我的姐妹——法赫米的妈妈的，听说她惹您动气被打发回娘家去了，心中不由得吃了一惊……”

客人说到这里停下来，看看主人有什么反应，听他怎么说。但是他一声不响，仿佛无话可说似的。听她提起这件事，他心中虽然有些不高兴，嘴角上却仍然挂着欢迎的微笑……

“我真没见过比法赫米的妈妈更完美的人了！明礼义，知廉耻，真是位好太太，我们做了二十多年邻居，只听说她待人温厚。这一次她竟惹象您这样严肃正直的人生这么大的气，究竟是做了什么错事呀？”

主人装作没听明白她的话，依然沉默着，心里反复地思考：这个女人真是来串门碰巧听说这件事的？还是有人把她请来的？是海迪杰？是阿依莎？还是艾米娜自己？儿女们不顾一切地维护他们的母亲，凯玛勒居然敢对着他大喊要他把母亲接回来，这件事到现在还使他冒火！想到这些，他越发感到不高兴。

“她是一位多么好的太太啊，不该受这样的惩罚。您是一个仁慈的人，当然也不会这样无情，这都是魔鬼作祟——求真主降伏

它，您的高贵身份完全可以破除魔鬼的诡计。"这时，他觉得继续沉默下去，对女客人实在不敬，于是故意表示毫不在意地咕哝说：

"真主自然会改变这种情况的……"

马莉娅的母亲见他终于开口了，心里估摸着有了成功的把握，因此越发有了勇气，热情地说：

"听说我们这位深居简出的善良邻居在这里待了一辈子，突然回了娘家，真让人心里难过。"

"水流千里归大海，但是得要到一定的时候。"

"您是我的兄弟，甚至比兄弟还亲，既然您说到这儿，别的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这是一个新情况，他那敏锐的注意力并没有忽略这一点。他把这一点记下来，犹如一个测量远方地震的测量员，记录下每次震动一样。他暗自捉摸：她说"您是我的兄弟"，声音是那么温柔亲切，当她说"甚至比兄弟还亲"的时候，声音里竟带有情意绵绵的意味，使拘谨的谈话有了美好的气氛。他惊异、纳闷，再也不能微合着眼睛了。他慢慢抬起眼皮，偷眼去看她的脸，没想到她那两只黑眼睛也正瞅着他，于是他心里一乱，惶惑不安地急忙又垂下了眼皮。接着，他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开口说：

"谢谢您，把我当作兄弟看待。"

他继续寻思：是从一开始谈话她就这样看着他，还是他一抬眼皮恰巧碰上她在看他呢？当四目相遇的时候，她并没垂下眼去，这又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很快否定了这些想法，他想：自己一向迷恋女色，是风月场中的老手，对于女人难免有些敏感的错觉，毫无疑问，事实决不象自己想的这样。不，也许这个女人生来就轻佻，如果自己没有反应，会使她认为自己不识风情，有

失风流。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也必须证实),他又抬起眼皮,刚一瞧她,看见她还在盯着自己,心中不觉又是一惊。但是这一次他有了胆量,略略盯了她一眼,她却更大胆地一直望着他,于是他又十分惶惑地垂下了眼皮。这时,他听到她用柔媚的声音说:

"从这次求情上,我可以看出您是不是真的看重我。"

看重?!如果这句话里没有电流般的刺激和诱惑意味,一说也就过去了,决不会有任何反应,可是现在呢?他大胆地重又去看她,发现她的眼神中别有含意,更引起他的种种猜疑。难道自己的感觉完全正确?她如果真是来为妻子说情的,会有这样的表现吗?再说,象他这样一个对女人有经验的人,有什么看不透呢?她是一个追求快乐的女人,她的丈夫却瘫痪了!他完全察觉到了巴希查急切狂热的性欲冲动,一点儿也没漏过他的眼睛。但是她从什么时候怀有这种感情的?难道它早就存在,这时才借机迸发出来?她到他的铺子里来过,那一次不是一点也没有引起他的怀疑吗?不过,铺子不是她这样的女人事先没有任何表示,公然就来卖弄风情——象祖贝达那样——的地方。那么,这是怨女的感情,一旦男女同室相会就暴露了出来?如果是这样,那她就是披着"正经太太"外衣的另一个祖贝达。他虽然能看透一切放荡女人,但由于他特别尊重邻居而没有识破她,这并不奇怪。不管怎么回事吧,他该怎么回答她呢?"岂止是看重,我太尊重您啦",能这样说吗?这倒是一句漂亮话,但是这样一说就等于答应了她。不,他不愿意这样,他也绝对不能这样,这并非他对祖贝达还没厌弃,而是他不能因此改变自己的原则:不招人责骂或免遭物议,特别是不能得罪朋友和邻居。他不能往自己脸上抹黑,招致朋友、邻居和一切正派人耻笑他过分淫乱。他对待寻欢作乐和对待正经事一样,始终不忘敬畏真主,除了他认为根本不是

罪过，或者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小过失以外，他决不肯放任自己。这并不意味着他具有坚强的意志，能节制情欲，而是他只愿花钱买欢，从不觊觎良家妇女。他在这个地区生活了半辈子，从未特意去瞧哪家妇女的脸。还有一件事值得说一说，他曾为了顾全熟人的面子，放弃了一次艳遇：一个熟人的姐姐，是个中年寡妇，她托人来拉皮条，他听了未作任何答复，来人只好搭讪着走了；后来他一连多少年始终不走这个人家居住的那条街。也许马莉娅的母亲是第一个使他的原则动摇的女人。他虽然对她有心，但是他并没有顺从自己的欲念，理智和尊严占了上风。他要维护自己的名声，不能使人对自己有所非难，仿佛他对好名声比对获得新欢更重视。他不断地姘轧那些不会招致不良后果的情妇，已经感到满足。他这种重义气的感情，就是在寻欢取乐中也固守不变，他既不勾搭朋友的情妇，也不与熟人的相好女人调情，以免为了情欲损害朋友的交情。他常说“朋友千秋义，情妇一时欢”，因此，他找情妇的时候，一定要找没有情夫的女人，要不就等着那个男人和她断了关系，他再补缺；有时他找一个情妇，还要征求她的旧相好的同意。总之，他在玩弄女人上，既不能叫自己懊丧，也不能让别人难过。这种情况的另一个意义是：他成功地使贪婪的“兽欲”和崇高的“人性”谐调起来，把这二者集合在一个融洽的统一体里，互不干扰，各自愉快而舒畅地独立存在，正象他早就把笃信宗教和追求欢乐集合在一个统一体里，既不感觉有罪过也不感到有压力，使它们谐调一致一样。其实，他所以如此，并不光是为了重义气，而是希望获取好名声，博得人们的永恒友谊，这和重义气同等重要，或许更为重要。他虽然在欢乐场中有如天之骄子，但并不因此而放浪形骸，给人们留下为人不义和卑鄙的印象，以致遭人唾弃。除了这两种原因，还有

一点，那就是他不懂得真正的爱情，只有真正的爱情才会迫使一个人走上这样两条路：要么服从强烈的感情，不顾一切做人原则；要么颓废、委靡，从此一蹶不振。在他看来，马莉娅的母亲只是一口难以消化的美食，舍弃它也不会使自己饥饿，因为还有各种无害的美味摆满在桌子上。于是，他温和地回答她说：

“既然您来求情，我一定从命，真主保佑，您不久就会听到好消息。”

“真主慈悲您，先生！”女人说着站起来。

她伸出细嫩的手，他微合着眼睛把手伸过去。握手的时候，他觉得她稍微使劲儿攥了他的手一下，他心里又活动起来：这是她握手的习惯，还是故意这样攥他？他竭力回忆她来时握手的情形，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在回铺子去以前，用了很长时间琢磨这个女人的言谈、仪态和握手的举动……

三十六

“肖卡特大妈要见您。”

“有什么事？”艾哈麦德没好气地瞧了海迪杰一眼，大声问。

他那愤愤的语气和神色，都说明他的意思并不光是在于“有什么事”这句话本身，而似乎是说：“昨天我刚打发走了一个求情的，今天你又弄来了一个。你以为用这个办法能够使我让步么？你们兄弟姊妹怎么敢这样跟我捣鬼？”

“凭真主起誓，我不知道，爸爸！”海迪杰的脸色变得煞白，颤抖着回答说。

他晃了晃脑袋，好象说：“你清楚，我也清楚，你的计谋只会

招致更不愉快的效果。”接着他气哼哼地说：

“请她进来吧！哼，今后我连杯咖啡也喝不踏实了，我的屋子简直成了侦查、审讯和判决的法庭，这就是我在自己家里得到的快乐！真主诅咒你们这些东西！”

海迪杰没等他说完就溜出去了，好象老鼠听见猛烈的响声吓得躲起来似的。艾哈麦德板着脸，憋了一阵子气，海迪杰刚才那副样子忽然浮现在他的脑海：穿着一双木板拖鞋，吓得慌乱地往外跑，脑袋几乎碰到门上。于是，他的唇边浮起一丝怜悯的微笑，怒火消了，心里怀着同情。这是些多么好的孩子啊，一分钟也忘不了他们的母亲！他眼望着门口，摆出一副堆满微笑的面容，准备迎接客人，仿佛几秒钟以前，他并不曾因为考虑到她的来意而发过火似的。可是，他对待家里人，为了一些不值得的小事，或是平白无故就不加思索地发一通脾气。此外，这位女客在经常和他家来往的女人中，有着特殊地位，肖卡特寡妇和她的亡夫肖卡特和他家是多年的世交，他心中把已故的肖卡特当作父亲一样看待，而对肖卡特寡妇，不但他个人，甚至全家都把她看作母亲一般。他娶艾米娜的时候，是她作的媒，他生这几个儿女的时候，又全是她给接的生。同时，肖卡特一家人都让人乐于和他们交往，这不仅由于他们的祖先是土耳其人，而且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在汉姆扎维与苏赖尼地区有大量的房产，如果说艾哈麦德是中等人家，那么不用说，肖卡特就是上等人家。他和这位老太太之间象母子一样。他预料她是来说情的，从而感到担心和为难，因为她对他说话不但不讲什么客气，而且用不着那么麻烦地问他是否同意。何况她有名的率直泼辣，依仗自己的年龄和地位，她不会……

传来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接着他站起来欢迎说：

“欢迎、欢迎，贵客临门……”

老太太拿着一把阳伞走近前来，她扬起布满皱纹的雪白的面孔望着他，头上戴着透明的白面纱，好象没戴似的。她微笑着回答他的问候，露出一口金牙。然后，她一点不客气地挨着他坐下，说：

“人活的岁数大了，什么事都能见到，就拿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家庭，竟会发生这种不体面的事情！我老了，养育侯赛因的真主，人一老只有奔向你去了。”

她放开舌头，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连个插言或者接碴儿的机会也不给艾哈麦德。她说起她来串门，听说他妻子不在家的事：“起初我以为她是出去串门了，我吃惊得捶胸、拍掌，我说，‘这成了什么世界啦?！艾哈麦德怎么能不顾真主的教法，不顾做人的规矩和奥斯曼①的敕谕，允许她出去串门呢?’”接着说她很快弄清了真相，她说：“我这才放了心，我说：‘感谢真主，世界仍然太太平平的，艾哈麦德做的对，这才附和我的心意’。”随后她改变了嘲弄的口吻，责备他过于无情，为他的妻子感到难过，并且拿应该受这种惩罚的另外女人来和她相比，每逢他要插嘴，她就喝住他：“别开口，你一句话也别说，留着你那套好听的吧，你说得再好，我也不听。”她指责他对待家人太刻薄，简直不通情理，要他对家人应该放宽一些，温和一些。他听她说了很久，直到她把话说完，允许他开口的时候，他才向她解释自己所持的光明正大的理由。老太太虽然作了那一番热情的辩护，并且受他尊重，却没妨碍他向老太太强调自己永不变更的治家方针。最后，他象前次应许马莉娅母亲一样，圆滑地答应老太太的请求。他以为这一来总该没事了，不料她接着说：

① 即奥斯曼帝国的敕谕。

"没想到艾米娜太太不在家，真使我扫兴。我找她本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这个身子出趟门很不容易，不知道现在就跟你说呢，还是等她回来？"

"您看怎么办都行。"主人微笑着说。

"尽管这件事你不会叫她作主，我却想让她头一个听见这个消息，现在我这个愿望是没法满足了。但是，能借这件事让她回家来，倒也是我的一个安慰。"

"您说的是什么事？"主人困惑不解地望着她问。

"我也不多费话了，"老太婆用阳伞戳着地毯说，"我给我儿子哈利勒选中了阿依莎……"

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使主人一怔，他不仅感到惊讶，而且有些慌乱。原因当然很明显，因为他立即觉得他那个"不聘大女儿决不聘小女儿"的旧决定，这一回算是靠不住了，老太太的请求是不容拒绝的……老太太不是不知道他的主张，却偏要向他提出这种要求，说明她不仅根本没把他以前的决定放在心上，甚至要他收回……

"你怎么不开口呀，难道没听见我的话吗？"

"这是莫大的光荣……"主人慌乱而又尴尬地微笑着，用习惯的客套应付了一句，好慢慢想对策。

老太太看了他一眼，仿佛说："你另打主意吧，光说好听的没用。"接着她用进逼的口吻说：

"我不需要听你这套耍弄人的空话，你不痛痛快快答应，我是不能满意的。哈利勒要我给他挑个媳妇，我告诉他，我认为你家的阿依莎和他十分般配，他听了很高兴。我看他也没有哪一点不配做你的女婿……难道我向你提出这个要求，竟会碰你的软钉子？真主，真主！"

这个难题如果不使一个女儿遭受无情的打击就解决不了，他为此感到痛苦，他仿佛要使老太太同情自己的处境似的，望着她喃喃地说：

“您想到哪儿去了，您的要求真使我喜出望外，可是……”

“嗯，可是什么？别说什么我的主张是‘不聘大女儿决不聘小女儿’啦，你是什么人，竟要决定这个决定那个的？把事情交给真主去决定吧，真主是仁慈的！你要是愿意听，我可以给你举出几十个妹妹比姐姐先出嫁的例子来，谁也没有影响姐姐找到称心的丈夫。海迪杰是个完美的姑娘，只要真主慈悲，自然会有好丈夫，何必现在让她妨碍阿依莎的幸福呢？难道阿依莎就不是你的女儿，难道阿依莎就不值得你同情和疼爱？”

他心里说：“既然海迪杰是个完美的姑娘，你为什么不挑中她？”他有心象她逼他一样地反击　又怕她无意中说出伤害海迪杰，甚至他本人的话来，于是他用关切的声音说：

“别的倒没什么，我只是心疼海迪杰。”

“这样的事天天有，谁也没有被难住。”老太太生硬地说，好象是人家在求她而不是她求人，“真主讨厌傲慢、固执的奴隶，一切依靠真主吧。你必须答应我，不能拒绝！至于海迪杰，我自会给她找一个合适的丈夫！”

“我刚才说过了，这是莫大的光荣……我只是求您给我些时间，容我慢慢安排一下，我会使您满意的……”主人脸上装出笑容，掩盖住心中的激动。

“我不再耽误你的时间了，话重复得越多，越使我觉得你不肯痛快答应。”她结束谈话地说，“我只要你说一个‘好’字，不愿意听你唠叨。现在我只再跟你说一句话，哈利勒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儿子，阿依莎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

老太太站起身来，主人也跟着站起来，等着送别和说几句客套话，但是她却一再提醒他记住她的所有嘱咐。她仿佛担心他会忘记其中的哪一点，反复地给他解释；他和她，都只把心思集中在她一再强调的意见上。接着，她产生了另外一些想法，没完没了地向他唠叨。他所听到的无非是一点：求亲问题。此外，她想到必须给那位不在家的母亲留下几句话，哪怕是三言两语也好，才算圆满。于是，她又一次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艾哈麦德几乎听得神经都麻木了。最后，她说“我不该再耽误你的时间了”，惹得艾哈麦德几乎笑出声来。他送她到门口，每迈一步都害怕她会再站住，重新没完没了地唠叨。他回来坐下以后，长出了一口气，陷入了忧愁和烦恼。这是一颗脆弱的心，人们想象不到它有多么脆弱，甚至脆弱得过分。只见过他高声谈笑的人，怎么能相信这一点呢！……忧愁折磨着他的心。在他看来，这可以说是使生活减色、生命无光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对他不惜一切代价为两个女儿谋求幸福的打击。虽然这两个孩子一个和祖母长得一样美，另一个却姿色平庸，但是两个人同样是他的心头肉，掌上珠。不过，肖卡特寡妇的儿子，倒完全符合做他女婿的条件，那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和许多坐享清福的财主一样每月收入至少有三十镑。美中不足的只是受教育太少，仅仅会写写念念，除此之外，面貌、性格和品行，全都具有亡父的优点。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他应该作出决定，他不喜欢迟疑不决和考虑太细，他也不能在家人面前显出优柔寡断的样子——哪怕是片刻也好——那么，是不是和知心朋友商量商量呢？他觉得跟他们商量任何正经事也得不到有益的帮助，尽管他们在酒性发作、酩酊大醉之前也谈谈正经事和某些问题。再者，他是个果断而又说一不二的人，和人商量只是要别人附和自己，而决不容人反驳。但是，在这种情

况下，他也不得不想借此求得安慰和宽解。他被这些想法烦扰着，不由得脱口说道：

“谁能相信，我竟变成了一个畏首畏尾的人。愿真主慈悲，使我摆脱这种为难的处境吧！”

三十七

艾米娜自从回到娘家来，什么事情也不做，整天只是坐在母亲身边闲谈，不论是过去的事还是目前的事，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有幸福的回忆，也有当前的不幸。倘若没有仳离的痛苦和离婚的顾虑，她对这种新的生活一定很满意，象是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过几天假日，又象是在记忆的世界中作幻想旅行。不过，已经这么多天了，她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同时听说马莉娅的母亲和肖卡特寡妇去向丈夫求过情，这都使她感到安心和宽慰。儿子们每天傍晚来看她，从未间断过，这更使她心里充满了新的希望。在这里和儿子们相聚的时间，同在家里差不多，因为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家里，他们都只有在晚上闲下来的时候才能和她在一起。尽管如此，她还是想念他们，好象一个远在异乡的人思念久别的亲人，又好象一个被囚禁的人怀念着与人们同呼吸共生活的过去，渴望参与人们的事务和娱乐，如同一个人在离乡的途程中，每移动一寸，心里便觉得移动了好几米。老太太一听不见她说话，就要和她攀谈，用温存的言语来安慰她：

“忍耐些，艾米娜，我很理解你的心境，做母亲的一离开孩子们就觉得周围生疏，即使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家里也是一样。”

她是觉得生疏，仿佛这里不是她自幼长大的家，仿佛这位老

太太不是她过去一刻离不开的母亲。她没把这里看作自己的家，只把它看作一个流放所，她在它的墙垣之中焦急地等待着天赐的赦免。期待了很久，赦免终于到来了；一天黄昏，儿子们带来了这个消息。这一天，他们进来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芒，她的心剧烈地跳着，连呼吸也不均匀了，害怕自己会猜错，然而凯玛勒跑过来，搂住她的脖子喜不自禁地嚷道：

“您快穿上米拉叶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

“这回可以说是拨开乌云见青天了！”亚辛哈哈笑着说了一句，接着法赫米和他同声说：“爸爸把我们叫去，说：‘你们俩去把你妈接回来吧！’”

她合上眼睛，洋溢出心中的喜悦。她无法隐藏内心里激荡着的各种情感，她的脸好象一面明彻的镜子，把她心中的一切情感，清清楚楚地全都反映出来。她想拿出做母亲的沉着态度来对待这个幸福的消息，可是欢喜的心情促使她笑逐颜开，流露出真挚的快乐，同时她不知道为什么竟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她坐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凯玛勒已经忍耐不住，抓住她的手，使劲往起拖，她只好顺从着站起来。她惶惑地站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望着母亲问：

“我去吗，妈妈？”

这句话问得那么奇怪，并且带着慌乱和羞涩的语气。法赫米和亚辛都笑了，只有凯玛勒又惊慌又诧异，急忙肯定他们带来的消息没有错。外婆听说女儿要回去了，心里有些难过，但她觉察到了女儿的全部情感，她估量着女儿的心情，不由得心生怜悯，于是她尽量避免流露出不快，微笑着郑重地说：

“回去吧，真主保佑你！”

艾米娜去收拾东西和穿衣服，凯玛勒跟在后面去了，这时外

婆叫住两个青年，脸上仍然带着温存的微笑，用柔和的语气不高兴地说：

"应该让你爸爸亲自来接，是不是？"

"外婆，您是知道我爸爸脾气的呀！"法赫米象求情似地回答。

"这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亚辛笑着说。

外婆含混地咕哝了几句，接着叹了一口气，象重复刚才的叨咕似地说：

"不管怎么说，艾哈麦德这个人够特别的。"

母子几个离开外婆家以后，耳朵里还回绕着外婆祝福的声音。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一起走在街上，因此对眼前这种情景觉得分外新奇，亚辛和法赫米微笑着互相看了一眼。凯玛勒想起那天和今天一样，他拉着母亲的手往前走，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接着想起连做恶梦也没梦到过的那件痛苦和恐怖的事件，不由得发了一会呆。不过眼前的喜悦使他很快地忘掉了过去的忧愁，他想开个玩笑，便笑着对母亲说：

"走，我们多绕几步再去朝拜一下侯赛因墓吧？……"

"真主慈悲，这位先烈总喜爱牺牲者。"亚辛笑着幽默地说。

他们看见了自家的阳台，阳台的窗孔后面有两个人影在晃动，母亲的心立刻迫不及待地飞向两个女儿那里。乌姆·哈纳非在门后迎接，抓起女主人的手来亲吻。海迪杰和阿依莎在院子里等着，一见到母亲就象小孩子似地把她搂住，狂欢地吵嚷着，簇拥着走上台阶。他们全聚到母亲的房间，催着她脱掉衣服，因为这套衣服是令人厌恶的仳离的象征。他们大声说笑，母亲坐在儿女们中间，激动得直喘气。凯玛勒高兴得无法形容，他没有别的话好讲，只说：

"今天我比过生日还高兴！"

好久没有举行“家庭茶会”了，今天他们重又聚在一起，在欢快的气氛中闲谈着，比这段分离的懊丧的日子以前更加快乐，仿佛过了一周严寒的日子，又迎来了暖和的天气。虽然是在重逢的喜悦中，母亲出于那种一丝不苟的天性，仍然不忘询问两个女儿一切家务琐事，从厨房一直问到素馨花和常春藤；同样，也询问了许多关于父亲的事情。当她听说他穿脱衣服一直不让别人帮助的时候，心中特别高兴；不管怎么说，她为他安排的舒适生活，当她不在的时候发生了变化。毫无疑问，他的生活秩序突然发生变化会给他带来苦恼，而这种苦恼会因为她的归来而消除，她，也只有她一个人能保证他过习惯而满意的生活！只有一点是艾米娜没想到的，那就是有两个心灵虽然为她的回来感到幸福，但同时又自然而然地勾起了自己的忧愁和痛苦。因为他们在只顾为母亲发愁的时候，就忽略了自己的忧愁，等到看见母亲确实回来而安下心来以后，就又陷进了自己的忧愁中；好象一个人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必然会忘掉长期患的眼炎，而一旦盲肠炎好了，立刻又会觉得眼疼起来。法赫米不停地想：“母亲的灾难已经过去，看来任何忧愁都有个头，可是我的忧愁呢，却象永远没头似的。”阿依莎重又想起自己谁也不知道的秘密心事，尽管她的心情比哥哥平静，对旧事也比哥哥忘得快，但是她也怀着许多幻想，积蓄了许多回忆。艾米娜并没有看出来这些，所以哪一个的苦恼也没有烦扰她。晚上，她回到房间以后，由于过度兴奋而竟睡不安稳，迷糊一会儿醒一会儿。半夜，她下了床，走到阳台上，象往常一样地等待着，从小圆孔窥视着通宵行人不断的马路。丈夫坐着马车回来了，她感到羞愧和慌乱，心跳得很厉害，脸也红了，好象是初次和他相会，又好象对即将见面的一刹那毫无准备。她怎样见他呢？离开了这么久，他会怎样对待她？她该

向他说什么，而他又会向她说什么？但愿她能够假装睡着。但是，她不善于装假，她决不能躺着等他进来，更不能忽略自己的义务，她应该端着灯到楼梯口上去给他照亮。此外，他既然已经让她回来，不再生她的气，她就更应当表现出心无芥蒂的满意样子，不计较过去的一切。她看到丈夫真心诚意与她和好，就更把罪责承担起来，尽管他并没亲自到娘家去接她。她端起灯来走到楼梯口，把灯伸到楼梯扶手外侧，站在那里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心不停地跳着，直到他走上楼来，到了她跟前。她一直低着脑袋，所以虽然面对面，她也没有看见他的脸，不知道当他看见她的时候，他的脸上有什么变化。接着，只听见他很自然地和她打招呼，口气里对于刚刚过去的令人遗憾的事情没有任何表示：

"晚安……"

"晚安，老爷！"她喃喃地回答。

他朝房间走去，她端着灯跟在后面。他一声不响地脱衣服，她走近前去帮助他，重又做着本分的工作，心里也恢复了平静。同时，她又想起那个可怕的不幸的早晨，当时他站起来要穿衣服，冷酷地对她说："我自己会穿衣服，用不着你。"只是现在回忆起来，已没有当时折磨着她的那种痛苦和失望的心情。她做着他一直没有允许别人代替她做的事情，觉得自己已经恢复了以前所有的荣誉。他坐在沙发上，她盘腿坐在他脚前的垫子上，两个人谁也没说话。她等着他说一句劝导、告诫或者类似的话，来结束"遗憾的过去"。她这样想着，不料他却没事似地问：

"你母亲好么？"

"她很好，老爷。她问您好，她为您祷告。"艾米娜舒了一口气，愉快地回答。

丈夫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似乎不大在意地说：

“肖卡特寡妇来了，说希望把阿依莎许给她家的哈利勒……”

艾米娜惊异地抬起头来，露出感到意外的神情。但是，丈夫却不在乎地耸了一下肩膀，他要抢先开口，仿佛怕她说出的意见刚好和他暗自决定的、没有告诉过别人的意见相同，因而使她认为他是听从了她的话，于是他说：

“这件事我考虑了很久，最后我想还是答应了吧。我不愿意再耽误她了，无论如何，事情总得听凭真主的安排。”

三十八

阿依莎听到这个喜信满心欢喜，这个年方及笄的少女，对结婚怀着任何事物也代替不了的憧憬，现在如愿以偿了。她乍听到这个喜信，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父亲真的同意了？难道她当真快要结婚了，而不是残酷的恶作剧？她的幻想已经破灭快三个月了，尽管最初她心里很痛苦，可是过些日子也就减缓下来，不大在意了，现在已经变成一些暗淡的记忆，偶尔在心中激起一点惆怅的感觉。在这个家里，一切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一个具有无限统治力量的最高意志，它和宗教的统治力量一样。在这个家里，即使爱情在羞涩、迟疑和无信心的情况下偷偷潜入一些心灵时，也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影响和力量，因为在这里，除了那个最高意志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统治力量。所以，父亲说的一个“不”字，就在她心中扎下了根，她深信一切事情确实都已完结，既不能逃避，也无法挽回，更谈不上有什么新的希望；仿佛这

个“不”字和昼夜交替的自然规律一样，既没有反抗它的余地，也没有逃避顺从它的出路，这种信念使人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一切希望。她暗自想：如果父亲同意，那她早就结婚了，为什么父亲三个月以前坚决拒绝，现在又突然改变了主意？难道是那个使她迷恋的小伙子和她无缘？难道在这种不可理解的对换中包蕴着她的幸福？不过，她的心事只隐藏在内心深处，谁也不了解，就连母亲也不例外；因为如果为了一个不了解的未婚夫表示高兴，就是不知羞耻的轻佻行为。那么，流露出爱上了某个男人，又该怎样呢？尽管这样，尽管她对这个新女婿一点也不了解，但是听了母亲谈论他和他的家庭，已使她对于这个喜信感到十分幸福。她发现自己那么渴望爱情，它象是磁极一样吸引着她去追求；又仿佛她的爱只是一种“欲望”，并不在乎是爱哪一个男人，当这一个男人离开，而另一个男人代替他的位置时，她的欲望同样可以得到满足，一切事情也都会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尽管她对那个男人比这个男人有着更深刻的印象，她却不会因为失去他而感到生活无味，或者反对和抗拒这桩婚事。当她心情愉快，一颗心由于幸福感而颤抖的时候，她就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的同情和怜悯姐姐的真挚感情。她希望姐姐能比她早结婚，她又象请求原谅又象鼓励地对姐姐说：

“我真希望你先结婚！可是命运是这样，但愿你不久……”

海迪杰在失望中特别厌恶这种同情的安慰，她听到这话心中产生一种难于消除的恼恨。在那以前，母亲曾用温存、体贴的口吻，歉疚地要求她谅解：

“我们全希望先聘你，同时不止一次地作了这样的努力，可是，或许由于我们不肯变通，一味固执，把你耽误到了今天，现在只有听凭真主的安排了。说不定拖延些日子会更好呢！”

亚辛和法赫米也同样同情她的境遇，他们俩的同情有时表现为好言相慰，有时表现为温和的态度，一时间，这种同情代替了他们俩，特别是亚辛和她之间已经成为习惯的尖刻嘲讽。其实，周围的人越对她表示同情，越使她悲叹自己的不幸命运，这并不是因为她天性厌恶同情，而是因为她的处境好象一个患流行性感冒的人，一被风吹就要转剧，而一个健康的人却会精神为之一爽。所以每当她意识到一种同情时，她就认为这代表着不光荣的失望的痛苦。此外，也许她还怀疑他们为什么这样特别同情她。父亲和那些求亲的客人之间，不总是通过母亲传信的吗？谁能断定她只是尽主妇之责传传信，而没有怀着私心为阿依莎的婚姻出力呢？法赫米不就给加马利亚警察所的警官带过信吗？难道他就不能为了某种原因改变自己的主张而做出别的事情来？

难道亚辛不会……可是，她有什么理由责怪亚辛呢？比亚辛更亲近的人不是都背弃了她吗？这是什么同情？多么虚伪，多么诡诈！因此，她厌恶这种同情，认为完全是恶意的，毫无善意。她心里充满了忿怒和怨恨，但是她把这两种感情深埋在心里，并不显露出为妹妹的幸福而不悦，也可以说，不能让别人讥笑她有这样的怀疑、有这样想法的。同时，她也不能不把自己的感情隐藏起来，因为隐藏，特别是隐藏感情，是这一家人的固有习惯，是在父亲的淫威下必然养成的性格。一方面怀着忿怒和怨恨，另一方面又要隐瞒真情，假作欢颜，她就这样在生活中接连忍受着苦恼，不断克制着自己。父亲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老主意？难道是先重视她而后又轻视她？难道是父亲失去了等待着先聘她的耐性，决定牺牲她，让她听天由命？她十分纳闷儿，他们为什么竟象没有她这个人似的，全然不把她放在心上。她在

忿怒中忘记了他们以前怎样维护她，她只想到他们最后的"背弃"。其实，她对大家的怨恨，与她心里对阿依莎的怨恨和嫉妒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她嫉妒阿依莎的幸福，厌恶阿依莎对于这种幸福的惺惺作态；她忌恨阿依莎的美貌，在她看来，那种美貌简直是惩罚折磨人的工具，犹如被追赶的盗贼看到皎洁的明月一样。她还厌恶生活，因为生活等待着她的只是失望。日子流水般地过去，新郎家的花红彩礼接连不断地抬来，给这个家庭带来幸福和欢乐。海迪杰看到这些东西，却觉得自己落在一个凄凉而孤独的处境中，从这里产生忧愁，就象从臭水塘里生出蚊蚋一样。接着，父亲开始为新娘准备嫁妆，每天傍晚一家人闲谈的时候，总要谈谈准备的情况，把家具和衣服都摆出来，评评这件，论论那件，或者一件件地搭配起来。他们只顾关心这些，竟忘记了对姐姐应有的尊重和安慰，而她也不得不假装欢喜，同他们一起热情兴奋地评论个没完。这种使她痛苦的难堪处境，在一个不了解这个家庭的人看来，似乎不会有好后果，但是等到商量裁嫁衣的时候，这种情况突然改变了。这时人们全都注意到了海迪杰，不仅如此，而且向她提出了要求。她早就预料到了这个无法逃避的痛苦，接受吧，她感到无比的愤懑；拒绝吧，又会把自己的失意心情暴露出来。大家的眼睛全都望着她；母亲叮嘱她要好好地帮助妹妹，妹妹用羞涩和恳求的目光瞧着她，法赫米故意说给她听似地对阿依莎说："海迪杰要是不给你裁嫁衣，你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新娘。"亚辛附和说："那当然。"经过这一切，她的忿满缓和了，心里产生了羞愧，蕴藏着的善良感情又浮现出来，犹如甘露使埋在泥土里的种籽抽出青绿的嫩芽。她并没有象以前怀疑"虚伪"的同情那样怀疑这样推崇的动机，这一方面因为她觉得人们的感情很真实，另一方面她那不容置疑的才能也足

以使人们信赖。仿佛这件事恰好说明了她的重要，也说明这种与她无缘的幸福如果没有她就不会完美。她尽量克制着自私的念头来迎接这件新工作。这一家人和大多数人一样，也有着自私的念头，但是却无损于一个人的心地，只是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一些阴影，并且是隐藏着的。他们当中有的人好发火，犹如见火就着的酒精，但是怒火会很快地平息下去；他们的灵魂是纯洁的，他们的心地是宽容的，犹如埃及的冬日天气一样，虽然阴云密布，却落不了多少雨，而且过不了一个或半个小时，便会云散雾消，露出蔚蓝的天空和灿烂的红日。这并不是海迪杰忘掉了自己的忧愁，而是她的宽容祛除了她的嫉妒和愤懑。日子一久，她终于不再怨恨阿依莎或家里的任何人，而把命运当成靶子，向它发泄自己的忿恨和烦恼。命运对她非常悭吝，使她看不到美好的前途。是的，她都二十岁了，婚事依然渺茫，她不能不为自己的将来感到不安和担心，最后，她只有和母亲的想法一样：听天由命。从父亲身上继承来的火暴性情，同当前处境所造成的复杂感情一样，对改变这种不幸命运无能为力；而依靠从母亲身上继承来的温和性情却能求得解脱，使自己安心，于是她顺从了命运的裁决。她好象一个断定不能取胜的将军，只得退守天险，伺机突围，或者投降。她开始抱怨自己的虔诚礼拜和向真主祷告。的确，她自幼就随着母亲一起笃守教规，遵从天命[1]，她的永恒的态度表明她对宗教的看重，不象阿依莎那样忽冷忽热，只是偶尔作一点善功，一点恒心没有。海迪杰只要一把自己的命运和妹妹的命运加以比较，心里就想不通，她信仰这样虔诚，结果却那么不幸，而妹妹对宗教那样轻忽，却得到这么美好的报酬……“我经常按

---

[1] 指真主的命令，如礼拜、把斋等。

时礼拜，她却连两天也坚持不下来；我在斋月整月把斋，她只把上一两天，然后就佯装把斋，偷偷地跑到储藏室去，吃一肚子坚果，到了开斋的时候，她还比把斋的人更快地跑到饭桌上去！”说到美丽，海迪杰也不是绝对地向阿依莎认输，只是她没对任何人公开表示过她的想法。总之，她常常有声有色地贬低自己，那不过是为了堵住攻击她的人的嘴。她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容貌，自言自语地说：“不错，阿依莎是长得漂亮，可是她太瘦，应该认为胖就有了一半美。我是个胖姑娘，脸蛋儿丰满，甚至能使这个大鼻子不太显眼。那么，我所以这样，只能怨倒霉的命运……”她虽然在最后关头丧失了信心，但是，她却经常反复叨念对于美、胖和命运的看法。不过，这一次她叨念这些，只是要以不存奢望来消除自己内心的不安，正如同我们往往要以推理来解决健康和疾病，幸福和不幸，喜爱和憎恶等等事情，以求得安心一样。其实，这些事情不是用推理的办法所能解决的。

艾米娜作为新娘的母亲，虽然事情很多，却没有忘记海迪杰，也可以说为新娘高兴的心情提醒她也要为新娘的姐姐发愁，正象我们用麻醉自己的方法来取得欢乐时会使我们想到痛苦不久又要回来。阿依莎的出嫁引起了她为海迪杰旧有的担心，于是，她要用一切办法使自己安心。她叫乌姆·哈纳菲拿着海迪杰的手绢到绿门的赖乌夫谢赫那里去给她算命。女仆带回来了喜信，她告诉女主人说，谢赫说“最近你会得到两位乘龙快婿”。尽管关于海迪杰的这种喜信她已经听到过不止一次了，但还是对其寄予莫大的希望，听了非常高兴。这好象是一副镇静剂，稳定了她那一直消除不了的悬念。

三十九

亚辛坐在阿里咖啡馆的坐位上，两只眼睛从临奥利亚街的窗户盯着歌女祖贝达的家，心中暗自说："难道还没到时候吗，小娘儿们？穆斯林啊，我溶化了，我象一块肥皂一样地溶化了，变成了一堆泡沫。她明知道这一点，可是她却不肯把窗子打开！可怜可怜我吧，小娘儿们！我们不是约好了这个时间吗？可是，你有权利……你胸前的两只乳房，一只足以使马耳他岛沉沦，另一只可以吓昏兴登堡，这就是你的宝贝。愿真主怜悯我，愿真主怜悯我和同我一样的所有可怜虫，我们全都为那高高隆起的乳房、滚圆的屁股和画过眼睑的黑眼睛而睡不着觉。那黑眼睑倒在其次，因为一吹灯反正什么也看不见，可是肥突的屁股和高高隆起的乳房，要比只有黑眼睑而身体没有曲线的干瘪瘪的女人胜过百倍。祖贝达的养女、台拉比阿人的姑娘，这就是你迷人的本钱，就是使你平添姿色的秘密，所以你任凭许多情郎一再抚弄你的乳房，使它们胀得更大。我们约定好了，我这不是做梦。你打开窗户吧，打开吧，小娘儿们！打开吧，使我心弦颤动的美人！让我们亲吻、亵玩，一直到天亮。你会看到我可以随你摆布，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当作车子的后座，让你坐在屁股底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作一头拉车的驴子……啊，亚辛，你真不幸！你有辱阿卜杜·吉瓦德家的门庭，你被澳大利亚鬼子笑骂，从乌兹毕克亚被驱逐出来，困守在加马利亚！啊，战争！威廉① 在欧洲发动战

① 指德皇威廉二世，一八八八至一九一八年在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

争，却让我在奈哈西大街作它的牺牲品。打开窗户吧，我的心肝儿，打开吧，我的灵魂！”他虽然沉湎于幻想中，心里却怀着疑虑和不安。他的疑惧心理非常强烈，但他的向往心情也十分高涨，这种情况好象某些特别有效的安眠药，虽然可以医治失眠，却也影响心脏。他在追求女琵琶手宰努白的过程中，已经适当地向前迈了一步，已经摆脱傍晚坐在阿里咖啡馆里向外张望，或者跟在马车后面跑，以及朝她微笑，挤眉弄眼，捻小胡子的阶段……进入了协商和即将到手的阶段。事情发生在狭长弯曲、张着帆布顶棚的台拉比阿胡同，胡同两旁有许多小铺子，一个挨着一个，好象蜂房一样。对亚辛来说，台拉比阿胡同并不是陌生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各阶层妇女汇集的市场，到这里来购买小商品的女人络绎不绝；市场中心摆满五光十色的化妆品，在这里人人可以买到称心如意、漂亮而又实惠的东西。每逢他无处可去时，便把这里当作目的地。星期五早晨，这里是他的消遣场所，他毫无目的地、悠闲地慢慢从胡同这头走到那头。他仿佛是在浏览这些铺子，选择要买的东西，其实他只是在窥视撩起面纱的面孔和裹紧米拉叶的身躯，有时只看见一个轮廓，有时各个部位都一目了然，尽入眼底。这里到处散发着香味，不时地发出低低的笑语声。他仍旧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样子，以便用优雅的风度来吸引往来的妇女。他尽情地观看、估量和品评她们，用两眼来猎取可以丰富记忆的美丽形象。他只要遇到罕见的洁白面容，或是悄悄向他送来的秋波，或是一对隆起的可爱的乳房，或是一个特别肥大诱人的屁股，他都会感到无比的幸福，嘴里连连说：“今天又有了新收获，某某铺子前面站着的那位太太的乳房真大！”或者说：“今天真象发薪一样痛快！”“嘿，多么漂亮的‘大皮包’！多么漂亮的‘大皮包’！今天真是个‘皮包’展览会。”他只注意女人的

形体，而不注意她们的品德，或者只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个身体的某一部分，而不注意它的全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他的幻想，才能使这些幻想层出不穷。他好象一个有生以来没接触过女人的男人，只要遇到一个在今天或明天有可能达到目的的机会，就抓住它，在猎艳场上寻求美妙的猎物。就这样，一天将近黄昏的时候，他正在 阿里咖啡馆的窗户里面坐着，看见女琵琶手独自走出来，就立刻起身离开咖啡馆，在后面尾随着她。她拐进台拉比阿胡同，他也追进胡同；接着她在一个化妆品商店前面站住了，商人正在接待其他顾客，她等候着，他也就在她的身边站下来等她。她并没往他这边瞧一眼，装作不知道有他的样子，其实这恰恰说明她已经理会到他在自己身边，实际上她也必然从一开始就理会到他在追她。于是他更凑近一些，附在她耳边低低说了一声："晚上好！"她没有扭脸，但是他从侧面看到她的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表示回答，也可以说是对他天天晚上追她的报酬。他看到自己的胜利，高兴地舒了一口气，为自己的坚持不懈有了结果而感到安慰，贪馋地流下口水来，如同饿鬼见了摆在眼前的美味一样。他灵机一动，装作同她是一起的，殷勤地代她付了买化妆品的钱，这种殷勤是一个确信自己会获到乐趣和享受的男人所必然有的行动，并不去考虑她会由于他代为付款而心安理得地买许多东西。在回去的路上，他仿佛担心这条路马上要走完似的，急急忙忙对她说："漂亮的小姐，我追随你很久了，你一定早就理会到了，我希望你允许我登门拜会你一次，作为对一个爱慕者的酬报，可以吗？"她用狡黠的目光望着他，讥消地问："只是拜会拜会吗？"他高兴得心花怒放，几乎笑出声来。他每逢喜欢得忘其所以的时候就是如此，但是因为怕引起人们注意，他立刻克制住自己，低声回答："当然还有必要办的事情。"她

用责怪的口吻说："哪一个男人都是这样，只简单地要求'拜会拜会'，说起来那么无所谓，其实却怀着更大的野心。有的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通过探听、求媒、念法谛海、下聘礼、备嫁妆和经过法官批准[1]……对不对，又高又胖的美男子先生？"他发窘地红着脸说："这真是一番严厉的训诫，可是不论你的话多么刻薄，只要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就同蜜一样甜。从真主创造地球和地球上的一切东西那个时候起，爱情不就是这样吗，美人？"她蹙了一下眉头，面纱的两边动了动，好象蜜蜂展开翅膀一样，她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女琵琶手，我哪里懂得什么爱情呀，美男子？你说，爱情还有什么必要办的事情？"他几乎笑出声来，说："和拜会必要办的事情一样。""完全一样？""完全一样！""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你说的也许就是人们所谓的发生关系的那回事吧？""对！不折不扣地就是那么回事！"她笑了一声，然后说："我们就这样约定吧，你每天晚上坐在阿里咖啡馆等着，什么时候见我一打开窗户，你就到我家来。"他一连等了好几晚上。第一天晚上她坐着车子随着歌舞团一起出去了，第二天晚上她和一些歌女坐着轿式马车走了，第三天晚上那所房子里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唉，他等候着，望着那扇窗户望得脑袋都发晕了。朦胧的夜色降临了，店铺都关了门，马路上一片幽静，黑暗笼罩着奥利亚。同往常一样，马路的幽静和黑暗特别激起他的欲念，于是他越发感到烦躁不安。不过，什么事情都有个了结，就连这看来似乎是永无结果的等待也不例外，这时他听到沉浸在黑暗中的窗户吱呀响了一声，心里燃起了新的希望，如同一个在南极迷途的人听到嗡嗡的飞机声，估计这是到冰天雪地中

---

[1] 按伊斯兰教规结婚必须由宗教法官批准。

来寻找他的，因而又产生了希望一样。他看见窗户打开一条缝，从里面射出一道亮光，接着宰努白的身影出现在光亮中。他立刻站起来走出咖啡馆，穿过马路来到歌女家门口。他没敲门，门只一推就开了，仿佛事先有人把门闩拉开了似的。他走进去，里面一片漆黑，没法摸到楼梯口，于是他就站在那里，以免撞着或跌倒。他脑子里涌上一个使他有些担心的想法：宰努白约他到这里来，祖贝达是不是知道？歌女允许宰努白在她家里会情夫吗？但是他只吐了一下舌头，没把这放在心上，这个障碍不足以使他退缩不前，在这所情人来往不断的房子里抓住一个情人，用不着担心有什么恶果。突然，上面闪现出一点暗淡的亮光，打断了他的思路，灯光在逐渐清晰起来的墙上晃动，他看清了自己所在的地方，楼梯口就在他的右边，离着也就是半步远。不一会儿，只见宰努白手里端着灯走近前来，他心醉神迷地朝她奔去，如饥似渴地抓住了她的胳膊。她温柔地笑了笑，表示不用顾虑什么，接着调皮地问：

“你等久了吧？”

“求真主饶恕你，急得我头发都白了。”他抓着耳根抱怨说，接着他低声问：“祖贝达小姐在家吗？”

“在家，正在接待一个最要好的男朋友！”她又调皮地学着他那样低声说。

“倘若她知道我这时候到这里来会不会生气？”

“难道会情人还有比这更合适的时候吗？”她不在乎地耸了一下肩膀，转身登上楼梯。

“那么，我们在她家里相会没有什么关系喽？”

“也许我们不相会她倒反会不高兴呢！”她说着脑袋作了一个舞蹈的动作。

“那太好啦！太好啦！”

“我不光是女琵琶手，还是她的外甥女儿，她对我不会苛求，你只管放心来吧！”她带着骄傲的语气接着说。

他俩走到楼廊上时，听到房子里面传来有琵琶和手鼓伴奏的优美歌声。亚辛听了听，问道：

“是在单独取乐还是聚会？”

“是单独取乐也是聚会。”宰努白附在他耳朵上低声说，“这是皇后的情人，一个爱玩爱乐的人，有他在场一刻也少不了弹、唱、喝酒和说笑……跟我来……”

她转身推开一扇门，他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她把灯放在小桌上，然后对着镜子审视一下自己的面容；亚辛已经忘记祖贝达和她那个爱玩乐的情人，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迷人的身材，他第一次看到这个身体没有米拉叶掩盖。他全神贯注地盯着她，两只眼睛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细细打量玩味。他心里打了几十个主意，但是还没等他确定采取哪一个，宰努白就好象要把方才打断的话继续下去似地说：

“这个人的温和、喜好玩乐，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人能相比，他的慷慨大方就是说上一天也说不完。这样的人才够个情人呢，要不然就不配……”

他并没有忽略她赞扬祖贝达情人“慷慨大方”的用意，尽管他从一开始就认定这个新欢将使他破费许多钱财，但是她这种暗示在他看来显然是要他多花冤钱，因而心里很不痛快，他在本能的驱使下为自己辩护说：

“他大概是个大财主吧！”

“财主不财主是一回事，大方不大方可是另一回事……多大的财主也难保不是个吝啬鬼！”她仿佛要和他展开辩论似地回

答说。

“这位慷慨大方的先生是谁?”他只是为了避免由于沉默而暴露出自己的不快才这样问，并非真心要弄清楚是谁。

“他就是本区人，你一定听说过……他叫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她拧了一下灯扭，把灯芯捻高了一点。

“谁?”

她诧异地瞧着他，不知他为什么吃惊，只见他两眼发直，僵在那里，就困惑不解地问：

“你怎么了?”

他一听她说出这个名字，犹如脑门上狠狠地挨了一锤子，不由得惊恐地问了一声。他失魂落魄地愣了一会，完全意识不到周围的一切。接着，他发觉宰努白那种茫然诧异的神色，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赶紧集中起精神，为自己的表现打掩护。他掩藏住自己的惊慌，故意装模作样地把两手一拍，仿佛他相信那是一个正派人而不相信她的话似的，纳闷地咕哝说：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是在奈哈西大街开铺子的那一位吗?”

“嗯，就是他……你喊什么呀?好象大姑娘破了童贞似的!”她由于平白无故地被他惊扰了这一下，就用冷冷的责备的眼色瞪着他，取笑说。

他心里暗暗庆幸相识的那一天没把自己的全名告诉她。他不自然地笑了，装作惊异地说：

“谁能想到那位庄重而又虔诚的人会干这种事!”

“你真是为这个吃惊，没有别的原因?”她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讥诮地问，“你以为他是圣人吗?他干这种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难道玩玩女人就不算是好人啦?”

"你说的有道理，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事。"他象道歉似地说，接着他又不自然地笑起来："你说说看，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跟皇后怎样相亲相爱，怎样喝酒又唱歌？"

"他总是亲自打手鼓，打手鼓的欧尤莎闲在一边。他一肚子的诙谐话，使在座的人笑得前仰后合。虽然他在这里这样，可是他坐在铺子里的那副样子，真是又正经又庄重。这才是懂得正事是正事，娱乐是娱乐的人，有为真主的时候，也有为自己的时候！"她仍用讥诮的口吻说，仿佛要把话补充全似的。

他总是亲自打手鼓，让打手鼓的欧尤莎闲着！他一肚子的诙谐话，逗引在座的人笑得前仰后合！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是他的父亲！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是那个专横独断、威严可畏、虔诚信仰真主的人！是那个使自己家里人怕得发抖的人！

他怎么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也许这是一个名字相同的人？也许父亲和这个打手鼓的"情夫"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宰努白肯定说这个人是在奈哈西大街开铺子的，在奈哈西大街上开铺子的，除了他父亲再没有别人叫这个名字！真主，他听到的这些话是真的，还是无稽之谈？他迫切想亲眼看看事情的究竟，要亲眼得见，而不是听人传言。在这一刹那，他完全受着这个愿望的支配，好象实现这个愿望是他一生中一件最重要的大事。他没有力量违抗这个愿望。他一面不可思议地摇着脑袋，一面朝年轻女人微笑着，仿佛说："这个年头儿，什么新鲜事儿都有。"然后，他好象被好奇心驱使似地问她：

"我躲在暗处瞧一瞧行不行？"

"你这个人真奇怪，鬼鬼祟祟地偷看他干什么？"她不以为然地说。

“这种情景太应该看看啦，你帮帮忙吧！”他恳求说。

“别看你长得一表人材，还这么孩子气！是不是，我的美男子？”她轻视地笑着说，“你既然这样求我，我也别让你失望，你躲在楼廊上，我去给他们送一盘水果，在我出来之前，就把门敞着……”

她走出房间，他的心怦怦直跳地跟在她后面，然后躲在楼廊的一个黑暗角落里。宰努白径直走进厨房，不一会儿，端了一盘葡萄回来，向传出歌声的那个房门走去。她敲了敲门，又等了一下，然后推门进去，并没随手把门关上。这个欢乐的聚会就在屋子中央，祖贝达怀里抱着琵琶，一边用指尖弹着丝弦，一边唱着：“穆斯林呀，真主的信奉者！”挨着她坐在旁边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亲。一看见父亲，他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父亲没有穿外衣，衬衣的袖子挽着，露出两只胳膊，手里拿着一只手鼓不停地摇晃，喜笑颜开地瞧着歌女。工夫不大，只一两分钟宰努白就出来了，而他在这之间却看到了一幅新奇的景象，奥妙无穷的生活，内容丰富的画面。这些使他睁开了眼睛，就如同一个久久沉睡的人被猛烈的摇撼唤醒一样。他在短短的时间内看到了集中在一幅图景中的全部生活，好象一个人在片刻的梦境里看到一幅把现实世界若干年间发生的各种事件集中在一起的图景一样。他真的看见了那个人，那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亲，但是却不象他往常所见到的那样，他从来没看见过父亲在某种场合表现出如此由衷的欢乐，竟然脱去了外衣；也没看见过父亲的黑头发如此蓬乱，好象是个光着头的赛跑者似的；更没看见过他那跷在椅子上的、从长袍下面裸露出来的两条腿。凭真主起誓，他决没有看见过父亲手持手鼓，一边敲打一边捻手指，嘭嘭的鼓声中夹着清脆的弹指声；他也没看见过——也许这是他所看到的

最奇怪的一点——父亲那如此欢乐和愉快的亲切的笑脸，这使他感到惶惑，如同凯玛勒那天到铺子去要求父亲把母亲接回来、看到父亲的笑脸时所感到的惶惑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两分钟之内看到的。当宰努白关上门，回到自己房门口时，他依旧站在那里，头昏目眩地听着歌声和嘭嘭的手鼓声。这就是他刚一走进这所房子时听到的声音，然而这声音在他心里先后留下的印象有多么大的差异啊！现在他所听到的具有怎样新的意义和印象啊！这声音好象是小学校里的铃声，当小孩子还没有进学校的时候，一听见它是那么高兴，而等到成了小学生之后，一听到它就觉得是讨厌的警告。宰努白敲了敲房门，招呼他跟她进去，这时他才从迷惘中清醒过来，走了进去。他竭力控制住自己，以免被她看出自己的慌乱失神。他走进房间来的时候，嘴角上挂着一丝明显的微笑……

"怎么，看到这场西洋景，连自己的处境都忘记了？"

"真是奇妙的情景，动人的歌声！"他用表示满意和愉快的口吻回答。

"你希望咱们俩也照他们那样吗？"

"咱们头一晚上就那样？不，我不想多给你添麻烦，连歌也不想叫你唱……"

如果说他在她面前，同样也是在他自己心灵面前假装稳重，在开始的时候还很勉强，那么随后他一心这样做就比较自如了，最后竟变成完全自然的了，正象一个人在追悼会上假装哭泣，后来竟真的痛哭起来一样。当他重又想起那使他惊异的一幕时，他暗自想："这是多么荒诞的事情啊，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和宰努白在这儿，爸爸和祖贝达在附近的房间里，爷儿两个凑到一家来啦！"但是他很快又不在乎地耸了一下肩膀，心里继续说："我为

什么要自寻惊忧呢？为什么偏要认为亲眼看到的事实难以相信？他就在这里，大惊小怪，不敢相信，完全是意志薄弱的表现！让我相信吧，不必诧异！这有什么了不起！”想到这里，他感到轻松和无比的快活。这并不是他需要借此鼓励自己继续这样放荡，而是他和大多数沉湎于淫佚生活的人一样，为自己有了一个同路人感到高兴。他发现经常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感到可畏的父亲——一位尊崇礼教的楷模竟然和自己是同流，他怎么能不高兴呢？他除了快乐，什么也顾不及了，仿佛这就是他生平所获得的最可爱的东西。这使他对父亲产生了新的爱和崇拜，同在浓厚的尊敬和惧怕心理笼罩下的那种旧有的爱和崇拜迥然不同，这出自他的心灵深处，并与他的心灵主体融而为一，而且仿佛同爱和崇拜他自己是一个东西。他再不把那个人当作高不可攀的、不可接触的可敬模范，而把他当作至亲至近的人，当作自己心灵的一部分。父亲和儿子，他俩是一个灵魂，在里面打手鼓的不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而是他亚辛本人。就是这样，他也希望这样，也必须是这样。他们俩没有差别，只是年龄和经历不同罢了。“我祝贺您父亲！今天我已经认清您了，在我的心灵里，今天是您的生辰，今天这个日子太好啦，您是个多么好的父亲啊！今夜以前，您还没有一个同路人。您喝酒吧，玩乐吧，打手鼓吧，不要用打手鼓的欧尤莎！我为您感到骄傲，您也唱歌吗？”

“嗳，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是不是也唱歌？”

“你怎么一直在琢磨他呀？你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对，我的美男子，他不但经常唱歌，高兴起来还帮腔呢！”

“他的嗓音怎么样？”

“又宽又美，和他的脖子很相称……”

这时，他回忆起家里每个人唱歌的嗓音，全家都爱唱，这是

一个喜好音乐的家庭……“但愿我能听见您的歌声，哪怕是一句也好。在我的记忆中，只有您的申斥和呵责，您唯一的歌声是我们常听到的‘小子！蠢牛！狗崽子！’我要听您唱‘爱情是交际中的巧合’，或是‘我爱美人’。爸爸，您怎样喝酒？你怎样狂喊？我必须知道，好把你当作榜样来仿效，你怎样调情？你怎样搂抱？”

他这时注意到宰努白，只见她正对着镜子用手指理发卷，她的外衣从腋下敞开，露出光滑细白的肉皮儿，再往下就看见了象白面团似的乳房，一股醉意流遍他的周身，他如同大象扑向羚羊一样，一把抱住她……

四十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的家门口停放着朋友们给雇的三辆出租汽车，等候着把新娘及其亲眷送往甘露街肖卡特家。将近黄昏，夏日的阳光已经从马路上移到新娘家对面的房子上。除了三辆汽车的第一辆上扎着花彩以外，这里没有别的办喜事的迹象，附近店铺里的人和一些过路人都在观看着彩车。在这天以前，订婚、下聘礼、过嫁妆和举行“格拉纳”①，都已经办妥。住宅里既没有妇女的唱礼②声，大门前也没有悬灯结彩，更没有一般人家习惯在办喜事时用来炫耀的标志。一般人家通常都要借办喜事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心中的喜好：唱歌、跳舞和妇女

① 婚前到宗教法官那里履行的一种仪式。

② 原文为“扎阿雷德”，埃及举行婚礼时，妇女们一边鼓掌一边高声唱颂祝辞。

唱礼，然而这一家人聘姑娘却在安静和不声不响中办完一切，除了至亲好友和几家特别要好的邻居以外，什么人也没通知。艾哈麦德不肯改变自己的主张，也不允许家里任何人对他的主张稍有违抗，因此尽管乌姆·哈纳菲一再反对，新娘和女客们还是在不声不响中离开了家。阿依莎匆匆忙忙地钻进汽车，仿佛害怕让看热闹的人看清她的礼服和用素馨花装饰着的白绸面纱。海迪杰、马莉娅和其他几个少女在后面跟着她，母亲和亲戚以及邻居的妇女们上了另外两辆汽车。凯玛勒上了新娘的那辆汽车，坐在司机的旁边。母亲要汽车绕经侯赛因大街开往甘露街，好顺便再看一眼那个使她特别向往的地方，并祈祷侯赛因为美丽的新娘赐福。汽车穿过那一天她同凯玛勒一起走过的那条马路，然后在那个几乎使她丧命的地方转弯，朝奥利亚开去。最后汽车载着她们停在穆特瓦里门——甘露街口上，街面太狭窄，汽车开不进去。她们下了汽车，徒步走进这条街。街里花彩迎风招展，孩子们欢呼着朝他们跑来，肖卡特家响起了妇女们的唱礼声。肖卡特家就在一进街的右边头一个门，那幢楼房的窗口探出许多妇女的脑袋，高声唱着祝词。新郎哈利勒·肖卡特和他的哥哥易卜拉欣·肖卡特以及亚辛、法赫米全都站在门口相迎。哈利勒微笑着走到新娘跟前，把胳膊伸给她，阿依莎慌得一动不敢动。马莉娅赶忙抓起她的手来让她挽住哈利勒的胳膊，然后他引着她向里走去。当他俩并肩穿过拥挤的庭院时，人们把鲜花和杏仁投向新娘和随行的妇女，直到走进内宅门。阿依莎和哈利勒虽然已经举行过“格拉纳”一个多月了，可是亚辛和法赫米，尤其是法赫米看到他俩手挽着手一起行走的时候，仍然有些近乎是丢脸和不快的感觉，仿佛他们家的规矩连合法的婚礼仪式也不能容忍似的。凯玛勒看了这番景象实在受不了，他惊慌地

拉住母亲的手，指点着在人群前面走上楼梯的新郎和新娘，仿佛请求母亲设法避免一件丑事的影响似的。亚辛和法赫米想偷眼看看父亲的脸色，瞧他对这种特殊的情景有什么表示。他们俩飞快地扫视了一下全场，却没看到父亲的影子。他既没在门口，也没在摆满椅凳、中央搭有乐台的院子里。其实，艾哈麦德一来到，就和几个知己朋友待在内宅外面的客厅里没动地方，并且决定直到晚上婚礼结束前不离开这里，以避开嘈杂的人群。这与其说是他怕受烦扰，不如说他是怕在新婚之夜出现在妻子儿女中间，因为他既不愿在这个喜庆的日子仍旧管束他们，又不能眼看他们纵情欢乐。此外，他认为如果让妻子儿女看到自己有他们所熟悉的那种威严和果断以外的表现，是十分讨厌的事。假如新郎这方面也完全由他作主，那么他一定将婚礼鸦雀无声地办一下了事，但是肖卡特寡妇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与他的主张恰恰相反，她一定要把新婚之夜办得热热闹闹的，因此请了歌女加里莱和歌唱家萨比尔来演堂会。凯玛勒因为得到了自由和能够尽情玩乐，心中高兴非凡，仿佛今夜他也当了新郎一样。他可以在内宅同妇女们在一起，也可以跑到外面院子里来看堂会，能这么做的人实在不多。他在母亲那里待了好一会儿，他转动着眼睛观看妇女们的鲜艳服装和珠宝首饰，听她们围绕着结婚的闲谈笑语，或是同她们一起在客厅里欣赏象孕妇般肥胖、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歌女加里莱唱小调，看她满不在乎地喝酒。他对于这种新奇的、吸引人的欢乐气氛特别喜爱。比这一切更使他喜爱的是阿依莎的艳妆浓抹的打扮，这是他从前想也不曾想过的。母亲为了照看他，哄着他待在自己身边，偶尔也为了一些什么事情低声打发他到哥哥那儿去。他十分感兴趣地一会儿打量阿依莎的衣装，一会儿看看她的打扮，表现出惊讶的神色。有时他稚气地公然说

出对某些女客人的看法，例如他指着新郎的一位女亲眷大声对母亲说："妈妈，您看这位太太的鼻子……是不是比海迪杰姐姐的鼻子还大？"当加里莱唱"美丽的小鸽子……我没有力量回答你"的时候，他竟出人意料地随着帮腔的人一起唱起来，于是歌女把他叫过去，让他坐在她的班底中间。由于这一点和其他一些原因，他引起了女客们的注意，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来逗弄他。但是母亲却不喜欢他所招引来的烦扰，她心疼孩子，不愿意看着这些妇女好奇地观看他、逗弄他，使他害羞，于是就把他打发开了，尽管她心里并不愿意这样做。他来到男客人们当中，从人群中间穿过去，站在亚辛和法赫米之间。等到萨比尔唱完他的曲子"为什么不呢？美人，还是爱吧"以后，他又开始到处转，路过客厅的时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想往里看一看，没想到刚往里一探头，他的眼光就和父亲的眼光遇到一起了。他愣在那里，甚至不敢把头再收回来。这时父亲的一个朋友，穆罕默德·阿发特看见了他，招呼他过去，他无法躲避，只好听从，免得惹父亲生气。他担惊而又不情愿地走到那个人面前，垂着的两手紧紧地贴在身上，僵直地站在那里，好象队伍里的一名列兵。那个人拉着他的手，问道：

"多聪明啊，上几年级了，乖乖？"

"三年级……"

"太好了，太好了！听萨比尔唱歌了吗？"

他知道虽然自己是在回答穆罕默德·阿发特的问题，但是答话必须使父亲满意……所以他踌躇了一会儿，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他正在迟疑，那人又温和地问：

"你喜欢听歌吗？"

"不喜欢。"孩子坚决地回答。

在坐的几个人表现出对这个回答要开口说点什么，可艾哈麦德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他们才忍住没说。穆罕默德·阿发特继续问孩子：

"你什么都不喜欢听吗？"

"我喜欢听尊贵的《古兰经》……"凯玛勒答话时眼睛望着父亲。

人们齐声夸奖了他几句，放他走了。他没有听见他走后人们怎样谈论他。这时，法尔哈哈大笑着说：

"假如他说的是实话，这个孩子准是私生子！"

"你们看这个狗崽子多调皮？他当着我的面装得那么规矩！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听见他正唱'树上的小鸟'……"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大笑起来，指着凯玛勒刚才站立的地方说。

"嘿，可惜你没有看见他站在两个哥哥中间听萨比尔唱歌的样子，"阿里说，"他的两片嘴唇随着歌声启合，一点儿也不差，连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都望尘莫及！"

"最好你还是告诉我们，你听他唱的'树上的小鸟'是不是唱得很好？"穆罕默德·阿发特问艾哈麦德。

"这是将门出虎子！"艾哈麦德指着自己，大笑着说。

"求真主慈悲生养你们的母老虎吧！"法尔高声说。

凯玛勒离开客厅，来到外面街上，如同从恶梦中醒来一样。他站在挤挤插插的孩子们中间，不一会儿就又恢复了快活。他一边走着，一边对自己的新衣服感到格外得意，对获得的自由感到非常幸福，他可以在这里的一切地方——除了那个可怕的客厅——愉快地随便游荡，既没有人拦阻，也没有人监视，这是他这个时代中多么美好的一个夜晚啊！但是，有一件事使他非常烦

恼，那就是他不断想起阿依莎被送到这幢楼房里来，今后他们要把这里称作是"她的家"。他不满意这件事，任何人都没能说服他，任何好处都没能换得他的认可。他再三追问，父亲既是连女眷从窗户里露出身影去都不允许，他怎么能允许把女儿送到别人家去呢？人们只是以哈哈大笑来回答他。他责怪地问母亲：为什么对阿依莎这样狠心，竟把她送到外人家里去？母亲回答他说，将来他长大了，别人也会把象阿依莎这样的姑娘唱着祝词给他送来。他问阿依莎是不是真的高兴离开他们，她回答说"不"。可是嫁妆都已经送到这个陌生男人家里来了，随着把这位不愿把嘴唇放在他抿湿过的瓶口上喝水的阿依莎姐姐也送到这里来了。不错，真实喜悦能够使人忘记许多事情，他也想暂时把她丢下，但是忧郁蒙在他那欢乐的心灵上，就象晴朗夜空中的一小片乌云遮住皎洁的月亮一样。奇怪的是，那一晚上他喜爱歌声胜过喜爱其他一切，同孩子们一起玩耍，欣赏男男女女无拘无束地欢笑，甚至丰盛的晚宴也不如歌声美好。他专心倾听加里莱和萨比尔唱歌的认真神情，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随便哪一个男女客人瞧见都感到诧异，但是家里人却谁也不觉得奇怪，他们知道他在家里常跟姐姐阿依莎学唱歌，也知道家里除了阿依莎就属他的嗓子好；尽管父亲的嗓子比他们所有的人都好，可是他们只听见过他吼叫，没有听见过他唱歌。凯玛勒听加里莱和萨比尔唱歌听了好久，他从一开始就觉出萨比尔的歌声和他的班底的演奏非常可爱，用心听着，并记住了一些歌词，什么"你为什么爱……就是这桩心事……"等等。他在这次喜事以后，在家里晒台上的常春藤和素馨花花架下面学着唱了很久。艾米娜和海迪杰也和凯玛勒一样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了快乐和自由，她们从来没有度过象今天这样又是欢乐又是歌声的热闹夜晚，特别是艾米娜，作为新娘的母亲，她

受到生平从未受过的尊敬和礼遇，因此心里格外高兴。海迪杰的心事消融在欢乐中，如同黑暗消融在晨曦中一样。他在柔和的笑声、甜蜜的歌声和文雅的谈话中忘记了自己的忧愁。从她那纯真的心里产生出一种新的忧愁，那就是和阿依莎将要分开的离别之情(这种感情是真挚地相亲相爱的果实)，因而新愁代替了旧忧。就这样，怨恨在宽容的面前隐藏起来，正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爱有憎，到了分别的时候，在离愁面前憎的一面就隐藏起来一样。现时她打扮得花团锦簇，某些女客人看了禁不住赞美她几句，给她带来了希望和幻想，从而对未来的幸福又产生了信心。

亚辛同法赫米并肩坐在一起，他们俩一会儿交谈，一会儿听唱，新郎哈利勒·肖卡特在这个疲于应酬而又快乐的晚上，不时地抽空到他们俩这里来。虽然这里一片喜气，然而亚辛心里却不大适意，他的眼睛里闪现出别有所思的神色，不时地想。是不是能够喝上一两杯酒过过瘾。因此，他附在兄弟的老朋友哈利勒·肖卡特的耳朵上，低声说：

“你说，今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吗？”

“我预备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给象你这样的几个朋友单独摆一桌。”哈利勒挤了挤眼睛，安慰他说。

他这才安下心来，又有了精神闲谈、说笑和听歌。他并不是想痛饮一通，在这种场合下，有家里人，又有熟朋友，能多少喝一点也就满足了，特别是父亲就在离开不远的外客厅里。他虽然窥破了父亲的生活秘密，但并没有动摇父亲在他心里固有的地位。他对父亲一直保持着毫不动摇的尊敬，抱着忠实顺从的态度，所以就是在暗中看到了父亲的秘密，也不愿泄露给任何人，甚至对最亲近的法赫米也不例外。由于这一切，他只是想喝上一两杯

酒，以满足自己难于克制的欲望，并用来为欢笑、闲谈、歌曲以及其他乐趣助兴，在他看来，没有酒这些乐趣便没有任何意思。法赫米与亚辛不同，他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也不认为将来会得到满足。新娘来到的时候，他心里很平静地和亚辛一起陪着新郎去迎接新娘，不料一眼看到马莉娅紧跟在新娘身后，她的面容从蝉翼般的丝面纱后面清楚地显露出来，她嘴角上带着一丝温柔的微笑，对这里的妇女们一面唱祝词一面散花，表示答谢。他一见之下，立刻勾起了旧日的忧愁，他的心扑扑乱跳，两只眼睛紧盯着她的背影，直到她走进内宅门，他才心思不定地回到自己的坐位上来，好象一只小船遇到飓风一样。不过，在看见她之前，他的心是平静的，他象一个忘掉过去和心情得到宽解的人一样，已经抛开了相思的忧愁。的确，这么久以来，他自以为就是这样，他的心好象已经摆脱了痛苦。但是，每当他产生一个想法，或是脑子里浮现出一点记忆，或是某一个人提到她的名字，或是……他的心就要痛苦地激动不安。他的忧愁时续时断，好象一颗龋齿，有时候一如平常，有时候猛一嚼食物或是碰上一块硬东西就要疼起来。这时爱情在他胸膛里冲撞，仿佛渴望出来透透气；它高声喊叫，说它一直被禁锢着，淡忘和安慰并没有把它解放。他一直幻想她不被求婚者发现，直到他自立，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人向她求婚，他也就继续抱着幻想。但是，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心，他总是担心悬念，这两种情绪反复烦扰着他的平静，打破他的幻想，为他平添了种种的疑虑和痛苦。虽然这都是一些假想，但是它们却和事实——如果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实的话——一样地残酷无情。幻想一直保留在他的心中，不幸的是迟迟不来反倒成了使他忍受新的担心和忧虑，以及随之而来的怀疑、痛苦的根源。

当这种折磨使他难以忍受的时候，他甚至希望不幸立即来到，让他把所有的愁苦一下子都承受下来，在那以后他也许会完全绝望，再也不会产生这种引起快乐和安心的幻想。在这个欢庆的场合，在亲友的众目之下，他不能一味忧愁，可是马莉娅跟在妹妹身后的情景给予他的影响又不能毫无反应地过去。他不能为自己的心事陷入沉思，不能暴露内心的隐私，他只好采取相反的态度，兴致勃勃地谈笑，假装欢乐和幸福。但是，只要独自安静下来，哪怕是短短的一刹那，他的心也会远远地飞离这里。他慢慢意识到，是由于看见陪着新娘的马莉娅激起了他的爱情，好象突如其来的鼓噪勾起了失眠者的苦恼一样。这一晚，他没有得到一丝真正的快乐，周围的一切都不能使他从自己的脑海中抹掉她的影子，不能抹掉她在唱礼和抛撒蔷薇花的热闹的迎亲气氛中的莞尔微笑。那是甜蜜的微笑，它体现了平静愉快的舒畅心情；那是美妙的微笑，那样子说明她心里没有一点儿痛苦。她的表现刺痛了他的心，使他意识到只是他独自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承担着种种苦楚。可是，他现在不也正跟那些欢乐的人一样纵声大笑，随着歌声晃摇着脑袋吗？谁敢担保看见他这种表现的人不会受他的欺骗，也象他估计她那样来估计他呢？这种想法使他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这点安慰可靠吗？他不敢说，好比一个患伤寒病的人自己问自己："我能象以前患这种病的某人那样痊愈吗？"接着他想起几个月以前凯玛勒从她那里带回来的口信，她说："如果在等待的这几年中有人来求婚，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象以前对一个问题总要思量几十遍那样地思量这个问题：这几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说实在的，当一个人这样烦乱不安的时候，无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分析这句话，但是他又不能对这句机智聪明的话的含意装作不理解。他感到无可奈何，从而

感到气愤，因为这种机智聪明无助于使他的奔放的爱情得到满足。他回到现实中来，回到勾起他的爱情的欢乐场合中来。他所以这样情绪波动，倒不单纯是因为看到了她，也许是因为他第一次在自己家以外的地方——肖卡特家的院子里看到了她。从前他没在自己家庭范围之外看过她，她总出现在那个老地方，使他认为只该在那里看到她。当她突然出现在一个新的地方(在他看来，她在这里变成了另一个人)，就在他心里注入了新的希望，并且唤醒了隐藏着的旧有的希望，两种希望共同给他带来这一场剧烈的情绪波动。也许是因为她出现在离开他的家很远的地方，再不受与那个家分不开的严格的规矩的限制，这限制是他和她之间的一堵令人失望的大墙。她在这自由无羁的环境里，打扮得空前漂亮，作出从未有过的姿态；她在这婚礼上，表现出多情和大方的样子，这一切使她走出深闺，来到一个使他的心产生无限希望的地方，仿佛她对他说："看我是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上前一步，就可以把我搂在怀里。"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希望遇到无情的现实就变成了剧烈情绪波动的因素。也许是因为在这个新地方看到她，才使她在他的心里更加扎下了根，在他的生活中更加重要，在他的记忆中也更加清晰难忘；因为某些形象越是常从各个方面使我们连想起它，它给我们的印象也就越深。同样，马莉娅本来和家里的晒台、素馨花和常春藤的花架、问凯玛勒英语单字、"家庭茶会"、在书房里同母亲的谈话以及凯玛勒带回来的那个口信联系在一起，今后她还将同甘露街、肖卡特家的院落、欢乐的聚会、萨比尔的歌声和阿依莎的婚礼，以及他所听到看到和感觉到的一切联系起来，成为使他胡思乱想的剧烈的情绪波动的因素。萨比尔休息的时候，加里莱的歌声从临着院子的窗子里传到男客的席间来，她唱的是《我的爱人不在》。他兴奋地听着，把

全副精神集中在歌声上，这并非是加里莱的歌喉使他如此着迷，而是他猜想马莉娅在这一刻也正听着。这句歌词同时灌入他俩的耳鼓，使他俩在共同倾听中，也许在共同的感觉中结合起来，为他俩创造了一个心心相印的机会。这个想法使他珍视歌女的嗓音和热爱这歌声，希望歌声使他和她融于共同的感受中。他长时间地企图把自己心中的感情送到她的心中，企图按照自己的心灵感触去探索她的心灵感触，以使他突破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和坚厚的墙壁，毫无阻碍地在她心中生活片刻。此外，他还想让这句歌词告诉她，它在那颗可爱的心灵里留下了什么痕迹，当她听到"我的爱人不在"，或者"过了这么久，连封书信也没来"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受？她是一直缅怀那件往事呢，还是那件往事根本没使她产生心情的波动？她那颗心是为了痛苦的怀疑和烦恼的怨恨而收紧了呢，还是她在听歌时一直感觉很快乐？他想象她全神贯注地听着歌曲，袒露着美丽的脸庞，满面春风，也许她的嘴角上还挂着她来到这里时他在她唇边看到的那种微笑，这微笑表现出她已经忘掉过去，心无所思，使他感到痛苦；也许她正在和海迪杰或阿依莎谈话，她特别喜欢同她俩闲谈，尽管她们所谈的无非是一般邻居姑娘常谈的普通事，并没有什么值得他注意和担心的事情，但却引起他的猜忌。他不满意她俩对待她的态度，这并不是说她俩不拿她当回事，她们确实也喜爱她，只是她俩对她的喜爱如同对待其他邻居姑娘一样，仿佛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邻居少女。她们随随便便地接待她，没有任何热情激动的表示，就象他遇到某一个过路的少女，或者法学院的女同学一样。她们提到她的时候总是说"马莉娅如何如何"，和提到其他人的名字，例如乌姆·哈纳菲毫无两样……他听来特别刺耳，仿佛这不是那个他只当着别人的面提到过一两次和他一听到就产生一种特

殊感觉的名字，也仿佛这不是那个他只暗自思慕，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名字；他把这名字和那些神圣的名字同等看待，只要一提到紧接着就要祷告一句“真主喜爱他”或“真主赐他平安”①。她们俩怎么一点也觉查不到这个名字，甚至这个姑娘本身的神圣和神秘呢？加里莱的歌声结束时，屋里响起喝彩声和掌声，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远远超过了对加里莱的歌声的关注，因为这声音中夹杂着马莉娅的声音，他希望从这些声音中辨别出她的嗓音，分析出她的掌声。但是，这无异于企图从拍击海岸的波涛声中分辨出某一个浪花的声音。因此他只有对所有的声音不加区别地寄予深情，如同一位母亲听到从学校里传出来一群小学生的声音，知道自己的孩子也在其中，就为所有的孩子祈祷幸福和平安一样。

一直和一伙朋友待在客厅里的父亲，心里的不平静并不亚于法赫米，尽管原因不同。外面回荡着歌声，朋友们已经不耐烦再拘束地待在这里，他们都离开了他，到听歌的人群中间娱乐去了。这里只剩下几个认为和他在一起比娱乐更有趣的知己好友，他们一个个保持着与往常不同的严肃面容，好象是在尽什么义务，又好象是在参加追悼会。当艾哈麦德邀请他们来参加婚礼的时候，他们就预料到这一点了，他们深知他具有双重性格，在朋友们面前一个样儿，在家人面前又是一个样儿。他们并没有忽略这种“婚礼之夜”的庄重场合不同于笑闹玩乐的夜游聚会。没过多久，他们就把这种故作严肃当作悄悄地开开小玩笑的话题。有一次，穆罕默德·阿发特的笑声稍微高了一点，易卜拉欣·法尔忙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警告他放低些声音，并且耳语般地说：“当心，朋友，我们这是在参加婚礼！”另一次，他们沉默

① 这两句是穆斯林的祈祷词，前者用于先贤，后者专用于列圣。

得实在难堪了，艾哈麦德环顾了一下几个朋友，然后象是道谢似地把手举到脑袋旁说："多谢各位，要你们吃苦了！"然后，他让他们到外面找朋友们去玩玩。但是，穆罕默德·阿发特用责备的口吻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丢下你离开吗？"是的，只有在窘困的时候才能够看出真朋友来！艾哈麦德情不自禁地笑着说："唉，再办上几次喜事，我们这个罪就算熬过来了！"在艾哈麦德看来，为儿女办喜事除了要被迫在欢喜愉快的场合中假装严肃以外，还包含着另外的意义，这是象他这样性格与众不同的父亲所特有的。他一想到女儿出嫁，心中总有一种不舒服的奇怪感觉，尽管他的理智和信仰都没有承认这一点。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不愿意把女儿嫁出去。的确，他和一般做父亲的一样，愿意使女儿幸福，但是他常想：倘若结婚不是使女儿幸福的唯一办法，那该有多好！他也常常想：假如真主创造女儿的时候，使她们根本不需要结婚，那又该有多好！甚至他还想：假如我一个女儿没有，又有多好！但是，这些想法是没法实现的，也不可能实现，因此他不得不盼望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出去，仿佛一个人的确知道自己不能再活下去，就希望愉快、光荣地死去一样。他时常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种厌恶情绪，有时他对至近的朋友说："你猜我对生养女儿怎么看法？我认为这是一桩无法逃避的倒霉事。但是，感谢真主，无论如何这总是他给我们的义务。我说这话并不是说我不疼爱女儿，我疼爱她们一向和疼爱亚辛、法赫米、凯玛勒一样，一点差别没有。可是我一想到早晚有那么一天。我得把她们送到一个知面不知心的陌生人身边去，我心里就不能平静……一个娇生惯养的姑娘，离开父亲的保护，来到一个陌生人面前又会是什么情况呢？父亲死后，一旦那个男人不要她了，她只有回到兄弟们的家里过着被遗弃的生活，那又是怎样一种局

面呢？我并不为几个儿子担心，不论他们哪一个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总是男人，能够独立生活。可是女儿呢……真主，你保佑我们吧！”或者他公开说：“生女儿真是件难事……你看，我们现在不遗余力地教养她们、爱护她们……可是，早晚有一天我们要亲自把她们送到一个陌生人那里，任凭他随便怎样摆布她……感谢真主，就是我们心里不痛快也要感谢他……”他这种奇怪的担心的感情变成了挑剔的目光，在“新郎”哈利勒·肖卡特身上寻找缺点。这双逼人的目光，不找到使他得到满足的缺点决不肯收回来。他用这种眼光对待哈利勒·肖卡特，仿佛这个青年不是与他家世代交往，情谊深厚的肖卡特家的人，又仿佛他不是一个人人夸赞、健康漂亮而有礼貌的，且具有许多不容否认的优点的小伙子。他注视着他丰满的面孔，在他那对安静、沉稳的眼睛里发现一种怠惰的神色，于是他心中满意自己已经找到了这个青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证据，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小子简直是一头只知吃睡的公牛！”他先承认这个青年的优点，然后再找出某些缺点来硬加在他身上，无非是一种感情作用，反映了他内心隐藏着的两种矛盾心理——既希望把女儿嫁出去又不愿意让女儿结婚。承认优点使他情愿把女儿嫁给他，找到缺点却可以缓和他的敌意，好象一个吸鸦片的人，既嗜好它，又害怕它，一面不遗余力地赞扬它，一面又要诅咒它。不过，和几位知己朋友在一起，他很快就把这种奇怪的感情丢开了，借聊天和听听远处的歌声来消遣。接着他又产生了幸运和满意的想法，为女儿的幸福和安定的生活祝福，就是对哈利勒·肖卡特吹毛求疵的那种目光也变成了嘲笑的神情，毫无气恼之意。

当男客入席的时候，亚辛离开法赫米，跟着哈利勒·肖卡特到特别摆的那桌席上去，那里预备了许多美酒。最初，亚辛很谨

慎，唯恐喝醉，所以他说喝两杯就够了，他的勇气——也可以说是懦懦——使他抵制美酒的诱惑。可是，等到两杯下肚，酒性在他心中作痒，使他记起醉乡的快意时，他的意志退让了，认为只要不醉倒多喝一点没什么，于是又喝了一杯，然后离开了桌子。不过，也许是为了谨慎，也许是由于没有决心，他拿了半瓶酒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准备在需要的时候再来喝。饭后，男客们精神焕发地回到座位上，谈笑风生，不再拘束、顾忌。

内宅里，歌女加里莱已经喝得不能自持，她扫视着女客们的脸，问道：

"哪一位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的太太？"

她这一问，引起了所有在座人的注意。艾米娜怯生生地一声没吭，她惶惑不解地凝视着歌女；接着歌女又问了一声，这时候肖卡特寡妇指着艾米娜说：

"喏，这就是艾哈麦德太太，你问她干什么？"

歌女用狡黠的目光打量了她一会儿，接着响亮地笑起来，用满意的语气说：

"真美呀！真主太会安排了，艾哈麦德先生真是福气不浅！"

艾米娜羞得象个失贞的大姑娘似的，不过她所忍受的还不只是羞涩，她惶惑而又惊慌地暗自思忖，这个歌女为什么打听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的太太？她说"艾哈麦德先生真是福气不浅"的那口吻，显然同他很熟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阿依莎也有类似的感觉；海迪杰转着两只眼打量一下加里莱，又打量了一下身旁的几个年轻姑娘，似乎在询问她们对这个"醉女人"的看法。但是加里莱并不理会自己的话所引起的震动，她转过眼去打量新娘，就象刚才打量她母亲那样。接着她一挑眉毛，喜爱地说：

“真是月亮般的美人！凭圣人起誓，真是你爸爸的女儿，一瞧你这双眼睛就使人想起了他那双眼睛！”她说着哈哈笑起来，接着说：“你们一定会纳闷儿：这个女人怎么会认识艾哈麦德先生？我认识他比他太太还早呢，他小时候和我们住在一个地区，是我自幼的好朋友，他父亲和我父亲是至交！怎么？你们以为加里莱没有父亲吗？我父亲可是一个体面人，他还是学校里的谢赫呢！您信不信，太太？”

加里莱这后一句话是朝艾米娜问的。艾米娜由于不愿得罪人和碍于情面，不得不克制着自己的慌乱，表示友好地回答说：

“求真主饶恕令尊，我们全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不分什么尊贵和卑贱……”

加里莱眯縫着两只眼睛，摇了摇脑袋，仿佛对往事不胜感慨和话说到这里已经够了似的，也许是她那醉昏昏的脑袋觉得这样做快意。然后，她接着说：

“我父亲忌讳娱乐，我可是天生的好玩好乐，什么也不在乎。我仿佛从小就有迷人的魅力，我在楼上放声一笑，街上过路的男人就会停下脚步，被我吸引住。我父亲一听见我高声说笑就要打我，骂我下流。可是我命中注定要过这种出卖色相的生活，教训又有什么用呢？他白费了一番心血，最后抛下我独自进天堂享福去了，我也就象他骂我的那样，命中注定了过下流生活。唉，我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这就是世界……求真主让你们享受世上的善，保佑你们避免世上的恶吧！不管怎么说，真主总要让我们都得到一个男人，不论是合法的也罢，非法的也罢……”

房间的各个角落响起一片笑声，盖过了个别人发出的感叹。她这一段话，最逗人发笑的大概是后面这句随随便便的祷告同前面那番郑重和沉痛的言词（至少在表面上听来是这样）之间的

不谐调，也可以说是这个女人的假装郑重、严肃同她那种大胆取笑之间的不谐调。艾米娜虽然心神不定，却也不由得笑了，接着她赶忙又收敛起微笑，板紧面孔。在这种场合，女客们总爱逗引歌女们说一些小丑似的诙谐话，有时甚至不顾羞耻地同她们开玩笑，好象要借此调剂一下她们那长期拘谨的生活。醉醺醺的歌女接着说：

"求真主让他安心定居天堂！有一天，他带了一个很老实的男人来让我看，要我嫁给那个人。"说到这里她又哈哈笑起来："天呐，还嫁什么人？我早已经是那么回事了，还要丈夫干什么？我对自己说：加里莱，这回事情可要败露了，你可要倒霉啦……"

她停住了，也许是故意卖关子，也许是看到人们屏声静气、全神贯注地听着她，心里感到得意，而这是她在唱歌的时候没能得到的。她接着说：

"幸亏真主保佑，这件丢脸事没败露，事前终归有了出路，去世的卖曼祖利的侯苏纳·巴格力带着我逃跑了。他有个哥哥给歌女涅吉克弹琵琶。他哥哥先教我弹琵琶，后来看我嗓子不错，就教我唱歌，并且把我介绍给涅吉克当班底。涅吉克一死，我就代替了她的位置。我卖了这么些年唱，结识的情人有一百零……"她皱起眉头，仿佛在思索这个数字的零头，然后问打手鼓的女人："零多少，菲奴？"

"据我记得的，不为先知祈祷的人要用五个指头捂住眼睛。①"打手鼓的女人回答。

人们又笑起来。有几个女人听入了神，竟一声也不笑，唯恐打扰她继续说下去。但是，出乎意料，歌女却站起身来朝房门

① 比喻数目太大，不好直说出来。

走去，人们问她上哪儿去，她毫不理睬。人们叫她，她只是随口答应着却没有回来，大家知道这个女人的脾气古怪，谁也没再坚持留她。她下了楼，走出内宅，来到院子里；她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注意。她在那里伫立了一会儿，一方面是要看看所有的人，另一方面也是要欣赏人们对她的关注，想跟歌唱界泰斗萨比尔比一比声望高低。她的愿望果然实现了，人们一个个把目光转向她，象打呵欠一样传染开来，大家互相转告，不断提到她的名字。正在一心一意演唱的萨比尔，发觉听众突然把目光离开了他，就随着大家的视线望去，见歌女正在远处得意洋洋地望着他，向后歪着脑袋，显然是喝醉了的样子。他只好停下来，并向班底作了一个手势，要他们也停止。然后他把两手举过头顶，向她致意！和许多人不同，萨比尔很熟悉加里莱的怪脾气，也了解她心里没有什么；这时他估计和她对立不会有便宜，就坦率地向她表示友好。他的办法果然灵验，歌女笑逐颜开地高声对他说："唱您的吧，萨比尔师傅，我是来听您唱的！"客人们鼓掌欢迎，继续听萨比尔唱下去。这时，新郎的哥哥易卜拉欣·肖卡特走到歌女跟前，温和地问她需要什么。他这一问使她想起了自己的来意，她大声问他，亚辛，法赫米和很多人都听到了：

"我怎么没看见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他躲到哪儿去了？"

易卜拉欣·肖卡特拉住她的手，微笑着把她领向客厅。这时，亚辛和法赫米互相望了一眼，露出惊讶的神色，困惑地看着易卜拉欣和歌女走进客厅去。艾哈麦德看到歌女朝他走来，心中的惊讶不亚于两个儿子，他用惊慌和诧异的神色注视着她，朋友们却都会意地微笑着互相瞅了一眼。加里莱对在座的人扫视了一眼，说：

·

“晚安，各位朋友！”

然后她盯着艾哈麦德，禁不住大笑着奚落地问：

“我这一来把你吓了一跳吧，艾哈麦德先生？”

“理智点，加里莱！你怎么当着众人的面跑到这儿来了？”艾哈麦德象提醒她似地指了一下外边，郑重其事地说。

“你聘女儿，难道我不能来道喜吗？”她找了一个借口，脸上却仍旧带着讥诮的微笑。

“谢谢你，小姐！可是你就没想想，你这一来难道不会叫看见的人胡猜疑吗？”艾哈麦德不悦地说。

“你就是这样接待我吗？”加里莱拍着两手责怪说；接着她转过脸去朝着他的朋友们说：“先生们，你们瞧这个人，从前非把小胡子插到我的肚脐眼里才高兴，现在却连我的面都不愿意见了。”

艾哈麦德朝她一摆手，仿佛说“你饶了我吧”，接着他恳求地说：

“真主明鉴，并不是我不愿意见你，而是在这种场合不大合适，你也明白……”

“你们在一起是一对情人，分开来是两个好朋友，决没有什么仇恨。不过，他的太太和女儿都在楼上，儿子们就在外面……”阿里这样说，提醒她注意不应该忽略这些。

“你既然那么好色，为什么又在老婆孩子面前假装正经？”歌女故意要逗艾哈麦德发火。

“加里莱！”艾哈麦德制止地瞪了她一眼，“真没办法，求伟大崇高的真主帮助我……”

“你是叫加里莱，还是叫祖贝达，洁身自好的沃力？”

“求真主解救我……”

她向他一挑眉毛，和刚才向阿依莎挑眉毛一样，只是这一次不是出于喜爱而是挑衅；紧接着，她象法官宣读判决书似的，用郑重而沉稳的声音说：

“你跟祖贝达在一起混也好，跟别的娘儿们在一起混也好，都与我不相干，使我不甘心的只是你吃了香的（说时指着自己）又去找臭的。”

这时，离她最近的穆罕默德·阿发特害怕她借着酒兴讲下去会闹得不可收拾，就站起来拉住她的手，一边温和地拉着她朝门口走，一边附在她耳边低声说：

“看在侯赛因的面上，你赶快回去吧，太太们都等急了！”

她挣扎了一下，总算是听从了，她一边慢慢往外走，一边朝着艾哈麦德说：

“别忘了给那个臭婊子带个好！看在旧日的交情上，我要忠告你一声：跟她办完那事得拿酒精洗洗，当心她的汗里头有吸血虫！”

艾哈麦德愤愤地看着她走出去，心中只怨自己倒霉，被她当着这许多把自己看成庄重和严肃的化身的人，特别是当着自己家里人揭穿了他的假面具。当然，这件事有可能不会传到家里某一个人的耳朵里去，但这种可能很渺茫；说不准会传到他们耳朵里去，即使这样他们也不会洞察真相，因为他在他们的印象中一向是一个正人君子，然而有许多理由证明这种希望同样毫无保证。不过，就是按照最坏的估计，他也无须担心，因为一方面家里人都对他尊重服从，另一方面他也有统治他们的力量。他确信，如果这两种情况发生动摇，也决不会是由于这件事情的被揭穿。此外，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秘密不会让某个儿子，或是三个儿子全体窥破，他并没有为此而过分担心。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力

量，他依靠威慑和压服教养他们，不怕他们看到他的荒唐行为而去效仿；还因为他以为他们在成长到他无需担心他们看破他的秘密的年龄以前，绝对发现不了他的任何秘密。但是，这些想法都不能减缓他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所感到的遗憾。其实，他对这件事多少还感到有些高兴和骄傲，象加里莱这样的女人亲自来给他道喜，跟他调笑，甚至对他的新欢吃醋，这在他所交往的中产阶级中间可算是引人注目的"事件"。她的表现说明他这个人的可爱，使她无法忘怀。如果这件艳事发生在另外一个场合，离开家人很远，那该多么幸福啊！

从加里莱走进客厅，直到穆罕默德·阿发特陪着她出来，亚辛和法赫米的四只眼睛一直没离开客厅门口。法赫米万分惊异，他感到头昏脑胀，就象亚辛听到宰努白说"他就是本区人，你一定听说过，他叫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时的情形一样。亚辛幸福地想起在宰努白那里看到的父亲的情况——他为自己和父亲一样而感到得意——立刻领悟到加里莱是父亲的另外一个情妇，他相信父亲在生活中接连不断地轧姘头，跟他们想象中的父亲的形象不一样。法赫米琢磨了好一会儿，希望能证明歌女要见父亲只是为了关于堂会的什么事，后来哈利勒·肖卡特来了，他笑着告诉他们，加里莱如何取笑艾哈麦德，她同他多么要好……这时亚辛再也隐藏不住自己所掌握的秘密，借着醉意要把所知道的事情泄露出来。他等哈利勒走开以后，附在弟弟的耳朵上，忍住笑说："我有许多事情瞒着你，总不愿意立即就告诉你，现在你已经亲眼看见听见了，我也就可以全都告诉你了。"接着他把在歌女祖贝达家里的所见所闻对弟弟学说了一遍。法赫米慌乱地不时打断他："别说了吧"，"你疯了吗"，"我怎么能相信这些呢"，然而亚辛却原原本本地一直讲完。法赫米一直崇拜和

敬仰父亲，他不愿意相信刚才揭穿父亲隐密的行为是真事，父亲是他的信仰的基石，理想的支柱。他刚刚听说这个秘密的一瞬间所感到的惶恐，或许就象胎儿在离开安定的子宫降生到动荡的世界时（如果这种想象可能的话）的那种感觉一样，或许就象传说中的那样：格拉翁清真寺翻了个儿，塔尖朝下，墓穴成了寺顶；又好象听说穆罕默德·法里德背叛了穆斯塔法·卡米尔①，卖身投靠了英国鬼子，这些事情同样使他不能相信，使他感到惊慌。父亲到祖贝达家里去喝酒、唱歌、打手鼓？父亲任凭加里莱取笑，并和她要好？父亲荒淫酗酒？这些竟纠合到一起！果真是这样，那简直不是我在家里一向看作是虔诚和威严的化身的父亲！究竟是真是假呢？就是现在我还仿佛听见他在高声朗诵：伟大的真主，伟大的真主！他怎么竟会唱情歌呢？生活是多么虚伪，多么诡诈呀！但是，父亲是个诚实人，他仰头祷告时真心诚意，大发雷霆时也是真的生了气……是父亲卑下，还是好色也属于高尚行为？"

"你有些心慌意乱吗？我听宰努白说出父亲的名字来时也是这样，可是没过多久我就顺应现实了，我问自己：他就是这样做又有什么呢？难道这能算叛教吗？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也应该这样！"

这种话对亚辛说来倒挺合适……亚辛毕竟和父亲不同……亚辛，亚辛算什么？但是，现在我怎么能够怀疑父亲呢？就是父亲和亚辛一样，他也是不自觉地堕落……不，父亲不会堕落……他只是一时糊涂……父亲不会错……他从没做过坏事……丝毫不容怀疑父亲……无论如何，他决不会是下流人……

"你怎么一直在出神？"

---

① 穆斯塔法·卡米尔（1874—1908），埃及政治家，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主张采取合法手段对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进行斗争。

“你的话我简直不敢想象！”

“为什么？我很高兴，我了解世界。他唱情歌，唱情歌又有什么不好？他喝酒，我能证明，喝酒比吃饭更有滋味；他搞女人，搞女人是哈里发们的娱乐。我读过《坚贞诗集》① 和它的注释，里面有许多类似的故事，我们的父亲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来，跟我一起欢呼：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万岁，我们的爸爸万岁！现在，我要离开一会儿，去把藏在椅子底下那半瓶酒喝掉……”

加里莱回到楼上以后，她去找艾哈麦德的消息就在内宅里传开了，女人们互相转告，直传到艾米娜和海迪杰、阿依莎的耳中；母女三个虽然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可是艾哈麦德的许多朋友的太太们听说这个消息却毫不觉得奇怪，她们微笑着挤眉弄眼，表示他们知道的比这还要多。不过，她们谁也没好意思贸然谈出来，或许是她们认为当着自己的女儿谈这种事不合适，或许是认为当着艾米娜和她的两个女儿的面谈这种事过于失礼。只有肖卡特寡妇同艾米娜开玩笑说：“当心点，艾米娜夫人！加里莱准是看上了艾哈麦德！”艾米娜装作不在意地笑了笑，脸上泛起一层羞涩的红晕。多年以来一直藏在心里的怀疑，这才得到确实的证明。她虽然习惯于逆来顺受，遇到如此刺心的证据，也不免感到从未受过的痛苦，自尊心受到致命的打击。有一位太太想为新娘的母亲解围，她接着肖卡特寡妇的话恭维说：“象艾米娜夫人这么漂亮，还用担心别的女人勾引自己丈夫？”她听了这句夸赞的话浑身震颤了一下，接着脸上又露出亲切的微笑，无论如何这句话总可以缓和一下她的难言的痛苦。但是当加里莱重新唱

① 由诗人艾布·泰玛姆（788—846）编辑的诗集，收有六一八世纪的五七〇个阿拉伯诗人的诗作。

起歌来的时候，她这歌声突然激起了心中的忿怒，片刻间她觉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然而她自认是一个没有忿怒权利的女人，又以特有的毅力很快把怒气压下去了。海迪杰和阿依莎听到这个消息同样感到惊异，她俩惶惑不安地互相望着，目光好似询问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不过在她们俩的惊异中既没有法赫米的那种慌乱，也没有母亲的那种痛苦。也许她俩反觉得象加里莱这样一个很有地位的领班歌女居然屈尊到父亲那里去贺喜聊天，是足以令人高兴的事情。海迪杰本能地想看看母亲的表情，她偷眼去打量母亲，看到母亲面带微笑，但她知道母亲正忍受着痛苦和不安，于是心中也觉得有些不快，对歌女和肖卡特寡妇以及在座的所有女人恼怒起来……

到了新郎新娘入洞房的时候，一切心思都抛开了。过了几星期，以至几个月，阿依莎穿着婚服的形象仍然会留在人们的心中……

漆黑的奥利亚一片寂静，艾哈麦德一家人走出肖卡特家回奈哈西大街去。艾哈麦德独自走在最前面，法赫米离开几米远跟在后面。亚辛由于酒喝多了，有些晕晕糊糊的，所以单独走在一边，以免闹出过错。艾米娜、海迪杰、凯玛勒和乌姆·哈纳菲走在最后面。凯玛勒心里很不情愿地走着，要不是有父亲在前面，他早就挣脱母亲的手，跑回他们丢下阿依莎的那儿去了，因此他一步一回头地望着穆特瓦里门，愁闷而恋恋不舍地向尚能看见的灯光告别。甘露街口上，棚匠正顺着梯子爬上去摘取明亮的煤气灯。凯玛勒看看自己一家人，唯独缺少了仅次于母亲的最亲爱的人，难过得心都碎了。他抬起头来瞧着母亲，低声问：

“阿依莎姐姐什么时候回到咱们家来呀？”

"不要老问这个，祷告真主赠给她幸福吧。"母亲同样低声回答说，"她会常来看我们的，我们也会常去看她！"

"您总是不跟我说真话！"他生气地又一次低声说。

母亲用手指了一下前面黑黝黝的父亲的身影，微微启唇，轻声说："别说了。"孩子回想着新房里的那幕情景，不但觉得十分奇怪，而且感到非常不安，他拉住母亲的手，离开海迪杰和乌姆·哈纳菲，指着后面低声问：

"您知道那儿是怎么回事？"

"你说的是什么事？"？

"我从门缝里看见……"

"哪儿的门缝？"母亲猜出他说的是哪儿的门，不由得心中一惊，但是她仍不肯相信地问了一句。

"洞房的门缝！"

"扒着人家门缝往里瞧，这可太不对啦！"母亲不安地说。

"那有什么……"他立刻低声说。

"别说了！"

"我看见阿依莎姐姐和哈利勒坐在一张长椅上……他……"

母亲使劲儿在他的肩膀上打了一下，他才住嘴，然后她附在他耳朵上说：

"说的什么话，不知道害羞！要叫你爸爸听见，非打死你不可……"

"他扳住她的下巴颏跟她亲嘴……"他认为母亲想象不到会有这样的事，于是坚持说了出来。

母亲从来没有这样重地又打了他一下，他这才知道自己确实不该说，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该说，只是吓得没敢再开口。随后一家人走进家门，穿过黑暗的庭院，除了乌姆·哈纳菲留在

后面关锁大门以外，别人都走到前面去了，这时他再也忍不住，急着想知道个究竟，就打破沉默，壮着胆子，恳求地问：

“他为什么要跟她亲嘴，妈妈？”

“你要再说，我就告诉你爸爸？”母亲断然回答。

四十一

亚辛回到房间里以后，已经醉不可支，这时屋里只剩下他和法赫米(凯玛勒脑袋一挨枕头就睡着了)，再没有别的人。他在整个晚上，特别是在回家的路上，为使自己不至于失态，耗尽了精力，竭力控制自己任情放纵的念头。现在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他想要撒酒疯，可是觉得房间太狭小，容不下他肆意狂闹，便想唠叨唠叨，解一解胸中的闷气。他一边脱衣裳，一边望着法赫米嘲讽地说：

“你把我们的失败和爸爸的能干比一比，他真是个男子汉。”

这句话触动了法赫米的烦恼和痛苦，他的嘴唇上挂着一丝似乎是怨恨的微笑，只说了一声：

“你太幸福了，你真是爸爸的好儿子。”

“听说爸爸是猎艳能手你不满意吗？”

“他是我心中的楷模，我不希望改变他的形象。”

“他的真实面目比作为一个崇高的模范父亲更美、更伟大，更可爱！”亚辛搓着两手愉快地说，“嗬，要是你看见他手里拿着手鼓，面前摆着酒杯的那副样子，你一定会感到骄傲！你真了不起……真了不起，艾哈麦德先生！”

“那么，他的理智和虔诚又到哪儿去了呢？”法赫米惶惑地

问。

亚辛板起面孔，集中精神思考了一会儿，发觉自己在这个问题中矛盾很大，但是这个矛盾不难统一。他辩论似地说：

“这并不是什么难解决的问题，只是你傻里傻气，没事爱钻牛角尖。爸爸是一个理智而又虔诚的人，但同时他也爱女人，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这不是象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清楚吗？大概我就最近似爸爸，我虔诚，我也爱女人，我只是欠缺一些理智。你也是一样，虔诚而又有理智，可你也爱女人，怎么正当你取得信仰和知识的时候，忽然对第三件事畏缩起来？（说着他笑起来）这第三件事情是不能缺少的！”

他说到最后，也许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这样滔滔不绝地辩论。他的话听来完全是为父亲辩护，然而事实上只是表露了他那被酒精燃烧起来的感情，表露了离开他所戒备的父亲之后迸发出来的欲火。这是由于酒的刺激而产生的欲火，他疯狂地要求发泄这种欲火，意志已经无法遏止或缓和它，但是到哪里去找发泄对象呢？时间还来得及吗？去找宰努白！为什么不去找她呢？路不远，同床的时间也用不了多久，完事回来还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上一大觉……这个诱人的想法使他露出想入非非的微笑，他毫不迟疑地要去实现这个想法，刻不容缓地对弟弟说：

“屋里太热了，我要到晒台上去让晚上的湿风吹吹！”

他走出房间，来到外面楼廊上，摸着黑小心翼翼地下楼，避免弄出一点响声来。啊，夜已经这样深了，怎样和宰努白见面呢？直接敲门？会是谁来开门呢？开门的人若是问他的来意，他怎么回答？如果都睡着了，没有人来给他开门又怎么办？如果巡警来干涉他这种瞒不住人的企图又怎么办？这些想法象浪花一样在他的脑海里翻腾，随便又被醉意的洪流卷走。他并没把这些当作应

该估计到后果的难题而皱眉，相反地，他把这些看成可以逗他的情妇开心的笑料，因而露出了微笑。接着，他的幻想飞到宰努白那间临着奥利亚和苏纳迪格亚两条路岔口的房间，想象她穿着白纱睡衣，两只乳房和臀部高高突起，裤腿下面露出戴着脚镯的小腿。想到这里他不禁一阵发狂，恨不得一下子由楼梯上跳下去，假如不是在这样漆黑的深夜的话。他来到庭院里，借着暗淡的星光，院子里并不太黑，特别是他的两只眼睛刚刚离开黑暗的楼梯间，竟觉得很亮，或者说是光明。他刚朝大门走了两步，忽然发觉厨房门口的案子上面有微弱的灯光，他不禁诧异地向那里看了一眼。案子旁边的地上躺着一个人，借着灯光可以看清那是乌姆·哈纳菲。她显然是嫌厨房里闷热，睡到露天地里来了。他刚要继续往前走，似乎有什么东西又吸引他站住了，他转过头去看睡着的女仆。他站的地方离她不过几米远，完全可以看清她的模样：她仰面躺着，右腿支着，长衫衣襟从膝盖上垂下去，成金字塔形，左腿袒露到膝盖处，在一条伸着和一条蜷着的两腿中间长衫遮不住的地方，敞开一道黑糊糊的缝。这时他意识到时候的迟晚，同时又迫切要达到自己目的。他没有丢开离他不远的那个身体，收回自己的目光，也许他已经无法收回自己的目光了。他不由自主地睁大两只通红的眼睛，张开两片厚嘴唇，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打算猎取的目标。他在被勾起的欲火支配下，把这个象一头肥大的母牛一样又粗又胖的身躯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把眼光停在两腿之间的那道缝中。这时冲动的兽欲使他丢开了出门的想法而转向厨房，仿佛他同这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多少年，根本没在意，现在才看清楚了她。乌姆·哈纳菲根本谈不上漂亮，她虽然还不满四十岁，却一脸皱纹，看起来显得很苍老，过于肥胖的身体，更谈不上苗条，看着好似一只

大气球。因此(或许还因为她成年待在厨房里)，他虽然自幼就和她打交道，但从未正眼瞧过她。不过，这时他在兽欲冲动下失去了鉴赏能力，欲火蒙住了他的眼睛。这是什么欲火呢？这是只贪图女人的身体，而不问她的年龄和姿色的欲火。他爱美人，却也不厌弃丑婆，他对一切女人都同样看待。他好象一条贪馋的狗，就是遇到笤帚也要啃几口。这时他想到去找情妇宰努白确实有许多难以想象其后果的困难，他不再把"半夜和她会面、直接敲门、回答开门的人问话以及遇到巡警"等等看作是好笑的事，而把它们当作必须避免的难题。他闭紧嘴，蹑手蹑脚地悄悄地向前走去，他什么都不顾了，贪婪的眼睛里只有横在他面前、好象准备接待他的那个肉体。他站在一条蜷着一条伸着的两腿中间，在内在的欲火和外在的诱惑的强烈促使下，不由自主地趴到了她身上。不过，最初他也许没打算贸然做到这种程度，考虑到应该先有一番表示，不能立即采取这种粗鲁行动。这时，被他压在底下的那个身体异常恐惧地一颤，没容他捂住她的嘴，她就发出了一声尖叫，叫声划破了住宅里的寂静。这个卒然的打击，使他的脑子清醒过来，他忙把手掌按在她的嘴上，附在她耳朵上特别惊惧不安地说：

"我是亚辛，我是亚辛，乌姆·哈纳菲！不要怕……"

他反复这样说着，直到她看出是他以后才放下心来，拿开自己的手掌。这个一直在反抗的女人终于把他推开，坐了起来。她激动而吃力地喘息着，接着用使他万分恐惧的大嗓门问道：

"你要干什么，亚辛少爷？"

"别嚷，我跟你说了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低声要求说。

"你要干什么？"女佣人的声音虽然低了些，但是口气依然很

严厉。

他温存地抚弄着她的手，神经质地轻松地吁了一口气，仿佛认为她压低声音就是对他的鼓励，他说：

“你干什么发急呢？我对你没有任何坏意。”他微笑着略略提高了一些声音说：“走吧，我们到厨房里去……”

“不，少爷！你赶快回房去！快走，真主惩罚唆使你的魔鬼……”女仆声音颤抖着说，语气却很坚决。

乌姆·哈纳菲并没考虑这话的分量，只是一时情急就说了出来。也许这些话没把她的怒意完全表达出来，但却很自然地说明了她感到异常突然。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她从来也没看出他存有这种念头，乘她熟睡之际扑到她身上，如同鹞鹰抓小鸡一样。她毫不考虑地反抗、呵斥这个青年，惹得他对她产生了怨恨，一时怒从心头起，脑海里浮起许多想法……“怎么对付这个臭娘儿们？她已经识破我了，自己已经在她面前丢了丑，怎能就此放手？我必须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是使用暴力也好。”他迅速地思索着有效的方法，以便战胜她的反抗。就在他还没想好主意的当儿，从楼梯口上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好象是脚步声。他惊慌万状地跳起来，把他的兽欲压下去，就象一个盗贼怕被人发现偷来的一只钻戒，而把它吞到肚里去一样。他转过身来对着门，看看那里究竟有什么事，只见父亲正手里端着灯迈步出来。他失神地老老实实站在那里，浑身的血都凉了。这时他才意识到乌姆·哈纳菲的喊声不会不起作用，一定从后窗户传到了父亲的耳中。但是，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又有什么用呢？他已经坠入罗网，只等待判决了。艾哈麦德一声不响，严肃地审视着儿子的脸，气得浑身颤抖。他沉默了许久，然后两只锐利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儿子，用手指了一下门，命令他进去。亚辛虽然恨

不得象逃命似的希望赶快躲开父亲的眼睛，但是在这一刹那，由于慌乱和害怕，他竟待在那里连动也不能动了。父亲心乱如麻，满面怒容，一触即发，随着他的手在颤动的灯光，映照出他的两只眼睛冒着火光。他大声呵斥说：

“混帐东西，狗崽子！你干的什么事？”

亚辛越发僵在那里不能动了。父亲走过去，伸出右手狠狠地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到门口，用力往里一推，几乎把他推倒在地。他连忙站稳身子，恐惧地往后看了一眼，然后不顾黑暗连跑带蹿地逃到里面去了……

四十二

除了父亲和乌姆·哈纳菲以外，还有两个人知道亚辛这件丑事，一个是艾米娜，另一个是法赫米。他们俩都听到了乌姆·哈纳菲的喊声，从窗子往外一瞧，看到父亲对亚辛的那番举动，用不着多思想就猜出是怎么回事了。艾哈麦德回到屋来，把亚辛的行为对妻子说了一遍，并且问她乌姆·哈纳菲的品行如何？艾米娜就自己对女仆的品行和性格的了解解释了一番，为了洗清乌姆·哈纳菲，她提醒丈夫说，她假如不喊叫那一声，出了那种事也不会有人知道。父亲怔了一会儿，就又怒骂和诅咒起来，他骂亚辛，又骂自己“不应该生养这些孩子，让他们用邪恶的欲念来打扰他的安宁”。他越骂越有气，最后把一家人一个个都骂到了。艾米娜对这件事情始终保持缄默，仿佛她什么也不知道似的。法赫米也同样假装不知道这回事，当亚辛做出丑事，快快地回到房间来的时候，他就装作睡着的样子，后来也一直装作什么也不知

道。他不愿让哥哥知道他了解他的可耻行为，以顾全做哥哥的面子。尽管他已经看穿了哥哥的堕落无耻，尽管他的学识超过哥哥，尽管亚辛没有一点做哥哥的样子，随便和弟弟、妹妹戏笑，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对哥哥的尊敬。的确，他一直那样尊敬哥哥，也许他坚持这样做只是出于他一种少年老成的郑重、严肃和有礼貌。开早饭的时候，海迪杰发现亚辛没有到饭厅里去和父亲一起吃早饭，就诧异地问法赫米是怎么回事，法赫米告诉她说哥哥昨天在喜宴上吃得不大合适，现在还不想吃东西。但是这个头脑敏锐、善于猜测的姑娘认定亚辛不来吃饭并非由于消化不良，而是另有原因，于是便询问母亲，母亲也没给她明确的答复。接着凯玛勒从饭厅里出来了，他也打听亚辛为什么没来吃饭，他所以询问既不是出于好奇心，也不是有什么遗憾，而是希望知道下一次"战场"上是不是还会少亚辛这样一个重要对手。本来人们并没注意这件事情，偏巧傍晚亚辛又向母亲和法赫米托词说外边有约会，没有照例和大家一起喝咖啡。海迪杰就直截了当地说："这里面一定有缘故，别拿我当傻瓜啦，亚辛要没有什么事，把我胳膊剁掉！"于是母亲迫不得已地说，父亲跟亚辛生气了，究竟为什么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猜测了半天，艾米娜和法赫米也跟着海迪杰、凯玛勒一起东说西说，以掩盖真情。亚辛一直躲着不和父亲一起吃早饭，直到有一天早饭前父亲叫他。他对父亲叫他显然感到害怕，可是并不觉得突然，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着，天天在等待着，因为他相信，父亲对他这次过错决不会只推他那一把就算了事，一定会用某种办法来惩罚他。父亲绝不会因为他已经当了公务员而不惩罚他，他等待惩罚期间曾考虑暂时或者永远离开这个家庭。是的，父亲不应该对他的过错如此不肯放过，特别是他在祖贝达家里认清了父亲的真面目以

后。同样，象他这样的人不能怀有因为自己已长大成人而不会受到惩罚的侥幸心理，更不该在家里坐等，最好是出走！可是到哪儿去呢？出走，就得一个人独立生活，由于许多原因，他不能那样做，首先要估计一下自己的开销，除了必需的生活费以外还能余下多少钱花在阿里咖啡馆、卡斯塔基酒铺和宰努白身上。想到这里他的激情象灯火一样被大风吹熄了。他感觉到那样会使自己陷于窘境，于是暗自说："假如我听从魔鬼的摆布贸然出走，一定会闹出影响家誉的丢脸事来。不管父亲怎么说、怎么做，他总是父亲，让父亲教训一顿并不算丢脸。"接着，他不禁自我解嘲地、坦然地说："亚辛贝克，别顾什么面子了，丢开它吧，一方面是你的面子，一方面是卡斯塔基的白兰地和宰努白的肚脐眼，凭你妈的生命起誓，你是愿意保留哪一样呢？"就这样，他放弃了出走的念头，待在家里，等候父亲叫他去。现在真的叫他了，他不由得一惊，心里又恐惧又烦乱。他低着脑袋悄悄走进父亲房间，离开父亲远远地站在那里等候着，连问候父亲一声的勇气也没有。父亲瞧了他一会儿，然后摇着脑袋感叹地说：

"真主！看外表倒是挺魁梧，留着小胡髭，仪表堂堂，外人看见准会暗中称赞说：多么好的人才，多么好的儿子，可是叫人们到家里来看看你的所作所为……"

亚辛越发感到惊慌和羞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严厉地审视了他一会儿，然后用冰冷的语气直截了当地命令说：

"我决定给你完婚！"

亚辛惊异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所等待的只是痛骂和诅咒，万想不到父亲会有这种改变他整个生活的重要决定。他不由得抬起眼睛去看父亲的脸，直到接触到父亲那两只蓝眼睛的锐利目光，才红着脸又垂下了眼皮，默默地一声不响。艾哈

麦德意识到儿子由于没有受到预期的严厉惩罚反而听见这个幸福的决定所感到的惊诧。但是，他儿子却没有拿出应有的高高兴兴态度来对待这件事，以表示不再认为父亲严厉无情。艾哈麦德为此感到气忿，皱起眉头，没好气地说：

"我没有时间和你多耽误，你赶快答复我！"

父亲既然决定给他完婚，他只能接受，无论是出于单纯地服从，还是出于自己的真诚意愿，他都会毫无困难地答应父亲。说真的，他一听父亲说出这个决定心就飞了，他想象着新娘是一个漂亮的美人，她归他所有，任他摆布。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心花怒放，心中的高兴几乎从语气中流露出来：

"我完全听从爸爸的吩咐！"

"你到底要不要娶媳妇，快说！"

"这总要您决定，我真心诚意地听从您吩咐。"亚辛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要他结婚的决定毫无准备，心怀警惕地说。

"我要给你说的是我的朋友、在汉姆扎维开绸缎庄的穆罕默德·阿发特的小姐，她和你年貌都很相当。"父亲的语气比刚才缓和了些。

"谢谢爸爸给我找这么一个好配偶。"亚辛微笑着，讨好地说。

"要是信你这套鬼话，怎么能想得到你会干出那种事来，口是心非的东西！滚吧……"父亲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仿佛要看穿他这种讨好的企图似的。

亚辛刚要走，父亲一摆手又叫他站住，好象忽然想起来似的试探地问：

"大概你早已准备下彩礼了吧？"

亚辛又着慌了，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这回父亲真的火了，

气咻咻地问：

“你虽然当了公务员，可是吃我的穿我的，一切都和你小时念书的时候一样，你的薪水都弄到哪儿去了？”

他只是动了动嘴唇，仍然没有出声。父亲恨恨地摇晃着脑袋，回想起一年半以前儿子刚做公务员时自己对他的叮嘱：“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独立生活了，如果我要你往家里交生活费，也不算超乎一般父子之情；可是我一个钱也不要你的，为的是让你自己有可能节省几个钱，一旦需要的时候好拿得出来。”他所以这样做，说明他相信儿子。的确，他决想不到自己这样对儿子严格教导和管束，会有哪个儿子做出挥霍金钱的荒唐事来，他决想不到他的年轻儿子竟会变成酒色之徒。他认为吃酒和玩女人在他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既不损害人格也不影响信仰，但若是他的哪一个儿子“沾染”了这种坏习气，那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所以，这个年轻人在自己家里丢了丑以后，他只是气愤，并不担心什么，因为他看出乌姆·哈纳非那副模样吸引不了任何一个年轻人，除非是这个年轻人过于正经老实而不知道走歪道……说老实话，他并没怀疑过儿子有放荡行为，他也曾注意到儿子喜爱装饰打扮，总是穿着昂贵的衬衫、西装裤和领带，可是他怎么能不满意这些呢？他没有过分注意儿子的挥霍，这也许是因为他根本不拿爱好修饰当作什么过错，也许是他看到儿子所模仿和学习自己的只是一些并无妨害的行为，因而触动了他的同情和宽容之心。但是放纵的后果又是什么呢？现在他才明白，儿子把金钱全都毫无意义地挥霍掉了。他咆哮道：

“给我滚！”

亚辛离开父亲的房间，回到自己屋里。他所以惹怒父亲，并不象他所预料的那样，是因为那件丢丑的事，而是因为他的挥

霍。他从来没有为这一点担过心，他不加考虑、毫无计划地任意花钱，口袋里有多少就花多少，直到花光为止，根本不顾"将来"，仿佛人们所说的将来并不存在似的。当他离开父亲的房间时，尽管听了父亲的呵斥有些慌乱和害怕，但是他仍然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那一声呵斥不光是要他滚开，同时还说明父亲准备担负他结婚的费用。这种情形，就象一个小孩子跟爸爸要一个铜板，把爸爸缠火了。爸爸在给他一个铜板后一把将他推出去，孩子只想着得到铜板的快乐，却忘掉了挨推的痛苦。父亲独自留在房间里生气，他反复地想："这个畜生！长得又高又大，却连一点脑子也没有！"他恼恨儿子的胡乱花钱，而他对自己的挥霍却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自己的挥霍和其他嗜好一样，没有任何妨害：既不会使他倾家荡产，也不会使他忽略自己的职责，更不会使他的人格堕落。但是，谁敢保证亚辛也这么有把握呢？他并不是认为在自己身上算作是合法的花销在儿子身上就是非法的，他这是疼爱儿子，尽管这种疼爱含有骄傲心理，表现为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别人。和往常一样，他的怒火上来得急，消失得也快，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了，面容也舒展开来，换了一种温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你要效法爸爸吗，蠢牛？那你就不能只效法一面而忽略其他许多方面；如果你办得到，就做一个完完全全的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否则你就得守自己的本分。难道你以为我真的为你胡花钱而生气，真的想让你自己拿钱结婚吗？去你的吧，我会拿钱给你完婚的。我让你把自己的钱积攒起来，说是娶妻子用，其实我是希望你学会理财之道。但是你却使我失望！难道你以为我就没考虑过给你找个媳妇，只是因为你要强奸……这是什么样的奸淫，多么卑贱，真是你妈的儿子，下流坯，不，畜生！从你当公务员的那天起，我就为你的幸福

操心。为什么不呢？你是我的长子……你和我共同忍受了你那个可诅咒的妈妈带给我们的痛苦！再说，为你完婚难道不是我应尽的父责吗？如果再耽搁下去我就不得不先为那头公牛——你那个坠入情网的弟弟完婚，难道我能那样做吗？……”紧跟着他回想起一件使他认清自己当前地位的事情。他想起自己怎样向穆罕默德·阿发特讲述亚辛的“罪行”，说他怎样呵斥他，怎样一拉一推，几乎把他推倒，最后为儿子向阿发特的女儿求亲——事实上，他在向亚辛宣布这件事以前，早已经和穆罕默德·阿发特说妥了——当时阿发特对他说：“难道你不觉得应该改变对待儿子的态度么？特别是他们都已长大成人了，有的还当了公务员……（说着笑了起来）很显然，你这个当父亲的，只要是儿子们不公开反抗你，你就不想改变作风。”他信心十足地回答说：“我和几个儿子的关系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改样！”他以无限的骄傲和自信说出这后一句话，可是说过以后自己心中也暗暗承认，事实上他对儿子的态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了改变，只是他没让任何人觉察到他为什么有这种改变。接着他说：“说老实话，我现在真不愿意对亚辛，甚至对法赫米动手，我推亚辛也是出于一时的气忿，没估计到会使那么大劲儿……”当时他还回想起多年前的往事，继续说：“当初先父——求真主慈悲他——管教我的时候，比现在我管教孩子们要严厉得多，直到他叫我到铺子来帮助他的时候，对我的态度才有了改变，等我娶了亚辛的母亲以后，才对我有了慈父的爱。他最后那次讨小老婆，年纪已经很大了，那个女人却还非常年轻，我当时曾经劝阻过他，他对我说：‘你想管我吗，牛犊子？你为什么要过问这件事？要说对付女人，我比你的精力还旺盛！’我忍不住笑了，觉得他这种措辞很有意思。”想到这里，他心中冒出一句俗话：“儿大不由爷，父子成兄弟”，他感

觉到——这也许是他生平第一次——做父亲的威严毕竟是有限的，他从前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

就在这个星期的一天傍晚喝咖啡的时候，艾米娜把亚辛订婚的事告诉了大家。法赫米早已从亚辛那里听说了这个消息。海迪杰不由得把亚辛订婚和她前两天听说父亲跟他生气的事联系起来，根据父亲上次为法赫米的事发脾气来看，这回和亚辛生气一定也是为了他要求娶媳妇。她好象探询似地公开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亚辛羞愧而又慌乱地迅速看了母亲一眼，笑着说：

“对，爸爸的生气同我订婚的事有很重要的关系……”

“爸爸要是为这件事跟你发脾气，那得向你赔礼，不然你在他那位好朋友——穆罕默德·阿发特先生面前说他的坏话，那他够多难堪……”海迪杰装作发议论的样子，又象讽刺又象开玩笑地说。

“将来爸爸那位好朋友听说自己的女婿有你这么一位妹妹，爸爸的处境就更难堪了……”亚辛反唇相讥。

“亚辛也要象阿依莎姐姐那样丢下我们走吗？”凯玛勒问。

“不，他不但不走，还给你接个新姐姐到我们家来呢……”母亲微笑着告诉他。

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回答，凯玛勒心里十分高兴，这个给他讲故事，说笑话，和他亲近的人仍旧留在家里使他感到满意。但是他立刻又问：“为什么阿依莎姐姐不留在我们家里呢？”母亲告诉他：这是规矩，姑娘总得到婆家去，女婿不能到岳父家去，因为他年纪小，所以还不懂得这些。他多么希望能颠倒过来呀！他宁愿牺牲亚辛和他对自己的抚爱来换取阿依莎。他不能公开说出自己的愿望，只是用流露着这种感情的目光望着母亲。唯独法

赫米被这个消息勾起了忧伤，这并不是他不满意亚辛的婚事，而是婚姻这件事本身唤醒了他的忧伤，犹如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胜利本身激起失掉儿子的母亲的忧伤一样……

四十三

艾米娜带着海迪杰和凯玛勒乘坐一辆轿式马车到甘露街去看阿依莎。是阿依莎的结婚使他们得到了可以自由的许可？还是她们终于能够有权不时地见一见光明的世界，自由地呼吸呼吸空气？不过，艾米娜却不过分乐观，也没把这当做生活改变的征兆。既然丈夫不允许她经常去看望自己的母亲，那么他同样会不允许她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她不会忘记女儿婚后这么久了，父亲、亚辛、法赫米甚至乌姆·哈纳菲都去看过她，唯有自己没有得到允许去看望女儿一次，同时她也没勇气请求许可她去看望一次。她估计他不会忘记她有个女儿在甘露街应该去看看，所以她尽管时刻惦念着女儿，却一直沉默着。直到她实在也忍不住想念女儿的痛苦时，才鼓起勇气问丈夫：

"老爷，您最近打算——如果真主允许——让谁去看看阿依莎呀？也省得我们老惦记她。"

丈夫明白了她话中的意思，立刻生起气来，这并不是他决意不想让她去看阿依莎，而是他愿意——这是他在类似情况下的老习惯——作为一种恩惠由他主动提出，并且免得让她认为他听从了她的请求。他也讨厌她迫不及待地玩弄这种小聪明来提醒他。起初他考虑到这些只是有些不快，等到他发觉这个请求不能不允许的时候，就恼火起来，因此他气冲冲地嚷道：

“阿依莎是在她丈夫家里，她谁也不需要。我去看过她，两个哥哥也都去看过她，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她只好失望地长叹了一口气，死了这条心。丈夫却故意保持沉默，仿佛他就这样决定了，作为他对她玩弄小聪明的惩罚。又过了好一会儿，他仍然没有理睬她，只是偷眼看了看她那愁苦的脸色。直到要上铺子去的时候，他才用严峻的口吻简短地说：

“明天你去看看她吧！”

她的面颊红了，毫不掩饰地显露出愉快的神色，象小孩子遇到高兴事一样。过了一会儿，丈夫又带气地嚷道：

“以后如果她丈夫不让她来看我们，你休想再去看她！”

她听了这话一声没响，心里只是惦记着同海迪杰商量如何向丈夫请求看望阿依莎时，她许给女儿的诺言，她迟疑了一会儿，哀求地说：

“老爷，让我带着海迪杰一起去吧？”

男人摇了摇头，仿佛说：“天呐，真没办法！”然后没好气地说：

“去吧，去吧！既然我同意把女儿嫁出去，就得让妻子女儿抛头露面给人看！你带着她去吧，求真主让你们永远也别回来了！”

她获得了许可，喜出望外，根本没把他最后那句诅咒的话放在心上；他不论是真生气还是假生气，总要诅咒一句两句。她已经听惯了，她也知道他只是嘴头上那样一说，心里决不是那样，打个比喻说，他好象是一只母猫，跟小猫打起架来，总要装出要吃掉它们的样子。现在希望实现了，他们坐着马车去甘露街看阿依莎。凯玛勒心里怀着三重欢喜，一来是去看阿依莎，二来是和母亲姐姐一起出门，再有就是坐轿车。也许是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也许是想炫耀一下，让人们看看他在马车上坐在母亲和姐

姐中间，车子刚刚走近侯赛南伯伯的理发店，他突然站起来喊道："喂，侯赛南伯伯，你瞧！"理发师抬起眼来看到车上不光是他一个人，便赶忙微笑着垂下眼皮。母亲又羞又惊，浑身一阵发软，她赶忙拉住他的上衣，怕他走到前面几个铺子时还要这样喊，就对他这种胡闹举动申斥了几句。甘露街的那所住宅完全不象办喜事的那天那样光彩鲜明了，它显得又老又旧，不过只是这种古老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个家庭的富有和地位，更不消说它的高大和讲究了。肖卡特家本来是一个世家，然而现在——特别是分家以后，子女又不求上进——只是徒有虚名，旧日的荣誉已经不复存在。新娘住在二楼。当时肖卡特寡妇因为上了年纪，上来下去不方便，就和大儿子一起搬到楼下来住，三楼整个空着，他们没有那么多人住，同时也没有人愿意住在上面。当母子三人登上阿依莎住的二楼时，依着凯玛勒的性子要象在自己家里那样直跑进去，他在上楼的时候就想亲自向姐姐透露自己在想着突然看到她时的快乐心情。可是不管他怎么挣扎，母亲总是不放开他。出乎意外的是女佣人竟把他们领进客厅，让他们独自待在那里。他感觉到这家人把他们当做"外人"或者是"客人"看待，不由得胸中发紧，心都碎了。他焦急地一再询问："阿依莎在哪儿？我们待在这儿干什么？"但是他所得到的回答只是一句"别说话"，母亲并且警告他说，假如再大声说话，就永远不准他再来看阿依莎。但是当阿依莎跑来时，他马上丢掉了烦恼。他一见阿依莎穿着华丽的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满面春风地跑来，立即跑上去搂住了她的脖子，在她同母亲和姐姐互相问好，一直没放手。阿依莎由于满意自己的新生活，再加上亲人来看她，显出很幸福的样子。她和他们谈起父亲、亚辛和法赫米先后来看她的情况，说她怎样想念家里人，她虽然害怕父

来，还是大着胆子请求他允许他们来看她。她说："我不知怎么竟敢跟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来！也许是因为他改变了态度的缘故。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特别温和、亲切，嘴角上老是挂着笑。真主证明，他一直笑着。就是那样我还迟疑了好一阵呢，我怕他会突然一变脸呵斥起我来，直到后来我才不顾一切地说出来。"母亲问她父亲当时怎么说，她说："他毫不犹豫地说：好吧！紧接着他象警告我似的郑重其事地说：不过，你不要拿这当成很随便的事，以后可要多考虑考虑。当时我高兴极了，千恩万谢地为他祷告了半天。"接着她又回想起在这以前，听女仆告诉她"亲家老爷来啦，在客厅里"时的情况，她说："我忙着跑到洗澡间去把脸上的脂粉洗掉，哈利勒问我为什么这样，我告诉他说，爸爸说过，不准我擦胭脂抹粉和穿露着胳膊的衣服见他。后来我把披肩披上才出去见他的。"她接着说："后来妈妈（说着她笑了）——我说的是这里这位妈妈——后来妈妈听到哈利勒跟她学说这些，她笑了，跟哈利勒说：'我非常了解艾哈麦德……这还不算严厉呢！！'她又对我说：'可是你要知道，姑娘，你现在不是阿卜杜·吉瓦德家的人了，你是肖卡特家的人，用不着再那样害怕。'"……阿依莎这种愉快的样子和言谈，使母亲和姐姐感到高兴和满意。只有凯玛勒象在结婚那天一样盯着她质问说："你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怎么没有这样高兴呢？"她立刻笑着回答说："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是肖卡特家的人呀！"海迪杰用喜爱的眼光凝视着妹妹。自从妹妹结婚以来，她们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争吵，同时，由于让妹妹先出嫁而引起的不快也逐渐消失，她只怨恨自己命不好，而不再怨恨妹妹，所以心中对妹妹只有爱和怀念。每当她要把心里的话说给一个人听听，以求得一些安慰的时候，就会为失掉了妹妹感到痛苦。接着阿依莎又谈起她这个新家来：阳

台临着穆特瓦里门，附近屹立着尖塔，可以望到永远过不完的人流。这里的一切都使她联想起旧家和旧家周围的街道及建筑，除了名称和一些小的地方不同，两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这个穆特瓦里门，咱家那里却没有和它相似的东西(说到这里她有些泄气的样子)，照哈利勒的说法，这个‘大’门下面连一乘驼轿都过不去。”她接下去说：“正对着阳台下面那儿有三个人，每天要到天黑才离开，一个是癞叫花子，一个是卖鞋的，另一个是算卦的。我这几个新邻居当中属那个算卦的最走运，我真说不上有多少男男女女，成群结伙地跑来盘腿坐在他面前，向他问自己的命运。这个阳台要是在楼下该多好！那样我就可以听见他对人们说些什么了。”她认为最有趣的是，从红巷驶来的一辆公共马车和从奥利亚赶来的一辆拉石头的车迎面遇上时的情景：门前的马路容不下两辆车同时通过，两个车夫都想让对方退回去给自己让路，一开始说话还和气，接着越说越火，嗓门儿也越高，最后竟扯开嗓子互相谩骂起来。这时小车和手推车越聚越多，以致把路堵塞，谁也不知道如何解决。她说：“我站在窗户里面瞅着一张张的面孔和这种场面真忍不住要笑出来。”婆家的庭院和娘家的庭院很相似，有厨房，也有储藏室；婆婆是一家之主，一切活计有黑女仆来做。她说：“我什么事儿也没有，连厨房也不用下，吃饭都有人给我送来。”这时，海迪杰禁不住笑起来，说：“这一下你可达到愿望了！”凯玛勒根本没去注意听这些话，但是他在她的语气里发觉她对新环境很满意，不由得心里有些生气，就问她：

“你永远也不回咱们家去了吗？”

“对啦，凯玛勒先生，她永远也不回你们那儿去了。”这个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

原来是哈利勒·肖卡特笑着走进来。他中等身材，穿着一件白绸长衫，面皮洁白、细腻，两只眼睛微微凸出，厚嘴唇，大脑袋，前额稍窄，浓密的黑头发从头顶中间分开，这一点很象艾哈麦德。他的目光温和而无神，也许这就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安闲的标志。他弯下身去要吻岳母的手，艾米娜却惊慌而又不好意思地赶忙把手缩回来，嘴里咕哝说不敢当。接着他向海迪杰和凯玛勒问过好以后就随便坐下来，仿佛他——按照凯玛勒后来的说法——就是他们家里人似的。凯玛勒趁着姐夫和人们谈话的机会，把他那张陌生的面孔打量了好一会儿，寻找使他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特点，以使自己能把他当作最近的亲戚，更恰当地说，当作阿依莎的丈夫来亲近。凯玛勒一想到这点就联想到另外一点，就象想到白必然联想到黑一样，那就是哈利勒刚才那句非常自负的话："对啦，凯玛勒先生，她永远不回你们那儿去了。"因此，他在久久地打量姐夫的时候，反复地想到这点，心中对这个人产生不满、厌恶，甚至怨恨，假如不是哈利勒突然站起身出去端来一个装满各种糖果的银盘子，微笑着(他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递给他，让他爱吃什么就拿什么，这些感情几乎会永远留在他的心里。肖卡特寡妇由一个男人搀扶着进来了，他们见这个男人长得很象哈利勒，猜到他准是哈利勒的哥哥。随后肖卡特寡妇向他们介绍说："这是我的大儿子易卜拉欣……你们还都不认识他吧！"老太太看到艾米娜和海迪杰在同易卜拉欣互相问候时显得有些惶遽，就微笑着说："多年来我们两家一直就象一家人似的，可是直到现在我们有些人才初次见面……这没什么。"艾米娜意识到老太太这句话是在鼓励她，让她别把这当作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就微微笑了笑，但是心中仍然有些不安。她暗自想：虽说他弟弟已经同他们象一

家人一样了，但是丈夫能够同意她们母女不带面纱和这个男人会面吗？是把这次会面告诉丈夫，还是瞒着他才能平安无事呢？

易卜拉欣和哈利勒虽然年龄上有差别，但却长得象一对孪生兄弟，从模样上看两个人不象年龄相差很多的样子。若不是易卜拉欣的头发短些，并且蓄着捻起来的小胡髭，就看不出和哈利勒有什么两样。他看来不象四十岁，仿佛他的青春和外貌没有经过岁月的摧残，于是艾米娜想起丈夫曾经对她谈到过已故的肖卡特："要看他的外貌，真会认为他比实际年龄不只小二十岁。"还说："别看他那样善良高贵，可是他那种喜好安逸无所用心的样子，真象头牲口。"易卜拉欣刚成年的时候曾经结过婚，并且生过两个孩子，后来妻儿相继亡故，可是他的外表看来却不过三十岁，真是少见！是的，他对于这番不幸的遭遇泰然处之，丝毫没有为此感到忧伤，自妻儿死后，他守在母亲身旁，按照肖卡特家的习惯过着安闲自在的生活。每逢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海迪杰就偷眼去看这兄弟俩，琢磨他们为什么长得如此相象，两张面孔同样细白、饱满，四只突出的大眼睛同样慵懒无神。这种情形触动了她那隐藏着的嘲笑人的念头，心中产生了拿此取笑的想法。她把看到的情形牢牢记住，准备在"家庭茶会"上褒贬一番，借以取笑。此外，她还在认真地考虑，根据这些缺点给他们起个什么外号，就象她给自己嘴下的某些牺牲者，具体地说，就象她看肖卡特寡妇说话时口沫四溅，给她起了个"机关枪"的外号一样。当她又一次偷眼去看易卜拉欣的时候，她的目光正好和他那从两条浓眉下留心地打量她面孔的目光遇到一起，心中不由得一惊，羞涩而尴尬地赶忙垂下了眼皮。她疑惧地暗自想：他见到我看他会怎样想呢？接着她又想起自己的容貌，於是不安地想：他对我的容貌会有什么印象呢？他会不会象我讥笑他那两

只慵懒无神的大眼睛那样讥笑我的鼻子呢？她越想越不安。

凯玛勒待在这里心中很不痛快，他虽然见到了阿依莎，但是这种相见简直象会客一样，除了得到一些糖果而外，他的愿望一点也没有得到满足。他走到阿依莎跟前，向她作了一个暗示，她知道他是要和她单独在一起。她站起来，拉着他的手走出房去，她以为陪他在堂屋里坐一会儿也就行了，可是他却拉着她的手一直走进卧室，然后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这时他才喜笑颜开，眼睛里闪耀出光辉。他端详了她一会儿，然后在卧室里东瞧瞧西看看，闻一闻新家具的气味和屋子里喷洒香水时遗留下来的香味。接着他看了看那张软床和床上被子旁边的两个绣花枕头，问她说："这是什么？"她说："两个小枕头。"他问："你就枕它吗？"她微笑着说："不，这是摆着作装饰的。"他又指着床问："你睡在哪儿？"她仍旧微笑着回答："睡在里边。"他好象要弄清楚是否有人和她一起睡似的："哈利勒呢？"她温柔地拧了他的小嘴巴一下，答道："睡在外边……"这时他突然看见了那张"长椅"，就走过去坐在上面，并叫她挨着他坐下。她坐下来以后，他立刻眯缝起眼睛，隐藏住怀疑的目光，沉湎在回忆中：阿依莎结婚那天晚上，他在外面从门缝里看到的那幅情景使他疑惑不解，当他问母亲时，还挨了狠狠的一巴掌。他在近似痛苦的刺激下，想把自己心里的事告诉姐姐，并向她问明那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表露这种怀疑他又感到丢人，于是勉强克制住自己的欲望。接着他抬起眼睛，露出微笑，天真地望着她。她也朝他笑了笑，俯下身去吻了他一下，然后站起来，满脸带着甜蜜的微笑说：

"来，让我把你的几个口袋都装满巧克力糖！"

四十四

住宅门前的两宫之间路边上，站满了一群群的孩子，大声地喊叫着，从这些声音中可以清楚地听出凯玛勒的声音："新娘的汽车来啦！"他一连喊了三声。亚辛穿戴着华丽的衣服，分开站在街门口的人群走出来。他站在门前的马路上，面对着奈哈西大街，看到新娘的汽车，他面带得意的神情慢慢向前走去。在这个令人心情激动的幸福时刻，尽管里里外外、楼上楼下的人都瞧着他，他还是表现得很沉着，一点也不局促，完全象个成年男子。也许是他感到人们都在注视着自己，因而鼓起勇气克制住身心的颤抖，以免露出成年男子认为是丢脸的样子；也许是他知道父亲站在街门口迎接新娘的双方亲友的后面不会看见他，因而有了自制力。他望着那辆扎着花彩的汽车，它给他带来了他的新娘，或者说给他带来一个月以前就属于他的妻子，尽管他还没看见过她；或者说给他带来了希望，幻想永远得到满足的幸福终于到来了。汽车停在了门口，后面的一长排汽车跟着停下来。于是他满怀幸福地准备迎亲，心里只希望能够尽早揭开白绸面纱看看新娘的面容。接着汽车门开了，走下一个黑人女仆来，有四十岁的光景，身体强壮，皮肤光润，两只大眼睛很好看，一看她的动作就断定她是新娘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她往旁边一闪，挺直身子站着，象个卫兵似的，然后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用宏钟般的嗓音招呼他说：

"请您来接新娘吧！"

亚辛走到汽车门前，略微往里一探身，看见新娘穿着一身白

衣坐在两个姑娘中间，并闻到一股诱人的芳香。他被这种美好的气氛弄得心慌意乱，只把胳膊伸给新娘，两只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好象被阳光照花了一样。新娘羞涩地一动不动，任凭她身右边的姑娘抓起她的手挽在他的胳膊上，并笑嘻嘻地低声说：

“勇敢些，宰奈白！”

两个人并肩走进门去，新娘不胜娇羞，用一把大鸵羽扇子遮在他俩中间，挡住自己的脸和脖子。他们俩从两排迎亲的人群中间穿过庭院，送亲来的女眷跟在后面高声唱着祝辞，好象她们根本不理会艾哈麦德就站在离开她们一米来远的地方。就这样，在这幢安谧的房子里，第一次当着它的专制的主人响起了唱祝辞的声音。这个家里的人听到这声音都感到惊异，不过其中也夹杂着喜悦和无恶意的幸灾乐祸的心情，因为它破坏了父亲的专横的决定：在给长子完婚这天晚上不准唱祝辞，不请歌女和歌手，不要任何娱乐，要象平常一样度过。艾米娜和海迪杰、阿依莎互相望了一眼，面带会意的微笑。她们从临院子的窗户里向外望着，想看看艾哈麦德对唱祝辞有什么反应，只见他陪着穆罕默德·阿发特又说又笑，艾米娜咕哝着说：“今天晚上就是他心里再不痛快也得装出笑脸！”乌姆·哈纳菲乘这个机会象个琵琶桶似的混在唱祝辞的女人中间，放开喉咙叫嚷起来，她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唱祝辞的声音，她要借此补偿在阿依莎结婚和亚辛订婚的时候，由于惧怕主人而错过的欢乐的机会。她叫嚷着朝艾米娜母女走来，逗得她们哈哈大笑。接着她对她们说：“今天总算唱祝辞了，就是一辈子只有这么一回也好。他决没想到今天晚上会有人唱祝辞！”亚辛把新娘送到内宅门口以后，转来时碰到了法赫米。法赫米嘴角上挂着一丝尴尬和担心的苦笑，

也许这就是"被禁止的"欢快喧闹声在他身上引起的反应。他偷偷看了父亲一眼，然后回过头来看着哥哥，无语地一笑。亚辛带着几分不高兴的口吻对他说：

"办一次喜事只预备了一餐席和只有女客们唱唱祝辞，够多么扫兴！如果找个歌女或歌手来唱唱，对他又有什么坏处呢？"

这本来是全家人的希望，但是他们想不出办法来公开向艾哈麦德提出要求，只好让亚辛去托穆罕默德·阿发特向父亲说，但是艾哈麦德却一再借口推脱，他要鸦雀无声地把这场喜事办过去，只肯备办一顿丰盛的晚宴，此外再没有别的。亚辛遗憾地重复说：

"一辈子只有这么一回大喜事，连一点乐趣也没有！入洞房也没有鼓乐伴奏，好象是一个跳舞的没有伴奏，一个人在那儿扭摆一样！"接着他的眼睛里闪出狡黠的目光，戏谑地说："不用说，我们的爸爸看不惯那些'歌女'，但是在她们家里可没例外。"

凯玛勒在楼上招待女客的地方逗留了一会儿，然后跑到楼下招待男客的地方来寻找亚辛。他看见哥哥正在院子里查看厨师们搭的厨棚，便兴冲冲地朝他跑来，那样子好象完成了重大的委托要向哥哥交待似的，他说：

"你的嘱咐办到了，我跟着新娘到了洞房，等她揭去面纱以后，我把她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噢，她的身材怎么样？"哥哥转过脸来对着他问。

"跟海迪杰姐姐的身材差不多……"

两个人全都笑了。

"有没有什么缺陷？你看她有没有阿依莎那样可爱？"

"不，阿依莎姐姐要漂亮多了！"

"真倒霉！你是不是说她长得跟海迪杰一样？"

“不，比海迪杰姐姐好看些。”

“好看许多吗？”

凯玛勒思索着摇了摇头，亚辛急不可待地问：

“你说，她哪一点长得可爱？”

“小鼻子挺可爱，象妈妈的鼻子似的。两只眼睛也象妈妈。”

“别的呢？”

“她面孔很白，头发挺黑，身上可香啦！”

“谢天谢地，但愿你说的全都对！”

他觉得弟弟似乎还有话没说出来，就担心地问：

“还有什么你都说出来吧，不用顾虑！”

“我看见她掏出手绢来……擤鼻涕！”凯玛勒眯缝起眼睛说，并且厌恶地撇了撇嘴，仿佛他认为那么漂亮的新娘做出这种举动来实在不象话。

“得啦，别说了，求真主保佑圆满吧！”亚辛忍不住笑着说。

他用忧郁的目光往院子里扫了一眼，除了厨师、伙计和男女孩子以外，冷冷清清的什么也没有。他想应该搭彩棚，有鼓乐，热热闹闹地招待宾客，可是谁决定偏不那样做呢？父亲！就是那个喜好寻欢取乐的人……这个人多么奇怪呀！他一面追求真主禁止的欢乐，自己来消遣取乐，另一面却禁止家里人享受合法的娱乐！他想起父亲在祖贝达的房间里面对着酒杯和琵琶的情景，不由得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他过去从没有过这么明确的概念，那就是父亲的天性和他生母的天性非常相似！他们俩在纵情恣欲和沉溺于堕落的情趣方面，可以说一模一样，不分上下。假如他母亲也是个男人，那种好酒贪杯和迷恋声色的劲头不会亚于父亲！他们俩所以很快就决裂了，正是因为他不能满足于她那样的妻子，她也不能满足于他这样的丈夫。假如不是他后来遇

到这位善良的妻子，他们夫妻之间还是不能长久！接着他笑了，他这一笑并不是出于高兴，而是对于这个“奇怪的想法”的感叹：“现在我明白我是怎样一个人了，原来我是这么一对色鬼的儿子，所以我将来也只能还和过去一样！”接着，他又问自己：没请我的生母来参加婚礼，是不是不对？但他坚决相信自己并没做错。父亲在举行婚礼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对他说：“我看你还是给你的母亲送个信去，如果你愿意，可以请她来参加你的婚礼。”这也许是父亲想给他一些安慰，他相信父亲说的决不是心里话，父亲决不情愿让他到那个卑贱的男人——他母亲换了几个男人之后，又选上的那个丈夫那里去；父亲也决不情愿看到儿子仍然爱着自己的母亲，请她来参加自己的婚礼。不论是为了结婚，还是为了世界上的任何幸福，他都不能再和那个已抛开的女人，那件丑事，那些可耻的记忆发生联系！当时他只是回答父亲说：“假如我真的有母亲的话，我当然要首先请她来参加我的婚礼。”他猛然注意到孩子们正瞅着他互相低语，他特别看了那些女孩子们一眼，大声笑着问她们：“你们才这么大就想结婚吗，小姑娘们？”然后他转脸望着内宅的门，想起海迪杰昨天奚落他的话：“明天你要是怕让客人们知道实际上是爸爸给你办事，是他拿的彩礼，负担一切花销，因而你在他们面前感到脸面不好看的话，你应该不停地活动，从这屋到那屋，在客人们之间说说笑笑，从早到晚忙着查看厨房，大声喊嚷，好叫人们看着以为是你自己操持婚礼，自己给自己办事。”想到这里他不由得笑了，决心照这种嘲弄式的忠告去表演：他移动高大的身躯，出现在男客人们之间，举止温文尔雅，优美动人，并表现出青年人的勃勃生气。尽管没有什么事情，他也要不停地进进出出，来回走动，这样可以使他清除那些不快的心绪，一心一意地享受快乐的新婚之夜。他一想到新娘，

浑身就发生兽性的震颤。接着他想起一个月以前他在女琵琶手宰努白那里最后一次过夜的情形，他怎样告诉她自己快要结婚了，并向她告别，她怎样假装气恼地骂他："狗崽子！你一直瞒着我，好达到你的目的！心里想着的总比到嘴的香，对不对？你这挨千刀的杂种！"无论是宰努白还是别的女人，都没在他的心上留下什么痕迹，他将永远遮盖住生活的这一面。他回味起酒香的时候，估计自己嗜酒的欲念不会根除，然而对于女人，他认为自己的眼睛今后再不会去贪婪地追随过路女人的面孔和出现在面前的苗条身材。新娘是一个新的乐趣，她会满足他那神魂颠倒的强烈欲望。今后，他在生活中要扮演一个新角色，从今晚开始，要扮演几夜、整月、整年，甚至一辈子。他脸上闪现着明显的喜悦，法赫米看了，心中既为哥哥高兴，又为自己难过。到处乱跑的凯玛勒突然跑来，笑嘻嘻地招呼亚辛说：

"厨师跟我说，客人们吃不了那许多糖果，会剩下好多好多……"

四十五

亚辛婚后，"家庭茶会"上增加了一个人——面孔上流露着青春的活力和新婚的喜气的宰奈白，楼上挨着父母亲房间的三间房子里多了新娘的嫁妆，除此以外，这个家里一切率由旧章，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不论是父亲的治家之策，还是他那要求人们绝对服从的王权和意志，以及母亲的只能听从她一个人安排的管家之道，全都依然保持着娶儿媳以前的老样子。说实在的，人们的内心却突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围绕着人们的一些想

法，并从他们的表情中显露出来了。宰奈白处在这个家里的长媳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同丈夫和这个家里的其他人生活在一起，不可能不引起人们一些不同的感情和感觉。母亲用含着希望和戒备的眼光注视着这个年轻女人，想到自己注定要和她一起生活很久，甚至会让她送终，不能不考虑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她温存的微笑里含着什么意思？总之，她对待这个年轻女人，好象房东对待新房客一样，一方面琢磨，一方面心怀提防。海迪杰和嫂嫂虽然彼此都很客气，但她却用挑剔和怀疑的锐利目光观察着新媳妇，寻衅地搜索着她的缺点和过失；宰奈白同她哥哥结了婚，住到这个家里来，带给她的只是暗藏的不悦。婚后最初几天，新娘躲在自己房间里，海迪杰和母亲在厨房里干活儿，她问母亲："难道厨房是'她'不该来的地方吗？"母亲心里也正被这件事烦扰着，听了女儿的责难感到一些安慰，但她还是为儿媳辩解说："不要着急，她是刚过门的新媳妇嘛！"女儿带着不高兴的样子说："谁规定我们必须侍候新媳妇呀？"母亲仿佛自己问自己似地说："你是说应该让她同居另爨么？"海迪杰大声反驳说："假如她花她爸爸的钱，不花我爸爸的钱，那就可以！我是说她应该来和我们一块干活儿！"过了一个星期，宰奈白主动到厨房来帮助干活，但是海迪杰却不满意她的帮忙，她吹毛求疵地查看嫂子干的活儿，一会儿对母亲说："她不是来帮您干活儿的，是来应付应付，好说自己尽了义务。"一会儿又挖苦地说："我们常听说阿发特先生家排场大，连平常的饭食都和普通人家不一样……可是您看她做的东西，哪一样是我们没吃过没见过的？"一天宰奈白提议做"舍尔科希"吃，并说这是她娘家人很爱吃的东西。艾哈麦德家还是第一次吃这种饭食，人们吃着都觉得很有味道，尤其是亚辛，更是特别爱吃，以至母亲的心里也不免有些嫉意。海

迪杰简直气疯了，她贬损地说："人家说要做舍尔科希，我们说拜个师傅学学手艺吧，可是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呀？大米饭加肉汁，简直是卤稀饭！一点特殊味道也没有，这就象新娘子似的，结婚那天穿戴打扮得漂漂亮亮，等到把那套婚服脱下来，还不是一个普通姑娘，除了骨头、肉和血以外，也没什么新鲜东西！"婚后刚两个星期，海迪杰就当着母亲、法赫米和凯玛勒说，别看新媳妇长得挺白净，够个中等人才，实际上却跟舍尔科希一样令人腻烦。可是她一面这样说，一面却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不声不响地学做舍尔科希。宰奈白一些善意的话——至少说，那个时候她还不可能有任何恶意——却引起她们许多想法，并对她产生了不信任。例如，一有机会她就要夸耀她的土耳其血统，夸耀自己家的规矩和生活方式，同样她也高兴把自己跟父亲一起坐着轿车到正当的娱乐场所和花园里去游玩的所见所闻说给她们听。母亲听了这些，心中引起近乎慌乱的惊诧，她从来没听说过儿媳妇所谈的那种生活方式，她不但觉得奇怪，而且觉得厌恶，内心对这种超出妇道的自由认为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情；还有，儿媳妇的夸耀土耳其血统同样招她特别不高兴。但她表面上对儿媳妇还是温和有礼的。不论是从顺从的天性来说，还是从内心的感情来说，她都对丈夫和儿子非常尊重，因而认为儿媳妇这种作风同他们父子的身份太不相称。然而她却把这种感情隐藏起来，只对宰奈白作出注意倾听的样子和有礼貌的微笑。假如不是母亲切望保持安宁，从中解劝，海迪杰早就不顾一切地把她的愤懑发泄出来了。虽然如此，海迪杰还是拐弯抹角地发泄她的怒气，只是采取不致惹起是非的方式。例如，当她听嫂嫂说到出门游逛的时候，不便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就表现出特别惊讶的样子，或是注视着嫂嫂的脸喊一声："哎呀呀！"或是用手拍着胸膛

说："你就在公园里让成百上千的人看着随便走！"要么说："真主啊，我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除此而外，她还可能说一些词句不带什么恶意的话，但却故意拿着腔调拖长声音说话，好象一个父亲在礼拜当中念《古兰经》的时候，看到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的儿子做错了事，甘愿破坏自己的礼拜——当然这种情形是不多见的——拿着腔调教训儿子的语气一样。因此，只要单独和亚辛在一起而没有嫂嫂的时候，她就要向他发泄憋在心里的怒火："天呐，天呐！你这位新媳妇竟是个到处乱跑的女人！"他取笑地说："那是土耳其的风俗，你不懂！"于是又使她想起嫂嫂夸耀土耳其血统的神气带给她的不快，就说："我想过了，为什么少奶奶总是夸耀土耳其血统呢？原来她的上十八代祖宗是土耳其人！当心，哥哥！土耳其女人可都有疯病！"他也反唇相讥说："我觉得有疯病也比有让神经健全的人一看见就得发疯的鼻子强得多！"一家人全都意识到在海迪杰和宰奈白之间酝酿着一场风波。法赫米劝告海迪杰要管住自己的嘴，提防这些诙谐话让嫂嫂听见。他也在背后叮嘱过凯玛勒，因为孩子经常在家里人和新娘之间转来转去，是个媒介，犹如带着花粉的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一样。出乎法赫米意料，同样也出乎一家人的意料，一个巧妙的机会解决了姑嫂两个之间的矛盾：肖卡特寡妇带着阿依莎来串亲戚，带来了谁也不曾想到的奇迹，老太太当着海迪杰的面对母亲说：

"艾米娜夫人，我今天是特地来给我儿子易卜拉欣向海迪杰求亲的。"

这是一件事先毫无预兆的大喜事，尽管拖延了许久，但是它终于到来了。老太太的声音在母亲听来是那么感人，以至她想不出来应该怎样回答她。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兴得象

呆子一样，等到心情稍微稳定下来以后，她才用颤抖的声音说：

"海迪杰跟我的关系并不比跟您更亲近，她就是您的女儿，有您照顾着，她一定会比在家里还要加倍幸福……"

两个母亲不停地互相说着一些顺情合意的话，海迪杰却心乱如麻，一点也没听进去。她害羞而又惊慌地低下头，眼睛里经常含着的那种讥讽神情消失了，一时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温顺。接着，种种思绪一齐涌上她的心头。这次求婚来得这么突然，多么突然啊！当它没有到来的时候，它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如今它真的到来了，又使人有些不敢相信。波动的心情，使她顾不到喜悦……"给我儿子易卜拉欣向海迪杰求亲！"他可爱吗？他的慵懒神情招她嘲笑，可是他仪表堂堂，具有男子美。他是否可爱呢？

"姐妹俩嫁到一家，这是多么幸运啊！"

肖卡特寡妇这样说是要肯定这件事，摆明它的理由……不消说，易卜拉欣和哈利勒的财产同样多，真主为她安排下了多么好的命运啊！她曾为阿依莎比自己先结婚感到非常不幸，但她却万万没有想到命中注定阿依莎的结婚为她打开了关闭着的幸运之门……

"这多么好哇，亲姐妹作妯娌，家里有什么难办的事也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老太太说着笑出来）就是婆婆，我想她也好说话。"

"妯娌是亲姐妹，婆婆就是亲妈，一点儿也错不了。"

两位母亲互相说着客气话。海迪杰听到老太太带来这个喜信，对老太太是那么喜爱，其程度就象老太太来给阿依莎提亲那天她对她的憎恶一样。必须今天就让马莉娅知道这个消息，决不能等到明天。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了这样迫切的愿望，也

许是由于阿依莎订婚那天马莉娅曾对她说："他们为什么这样着忙呀，等你订了婚以后再说多好！"当时，由于她那多疑的天性，这句无心的话引起了她的怨恨。肖卡特婆媳走后，亚辛故意挑衅地拿她取笑说：

"真的，我从认识易卜拉欣·肖卡特那天起，心里就想，这个分不清好坏的家伙，说不定哪一天会找一个象海迪杰那样的媳妇！"

海迪杰只是笑了笑，一句话没说。亚辛又大声说：

"难道你也知道害羞了？"

亚辛和她开着玩笑，脸上带出喜悦和庆幸的神色。这时凯玛勒担心地提出一个问题，搅乱了大家的心绪：

"海迪杰是不是也要丢下我们走了？"

"甘露街离我们这儿并不远。"母亲似乎是安慰他又似乎是安慰自己地说。

凯玛勒并没把自己想说的话全讲出来，等到晚上只剩下他和母亲两个人的时候，他坐在母亲对面的椅子上，用责怪和质问的口吻问母亲：

"妈妈，你是怎么想的呀？难道你打算象丢开阿依莎那样再丢开海迪杰吗？"

母亲对他解释说，她并没有丢开她们俩，而是同意让她们俩去享福。他仿佛要提醒母亲注意一件她曾经忽略并且还要忽略的事似的，警告地说：

"这一个又要走了，也许您又象想阿依莎那样以为她会回来的；可是她决不会回来了，就是她回来看您，到了这儿也只是象个客人似的，喝杯咖啡就走。我老实说吧，她决不会回来了！"接着，他又象警告又象劝告地说："家里只剩下您一个人了，连个伴

儿都没有，谁帮助您洗衣裳扫地？谁帮助您在厨房里干活儿？谁晚上陪着您坐一会儿？谁跟我们一起说说笑笑？谁也没有了，只剩下乌姆·哈纳菲。这一下她可方便了，随便偷我们的东西吃吧！”

她再向他解释，说幸福不可能是没有代价的。他反驳说：

“谁跟您说结婚就是幸福？我敢肯定，结婚决不是幸福！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妈妈怎么会有幸福呢？”他激动地接着说：“再说她也不愿意结婚，从前阿依莎姐姐也不愿意结婚……有一天晚上我在她们床上问她们，她们俩都跟我说不要结婚。”

于是母亲又告诉他，女孩子必须结婚。他禁不住说：

“谁说女孩子一定得到陌生人家里去？她在人家那儿干什么？一个男人让她坐在长椅上，托住她的下颏……”

这时，母亲用他从未见过的严厉态度喝住他，不准他再说下去，于是他拍了一下手，警告地说：

“随您的便吧……早晚您会明白的！”

这天晚上，艾米娜高兴得合不上眼，兴奋的心情赶走了倦意，好象明月赶走了黑暗一样。她一直醒着，直到后半夜丈夫回来。她把这个喜信告诉了他，丈夫尽管心里对女儿的婚事有许多奇怪的想法，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很高兴，醉昏昏的脑袋不由得清醒了一些。然而，他却板起面孔问道：

“易卜拉欣看见过她吗？”

艾米娜不由得想：“难道他这种少有的高兴连半分钟都维持不了？”她惴惴不安地咕哝说：

“他母亲……”

“我没问他母亲，我问他看见过海迪杰没有？”丈夫打断她说。

“我们在阿依莎房间里坐着的时候，他进来过，我说是一家人，也没拿这当回事……”艾米娜说着，今晚第一次感到不愉快。

“可是你为什么没告诉过我……”他咆哮地问。

什么事情都会成为不幸的根源，难道他就愿意如此残酷地断送女儿的前途？她眼睛里涌出了泪花，但她并没被他这种严厉的怒容吓住，她说：

“老爷，海迪杰的命运和幸福全都在于您啦，恐怕难得再有这么好的运气。”

他冷冷地盯了她一眼，愤怒地咕哝了几句，仿佛怒火堵住了他惯用的大嗓门，此外并没有更多的举动。也许他内心里从一开始就同意了，只是不摆一摆他的威风便不肯顺从她的意愿。这正是他的一种手段，即使同意妻子的意见，也要给她一些压力，以防止破坏自己的原则……

四十六

亚辛是在暑假期间完的婚，新婚蜜月里他过着安闲自在的生活。白天他不必出去工作，晚上他也不到外边去游逛，除了有时出去买瓶白兰地之类的特殊必需品以外，他一步也不离开家。他发现自己在新婚生活领域之外，再没有任何工作、要求和欲望，于是便一心一意、热情而乐观地沉湎在新婚生活里，这也是一个怀着极大肉欲享受幻想的人最初得到的满足，而且认识到将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继续享受下去时所必然有的情况。但是婚后过了二十几天，他感觉到自己未免有些过于乐观了，一种莫名的遗憾突然闯入他的生活，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隐

藏在内心深处的厌倦，因而感到特别腻烦。过去，不用说宰努白，就是卖坚果的女人也没有使他感到过这种厌倦，因为他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女人放在家中象今天掌握宰奈白这样随心所欲地摆弄。这个安谧的"小王国"竟是那么乏味……它虽然看起来那么诱人，实际上却令人十分烦闷、讨厌，好象在万愚节赠送人的假巧克力，外皮是一层糖衣，里面却包着大蒜。使他迷醉的乐趣，到头来只是习惯的、有规律的、毫无感情的、呆板的、一再重复的机械动作，犹如人们在礼拜时心不在焉地反复叨念固定的祈祷词一样。这是多么不幸啊！亚辛暗自思忖：他的烦恼从何而来？魔鬼要把他引向哪里去？厌倦情绪从何而来？迷恋的情绪又到哪里去了？原来的亚辛哪里去了？原来的宰奈白哪里去了？美妙的幻想又哪里去了？这究竟是结婚造成的，还是他自己造成的？这样再过几个月又会怎样？并不是他没有欲念，而是她的欲念不象把斋的人期待美味似的那样迫切。在他等待她发情的时候，却发现她无动于衷，使他扫兴，而当他发现这个年轻女人老也不表现任何反应，或者更确切些说，当他发现她要求更多的精力和表现更大的贪欲的时候，又感到厌烦。当他经过一番疲劳，想要睡觉的时候，她却把小腿压在他的小腿上，仿佛是在提出要求，于是他心里说："真新鲜，我的结婚幻想却好象是为她实现了！"此外，当他搂抱她的时候，虽然最初觉得很快意，可是看到那呆板的样子，又促使他回味起他以为永远结束了的往事，宰努白和其他女人从他的心底浮上脑海，好象飓风过后海里浮上来的蚌壳一样。这并不是他对家庭生活根本没有好感，他的确是满怀好感钻进婚姻的窠穴来的，而是由于经过对比、衡量和回味，最后发现新妇并不是打开女人世界的神秘钥匙，他不知道怎样忠实于促使自己结婚的最初愿望。至少说，他原以为在妻子的怀

抱里可以不再需要外面世界、自己将要终身生活在她的怀抱里的天真幻想看来是难于实现了。那只不过是他对性生活的天真幻想之一，今后他会感觉到丢开自己的世界和习惯是痛苦的事情，他没有那样做的必要，他必须不断地寻求各种方式来摆脱烦恼、忧虑和失望，以使自己的心灵在它所向往的生活乐趣的鼓舞下，重新活跃起来。以后，他利用同结过婚的朋友们的交往，向他们寻求自己迫切需要解决的、令人烦恼的问题的答案，但是他得不到解决的办法……今后，他也不相信实际存在解决的办法！现在最好是不往长远想。没过多久，他便本能地嘲笑起自己的幻想来。他情愿一步一步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随风转舵，于是他开始接受了妻子的建议，两个人一起出去游玩。一天晚上，出乎全家人的意料，亚辛带着妻子一起出去了，傍晚时候他俩还和大家在一起，事先并没告诉任何人他俩要到哪里去。一方面由于他们是在晚上出去的，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家庭从来没有过这样稀奇的事情，所以引起人们许多猜疑。海迪杰立即把新娘的女佣人奴尔叫了来，问她是否知道少奶奶到什么地方去了，女佣人若无其事地高声回答说：

“哦，小姐，他们到科希克希贝克剧院去了……”

“科希克希贝克……”海迪杰和母亲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一家人对于这个名字并不生疏，从他们刚会走路时就会唱关于科希克希贝克的歌曲，尽管如此，这个名字对于他们来说仍然象传奇小说中的英雄或腾空的妖怪——齐柏林飞艇一样不可理解。亚辛带着妻子到那里去，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简直和到刑事法庭上去没有什么两样。母亲好似惶恐地瞧了瞧海迪杰和法赫米，问道：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到后半夜，也许天快亮时……”法赫米回答时嘴上挂着一丝无意味的微笑。

母亲打发女佣人走开，等到脚步声完全消失以后，她才激动而急切地说：

“亚辛怎么这样糊涂？他在我们面前说话办事不是挺明白的吗？他怎么就不想想让你爸爸知道了怎么办呢？”

“亚辛还不致于糊涂到连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都不知道，”海迪杰忿忿地说，“他的毛病不是糊涂，而是男人不该有的轻贱。哼，要不是她逼着他去的，你们就把我的胳膊剁掉！”

“亚辛本来就好玩乐……”法赫米说。他对哥哥这种大胆的行为也感到不满，但是却想缓和一下这种紧张的气氛。

“我们不管亚辛好玩不好玩，可以随他去，就是他在外边玩到天亮也没人管他。”海迪杰听了法赫米的辩护更加有气，滔滔不绝地说，“可是他不该带着媳妇出去玩。一定是她一说，他就不敢反驳，他让她摆弄得象个听话的小猫似的。依我看，倒是她放弃不了这种欲望，她不是常跟我们说她爸爸带着她到这里那里去游逛吗！假如不是她出的主意，他决不会带着她到科希克希贝克去。真丢人！现在这种倒霉的日子，连男人们都怕遇上澳大利亚鬼子，象老鼠似地躲在家里，她却要……”

一家人对待这件事虽然有着不同的态度：有的是非难，有的是辩解，也有的守中立，但是却同样都怀着怨气。凯玛勒睁大两只眼睛，一声不响地听着这场激烈的谈话，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把去科希克希剧院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呢，不理解为什么引起争论和令人如此惊慌，市场上卖的那种小玩偶像不就是科希克希贝克吗？小玩偶脸上笑眯眯的，留着长胡子，穿着肥长袍，缠着头巾，身体一跳一跳的；许多好听的歌不都是唱的他吗？他和他的

小朋友福欧德——父亲的朋友加米勒·汉姆扎维的儿子——不是总学唱关于那个人的歌吗?这个在他心目中有趣、可爱的人为什么竟会惹得他们这样抱怨呢?也许是因为亚辛不该带着他的媳妇去,而不是由于科希克希贝克本身,果然如此,他也要为亚辛的大胆行动感到惊慌,特别是他忘不了母亲那次去朝拜侯赛因墓所招致的后果。不错,亚辛应该一个人去,如果他需要个伴儿,那么应该带他去,现在正是暑假,况且他的考试成绩又很好。想到这里,他不由得说:

"他要是带我去,不是挺好吗?"

他的话与大家的谈话很不谐调,仿佛庄严肃穆的歌声中的一个奇怪音调。海迪杰说:

"今后我们只有更原谅你不懂事了!"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法赫米不由得笑出声来脱口说道。

不过,这个比喻在他自己听来也觉得有些不受听,母亲和海迪杰诧异地注视着他的眼睛,更肯定了他这句话不对头。他立时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就用不好意思和埋怨自己的口吻纠正说:

"我原来想说'有其兄必有其弟'……"

这番谈论归纳起来说明两点,一点是海迪杰借机攻击宰奈白,另一点是母亲担心惹出祸事。不过,母亲并没有把自己的心事完全流露出来。这天夜里,她产生了许多从前所没有过的想法。她对宰奈白虽然一向有些不满,毕竟还没有达到厌恶或憎恨的程度,她总是有心无心地适当顾全年轻女人的面子。但是今天看到宰奈白竟然违背习俗礼法,做出在她看来只允许男人们做的事情来,她认为是不容忽视的。象她这样一个在四面高墙之中做了半生"囚徒",只为一家人祈求幸福朝拜了一次

侯赛因墓（不是到科希克希去），就在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方面付出了偌大代价的女人，看着这种举动确实是一件不能容忍的过失。她那暗藏的谴责同酝酿着的痛苦和忿怒结合到一起了，她按照自己的逻辑反复想："如果不给这个年轻女人以应有的惩罚，生活将会变得不堪设想。"就这样，这颗纯朴而诚挚的心灵在和一个外来的女人打交道的第一个月里就沾染上了忿怒和怨恨，而这颗心长期以来被严厉、专横和劳累围绕着，一向只知道服从、谅解和喜悦。她回到房间以后，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希望真主把亚辛的"罪恶"掩盖起来（象她对子女们所说的那样），还是希望他——更恰当地说是他的妻子——受到申斥和教训的惩戒。夜里，她好象只关心着一点，那就是如何维护家规，不使它受到任何轻侮，保卫它不受挑衅性的侵犯，除此之外，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过问。她热中于遵守礼教已经达到残酷的程度，她把与常人相同的脆弱感情埋葬在内心深处，并以忠实、德行和恪守教规为名，借以逃避内心的痛苦，例如她以自己是一个"自由人"① 和具有其他"崇高的基本人权"为名，用忍耐来宽解被压抑的天性。艾哈麦德回来了，她的决心依然没有动摇，但是她一见他的面，立刻产生了畏惧，舌头也不听使唤了。她的心怦怦跳着，心神不定地听他说话或者回答他的问话。她不知道怎样使自己的激动心情平静下去，每过一会儿，也就是离睡觉的时间越近，一种不可理解的愿望越迫使她要说出这件事来。她多么希望这件事能自然地暴露呀！比如，亚辛两口子在父亲睡下之前回来，丈夫会自己发觉这件令人不悦的事情，那么愚蠢的新娘会当面受到公公对她这种举动的申斥，用不着她做婆婆的过问。不

---

① 指伊斯兰教法规定的"自由人"，即奴隶的对称。

消说，那样一来她的烦恼就会被宽慰所抵销。她不安地期待着有人敲大门。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最后丈夫打了一个呵欠，懒洋洋地对她说：

“熄了灯吧！”

她失望了，舌头不听使唤了，她用颤抖的微弱的声音仿佛自言自语似地说：

“都这么晚了，亚辛和他媳妇还没回来。”

“和他媳妇？他们俩上哪儿去了？”丈夫盯着她的脸惊奇地问。

她咽了一口唾沫，感到自己的行为可怕，同时也害怕丈夫发脾气，但是她又不能不回答：

“听女佣人说他们到科希克希贝克去了……”

“科希克希贝克！？”

他的大嗓门表明他发火了，两只被酒精烧得通红的眼睛迸发出怒火，厉声厉色地向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睡意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定要等候那两个“罪犯”回来。他怒气不休地等待着，吓得她心惊胆战，仿佛她本人犯了罪似的。接着她感到懊悔。她泄露了这桩秘密，马上又感到懊悔，仿佛她这样做只是为了使自己懊悔似的。现在她如果能够弥补自己的过错，就是付出任何昂贵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她狠狠地谴责自己，骂自己恶毒地搬弄是非。假如真的只是为了纠正他俩的过错而没有歹心的话，那么为他俩隐瞒一下，到明天再指出他们的过错岂不更好？但是她屈从于恶毒的感情，不怀好意地为小两口安排下了不知怎样闯过的难关。懊悔无情地折磨着她的心，她羞愧地祈求真主怜悯他们大家。她的心一直忍受着痛苦的鞭挞，后来只听丈夫讥讽地说：

“到科希克希贝克去的少爷回来了！”

她睁大一双眼睛顺着开向庭院的窗户向外望着，同时竖起耳朵听到关大门的吱吱响声。丈夫站起来走出房间，她也机械地站起来，畏缩和羞愧地僵立在那里，心不停地跳着。接着她听到丈夫高声呼唤从外面回来的小两口说：“到我屋里来！”她恐惧到了极点，悄悄地溜出了房间。艾哈麦德回到他的坐位上，亚辛和宰奈白跟在后面进来。他不去理睬亚辛，只用严峻的目光望着年轻的儿媳妇，口气尽管还不显得太愤怒和粗暴，但却非常严肃地说：

“你好好听着，姑娘！你爸爸和我是老弟兄了，我们是至交，所以我把你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和海迪杰、阿依莎没有什么两样，我决不愿意为难你。可是有些事情我认为如果我不过问，那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比如象你这样的年轻妇女到外面去一直玩到半夜这件事。你不要以为有你男人跟着，就不拿这种越轨行为当回事，对于这样一个不知自爱的丈夫，你不应该顺从他，以致做出这种令人遗憾的错事来。我绝对相信你是个守规矩的孩子，更恰当地说，我确信你没有什么过错，你只是一味地顺从着他，要你怎样就怎样。我要求你帮我管住他，下次可不要再顺从他的意思……”

年轻女人心慌意乱地沉默着，她虽然在娘家的时候很自由随便，但是她却没有勇气同公公辩嘴，更不要说反抗了。她在公公家里刚刚生活了一个月，就染上了顺从的习惯，顺从他那使全家人畏惧的意志。她心里暗自抗议：她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带着她去看电影，并没把那当作不合规矩的事情，那么公公又有什么权利限制她丈夫允许她做的事情？她认为自己既没有越乎礼法，也没有违背妇道。她心里确实在这样想，也许想的还要多，但是

面对这双逼使人顺从和尊重的严峻眼睛，还有那个看来好象是对着她的六轮手枪似的大鼻子（他昂着头），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装出愿意接受教训和有礼貌的样子，隐藏起真实的感情，好象关着电钮的收音机里隐藏着声波一样。接着，她意外地听到公公仿佛一定要向她挑战似地问：

“你对我的话有什么不同意的吗？”

她摇了摇头，微微启了启嘴唇，似乎说“没有”，并没出声。然后，公公对她说：

“好了，你回房休息去吧！”

她面色苍白地离开了这个房间。这时，父亲瞧了瞧低着脑袋，两眼瞧着地面的亚辛，非常惋惜地摇着头说：

“真想不到你会干出这样不体面的事情来！让我对你有什么办法？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不然我非把你的脑袋打烂了不可。你不但已经是个大人，做了公务员，而且娶了媳妇，如果结婚还约束不住你，让我对你还有什么办法？难道这就是我教育你一场的结果吗？”接着他改变了惋惜的语气：“你怎么这么浑蛋？你还懂得怎样做个男人吗？你还懂得一点做人的规矩吗？……凭真主起誓，看见你做出这种事来真让我痛心。”

亚辛没抬头也没说话，父亲以为他这样沉默着是由于害怕或者是认识到了过错，决没想到他是喝醉了酒。但是儿子的沉默并没有使他满意，他认为如果不给儿子以严厉的惩罚就放过这件事，那比这件事本身更为错误；即使不用旧日的办法（用棍子揍一顿），也得好好教训一顿，否则的话这一家人就没法管了，他说：

“难道你不知道我连妻子去朝拜侯赛因陵墓都不允许吗？你怎么敢带着你的媳妇到那种下流场合里去，一直到深更半夜才

回来？浑蛋！你这不是带着你媳妇一起堕落吗？是什么魔鬼支使着你？”

亚辛认为沉默是安全的保证，如果他一多说话，结果一定会把他喝醉的事实暴露出来。另外，他的幻想嘲弄着这种严重局面，执拗地溜出这个房间飞到遥远的天际。他醉眼朦胧，脑袋昏昏沉沉，父亲的声音虽然引起他的畏惧，但是剧场里的小丑的歌声却在他心中不能停息，小丑好象恐怖黑夜中的幻影一样不时地浮现出来，低声歌唱：

为了吻你那奶油般的面庞，
我宁肯卖掉自己的衣裳，
亲爱的奶油糖果，
味美超过甜酱，赛过核桃糖！

歌声在恐惧中消失了，接着又跳回来。父亲看到他继续沉默着，忿怒地喊道：

“说，你打算怎么办？我决不能轻易放过这件事！”

亚辛感觉到再沉默下去后果可怕，只好尽力控制着自己不露醉态，战战兢兢、畏畏缩缩地开口说：

“她父亲对她纵容惯了……”随即又急忙改口：“可是我承认这是我的过错……”

“这不是在她父亲家里！”父亲装作没理会他补充的那句话，忿怒地嚷道，“她既然成了这个家里的人，就应当守这个家里的规矩！你是她的丈夫，是她的主人，你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教导她。你说吧，她和你一起出门究竟是你的主意，还是她的主意？”

亚辛虽然有些醉了，却没有忽视父亲为他设下的这个罗网，

惧怕心理支配着他企图逃避，他咕哝着说：

"她见我要出门，一个劲儿要我带着她。"

"你算个什么男人？她一说这话就应当打她一嘴巴！"父亲拍了一下手说，"……女人都是让男人惯坏了的，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管得住女人……（说着他更加气恼了）那么你就带着她到半裸体的女人跳舞的地方去？"

父亲在楼梯口拦住他时打破的幻影，重又浮现在他眼前，他脑子里又回荡起"我宁肯卖掉自己的衣裳……"的余音。这时，他突然听到父亲威吓地说：

"这个家里有你熟悉的家规，如果你不愿好好遵守它，就给我滚出去……"

四十七

阿依莎用她一双巧手无比细心地为海迪杰打扮，仿佛这是她生活中一桩首要的事情。海迪杰真的要做新娘了，她已经作好了到婆家去的准备。她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很少把某一件事归功于旁人的帮助，所以她硬说使她的面貌显得标致的首要原因是胖，胖比什么都重要。自从那个偶然看到她的男人向她求婚以来，她对自己的"美丽"更是确信不疑了。不过，周围的一切幸福情景都不能消除她内心深处想到行将离别而产生的激动，这也是她这样的少女必然有的情形，这是出于对家里人和家里的一切，从崇敬的父母直到鸡、常春藤和素馨花的爱。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使她爱的东西，甚至象结婚这样使她一直焦急而胆怯地期待着的事情也不能减轻她离家的痛苦。订

婚以前，她似乎并没理会到家庭的可爱和亲切，这也许是她克制不住生活的变动在她心中撩起的烦恼，因而把深厚、真挚的感情隐藏了起来。爱情如同健康一样，当你具有它的时候，会忽视它，而当你失去它的时候，才会感到它的可贵。当她已经有了归宿而安下心来，要由一种生活转向另一种生活的时候，她的心又不能不感到极大的忧虑，好象是抱愧或是舍不得付出昂贵代价似的。凯玛勒默默地望着她，没有再问“你是不是还回来”，因为他已经知道出嫁的姑娘是不会再回来的，他只是对两个姐姐咕哝说：“我一定在放学回家的时候时常去看你们！”姊妹俩同时表示欢迎他去。不过他知道自己这种希望是靠不住的，因为他去看望过阿依莎好多次，发觉她已经不是原来的阿依莎了，她好象是变了一个人，她那种格外亲近的接待，只使他对她感到疏远。其次，他几乎不能和她单独待在一起了，她那个终日守在家里衔着烟斗、吸纸烟或者不时地弹弹琵琶来消遣的丈夫总是跟着他们俩。海迪杰也决不会比阿依莎强些。今后家里只有宰奈白一个人跟他做伴了，但是她对他除非是当着母亲的面，从未表现出应有的亲近，仿佛她只是为了做给母亲看的；当母亲不在时，她一点也不注意他，就象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宰奈白丝毫没有感觉海迪杰一走会使她失掉一个伙伴，她只是对结婚这一天家里笼罩着的沉闷、严肃的气氛感到不快，便借题发挥地把隐藏在心里的对专横的公公的气愤和不满发泄出来，她奚落地说：“我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人家，硬把合法的事情看成是非法的……真不讲理！”不过她也不愿同海迪杰连一句客气话都不说就分别，于是她竭力夸赞海迪杰，说她是一个能讨丈夫欢喜的“贤内助”。阿依莎也附和说：

“她这个人要不是嘴太厉害，真可以说是十全十美！你总领

教过了吧，宰奈白？”

“感谢真主，我没领教过。我倒是听说过别人领教的情形。”宰奈白禁不住笑着说。

人们放声笑起来，其中海迪杰笑得最响亮。这时母亲突然侧起耳朵向外听着，并制止她们：“小点声音！”大家立刻静下来。外面传来乱嘈嘈的声音，海迪杰不禁惊叫了一声：

“雷德万先生死了！”

原来马莉娅母女已经前来道过歉，说穆罕默德·雷德万病重，她们不能去参加海迪杰的婚礼，因此海迪杰一听到这个声音就断定是雷德万死了。母亲跑了出去，不一会儿又回来了，很难过地说：

“真的是穆罕默德·雷德万先生死了。凑得这么巧，这事真让人为难。”

“这有什么为难的！道理很明显，我们既不能推延婚期，也不能不让新郎在自己家里办喜事。感谢真主，幸好新郎家离我们这儿比较远！”宰奈白说，“难道你们打算把婚礼办得更加沉闷些？”

但是，海迪杰的脑子里却浮起另一个想法，她的心收紧了，害怕这个不幸的消息会成为不祥之兆，她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真主啊，求你保佑！”

母亲看出了女儿的心事，也随着她担起心来，但是她不愿相信这种一时的想法，也不愿让女儿相信它，她装作不在意地说：

“生死由命，这和真主对我们的安排没有关系，不吉利是魔鬼的。”

亚辛和法赫米穿好衣服以后，也到海迪杰这里来，母亲告诉他们，因为时间来不及，父亲一个人代表他们全家到雷德万家里

吊丧去了。亚辛注视着海迪杰，笑着说：

"你一想离开这儿，不再和雷德万先生作邻居，他就不愿在这个世上多待下去了。"

海迪杰只苦笑了一下作为回答。他并没有理会她这个苦笑中包含的意思。他仔细地打量着她，带着满意的样子，摇晃着脑袋感叹地说：

"俗话说：'穿上花衣裳，就象新嫁娘。'真是一点儿不假……"

她板起面孔表示不想跟他斗嘴，并呵斥地说：

"别跟我瞎闹！雷德万先生赶上我结婚的这一天去世，我心里正认为是不祥之兆呢！"

"我不知道你们俩到底谁妨碍谁。"亚辛笑笑，接着继续取笑说："他死你倒不必担心什么，你根本不用放在心上，我认为你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的舌头，那才是你真正惹祸的东西呢！我不厌其烦地劝告你应当把它用糖腌一腌，好让它跟你的新郎说些甜言蜜语。"

"不管雷德万先生如何，你在今天结婚反正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是全世界所盼望的日子，"法赫米温和地说，"你没听说已经宣布'停战'① 了吗？……"

"我几乎把这件事忘了！"亚辛大声嚷道，"在你结婚的日子发生了当代唯一的奇迹，渴望几年的事今天实现了，战争结束了，威廉投降了。"

"那么，物价是不是会降低？澳大利亚鬼子是不是该走了？"母亲问。

① 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康边森林签订的"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

“当然，当然，高昂的物价、澳大利亚鬼子和海迪杰小姐的舌头，都要一去不复返了。”亚辛笑着说。

法赫米的眼睛里露出沉思的神色，接着他好象自言自语地说：

“真没想到德国人会败了！今后阿拔斯或者穆罕默德·法里德是有希望回国了，哈里发国家的前途也将化为泡影。该着英国鬼子走运，我们倒霉，只有听他们的了。”

“从战争中得到便宜的是英国鬼子和付欧德国王，英国鬼子本来未必想到他们会战胜德国人，付欧德本来也未必想到他会得到王位。”亚辛说完这句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笑着继续说：“第三个幸运者的好运气并不比他们差，那就是我们这位新娘，本来她未必想到会有这么好的女婿。”

“你就不能让我离家之前一句不挖苦你吗？”海迪杰警告似地瞪了他一眼说。

“我虽然比不上威廉或兴登堡，但是，最好也要求停战……”亚辛让步地说。接着他瞧了法赫米一眼，只见弟弟的脸上流露出满怀心事的样子，那神气和眼前的喜庆气氛很不相称，就对弟弟说：“丢开你那些政治吧，我们还是考虑吃一点、喝一点、乐一乐的好。”

海迪杰的脑子里虽然反复浮现出许多想法和幻想，但是唯有今天早晨的一件事留给她的印象最深，几乎盖过了她的全部心思。早晨父亲鉴于她从今天起将要开始新的生活，便把她叫了去，单独和她谈了一番话。他对待她那种温和可亲的态度，使她摆脱了连走路都跌跌撞撞的畏惧心理。父亲那番亲切的言语，使她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特殊感觉。父亲对她说：“求真主保佑你别做错事，求真主使你诸事如意，心情愉快。我对你的

嘱咐可以说是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不论大小事情都要学你妈妈，以她为榜样……"

她吻了父亲伸给她的手，然后走出房间，心情激动得几乎连面前的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她一直反复地想："父亲是多么温和而又仁慈的人啊！"随后她满怀幸福地学说了父亲那句话："不论大小事情都要学你妈妈，以她为榜样。"母亲听了，满脸通红，两眼闪着光辉。海迪杰接着又说："难道这不是说明他认为您是一个模范妻子吗？（说着她笑起来）您是多么幸福的女人啊！这些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我仿佛是做着幸福的美梦一样，真想不到他心里原来藏着这么多深厚的感情！"说完她为父亲祷告了很久，感动得眼睛里噙着泪花。

这时，乌姆·哈纳菲进来告诉大家说，汽车已经来了。

四十八

"家庭茶会"上，继阿依莎之后又少了一个海迪杰的面孔。她一走，给人们心中留下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缺，仿佛她带走了"家庭茶会"的灵魂、生气和主要的乐趣：笑谑和斗嘴。正如亚辛心里所想的："她在我们当中好象菜里的盐一样，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味道，可是菜里要是没有盐还能有什么滋味？"不过他为了尊重自己的妻子，并没把这个看法公开说出来。他对结婚虽然已经感到失望，在家里无法缓和或遗忘它，但是他一直避免损伤妻子的感情，以免她对他每天晚上都去"咖啡馆"并且要到半夜才回来的行动起疑心。他只喜欢说说笑笑，很少有什么正经的，现在失掉了这个经常跟他取笑和作为他的笑料的同伴，自然使

他对“家庭茶会”不再那么有兴趣。他坐在沙发上，一面喝咖啡，一面看着坐在对面椅子上正在闲聊的母亲和妻子及凯玛勒。他对宰奈白那种死板板的样子真是百倍的不解，心里想无怪乎海迪杰说她“讨厌”。他真佩服海迪杰的眼力，她的看法有道理！接着他翻开《坚贞诗集》中的《在泥泞中跋涉的女孩》边看边给凯玛勒讲解。然后他向右面看了看，看见法赫米似乎想说话的样子。他要说什么呢？是要说穆罕默德·法里德，还是要谈穆斯塔法·卡米尔？不知道，反正他要说话是肯定的。今天他从学校里回来以后，神色阴郁，好象是布满阴云的天空。引诱他说话吗？不，不需要，他正十分严肃地望着自己，露出要说话的神情。随后，法赫米问：

“你听到新闻没有？”

他向我打听新闻？我知道无数的新闻：结婚是最大的骗局，新娘几个月以后就会变成蓖麻油做的菜汤。伟大的政治家，你不要因为得不到马莉娅而难过吧！难道你还要听别的新闻吗？我还知道许多新闻，但是我相信那些决不会引起你的兴趣，再说我也不敢当着妻子的面谈说那些东西。他不由得想起了谢雷夫的诗句：

我向往着许多东西，
现在还不能提，
假如这里没有人监视，
我一定告诉你！

接着，他问弟弟：

“你指的是什么新闻？”

“今天学生们传说着一个奇怪的消息，我们整天都在讨论这

个问题，说由萨阿德·柴鲁尔帕夏①、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贝克②和阿里·莎阿拉威帕夏③组成埃及代表团④，昨天到总督府去见总督，要求废除保护国条约，承认埃及独立……”法赫米十分严肃地说。

亚辛显示出非常重视的样子，耸着眉毛，眼睛里射出近乎是惊异的不相信的目光。他对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这个名字虽然并不陌生，但是他对这个人却不曾注意过，只模糊记得和一些重大事件有联系，而那些事件由于时间久远早已淡忘，并没在他那颗一向不大留意国家大事的心里留下任何明确的印象。至于那后两个名字，他是初次听说，不过如果法赫米的话属实，那么这些名字是否生疏无关紧要，而应当注意的是这些人所发起的运动。因为他想象英国既已打败了德土同盟，就不可能向它要求埃及独立。他问：

“你了解这几位领袖吗？”

法赫米由于希望这几位领袖是祖国党⑤党员，因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些不高兴的情绪说：

“萨阿德·柴鲁尔帕夏是立宪会议主席，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和阿里·莎阿拉威帕夏是立宪会议的委员。说实在的，我对这后两个人一点也不了解，就是对萨阿德·柴鲁尔帕夏，我也

---

① 萨阿德·柴鲁尔帕夏（1857—1927），是埃及反英的政治领袖，曾任教育部大臣和司法部大臣及立宪会议主席等职。一九一九年，他组织一个七人代表团，为争取埃及独立，要求和英国人谈判，被英国当局放逐。埃及独立后任首相。

② 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贝克是七人代表团成员之一，继萨阿德·柴鲁尔之后任华夫脱党领袖，一九二八（?）年逝世。

③ 阿里·莎阿拉威帕夏，是七人代表团成员之一。

④ 即七人代表团，一九二四年改为华夫脱党。

⑤ 一八八一年由以阿拉比为首的埃及军官所创立的政党。

了解得不多，只是听那些祖国党的同学们常谈论他，说法也很不一致，有人说他只不过是英国鬼子抬出来的傀儡，有人强调他是一位伟大领袖，祖国党人应该尊重他。不管怎么说，他和他的两位同志总算是为这一伟大的事业迈出了第一步——据说他自己也这样讲。自从以穆罕默德·法里德为首的祖国党领袖们被放逐以后，一直还没有人象他这样做过。”

亚辛装出郑重其事的样子，以免让法赫米看出他对他的热情无动于衷，他仿佛自己问自己似地重复弟弟的话说：

“要求废除保护国条约，承认埃及独立？”

“我们还听说，他们为了争取埃及的独立，还准备到伦敦去呢。他们曾经去见总督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①提出了去伦敦的要求。……”

亚辛再也隐藏不住心中的怀疑，脸上也流露出这种神情。他稍微提高了一些声音问道：

“独立！你以为真能实现吗？你知道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要英国鬼子从埃及滚出去，也就是要求英国鬼子撤走，象穆斯塔法·卡米尔所提出的和呼吁的那样……”

这是多么伟大的愿望啊！但是亚辛生来不爱谈论政治，只有法赫米找他谈的时候他才谈几句，以使弟弟减轻忧虑并得到安慰。有时这些谈话虽然不会使他动心，却也能引起他的注意，甚至有时会使他产生和弟弟相似的愿望（尽管这种希望是消极无力的），不过他却认定自己这一生决不关心公众的事情，仿佛他的生活除了追求享乐以外再没有别的目的。因此他心里并没想把这些话郑重其事的当作一回事，只是又问了一句：

---

① 一九一九年英国驻埃及总督。

“难道真有这种可能吗？”

“只要我们活着就有可能，哥哥！”法赫米激动地说，语气中带有责备的意味。

和所有类似的话一样，这句话引起他心里的嘲笑，但他仍旧装出正经的样子问：

“我们怎样才能把他们赶走呢？”

“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和他的两位同志要求到伦敦去就是为了这个！”法赫米考虑了一下，皱着眉头说。

母亲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谈话，想尽量多了解一些它的意义；每当他们谈起与家庭琐事毫不相干的国家大事时，她总是专心致志地听着。她很想知道这些事情，尽量把它弄明白，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就毫不迟疑地插入几句，并不考虑她的看法常常会引起儿子们善意地笑她无知，任何东西也不能影响她的兴致和妨碍她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她关心这些国家大事，同她关心凯玛勒的宗教课，关心孩子对她讲的、与她的宗教轶闻知识有分歧的历史和地理常识一样。由于这种关心，她对于穆斯塔法·卡米尔、穆罕默德·法里德和流亡国外的阿拔斯多少也有了一些了解，她尊崇这些人，因为他们为了哈里发国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她看来，这些人在宗教中都具有同她所景仰的贤人相似的地位。当法赫米说到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和他的同志们要到伦敦去的时候，她再也不甘沉默，贸然问道：

“伦敦是什么地方？”

“伦敦是大不列颠的首都，巴黎是法国的首都，开普是开普殖民地的首府……”凯玛勒用小学生背书的腔调抢着回答，接着他又探过头去附在母亲耳朵上说：“伦敦指的就是英国的地方！”

母亲不禁诧异地对法赫米说：

“他们要到英国去要求英国人离开埃及？这简直让人不能相信！比如说，你到我家来看我，怎么能跟我说要把我从你家里赶出去呢？”

法赫米听了母亲的话有些不高兴，他用带有责怪母亲的微笑看着她，使她的谈话停了下来，然而她却自信能说服儿子，接下去说：

“英国人在我们这儿待了这么多年，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他们怎么又要让他们离开我们这儿呢？别说你们，从我还没出生的时候起他们就在这儿，已经在一起作邻居这么些年了，论‘人情’也不该再敌视他们，怎么能到他们国家公开对他们说‘你们离开我们那儿吧’？”

法赫米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亚辛却哈哈笑起来。宰奈白也从旁一本正经地说：

“这些人怎么这样大胆，竟敢到英国去跟英国鬼子说‘你们滚开’？英国鬼子岂不要把他们都杀掉？这是谁给他们出的主意？英国鬼子闹得我们在平坦的大街上走路都有危险，何况闯到他们国家去跟他们说这种话呢？”

亚辛本想让婆媳俩多谈一些率真无知的话，以满足他那渴望说笑的愿望，但是那样会惹烦法赫米，他不愿让弟弟生气，便放弃了这个念头，继续刚才被打断的话说：

“她们娘儿俩的话也有些道理，我们还没考虑到这一点。你说，弟弟，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能把世界公认的第一强国怎样呢？”

母亲点着头表示同意亚辛的话，仿佛他的话道出了她的心意，她接着说：

“应该说阿拉比帕夏是最伟大、最英勇的人物，不论是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还是其他什么人，总不会比得上他吧？他骑马杀

敌，勇不可当，可是遇上英国鬼子又怎样了呢，孩子们？还不是被英国俘虏放逐到天涯海角去了！”

“您别打岔了，听我们说吧，妈妈！”法赫米再也忍耐不下去，既象恳求又象不耐烦地说。

她恐怕惹儿子生气，不好意思似地笑了笑，接着她改变激动的口吻，仿佛完全转变了看法，希望得到谅解似的用温和的语气说：

“是啊，孩子！赤胆忠心的人总是有福气的，让他们去吧，真主会保佑他们，说不定伟大的女王还会同情他们呢……”

“您说的是哪位女王？”法赫米不禁诧异地问。

“维多利亚女王① 呀，不对吗，孩子？当初我父亲老提她，说她虽然下令放逐阿拉比，可是她却很欣赏他的英勇……”

“她连英勇的阿拉比都能放逐，对文弱的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就更不用说了！”亚辛逗笑地说。

“不论她有多大权柄，总是个女人。”母亲说，“不用说，女人都心肠软，只要他们懂得怎样讨她喜欢，跟她好好地谈判，也可能得到应允。”

母亲谈论早已作古的女王就象谈马莉娅的母亲或是别的邻居女人似的，亚辛觉得很有趣，便不想再同法赫米讨论，只顾逗着母亲说下去：

“您说，他们怎样好好跟她谈呢？”

母亲听了这句话，觉得这等于承认她有资格谈论“政治”，心里非常高兴，于是她坐直身子，皱起眉头，郑重其事地考虑着，完全是参加“谈判”的样子。不过法赫米没容她考虑好，就满心不

---

① 英国女王(1819—1901)，一八三七年至一九〇一年在位。

痛快地脱口而出说：

“维多利亚女王早死了，您不用瞎操心了。”

这时亚辛注意到夜色悄悄从窗户透进来，心想该离开大家出去夜游了。他知道法赫米一心想继续谈论这些没结果的话题，就表现出要离开的样子，但又不能露出自己不关心这件大事，他一面站起来一面说：

“当然，这些大人物更清楚他们所冒的危险，也许他们早就有了适当的准备，让我们祈求真主帮助他们成功吧。”

他离开自己的坐位，并暗示宰奈白跟他一起去给他预备衣服。法赫米目送他走出去，眼中带着怒火，他热情激昂而感情又得不到共鸣。民族解放事业在他的心里，在幻想的神秘世界里激起许多伟大的想象：他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家庭以及生气勃勃、激扬奋发的一家新人。但是现时这种愚昧无知和漠不关心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使他清醒过来，他胸膛中燃烧着忧虑和痛苦的烈火，它企图冲破压抑，飞向天空。在这一刻，他是那么希望夜晚赶快过去，好再投身于那些学生同志们的集会，以满足他对热情和自由的渴望，并使他在同学们的那种激扬奋发的火热的革命热情中，进入伟大的幻想世界。亚辛问他：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能把举世公认的第一个强国怎样？不错，他自己也不知道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将要怎样，也不知道他能够怎样，但是他心里强烈地意识到那里有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必须做的工作。也许他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把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当作自己的楷模，但是他的心灵和血液中却渗透了这种感情，他多么应该结束枯燥无味的平淡生活，而用这种感情来支配实际生活啊！

四十九

艾哈麦德的铺子前面马路上，和往常一样，车辆络绎不绝，行人熙熙攘攘地浏览着马路两边鳞次栉比的商店。这是温暖的十一月天气，马路上空点缀着轻纱似的烟雾，一层薄云遮住的太阳在格拉翁和巴尔古格清真寺的许多尖塔上面变得一片银白，好象是亮晶晶的湖面。艾哈麦德每天惯常见到的东西，从天空到地面，都没有改变，但是不论是他本人的亲属和朋友，甚至所有的人心里都毫无例外地充满激昂兴奋的情绪，改变或几乎改变了原有的心境，以致艾哈麦德表示，他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日子：万众一心地关注于一件事情，为同一种感情所激动。法赫米在他面前一向不敢多言多语，这次却没等他开口，便把听到的关于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会见总督的消息向他详细地叙述了一遍。当天晚上，他和朋友们一起取乐的时候，有几个朋友也肯定说这个消息千真万确。在他的铺子里，不止一次地有许多互不相识的顾客争相议论这个消息。更出乎人意料的是，今天早晨好久没见面的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突然来了，他不再以念《古兰经》而得到的一份白糖和肥皂为满足，他用从来没有过的报喜的口吻谈起了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会见总督的消息。艾哈麦德取笑地问他估计这次会见会有什么结果，谢赫回答说："办不到！让英国鬼子滚出埃及去，办不到！你以为英国鬼子是傻子么，不用动一枪一刀就肯乖乖地从我们这里滚出去？必须跟他们打，不打我们就赶不走英国鬼子。即使我们的代表同他们达成协议，最多也就是让他们把澳大利亚鬼子弄走，恢复从前的秩序！"在

这种消息频传的日子里，人们的热情竟也感染了艾哈麦德，他变成了一个爱国和关心政治的人，他盼望期待着新消息，因而对报纸发生了兴趣。这个时期以来新发行的报纸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简直同那些安定的西方国家不相上下。他见到朋友就露出探询的目光，希望他们带来新消息。他就这样接待了穆罕默德·阿发特。客人的炯炯目光和匆匆忙忙的举止都说明他不是顺路到铺子里来串门，喝杯咖啡聊天的。主人从他的神色上看出他来到这里是心中有事。所以，当阿发特从加米勒·汉姆扎维所招待的顾客们中间分开一条路走近前来的时候，主人赶忙迎着说：

"早哇，伙计，有什么好消息？"

穆罕默德·阿发特在靠着账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脸上露出好似得意的微笑，仿佛主人这句问话肯定了他的重要地位。并不是艾哈麦德第一个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在这人人关心国事的日子里，哪一个朋友见到他都要这样问，因为他同当局的某些大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他们这一小伙商人和那些退职的高级官员及律师们之间的一座桥梁，把他们互相联系起来。虽然艾哈麦德的为人和性格使他在朋友中间占有唯一的受尊敬的地位，但是在那些特别看重政府官员和有封号的大人物的朋友们中间，阿发特和某些大人物的密切关系同等重要；而在这"新消息"比饮食还重要的日子里，这种密切关系就越发显得重要了。阿发特把右手拿着的一张卷着的纸打开，然后说："这是一个新的步骤，我不但要把新消息转告给你们，而且要把这份重要的'委托书'送给你们这几位好朋友……"

他把这张纸递给主人，微笑着低声说："看吧！"主人接过来，读道：

“兹委托萨阿德·柴鲁尔帕夏、阿里·莎阿拉威帕夏、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贝克、穆罕默德·阿里·欧鲁巴贝克、阿卜杜·鲁特菲·马克巴蒂、穆罕默德·迈哈穆德帕夏和艾哈麦德·鲁特菲·萨依德贝克等各位先生为我等之代表，授权上述诸人会同彼等所选择的一切人，采取合法的和平斗争方式，为争取埃及的完全独立而奋斗！特在此签字。”

艾哈麦德在听人们不断叙述民族解放运动消息时，早已听说过埃及代表团成员的名字，现在读到这些名字，脸上显出高兴的神色，问道：

“这张纸是干什么用的？”

“你没看到这些签字吗？”阿发特兴奋地说，“把你的名字签上去，把加米勒·汉姆扎维叫过来，也让他签上名。这是代表团印制的委托书，号召群众在上面签字，他们有了这些委托书就可以证明他们代表埃及人民……”

主人拿起笔来签了名，他那闪烁的蓝眼睛里流露出愉快的目光，他温和地笑着，感到幸福和骄傲，因为他已经向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和他的同志们作了委托。这些领袖虽然刚刚出名，然而却能深得人心，因为他们表达了人们憋在心里的要求，仿佛一种新药（尽管是初次使用）给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了痊愈的希望。他把汉姆扎维叫过来，也让他签了名，然后看着朋友，郑重其事地说：

“看来这件事情很重要喽？”

“啊，太重要了！”阿发特用拳头往账桌上捶了一下，“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有毅力、有决心，就不难办到。你知道为什么要印这些委托书？据说那个英国总督十一月十三日早晨曾问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和他的同志们以什么身分同他交涉。因此代表团印发

了这些委托书请群众签名，好证明他们代表全国人民。”

“假如穆罕默德·法里德还在国内，那就好了。”艾哈麦德感叹地说。

“代表团里面也有祖国党人呀，例如穆罕默德·阿里·欧鲁巴贝克、阿卜杜·鲁特菲·马克巴蒂……”阿发特说，接着晃了晃肩膀，仿佛要抖掉往事似的：“我们都还记得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被任命为教育部大臣以及后来被任命为司法部大臣的时候群众欢呼的情况，我也还记得在他被提名组阁的时候群众高举着旗帜表示欢迎的情况，可是我也没忘记人们在那以后对他的攻击。我曾经同人们一道非难过他，但是我并不否认那是由于我对穆斯塔法·卡米尔过于崇拜，不愿承认别人。说老实话，萨阿德·柴鲁尔帕夏是一个最值得爱戴的人，最近他所发起的运动也最值得重视。”

“你说得对，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运动，我们祈祷真主助他顺利成功。”艾哈麦德表现出关切的样子说，“你看英国鬼子能允许他们到伦敦去吗？一旦他们去了会取得怎样的结果？”

“等不了多久就能见分晓。”穆罕默德·阿发特先生卷起委托书，站起来说。

两个人在向门口走去的时候，艾哈麦德又有了开玩笑的兴头，他对朋友耳语说：

“在这张全民委托书上签了字真使我兴奋，我非得搂着祖贝达喝上几杯酒庆贺庆贺不可……”

艾哈麦德提到祖贝达和酒，穆罕默德·阿发特心里一动，立刻想起了那幅诱人的情景，并且好象醉了似的喃喃地说：

“我们先听……”

阿发特走出铺子，艾哈麦德微笑地望着他的背影，嘴里

哼着：

"然后再看……"

主人回到账桌旁，脸上带着戏谑的痕迹，尽管他心里的激动还没消失。只要不是在家里，他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如此：需要严肃的时候就一本正经，当看到不必再郑重其事的时候，又会毫不迟疑地开开玩笑，以缓和严肃的气氛。他显然有一种奇异的能力，能把严肃和诙谐协调起来，他的严肃妨碍不了他的诙谐，他的诙谐也破坏不了他的严肃。诙谐在他的生活里不是一种次要的趣味，而是一种和严肃占同等地位的生活需要，所以他没有一天能够过纯粹的严肃生活；或是把他的精力只集中在严肃的事情上。就这样，他的"爱国"心也只限于在感情和感觉上与人们一致，并没有作出什么行动来改变他喜爱的生活方式，而且他也不愿意改变，哪怕是稍加改变也不干。因此，他虽然非常同情祖国党的政治主张，却没有参加该党，甚至没有参加过祖国党所举行的任何集会。难道那岂不是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吗？在他希望把每一分钟都用在妻子儿女和生意上，特别是用在同知心密友一起玩乐上的时候，国家还需要他。……好，让他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用在个人生活上去吧。至于国家，他只愿对它献上自己的心愿和感情，必要的话，他甚至愿慷慨捐献自己的钱财，决不吝惜。因此，人们不但不认为他没尽自己的义务，相反地，公认他是个爱国者。这或许是由于人们不能象他那样抛出自己的感情，或许人们虽然肯于捐出自己的感情，却不能象他那样肯于仗义疏财，所以他有了爱国者的美名。这个名声传扬开以后，在他那些暗自引以自豪的许多优点之中又增添了这个优点。对于"爱国"，他认为他慷慨捐献那些东西已经尽够责任了，他那颗被迷恋声色和追求欢乐挤满了的心却还有一丝空隙容纳

民族情感。这种情感虽然在他心中仅仅占有容身之地，但是它却那么深刻有力，紧紧抓住了他的灵魂和精神。他在童年时代就听前辈们讲过阿拉比的英雄故事，当时就产生了这种爱国情感，而不是现在才有的。后来，他又阅读了《旗帜》杂志[①]的论文和讲演词，这种民族情感就象烈火一样燃烧起来。当他听说穆斯塔法·卡米尔逝世的时候，竟象孩子一样地哭起来，那情景多么动人而又多么可笑啊！这种情况使他的朋友们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之中谁也没有为穆斯塔法·卡米尔的死感到一点悲伤。后来，在晚上作乐的时候，朋友们想起这件事都大笑起来，因为他们难得看见这位"欢喜神"哭泣。今天，经过几年残酷的战争，年轻的领袖已经故去，他的继承者遭到放逐，阿凡迪[②]归来的希望已经破灭，土耳其战败了，英国人胜利了，经过这一切，也可以说尽管经过这一切以后，竟会出现一个新奇的消息，带来传奇般的事迹：面见英国总督要求独立，在全民委托书上签名，打听下一步措施，蒙在人们心灵上的尘埃已经拭去，并且升起了新希望。这一切结果会怎样呢？……他那惯于忍受的"妥协"思想就这样毫无结果地思索着。他希望黑夜迅速到来，以便去夜游，在那里可以把政治话题当作情歌美酒的"点缀"，和吸引着他去玩乐的其他东西——祖贝达的色相，朋友们的情谊，以及情歌美酒已经结成一体。谈论政治在那种迷人的环境里可以变成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文雅的乐趣，使他心里洋溢着热情和欢乐，而不致感到是难于胜任的负担。他正想着这些，加米勒·汉姆扎维走过

---

① 穆斯塔法·卡米尔于一八九九年创刊。

② 年轻的领袖即指穆斯塔法·卡米尔，他的继承者指穆罕默德·法里德；阿凡迪指阿拔斯。

来说：

"人们给萨阿德·柴鲁尔帕夏的公馆起了一个新名称，您听说了吗？人们管它叫作'民族宫'……"

他转过脸去对着伙计，听他叙述这个消息的来由……

五十

在举国一致要求民族解放的时候，亚辛也决心要为争取自身的解放来一次革命斗争。婚后几个星期以来，原打算循规蹈矩的心愿遭到挫折以后，便要再去夜游，但这不是不经过内心斗争就能办到的事情。他好象为自己的新行动感到负疚似的，心里常常反复思索：当他陶醉在结婚的幻想中的时候，决不想婚后再到咖啡馆和卡斯塔基酒馆中去放荡，他真心诚意地相信，婚后生活的无穷乐趣会使他永远放弃那一切。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结婚竟给他带来极大的失望，他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了厌恶的情绪和他自己所谓的空虚生活，于是他那颗易于波动的脆弱心灵便尽量追求欢乐和慰藉，沉湎在咖啡馆和酒馆里，以便忘掉一切。这并不是他要恢复过去对结婚寄予极大希望时的那种暂且作乐的生活，而是在对结婚感到苦恼的失望以后，要把这作为唯一的享受，如同一个怀着希望离开家乡的人，失意后懊恼地回到家乡来一样。可是，在宰奈白这方面，她对他不但热爱，而且尽力讨好他；特别是那天，他冲破严厉家规的樊笼，不顾可能被父亲当着全家人痛打一顿的危险而带着她到科希克希剧场去，使她更加觉得丈夫可亲可爱……不过，宰奈白对他每天晚上总要丢下自己外出去，直到深夜才醉得摇摇晃晃地回来，感到是难以忍受

的不幸，不免要向他诉说自己的忧愁。不用说，他早就料到在婚后生活中难免引起风波，因此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她会采取责备或者争吵的方式跟他纠缠，就早已作了适当的准备，决心不能让步，要以父亲那天抓住他去科希克希贝克剧场教训他的那两句话为准绳："女人都是男人宠坏了的，不是所有的男人都管得了女人"。所以，当她刚一开口规劝他时，他就对她说："这有什么可难过的，亲爱的？自古以来就是女人待在家里，男人到处去。所有的男人全都是这样。一个忠实的丈夫不管离开妻子多远也会象在妻子身边一样可靠；再说，我晚上出去玩也只不过是为了消遣消遣，开开心，这是生活中的一种极普通的享受。"她劝他不要每天喝得醉醺醺的，说她担心那样会影响他的身体。他笑了，并用温和而又坚决的口吻说："凡是男人都喝酒，我的身体越喝越结实（说到这里他又笑起来）。看看你父亲和我父亲，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她要继续和他争辩，企图达到自己的不能实现的愿望，而他却认为即使自己轻易表现出不耐烦也不会惹恼她，因此语气越发强硬。他想到"男人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权利，女人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就对她说："你看看我的继母！你什么时候看见她反对过我父亲出门？就是这样，也没妨害他们做一对幸福的夫妻和家庭和睦！今后你少再跟我说这个！"如果他完全依着自己的性子，那就用不着和她这样费口舌，他对于结婚所感到的失望常使他似乎要拿她发泄，又似乎要把她丢弃，甚至超出这两种感情。但是为了尊重——更确切地说惧怕父亲，他尽量不伤她的感情，因为他知道父亲和岳父穆罕默德·阿发特交往颇深。说老实话，他最担心她在岳父面前抱怨他，而岳父又会把女儿的委屈告诉他的父亲，那样一来，父亲就会作出严厉的决定。这就是说，一旦发生他所担心的事，不论结果如何他都得被

哄出去单独另过。但是这种可怕的事并没发生，年轻女人虽然心里很不满意，却表现出她是一个有“理智”的女子，仿佛和他的继母是同一类型的女人，能够安于自己的地位，甘心听从现实的摆布，相信丈夫反复表白自己忠实和说明夜游只是消遣消遣的那套鬼话，忧愁痛苦地过着只在“家庭茶会”这个狭小范围内才和他在一起的、得不到一点同情的家庭生活。她在这种把服从男人当作女人信条的环境中，又怎么能不这样呢？特别是婆婆一定不愿听她抱怨，甚至会把她提出的要求看成是对丈夫的触犯，因而生她的气。婆婆认为所有的女人都得跟她一样，她想象中的男人也都应该象她丈夫一样。她会认为亚辛的行为享受他应有的自由，而把妻子的抱怨反倒当成是闻所未闻的事。只有法赫米能够理解嫂子的痛苦，并且自愿地不断和哥哥谈这件事。虽然他早就知道这是白费口舌，但也许是由于近来他们俩常在汉·海里利大街的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见面，因而鼓励了他向哥哥进言。那家咖啡馆低于地面，顶上有几间陈旧的房子，好象是在远离城市的山谷中开凿的一个窑洞。咖啡馆内有两排单间雅座，中央有一个喷水池，不分昼夜地点着灯。屋里空气有些潮湿，但却安静宜人。亚辛到这家咖啡馆来，一方面由于这里靠近卡斯塔基酒馆，另一方面由于和宰努白断绝来往以后不便再到奥利亚的阿里咖啡馆去，所以当他要重新选择一个常去的咖啡馆时，这里正中他的心意。法赫米原是一个用功的大学生，从来不跑咖啡馆，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大学生和其他各阶层人民时常要凑在一起商量一些事情，应一些同志的邀请，他也常到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来。他们所以选中这个咖啡馆，是因为这里僻静，而且顾客不多，便于每天傍晚在这里商讨事情和交换消息或听取有关新发生的事件的情况报告。兄弟俩常常在这里的

一间雅座里会面，但是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不是法赫米的同学们来到了，就是亚辛要去卡斯塔基酒馆。有一次，法赫米表示对哥哥的行动感到不解，说哥哥的行动和新婚生活不太协调，暗示出宰奈白的苦恼。亚辛听了笑起来，仿佛他的行为完全是对的，而弟弟的劝告只是天真无知，因而招他好笑。但是，他不愿直接说出自己的行为是对的，只是含蓄地发泄胸中的郁闷说：

"当你要求娶马莉娅而父亲不肯答应的时候，我确信你是非常难过的……可是，我敢负责任地对你说，假如当时你知道结婚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一定会为自己的未能如愿而感到庆幸……"

法赫米惊异得有些近似慌乱，因为他没想到亚辛一开口就把"马莉娅"、"结婚"和"要求"这些字眼一起端了出来，这些难以忘却和磨灭不了的字眼勾起他许多心事。他表现出格外惊异或许只是为了掩盖住往事在他心里激起的哀伤和激动，或许他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亚辛沮丧而厌烦地挥了一下手，接下去说：

"我真没想到实际上结婚竟是这样空虚，老实说，结婚只不过是一场幻梦，它冷酷无情，象一切丑恶的东西一样，只不过是个骗局！"

他听了哥哥这一番话很难理解，心中不禁有些疑惑。他好象是一道瀑布，他的感性生活分成许多股激流，朝着一个目的地奔流而去，这个目的地所体现的就是谈到"结婚"时的"妻子"的形象，然而这位粗鲁的哥哥竟用冷酷刻薄的言词亵渎他的神圣说法，使他十分不快。他不胜惊异地嘟哝着说：

"可是，嫂子是一个很完美的女人呀！"

"哼，完美的女人！说得对，谁说她不是一位大家闺秀？谁说她不是一位高贵人家的小姐？谁说她长得不漂亮？谁说她没受过教育？"亚辛讥讽地嚷道，"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魔鬼操纵着夫

妇生活，它把这一切优点都变得枯燥无味，使人那样厌倦，除非是出于怜悯穷人的那种慷慨才肯问津！”

“你的话我一点也不理解。”法赫米真诚而坦率地说。

“等着吧，将来你会理解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一到结婚年龄就必定要结婚呢？”

“因为结婚和死亡一样，既不能防范，也不能逃脱！”接着，他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结婚的幻想把我捉弄得好苦，它曾把我带入比梦想还要美妙的境界之中，那时我总想：我真能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建立起一个终身幸福的家庭吗？其实那只不过是梦想！虽然如此，我并不一定说会有什么厄运等着你，说你不能和一个漂亮姑娘建立终生幸福的家庭。”

法赫米正怀着青年人的向往，他想象不出哥哥这种厌烦情绪的来由，因而困惑不解地嘟哝说：

“也许你所看到的都是从外表上来看没有一点缺点的东西！”

“不，我所抱怨的正是那些看来毫无缺陷的外表！说老实话，我所抱怨的就是‘美貌’本身！正是它不但使我厌倦，而且使我烦恼。它好象一个新鲜名词，当你最初理解它的含意时，感到很有意思，等到你反复读它，用它，日子一久，你就会觉得它和‘狗’、‘虫豸’、‘功课’以及其他庸俗东西一样地无味和猥琐。也许你会忘掉它原来的意思，那它就会变成奇怪的声音，既没有意义，也没有需用的必要。也许别人在你的文章里偶然见到这样的名词会赞叹你的才学，而你却要感慨地认为他们无知。你不用问‘美貌’带来的烦恼有多么痛苦，因为它给人的厌倦还没有人能够形容。再说，这也是一种必然的事实，要想避免这种无限的失望那是不可能的。你不用对我的话感到奇怪，我体谅你，因为你

是从远远的地方来看的，'美貌'和浮云一样，只有从远处才能看得到它的存在。"

尽管亚辛的语气显得很痛苦，但是法赫米却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看出哥哥的行为不对，责怪他不通人情，现在哥哥这样抱怨，他怎能不怀疑其真实原因是迷恋婚前的那种荒唐生活呢？他坚持这样怀疑，象一个人不肯放弃自己最重大的希望一样。亚辛只顾倾吐自己的苦衷，没有注意弟弟的神情。这时他脸上第一次露出一丝明显的微笑，接着说：

"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爸爸！我这才懂得他为什么那样狂热地在风月场中寻求欢乐！我结婚只有五个月，就已经厌烦死了，他又怎么能二十五年不换换口味？！"

法赫米听到哥哥公然谈论起父亲来，心中非常不快，他说：

"我承认你这一番诉说是由于心里非常痛苦，可是你所认为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他本想说'不是违背人性吗？'但是为了说得委婉一些，又改了口）不是违背教规吗？"

亚辛认为对宗教只要有信仰就够了，用不着什么教规和戒律，他说：

"不，教规也支持我的看法，教规允许娶四个妻子，更不用说历代的哈里发和大财主们私宅里还可藏匿众多的婢女，那还不是说明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久了必然会产生厌倦、腻烦的心理么！"

"我们的祖父就是早上一个老婆，晚上又是一个老婆的人，可能这就是他遗传给你的……"法赫米笑着说。

"也许是吧！"亚辛感叹地咕哝说。

直到这时候，亚辛还没有采取行动实现他的"革命"幻想。不错，他又跑咖啡馆，又下酒馆了，但是他还犹豫着没迈出下一步，

他还没有去找宰努白或者别的女人。他为什么这样犹豫不决呢？也许是他对夫妻生活还有一点责任感，也许是他对教规上所说的“犯奸淫罪的丈夫”应受的惩罚还有所顾忌，虽然他认为教规对“犯奸淫罪的未婚男子”会有所不同……也许他的失望比内心酝酿着的希望更有力，因而使他的心灵摒弃了世上的乐趣，看破了一切，尽管没有一个女人使他受到难于生活下去的打击。但是他崇拜父亲的行为，效法父亲的愿望从来也没停止过，尤其是他的妻子看来是一个“理智”的女人，他认为她很象自己的继母，于是心里便以艾米娜和父亲的共同生活为蓝本，为自己勾绘出一幅妻子同他的未来生活的图景。他经常幻想：但愿宰奈白能够同他的继母一样，安于命中注定的生活，那样他就可以完全象父亲一样地自由行动，深夜回来能够有一个安适的家庭和一个顺从的妻子。这样，——也只有这样，他才认为夫妻生活是可以接受的，是可爱的，具有令人向往的好处。“一个女人对于丈夫的家庭生活和用异性来调剂生活情趣能提出什么要求呢？什么也不能！她们只是一些驯顺的动物，她们只应当象养熟了的家畜一样，不能过问丈夫的特殊生活。她们只应在家里等着我们空闲的时候来玩弄。要我在夫妻生活中做一个忠实的丈夫，老是同一个形象，同一个声音，同一个滋味，那等于要我的命。她的最好的地方也只不过是那几个有限的动作和声音，总是来回重复，尤其是那些动作那么死板，那声音也和没有一样。不行，不行！我不是为这个结婚的。人们说她长得白净，我看她也有点黑……人们说她的身材好，瘦还是胖，又能给我什么安慰？人们还说她是一个出身高贵、受过教育的小姐，难道推小车的女儿就没有优点了吗？至于……至于……”

五十一

艾哈麦德正埋头在账本上，忽然听到一声鞋跟碰门槛的声音，便本能地抬起头来。进来的是一个女人，她穿着米拉叶，显示出丰满的身躯，黑面纱的上边露出雪白的前额和两只画过眼睑的眼睛。主人脸上带着微笑，表示欢迎。他一眼就认出来，这是马莉娅的母亲，现时也可以称她为雷德万寡妇。加米勒·汉姆扎维正在忙着接待顾客，他便请她到账桌旁边来坐。女人摇摇摆摆地走近前来，在一张小凳上坐下，衣裳垂在凳子边上，然后向他问早安。虽说她的问候和他的欢迎都是在接待应该客气些的"女客人"时常有的事，但是账桌周围这个角落的气氛中却有一股不纯洁的电流，从她那面纱上部低垂着的眼皮上的羞态和他那潜伏在大鼻子两旁的目光中可以发现这种电流的踪迹。这股电流虽然无形无声，但是它却有准备地等待着一个磨擦，以便发出光和燃烧起来……他仿佛早就在期待着她的拜访，这可以使他的模糊的希望和隐藏的幻想得到实现。穆罕默德·雷德万的死，激起他的心潮和欲望，正如同严冬的消逝激励着自然界和生物的青春活力一样。雷德万一死，打消了他的顾虑，他用不着再为顾及大义而压制着自己的情欲，他可以把亡人只看作是一个邻居，而不是朋友，而且已经死了。过去，他为了顾全体面，不肯暴露自己的隐情，他只要求应分的生活和享受，没去注意她的美貌，现在他可以欣赏它了。此外，他喜爱祖贝达的热情已过时，好象是过了季节的瓜果。这个女人也觉得这次会见与以往不同，她觉察到自己已不能满足了他那跃跃欲试的念头和毫无

顾忌的情欲。尽管这次会面还是清白的，他却有了沉重的感觉，不过他竭力把这种感觉从心里排除出去，并设法不在过去几次会面中，她所流露出的温柔暗示和令人疑惑不解的表情中流露出来。他认为，她这次来访本身就可以肯定他的估计正确，如果不是象他想的那样，又有什么必要到这儿来呢？最后，他决定按照自己的老经验来试探一下。他温和地微笑着对她说：

"感谢您赏光！"

"您太客气了，我是回家路过您的铺子，顺便进来买点日用东西。"女人不大自然地说。

他听了她这一番"说词"，心中根本没相信。很明显，假如没有其他目的，她用不着亲自来买日用东西。况且她用不着考虑就该知道，既然在过去几次会面中有了那些暗示，她这一来必然会引起他的怀疑；再说，她也不是看不出他眼中表现出来的毫不掩饰的"挑逗"神色；那么她这样忙着找借口，就更使他有了信心，他说：

"这太好啦，使我有了问候您、侍候您的机会。"

她马上向他道谢，他并没去注意听，因为他正在考虑下面该说什么。按理说，他应该委婉地对她丈夫的亡故表示同情和慰问，但是那样一来可能破坏了眼前的这种气氛。接着他想，是采取攻势，还是采取守势来慢慢引导她来进攻？……这两种办法各有各的趣味。不过，他不愿意忽略她的亲自前来，这就是她主动向前迈了一大步，所以他必须以诚相待。于是，他仿佛要把前面的话补充完全似地说：

"特别是使我有了看到您的好机会！"

她的眼皮和眉毛同时动了一下，这可能是由于有些不好意思，也可能是有些慌乱，或许两样都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表

示她已经理解了他这几句客气话中的含意。他看出她这种羞态与其说是对他的话的反应，不如说是促使她到这儿来的内心感情的反应。于是他对自己的最初估计越发有了信心，他用温存的语调肯定自己的意思说：

“的确，这是看到您的好机会！”

“我猜想您不会把看到我当作什么好机会！”女人的口气里含着怨恨的意味。

这种怨恨的口气使他心里又得意又高兴，但是他却反驳说：

“常言说的好，猜疑是罪过。”

女人摇了摇头，仿佛说“怎么能这样说呢”，接着她说：

“我不是单纯地猜疑，我说话有我的根据。您是一点就明白的人，我也不是那样糊涂，我们俩谁也别想哄弄谁！”

尽管这些话出自一个死了丈夫还不到两个月的女人之口，引起他的讥笑和感叹，但是他不愿往其他方面去想，情愿为她找借口，心中说：“丈夫患病这么久，她一直忍耐着，这也难怪她。”接着他竭力摆脱这种突如其来的感情，装作难过地说：

“您在生我的气吗？真不幸，我运气不好，怎么这样倒霉！”

女人或许是意识到这里不是这样一来一往的调情的地方，也不是时候，于是急忙说：

“我在到您这儿来的路上，心里曾经考虑‘最好还是不去吧’。现在我只有埋怨自己不该来！”

“您这是生气了，太太？我可真得好好想想，什么地方得罪了您！”

“当您问候一个人，而那个人不但没用相同的话回答您，甚至连个表示都没有的时候，您该怎么办？”她别有含义地问他。

他立刻领悟到她指的是在前次会面中她曾向他卖弄风情，

而他只是沉默着没有回答。但是他假装不懂她的暗示，也打哑谜地说：

“也许他由于什么原因没听到吧。”

“他既不是聋子，也没有别的毛病，怎么会没听到呢？”

他的嘴角上不由得浮起一丝得意的微笑，他好象一个罪犯招供似地说：

“他所以没有回答可能是由于不好意思，也许是由于敬畏真主……”

“不好意思，他根本不会不好意思，至于另一个说词，只要有真心，也不会有什么顾虑！”她公开这样说，使他感到惊异，并且震动了他的心弦。

他笑起来，但是他立刻又把笑声收住，偷眼看了一下正在专心接待顾客的加米勒·汉姆扎维，然后说：

“我不愿意再提那些当时使我为难的复杂心境，既然能够懊悔、悔过和得到谅解，我又何必失望呢？”

“我怎么知道您懊悔呢？”她不屑地说。

“我已经懊悔很久了，真主证明……”他用老练的热情口吻说。

“那怎么能证明您悔过呢？”

“我要用十倍的报偿来回答对方问候！”他用火热的目光紧紧盯着她说。

“你又怎么知道可以得到谅解呢？”她狐媚地问。

“谅解不是一切善良人的天性吗？”他温和地回答，接着他醉迷迷地说：“谅解往往是进天堂的密约。”

他凝视着她那双带着甜蜜微笑的眼睛，接下去说：

“我所说的天堂就在奈哈西街和两宫之间路中间，特别幸运

的是，它的大门开在一条偏僻的胡同里，既没有哪一个监视者能看到，门口也没有守卫。”

他觉得自己正在探摸的这座要去的地上天堂，原来的那个守卫者现在已经“作古”，到天上的天堂作守卫者去了。他说完这句笑谑话，心中又感到不安，恐怕引起这个女人想到“亡夫”。当他发现她好似发痴般地沉思时，不由得感到失悔，心中暗暗祈求真主饶恕。这时加米勒·汉姆扎维已经打发走了顾客，朝这位太太走来，问她要买什么东西。艾哈麦德乘这个机会思索起来，他先想自己的儿子法赫米怎么会要向这个女人的女儿求婚，接着又想到自己的拒绝，那真是真主的启示，当时他拒绝只是要表现自己的专断，再也没想到却使自己的儿子躲过了娶一个不贤淑的妻子的厄运。一个姑娘能不效法她的母亲吗？这是个什么样的母亲？简直是祸水！对于他这样的好色之徒来讲，她的确是个奇珍异宝，但是对于家庭来说她却是一个要命的丧门星。看，她在丈夫象一具活死尸似地活着的这许多年间，走的是什么路？从一切迹象来看只有一条路，而且恐怕很多邻居对此早已有耳闻。假如他家里也有人注意这些事情的话，那么他早就听说了，他的妻子也不会直到现在还那样信赖她。从先前那次可疑的会见以后，他就产生了一个断绝两家来往的想法，但是，当时没有找到一个既能解决这个问题又不致于引起妻子怀疑的妥善办法，现在这个想法又回到他的心头，那就是设法使自己的纯洁家属同这个堕落的女人断绝来往。他认为目前自己要和她发生关系这一点，正是实现自己这个想法的大好时机，那就是暗示她渐渐和他的妻子断绝来往。他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既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致伤害她的自尊心。在这一刻，这个女人离着他的心越近，离着他的尊严也就越远。当汉姆扎维为她拿齐货物时，她

站起来把手伸给主人，微笑着告别。他轻轻说了声：

“再见！”

女人一面往外走一面低声说：

“我等着您……”

她满怀幸福地离开他，陶醉在胜利和得意的幸福之中。但是她却为他留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虑，这件事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现在开始，他得想一个妥善的办法摆脱祖贝达，他关心这件事就如同关心军事当局的做法、英国鬼子的诡计和萨阿德·柴鲁尔帕夏的意图一样。事情总是这样，每逢一种新的幸福到来时，随之而来的总要煞费一番心思。假如他不是特别珍惜人们对他的厚爱——这种厚爱确实也使他获得极大快慰——他不难甩掉这个歌女，因为他对她已经爱够、玩腻了，爱情的花朵业已枯萎，他只感到腻烦，觉得自己象是淹没在臭水坑里了。但是他不愿意招致任何人的恼怒和忿恨，当他克制不住厌烦情绪时，就希望最好是她能先表示愿意拆伙，让他做一个被遗弃者，而不做一个遗弃者。如果能象从前和别的情妇拆伙那样赠送一些告别的纪念品冲淡暂时的痛苦，以后作为一般的朋友交往，那也就好了。他能同祖贝达断绝来往，那该多好！他估计祖贝达对他还没有厌弃，她会不会客客气气地接受他的赠礼呢？她能接受一些馈赠就原谅他狠心拆伙吗？能肯定她是一个跟加里莱一样宽宏大量的女人吗？这是需要深加考虑，并采取妥善措施的事情。他长出了一口气，仿佛感叹他的爱不能永恒，感叹这颗心在情场中总要厌倦。接着他想象着天黑以后的情景，他似乎看到自己在黑暗里慢慢走着，寻找到约会的那所房子的门口，女人正端着灯等着他……

五十二

“英国单方面宣布的保护国条约，既不是埃及人民的要求，也没得到埃及人民的承认，它是一个毫无法律根据的伪造条约。即使说是为了战争的需要，那么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它也该随着废除了。”

法赫米清晰、缓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讲着；凯玛勒伏在那儿写着，他聚精会神地注意听哥哥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写的有对有错，并不理解这些词儿的意思。母亲、亚辛和宰奈白也都注意听着他给弟弟上的这堂新课。在“家庭茶会”上让弟弟听写或是做别的功课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今天他所讲的内容不同往常，就是母亲和宰奈白也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亚辛望着法赫米微笑着说：

“我看你心里尽是这些东西了，除了这些可能把人送进监狱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讲演词以外，真主就没启示你给这个可怜的孩子讲点别的东西？”

“这是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在经济和立法会议上对占领当局所讲的一段话，”法赫米立即反驳哥哥。

“他们怎样答复他？”亚辛关心而又惊异地问。

“他们根本就没答复，他们只是惶恐不安地在那里考虑。”法赫米激动地说。“这篇讲演真是象醒狮怒吼一样，再也不能忍让，再也不能妥协……”接着他叹息了一声，忿忿地说：“代表团的出国受到阻挠，拉希迪帕夏①提出内阁辞职又没被国王接受，那么

① 一九一九年埃及首相。

这样激愤是很自然的。"

接着他匆忙地走回房间，拿了一张卷着的纸回来，把纸展开递给哥哥，说：

"不光是讲演，你看，这是秘密分发的传单，上面有代表团的上国王书。"

亚辛接过传单来念道：

国王陛下：

在本呼吁书上签名的埃及代表团全体成员谨代表全国人民向国王陛下发出如下的呼吁：

交战国既已同意以自由平等的原则作为议和基础，并且宣布一切参战国均有民族自决的权利，那末参加巴黎和会，争取我国的独立和保卫我民族的自决权，就成为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政治压迫已经消失，随着土耳其统治的瓦解，我国已成为完全自主的国家。至于英国所宣布的保护国条约，并没有得到埃及人民的同意，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宣布为保护国也只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所以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需要也就不复存在。根据这些，特别是埃及曾同标榜保卫弱小民族自主的列强共同遭受了它所能遭受的一切损失，巴黎和会没有理由不承认我们有权按照该和会的基本原则争取国家自主。我们曾向侯赛因·拉希迪帕夏首相阁下陈述上述要求，他表示相信我们确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并应允帮助我们达到目的。当他无法让我们出国，不得不违背法律把我们强行限制在国内，迫使我们放弃保卫我不幸民族的自决权的时候，当全国人民自发地提出自己的愿望，而他的政府不能对此负责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

阿德里·耶坤帕夏阁下遂提出辞职。人民为了尊重两位阁下的人格，承认两位阁下的真诚爱国，同意他们辞职。

人民认为两位阁下的这种保卫国家自主的坚决立场，一定会得到陛下的有力支持。因此，没有一个埃及人预料到代表团的出国和两位大臣的辞职问题会拖延不得解决，因为那样做不但是追随轻侮我国的人，阻挠埃及人民向巴黎和会提出要求，而且是表示甘心让外国人永远统治我们。

我们知道，陛下在侯赛因国王逝世后，是由于亲族关系不得已而继兄长之后承袭了父亲的王位。同时，全国人民一致认为陛下为了保持家族权利在未经承认的保护国时期接受王位，决不会放弃争取国家独立。然而，陛下不接受两位大臣为表示尊重人民的意愿而提出的辞职，使问题得不到解决，显然不符合陛下一向热爱祖国和同情人民意志的言行。人们对此不禁感到诧异：陛下的顾问们为什么毫不考虑人民的激昂情绪，而向陛下——解放我们国家的伟大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的哲嗣——提出诤谏，请求陛下尽全力在争取国家独立方面给予他们最有效的帮助呢？拉希迪帕夏在辞呈中说："任何一个具有民族情感的埃及人都不能容忍我继续留任首相。"陛下的顾问怎能忽略这一点呢？他们怎么能忽略"与人民的意志相抵触的内阁必须解散"的原则呢？但是陛下的意志足以冲破周围的一切阻碍。

请陛下原谅我们这样自信地干预这件事情和其他事情……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存有任何顾虑都不利于陛下所效忠的祖国。陛下居于国家元首的崇高地位，对祖国负有最重大的责任，人民也将全部希望寄托于陛下。我们深信陛下必能听取忠言，为此吁请陛下在对这件有关国家生死

存亡的大事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充分考虑最妥善的意见。我们谨向陛下再次强调，举国人民无一例外地一致要求独立。对于阻挠人民提出要求独立所应负的责任，陛下的顾问们肯定未曾慎重地考虑过。效忠于祖国和陛下的责任感敦促我们把人民的感情陈述于陛下之前：人民渴望独立，反对让帝国主义者及其党羽继续玩弄他们的诡计，为此吁请陛下与人民同仇敌忾，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全民族的意愿而奋斗。他们确信陛下必能这样做！”

亚辛看完传单抬起头来，眼睛显出不安的神色，心里产生新的波动，但是他却摇晃着脑袋说：

“啊，这是多么剀切的呼吁啊！可是我相信，假如我把这份传单拿给校长看，他一定会给我一个警告处分！”

“根据目前的情况，存有任何顾虑都不利于祖国。”法赫米耸了一下肩膀，不以为然地说。

他那真诚的态度同传单上所表达的感情一样。亚辛不禁笑着说：

“你竟保存这种传单，我并不是觉得奇怪，因为你好象有生以来就一直等着全心全意投入这场运动似的。我也不是没有和你相同的感情和愿望，可是我不同意你保存这种传单，特别是内阁已经提出辞职，并且宣布了戒严法。”

“我不光是保存，我还要尽一切力量散发呢！”法赫米骄傲地说。

亚辛吃惊地睁大眼睛，刚要说话，却被母亲抢到了前面，她惶恐地说：

“啊，我真不相信这话是出自你嘴，象你这样聪明理智的人

怎么能自找苦吃呢?”

法赫米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知道由于自己失言招来了麻烦,他觉得没有比打算跟母亲谈清这个问题更困难的了,要叫母亲同意让他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而去冒险,那比登天还难。在她看来,这种义务只不过是剪指甲一类的无足轻重的小事。他也知道,要叫她同意他参加驱逐英国鬼子的活动,或是使她痛恨英国鬼子,比实际赶走英国鬼子还要难。但是这个话题扯开了,母亲就天真地说:“你为什么这么恨他们呢?孩子!他们不是跟我们一样是父母生养的人吗?”他没好气地对母亲说:“可是他们占据着我们的国家!”她已经感觉到儿子的话里的火气,就没再吭声,只是用疼爱的目光望着他,表露出自己的心意:“那和你有什么相干呢?”以往有一次,她把他追问的没有办法了,他就说:“一个民族要是让异族统治着就无法生活!”她不理解地说:“可是英国鬼子统治了我们这么久,我们还不是一样地活着吗?你们几个还不都是我在英国鬼子统治下生养的!孩子,他们既没有杀人,也没有拆毁清真寺,穆罕默德的教徒一直都过得挺好。”青年无可奈何地说:“假如穆罕默德圣人还活着,他也决不甘心受英国鬼子的统治!”她用明智的口吻说:“这话倒对,可是我们怎么能跟真主的使者相比呢?真主总派天仙来帮助他。”他气恼地对母亲嚷起来:“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将会做出神仙也办不到的事情!”她仿佛遭到无法躲避的灾难似的,举起两只胳膊来高声呼道:“别这么说,孩子!求真主饶恕你吧!真主啊,你怜悯他吧,饶恕他吧!”以往她就是这样,现在她已经知道他散发传单,面临着危险,他又该用什么话回答她呢?除了撒谎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他装作没事似地说:

“我是说着玩呢,您不用瞎担心。”

“这我就放心了，孩子。我知道你是个懂道理的人，不会叫我失望。这些事情不关我们的事，如果帕夏他们认为应该把英国鬼子赶走，那就让他们自己去赶吧！”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凯玛勒仿佛用心地回想着什么事情，这时他大声嚷道：

“昨天阿拉伯文老师跟我们说，国家独立必须靠全国人民的决心！”

“老师是对那些年纪大的学生说的，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们学校有长胡子碴儿的学生吗？”母亲不高兴地大声说。

“法赫米哥哥不也是年纪大的学生吗？”凯玛勒天真地说。

“不，你哥哥不能算年纪大的学生。这个老师真莫名其妙，他是存的什么心，怎么跟你们说这些与功课没有关系的话！”母亲用从来没有过的气愤口吻说，“他要是真正爱国的话，就该把这些话带回家去跟自己的孩子说，用不着跟别人家的孩子说！”

这番激烈的谈话要不是宰奈白突然插入一句，扭转了话题，一定还会继续下去。她为了讨好婆婆，替婆婆帮腔，就挖苦那个阿拉伯文老师说：“他本来不过是个低贱的‘穆加威尔’①，不知道什么时候政府任用了他，就装起人物来了！”母亲一听到她对“穆加威尔”如此轻蔑，立刻激动起来，尽管媳妇是在替她帮腔，但是内心隐藏着的尊敬父亲的感情使她不能对此保持缄默，她转过脸来对着宰奈白不慌不忙地说：

“你这话可有点过火，姑娘！你怎么能瞧不起那些高贵的人呢？谢赫都是穆罕默德圣人的继承者。我们指责这个阿拉伯文老师，只是因为他不安分守己，也许他根本就不愿做一个穆加威尔谢赫！”

① 原意为“真主的邻居”，这里指的是爱资哈尔大学的学生或毕业生。

亚辛一见母亲突然转变了话题，就知道是为了什么，于是赶忙插话，以免妻子无意说出的这句话留下什么不好影响……

五十三

"看看这条马路，看看这些人，谁能说这不是发生了一场大灾祸呢？"

艾哈麦德不需要再看了，人们全都激动地互相询问、议论着，他的朋友们也热情深入地议论着这个问题，言词中带出忧虑和愤怒。每一个朋友和顾客都在反复谈论着同一个消息，大家全都传说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和他的战友们被捕了。他们被押在开罗市内还是开罗市外，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穆罕默德·阿发特气急败坏地涨红了脸，说：

"用不着怀疑这个消息的准确性，这个不幸消息已传遍各处了。自从代表团上书国王以后，特别是他们以强硬的态度给英国首相写信，驳斥了英国的通牒以后，我们不是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步吗？"

"他们竟逮捕了伟大的帕夏们！"艾哈麦德沉痛地说，"这真是恐怖事件！你看英国鬼子会怎样处置这些人？"

"谁知道呢，现在城里戒严法压得人连口气都喘不过来！"

这时，铜器店老板易卜拉欣·法尔跑进来，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

"你们听见最新的消息了吗？马耳他！"他拍着手继续说："他们把那些领袖们全都放逐到马耳他岛上去了，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和他的同事们也被放逐到马耳他岛上去了！"

“放逐?”所有的人异口同声地反问。

“放逐”这两个字勾起人们心里童年时代留下的令人难过的陈旧记忆，即阿拉比帕夏的遭遇和他的悲惨结局。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惊惧，都在暗自考虑：难道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和他的同事们要与阿拉比帕夏的下场一样？难道他终身再也不能回到祖国来了?难道这个新的伟大理想就这样毁灭了?艾哈麦德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忧伤，这种深沉的忧伤随着抑郁的感觉在他心里扩展开来，在这种心情的压力下，他忍受着沉闷、缄默和窒息的折磨。他们互相望着，阴郁而愁苦的目光好似无声的言语和呐喊，好似没有骚扰的暴动。他们嘴里感到发苦。接着，朋友们在法尔之后相继到来，大家全都重复着这个消息，也全都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慰解，以平息心中的激愤，但是所得到的只是忧愁的缄默、阴郁的沉静和无言的愤怒。

“难道今天的希望依旧要和过去一样成为泡影?”

谁也没有回答，提问的人扫视着每个人的面孔，仍然没有得到一声回答。没有人肯于承认这一点，它使人感到绝望的恐怖，但是也没有人能作出使人安心的答案。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被放逐了，这是业已确定的事实，但是他会不会——哪怕过一个时期——再回来呢？他怎样回来？什么力量可以使他回来？如果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肯定回不来了，那么这个伟大的希望又寄托于谁呢?这个新的希望充满强烈的生命力，它支持着每个人，使他们不肯向失望屈服。但是现在他们不知道怎样使这个希望重新活跃起来。

“这个消息会不会是谣言?”

谁也没理睬这句话，谁也没理会这种假装的无知，说老实话，就连说这句话的本人也无非是想寻找一条假想的出路，以逃

避令人压抑的失望。

“英国鬼子逮捕了他，看谁来制服英国鬼子吧！”

“他的确是一位超群出众的人物，可是他这一生却象闪电一样，只闪现出一刹那耀眼的光辉，很快就消失了。”

“真是人生如梦啊，过一个时期人们就会忘掉他，只留给人们淡淡的印象，象清晨回味梦境似的。”

“只有真主是永存的！”一个人痛苦地大声说。

“那当然，真主是最怜悯人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真主的尊贵名字好象是地心磁力一样，把他们的心吸引到一起，把被失望打散的幻想集合起来。这天傍晚，朋友们坐在一起，不说不笑，完全陷入忧郁之中，这是二十五年来（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所没有过的事情。他们忧心忡忡，只谈论被放逐的领袖，就是其中某个人犯了酒瘾，为了尊重大家的情绪，适应当前的情况，也要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只考虑这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不过，时间一久，每个人都说完了自己的意见以后，便出现了沉默。过了不一会儿，他们隐隐地感到一种烦躁，似乎是酒瘾在作祟，看样子大家全都等待着别人大胆地提出这个问题来。这时穆罕默德·阿发特却出人意料地说：

“我们该回去了吧！”

他这样说是别有用意的，他想提醒大家：如果再象这样白耗时间，大家就要都散了。由于相处已久，大家都能够很微妙地体会他的提示。面粉商阿里·阿卜杜·拉赫姆在这种提示的鼓舞下，开口说：

“今天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难道我们不喝一杯解解愁闷就回家吗？”

他的话对大家起了抚慰作用，就如同一位外科大夫从手术

室里走出来，对病人的家属说："感谢真主，手术情况良好"时所起的作用一样。但是有一个朋友心里还在斗争，他想喝酒但又摆脱不了忧虑，他压住胸中的喜悦，好象反驳自己似地说：

"象今天这样的日子难道我们还能喝酒吗？"

"让他们在这儿喝，咱们俩走开，狗崽子！"艾哈麦德故意瞪了他一眼，取笑说。

他们第一次纵声大笑起来，接着拿来几瓶酒，艾哈麦德好象为这样做找借口似地说：

"男子汉不会因为乐一乐就改变了意愿！"

大家全都同意他的话。天黑以后，他们迟疑了一阵才决定去寻欢作乐。艾哈麦德面对着酒瓶子大为感慨，直截了当地说：

"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起来革命就是为了使埃及人幸福，而不是使人们愁苦，所以我们在为他忧虑的时候，用不着为贪杯好乐感到疚愧！"

在家里，"家庭茶会"笼罩在从来没有过的忧郁气氛中。法赫米眼睛噙着泪花，滔滔不绝地讲述革命的情况，亚辛愁眉不展地听着。母亲希望驱散这种愁闷，或是减轻这种灾难的气氛，但又害怕自己一说话会遭到驳斥。接着她也受了感染，为那位被迫离开家庭和妻子、放逐到远方去的老人忧虑起来。亚辛说：

"这真是令人痛心的事情，我们的领袖全都被放逐到国外去了：阿拔斯、穆罕默德·法里德、萨阿德·柴鲁尔帕夏。"

"英国鬼子真浑帐！"法赫米十分激动地说，"我们跟他们总是好言好语地求取他们的同情，可是他们的答复却是武力威胁、流放和驱逐。"

母亲不忍看着儿子这样激动，便丢开领袖们的厄运，温柔地劝告说：

“你得爱护自己呀，孩子！求真主怜悯我们吧！”

母亲的体贴更使他激动了，他看也不看她地喊道：

“如果我们对待这种恐怖镇压不表示应有的愤怒，今后国家就无法存在，人民就不能安享太平，那些做了阶下囚的领袖也就白白牺牲了自己！”

“幸好被放逐的这些领袖当中有巴希尔帕夏，”亚辛思索着说，“他是一个强大部族的首领，他被放逐，他的属下决不会答应。”

“那么别人呢？难道别人就没有属下吗？”法赫米忿忿地说，“你要知道这不是一个部族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的问题！”

他们这样不停地谈下去，并且越谈越气愤，越谈越激昂；两个妇人一声不响，只是同情而又恐惧地听着。宰奈白不理解这种愤慨，因而也不理解它的意义。不错，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和他的同事们被放逐了，可是假如他们象“安分守己的人”一样生活，肯定说谁也不会想到放逐他们，而他们不愿意那样，偏要干些关系重大并且会招致不幸后果的事情，其实干这些事有什么必要呢？且不管他们怎样，法赫米又为什么要这样气得发疯呢？萨阿德·柴鲁尔帕夏是他的爸爸还是他的哥哥？亚辛是一个醉生梦死的人，他怎么也会如此悲愤？难道象他这样的人也真的会为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以及其他被放逐的人担心？法赫米这种毫无意义的忿怒破坏了这个暂短聚会的美好气氛，使她的生活更加无趣了。她一面考虑着这些，一面又气恼又惊奇地不时用眼溜着丈夫，仿佛对他说：“你要是真的这么忧虑，那么今天晚上——哪怕是只有这一晚上——就别下酒馆去了！”但是她一声没响，她出于明智，不愿给他们正谈得火热的气氛泼冷水。另一方面，母亲也和她相似，她看到法赫米如此激愤，虽然没当作什么严重事，不过也失去了开口的勇气，因此她也沉默不响地听着慷慨激

昂的议论，把烦恼隐藏起来。与亚辛的妻子不同的是，她了解这种狂怒的原因，她脑子里还有关于阿拉比帕夏的印象，她还有为阿拔斯难过的心情。说实在的，她并非不懂“放逐”的意义，她不象法赫米那样怀着希望。她同丈夫以及他的朋友们一样，认为这些领袖回不来了，不然的话，阿拔斯先生怎么还没有回来呢？难道还有比他更应该回到祖国来的人吗？……可是，难道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被放逐多久法赫米就这样忧愁多久吗？你看这些日子是多么不幸啊！早上一个消息，晚上一个传说，破坏了他们的平静，烦扰着他们的心绪！她多么希望恢复和平，使这种聚会和过去一样快乐，使法赫米欢欢喜喜地谈笑啊！她多么希望……

“马耳他岛，这就是马耳他岛！”

伏在地中海地图上的凯玛勒喊着抬起头来，用手指着马耳他岛的位置，胜利而高兴地瞧着哥哥，好象他找到了萨阿德·柴鲁尔帕夏本人一样。但是他发现哥哥皱着眉头，绷紧脸，不仅没有回答他，甚至根本没有注意他。孩子感到无趣，尴尬地收回目光，又瞧着地图。他用眼睛一会儿比量着马耳他和亚历山大的距离，一会儿比量着马耳他和开罗的距离，尽情地想象着马耳他岛的真实情况和人们谈论着的被放逐到岛上去的领袖们。他听法赫米说，萨阿德·柴鲁尔帕夏是被英国鬼子用枪绑架走的，他就想象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被穿在矛枪上抬着，不喊疼，也不叫嚷，正象他这样大的孩子所幻想的那样。又听哥哥说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坚若磐石”，他很想立即问哥哥：那是个有法术的怪人吧，不然怎么能在矛枪上象石头一样坚定呢？他是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现时这个场合充满了激愤，没有一点和平的气息，要满足自己的愿望，必须等适当的机会再开口。后来，法赫米觉得只同哥哥谈论谈论不足以抒发他的激情，便对这个环

境感到无聊。在这里，他的感情虽然没有受到压抑，却也不能得到宣泄。他渴望到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去会见同伴们，在那里有许多和他同感情共呼吸的人，他们争先倾吐心底燃烧着的感情和意见；在那里，他可以听到同他的心灵一起怒吼的声音，在渴望自由的气氛里接受那些热情、激昂的思想。于是他附在亚辛的耳朵上，低声说：

"我要到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去了。"

亚辛从心里舒了一口气。他正在为找不到离开的合适借口而为难：如何离开这里去夜游而又不至于惹法赫米生气。他的忧虑并不是假装的，也可以说不完全是假装的，这个重要的消息确实震动了他的心，不过如果只有他自己的话，他会很快就把它忘掉的。为了不失礼于弟弟，为了尊重弟弟那种从来没有过的激愤之情，为了装模作样地应付和弟弟的谈论，他已累得精疲力尽了。当走出房间时，他自言自语地说："为了民族解放运动今天我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要是老这样可真吃不消！"

五十四

厨房里响起了揉面的声音，法赫米随着这声音睁开了眼睛。窗户全都关着，屋里还很黑，只从窗孔里透进来微弱的光线。听到凯玛勒呼呼睡得正香，他转过脸去朝旁边的床铺看了一眼。接着，他思考起生命问题来。这是一个新的黎明，它把他从沉睡中唤醒，叫他投入劳心劳力的活动。他不知道明天的黎明是否还会把他从这张床上唤醒，抑或永远也不再唤醒他。不只是他，任何人也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死神就在开罗的大街上游

荡，在各个角落里跳跃。母亲正按照多年的老习惯揉着面；凯玛勒仍在沉睡，做着美梦；亚辛正在起身下床，他的脚踏在这个房间的地板上；父亲呢，可能正站在喷壶下面洗冷水浴，这一切都多么美好啊！充满生命力的美好的晨曦，正慢慢地升起，一切生物全都继续地生活着，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仿佛埃及没有重大的事变，仿佛子弹没有射穿人们的头颅和胸膛，仿佛圣洁的鲜血没有洒在墙壁和地上。他微笑地叹息一声，在带来热情、希望、忧愁和信念的感情的洪流中闭上了眼睛。的确，他在过去的四天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从前他不认识它，也可以说它只不过是冥想之中的幻影。这是神圣而崇高的生命，它有着善良的愿望，为了争取比它更宝贵的东西而宁肯牺牲自己。这个生命毫无顾虑地面对死神，顽强地同它搏斗，蔑视地向它进攻，如果这一次逃开了它的魔爪，就不顾一切地再一次向它进攻。这个生命一直面向着一个颠扑不灭的光明，这个生命受着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的推动，这个生命感觉到死亡象空气一样包围着它，把自己的归宿交托给真主。这个生命作为一个手段，它渺小得不如草芥，而作为一个目的，它的伟大又超过天地。生与死结成了兄弟，共同支持一个新的希望，生是用战斗来支持，而死则用的是牺牲。假如没有这次可怕的爆发，生命不可能迈着安静而缓慢的步伐在人类希望的断壁残垣上继续前进，它一定会忧郁地死去。这种爆发是必不可少的，它使全国人民和他自己借以把胸中的积怨迸发出来，正如同地心里聚集的气体必须借地震迸发出来一样。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正守候着它，于是他便投身于斗争中。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怎样发生的呢？他坐着电车到法学院去，车上一群学生挥舞着拳头在议论：代表我们意志的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被放逐了，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把萨阿德·柴鲁尔帕

夏放回来，继续斗争，要么我们就和他一起被放逐。车上的乘客也凑到他们跟前来和他们一起讨论，共同表示决心，甚至售票员也丢下自己的工作听着他们讲，并且不时地插入几句。这是怎样的时刻啊！他昏昏沉沉地度过了一个失望和忧虑的夜晚以后，心中升起了新的希望。他坚信这一场燃烧着的烈火再也不会熄灭，再也不会冷却。他们刚走进学校，就听到雷鸣般的怒吼声，他们的心早已飞到了那里，接着他们跑到同学们跟前，和同学们热烈地谈论着行将采取的对策。不久，他们中间一个人高声喊叫一声："罢课！"这个新鲜名词他过去从未听说过。他们腋下挟着课本高喊罢课。这时院长惠灵顿先生来了，他用从来没有过的温和态度劝告大家去上课。一个青年站到文书室的台阶上，无比激昂地演起讲来，作为对院长的回答。院长一看没有办法，只好溜走了。法赫米全神贯注地听着，两眼紧盯着讲演的青年的眼睛，他的心随着掌声跳动着，他多么希望也上去讲讲，把自己心里燃烧着的感情倾泻出来啊！可是他毫无准备，便和别人一起反复喊着发自内心的口号。他激动地注意听着，讲到一个段落时，就和同伴们一起高喊"独立万岁"，然后继续注意去听。口号给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讲演者再讲到一个段落时，他又和人们一起高喊"废除保护国条约"，挺起胸膛，激动地继续听下去。他咬紧牙，以控制住由于激动而要流出来的泪水，直到讲演者又讲到一个段落时，他和人们又一起高喊"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万岁"。这是一个新口号。这一天，一切东西都是新的，这个口号更是一个有力的声音，使他的心重新活跃起来。随后他接连不断地鼓掌，反复喊着这个口号，仿佛这是他口中自然响起的回声，不，不是由他嘴里发出来的，是他心里的声音。他想起在这次事件爆发以前忧郁而苦闷地度过的那个夜晚，当时他如何在

心里默默地重复着这个口号，他的感情如何受到压抑。过去他的爱、激情、希望和幻想，以及他所要寻求的崇高的榜样，是那么渺茫，那么无所寄托，直到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发出呼声以后，才吸引住了他，犹如天空中飞翔的鸽子被同伴的风笛声吸引住一样。后来，司法部的英国法律顾问爱姆斯先生突然分开人群走来，大家只用口号声来回答他："废除保护国条约……废除保护国条约！"他向大家讲话，严峻的态度中带着几分文雅。他劝告大家去上课，要他们把政治问题交给父辈们去管。这时，一个学生反驳说：

"我们的父亲都被逮捕起来了，我们是学法律的，不能看着国家的法律被蹂躏！"

发自心底的喊声象霹雳般地响起来，那个顾问只好匆匆忙忙地跑了。这时感触万千的法赫米想再说几句话，他刚要开口，但是早有人抢在前面把他想说的那些话说了出来，因此他更加激动，他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说以后有的是机会来补偿。演讲很快地结束了，有人提议举行示威游行，于是他们组成游行队伍，离开学校奔向建筑学院。那里的学生立刻与他们汇合到一起，然后他们又到农学院去；农学院的学生高喊着口号迎着他们跑来，好象早就约好了似的。接着他们又奔向医学院和商业学院。当他们到达宰奈白广场的时候，已经结成一支庞大的游行队伍，其中还有许多市民。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埃及万岁！""独立万岁！"和"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万岁！"人们每前进一步热情和信心就增高一分，因为他们到处遇到加入游行的人群和响亮的呼应声。加入的人满腔怒火，渴望战斗，激昂的感情在游行队伍中得到宣泄。游行队伍的形成使法赫米由激动变为惊异，他奇怪地想："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早晨他还是那么失望和沮丧，刚刚过去几

个小时，还没到中午，他就已经参加了革命的游行队伍。游行队伍里发出的每个声音也就是他自己的心声，他们喊的口号也就是他的口号，他们以同样的信念与他相呼应：决不动摇，坚持到底。啊，他多么兴奋，多么激动！他的灵魂在那个广阔无边的希望的天空中奔驰，他懊悔自己不该曾经怀有失望情绪，并对自己幼稚的疑虑感到羞愧。在这个不寻常的日子里，宰奈白广场附近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他和人们一起望见一支警察马队由英国警官率领着跑过来，后面掀起一片尘烟，马蹄踏得地面都在颤动。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自己是怎样失神地望着那些马队的，那正是一个没有经历过这种紧急危险情况的人所必然有的。他环顾了一下周围，见人们严肃的面孔上带着愤怒和激动的神情，他神经质地长出了一口气，挥舞起拳头高喊着口号。马队包围了游行队伍，人群形成一个正方形，全都伸着脑袋观望。他被淹没在这动荡的海洋中。接着他看到警察逮捕了许多进行抵抗和领队的学生。这时他又产生了第三个愿望：希望自己也被捕。但是，他的活动并没有超出游行的人群范围……

第二天（星期一），情况比头一天更为紧张，从清早起全市各大学就全部罢了课，学生们高举着校旗同汇集起来的无数的民众举行示威游行，开罗完全变了样，各个广场上都汇集着要把长期隐忍着的怒火发泄出来的人群。法赫米置身于人群中间，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仿佛一个迷路的人突然遇到了阔别已久的亲人一样。游行队伍按照预定的路线经过外国使馆时，人们用不同的方言表达他们的抗议。当队伍走到德瓦威纳街的时候，游行的人群忽然发生了巨大的骚动：一个人高喊“英国鬼子来了！”喊声刚落，枪声大作，一时压过了口号声。第一个被杀害的人倒下去了，其余的一伙人情绪激昂地、奋勇地继续前进；另

一伙人留在原地不动，大多数人则散开，跑到住宅或咖啡馆里去躲避。法赫米属于后一种人，他藏在一扇门后面，心怦怦地跳着，除了自己的性命以外，什么都顾不得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待了多久，直到外面完全寂静下来以后，他才探出头来看了看，然后迈步走出来。他走在路上还不敢确信已经躲过了这场灾祸，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还带着几分失魂落魄的样子。他平静下来以后，又想：如果我当时也能够做一个挺身前进的人，或者至少做一个坚持站在那里的人多好，于是他感到非常懊悔。当他被这种思绪折磨着的时候，他那颗沉重的心发誓要弥补这次过失；好在这种机会很多，不会过很久他就可以有机会弥补了。

星期二、星期三和头两天的情形一样，几天来的喜乐和忧虑都相似：游行示威，高喊口号，接着是枪声大作，有人牺牲。他在激情的促使下，完全投身于革命的浪涛中，他那崇高的感情上升到顶点，不但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且对于幸免于难反而感到懊恼。随着忿怒情绪和革命行动的发展，他也越发激愤，越发坚定。接着电车工人、汽车司机、清洁工人也相继罢工了，首都完全处于凄凉和狂怒之中。随后又传来政府职员和律师们罢工的消息，更加振奋人心。全国各地的革命者都很活跃。鲜血决不会白流，被放逐的人们决不会被遗忘，觉醒了的人民的斗争震撼着尼罗河畔的大地。

法赫米在床上翻了一个身，把心从沸腾的回忆中收回来，又一次听到揉面的声音。他扫视了一眼房间，这时从关着的窗外透进来的曙光渐渐照亮了各个角落。母亲在揉面，哪一天早晨她都要揉面，新发生的事件决不会影响她做饭、洗衣服和擦洗家具，任何重大事件也不会使她荒废细微的工作。但是母亲经受不起生活的打击。每个人的心都能够同时容纳大小不同的事

情，把它们安置妥贴，而母亲却不是这样。革命需要他，他是母亲生养的，他需要吃饭，饭是母亲做的。的确，生活中没有哪一宗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可是，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发生一件震动全体埃及人的伟大事件，使人们的心意统一起来，而不象五天以来在“家庭茶会”上那样各怀异心呢？是啊，这一天不容易到来。接着他考虑着一个问题：“如果父亲知道他这几天来一直为‘圣战’而奔走会怎样呢？专横武断的父亲会怎样？温柔慈爱的母亲又会怎样？”他的唇边浮起一丝不安的微笑，他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所遭到的麻烦不会少于把他的秘密暴露给军事当局所要遭到的麻烦……接着他撩开胸前的被子，从床上坐起来，喃喃地说：“对我来说，生死算不了什么，宁死也不能放弃信念，死总比屈辱高贵。让我们把生死置之度外，为未来的希望欢呼吧！让我们等候迎接自由的新的早晨！让真主作为主宰者来决定一切吧！”

五十五

任何人也不能说没有受到革命的影响，哪怕只是生活中的一小点影响，甚至连凯玛勒在来去学校的路上享受的自由也遭到突然的破坏。他虽然无法抗拒，心中却非常不满。原来现在母亲吩咐乌姆·哈纳菲每天送他去学校，并且按时接他回家，不让孩子有点时间独自行动。一遇见游行队伍，女仆便赶忙把他带回家来，不容他有逗留的机会，也不允许他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母亲的脑子里萦绕着游行示威和骚乱的消息，学生受到野蛮镇压的这些事件震动着她的心。几天来她战战兢兢地生活着，好象

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她希望两个儿子留在自己身边，一直到外面的形势安定下来，但是她却没有任何办法能将两个儿子留住。因为法赫米告诉她自己决不参加罢课（尽管她坚信法赫米很明智，决不会做错事）；父亲知道小学生不全都参加罢课，因而不同意把凯玛勒留在家里，她只好十分不情愿地让他们兄弟俩去上学。但是她想了一个办法，让乌姆·哈纳菲来监视凯玛勒。她对孩子说："要是我能够随便出去的话，我一定亲自跟着你。"凯玛勒竭力反对，因为他用不着多想就知道，这样一来就什么事情也瞒不住母亲了，他必须放弃在路上享受的一切娱乐和逞强的举动。这样，他一天中仅有的短暂的幸福时刻，就会变得和他在往还的两个监狱——家庭和学校里一样没有意思。此外，他心里十分讨厌跟这个女佣人走在一起，因为她的过分肥胖和蹒跚的步态在路上总要招人注目。但是他却不能不服从她的监视，特别是父亲也已经这样命令过。于是他就尽其所能地发泄自己的怒气，每当她一走近，他就呵斥她，让她跟在他后面，保持几米远的距离。星期四早晨——这是开罗举行游行示威的第五天了，他们俩就这样走向哈利勒·阿加小学校。到了学校门口，乌姆·哈纳菲走到看门人跟前，按照她每天在家里得到的指示询问道：

"今天有学生上课吗？"

"有的学生来上课了，有的学生又走了，上不上课，校长没有规定。"看门人不在意地回答。

这个答复对凯玛勒来说真是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他本来希望听到这两天来听惯的答复："小学生都罢课了。"然后他们俩立刻返回去，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玩上一天。他虽然没有投入革命，心里却很欢迎革命。他害怕由于这样的回答而被留在学校里，就

对看门人说：

“我也回去……”

他离开学校，女佣人在后面跟着他，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上课，他就央告女佣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她告诉母亲说小学生们还在罢课。他不只是央告，甚至在路过侯赛因清真寺的时候，还讨好地为她祷告，祝她长寿和幸福。但是乌姆·哈纳菲却不能不把所听到的情况据实告诉母亲。母亲责备他不该偷懒，并且让女佣人再把他送回学校去，于是他们俩又走出家门，一路上他用尖刻的话抱怨女佣人不讲信义。学校里只有不多几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小学生，大多数学生还在罢课。他那一班教室里平素坐满了学生，人数比其他的班次都多，今天却只有三个同学。老师命令他们复习旧课，然后自己就伏在桌上批改作业本，不再管他们了，实际上仍然等于不上课。凯玛勒打开书本装作读书的样子，但是他的心思根本不在书上，他为在学校里没有事情可做感到沮丧。他不能和同学们一起罢课，也不能在家里享受这几天可爱的日子所带来的安闲，他对学校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厌恶。他想象着外面罢工罢课的人们，惊异、好奇地琢磨着他们的情况。他们究竟是象母亲所说的那样，是一些不爱惜自己、不顾念亲人，拿性命当儿戏的“轻率分子”，还是象法赫米所说的那样，是一些同真主的敌人，也是同他们自己的敌人进行圣战、不畏牺牲的英雄呢？他偏重于母亲的看法，因为他恨那些罢课的大个儿学生。那些大个儿学生在学校操场上和小学生说话的时候，仗着自己个子高大，长着丑陋的胡子碴儿，高傲、粗暴得很，在他和同他年龄相似的小学生心里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不过他也不完全信服母亲的看法，法赫米的话在他心里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他不能否定哥哥描述的那些英雄形象，他甚至

希望能够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瞧一瞧那使人怀疑世界末日到来的流血斗争，换句话说，也就是看看埃及人怎样罢工、罢课，怎样成群结队地同军队战斗！他们和什么军队战斗？英国鬼子吗？是的！就是那些只要一提起他们，马路上的人就会跑光的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给了孩子强烈的印象，使他有意无意地把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英国鬼子、大学生、烈士、传单和游行示威这些名词联系起来；这些名词在孩子心里具有一种感召和启发的力量，尽管他对这些东西的意义还不大理解，尚处在琢磨和探索之中。一家人对于这些事件有着种种不同的反应；有时候则持相反的意见，这就使他更加莫名其妙了。他发觉法赫米是一个革命者，他满腔愤怒地攻击英国鬼子，又为怀念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而落泪。亚辛在谈论这些消息的时候关心而不激动，忧虑而不影响他那过惯的生活：他照常闲谈、说笑、看诗集和小说以及出去玩到半夜才回来。母亲不住口地祷告真主，祈求真主保佑平安和恢复太平日子，使埃及人和英国人都能心情舒畅。家里人最特殊的是嫂嫂宰奈白，她由于对这些事件感到害怕，把怒火完全发泄在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身上，责骂他是罪魁祸首。她说："要是他能做一个'真主的善良奴仆'，安分守已地过日子，那么既不会惹起这场斗争，更不会使任何人遭难。"在这种情况下，凯玛勒就不安地考虑起这场斗争来，想到死亡他心里产生了忧虑，虽然他对死亡还没有清楚的概念，他周围的亲人也没有谁死亡。那一天，哈利勒·阿加小学第一次被号召参加罢课，他本可以借这个大好机会远远地看看游行队伍，或是参加游行队伍，哪怕只是在学校院子里也好，可是校长却赶忙把年龄小的学生关在教室里不准出来。当时他是多么难过啊！机会丧失了，他在教室里听见高喊

口号的声音，心里又惊又喜，因为这一来一切都受到了震动，无情地摧残了日常默守的陈规。今天丧失了在家里享受安闲的机会，就象那天丧失了参加游行的机会一样，他怨恨地待在这个讨厌的地方，两只眼睛盯着书本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和同学们每隔一会儿就畏缩地偷偷看一眼书包，恨不得这漫长的一天赶快过去。忽然，他的注意力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是从远处传来的奇怪的声音还是他的耳鸣？他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向周围看了一下，只见几个学生都抬起了脑袋，他们先是互相观望，后来一齐朝临马路的窗子望去。声音是真实的，并不是惊扰人的幻觉，这是无法区分的许多声音汇合成的巨大声响，远远听来犹如惊涛骇浪声。接着，这个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近，可以听出是嘈杂的人声。教室里活动起来，先是叽叽喳喳地低语，后来竟有人大声说："游行队伍！"孩子的心跳起来，眼睛里射出又惊又喜的光芒。嘈杂的人声越发逼近了，最后在学校周围响起了雷鸣般的清晰的口号声。凯玛勒的耳朵里响起过去几天装满心间的话："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万岁！独立万岁！废除保护国条约！"喊声更近了，更响亮了，响彻了整个学校操场。小学生们全都惊呆了，他们深信这一股泛滥的洪水一定要把他们淹没，但是他们却以天真的愉快心情来迎接它，并不考虑有什么后果。他们迫切希望离开教室，投身到动乱中去。接着他们听到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走近了，哨地一声，两扇门推开了，一伙大学生和爱资海雷[①]象蓄水池放出的水一样涌进教室，大声喊着："罢课，罢课……罢课！谁也不许留在这儿！"这一刻，凯玛勒感觉自己被卷入了这个汹涌的波涛中，他被推动着，随着起伏动荡的波涛前进着，没有丝毫反抗的力量。他十分缓慢地动着，好象磨眼里慢

① 对爱资哈尔大学专习宗教的学生的称呼。

慢晃动的咖啡豆一样。他的两只眼睛不知道往哪儿看好，耳朵里只有震耳欲聋的喧嚣声，眼前只有挤得互相紧挨着的身体。直到他的头顶上出现青天的时候，他才知道已经来到马路上。他夹在拥挤的人群中几乎透不过气来，他惊惧得不停地尖声喊叫。这时出乎意料地有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使劲拉着他在人群中挤开一条路，把他带到马路边上。他呼呼地喘着气，向周围看了看，见他脱险出来的地方正是哈姆达尼老爹的点心铺，铺子的铁门已经放下来，只在靠近门槛处留了一道缝。他跪下爬进铺子里，看见里面有他熟识的哈姆达尼老爹和两个女人，还有几个小学生，于是他便站到放着壁橱的墙边，胸脯仍在起伏不停，就听哈姆达尼老爹说：

"人群里面有爱资海雷，也有其他大学的学生，有工人，还有市民……通向侯赛因大街的每条马路上都是人，从前我就没想到过地球上会有这么多人……"

"已经发生了向游行队伍开枪的事情，他们怎么还非要游行不可呢？"一个女人诧异地说。

"求真主引领他们，"另一个女人感叹地说，"唉，这都是父母生养的孩子啊！"

"从前真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哈姆达尼老爹说，"求真主保佑他们吧！"

人们拼命喊着口号，震动着周围，有时声音来自近处，好象铺子里发出的回声，有时从远处传来混乱的嘈杂声，仿佛是巨雷轰鸣。喊声不断，从此起彼伏和高低不同的声浪中可以听出游行队伍还在缓慢地进行。每当一个声音似乎要中断时，另一个声音马上就高起来，这样一个声音接着一个声音，仿佛永远也不会结束似的。凯玛勒集中全部精神，竖起耳朵来惶恐不

安地听着。过了一会儿，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他的呼吸才均匀下来，心里也安定了。后来他终于能够意识到周围突然发生的一切很快就会过去，于是他就考虑着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家去，把自己遇到的情形讲给母亲听："一眼望不到头的游行队伍闯进我们教室，我不由自主地被人流裹到马路上来。我和人们一起大声喊：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万岁！废除保护国条约！独立万岁！我跟着队伍走了一条街，到了第二条街上英国鬼子开枪打我们。"这时母亲一定会吓得哭出来，她甚至会怀疑我是否还活着，战战兢兢地念上许多节《古兰经》……"嗖地一声，一颗子弹尖叫着从我头顶上擦过去，人们象疯了似地乱钻乱跑，要不是有一个人把我拉到一家铺子里去，我多半也会和人们一样被打……"

一阵混乱的喊叫声和杂沓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他的心跳起来，看了看周围几个人的脸，见他们都凝视着门口，仿佛预料将有一个可怕的打击到来似的。哈姆达尼老爹走到门口，弯下腰去从铁门下面的门缝往外观望，接着他向后一退，一屁股坐到地上，惊慌地咕哝说：

"英国鬼子！"

外面许多人喊叫："英国鬼子，英国鬼子！"另有些人喊："不要慌，不要慌！"还有的人在喊："誓死解放祖国！"接着凯玛勒听见从远近各处传来枪声。虽然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枪声，但他没加思索就知道这是枪声，他的手脚一起哆嗦起来。那两个女人惊叫了一声，几乎要哭出声来。哈姆达尼老爹用颤抖的声音叨咕着："赞颂独一的真主，赞颂独一的真主……真主……"凯玛勒在惊惧中感到有一股死人一般的凉气从头顶流到脚跟。枪声不停，马嘶和车轮的隆隆声震破人的耳鼓，伴随着接连不断的急促的走动声，接着而来的是狂呼、喊叫和无力的呻吟。这一刻，待在

店里的人们好象等候着死神来临的样子。随后是可怕的沉寂，好象一个人在受尽痛苦的折磨后昏了过去一样。凯玛勒用颤抖的沙哑的声音问道：

“走了吗？”

哈姆达尼老爹把食指放在嘴上，轻轻地说了一声“别说话！”……接着他念起阿亚特·库尔希来。凯玛勒已经没有说话的力量，只在心中默默地念着“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①]！”希望这节《古兰经》能象在黑暗中赶走魔鬼一样地赶走英国鬼子。直到中午的时候，点心铺才开了门，凯玛勒走出来，先在静悄悄的大街上走了几步，然后撒开两条小腿飞也似地跑起来。路过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从洼下去的台阶走上来，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哥哥法赫米。他急忙跑上去，好象一个溺水的人抓到救生圈似地一把抓住了哥哥的胳膊。法赫米吓了一跳，一瞧是弟弟，喊了一声：

“凯玛勒！开枪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在哈姆达尼老爹的点心铺里，我听见枪声。”孩子回答说，他听出哥哥的声音有些嘶哑。

“快回家吧，不要告诉任何人说你碰见我了，听到没有？”哥哥匆匆忙忙说。

“你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吗？”孩子不安地问。

“不，我现在不回去。”哥哥同样匆忙地说，“我要到每天回家的时候再回去。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说你碰见我了！”

他推着弟弟快走，不容他再多噜嗦。凯玛勒被他推着走了几步，就又跑起来。跑到汉·吉阿费尔大街时，他看见一个人站

---

① 《古兰经》第一一二章（即萨马迪亚章）的第一节。

在马路当中，手指着地面在向一群人讲话，他顺着那个人的手看去，只见地上有一片血迹。那个人用沉痛的声音说：

“这是神圣的血迹，它要求我们坚持战斗。真主让这些鲜血洒在烈士侯赛因的陵前，就是要我们拿先烈作榜样。真主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他害怕地忙把眼光从染着血迹的地面移开了，发疯似地跑起来。

五十六

在黎明前艾米娜在黑暗中摸索着向房门走着，她轻手轻脚的，唯恐把丈夫吵醒。这时她听到从大街上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好象蜜蜂的嗡嗡声。她每天这个时候起来，听到的只是小手车的轧轧声，上早班的工人们的咳嗽声，做完晨礼回来的人在寂静的路上不时愉快地高呼“赞颂唯一的真主”的声音，却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个奇怪的响声。她奇怪自己竟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不由得想去看个究竟。于是她悄悄地迈着小步走到堂屋里临马路的窗子前面，打开窗子，探出头去。这时外面一片昏黑，只有远处天际露出晨曦，看不清下面有什么。不过那个声音越来越高了，这时她心里也越发纳闷儿，后来她才弄明白是人声，只是分辨不出是干什么的人。她的眼睛在她所熟悉的黑暗中巡视了一遍，只见楼下两宫之间路和奈哈西大街的路口上以及红巷附近有一些看不清面目的人影，还有一些小金字塔形的东西和象小树似的东西。她慌忙地缩回身子，下楼奔向法赫米和凯玛勒的房间，接着她又犹豫起来：是把法赫米叫醒让他去看看那里

是什么东西，给自己解开这个谜呢，还是再过一会儿，等他自己醒来？她觉得还是不要为了自己的好奇而惊扰儿子，让他睡到快出太阳的时候自己醒来再说罢。于是她先去做晨礼，然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又回到窗子那儿向外观望。曙光照亮了尖塔和拱北，她能够大致看清马路上的情况了。她观察着在黑暗中使她感到可怕的那些影子，当她看清楚了的时候，不由得惊叫一声，赶快缩回身子。她跑到法赫米的房间，急忙把他叫醒。法赫米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惊慌地问：

“您怎么了，妈妈？”

“英国鬼子，楼下马路上尽是英国鬼子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法赫米从床上跳下来，跑到窗户前面往外一看，只见两宫之间路上有一小股军队驻守在岔路口上，并且搭了几架帐篷，停着三辆载重汽车，士兵分成几小堆。帐篷旁边架着许多步枪，每四枝枪架在一起，枪头朝上凑拢，枪托朝下分开，成金字塔形。帐篷前面站着一个哨兵，好象一尊塑像似的，其他士兵都分散开来待着，口操外国语说说笑笑。法赫米往奈哈西大街那边看了一眼，在奈哈西大街通往萨加的路口上有另一股军队；他还在两宫之间路中间的霍兰菲谢胡同口上看到了第三股军队。乍一看到这种情景，他立即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这些士兵是不是来逮捕他的？但是他很快就觉得这是自己神经过敏，并且解释为是由于自己从熟睡中惊醒，神智还没有完全清醒的缘故。其实，自从革命爆发以来他一直也没断过有被缉捕的感觉。随后他渐渐弄明白了：这是由于这一带接连不断地举行游行示威，占领当局感到头痛，所以派军队来镇压。他从窗孔向外看着，观察着军队、帐篷、枪支和载重汽车，心里充满了恐怖、忧虑和愤怒。接着他从窗口

转过头来，脸色苍白地对母亲咕哝说：

“不错，是英国鬼子，他们来进行威吓，想要阻止示威游行……”

法赫米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心中忿忿地想：“想要阻止游行，办不到，办不到……”这时他听见母亲说：

“我去叫醒你爸爸，把这情况告诉他。”

艾米娜说出这句话就象拿出了最后的办法似的，仿佛丈夫既然能解决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那么也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保证她的安全。法赫米却不耐烦地说：

“不用叫他，等他自己醒了再说吧。”

“这些鬼子兵都驻扎到咱们家门口了，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孩子？”女人恐惧地问。

“咱们该怎么办？”法赫米惶惑地摇着脑袋，接着他又满怀信心地说：“不用怕，他们不过是想威吓一下游行队伍……”

“我害怕他们会闯进居民家里来扰乱……”艾米娜干咽了一口唾沫说。

“不会的。”法赫米考虑了一下，咕哝说：“假如他们的目的是要侵犯居民，那他们决不会安安静静地待到现在……”

法赫米对自己的话也并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他认为不能不这样说。母亲又问：

“他们要在我们这儿待到什么时候呢？”

“谁知道？”青年的眼睛里露出迷惘的神情回答说，“他们既然支起了帐篷，看样子不会很快离开……”

母亲这样问他，好象他是这个军队的指挥官似的，使他不禁觉得好笑。但他忍住从两片无血色的嘴唇上出来的笑意，同情地望了母亲一眼。在这一刹那，他本想同她说几句笑话，但是忧

郁压在他的心头上，沉重得开不了口，就如同亚辛把父亲的“故事”讲给他听的时候，故事本身虽然令人好笑，但是一想到父亲实际上竟是这样一个人，不安就压在他的心上一样。这时，两个人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朝这里走来，接着亚辛闯进房来，后面跟着宰奈白。亚辛眼皮发肿，头发散乱，他高声说：

“你们看见英国鬼子了吗？”

“我听见外面有声音，往窗户外面一看是英国鬼子，就赶紧把亚辛叫醒了。”宰奈白大声说。

“我敲了敲爸爸的房门，叫醒他，把这种情况告诉了他。爸爸亲自看了看英国鬼子，吩咐我不要下门闩，谁也别出门。”亚辛接着说。“可是这些英国鬼子要在这儿干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国家没有政府，难道政府就不能保护我们？”

“我估计他们只是为了拦住游行队伍的道路，不会为难其他人的。”法赫米对哥哥说。

“可是，我们得在家里躲到什么时候呢？家家都有妇女和孩子，这里怎么能驻兵呢？”

“我们忍耐些时候吧，别人家怎么样，我们也只好怎么样。”法赫米心情烦闷地嘟哝说。

“不论是听见他们的声音还是看见他们的样子，都让人心惊胆战，求真主惩罚这些私生子！”宰奈白神经质地大声说

这时凯玛勒睁开了眼睛，一见大家全都集中到自己房间来，惊异地打量着他们。接着他从床上坐起来，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母亲。母亲走近他的床边，用冰凉的手抚摩着他的大脑袋，心不在焉地低声念起“法谛海”来。孩子问：

“你们怎么都上这儿来了？”

“今天无论如何不让你上学去了……”母亲温柔地说，她想

用尽可能委婉的方式让他知道这个消息。

“因为外面有游行队伍吗？”他高兴地问。

“英国鬼子挡住道路不让走了。”法赫米有些急躁地说。

凯玛勒似乎已经明白大家为什么全都集中到他的房间来，他茫然地瞧着每个人的脸色，接着跑到窗户跟前，从窗孔向外看了一眼，然后退回来，惊慌地说：

“枪，四枝一堆架在一起。”接着他用求助的眼光望着法赫米，害怕地小声问：“他们要杀我们吗？”

“他们不会杀人的，只不过是来赶散游行队伍。”

沉默了一小会儿，凯玛勒突然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的面貌挺好看的！”

“这么说，你喜爱他们喽？”法赫米嘲讽地问。

“嗯，我原先以为他们都长得象魔鬼。”凯玛勒天真地答道。

“当你真的看到魔鬼的时候，说不定会觉得魔鬼比他们长得更好看呢！”法赫米冷冷地说。

这一天一直没下门闩，也没打开临街的窗户透透空气或见见阳光。艾哈麦德在吃早饭的时候第一次很自然地谈着话，他以见多识广的口吻说：英国鬼子要严厉制止示威游行，因为这个地区的游行队伍比较多，所以他们派兵驻守在这里。他主张大家今天全都待在家里，直到事情过去。从亚辛敲门把他叫醒，他一直担着心，但是他依然能够沉着地谈话，保持平素的威严，不让任何人看出他的不安。同样，法赫米也是第一次敢于大胆地向父亲表示自己的意见，他恭敬有礼地说：

“可是，爸爸，如果我待在家里，学校里一定会以为我参加罢课了。”

艾哈麦德决想不到儿子也参加示威游行，他说：

“在不得已的时候，应该有个变通，你哥哥还是公务员呢，他的处境不是比你更为难吗？可是这总是说得出的理由。”

法赫米没有勇气继续同父亲争辩，一方面是害怕惹父亲生气，另一方面他觉得正好可以拿父亲不准出门来宽解心里的愧疚，因为他没敢到布满渴望屠杀大学生的军队的大街上去。早饭后，父亲回房去了，母亲和宰奈白也去料理她们的日常家务。这正是三月下旬，春光明媚，温暖宜人，兄弟三个走上晒台，坐在素馨花和常春藤的花架下面。凯玛勒在鸡窝那里找到了乐趣，那是什么样的乐趣啊！他走到鸡窝前面，一会儿撒食喂鸡，一会儿又快乐地把它们赶得咯咯叫着乱跑，偶然还会拾到一个鸡蛋。这时两个哥哥正在谈论令人兴奋的消息：传说全国从南到北各个地方都燃起了革命的火焰。法赫米讲述他听说的情况：哪里扒了铁路，哪里割断了电话线，破坏了电报系统以及许多省分举行了示威游行等等；还讲到革命群众如何同英国鬼子战斗，讲到抬着几十具被杀害的革命烈士和爱国人士的尸体的出殡行列，也讲到由于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而公务员也都参加了罢工活动，因而首都已经陷于瘫痪状态，市内的交通工具只剩下了人力车。法赫米热情地说：

“这还不是真正的革命吗？他们要进行野蛮的屠杀，就让他们杀吧，屠杀只能使我们更加有力量，更加坚强……”

“我真没想到我们的人民竟然有这样的斗争精神。”亚辛摇着脑袋，感叹地说。

“我们的人民有着顽强的斗争精神，既然英国鬼子逼着我们起来革命，我们就只好革命，从阿斯旺到地中海，全国都燃起了扑不灭的革命斗争火焰。”法赫米回答说。他在革命力量的激励和革命光辉的照耀下，仿佛已经忘记了革命爆发前的沮丧情绪。

"连妇女也出来游行了！"亚辛说着唇边现出微笑。

这时，法赫米背诵起哈菲兹① 歌颂妇女参加游行的一首诗，

妇女们走出来抗议，
她们万众一心地保卫自己，
黑衣裳是她们的标志。
她们象星星一样升起，
在黑暗中放出光芒！
她们采取应有的手段，
实现萨阿德所表达的心愿！

"我真应该把这首诗背下来……"亚辛笑着说，这首诗震动了他的心弦。

法赫米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忧郁地问：

"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在放逐的地方会不会听到革命的消息？那位大谢赫是知道他的献身精神没有落空呢，还是在放逐地已陷于失望？"

五十七

他们在晒台上一直待到上午十点钟左右，两个人注意地观察着那一小股英国军队，只见一伙士兵已经搭起炉灶，开始准备做饭；大部分士兵分布在一个行人也没有的红巷、奈哈西大街和两宫之间路口上。有时响起一声哨子，于是那些兵们拿起步枪

---

① 哈菲兹（1871—1932）是埃及近代诗人，被称为"尼罗河诗人"。

站好队，然后乘上一辆卡车朝法官公馆方向驶去，这说明那附近地区又发生了游行示威。法赫米看到这一切，心情十分激动，胸中的怒火在燃烧……

后来，亚辛和法赫米离开晒台，把凯玛勒一个人留在那里玩耍。他们俩回到书房，法赫米拿起书来温习几天以来荒疏的功课。亚辛拿起《坚贞诗集》和《在泥泞中跋涉的女孩》走回堂屋，用这两本书来消磨难捱的时间。他觉得象在蹲拘留所，又仿佛是被圈在闸门里流不出去的水。他最爱看侦探小说和别的一些小说，不过他也喜爱诗。他欣赏诗的时候，采取了一种简便的办法，易懂的地方他就体会一下，碰到难懂的，他只是欣赏一下韵律就满足了。他很少去看书上的注释，有时记下一首诗来，哼哼唧唧地背上一遍，对它的内容也只是一知半解，甚至他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想出和那首诗的本意毫不相干的意思来。他虽然不能深刻了解诗的意义，却能在诗的格律和词句方面记住一些皮毛，把这些当作资本，在和他相似的人们面前夸耀。他不管这样做合适不合适，一直是坚持这样做。当哪一天他需要写封信的时候，他就钻到书里，寻找一些他记得的漂亮词句，然后按照真主的启示写到信中。所以许多熟人都认为他精于文墨，其实并非如此，而是那些人还不如他，被他这些新鲜词句给唬住了。他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空闲过，他不得不一小时一小时地熬过这段不能活动而又索然无味的时间。阅读小说和诗集或许还能减轻一些苦闷，但那也需要有耐性。平素他养成了在每天傍晚出去夜游之前的短短时间内——仅仅是那么一小会儿——看看书的习惯，就是在那段时间内，也不妨碍他参加“家庭茶会”的闲谈，或是把凯玛勒叫过来，给他讲一些书中的故事，欣赏孩子兴趣盎然地倾听的神情。今天，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都不能解除他这种与往

日不同的寂寞。他读了几篇诗，又看了几章《在泥泞中跋涉的女孩》，他的烦闷依然是有增无减。他心里诅咒英国鬼子，胸中充满了怨恨和忿懑。直到吃午饭的时候，一家人又一次围在饭桌周围，母亲端来肉汤、红烧鸡和大米饭，食盘里摆着干酪、橄榄油和酸奶酪，由于住宅周围处于戒严状态，所以一点青菜也没有。最后母亲又端来一些红蜜代替甜食。除了凯玛勒以外，谁也没有胃口；父亲和两个哥哥由于今天待在家里，既没有什么事做也不能活动，所以不想吃东西。吃完饭以后他们有了逃避空闲无聊的方法——睡午觉，特别是父亲和亚辛，正好利用这充裕的时间尽情地睡上一大觉。亚辛直睡到黄昏才起来，然后到楼下去参加照例的"家庭茶会"。今天的聚会时间很短，因为父亲在楼上，母亲不能久待，没过一会儿她就丢下他们去照看父亲了。亚辛、宰奈白、法赫米和凯玛勒一起闲谈了一会儿，也很不起劲，后来法赫米叫着凯玛勒回书房温功课去了，只把亚辛夫妻俩丢在了那里。"从现在到晚上睡觉，这段时间可干些什么呢？"这个恼人的问题一直纠缠着亚辛。对他来说，今天是一个可诅咒的懊丧的日子，好似有一种强暴的力量把今天同往常那些充满欢乐的日子割裂开来，就象一根脱离树干的树枝变成了干枯的木柴一样。要是没有军队包围着，这个时候他一定是坐在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里的雅座上，置身在那古老的环境中，一面喝着清茶，一面同爱坐咖啡馆的熟人聊天。他的心为那里的古色古香的气氛所吸引，他喜爱那里的因年代久远而洼进地面的雅座。他早就喜爱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假如不是另有所求（俗话说的那件快活事），他决不会到别的咖啡馆去。可是他总是为一个目的在不断地追求，例如吸引他到埃及俱乐部去的，是因为那里靠近那个卖坚果女人的家，吸引他挪到奥利亚的阿里咖啡馆去的，是因

为它座落在女琵琶手宰努白家的对面，他更换咖啡馆完全是随着这种目的而转移；再进一步说，他对在咖啡馆里所结识的朋友的态度，也是随着这种目的而改变，如果不为了这种目的，就谈不上哪一家咖啡馆和那里的朋友。现在，他不是丢开了埃及俱乐部和那里的朋友吗？他不是丢开了阿里咖啡馆和那里的熟人吗？他们同他的生活毫无关系，也许他偶然遇到那些人中的某一个，他会装作不认识或是远远地避开。现在他每天到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去和那些熟人聊天，可是谁又能知道明天他不会放弃这个咖啡馆和这帮朋友呢？事实上他在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待不了多久就要溜进卡斯塔基杂货店，更确切地说是卡斯塔基秘密酒馆，在那里来一瓶红酒，或者是他喜欢说的"份酒"。今天在这个苦闷的黄昏又到哪儿去弄"份酒"呢？一想起卡斯塔基酒馆，酒瘾就使他浑身作痒，接着他的眼睛里露出百无聊赖的神色，心中对这种囚徒般的处境感到烦躁不堪。待在家里本来就够使人愁闷的了，而想起那些快乐的事情和酒后的醉意，就更使人心烦。他越是这样幻想，越是懊恼。他迫不及待地向往着酒的魅力，心头作痒，因为它能给人以热情、愉快、兴奋和活力。直到现在他才知道，如果这一天没有酒是如何难于忍受。他没有为自己的意志薄弱和毫无自制力而感到遗憾，也没有对自己那颗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过分苦恼的心加以责备。他不肯责备自己、埋怨自己，他把自己忍受痛苦的原因归咎于英国鬼子驻扎在住宅周围，并且认为这一障碍很快就会消除，可以重新去买醉。接着他看了宰奈白一眼，见她正盯着自己的脸，仿佛怨恨地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神不守舍的？你为什么这样沉默？难道你的眼睛里就一点没有我？"在他们四目相接的一刹那，他领会了她的心意，但是他对她这种又象怨恨又象难过的责备

神色不仅没有任何表示，相反地却更加感到恼火和厌烦。老实说，他认为再没有比追不得已和她整夜守在一起更可厌恶的事情了，既没有什么可爱的，也没有什么乐趣，尤其是连他在婚后生活中借以解愁的酒也得不到。他悄悄地瞥了她一眼，心中暗想："这不还是她吗？花烛之夜不就是她吸引住了我的心吗？不就是她曾经使我在几晚，甚至几星期中爱得发狂吗？怎么现在她就不能激起我的情欲了呢？她有了什么变化？怎么她使我感到如此厌烦？她的美貌和姿态怎么一点也不能引起我的喜爱了呢？"正象他从前不止一次地做过的那样，他把宰努白和其他女人在应酬他的方面的种种才能同妻子一比较，确认妻子一无可取之处。说实在的，宰奈白是第一个和他长期共同生活的女人，不论是女琵琶手还是卖坚果的女人，都不曾和他长期同居过，他什么时候想丢掉她们，就可以毫无困难地甩开。他想到自己当前的为难处境，想到若干年后这种处境给人的印象，他认识到生活并不是他过去所想象的那样。这时他听到妻子在问他：

"大概你待在家里心里不高兴吧？"

他再也不能忍受了，她竟然对他用责备的口吻！她这句讥诮的问话在他心里引起了一种好似触动疮疤的反应，他不顾她难过，用坚决的口吻公开承认说：

"是的！"

她本来不想跟他吵嘴，可是他这种口吻大大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因此她忿忿地说：

"事情虽然没什么，可是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连一晚上不出去游荡都受不了？"

"你说说看，这个家里哪一点好处能让我待得下去？"他也火了。

她气冲冲地站起来，几乎要哭出来似地说：

"好，我给你腾地方，但愿你能称心如意！"

她转身跑出去了。他直勾勾地望着她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个浑蛋女人，连命中注定要一辈子待在我们家里全不知道！"这场争吵使他稍微得到了一点发泄的机会，不过他还是不愿发生争吵，因为这样一来他会越发感到寂寞无聊。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把她哄喜欢，可是他那微弱的理智完全屈从于感情了。过不一会儿，他心里冷静下来，耳朵里又响起他对她说的那些无情的言语，自己也觉得那些话确实是过于冷酷无情，想来并没有说这些话的必要，于是他似乎有一些懊悔。这倒不是他心中还隐藏着对她的爱，而是他希望对她永远保持礼貌（这也许是为了尊重岳父，也许是害怕父亲），就是在他控制不住自己，想用强硬手段让她服从自己的"政策"的那一刻也不例外。他为自己这次发火找到了借口：在我们这一家人中，发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在父亲面前（只有他有权发火），谁也不讲什么涵养。

不过他们的怒火象闪电一样，骤然燃起，骤然熄灭，过后又立即会感到遗憾和懊悔。亚辛虽然也有些懊悔，却还是拿着架子不肯去和妻子和解，而且自言自语地说："是她招我发火的……难道她该用那种刻薄的口吻跟我说话吗？"他总是希望她能够宽容忍耐，原谅他，以使他能够毫无顾虑地为所欲为。妻子一怒离开以后，他对这种被囚禁在家里的处境更加感到烦闷，就走出房间来到晒台上。寂静的夜晚，空气十分清新，黑暗笼罩着各个角落，常春藤和素馨花花架下面一片漆黑，晒台露天的那半边在星光下还比较明亮。他在与马莉娅家隔开的花墙和可以远眺格拉翁清真寺的常春藤架之间来回踱着，陷入漫无边际的遐想。

他正在悄悄地踱步的时候，忽然听到从晒台的楼梯口上传来轻微的声音，好似低声细语，不，是起伏不停的呼吸声。他诧异地向黑暗处注视着，大声问道：

"谁在那儿？"

"是我，奴尔，少爷！"一个十分熟悉的清亮声音回答说。

他立刻想起随妻子陪嫁过来的女仆奴尔，她每天晚上要到鸡窝房旁边堆着杂物的木头房子里来睡觉。他朝晒台那面望去，看出她的身影离自己只有一步来远，黑忽忽的好象一片凝滞的浓重的夜色。他隐约看到她那两个白眼珠，好象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的一对圆圈。他一声不响地继续来回走着，不由得想象着她的形象：一个身体结实、约有四十岁的黑女人，膀大腿粗，胸脯隆起，臀部硕大，面孔光润，一对明亮的眼睛和两片厚嘴唇，是一个精力充足的女人，这是自从她来到他家给他的印象。他心中突然迸发出一个要扑向她的念头，就象毫无预示地猛然迸发出来的爆炸声一样。这个念头那么强烈，那么有力，仿佛它就是他的生活目的，它支配着他，如同阿依莎结婚那天晚上在庭院里支配着他扑向乌姆·哈纳菲那样。它使他那熄灭的欲念重又燃烧起来，一股激情在他的血液里逐渐伸展，象电流一般流遍全身，狂热、激动和兴致勃勃代替了沮丧和烦闷，所有这一切都从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他的思想和脚步都活跃起来。他不知不觉地又折回身来，迈着小步在中间一小块地方来回走着。每当从女仆身边走过时，他全身就被强烈的欲望刺激一下。她不是一个黑奴吗？她不是一个女佣人吗？既然是，那就一定经历过许多这样的事情，和宰努白不一样，这是一道美味的"点心"，她给人的情趣会和蝙蝠胡同那个卖坚果的女人一样。那个女人的两只黑眼睛使他忘记了她腋下的狐臭和小腿上的泥巴。相貌丑陋——任何女人也不

能尽善尽美——对单纯的性欲来讲，是可以不管的，他在乌姆·哈纳菲身上和在胜利门后面与之幽会的独眼巫婆身上都体会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奴尔总有一个结实的身体，它显示出十足的精力，同时她是个黑人女奴，经得多见得广，一定能有她们这种女人所有的秘诀，一定能够激起人的热情和兴头。周围一片漆黑，显然十分安全，欲望在他心中骚动，他的神经紧张起来，心不停地怦怦跳着。他用狡黠的目光朝她那边望了一眼，向她走去，想在打她身边走过时，装作不经心地蹭她一下。他没有马上暴露自己的意图，准备先试探一下，因为他害怕她也象乌姆·哈纳菲那个蠢女人一样大声喊叫，让全家人都听见，岂不是又在家里丢丑。他注视着她慢慢地往前移动，尽管天色很黑，她一定也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他那兽欲勃发的冲动。当他走近她跟前时，他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他挨近她，用胳膊肘在她的上身蹭了一下，接着又往前走去，仿佛是无意碰了她一下似的。但是他身上却象触了电一样，心思恍惚得不知所以，虽然并没有碰上他想要碰的地方。当他走到晒台边上，稍微清醒些的时候，一心只想着狂欲了。她那种本能的畏缩，更使他有了信心，他决定转回来再试探一次。他把胳膊又伸向她，用胳膊肘在她的乳房上碰了一下(这一次他的感觉一点没错)，这一次他并没有好象是无意碰上的那样把手缩回来，反而进一步去抚摩另一只乳房。这种温存的抚摩，使她对他的意图不会再有任何怀疑。这时他心中暗想：毫无疑问，她将会知道我的意图，也许她早已经知道我的意图了，她这种表现只是暗示她同意。但是她是故意迟疑呢，还是由于事出突然因而感到有些惊慌？不管怎么说吧，她并没推开这只手，她始终静静地一动不动。她决不会象那个臭娘儿们似地突然喊叫起来。好吧，让我再试验一次。这一次他有些急

切，很快地朝她走过去，到她面前时才放慢脚步，伸出胳膊肘在她那好象鼓起来的皮水袋似的胸脯上蹭了一下。假如不是看到她肯于顺从，或者说是没有什么表示，使他陶醉于疯狂的欲念之中的话，他一定会在企图避开的心理支配下继续向前走去。他站下来，用由于性欲冲动而颤抖的柔和的声音问道：

"是你吗，奴尔？"

"是我，少爷！"女仆一面说着一面向后退，他则一步一步地随着往前凑近，直到她的脊背靠在墙上的时候，他的身子也快挨到了她的身子。

他想要说几句温存话，用自己荡漾的心潮影响对方，就好象一个人空挥着拳头，准备乘机打倒对方一样。他凑近她，说话的呼气喷到她的前额上，问道：

"你怎么还不回房去？"

"我想在这儿透一透空气。"女仆说，她已经陷入他的掌握之中。

他那贪婪的兽欲占胜了迟疑，他把手伸到她的腰间，温柔地把她拉到怀里。她徒然想要挣脱。他很快把脸贴到她的脸上，凑在她耳边低声说：

"到屋里去！"

"不行，少爷！"女仆惊慌地咕哝说。

她那清亮的嗓音在寂静的空气里荡起回音，使他有些惊慌。其实她并不是故意提高嗓门，只是她不习惯低声说话，也可以说，即使她用极低的声音说话也那么响。但是他的惊慌很快就消失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欲火的燃烧，另一方面是由于她尽管嘴里说"不行"，语气中却没有一点反抗的意思。他拉住她低低地说：

“来吧，亲爱的！”

也许是出于情愿，也许是出于服从，她任凭他拉扯着。他由于过分的兴奋和迷醉而浑身颤抖着，他狂吻着她的脖颈和嘴巴，说：

“怎么好几个月的工夫我一直没看出你来？”

“不行，少爷！”她用毫无反抗意思的平静口吻回答说。

“你这样躲躲闪闪的让我越发……”他笑着说。

直到走近屋门口时，她才有了一点反抗表示：

“不行，少爷！”接着她又象下意识地说：“屋里蚊子多……”

“为了你，就是睡到蝎子窝里我也愿意，我的奴尔！”他一面推她一面附在她的脖子后面说。

她就这样尽了女仆这个名词所包含的最微妙的意义。在黑暗里，她顺从地让他搂在怀中。他把嘴唇放在她的嘴唇上，激动而又疯狂地吻着她。她安安静静地任他摆布，仿佛舞台上一个无戏可演的配角。直到后来他哼哼唧唧地对她说：“你吻我！”然后又把嘴唇放在她的嘴唇上狂吻。这时，她也吻了他！接着他叫她坐下，她只是反复说着：“不行，少爷！”她老是讲着这句不变样的话，使他听来只觉得好笑。他把她按倒，她一点也没有反抗。这时，他从她的忸怩作态中感到一种新的滋味，尽力寻求更多的乐趣。她虽然嘴里表示拒绝，实际上却做着顺从的动作。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后来，他觉得周围的黑暗似乎在晃动，或者说是他觉得有一些奇怪的小动物在他眼前飞舞，这可能是由于他坚持的时间过久，因而感到疲劳的缘故，实际上他自己也不能确知他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也可能是由于脑子里的电流互相撞击，因而眼前产生了幻觉的火星。可是，慢着！房子的墙壁为什么也晃动起来了？一道昏暗的光亮冲淡了黑暗，再也遮盖不住这

桩秘密。他抬起头来注视着，看见了从壁板缝中透进来微弱的亮光，接着听到宰奈白的声音在外面呼唤：

“你睡了吗，奴尔？奴尔，你看见亚辛少爷了没有？”

他害怕得心都收紧了，一下子跳起来，赶忙抓过衣服慌慌张张地往身上套，一面用惶遽的目光扫了一眼这间屋子，希望能在杂物堆里找个藏身之处。然而这是徒劳妄想，这里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这时他听到拖鞋的响声越来越近，女仆几乎要哭出来似地说：

“都怪你，少爷，现在我怎么办呢？”

他使劲在她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她停住不说了。他畏缩、绝望地看着门口，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着，一直退到离门口较远的一个墙角，身子贴在墙上，僵立在那里。外面一声跟一声地喊叫，里面却不回答。房门开了，宰奈白端着灯的一只胳膊伸进来，叫着：

“奴尔，奴尔！”

“我在这儿，少奶奶！”奴尔不能再沉默了，她用忧郁而悲怆的声音含混地答应。

“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了，老婆子？你看见亚辛少爷了没有？”宰奈白有些恼火地粗声粗气地说，“老爷叫我找他，我楼上楼下、院子里、晒台上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他，你看见他没有？”

话音未落，她已经把头伸进屋来。她瞧见女仆坐在那里慌作一团，不由得有些诧异，接着她本能地往右边瞥了一眼，看见丈夫的胖大身躯靠在墙边站着，她又羞又气，浑身仿佛瘫软了一样。没等他垂下眼去，两个人的四只眼睛刹那间遇到了一起，接着是片刻的沉默，随后年轻女人嚎叫了一声退出去，用左手捶打着胸膛叫嚷道：

“你……你……你干的是什么丑事……”

她浑身和端着灯的手都在颤抖，因而映在迎门墙上的灯光不停地晃动。接着她转身跑去，嚎叫的声音冲破了周围的寂静。亚辛咽了一口唾沫，自言自语地说："又跟上回一样败露了！"他恍惚地呆立了一会儿，只顾考虑自己，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他走出木板房，来到晒台上，并没想再到别处去。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这件丑事会宣扬到哪里去，是只会妻子一个人知道，还是会传到旁人耳朵里去？他开始埋怨自己不该那样惊慌，不该那样怯懦，他应该追过去，不让她把这件丑事宣扬开。接着他心思十分烦乱地想：他该怎样对待这件事呢？难道也该采取强硬的态度吗？她可能要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他听到从那间倒霉的木房子那边传来一阵响声，他朝那边望去，只见女佣人的身影从屋里走出来，她手里拿着一个大包袱，急急忙忙向楼梯口走去，他只是不在意地耸了一下肩膀。接着他用手一摸胸脯，发觉忘记了穿法兰绒外衣，急忙又跑回木房……

五十八

一清早就有人来敲门，来的是街长，艾哈麦德出来相见。街长说是军事当局委派他通知驻军地区的住户：英国人只是防止游行示威，决不过问其他事情，一切都应该照常，商店要开门做买卖，学生要去上学，公务员必须去上班。他提醒艾哈麦德不要忽视当局禁止游行和罢课的命令，要约束家里的学生们，以免被怀疑参加罢课。街长这一来，使这个家庭又活跃起来，迎接这一天的开始。男人们昨天在家里圈了一天，今天得到解放，都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同时一家人也全都为太平无事、可以放下心来而感

到高兴。街长走后，亚辛自言自语地说："外面那么美好，家里却是这样腻人！"说老实话，昨天晚上一家人几乎都过得很不痛快，因为宰奈白揭穿的那件丑事破坏了大家的心境。宰奈白在女佣人的房间里看到那幅可怕的情景以后，心中的忧愁和怨恨再也无法忍耐，因此她要采取一切方式把它发泄出来。她故意大声嚎叫，希望把声音送进公公的耳朵里。父亲听见以后，立刻跑来询问……丑事就这样传扬开来。她在疯狂的激动之下，才敢于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公公，否则她绝对没有勇气跟他这样说，她对他怀着对任何人都没有的恐惧。她要用这件事来补偿她那被损伤的尊严和她那长期以来忍着的痛苦，她反复地攻击丈夫说："他跟那个黑女人！他跟那个老妈子！他跟那个同他妈一样大年纪的女人！他在自己家里就这样，在外边说不定会干出多么下流的事来呢！"她并没有嫉妒的感情，也许她的嫉妒被强烈的忿怒和厌恶掩盖住了，就象火焰被浓烟掩盖住了一样。发生了这件丑事以后，她好象就是再和他一起待上一天也活不下去似的，急忙收拾起铺盖搬到客厅去过夜了。这一夜她几乎没睡，好象发高烧似地胡思乱想，偶尔迷糊一会儿，也好象心绪烦乱的病人一样。她暗自打定主意，决心离开这个家，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她的痛苦。公公又能够怎么样呢？……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说明他没有力量防止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他无论多么专横，也决不会给儿子以应有的惩罚来平息她的愤怒，他顶多也就是把儿子呵斥一顿，发泄发泄怒火。那个坏蛋低着脑袋听他教训一顿，以后仍然要去干那种卑鄙龌龊的事！那绝对不行。艾哈麦德要她把这件事情交给他来处理，并且劝导了她好半天，说对待丈夫的过错应该能够忍耐，这是她这样年轻女人不可缺少的美德。但是她既不能忍耐，也不能原谅，跟

一个四十多岁的黑人老妈子！这绝对不能原谅。她要毫不迟疑地离开他，她要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给自己父亲，她要留在父亲身边，等待丈夫改邪归正，要么是他向她忏悔，并且保证痛改前非，要么她跟他一刀两断，将来的命运如何，听凭魔鬼去支配。亚辛以为她是个有理性的贤淑女子，会把自己的苦恼隐藏在心里，那他可错了。其实，她从一开始就忍受不了，她曾向母亲吐露过自己的心事。母亲倒是一个“理智”的女人，她不让女儿向父亲诉说，劝女儿应该忍耐，说男人们晚上都出去作乐，就连自己的丈夫也不例外，喝酒也是常事。她认为女儿的婆家总是个不错的家庭，尽管女婿出去夜游，尽管他爱喝酒，他总还是回家来过夜呀。她痛苦地听从了母亲的劝告，尽力克制自己，一再忍耐，使自己安于现状，并且对任何事情都尽可能地往好里想，特别是她已经感觉到胎儿在腹中蠕动，预示着自己将做母亲了。也许她内心怀着怨恨，不过她想想母亲的劝告，看看婆婆的为人处世，也就情愿安于现状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心中也还不断地怀疑，究竟丈夫每天晚上出去喝醉以后还干些什么呢？她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母亲，也没有隐瞒丈夫对她感情疏远的事。但是这位“理智”的母亲告诉她说，感情疏远未必就是她想象的那些原因，那是一种“很自然”的情况，所有的男人都这样；等再过几年，她年岁再大一些，也就不会拿这当回事了……退一步说，即使她的猜疑完全对，她又能怎么样呢？难道她能够因为丈夫搞女人而情愿放弃自己的家吗？不能，绝对不能！假如一个女人为了一些类似这样的事就丢开自己的家，那么一切家庭美德也就都不存在了。她的丈夫虽然是一个看到女人就眼馋的男人，但是他总还回家来过夜，那么做妻子的就应当留在他身边，好好照应他，忍耐的女人总会得到好报的。母亲又给

她举了许多无辜被遗弃的女人和丈夫同时娶了别的女人的不幸妻子的例子，说"即使她的丈夫是一个轻薄男子，也还没有象这些男人那样负心"。再说，她丈夫只不过才二十二岁，将来一定会理智起来，回到自己家中，教养儿女，安生过日子。这就是说，即使她的怀疑是确实的，她也应当忍耐，何况她只是怀疑、猜想，毫无根据呢！母亲反复讲这些道理，并且强调不忍耐就要招致不幸，终于说服她丢开了自己的念头，甘心情愿地忍耐下来。但是晒台上发生的这桩事使她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她记在心中的大道理一下子全都跑光了，好象从来没有听过似的……

艾哈麦德并不知道儿媳妇有多么痛心，还以为她会接受他的劝告，不过他气愤难忍，决心不能把这件事随随便便放过去。女佣人很知趣，早早地溜走了。亚辛却没有离开晒台，他恐惧地思考着，等候风暴的到来。随后传来父亲呼唤他的声音，听来犹如抽动鞭子那样响亮，他的心乱跳起来。他没有回答，也没有想回答，只是沮丧地僵立在那里。出乎意料的是，父亲闯到晒台上来了。他气狠狠地站了一会儿，四下里张望，看到儿子的身影便朝他走来，在离开他不远的地方停下，抱起两臂，昂着脑袋看着他，那神情又冷酷又威严。父亲沉默着一声不响，他沉默得越久，儿子就越痛苦、越恐惧。艾哈麦德仿佛要用这种沉默来表达任何言词都不足以表达的愤怒，也仿佛表明他本想对儿子拳打脚踢地教训一顿，只是因为他已经是大人了，并且娶了媳妇，才没有那样做。但是他无法沉默得太久，他开始粗暴地责骂儿子，以发泄自己的怒火："不要脸的混帐东西，你怎么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干这种事？下地狱去吧……你玷污了我的家，下流东西！家里有你就洁净不了……没娶媳妇的时候还有可说，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就是一头畜生，我这些话也该把它教育好了，可是我的话简

直都是对石头说的！一个家庭里要是有你这样的人，这个家庭也要受诅咒！”这几句话从他那燃烧着的胸膛里迸发出来，好象一连串的子弹一样。亚辛站在父亲面前低着脑袋，一声不吭，一动不动，仿佛在黑暗中熔烊了似的。艾哈麦德喊累了，就转身离开晒台，一边走着一边还在骂个不停。回到自己房间以后，他仍然怒气不休。盛怒之下，他只觉得儿子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却不去想儿子的这种错误就是自己行为的再现，不去想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儿女们都已婚嫁，却还经常干儿子干的这种事。这并不是他在气愤中忘掉了这一切，而是因为他认定这种事情在他身上是合法的，在儿子们身上则是不能允许的。他有权利为所欲为，他们有义务遵从他给他们定下的规矩。他所生气的也许是因为亚辛的罪过“违犯”了他的意志，“漠视”了他的存在，“丑化”了他想象中的儿子们应有的形象，这一切比这桩罪过本身更加使他气恼。但是和平素一样，他的怒火没有持续多久，他逐渐平静下来，表面上（仅仅是表面上）也不再那样盛气凌人。这时候，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上来看待亚辛的“罪过”了。他用冷静的理智来思考，从这件不幸的事情中发现了几点可以自我解嘲的理由，缓和了他那不能平息的怒火。他首先为犯了罪过的儿子找到一个借口，这并不是他有意纵容儿子，他决不肯纵容家里的任何人，只是要用这种假想的借口来作为宽恕儿子悖逆他的意志的理由。他好似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儿子并没有违背我的意志，决不可能有那样的事情，他是由于……”但是他能够用正处在轻浮和荒唐的年龄来作为宽恕儿子的理由吗？不能！只能把年轻作为宽恕儿子干这件丑事的理由，而不能作为违反他的意志的理由，否则的话，法赫米，甚至凯玛勒都可以不拿他的教训当回事了。那么就用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作为借口吧，就是说

他既然已经成了大人，他就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哪怕只是一点点），做父亲的对他的行动当然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于是，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他没有违背我的意志，决不可能有那样的事情，而是他已经长大成人，不必再把他的罪过当作是违背我的意志。"毫无疑问，他决不肯承认儿子有这种权利，即使儿子敢于向他要求这种权利，他也决不会饶恕。若不是发生了这件事，使他不得不找一个宽恕儿子违反他的意志的理由的话，就是在心里他也不肯承认儿子有这种权利。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自己更加心安理得，他也没有忘记提醒自己：对儿子的管教确实过于严厉了，做父亲的很少有象他这样的人，所以做儿子的也难于做到全面的服从……他想来想去又想到宰奈白身上，他对她没有任何同情，他安慰她只因为她父亲是自己的好友，但是他认为这个年轻女人简直不配有那样的父亲。作为一个贤慧的妻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应当象她那样败坏自己的丈夫。她叫嚷得多么凶，多么令人难堪啊！要是有一天艾米娜也做出这样的举动来，他该怎么办？不过她怎么能跟艾米娜相比呢？还有，她竟不知羞耻地把看见的情形如实地学说给他听！唉，唉！这个年轻女人要不是穆罕默德·阿发特的女儿，非得让亚辛好好教训教训她不可，就是他这个做公公的也不能不加斥责地放过她。亚辛是不对，可是她的过错要比亚辛的过错更大。接着他立刻又想起了亚辛，满意地考虑着他们父子相同的天性，毫无疑问这种天性是祖父遗传给他们的，说不定这种天性也正在法赫米的胸中燃烧着呢！只不过这个年轻人能用温文尔雅的外表把它遮盖起来罢了。不仅如此，难道他不记得那天他回家来时出乎意料地听到凯玛勒在唱"树上的小鸟……"那件事吗？当时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并不是要装作是在儿子唱完时来到门口的，而是他身心无

比愉快地欣赏着那歌声。直到孩子唱完，他才用力敲门，进门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地咳嗽，以掩盖心中没有任何人理解的高兴。他亲眼看见儿子们——至少是在心情舒畅、愉快的时候——在生活中一天天成长，他是多么喜爱啊！可是慢着！亚辛有他的独特天性，同自己的天性不完全相同，只要细致地分析一下相同的实质，就可看出他们父子并不是一回事。亚辛是头不长眼睛的畜生，那回是跟乌姆·哈纳菲，这回是跟奴尔，他毫不在乎地一味地去做那种下流勾当。而自己却不会这样。说实在的，他很了解亚辛不得不象坐牢一样痛苦地度过这一夜的烦闷心，因为他也同样忍受着这个令人愁闷而又凄凉的夜晚，犹如失掉亲人一样。但是假如他也象他那样在晒台上的花架下面散步，适巧遇到这个女佣人（姑且假定女佣人能够使他动心），他会不会去逗引她呢？不会，绝对不会！是什么原因使他放过她呢？可能是地方不合适，也可能是顾忌家人，还可能是由于自己的年龄大了。啊，想到最后这个原因，他心中苦恼起来，他对亚辛的灿烂的青春年华和疯狂的精力不胜羡慕！不管怎么说吧，他们父子的天性总是不相同的，艾哈麦德不象儿子那样毫无选择地见到女人就爱，他的眼光之高是出了名，严格选择对象。他所看中的女人不仅要有一般性格上的优点，而且要善于交际应酬。他贪恋的女人不仅要有姿色，而且要有高雅的风度，不论是加里莱、祖贝达还是马莉娅的母亲，以及和她们差不多的几十个女人，都具备一项或许多项这样的优点。除此之外还必须有舒适的环境和好友相陪，以及随之而来的美酒、闲谈和歌声，这样才能使他心情愉快。每当他结交上一个情妇以后，过上一段较长的时间她就会熟悉他的爱好，给他安排下使他心神荡漾的舒适的环境：用鲜花、香料和麝香熏房间。他喜爱女人不单纯是喜爱她们的姿色，同时喜

爱的是她们的善于交际应酬。她们的令人瞩目的地位和尽人皆知的名声也同样能吸引他。他对于夸耀自己的艳遇和情妇也很感兴趣，不过象需要严守秘密的同马莉娅的母亲的来往则例外。他也没有只追求她们的“社会地位”而忽视“美”的条件，名声和姿色是不可分开的，就象一件东西和它的影子一样，而姿色又往往是取得令人瞩目的地位和名声的神秘工具。他曾爱过许多当代有名的歌女，她们哪一个也没拒绝过他。这就使他联想起亚辛的卑贱行为，他悻悻然地在心中反复念叨："跟乌姆·哈纳菲，跟奴尔……真是他妈的畜生！”这种少有的行为同他本人毫无关系，他勿须多想，因为他没忘记亚辛是那个女人生的，是她把她那种下流卑贱的天性传给了这个青年。可以说，亚辛的旺盛的性欲是他的遗传，而在发泄性欲上的卑贱下流的做法却应该由他的母亲负责。第二天早晨，他在考虑如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时，本想立即把他们两口子叫来，使他们俩和解，并且分别教训教训他们，但转念又一想，还是放一放，找一个比早晨更充裕的时间好些，于是就把这件事搁了下来。当法赫米问哥哥为什么不到饭厅来吃早饭时，亚辛顺口回答说："为了一件极无聊的事情，等以后我再告诉你吧！”法赫米本来不知道父亲同哥哥生气的原因，后来发现女佣人奴尔不见了，也就猜出是怎么回事了。这一天早晨全家人都表现得和往常不同，一清早亚辛就出去了，宰奈白一直待在自己房间里不出来，男人们走出大门的时候，全都低着脑袋不敢抬眼看英国兵。母亲站在阳台的窗孔后面祷告真主保佑他们不要遭到任何不幸。她不愿过问晒台上的那件事，接着便径直下楼到厨房去了，总希望宰奈白象往常一样过一会儿也到厨房来。她对儿媳妇为了自己的尊严那样吵闹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吵闹只会为自己招致不幸，她暗自说："宰奈白怎么

能要求任何一个女人所没要求过的权利呢？”

当然，亚辛是做得不对，他玷污了这个纯净的家庭，可是他只是对他父亲和妻子犯了过错，与她这个做继母的有什么关系……比起这个儿媳妇来，她真是神仙般的幸运！……她等了好久不见儿媳妇下来，心想自己不能装作不知道，应该去安慰安慰她，于是就上楼到宰奈白的房间去，她一面走着一面招呼。她走进儿媳妇房间一看没有人，就喊着到处寻找，从楼上到楼下，找遍了整个房子也没找见，于是她拍着手说："天啊，难道宰奈白就情愿这样不要自己的家了吗？”

五十九

这一天艾米娜一直在担心，唯恐儿子或丈夫在回来的时候被军队拦住。法赫米头一个回来了，她一看见他，心里多少安定了一些，但是她看到儿子皱着眉头，就问道：

“你怎么了，孩子？”

“我讨厌看见这些英国鬼子……”法赫米忿恨地大声说。

“你可别带出讨厌他们的样子来。”母亲哀求地说，“你要是心疼我，就千万别那样……”

在这之前母亲虽然没有这样要求，他也没有对英国鬼子露出厌恶神情，他没敢触犯那些英国鬼子，甚至连瞪他们一眼也没敢，他只是在他们的“仁慈”之下，才看也不敢看他们地走回家来。他走进家门时，心中嘲笑地想：要是他们知道他刚刚参加过示威游行，曾象作战似地同那些鬼子纠缠，或者是他们知道他一

早晨分发了几十份鼓动同英国鬼子决死斗争的传单，他们会怎样对待他呢？他坐下来，回想当天遇到的事情，考虑着一小部分业已发生的事实，幻想着更多的未来的情况。就这样，他白天工作，晚上思考。他心中怀着两种感情：热爱自己民族的崇高感情和渴望战斗与破坏的残暴感情。他不知幻想了多久，后来面对着这些幻想的虚假和不切实际而清醒过来，感到忧虑。这些幻想交织在一起，一个跟着一个地相继出现：拿起武器向敌人进攻；为了战胜英国鬼子在戏院广场上举行长时间的动员大会；英国鬼子被迫承认埃及独立；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从放逐的地方胜利归来；他和伟大的领袖会面、交谈；在这个取得胜利的历史时刻，他还会见到了马莉娅。说实在的，这几天，他心里容纳的事情太多了，马莉娅的影子已退居到一边，但是她犹如风季躲在云层后面的月亮一样，总要不时地从他的幻想中浮现出来。这时母亲摆弄着头巾，慌乱不安地突然说：

"宰奈白一气回娘家去了。"

啊，他几乎已经忘记了早晨哥哥和一家人全都表现不痛快的事，现在他可以肯定自己发现女佣人奴尔不见了的时候所作的猜测了。他不好意思地避开母亲的目光，不愿让她看出自己意识到了这件事，特别是他确信母亲一定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并且会猜到他已经知道——至少说他已经猜出了这件事。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尤其是他不习惯对母亲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在他看来，再没有比对母亲花言巧语地不说老实话更可厌恶的了。最后他只是咕哝着说：

"愿真主改变这种情况……"

母亲没再说什么，她只是告诉他一声，他也只是随口祷告一句，仿佛宰奈白的出走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似的。法赫米几

乎笑出来，他立刻不自然地忍住了笑，因为他知道母亲正怀着同他一样的感情。母亲正怀着慌乱不安的心情，她生来不善于装模作样，不善于说谎，她那纯朴而不能缄默的天性几次迫使她要向他直截了当地谈出来。母子俩的慌乱并没持续多久，过了几分钟，只见亚辛朝着他们走来，他脸上的神情和家里等待着他的那件麻烦事——尽管他还不知道那件事情有了新的发展——极不相称。法赫米对这一点倒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知道亚辛从来不把旁人十分看重的为难事放在心上。其实亚辛是怀着另外一种抑制不住的愉快心情，这种愉快好比一个人的冒险得到成功一样，使他一时忘记了等着他的那件麻烦事。事情是这样的：正当他快走近家门的时候，一个英国兵拦住了他，当时他好象觉得地球在面前裂开来似的怕得浑身颤抖。他等待着从未经受过的灾难，他想至少也要当着附近几家铺子里的人和过路人的面受一场难堪的凌辱。为了维护自己，请求放他过去，并立即谄媚地对那个英国鬼子说：

“对不起，先生。”

但是那个鬼子只是微笑着——确实是微笑——向他要火柴。英国鬼子的笑使他惊慌不已，以致什么话也没听清，又要那个鬼子重说了一遍。亚辛真想象不到一个英国鬼子竟会这样微笑，或者说即使他认为英国鬼子会象普通人一样微笑，也想不到他们哪一个会朝他这样有礼貌地微笑。他心中一高兴，也就不再那样慌乱了。他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僵立了一会儿，然后才诚心诚意地赶忙去为这个微笑的“伟大”的鬼子尽这个简单的义务。亚辛不吸烟，身上没有火柴，他跑到卖蚕豆的德尔维希哈只的小铺买了一盒火柴，然后又跑回那个英国兵跟前，递过去。士兵接过火柴，说了一声：

"Thank you!"①

他还没有从那令人困惑的微笑的影响中清醒过来，又听到这么一声道谢，就好象一个人喝足了威士忌又来了一杯啤酒一样。他又兴奋又得意，眉开眼笑，胖脸发红，仿佛这句"Thank you"是一枚挂在外衣上的勋章，可以保证他安全地在军营前面来来去去。那个兵刚一转身要走，他就由衷地表示友好地说：

"再见，先生……"

他高兴得象喝醉了酒似地走回家中。今天他多么幸运啊，一个英国人——不是澳大利亚人，也不是印度人——向他微笑，向他道谢！在他的印象中，英国人是人类最完美的典型。他表面上也象所有埃及人一样厌恶英国人，可是他内心深处却对他们怀着崇拜和尊敬，他甚至认为英国人是用和别种人不同的泥土做的。那个人向他微笑，并且向他道谢！……他也尽自己会的几句英语按规矩向那个人作了正确的回答，取得了值得自豪的辉煌成就！……他怎么能相信他们会做出人们所说的那些野蛮的事来呢？……他们既然这样彬彬有礼，又怎么会放逐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一看到继母和法赫米，他的兴奋就立刻消失了，因为他一见他们俩的眼色，立刻想起那件暂时忘记的伤脑筋的事，意识到自己又要面对着早晨逃避开的问题。他用手向上面指了一下，问：

"她怎么没下来跟你们在一起，还在呕气吗？"

艾米娜看了法赫米一眼，然后慌乱地咕哝着说：

"她回娘家去了。"

亚辛又象疑惑又象吃惊地蹙了一下眉头说：

"您为什么让她走呢？"

---

① Thank you，英语"谢谢"。

“她是悄悄走的，谁也没告诉……”艾米娜嗫嚅着说。

亚辛觉得不能在母亲和弟弟面前丢脸，就不在乎地说：

“随她去吧……”

法赫米不愿再沉默，免得让哥哥认为他已经知道了这件秘密，并且怀疑是母亲告诉他的，于是就装出很自然的样子问：

“怎么闹出这样的麻烦来了？”

亚辛愁眉苦脸地注视着弟弟，悻悻地挥了一下手，仿佛说“根本谈不上什么麻烦”，然后他说：

“现在的女人真难跟她们一块儿生活。”接着他转身对母亲说：“象旧日那样的好太太，现在可没有了！”

艾米娜低下头去，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其实她是在掩饰忍不住要流露出来的笑。她所以感到好笑，是因为她心里已把亚辛的两种形象联系起来了：一种是他现在这种装模作样，象一个受欺侮的人在诉苦的形象，另一种则是昨天晚上他在晒台上被当场捉住的形象。亚辛心中十分惊慌，但表面上假装没事似的，因为情况不允许他显露出来。首先是他虽然对夫妻生活感到极大的失望，但是现在他还没想放弃它，因为他认为夫妻生活总还是长久可靠的归宿，同时他已经得知即将作父亲的喜信，而这正是他一心盼望的。他总想把夫妻生活当作退身之策，在经历过各种生活之后再回到其中来，仿佛一个游客在年终时回到家中一样。他没有忽略妻子出走将带给他的后果：他和父亲之间，甚至他和穆罕默德·阿发特之间将要发生新的矛盾，以至他所做的这一切令人作呕的丑事再也无法掩盖下去……臭娘儿们！他本来决心要叫她承认过错，而且要让她承认她的过错比他的过错大得多，也许是他对自己已经打定的主意十分有把握，他发誓一定要让她向他道歉，一定要采取种种手段教训她一顿。可是

她走了……他的计划落空了，她把他推到了进退两难的窘境。臭娘儿们！突然一个喊声打破了笼罩着整个住宅的寂静，打断了他的思路，他转脸去瞧弟弟和继母，见他们俩也侧着耳朵不安地注意听着。喊声接连不断地传来很容易听出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他们面面相觑，好象互相询问这个声音的来源：是死人了呢，还是打架？或者是呼救求援？艾米娜默默祷告，求真主保佑不要发生任何不幸的事情。法赫米说：

"这声音很近，好象就在咱们家门口……"接着他猛然站起来，绷紧面孔，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是英国鬼子纠缠过路的妇女？"

他赶忙跑向阳台，母亲和亚辛也随后跟来。但是喊声已经停止，听不出是从哪里传来的，母子三人从窗孔中向马路上望去，只见一个女人站在马路中间，被许多过路人和店铺里的人围着，好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定睛再一看，立即认出了这个女人，同声喊道：

"乌姆·哈纳菲！"

原来是母亲打发她到学校去接凯玛勒的。母亲一见这种情形就说：

"怎么，怎么不见凯玛勒跟她在一起？她为什么站在那儿象个死人似的？凯玛勒……真主！凯玛勒在哪儿？"接着她感情激动地说："原来是她喊叫，我现在才想起是她的嗓音！凯玛勒在哪儿呢？你们给我想想办法呀……"

法赫米没说话，亚辛也没说话，两个人默默地观察着马路，特别注意着英国兵营，因为人们，首先是乌姆·哈纳菲在注视着那里。他们俩立刻意识到方才是乌姆·哈纳菲喊叫，所以人们才把她围了起来，也意识到一定是有什么危险威胁着凯玛勒她

才呼喊求救，而且她显然害怕的是英国鬼子。但是究竟有什么危险？凯玛勒在哪儿？这个孩子遇到了什么事情？母亲仍不住地让他们想办法，两个人不知道怎样安抚母亲，也许他们俩也还需要人来安抚呢……凯玛勒到底在哪儿？士兵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在卷裹腿，各干各的事情，似乎这里并没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人聚拢在一起。亚辛突然拍着法赫米的肩膀大声说道：

"你看见两宫之间路上站着的那几个士兵围成了一个圈吗？凯玛勒就在他们当中站着呢！"

"凯玛勒让英国鬼子围起来了！"母亲禁不住大声喊起来，"哎呀，真主……真主，你救救我吧！"

四个高大的英国鬼子挽着胳膊站成一个圆圈，法赫米曾向那里寻视了好几遍也没发现凯玛勒，这一次才从一个背对着他们的鬼子叉开的两腿中间看到凯玛勒站在这个圆圈里面。他想到他们会把孩子当球似的踢来踢去，甚至会把弟弟踢死，此刻他也顾不得害怕了，转过身来慌乱地说：

"不管有多大危险，让我去看看……"

但是亚辛一把抓住了弟弟的肩膀，坚决地说："不能去！"接着他用平静的声音微笑着对母亲说：

"您不用害怕，他们要是对孩子有什么恶意，还用等这么久……您看，凯玛勒不是在那儿跟他们说话吗？您再看看他手里拿着什么？那不是一块巧克力么！您放心吧，他们只是逗着他玩玩！"然后他长出了一口气说："真是平白无故地受了一场虚惊！"

亚辛安下心来，立刻想起自己和那个士兵的幸运的相遇，那士兵对他那种和蔼可亲的态度，几乎象朋友一样。后来，他看到母亲的焦急并没有因为他的解释而有所缓和，就指着一直站在那里的乌姆·哈纳菲说：

"你们看，要是真有什么危险的话，乌姆·哈纳菲决不会停止喊叫。你们再看，围着她的人都散开了，还不是因为弄明白了并没有什么事。"

"只有他回到我身边来我才能放心……"母亲用颤抖的声音喃喃地说。

他们的眼睛集中在时而显现，时而被遮住的孩子身上。不久，士兵们松开了挽在一起的胳膊，叉开的腿也收拢起来，似乎已经不再担心凯玛勒跑掉了。这时他们才完全看清楚孩子，他正微笑着和他们谈话。从孩子的嘴唇启动和两手比划着向对方表达听不懂的话上可以看出来，同时从那几个鬼子同他说话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们多少会说几句埃及话。但是他跟他们说什么，他们又跟他说什么呢?虽然谁也猜不出，不过他们总算能够放心了，就是母亲也终于安静下来，不再叫喊、哀求，只是以不安的惊异目光看着这种奇怪的情景。这时亚辛却笑着说：

"很明显，在这些兵刚一驻扎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以为会给我们带来说不尽的麻烦，那真是过分悲观了……"

法赫米看到那些兵对凯玛勒的举动，虽然已经放下心来，但是他不同意亚辛的这种看法，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孩子说：

"也许他们对待大人或者妇女就不会象对待孩子这样了……你也不要过分乐观。"

亚辛很想谈谈自己的幸运际遇，但是他知道现在说这些不适宜，就没有说，以免招惹弟弟生气。接着他缓和地说：

"愿真主保佑我们免受他们的伤害……"

"难道他们就不会做一点让人感激的好事吗?"艾米娜悲哀地问。

这时，凯玛勒那里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新情况，一个士兵跑进

近旁的帐篷，搬出一把椅子来放在凯玛勒面前。孩子立刻跳到椅子上，笔直地立在上面，两只手交叉在小腹上，好象军队的一个班长讲话似的。他的帽子垂到了后脑勺上，大概他自己还没觉察，露出他的梆儿头来……他要说什么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没容他们多想，凯玛勒提高嗓门大声唱起来：

亲爱的心肝儿，我要回家乡。
亲爱的心肝儿，我要守在亲人身旁！

他用轻脆的嗓音一句句地唱着，士兵们欢喜地裂着大嘴望着他，并且不断给他鼓掌。其中一个士兵似乎弄懂了歌词的一些意思，他感动地大声喊道："我要回家乡……我要回家乡！"凯玛勒得到听众的赞许大受鼓舞，就放开嗓子唱起自己所擅长的几支歌子来，唱完时引起一片掌声和喝彩声。母亲和哥哥站在窗户里面，也怀着兴奋和愉快的心情跟着叫好。他们不仅是跟着叫好，而且还在他唱的过程中爱怜地、不安地暗暗随他唱。他们祷告真主保佑他能唱好；担心他会唱错或是走调，仿佛他是在替他们大家唱，或者说是他们在借他的喉咙唱似的，更好象他唱得好坏关系着一家人的荣誉。艾米娜在这种心情下忘记了恐惧，法赫米一时间也只在想唱歌的事，希望弟弟唱好。直到孩子很好地唱完以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他们希望凯玛勒赶快回来，千万别再发生什么意外，免得破坏了这种欣喜的气氛。很明显，这个娱乐会要结束了，凯玛勒从椅子上跳下来，同士兵们一一问候，挥手告别，然后朝家门口跑来。母亲和哥哥忙从阳台上回到堂屋里来迎接他。他跑进堂屋来的时候呼呼喘着气，满脸通红，前额冒着汗，他的眼睛、面容以及浑身都流露出心中的喜悦和兴奋。他那颗幼稚的心里充满了幸福感，他要用一切方法把它倾吐

出来，让大家和他同享；这幸福感象一股汹涌的水流要溢出容不下它的河床，要向田野泛滥。这时他只要稍一留神就能看出人们的脸上带着为他高兴的神情，可是他欢喜得顾不得这些了，他大声对他们说：

“我遇到一件事情，你们决猜不到，也决不会相信……”

“什么事情，亲爱的心肝儿？”亚辛取笑地问，接着他哈哈笑起来。

这句话好比黑暗中突然闪耀出来的光辉，使他的眼睛看清了。他在这一问的启发下才注意到那几张面孔的表情，知道大家已经看到了他和英国鬼子在一块儿的情景，再也无法使他们感到意外和惊异了。他拍打着膝盖咯咯地笑着，然后收住笑，问：

“你们真的看见我了吗？”

这时乌姆·哈纳菲开口了，她抱怨地说：

“你顶好问他们看见我的难处了没有！万能的真主！只顾你高兴了，吓得我连骨头都软了，愿真主怜悯我，今后再别发生这样的事情！”

女佣人还没脱下身上的米拉叶，看起来象个鼓鼓囊囊的黑皮包，她的脸色苍白，浑身无力的样子，眼睛里露出无可奈何的光。艾米娜问她：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喊叫？多亏真主怜悯，没让我们看到什么可怕的事情！”

“哎呀，太太，今天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女佣人倚着屋门说，“我们从学校回来，一个鬼子蹿到我们前面拦住路，用手跟凯玛勒少爷比划着，叫他跟他走。少爷一害怕，扭头就往红巷那边跑，可是又有一个鬼子从那边迎头截住了他，他喊了一声转回头来又往两宫之间路这边跑。我心里怕得不知怎么好，一边紧紧

地盯着他，一边大声呼救。他往这边跑这边有鬼子，往那边跑那边也有鬼子，最后几个鬼子把他围了起来。我真是吓得要死，两眼发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只觉得好些人围住了我。我正在喊叫理发师侯赛南伯伯过来跟我说：'愿真主惩罚这些杂种！感谢真主，他们只是逗着他玩，并没有别的恶意。'……太太，真是侯赛因的保护，没让我们受到危害！”

“我没有喊……”凯玛勒否认说。

“你没喊？我听见你喊叫都把我急疯了……”乌姆·哈纳菲捶着胸脯说。

“我原来以为他们要杀我呢！”凯玛勒小声辩解地说，“后来他们有一个人一边向我吹口哨，一边拉着我的胳膊递给我一块巧克力糖，我才不害怕。”他说着伸手从口袋里把巧克力糖掏出来。

艾米娜的愉快消失了，或许她的愉快只是虚假的。说实在的，她不能忘记凯玛勒受的那几分钟惊吓，她一直在祷告真主保佑孩子免除厄运，因为她不把这看作是单纯的一时惊吓，而把它看作是一种具有神秘的潜在影响的特殊感觉，魔鬼就借助它活动，就如同蝙蝠借助黑暗活动一样。每逢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孩子受到这种惊吓，就一定会有不幸的后果。因此她认为受了这种惊吓以后，就应当小心谨慎地防范，要念《古兰经》，要薰香，还得请符。她忧虑地说：

“他们吓着你了吧？求真主惩罚他们！”

“巧克力糖是防治惊吓的特效药。”亚辛已经看出母亲的心思，故意说了一句玩笑话。然后他问凯玛勒：“他们跟你说的是阿拉伯话吗？”

凯玛勒很喜欢他提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使他有机会来夸耀

自己的幸运，摆脱眼前的不快，于是他的脸上恢复了笑容，说：

"他们说的阿拉伯话真奇怪，听起来那么个味的！你要是亲自听见就好了……"

他学那些英国兵说话，把大家全都逗笑了，就是母亲也不禁露出笑意。……亚辛羡慕地问：

"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

"说的话可多了！什么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你喜欢英国人吗？"

"那么最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法赫米揶揄地问。

凯玛勒犹豫地注视着哥哥……亚辛却替他回答说：

"他当然得说喜欢英国人啦……你让他说什么呢？"

"可是我也跟他们说了，让他们把萨阿德·柴鲁尔帕夏放回来！"凯玛勒激动地抢着说。

"真的吗？"法赫米不禁高兴地大声问，"他们跟你怎么说？"

"他们有一个人揪住我的耳朵说：'萨阿德·柴鲁尔帕夏——No①！'"凯玛勒看见哥哥的笑容，又高兴起来。

"他们还跟你说什么了？"亚辛又问。

"他们还问我咱们家里有姑娘没有？"凯玛勒天真地回答。

从凯玛勒回到家来，母子三人第一次严肃地互相瞧了一眼。法赫米关心地问：

"你跟他们怎么说的？"

"我说阿依莎姐姐和海迪杰姐姐都结婚了。他们不懂我的话，我就告诉他们家里只有奶纳②，他们问我奶纳是什么意思，

---

① No，英语"不"的意思。

② 埃及方言"妈妈"。

我说……”

法赫米看了哥哥亚辛一眼，仿佛说：“你听见没有，我对他们的估计完全正确吧！”接着他讥讽地说：

“他们给他一块巧克力糖，不是毫无用意的！”

“不过我们倒用不着担心……”亚辛苦笑了一下，低声咕哝说。他不愿受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影响，就又问凯玛勒：“他们怎么叫你唱歌的？”

“我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人低声唱歌，我就对他们说我来唱一个歌给你们听听……”凯玛勒笑着说。

“真是个勇敢的小家伙！”亚辛大笑着说，“你在他们的大腿中间转来转去，就没感到害怕吗？”

“一点也不怕。”凯玛勒骄傲地说；接着他又赞叹起来：“他们长得多漂亮呀，我真没见过比他们更漂亮的人，蓝眼睛，金黄的头发，白白的肉皮……象阿依莎姐姐似的……”

说着他突然跑到书房里去，抬头打量了一阵墙上同阿拔斯、穆斯塔法·卡米尔和穆罕默德·法里德的照片挂在一起的萨阿德·柴鲁尔帕夏的照片，然后又跑回来说：

“他们比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还好看呐！”

“真是个叛徒！”法赫米遗憾地摇着头说，“一块巧克力就把你收买去了……你已经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了，说出这种话来真不能让人原谅，你每天上学都学什么了？没出息……”

这时乌姆·哈纳菲拿来了火炉、咖啡壶、茶杯和盛咖啡的盒子，艾米娜象每天一样煮起咖啡来，一切都恢复了常态。亚辛又考虑起他一怒出走的妻子。凯玛勒躲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巧克力糖来，打开玫瑰色的玻璃纸……法赫米的怒气也已烟消云散，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只充满了家庭间的愉快和温情……

六十

亚辛和妻子之间的纠葛竟变得不可收拾，这是谁也没料到的。就在宰奈白回娘家去的第二天，出乎艾哈麦德的意料，穆罕默德·阿发特到铺子里来同他办交涉。阿发特没等朋友把跟他握手的手抽回去，就说：

“艾哈麦德先生，我来跟你提个要求，咱们今天就给宰奈白办个离婚手续，尽可能别拖延……”

艾哈麦德一听这话，顿时愣住了。不错，他认为亚辛的行为确实不能容忍，但是他没想到这件事会惹得穆罕默德·阿发特这样的好人为女儿提出离婚来。他没想到这桩“过失”会闹得离了婚，更没想到离婚的要求会由女方提出。他想，世道真是不一样了。他认为阿发特未必是真心提出这样的要求，就用他一向能够取悦于朋友的温和口吻说：

“真应该让咱们那伙老朋友都来听听，你跟我竟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你听我说，凭咱们的交情，你不该跟我说出离婚这两个字来……”

艾哈麦德观察着朋友的脸，看自己的话对他起了什么影响，只见他皱着眉头，绷紧脸，一副气狠狠的不容商量的样子，于是他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和不妙……他请朋友坐下。阿发特坐下来，脸色更加阴沉。艾哈默德十分了解他的朋友，这是一个倔强固执的人，一旦犯起脾气来，什么礼貌、交情就全都不顾了，常常因此同亲戚朋友闹翻，于是他说：

“你先别着急，咱们平心静气地谈谈……”

"咱们的交情是牢不可破的，可是咱们得先把交情放在一边。"穆罕默德·阿发特说话的口气好象是喷吐怒火似的，"我弄清楚了一切情况以后，决定再不能让我女儿跟你儿子亚辛过下去了。我那个可怜的女儿真是受够了！她一直隐忍着自己的痛苦不让我知道，直到出了这件实在再也忍受不下去的事她才把详细情况告诉我……这小子整夜在外面鬼混，直到快天亮才醉得跌跌撞撞地回来。她对他的厌弃和侮辱一直忍受着，可是她忍耐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竟是让她亲自碰见他在自己家里跟她的黑人老妈子胡搞！"阿发特说着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一个黑人老妈子！我女儿不能忍受这个，真主在上，绝对不能！你比谁都清楚我怎样爱自己的女儿，凭真主起誓，我绝对不能让她再过这种日子！要是我对这种事不闻不问，我就不是穆罕默德·阿发特……"

谈的虽然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却牵扯出来一个新的问题，使艾哈麦德受到震动和打击，那就是朋友说的亚辛"直到天亮才醉得跌跌撞撞地回来"。难道他也会去下酒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去的？噢，现在他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件事和为此烦恼，这时候需要沉着，需要控制住自己，要尽快使自己的激动平息下来。他必须掌握住这点，以免事情恶化……他歉疚地说：

"你生气我更生气，不幸的是你所说的这些，除了在家里和老妈子胡搞的事以外，别的我一点都不知道，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关于这件事，我已经严厉地教训了他，恐怕哪一个做父亲的也未必会有我这样严厉，还要我怎么样呢？从他小的时候，我就对他管教得十分严格，可是这个世界上有许多魔鬼，总不让我们称心如意……"

"我既不是埋怨你，更没有一点责备你的意思，你这个做父亲的确实是个无可挑剔的榜样……"穆罕默德·阿发特避开朋

友的目光，眼睛盯着账桌说。“可是严厉管教改变不了令人气愤的事实，亚辛完全不是你所希望的那样，照他现在这样，我女儿就没法子跟他一起生活！”

“老兄，你可不能这么说！”主人似乎责备地说。

“无论如何他也不配做我的女婿。也许还有人愿意把姑娘给他，反正我不要他这个女婿！”阿发特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但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我的女儿不能忍受这个，你比谁都清楚我是怎样爱她！”

艾哈麦德把头凑到朋友耳边，好似忍住笑地低声说：

“做丈夫的象亚辛这样的可不在少数啊，你想想看，喝酒、作乐、搞女人的丈夫有多少！”

穆罕默德·阿发特绷紧面孔，克制着心里对这句玩笑话的同感，冷冷地说：

“你这话是指我们这伙人，特别是指我本人说的吗？不错，我喝酒、作乐、搞女人，可是我，也可以说是我们，没有那么下流啊！他搞的是一个黑人老妈子！难道我女儿能跟一个黑人老妈子守着一个男人吗？不能，凭真主起誓，那绝对不能！我女儿不能做他的妻子，他也不配做她的丈夫！”

艾哈麦德知道穆罕默德·阿发特可能和他的女儿完全一样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亚辛把一个黑人老妈子和她搅在一起。他也知道这个人的倔强执拗的土耳其人脾气……这时他想起，在他把要为亚辛向穆罕默德·阿发特的女儿求亲的意思告诉一个朋友易卜拉欣·法尔时，易卜拉欣·法尔曾经说过：“这当然是个正经人家的姑娘，穆罕默德·阿发特又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的老弟兄，他的女儿也就是我们的女儿。不过你得考虑一下这个姑娘的脾气会不会象她父亲那样……你别忘了

穆罕默德·阿发特连一丁点触犯他的小事都不肯放过！”朋友虽然这样说，艾哈麦德却认为不能用别人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情况，因为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尽管穆罕默德·阿发特发起脾气来不管不顾，可是自和他相交以来，还一次也没跟他闹过脾气。他似乎不解地说：

“你别着急，要叫我看，尽管细分析起来有些不同，其实咱们的原则还不是一样！黑人老妈子也好，歌女也好，还不都是娘儿们？”

穆罕默德·阿发特脑袋上青筋暴起，捶了一下账桌，气冲冲地说：

“你真的连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了！老妈子是老妈子，女人是女人，要是全都一样，你为什么不姘个老妈子？亚辛一点也不象他父亲，我真遗憾，我女儿已经怀孕了……怀孕了，我真不愿意有一个血管里流着这种卑贱血液的外孙！”

最后这句话刺痛了艾哈麦德，他也动了气，但是他能够用讨朋友们喜爱的涵养工夫把怒火压在心里，他对待朋友的这种涵养工夫同他在家人面前发脾气的本领一样……接着他心平气和地说：

“我看咱们还是把这件事放一放再说吧……”

“我希望你马上答应我的要求！”穆罕默德·阿发特恼火地说。

嗬……艾哈麦德也忍不住火了，这并不是他把离婚看作是什么难办的大事，而是他一方面惋惜多年的交情，另一方面是不甘心做一个失败者。他不是一个善于为人排忧解难、调解争端，使夫妻破镜重圆、朋友言归于好的和事佬吗？他怎么能甘心做一个失败者同意离婚，而不为自己儿子着想呢？他的涵养哪儿去

了?他的才干哪儿去了?他的斯文又哪儿去了?

“我跟你攀亲,就是为的使咱们的交情更加牢固,我怎么能同意为这件不幸的事情损害咱们的交情呢?”

“咱们的交情是牢不可破的!咱们又不是小孩子。但是我不能允许损害我的尊严!”阿发特不高兴地说。

“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就离婚,人们会怎样说呢?”艾哈麦德温和地说。

“明理的人决不会说我女儿不对……”穆罕默德·阿发特粗鲁地说。

好啊,又来了!但是,他还是用忍让的态度听取了朋友的话。他只表现出似乎是由于不能同意而不满的样子,这使一直在发火的对方理会到自己过于冒失,就不再毫无顾忌地那样向他开炮。艾哈麦德开始安慰自己:离婚的事只我一个人有权决定,我同意就可以成为事实,我拒绝就办不到。穆罕默德·阿发特也完全了解这一点,然而他所以公然提出这个要求,无非是仰仗着多年的友情,别的毫无所恃。如果我说一声不,他也无法反抗,不管那个年轻女人愿意不愿意,也得老老实实地回到我儿子身边来。不过那样一来,多年的友情就要付诸流水。如果我说一声好,离婚就成为事实,那么不但能够保持住友情,而且阿发特还会称道我;再说,慢慢设法转圜一下,今天割断的关系将来也不难恢复。因此可以说,离婚虽然受一些损失,但它只是暂时的损失,却能使自己保持宽宏大度和品格高贵的声誉,而且过一个时期之后,还会变成收获。他刚打定主意要采取妥善的办法,又产生了责怪朋友不应该这样过分的心情,他含蓄地说:

“假如我不同意,那么离婚就根本办不到,是不是?不过你既然这样坚决,我也不愿意拒绝你的要求,这不但是为了尊重你的

面子，也是为了顾全我们的交情，虽然说你要是顾全交情就不该跟我提这件事。”

穆罕默德·阿发特长出了一口气，这也许是因为达到了目的而感到高兴，也许是不同意朋友的责怪，或者两样都有。然后他第一次用不带火气的口吻坚决地说：

“我一再说我们的交情是牢不可破的嘛！的确，你不让我有一点不痛快，而且自己忍痛答应我的要求……”

“是啊，我心里是很难过的。”

穆罕默德·阿发特走后，他憋在心中的火就迸发出来。他怨恨自己，怨恨穆罕默德·阿发特，怨恨宰奈白，更怨恨亚辛。他暗自想：他们的交情当真不会受即将到来的离婚事件的影响吗？啊，他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不受这次剧烈的风波的震动，不惜任何代价，但是这次风波应该怨谁呢，是怨这个有着土耳其人执拗的性情的穆罕默德·阿发特，怨魔鬼，还是怨亚辛呢？是的，怨亚辛，不能怨别人。

回到家里，他气恼而不屑地对儿子说：

“你又给我招来了麻烦，你怎么就不能让我过几天安静日子！”

接着他把穆罕默德·阿发特的话又回味了一遍，然后说儿子：

“我对你真是绝望了，我只有依靠真主！我培养你，教育你，维护你……我在你身上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竟然喝酒，胡闹，并且在自己家里奸淫下贱的黑人老妈子，你说说，这都是什么行为？！除了真主，谁还能把你怎么样！我决没想到我会教养出这样的儿子来。什么事情都是真主的安排，我还能把你怎么样呢？……要是能够办到的话，我真想打烂你的

脑袋，可是现实已经让你碰得头破血流了，现在你已经遭到了应有的报应！那个尊贵人家的女儿已经提出来跟你离婚了，她认为你一钱不值！"

他对儿子也许不无一点同情，但是这并不能使他抑制住怒火，随后他对儿子的感情竟完全变成了卑视。儿子的青春年龄、英俊仪表和魁梧身材，他全都不再放在眼里，只认为儿子正象穆罕默德·阿发特（求真主惩罚他）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下流东西。这个青年太年轻了，他连个女人都管不住，竟遭到父亲在自己放荡的一生中从未尝受过的失败。这个青年太卑贱啦，他竟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之下去喝酒、作乐和乱搞女人。他所以遭到可耻的失败，只说明他太卑贱！这也正象穆罕默德·阿发特（求真主惩罚他）所说的那样，他不象他的父亲。我想怎样就怎样，可是我一直保持着艾哈麦德的尊严。我有卓越的才能，我要把儿子们教育成安分守己和清白规矩的典型，因为如果他们模仿我的作风而又要同时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地位，那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在希纳娅的儿子的身上，我的一切努力都成了泡影！

"您答应了吗，爸爸？"

亚辛的声音象是垂死的人的呻吟一样。父亲粗声回答说：

"嗯，我答应了！为了保持我们的多年交情我只有答应，至少当时这样做最适当……"

亚辛两手神经质地一屈一张着，脸色变得煞白，没有一点血色。他感到耻辱，除了面对他母亲的行为以外，他从来没感到过这样的耻辱。他的岳父提出来离婚！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宰奈白提出离婚，至少说也是宰奈白同意离婚。他们俩到底谁是男人，谁是女人？自古以来只有人丢掉鞋子，哪有鞋子丢开人的道理！！父亲怎么能答应让他受这种从来也没听说过的耻辱呢？他的两

眼凝视着父亲，流露出内心求援的哀鸣。接着他用毫无反抗和异议的口吻，仿佛是提醒父亲考虑这样是否合适似的，悲哀地说：

“难道说就不能用别的办法来改正一个丈夫的过错……”

艾哈麦德理会到儿子的心情，心中也有些感动，因此不惜说几句心里话：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所以这样办，是为了表现我们的宽宏大量。穆罕默德·阿发特有着倔强执拗、翻脸无情的土耳其人脾气，可是他的心地很好。现在事情还不算定局，以后不见得就无法转圜。我不会不顾全你，你要是好儿子的话，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按照我的意思办……”

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办吧！谁又敢说不按照你的意思办呢？你让我结婚，你又让我离婚……你让我活，你又让我死！不只是我，海迪杰、阿依莎、法赫米，一个也不例外……大家全一样，全都算不了什么，一切全得听你的……不行……任何事情也得有个限度，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和你一样的大人，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她，还是叫她老老实实地回到家里来，全应当由我自己作主。什么穆罕默德·阿发特、宰奈白、你们的交情，都是瞎扯淡……

“你怎么不说话？”

“我完全听从您的吩咐，爸爸！”儿子毫不迟疑地回答。

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家庭，这是什么样的父亲！他总是呵斥、教训和告诫。呵斥你自己去吧！教训你自己去吧！告诫你自己去吧！难道你忘记了祖贝达？难道你忘记了加里莱？难

道你忘记了唱歌、喝酒？你为什么偏要把伊斯兰谢赫的缠头布[1]和哈里发的宝剑[2]给我们看呢？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必须收敛一些，把我的事情交给我自己……你结婚吧！是，遵命，老爷！你离婚吧！是，遵命，老爷。你这个可诅咒的爸爸。

六十一

自从英国兵驻扎到侯赛因地区以后，这里游行示威的队伍减少了，因而艾哈麦德得以又恢复了他那被迫一度中断的老习惯——星期五中午带着儿子们到侯赛因清真寺去参加聚礼。这是他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的老习惯。儿子们刚一长到十来岁，他就带着他们去参加聚礼，好让他们从小就养成遵守教规的习惯，同时希望借此使他自己同儿子们以及一家人得到赐福。大概只有艾米娜一个人对此感到担心，每逢星期五家里的三个又高又大、身体健壮、容光焕发的男人象一队骆驼似地走出去的时候，她站在阳台的窗孔后面望着他们，就恐怕他们会招致别人的嫉妒，提心吊胆地祈祷真主保佑他们别遭到人们的恶眼。有一天，她忍不住向丈夫谈出了自己的顾虑。最初艾哈麦德似乎受到她的影响，也有些担心，但他很快就丢开这种想法，对妻子说："我们去礼拜是履行真主的命令，善功带来的吉祥能够保佑我们避免一切灾难。"法赫米从小就喜欢履行一切天命，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主麻聚礼，这首先是出于他对宗教的虔诚感情，其次才是

① 伊斯兰谢赫是伊斯兰教国家公选或政府任命的权威教长，通常都缠着头巾，此处借喻为"道貌岸然"的意思。

② 这里专指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宝剑，借喻为"专横"的意思。

服从父亲的意愿。他研究过穆罕默德·阿卜杜胡[①]及其弟子们的主张，从中受到不少的教益，因此他的信仰与别人不同，一家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对于祈福禳祸的祷告、画符念咒和崇拜沃力的神通抱怀疑态度。但是他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不愿公开宣扬自己的怀疑，更不愿表示轻视，就是父亲时常把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画的符带给他，他也装作满意的样子接受。亚辛去做礼拜只是服从父亲的命令，同时他也没法逃避。假如随他自己便的话，大概他永远也不会想让自己的胖大身子挤在礼拜的人群中，这并非是由于他的信仰不坚定，而是由于他不重视真主的命令和他的怠惰。因此，每逢星期五他从早晨就不痛快，等到该去清真寺礼拜的时候，他怨恨地穿好衣服，然后象个俘虏似地跟在父亲后面。不过距离清真寺越近，他的怨恨情绪也越减轻，进了清真寺以后他就会心情开朗地做礼拜，祷告真主饶恕他的罪过。但是他并不向真主表示悔过，好象内心害怕真主会真的接受他的祈求，那他就得变成弃绝一切乐趣的修道士，而他认为没有那些乐趣，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他深信自己终归会悔过的，因为不悔过就得不到真主的饶恕，但是他认为必须到"适当"的时候再悔过，以保证今生和后世全都不吃亏。因此，尽管他怠惰、怨恨，最后还是感激迫使他履行象主麻礼拜这样重要的真主命令的做法。他认为到了世界末日真主进行清算的时候，这些善功可以抵消他的罪恶，减轻对他的惩罚，特别是除了主麻礼拜以外，他从不履行真主的其他命令……

---

① 穆罕默德·阿卜杜胡（1849—1905），埃及著名宗教改革家，一八九四年起任爱资哈尔大学教长，曾打算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使爱资哈尔大学现代化，但受到教育界保守派的阻挠，并被迫退出该校。他的学说曾受到当代进步人士的广泛拥护。

凯玛勒是最近满了十周岁才被带去参加主麻礼拜的，他又骄傲又高兴，因为他深深感觉到这件事情使人把他也当作一个人看待了，给他带来同法赫米、亚辛，甚至同父亲相等的地位。比这一切更使他高兴的是，他可以安心地跟在父亲后面，而不必顾虑遭到父亲的呵斥和责骂。在清真寺里，他能够跟父亲并排站着，跟随伊玛目[①]礼拜。不过他在主麻礼拜中却不能象每天在家里做日常礼拜[②]那样专心，这一方面是因为站在人群中间，一点遮挡都没有，他心中有些发慌，另一方面害怕万一不留神犯个小错误就会被父亲察觉。此外，还因为他爱侯赛因胜过爱自己，现在置身在侯赛因清真寺里，他对侯赛因的感情影响了他的作为一个礼拜的人对于真主应有的虔诚。

就这样父子几个又一次出现在奈哈西街上，他们阔步朝法官公馆广场走去，父亲走在前面，亚辛、法赫米和凯玛勒依次跟在他身后。他们到了清真寺里各自坐下，安安静静地夹在伸着脖子望着讲演亭的人群中间，倾听主麻虎土白[③]。艾哈麦德也表现出注意听的样子，但是内心里却在不停地祷告，他首先为亚辛祷告，仿佛见大儿子的时运不好应当给予更多的同情一样。他祷告了很久，请求真主改善亚辛的处境，纠正他的过错，格外赐福于他以补偿他的损失。就在这个时候，讲演中指责的罪过，使他不由自主地与自己联系起来。讲演者用春雷一般响亮的声音震人心弦地讲着，使他觉得就是指的自己。于是他的耳朵里响着一个很大的声音，呼着他的名字说："喂，艾哈麦德！约束约束你自己吧！赶快放弃奸淫、酗酒，向真主悔过吧！"他心中忐忑不安，非

---

① 在清真寺里率领穆斯林礼拜的人。

② 日常礼拜，指穆斯林的每日五次礼拜。

③ 在星期五聚礼前伊玛目所作的讲演。

常痛苦，正象他同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那一次发生争论时的感觉一样。当他听主麻讲演的时候，往往会有这种情况，于是他不住地祈求真主饶恕和怜悯。但是他和儿子亚辛一样，并不向真主悔过，就是表示悔过也只是口头上一说，而不是出自内心。他嘴里说："真主，我悔过！"可是心里却只要求饶恕和怜悯，仿佛他的心和嘴是一个乐队里的两种乐器，同时奏出两种不同的音调。他不想用另一副眼光来看待生活，也不愿生活对他显出另一种面貌，所以当他心中特别不安的时候，他便不能不用祷告和乞求饶恕的方式来保卫自己，他说："真主！你最了解我的心，你最了解我的信仰和爱好，我求你多多赐给我履行你的命令的毅力和行善的能力吧！真主，不是做一件好事会得到十倍的报偿吗？我只有用做好事来弥补我的罪过！真主，你是仁慈宽大的！"这番祈祷给了他安慰，他的心渐渐恢复了平静。

亚辛没有能力把自己的行为同讲演者的话协调起来，他也不认为有这种必要，他没有一天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他迷恋生活，因为他有欲望，他信仰真主，因为真主存在……他只是毫不抗拒地顺从着自然。讲演者的声音震动他的耳鼓，他内心里也起了祈求饶恕和怜悯的念头，不过这只是一种机械的反应。他心里很平静，一点也没感到有威胁。他认为真主是最仁慈的，对于象他这样的穆斯林犯一些不伤害任何人的罪过决不会加以惩罚。何况他将来还可以悔过，等到他悔过的那一天，以前的罪恶就会一笔勾销！他偷偷溜了一眼父亲，咬住嘴唇，忍住几乎流露出来的笑意，心中想：他真的这么专心地在听虎土白吗？他每逢做主麻礼拜时心里是感到负疚，还是他在装模作样？不，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父亲和他一样，相信真主的仁慈宽大。假如真的象讲演者所说的那样，父亲早就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了。

他又偷偷溜了父亲一眼，只见父亲坐在那些望着讲演亭的人们中间，好象是一位心慈面善的善士，他心里又产生真挚的爱和骄傲，原来的怨恨一点也没有了。在提到离婚的那天，他对父亲怨恨到了极点，他甚至向法赫米表露自己的心情说："父亲这一来不但毁坏了我的家庭，而且害得我招人耻笑！"现在他已经忘记了那种怨恨，忘记了离婚、丢丑和其他一切。还有，别看这个讲演者说得这么好听，他的行为不一定比父亲强……甚至他认定这个人比父亲还要放荡。有一次他在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里听一个朋友提到这位伊玛目时说："他所信仰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天上的真主，一个是地上的孩子。别看他现时在侯赛因清真寺里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可是他在碉堡清真寺的时候把男孩子搞得乱叫乱喊！"不过，亚辛并没因此而卑视这个讲演者，相反地他对他抱着同对父亲相同的看法，他象一个守在前线的士兵面临危险时找到了一个掩体一样。

接着，唤拜人高呼唤拜词。人们全都站起来，依次排好，一个挨一个地站满了巨大的露天礼拜坛。清真寺里人山人海，使凯玛勒想起那天在奈哈西大街卷入游行的人群中去的情况。人们一律穿着长裤和肥大的长衫，套着敞襟外衣，平行地一排排站开去；接着，所有的人结成一个整体，向着一个朝向① 做着统一的动作②，并且喃喃地低声念诵③着，直到伊玛目高呼"色兰"④ ……

---

① 伊斯兰教习用语。伊斯兰教规定，以麦加的天房为礼拜的朝向，各地穆斯林都朝那个方向礼拜。

② 穆斯林礼拜时人们随着伊玛目高呼"伟大的真主"等赞词一起动作。

③ 在礼拜的"站""鞠躬""叩头"和"跪坐"等动作中，礼拜的人要默诵固定的祈祷词。

④ 问安语，这里指的是礼拜结束语，在伊玛目高呼"色兰"以后做礼拜的人即可散去。

这时有秩序的行列散开了，人们都恢复了自由，各自站起来准备按自己的目的行动：有的去拜谒侯赛因墓，有的直朝大门走去，有的留在那里等候拥挤的人群慢慢过去……人群混杂在一起，好象冲击海岸的巨浪，高涨、涌起，然后象瀑布似地落下，分成许多小股朝着各个方向流去。凯玛勒渴望的幸福时刻临近了，那就是拜谒陵墓，亲吻墙壁，并且诚心诚意地为自己和按照自己答应的为母亲念诵法谛海。正当他跟在父亲身后慢慢向前移动的时候……出乎意料地忽然一个年轻的爱资海雷从拥挤的人群中跑出来，当着众人粗暴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伸出胳膊让人们围成一圈，接着他自己往后退了一步，站在他们父子面前，用敌意的锐利眼光打量着亚辛，并且板着面孔，阴沉沉的脸上流露出忿怒的神色。艾哈麦德十分诧异，他看看这个爱资海雷，又看看亚辛。亚辛更为诧异，他茫然地瞧瞧爱资海雷，又瞧瞧父亲。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也都感到惊讶，好奇地注视着他们。这时艾哈麦德带着不快的神色问那个人：

“朋友，你为什么这样瞧着我们？”

那个爱资海雷指着亚辛，用雷鸣般的大嗓门喊叫道：

“这是个奸细！”父子几个一听这话，好象当胸挨了一枪，头昏脑胀、目瞪口呆地僵立在那里不能动弹。这时有几个人发出了责斥的喊声，所有的人都憎恶和愤恨地随着喊起来；接着人们警惕地挽起胳膊，把他们围在中间，不留一点出路。父亲首先清醒过来，他虽然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是他懂得如果一味板紧面孔、一声不吭是危险的，于是就忿怒地朝着年轻的爱资海雷嚷道：

“先生，你说的是什么话？你说谁是奸细？”

但是爱资海雷不理睬艾哈麦德，又一次指着亚辛大声喊道：

“当心点，诸位！这个家伙是叛徒，是英国鬼子的奸细，他混

到我们中间来探听消息，回头就要给他的外国主子去送信儿！”

艾哈麦德气急败坏，朝着年轻的爱资海雷向前迈了一步，大声喊道：

“你为什么无凭无据地胡说八道，你是故意捣乱，还是疯子？这个青年是我的儿子，既不是叛徒，也不是奸细！我们都是爱国的人，这一带谁都了解我们！”

“他是个卑鄙的英国奸细，我亲眼看见过好几次，他在两宫之间路跟英国鬼子说话。”年轻的爱资海雷轻蔑地耸了一下肩膀，象讲演一样地喊着说。“我有证据，谁能否认我揭露他的事实，打倒叛徒！”

清真寺的各个角落里响起愤怒的吼声，这边喊：“打倒奸细”，那边又喊：“惩办叛徒”……站在前面的人们眼睛里射出逼人的目光，只等有谁一声令下或是有谁领头，就要上前抓住这个俘虏。他们所以没有立即拥上前去，也许只是因为看到艾哈麦德带着激动的神情靠紧儿子站着，仿佛要替儿子承受威胁着他的伤害。凯玛勒呜呜哭起来，亚辛站在父亲和法赫米中间已经吓呆了，他用几乎谁也听不见的颤抖的声音说：

“我不是奸细……我不是奸细！……真主证明……我说的是老实话……”

但是人们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他们臂膀靠着臂膀一层层地围住，高声威吓着这个“奸细”。这时拥挤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大声喊道：

“慢着，先生们！这位先生叫亚辛，是奈哈西中学的办事员……”

“什么奈哈西中学哈达迪那中学的，我们要惩办叛徒！”人们的声音象狮吼一样。

这个人好不容易从拥挤的人群中间分开一条路走出来，他虽然使劲儿往外挤，却并不粗暴，他站到最前面一排，举起两手大声嚷着“诸位听我说，诸位听我说”，直到人声稍微安静了一些，他才指着艾哈麦德说：

“这位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是奈哈西街有名的人物，他家里不可能有什么奸细。大家稍微安静一下，咱们把事情谈清楚。”

“这不关什么艾哈麦德先生或者穆罕默德先生的事!”年轻的爱资海雷气冲冲地大声说，“不管他父亲是什么人，反正这个家伙是奸细，我亲眼看见他跟屠杀你们儿子的刽子手们在一起又谈又笑。”

“用鞋底子揍他!”离得较远的人群急不可耐地喊。

人群中一阵激烈的骚动，暴怒的人群从四面挥舞着靴子和鞋。亚辛感到绝望，他颓丧地环顾了一下周围，只见都是充满忿怒和憎恶的面孔。父亲和法赫米本能地站到亚辛的左右两边，仿佛要保护他免受伤害，或者是要替他分担伤害。他们父子也同样地感到绝望和压抑，好象被人扼住了喉咙。这时凯玛勒由呜咽变为号哭，他的号哭声几乎盖过了人群的怒吼。那个爱资海雷第一个向亚辛动了手，他用力抓住亚辛的衬衣领口，想把他从父亲和弟弟的庇护下拖出来，好让人们用鞋打他。但是亚辛用力地抓住那人的两只手腕，这时父亲也插身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法赫米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这样忿怒，不由得也跟着发起火来，他不顾面临的危险，使劲当胸推了那个爱资海雷一把，把那人推得后退一步，警告地大声喝道：

“当心点，你敢再往前一步!”

“一起揍他们，一个不放!”爱资海雷疯狂地喊道。

“慢着，谢赫！大家等一等！”一个人用命令的口吻大声喊道。

人们全都顺着喊声望去，只见一个文雅的青年随同三个年岁相仿的同伴朝着围成圈的人群走来，他们迈着坚定的脚步，表现出果断和自信。当他们站到年轻的爱资海雷和被控诉的“奸细”以及另外两个人中间时，人们纷纷互相询问：“这是警察吗？是警察吗？”直到爱资海雷和那个为首的人亲切地握手时人们才住口。青年用果断的口吻问爱资海雷：

“奸细在哪儿？”

爱资海雷卑视而憎恶地指了一下亚辛。青年用冷冷的眼光把亚辛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没等他开口，法赫米上前一步，仿佛要故意使来人注意到自己。那个人刚一看见他，立刻惊诧地瞪大眼睛，咕哝着说：

“你在这儿？”

“所谓的奸细是我哥哥！”法赫米脸上显出一丝苦笑，用讥诮的语气说。

“你的话确实吗？”青年问那个爱资海雷。

“他说的也许对，”法赫米抢过来说，“他可能看见过我哥哥和英国鬼子说话，可是他误解了。英国鬼子就驻扎在我们家门口，我们出来进去都要碰到他们，有时不得不跟他们说几句话，虽然我们并不愿意那样。就是这么回事。”

那个爱资海雷刚要开口，青年一摆手，示意他不用再说了，然后他把手放在法赫米的肩膀上，向众人说：

“这位青年是穆加希德① 战友，我们俩在一个会里工作，我完全相信他的话，请大家散开吧！”

---

① 意为“圣战者”，按伊斯兰教说法，凡是为祖国和宗教战斗的人全称作穆加希德。

谁也没再说话，年轻的爱资海雷毫不迟疑地走开了，人们也跟着散去。那个青年同法赫米握了一下手，也跟着他的同伴走了。法赫米抚摩着凯玛勒的脑袋，孩子止住了哭声。这里完全安静下来，父子三个各自整了整衣服。艾哈麦德看到一伙熟人，他们围拢来安慰他，责备那个爱资海雷和那些不认识他们的人错看了人，并且表白说他们也在维护他。艾哈麦德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维护过他，但还是向他们道了谢。他心中懊丧，也就不再去拜谒侯赛因墓，板着脸径直朝清真寺的门口走去，儿子们忧郁地在后面默默地跟着。

六十二

来到马路上，艾哈麦德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离开目睹了这一"事件"的人群——有些人只是当场看一看热闹——胸中也舒畅些了。这时他对一切都感到厌恶，对所有的东西都要诅咒，他一路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就是两个熟人向他打招呼，他也只是十分勉强和冷淡地回答了一下，再也不象往常那样热情。他一心考虑着自己所受的侮辱，不禁又恼火起来：在大庭广众之下象个俘虏似地让那个满头虱子的穆加威尔，那个自命爱国者的穷鬼肆意侮辱，真恨不得立即死了！我不能忍受这样的威胁，我不能忍受这样的恫吓。我生来不能忍受这个，我不能拿这样的轻侮不当回事，特别是当着几个儿子的面。你还是不要这样高傲吧！要知道儿子就是惹祸的根苗，这个畜牲是那个下流女人生养的，他绝对不会让你省心，永远要给你找麻烦；他在家里做了种种丑事，损害了我同好友的交情，并且引起离婚的风波。事情就到此

为止了吗？没有！希纳娅生养的儿子必然要去跟英国鬼子公开说话，好让我受这些下流家伙的侮辱，让我丢脸。你不用只和他们说话，你把他们都领到你妈那儿去吧，让她再姘上几个英国鬼子和澳大利亚鬼子，好使她有各式各样的情夫！

“看来我这一辈子也摆脱不了你的烦扰！”

他只忿忿地说了这么一句，就又把教训儿子的念头压了下去，他虽然生气，可是对儿子的处境总还有些同情。看到儿子那种惴惴不安、脸色苍白的害怕样子，他也就不忍再斥责他。现在缠绕着他的烦恼的事可真不少，有罪过的不光是亚辛一个人，使自己烦心的还有那位“英雄”呢！但是别忙，还是慢着考虑这件事，让我先把这个畜牲带来的烦恼了结，冷静一下再说。这个畜牲在家里人模人样的，在酒馆里气派十足，在乌姆·哈纳菲和奴尔的面前又象一头健壮的公牛，可是真正遇到事他却象一块软囊囊的肉似地不中用。真是他妈的废物，这个狗崽子！愿真主让我摆脱儿女和家庭吧！这两只脚为什么把我带回家来？为什么我就不能躲开这个令人痛心的环境吃一口安稳饭？我能告诉她吗？不能？如果她听说这个消息，一定会哭哭啼啼的，不能再让她承受更多的忧虑和烦恼。那么，只好找个有见解的朋友，跟他说说自己的不幸，倾诉一下自己的痛苦。慢着，还有一个麻烦呢，不能再搁下去不问了：那个儿子要逞“英雄”，这可是一桩新的祸事，必须立即设法消除，不能拖到明天，否则我就得痛哭。痛哭……痛哭……你这个倒霉的爸爸，又是一个麻烦。

法赫米刚刚换了衣服，父亲就叫他过去。亚辛虽然心中沮丧，不想多说话，还是咕哝了一句：

“这回该轮到你了……”

法赫米装作不懂哥哥的意思，问道：

"该轮到我什么?"

"奸细的问题一过去,就该追究穆加希德的问题了。"亚辛已经不再那样垂头丧气,笑着说。

法赫米原希望在清真寺里那种人声嘈杂、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朋友说的那几句话不会被人注意到,但是却偏偏没有被人忽略。看,亚辛谈的正是这个问题。不消说,父亲叫他也是为了这件事。法赫米叹了一口气,然后走出房间。父亲坐在沙发上,手中拨弄着一串念珠,面孔阴沉,眼睛里露出思虑重重的神色。他有礼貌地向父亲问候了一声,然后恭顺地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父亲略微点了点头,与其说是回答他的问候,不如说是表示不悦,仿佛告诉儿子说:"我本不愿意理睬你,只不过是对你这种装模作样的礼貌不能装作看不见罢了!"父亲用充满怀疑和非难眼光盯着儿子,好似探照灯在黑暗中探寻隐藏着的东西,果断地说:

"我把你叫来,是要你把你的一切情况统统告诉我。你那个朋友说你是'穆加希德战友',说你们俩在一个会里工作。这些话是怎么回事?一点不许隐瞒,要全部告诉我!"

几个星期以来,法赫米经历了种种凶险,甚至经历了枪林弹雨的场面,但是面对着父亲的盘问,他的心情仍然象没参加革命的时候一样,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感到恐惧。他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让父亲生气,为自己寻求退路。他温顺有礼地说:

"没什么,爸爸。我那个朋友说得那样煞有介事,可能只是为了给我们解围。"

"没什么?哼!无风不起浪!你必须给我讲清楚!"父亲忍不住生气地说。

在这一瞬间,法赫米的脑子里迅速地闪过了许多念头,他要

找一个最恰当、最能令人信服的理由，接着他说：

“我们所谓的那个会，其实只不过是几个朋友凑在一起讨论讨论民族解放的问题。”

“难道穆加希德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吗？”父亲气冲冲地嚷道。

他的语气表明他根本不相信。他好象因为儿子企图哄骗他而恼火似的，板紧面孔，表现出威吓的神色。为了维护自己，法赫米不得不承认一些比较重要的事实，以使父亲满意。他装出好象一个为了获得同情而老老实实招供的罪犯一样，畏畏缩缩地说：

“有时候我们也散发一些号召爱国的呼吁书。”

“散发传单！你说的不就是传单吗？！”父亲慌恐万分地问。

但是法赫米摇摇头，他害怕承认这种可怕的说法，因为政府曾明文通告，凡是散发传单者都要予以严惩。为了减轻自己这样承认所招来的危险，他委婉地说：

“那只不过是号召爱国的呼吁书。”

父亲把手中的念珠扔到膝盖上，掩饰不住他的恐惧拍打着两手说：

“你竟敢去散发传单！你这个……”

艾哈麦德又害怕又生气，两眼露出茫然若失的目光。他竟敢去散发传单！他是一个穆加希德战友！他们俩在一个会里工作！难道这种灾难要临到我的头上？他一向喜欢法赫米聪明、老实而又懂道理，若不是他认为夸奖对儿子不利，而把严厉当作管教儿子的良策的话，他早就对这个儿子赞不绝口了。但是象这样一个孩子怎么会去散发传单呢？怎么会成为穆加希德？并且跟那个人在一个会里工作呢？艾哈麦德并非轻视穆加希德，绝对不

是，他总是热情地关心他们的情况，每次礼拜都要祷告真主保佑他们成功；一听说关于罢工、罢课、破坏建筑和进行战斗的消息，他不但寄予希望而且感到骄傲。但是如果他的某一个儿子做出这类事情来，那就不能同日而语了。仿佛他的儿子应该站在时代潮流之外，只有他可以为他们规定出活动范围，而不是革命、时代或是其他什么人。毫无疑问，革命和革命工作都是好事情，但是它必须远远离开他的家庭。一旦革命来到他家，威胁到他的安全和儿子们的生命时，它的面貌和实质就完全不同了，它就变成了一种疯狂、不驯、败坏和糊涂的行为。让革命的火焰在外面燃烧吧！让他只用自已的心来参加革命吧！让他为革命捐献钱财吧！他确实也已经这样做了。但是这个家是他一个人的家，在这个家里谁也无权和他相提并论，假如家里的哪一个人和他谈革命，那就是要革他的命而不是革英国鬼子的命。他从来同情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敬佩人们传说的烈士家属的坚强态度，可是他不能允许自已的哪个儿子去做烈士，更不鼓励自己效法烈士家属。法赫米怎么会产生了这种疯狂的念头呢？他怎么能同意让最心爱的儿子去冒这种明显的危险呢？艾哈麦德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忧心，甚至超过在清真寺里身临險境时的那种忧心。他仿佛自已就是一个英国警官似的，用严厉的威吓口吻问：

“你知道不知道逮住散发传单的人要给予什么惩罚？”

法赫米不得不拿出全副精力来对付眼前的严重情况，但是这个问题却提醒他回想起使他心灵震动的不久前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当他被提名为学生会的执行委员时，主席曾向他提出过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就有父亲提的这个问题，意思和词句也完全相同。接着他也想起当时他是怎样坚决而又激动地回答的：“准备为祖国牺牲！”现在提出的同样是这个问题，而情况却完全

不同，他心中不免觉得这好象一种讽刺。他为了表示那并没有什么，用平静的口吻回答父亲说：

"我只是散发给几个同学，和群众根本不发生关系，没有什么妨害，更没有什么危险。"

"真主决不会保佑以身冒险的人，真主不准人以身冒险！"父亲大声嚷叫说，仿佛要用愤怒来掩盖自己的恐惧。

艾哈麦德想找出一节能够引伸出这个意思的《古兰经》来作为自己的依据，可是他只能背诵礼拜时念的几个短索拉，同时他又担心念错字句，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因此他只能含糊地说出这个意思，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不料法赫米却很沉稳地说：

"您说得对，可是真主也鼓励穆民参加圣战①呀，爸爸！"

说完以后，法赫米自己也觉得惊讶：他怎么竟能有这样的勇气，敢在父亲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也许是有了《古兰经》作护身符，他才敢放心大胆地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断不会再非难他。儿子大胆举出的理由使父亲感到异常突然，不过他并没有发火，因为他知道发火虽然能够使儿子闭口，却不能驳倒他的理由，于是他暂时容忍了儿子的放肆，慢慢地在《古兰经》中寻找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依据。他必须从《古兰经》中找到一条出路，以说服误入歧途的儿子，然后才能按自己的意思训导他。这时真主启发了他，他说：

"那指的是为真主而战……"

法赫米觉得父亲的话大有讨论和争辩的余地，就又鼓起勇气说：

"我们的战斗正是为了真主，一切正义的战斗都是为了真

---

① 参见《古兰经》第二章，第二一六至二一八节。

主。”

艾哈麦德心中暗暗信服儿子的话，但是这只能使他觉得自己不如儿子，因而立刻发起火来。他并不单纯只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同时也担心这个青年一味那样干下去会有性命之忧。他不再和儿子争论，呵斥说：

“你以为我是叫你来同我顶嘴的吗？”

法赫米意识到父亲这句话里的警告意味，他的幻想消失了，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艾哈麦德气愤地说下去：

“只有为了真主的事情，也就是说只有为了宗教才能叫做圣战，这还用说吗？现在我只问你，是不是听从我的话？”

“我一定听从您的话，爸爸！”法赫米赶忙回答。

“那么今后不准你搞革命！就是只向同学们散发传单也不许！”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使这个青年放弃他对祖国所承担的义务，他不能后退一步，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这股从他心底涌出的、发出光和热的生命力照亮了他的整个灵魂，它不能夭折，尤其是他不能甘愿让它夭折，这一切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他为什么不想一个使父亲满意的办法避免让父亲发火呢？他不能顶撞父亲，也不能公然拒绝父亲的命令。不错，他能够对英国鬼子进行革命，每天冒着枪弹同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可是英国鬼子是可怕而又可恨的敌人，而父亲却是可怕而又可爱的亲人。他畏惧父亲，他也尊敬父亲，要不顺从父亲的意志不是一件容易事。此外，他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信念：对英国鬼子革命是崇高的神圣义务，而反抗父亲却是可耻的恶劣行为。他为什么迟疑不决呢？他为什么不一口答应下来，以后仍然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呢？在这个家里，说谎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在父亲的淫威

之下谁也免不了为保安全而说谎，这一点在一家人中间不但是彼此心照不宣，而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会同谋合作。母亲乘父亲出外的机会偷偷去拜谒侯赛因墓，当时她何尝打算让丈夫知道自己的行动呢？亚辛的喝酒，自己爱马莉娅，凯玛勒在汉·吉阿费尔大街和霍兰菲谢胡同等处玩耍、调皮，不都是靠说谎来瞒着父亲吗？他们谁也不认为说谎是卑劣的事情，假如他们对父亲句句说实话，那他们就休想享受一点生活趣味。想到这里，他说：

"我一定听从您的话，爸爸！"

儿子这样干脆地表明了态度，父亲也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心里全都坦然了：法赫米以为父亲的询问到此结束了，事情已经平安地过去；艾哈麦德则以为自己已经把儿子从陷阱中解救出来。这时法赫米只等父亲叫他走开，可是父亲突然站起来朝衣柜走去。他打开柜门伸进手去，法赫米睁大两只眼徒然地从后面看着。接着，父亲拿了一本《古兰经》回来，看了儿子一眼，把经本递给儿子说：

"你凭真主的天经给我起誓！"

事出意外，法赫米本能地、惊异地向后退了一步，好象要躲开猛然扑来的火焰一样。他僵立在那里，慌乱、惊惧和绝望地凝视着父亲的面孔。父亲拿着《古兰经》的那只手一直没有收回去，诧异地望着儿子。接着他的脸胀得火红，眼睛里闪耀出凶狠的目光，好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惊诧地问：

"怎么，你不愿意起誓？"

法赫米一动没动，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怎么，你刚才的话是骗我的？"父亲用沉稳而震颤的语声问，这预示着一场即将爆发的怒火，就象闪电预示着霹雷鸣一样。

法赫米的样子依然没有改变，他只是低垂着眼睛，避开父亲的目光。艾哈麦德把《古兰经》摆在沙发上，几乎要动手打儿子似的粗暴地大声嚷道：

“你敢骗我，狗崽子！我不能允许人耍弄我！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人？又把你自己看成了什么人？你这个罪恶的小孽障，你这个狗养的，竟敢装模作样地哄弄我这么久？！我至死也不会象老娘儿们似的，你听见了没有？！到什么时候我也不会让人蒙骗！狗崽子，你想哄骗我！你想耍弄我！我告诉你，我会亲自揪着你把你交给警察！我要亲自动手，狗崽子！我说到做到，我……我……”说着他又把《古兰经》拿起来，“你给我起誓……我命令你起誓！”

法赫米吓呆了，两眼视而不见地直勾勾地盯着波斯毯上的那些图案，仿佛由于看得过久而这些图案已经变成了一片模糊。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他越发找不到话说和感到绝望，除了采取这种消极绝望的应付办法而外，他没有一点别的办法。这时父亲站起来，手里拿着《古兰经》向他走近一步，咆哮说：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自作主张了？告诉你，只要我愿意，我照样能揍你，照样能把你的脑袋打烂！”

这时法赫米忍不住哭出来，这并不是他害怕父亲的威吓，处在这样激动的情况下，他没心思去考虑会遭到什么伤害，他只是想要减轻一些自己感到的压力，缓和一下内心的斗争。接着他咬紧嘴唇，忍住哭，对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不过他终于能够说出话来了，这一方面是迫于情势，另一方面是要隐藏住自己的羞愧；他一连气地哀求父亲说：

“请您饶恕我这一回吧，爸爸！不是我不听从您的话，而是我不能，不能那样做。我们在一起团结一致地工作，不用说我自己不愿意，就是他们也不会同意我中途退出，背弃大家。如果我脱

离他们，我就会觉得活着没有一点意思。再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象别人那样搞那些游行示威一类的重大工作。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光荣牺牲了，在为那几十位烈士举行葬礼的时候，送葬的人只是高喊争取民族解放的口号，就是烈士的家属也跟着喊口号，没有一个人哭泣。我并不比那些烈士高贵，我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另外某一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爸爸，您别生气，请您想一想我这番话吧！我再跟您说一遍，我们做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工作绝对安全，不会有什么危险……”

他万分激动，再也不能待在父亲面前，他转身急忙跑了出去。他一出门几乎撞上亚辛和凯玛勒，他们俩正在门外偷听，脸上带着恐惧的神色。

六十三

亚辛在去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的路上，走到法官公馆附近遇见他母亲的一个亲戚，那人慌慌张张地朝他走来，一面跟他握手一面说：

“我正要到你家去找你……”

亚辛猜想他要谈的一定是关于使自己烦恼的母亲的事情，心中顿时感到不快，他冷冷地问：

“什么事？”

“你母亲病了，病情十分严重。她已经病了一个多月了，可是我直到这个星期才听说。起初人们只以为她是心里有点不痛快，都没过问，后来越来越重，请大夫一看才知道是重疟疾。”

听了这个意外的消息，亚辛吃了一惊，他原以为那个人要谈

的无非是离婚、再嫁、吵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万没料到会是母亲病了。此刻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关心母亲的病，问道：

“她现在怎么样？”

“情况很危险。”那个人毫不隐讳地直截了当地说，“虽然一直在请大夫看，可是一点都不见好，并且越来越重。她打发我来找你，让我老老实实告诉你，她感觉自己活不太长了，希望你立刻去看看她。”接着他又特意催促亚辛说：“你应当马上就去看她，别再犹豫。这是我的劝告，也是我的要求，真主是宽大仁慈的！”

当然也许这个人说话故意有些夸大，好催促他去，不过决不会毫无根据。那么就去一趟吧，即使只是单纯为了尽义务也应当去一趟。啊，他又一次踏上了在金库街和蝙蝠胡同之间的去加马利亚的路口。右面是提业里胡同，那里那个卖坚果的女人给他留下了令人战栗的阴暗记忆。再前面就是那条令人痛心的马路，他就要看到那个水果店了，他低垂着眼皮，象漏网的小偷似地悄悄地向前走着。他一想到自己曾经决意不再到这里来，就感到痛苦。如果不是她要死，什么力量也不能使他再到她这儿来！死？她的生命会不会就此结束？我的心为什么跳得这样厉害？是由于痛苦还是由于难过？我不知道！我只感到忧虑。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永不再到这里来。让我把一切往事都忘掉吧，以后我会得到她的遗产的！可是我感到忧虑。这些卑鄙的想法使我喘不过气来，保佑我吧，真主！

就是能够生活得优裕、平静，我也摆脱不了疚心：直到她临死我才拿出做儿子的心情向母亲告别。母子总是母子，不是吗？我不是禽兽，也不是石头，只是因为我所受的痛苦。不过对我来

说，死神倒是陌生的，我从没遇到过它，我希望事情不是由它来结束。可是人全都得死，难道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我用不着忧虑，这几天不是早晨晚上不断地从德瓦威纳大街、各学校和爱资哈尔传来死亡的消息吗？在艾斯尤特[1]那里每天都有人牺牲，甚至那个可怜的卖牛奶的富利昨天也失去了儿子。这些烈士的家属又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哭一辈子？他们哭上一阵也就淡忘了。死就是这样。唉，我现在是无法逃避死神的烦扰了。身后面的家里是那个顽固的法赫米，前面这里是母亲，生命是多么没有保障啊！如果这次是她要诡计，我看见她安然无恙，又该怎么办呢？那我不能轻易罢休，不错，一定不能轻易罢休：我决不能随便让人耍笑，她将永远见不着"儿子"，除非到临死的时候。嗯，她会给我留下什么财产呢？当我走进屋子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那个男人？我真不知道怎样跟他见面，跟那个该死的家伙四目相遇的一刹那是多么可怕呀！是装作不知道他是谁呢，还是把他赶走？干脆把他赶走。我会采取他意想不到的各种粗暴态度。但是我们一定得一起参加她的葬礼，那真是一种滑稽好笑的情景！跟在灵床后面的一个是她最初的丈夫，一个是她最后的丈夫，在他们两个人中间走着一个流泪的儿子。那个时候，我一定会流泪的，是不是？我无论如何不能不让他参加葬礼，那么直到最后一刻我还要忍受这种屈辱，然后把她埋葬。不错，把她一埋一切也就算完了。可是现在我还是要担心、忧愁和痛苦。啊，我的天，那就是那个罪恶的水果店，那就是那个罪恶的家伙！他一定不认识我了，我可一辈子也忘不了："伯伯，妈妈叫你去。"

---

[1] 艾斯尤特为上埃及的一个城市，有较大的水利工程，是英国控制埃及植棉业的中心。

还是一年前给他开门的、不认识他的那个女仆给他开了门，她好象纳闷地看了他一眼，接着眼皮一眨显出恍然大悟的样子，仿佛说："喔，原来是您呀！"接着她把身子一闪，指着门里右面的房间说：

"请到那边去吧，少爷！那边没别人。"

最末一句话特别引起他的注意，这句话仿佛对他所有的顾虑作了回答，他知道母亲已经为他做好了安排。他朝着那间屋子走去，到了门口咳嗽了一声，然后就走了进去。母亲睡在房门左边的一张床上，正抬起那已经失去往日光辉的无神的眼睛望着他。她由于视力衰弱，看到他好象离着很远似的。她的目光扩散，已经看不清东西，但她紧盯着他的面孔，说明她已经认出是他来了。她的唇边浮起一丝微笑，表现出喜悦、满足和得到了安慰。他一看母亲的脸，就知道她的病情严重，这张面孔发生的变化要比两只眼睛的变化大得多：丰腴的面颊干瘪了，圆脸庞变成了长脸庞，红润的面容变得苍白没有血色，肉皮松弛，腭骨和颧骨高高突出，完全是一副垂死的可怜相。他困惑地站在那里，仿佛不相信竟然有这样一种力量玩弄这种残酷把戏，他的心恐怖地收紧了，他好象已经看到了死神的到来。他失去了一个成年人的自持力，好象又变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接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情感促使他走到床前，俯下身去用难过的口吻喃喃地说：

"您觉得怎么样？不要紧吧？"

他心中充满了真挚的怜悯，多年来的痛苦在热情激动中消失了，犹如一个患了瘫痪等绝症的人，面临突如其来的恐怖，危及生命时，症状偶尔也会消失一样。他仿佛又见到了童年时代的母亲，他爱她，他那颗痛苦的心灵还没有丢弃她。他的眼睛注视着

那张枯槁的面孔，心中重新涌起若干年来被痛苦所遮掩的挚爱。他紧紧抓住这种感情，就如同一个垂死的病人唯恐自己的知觉行将丧失而紧紧抓住神智清醒的那一瞬间一样。他用一个估量到威胁着自己的对抗力量的人所应有的狠劲儿紧紧抓住这种感情，这说明痛苦一直在他心底燃烧着，使他预感到烦扰正窥伺着他，只要他一放松这种感情，它就会同破坏它的另一种感情混合起来。女人从被子里拿出一只干瘪、汗湿的手来，枯干的肉皮颜色灰黑，仿佛是从几千年的古墓里挖出来的一样。她十分激动地抓住儿子的手，用微弱而嘶哑的声音回答说：

"你看不见吗？我已经不象人样儿了！"

"愿真主怜悯，让您早日恢复健康！"他咕哝说。

她那系着白头帕的头祷告似地动了一下，仿佛说："愿真主应允你的祷告！"她用手示意叫他坐下。他在床沿上坐下了。她一看见儿子到来立即有了力量，滔滔不绝地说：

"一开始我忽然发起抖来，我还以为只不过是什么小毛病。有人劝我去朝拜天房和使用薰香，我就去拜谒了侯赛因清真寺和圣女清真寺①，并且用了各种各样的印度香、苏丹香和阿拉伯香，可是病却越来越重……有时我发起寒战来一连好半天，弄得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身上象冰似的那么凉，有的时候身上又象着了火似的那么热，烧得我尽说胡话。后来他……"说到这里她发觉自己说走了嘴，赶忙改口说："后来我请大夫来看，可是一点也不见轻，再要不见起色的话，恐怕我是没有希望了……"

"您不要伤心，真主是慈悲无边的……"亚辛攥住她的手温

① 开罗市内的一座清真寺，寺内有一墓穴，传说为圣女宰乃白的陵墓，因而命名宰乃白清真寺。

柔地说。

“听到这句话我就满足了，尤其是听到你说这句话，更使我高兴，因为你毕竟不同于别的人。”她那失色的嘴唇上现出一丝无力的微笑。“在我眼中，你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宝贵。你说的对，真主是慈悲无边的，可是我的命运不济，我不隐讳自己的过失和错误，我只有求真主饶恕……”

他不耐烦地听着她这些好似自白的话，心头不由得一阵发紧；听到她重提这些令他难于忍受的事情，他感觉丢人、可耻，尽管她的口吻包含着懊悔和抱恨的意思。他的神经越来越紧张，最后他恳求说：

“您别说这些令人难过的话了吧！”

“你这一来真使我象又活了一样，让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一辈子没有亏过任何人，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只是想追求心情舒畅，可是倒霉的命运总是折磨我。我没有亏负过人，可是人们都亏负我……”

他觉得要想使自己对她的真挚感情不受破坏，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个时刻是不可能了……他用和刚才一样的恳求口吻说：

“别人好坏不去管他吧，现在最要紧的是您的身体！”

她温柔地抚摩着他的手，希望他能给予她同样的温存，接着她低声说：

“我失去了很多东西，没有对真主尽责任，现在我不想别的，只求真主让我多活几年，让我补偿我的损失。不过我心里对真主的信仰一点也没有含糊过，真主明鉴……”

“一切在于心诚，真主认为心诚比礼拜把斋都重要……”亚辛又象安慰母亲又象安慰自己似地说。

她亲切地抓住儿子的手，改变话题，满心欢喜地说：

“你到底回到我的身边来了！最初我不敢让人去叫你，直到我病到现在这个样子，觉得自已活不了多久了，不能不见你一面就死去，才打发人去叫你。我害怕你不肯来比害怕死还厉害！可是你毕竟顾念母亲，还是来同母亲见最后一面。我感激你，我求真主补报你。”

他十分激动，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他想要对她说几句同情的话，但又张不开嘴，好象做什么错事似的，只感到不习惯和难为情，因为他一向对这个女人冷酷无情。他看到自己的手，忽然想到一句表达自己心愿的话，他咕哝说：

“求真主伸出手来保佑您平安……”

她反复向他表示感激和为他祷告，不是重复原来那两句话，就是虽然换个说法，可还是不离原来那个意思……她时断时续地说着，一会儿显得很吃力地咽一口唾沫，一会儿稍微歇一下，慢慢喘口气。亚辛看到这种情形，一再拦阻她别再说话了，但是她只是微微地笑一下，接着又说下去。后来，她突然停下来，脸上闪出极为郑重的神色，仿佛想起了一件她关心的大事似的，她问：

“你结婚了？”

亚辛烦恼地皱了一下眉头，脸红了。然而母亲误会了他这种表情，赶忙表示不在意地说：

“没什么，你不必放在心上。虽然很想看看你的媳妇和孩子，可是只要能知道你幸福，我也就满足了。”

“我现在没有妻子，我已经离婚快一个月了。”亚辛忍不住脱口而出说。

她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关切的目光，假如她那两只眼睛里还有一点光芒的话，这时一定会闪射出来……可是这双眼睛现

在只能射出一道好似幕布后面透过来的模糊的白光……她喃喃地说：

“怎么？你离婚了，孩子？这让我多么难过啊！”

“您不用难过，连我自己都不觉得难过，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亚辛赶忙说；接着他笑了笑又说：“是她自找苦恼，她不跟我了。”

“谁给你找的这个女人，是他还是她？”母亲用同样的口气问。

“是真主的安排，一切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他的语气显然是不愿意谈这件事。

“这我明白，可是到底是谁给你找的这个女人？是不是你那个继母？”

“不是，是爸爸找的。他选择的并不错，她是个好人家的姑娘。不过我已经说过了，一切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

“命中注定，命中注定，这都是你爸爸找来的！”她冷冷地说。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有孩子吗？”

“正怀着呢！”

“这真是真主给你爸爸的报应！”她感叹地说。

他不愿意同她谈起这件使自己痛心的丑事，故意沉默着不接她的话碴，希望这样能够使她不再说下去。母亲果真沉默了，她闭上眼睛，似乎是疲乏了的样子。但是很快她又睁开眼睛，朝着他笑了笑，用没有一丝激动的温和口吻问道：

“你能把过去的事情全都忘掉吗？”

他战栗了一下，垂下眼睛，心中只产生一个不可抗拒的愿望：回避不谈这个问题。他用恳求的口吻说：

“别再提这些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永远过去吧！”

这也许并不是他的真心话，而只是不得不这样随口敷衍；也许这确是他的真实心愿，因为在这一刹那，周围的气氛使他只能怀着这样的感情。此外，他说“过去的事情就叫它永远过去吧”这句话时，耳朵里和心中都产生一种奇怪反应，使他感到不安，但是他不肯去考虑它，他逃避开它，因为他要坚持自己从一开始就决定坚持的那种真挚感情。这时母亲却又问：

“你还能象在过去幸福的日子里那样爱妈妈吗？”

“我爱妈妈，我盼望妈妈平安！”

当他看到她那憔悴的面容上露出宽慰和喜悦的神色时，他心里的不安和痛苦也得到了缓解。接着他感觉到她紧紧地攥住他的手，仿佛要把自己的感激心情全部贯注给他一样。母子俩久久地互相凝视着，目光中流露出幻想、欢笑和平静，使这个房间里充满了安谧、亲爱和忧伤的气氛。她没有再说话，也许是她已经疲劳，无力再说话。后来，她的眼皮渐渐下垂，终于闭起来。他象询问似地望着她，一动没动。接着她的嘴唇微微启开一点，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鼾声。他坐直身子端详着她的面孔，然后合上眼睛回忆着一年以前最后一次见到她时的容貌，心头不由得收紧了，在路上侵袭他的那种忧虑又涌上心头。他还想再看到她那副容貌吗？假如她能够恢复那种容貌，他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来见她呢？他不知道，也不愿意考虑这些未来的事情，他不愿意多费脑子，他希望在事后而不是在事前考虑。他又产生忧虑和不安的感觉。多么奇怪啊！他在听她谈话的时候，一直想逃避开，他希望她能够睡着了多好，可是她刚刚睡着，他一个人待着又感到害怕起来……他害怕，却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他只是希望她能够醒来继续和他谈话。好，那么我等着！任凭她睡到明天早晨吧！害怕和不安决不会折磨他太久，他所忍受的痛苦总要有个

极限。是活是死，最多明后天就可见分晓，是死是活？他心里到底是希望她活还是希望她死呢？不必为这个问题费脑筋，管她是死是活，都用不着事先考虑。最后他认为，假如她真的现在死去，在我们感情融洽的这个时候死去，那么可怕的生活也算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假如真主再让她多活几年……

他出神地想着，眼睛忽然落到对面穿衣镜中的床铺影子上，看到母亲躺在被子里，上半身几乎完全被他的身影遮住，只有刚才伸出来欢迎他的那只手还摆在外面。他轻轻地拿起那只手来放进被子里去，再把她脖子周围的被子仔细掖好，然后又向镜子里看了看。那个想法又涌上他的心头！也许这面镜子明天会照出一张什么也没有的空床。她的生命，也可以说是一切生命，都脱不开他所想象的那个归宿！他心里越来越害怕，他对自己的心灵低声说："不能再听任痛苦折磨了，我得走！"他的眼睛刚离开镜子，看到小圆桌上放着一个水烟袋，它的橡皮管绕在立柱上象一条蛇。他一看到它，心中就立即产生一种诧异和不快的感觉，接着变成厌恶和忿怒：那个男人的！……不消说，这个水烟袋是他的！他想象着那个男人坐在床铺和小圆桌之间的椅子上，悠然自得地吸着水烟，母亲在旁边给他点火。啊，现在那个人在哪儿？是躲在这个家里的什么地方，还是在外面？是不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窥视着他？他再也不能守着这个水烟袋待下去。他向母亲的脸上看了一眼，只见她仍沉睡着，于是就轻轻地站起来朝门口走去。他在外边走廊上遇到了那个女佣人，他告诉她说：

"太太睡着了，明天早上我再来看她。"

走出大门时，他又一次转过脸来对女佣人说：

"明天早上我再来……"

他这样说好象是故意要让那个男人听见，好及时躲开。

出门后，他径直跑到卡斯塔基酒馆去，象往常一样喝起酒来，可是这天的酒却不象往日那样有滋味。为了摆脱心灵上的忧虑和不安，他已经疲惫不堪。酒虽然给他带来希望和愉快，但并不能把母亲的病容和死亡的忧虑从他的思想中驱走。半夜时分他回到家来的时候，看到继母正在楼下等着他。他惊诧地望着她，心情紧张地问：

“我母亲怎么样了？”

艾米娜摇摇头，低低地说：

“孩子，一个钟头以前向往宫打发人来说你母亲已经死了。”

六十四

凯玛勒和那些英国鬼子越混越熟，已经交上了朋友。家里人拿亚辛在侯赛因清真寺里遇到的祸事来说服他，想要他同这些鬼子断绝来往，可是孩子回答说，他年纪还小，人们不会怀疑他是奸细，执拗地不听劝阻。他每天从学校回来，把书包扔给乌姆·哈纳菲就跑到兵营去玩。看来不借助父亲的威力简直没有办法管束他了。但是一家人认为现在还没有必要告诉父亲，特别是看到他在兵营玩得很快活，到处受欢迎，因此就连法赫米也没有管他，甚至还不时地观看弟弟在士兵们中间的活动，就象观赏一只猴子在原始森林中游戏一样。

“你们把他这事告诉老爷吧！”

有一回乌姆·哈纳菲这样提议。她抱怨由于这种可诅咒的友谊，那些鬼子对她非常大胆，说他们有的总是“远远地盯着她”，模仿她走路的样子。可是谁也没有理睬她这个提议，这不

光是因为心疼孩子，而且也是为自己着想，因为父亲一旦追究起来，就会知道他们把这种情况隐瞒了很久，所以就没去管孩子。也许他们还希望孩子和英国鬼子搞好关系，可以使他们在出入的时候避免受鬼子的凌辱或伤害。孩子呢，他觉得在兵营里玩耍是他一天中最快活的时刻。按照“朋友”这个词儿的定义来衡量，并不是所有的士兵都和他是朋友，不过他们全都认识他；他见到那些朋友就和他们亲切地握手，对于其他的人就只是举手打个招呼。偶尔他去的时候正赶上他的朋友站岗，他就笑嘻嘻地走到朋友跟前，把手伸给他，那朋友却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不动，好似不认识他，又好似变成了一尊佛像。他不明白朋友的这种表现，不知道是故意装不认识他，还是在跟他生气。这时其他的人就在旁边哈哈笑起来。还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正当他跟朋友们一起玩得起劲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哨响，鬼子们立刻跑进帐篷，不一会儿戴着钢盔、背着步枪，武装整齐地跑回来。这时停在两营之间路边上的卡车就开到马路中间来，接着他们奔向汽车，跳进车厢，直到汽车装满了人才开动。他看到这种情景就知道准是附近什么地方发生游行示威了，鬼子们要到那里去驱散游行队伍，在他们和游行队伍之间将有一场搏斗。但是这时候他所注意的只是用两眼在几辆挤满鬼子的汽车中间寻找他的朋友，等到发现他们的时候，就瞪大眼睛望着他们，好象是在向他们告别。当汽车载着他们往奈哈西街驶去时，他还捧起两手来为他们祈祷平安，为他们念法谛海。每天傍晚他在兵营里逗留不过半小时，因为从学校回来以后他最多只能在外面玩上半小时，在这半个小时内他东看西摸，一分钟也不闲着。他围着帐篷观看，一辆辆地欣赏那些汽车，站在架起来的步枪前面琢磨它的每一个部分，特别是那个不可思议的、致人于死命的枪口。但是他离

开枪有一定的距离，他不能走近前去，只好悒悒不乐地在想象中摆弄它，或者说至少是抚摩它。如果正赶上他们喝茶的时候，朋友们就让他跟他们一起到搭在红巷口上的炊事棚去，站在排尾领上一杯加牛奶的茶和一块巧克力糖回来，和他们一起坐在马路边上一边喝茶，一边听他们唱军歌。他边注意地听着，边等着轮到自己唱。兵营生活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同母亲为他讲述的未来世界和奇闻轶事，同亚辛讲的那些把他吸引到神秘世界中去的故事，以及同他置身在晒台上的常春藤、素馨花和花盆之间面对蚂蚁、麻雀和小鸡的生活产生的幻想，都交织在了一起。后来，他在自己家的晒台上，在同马莉娅家隔开的花墙旁边也建立了一些“兵营”。他用钢笔和手绢支成帐篷，用小木棍作步枪，把木板拖鞋当作大卡车，用椰枣核作士兵；又用石子当游行队伍在离“兵营”较远的地方朝向兵营摆好。开始表演的时候，他把椰枣核分成几堆，一部分放在帐篷里，一部分放在兵营门口和木棍支成的枪架周围。他先模仿英国鬼子唱军歌，然后又为石子一边唱“每年来看我一次吧”或者“亲爱的心肝儿”，然后走到石子前面，把它们排成几行，嘴里喊着：“祖国万岁！废除保护国条约！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万岁！”接着又回到兵营这边来，学着吹哨子的声音，把椰枣核排成同样的几排，每一排的头上放一颗椰枣，然后一边模仿着大汽车的嘟嘟声，一边往前推拖板；同时把椰枣核放到拖板上面，把拖板朝石子推去，于是一场战斗开始了，双方的牺牲者倒了下去。在战斗过程中，至少说是在战斗开始和前半阶段，他决不偏袒哪一边，他只顺从着自己的愿望把战斗变成自己所想象的“真实情况”。双方都要有攻有守，伤亡人数也一样。可是战斗不能拖延太久。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战斗的结果，可能要使某一方吃亏，于是他为难起来。

让哪一方胜利呢？这一方有以朱里央为首的四个朋友，那一方是和法赫米心连心的埃及人！最后他决定让游行队伍胜利，把连同朱里央等四个朋友在内的少数英国鬼子放在汽车上拉走。另一次战斗是通过理想的和解结束的，交战双方的战士唱着歌聚在一起，中间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茶”和“糖果”。朱里央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这个英国兵不但长得漂亮、性情温和，而且会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话，总是非邀他一起吃茶不可。此外，朱里央还比别的鬼子更爱听他唱歌，几乎每天都要把他叫到跟前来唱“亲爱的心肝儿”，自己很认真地听着，然后感动而向往地随他哼着：

我要回故乡，我要回故乡！

凯玛勒觉得他非常亲切，因而和他混得很熟。他对他一点也不害怕，有一次竟象倾诉苦恼似地对他说：

“你们把萨阿德·柴鲁尔帕夏放回来，你们也都回你们的国家去吧！”

但是，朱里央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要求，相反地，象以往在类似的情况下那样，叫他不要再提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他说：“萨阿德·柴鲁尔帕夏……NO！”就这样，照亚辛的说法埃及人的第一次交涉失败了！有一天，一个英国鬼子送给他一张漫画，凯玛勒惊异而不快地看着这张画像，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我？不，这不是我！”但是他心里却已认定这张画画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虽然只略略有一点象。接着他抬起头来环顾了一下周围的人，只见大家都在笑，知道这是开玩笑，他应该表示高兴才对，于是也随着大家一起笑起来，同时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不好意思。法赫米看了这张画像，仔细观看了一下，也取笑说：

"我的天！不仅所有的缺陷一点没遗漏，而且还特别突出了！身体瘦小，脖子细长，大鼻子，大脑袋，两只小眼睛！"说到这里他笑起来，"看来你这位朋友特别喜爱你那条漂亮的西装裤，画得挺象样。但是那不能归功于你，而应当归功于妈妈，她总是把家里的一切都弄得漂漂亮亮的。"他讥讽地看了凯玛勒一眼，然后又说："他们原来就是这样喜爱你呀！他们只是拿你的长相和这一身不相称的打扮当作笑料取乐，你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俗语说的'丑八怪'！瞧，你背叛的收获就是这些！"

但是，法赫米的话并没起作用，因为他知道哥哥特别仇视英国人，认为他这是耍手段想要他同那些英国鬼子断绝来往。这一天，凯玛勒和往常一样来到兵营，只见朱里央正站在马路边上注意地盯着已故的穆罕默德·雷德万家的那条死胡同。孩子朝他走去，这时只见他指手划脚地作着神秘的暗示。凯玛勒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本能地站住了。接着，他在好奇心的促使下，从马路对面的帐篷后面绕过去，悄悄走到朱里央的身后，观察这个外国兵究竟在看什么。这时，他忽然看到雷德万家对着这条胡同的那扇窗户里闪出马莉娅的面影，她明显地露出表示回答的微笑。孩子站在那里惊诧地瞧瞧那个少女又看看这个鬼子，仿佛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马莉娅怎么会这样出现在窗口呢？她怎么会这样让朱里央看呢？朱里央挥舞着两手，她在微笑？不错，她的嘴边的确挂着微笑，她的两只眼睛的确直勾勾地看着他！甚至她连凯玛勒在这里都没发觉！他故意动了一下，想让朱里央发觉他。朱里央一看到他站在这里就哈哈大笑起来，同时还说了一句外国话。马莉娅吃了一惊，赶忙退回去了。他莫名其妙地打量着朱里央。虽然他对这件事情的奥妙一点也不了解，但是马莉娅的逃避引起他的怀

疑。朱里央和蔼地问他：

"你认识她吗？"

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朱里央走开了，过了几分钟拿回一个大信封递给凯玛勒，指着马莉娅的家说：

"把这封信给她送去……"

勒玛勒吃惊地向后一退，使劲摇着头。

事后他一直想着这件事。他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这件事情不寻常，但是他不知道它实际上有多么严重。傍晚一家人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把这件事学说了一遍。母亲一听惊呆了，她直挺挺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咖啡杯，既不往嘴边送，也不放回茶碟上。法赫米和亚辛则从对面的椅子上站起来，跑到母亲和凯玛勒坐的那张椅子跟前，瞪大眼睛看着凯玛勒。他们俩这种关心、惊异和慌乱的情形，完全出乎凯玛勒的意料之外。艾米娜咽了一口唾沫，问他：

"你真的看见了吗？是不是你看错了？"

"是马莉娅吗？确实是马莉娅吗？你说的可靠吗？"法赫米哀怨地问。

"是他向她打手势，她向他笑吗？"亚辛问，"你真的看见她笑了？"

艾米娜把杯子放回茶碟上，手托着头警告地说：

"凯玛勒！你要是说这样的谎话可是真主不能饶恕的罪过！说老实话，好孩子！难道你不怕说谎话有罪吗？"

凯玛勒急了，凭信仰起了誓。法赫米沮丧和痛苦地说：

"他说的不是谎话，不论谁只要想一想就能断定他说的不是谎话。你们想想看，象他这么大的孩子能编出这么圆的谎话来吗？"

“我怎么能相信这样的事呢？”母亲难过地说。

“不错，是令人难以相信！”法赫米自言自语地说，接着他的口吻变得严肃起来：“可是这是事实！这是事实！是事实啊！”

他最后这句话象刀子扎入自己的心，而他还一再重复这句话，仿佛故意要用刀子扎自己的心一样。不错，最近革命使他忽略了马莉娅，关于这个少女的记忆在他那活跃的幻想中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但是听说她有这样不名誉的事情，他的心象被刺穿了一样。他心神恍惚……他心神恍惚，不知道自己是忘记了她还是没忘记，是爱她还是恨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忿怒是出于自尊还是出于嫉妒……他好象在狂风中飘荡的一片树叶……

“这样的事叫我怎么能相信呢？我相信马莉娅象相信海迪杰和阿依莎一样。她的母亲是一个贤淑女人，她父亲穆罕默德·雷德万先生——求真主赐给他幸福的归宿——也是一位体面人物，我们住了一辈子街坊，真是一家好邻居呀……”

一直在沉思的亚辛这时用讥诮的口吻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有德性的父母未必就不生邪恶的子女……”

“真主证明，我决没看出她有一点邪恶的表现！”艾米娜反驳地说，她仿佛不相信那个姑娘能伪装这许多年。

“您没看出，我也没看出，就连海迪杰那么会挑毛病的人也没发现她什么缺陷。”亚辛郑重其事地说。“可见比咱们更聪明的人都让她骗过了！”

“我怎么能知道未来的事情呢？”法赫米难过地说，“何况这种事又不能凭想象来猜测！”

他心中迸发出一股怒火。他先是恼恨亚辛，然后恼恨起一切人来，不分英国人或埃及人，也不分男人和女人，而对于女人

尤其恼恨。他感到胸中憋闷，希望走开，一个人去舒畅地呼吸一下，但是他没有离开，他好象被绳子拴牢在这里了。

"她什么时候看见你的?"亚辛问凯玛勒。

"朱里央看见我的时候……"

"她看见你就躲开了吗?"

"嗯……"

"她看到你看见她了吗?"

"看到了!"

"可怜的姑娘!"亚辛嘲弄地说，"不用说，她现在一定正在忧虑地琢磨我们怎样议论她呢!"

"可恶的英国鬼子!"法赫米拍了一下手，大声嚷道。

"唉，穆罕默德·雷德万先生的女儿会做出这种事来!"艾米娜摇着头感叹地咕哝说。

"一般姑娘不会轻易跟英国鬼子眉目传情的。"亚辛思索着说，"她要不是干过这种坏事，决不可能……"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法赫米问。

"我是说她以前一定干过这种坏事!"

"看在真主份上，你们别谈这件事了吧!"艾米娜恳求地说。

"您和海迪杰、阿依莎不是都说过马莉娅是一个爱修饰打扮的姑娘吗?一定是……"亚辛好象没有听见母亲的话似地继续说。

"亚辛!"艾米娜喊了一声，声音里充满了责备的意味。

"我是说我们这一家人的生活太闭塞了，对周围的事情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亚辛改口说。"我们错把别人全当作和我们一样的好人，马莉娅跟我们来往了这么久，我们丝毫没看出她的真实面目，直到让一个人无心地窥破了她，我们才明白……"

他笑着抚摩着凯玛勒的头。这时艾米娜再一次恳求地说：“看在真主的份上，你们谈点别的吧！”

亚辛微笑着没再说话，大家全都沉默下来。法赫米已经再也待不下去了，他急于要躲开，远离人们的耳目，到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在那里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回味一下这番谈话，细细琢磨它，然后考虑自己该怎么办……

六十五

半夜时分，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从被黑暗笼罩着的死胡同里的马莉娅的妈妈家走出来。自从英国兵驻扎到这里来以后，天一黑这一带就安静下来，到处是一片昏黑：咖啡馆里不再有人谈天，下街的小贩销声匿迹，夜市商店关了门，也不再有过路的行人。除了兵营里射出的光亮以外，一点生气也没有。艾哈麦德来来往往虽然未曾受到英国鬼子的凌辱，但是心里总有些惊惧不安。每逢出门或者回来，特别是半夜以后拖着疲惫的身子无精打采地回来，走到兵营附近的时候，他总觉得难于安全顺利地通过似的。他朝着奈哈西大街的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向右一拐直奔自己家门走去。他偷偷溜一眼那个岗哨，走到这条路最危险的地带，这里被兵营的灯光照得通明，这时他心里又产生了每次走近这里就产生的疑惧，认为自己很可能成为鬼子猎取的目标。他迈开大步，希望赶快走过，进入自己家门口的黑暗中去。他还没走过去就听到后面有一个粗暴的声音操着外国语吆喝了一声，他虽然不懂外国话，但是从那强横而简短的声调中理解到这是对他下了一个不容违抗的命令。他急

忙停住脚步，惊惧地回头一看，只见那个岗哨旁边的另一个全副武装的鬼子正凶狠狠地瞪着他。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鬼子为什么对他这种态度？是喝醉了还是一时的恶作剧，故意要刁难他？或者是要行抢？看到那个鬼子向他走来，他的心咚咚地乱跳着，喉咙发干，酒意早从他的脑子里飞跑了。那个鬼子离他只有一步的地方站住了，一只手指着两宫之间路用命令的口吻迅速而简短地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连一个字也没听懂。艾哈麦德带着失望和恳求的神色注视着那个鬼子的脸，只恨自己不能使他了解自己是个没有任何嫌疑的好人，甚至无法让他了解自己的意图。接着，他想到鬼子指着两宫之间路，也许是怀疑他不是这个地区的人，因而命令他走开。于是，他指着自己的家门口，想使鬼子了解他就住在那里，是回家去。但是鬼子不了解他的意思，只是气哼哼地咕哝了一句，然后固执地指着那个方向，并且朝那边一歪脑袋，仿佛是催他到那边去。最后那个鬼子显然是不耐烦了，他抓住他的肩膀，使劲把他扭转过来，推着他往前走。艾哈麦德不由自主地向两宫之间路走去，那个鬼子在后面跟着。他好象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只有听天由命了。他也看不清路，糊里糊涂地经过兵营，走出两宫之间路。这时兵营里射出来的亮光消失了，他淹没在一片漆黑和寂静之中。他所看到的只是一些房屋的黑魆魆的影子，所听到的只是背后那两只沉重的脚踏在地上的声音；那两只脚机械而有节奏地、令人恐怖地跟在后面，好象是计算着他的余生还有几分钟，也可能是几秒钟。说真的，他认为说不定哪一刹那他一勾扳机自己的性命就算了结，于是他等着死。他两眼注视着黑暗，畏惧地紧闭住嘴，发烧的喉头每干咽一口唾沫，喉结就神经质地动一下。后来，从地上闪过的一道亮光吸引住了他的眼睛，他吓得几乎象小孩子似地喊叫

出来，他的心猛地向下一沉。但是没过多久，他就看清是一道来回晃动的光圈，立时意识到是押送他的那个鬼子在用手电筒照路。这一突然的恐惧平静下来以后，他的神志恢复过来，但是他几乎还没有舒口气就又害怕起来，害怕鬼子送他去死，又不断地考虑着死。他仿佛一个落水的人，在慌乱失神中看到一只鳄鱼朝他扑来，后来看清不是鳄鱼而是漂浮的水草，刚为摆脱了幻想的危险而高兴地透了一口气的时候，真实的危险就又吓得他透不过气来。他要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呢？假如我会说外国话，一定要问问他！看样子，他会把我一直送到胜利门附近的公墓里去，那里没有人的踪迹，没有一点儿生气。身旁连个同伴也没有，只有一个人孤单单地落在这个无情的鬼子手里！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折磨呢？还记得吗？记得，那是在恶梦中！不错，那是恶梦，在病中不止一次地受过恶梦的惊扰。恶梦虽然可怕，可是它总带给人一线希望，那就是说做梦的人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出这是一场梦，而不是真实的，很快或者稍待一会儿就能摆脱这种恐怖。可是这场灾祸哪儿有摆脱的可能呢？他是清醒着而不是在做梦，这个全副武装的鬼子是一个真实的活人而不是一个幻影。他在这个地方遭受屈辱，成为俘虏，这是可以触摸得到的恐怖的现实，而不是一种幻觉。他所受的恐怖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只要他稍有一点反抗，就会一命呜呼……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他在同马莉娅的妈妈告别的时候，她曾对他说："明天见！"明天？！他知道明天怎么样吗？问问在他身后踢踏着的那两只沉重的脚，问问那支上着锋利刺刀的步枪吧！她还打趣地说他："你嘴里的酒味把我都熏醉了。"现在酒味没了，他也吓昏了头，令人陶醉的时刻已经过去，这一切只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刚才的生活甜滋滋的，而现在有的只是忍受折磨，前后只相差几分钟，只不

过是几分钟的工夫！当他走到霍兰菲谢胡同的时候，黑暗中闪出一道亮光，吸引了他的视线，往那边溜了一眼，看到另一个鬼子手拿电筒，押解着前面的几个人，却看不清究竟是几个……他暗自思忖：难道是驻军有命令，凡是夜间走路的人都要逮捕？他们要把这些人押送到哪里去呢？他们会给这些人什么处罚呢？他惶惑恐惧地久久考虑着。不过，看到这几个新的牺牲者，他心中又有了一些安慰，因为至少不是象他刚才所想的那样，只是他一个人了，他在这场灾难中有了同伴，他们可以减轻他的孤独感，和他共命运。越往前走离着那几个人越近，他听着他们的脚步声感到那么亲切，仿佛沙漠中的迷路者听到大风吹来的人声一样。这时候，他心中只迫切希望他们快些走过来，不论认识不认识让他也加入他们一伙，以使他们的心一起跳动，一起走向那个不可知的归宿。他们这几个人没有什么罪，他本人也没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逮捕他们呢？特别是为什么逮捕他呢？他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政治活动家，甚至也不是青年，难道是英国鬼子看透了他们的心思，猜出了他们的感情？或者是什么理由也没有，只是拘捕了领袖们以后又要逮捕民众？假如他会说英语，一定要问问逮捕他的这个鬼子！法赫米在哪儿？应该让他替父亲问问这个英国鬼子！他痛苦地思念起家里人来，法赫米、亚辛、凯玛勒、海迪杰、阿依莎和他们的母亲在哪儿呢？只见过他那种专断、威严和尊贵样子的亲人，能够想象他在这种情况下所忍受的屈辱吗？能够想象这个鬼子这样使劲儿地推他，几乎把他推倒，强制地赶着他走吗？想到这里他几乎痛苦得流下泪来。一路上这许多只是一些黑影的住宅和商店，他熟识它们的主人；这些个咖啡馆，他过去，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它们的常客，然而现在他身为俘虏路过这里，它们既不来打救他，也不对他表示同情，这使

他多么伤心啊！的确，他觉得最令人难过的凌辱莫过于他目前所忍受的这种凌辱。接着他抬起眼睛，望着天空，默默叨念着洞察人心的真主。他只是心中叨念，嘴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因为他还没有做大净①，去掉身上的酒气和房事的汗味，不敢去呼唤真主的名字。这时他越发感觉恐怖，因为身上带着污秽使他不能得到真主的解救，也就是说他会遭到不幸的后果，以抵他刚刚犯过的罪恶。于是不吉利和阴郁的情绪压在他的心上，使他完全陷于失望。当走到柠檬市场时，除了那听熟的脚步声以外，他又发觉另外一种不明原由的声音。他又害怕又心怀希望地继续往前走，同时瞪大眼睛注视着黑暗中，并竖起耳朵谛听着。最后他听到一片嘈杂的声音，只是听不清是人声还是畜群。又往前走了一会儿，那声音清晰起来，他不由得自言自语说："是人声！"顺着马路一拐弯，他看见许多晃动的光亮，起初他以为又是一些手电筒，后来才看清是燃着的火把。他借着这火光看到自己是在凡图哈门附近，门下站着许多英国兵，还有许多武装的埃及警察，这情景使他的心又复活了。距离那里只有几步路了，他马上就会知道他们将怎样处置他。这些英国兵和埃及警察聚集在凡图哈门这里干什么呢？他们把市民从各个地区赶到这里来干什么呢？马上我可以都弄明白了，都弄明白了。全都能弄明白吗？祈祷真主保佑吧！我把自己交托给真主！我这一辈子——如果我还能活下去的话——要永远记住这个可怕的时刻。是枪毙，是绞死——象丹沙微事件② 那样——难道我要在烈士名册上留名？难道我的事会变成穆罕默德·阿发特、易卜拉欣·法尔和阿

---

① 伊斯兰教仪式：漱口、洗鼻孔和淋洗全身。

② 英国军官在丹沙微村绞死了四名埃及农民，激起了埃及人民极大愤慨，从而爆发了全国武装起义。

里·阿卜杜·拉赫曼等人嘴里的一个革命故事？就象我们晚间欢聚时互相讲说的那些传闻一样？你能想象在晚间欢聚中你的位子空着的情形吗？求真主慈悲他①，他当初……他们一定会为你痛哭，他们会想念你很久才忘掉。我的心怎么跳得这样厉害呀？把命运交给创造你的真主吧！真主，你怜悯我吧，不要降灾于我！当他走近鬼子们站着的地方时，他们用冷酷的眼光威吓地看着他，他的心沉入了心底，只感到胸间被压得出不来气。现在是不是应该站住？他心里充满犹豫和惶惑，两脚也越发沉重……

“进去！”

警官指着凡图哈门向他喊叫了一声。艾哈麦德看了那人一眼，目光中带出询问、央告和求助的神色。他从鬼子眼前走过时，吓得几乎连眼前的东西都看不清了，要是依着他的话，他恨不得用两只胳膊把脑袋抱起来。来到凡图哈门的拱顶下面，一看那种情景，用不着打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看到马路上有一道象渠道般的横挖的深沟，一群群的市民在警察的监视下不停地用筐抬来土倒在这里，要把沟填平。所有的人都迅速、努力地干着活，不时畏惧地偷偷溜一眼把守在门口的英国兵。一个警官走到他跟前，扔给他一个筐子，用警告的口气粗声说：

“跟人们一起干活去！”接着他又低声说：“快着点，不要惹他们处罚你！”

这是他在这段恐怖时间内听到的第一句比较近“人情”的话，堵在嗓子眼儿的一口气才算下去。接着，他弯腰抓起筐绳，低声问那个警官：

“干完活放我们走吗？”

---

① 穆斯林纪念亡人的祈祷词。这里表示他想象自己死后的情形。

“也许……”警官用同样低的声音回答。

他从心里长出了一口气，几乎想哭出来。他觉得这真是自己的再世为人。他用左手撩起长衫的下摆，掖在腰带上，以免妨碍干活。他拿起筐走到门旁的土堆上，把筐放在两腿之间，用两手往筐里扒土，装满以后提起来送到壕沟那里，把土倒下去再回到土堆旁边来。干活的人很多，有老有少，有的戴着红毡帽，有的缠着头巾。他混在人群中继续干活。这些人由于贪生怕死，全都卖力地干着。他正在装土的时候，忽然有人捅了他一下，他忙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名叫阿尼姆·哈米杜的朋友。这人在加马利亚开油坊，常常和他们一起聚会。他心中高兴异常，那个人也同样高兴，两个人立刻低声地交谈起来：

“你也被他们碰上了？”

“我比你先碰上的，半夜以前就被弄到这儿来了。我一看见你也来了，一步步慢慢往这边挪动，好容易才靠近你了。”

“太好了，太好了，还有别的朋友吗？”

“除了你，我还没遇见别人。”

“那个警官说干完活儿也许放我们走。”

“他跟我也这么说的，但愿如此！”

“求真主惩罚这群浑帐东西，我这两条腿简直吃不消了。”

“我连自己有腿没腿都感觉不出来了！”

两个人互相苦笑了一下。

“这道沟是怎么回事？”

“据说是侯赛因区的小伙子们在刚天黑的时候挖的，为的是拦挡大汽车。还有人说，已经有一辆大汽车掉到里面去了。”

“真要是这么回事，那真是谢天谢地！”

当两个人又一次在土堆上遇到一起的时候，对于眼前的处

境已经有些习惯，心情也比较安定了。两个人很自然地相视一笑，一面象建筑工人似地往筐里装土，一面聊天。阿尼姆低声说：

"愿真主满足我们，惩罚这些狗崽子！"

"我还想向他们要工钱呢！"艾哈麦德笑着低声说。

"他们在哪儿抓住你的？"

"在家门口。"

"是呀，你不会上远处去的。"

"你呢？"

"我是嗜好曼祖利的人，可我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看起来英国鬼子比可卡因① 还厉害。"

"比马钱子② 还厉害呢！"

在火把的照耀下，人们在土堆和壕沟之间来来去去地忙着，门洞里弥漫着扬起来的尘土，使人出不来气。他们呼哧呼哧地喘着，脑门上淌着汗，满脸尘垢，被灰土呛得不断咳嗽，一个个好象从沟里钻上来的小鬼一样。不过，现在有了这个朋友，有了这些同地区的人，还有这些埃及警察也同他们一条心，也就是说，这些警察虽然腰挎军刀，但也是在武力威迫之下到这里来的。不管怎样，艾哈麦德总算不再感到孤单了。忍耐些吧，忍耐些吧，也许这块乌云会过去的。你想想看，不干到天亮或是日上三竿能行吗？鼓起劲儿来吧！这条沟简直就象填不满了！这条壕沟不是一下子能填满的，抱怨又有什么用，何况你能向谁去抱怨

---

① 是一种烈性的局部麻醉剂。

② 常绿乔木，叶子对生，卵形或近圆形，结浆果呈球形，成熟时黄色。种子圆盘形，干燥后可入药。

呢?幸好你的身体很结实,虽然吃酒寻欢地闹了半夜，现在还能顶得住。现在几点钟了？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究竟到了什么时候了。假如没有这件事情，现在我一定正躺在床上香甜地睡觉,也一定能够洗洗头和脸,喝一杯冷水冲的玫瑰露。我们也投身到革命烈火中来了，这真是值得庆幸的事！为什么不庆幸呢?全城都在革命,每天、每时都有人光荣牺牲。不过,看报纸上的消息是一回事，在步枪的威迫之下抬土却是另一回事。祝贺你们,那些和亲人在一起睡觉的人!真主,保佑我吧,我不属于革命……我不属于革命……真主，用你的力量毁灭这些不信仰你的人吧！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不属于革命。法赫米能想到危险正在威胁着我吗?他现在正在温习功课,不会知道爸爸的处境的。那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听我的话,虽然当时和我争辩时眼里含着泪花,但是那还不一样是违抗吗?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他母亲,我也决不想告诉她,我能向她暴露自己的无能吗？我的威严使她怕得发抖,我还能向懦弱的她求助吗?不能，什么也不能让她知道。法赫米说他决不去挺身冒险，是真的吗？真主，但愿这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也只有祈求真主怜悯！真主,保佑他吧!真主,保佑我们所有的人在这种日子里免除灾祸吧！现在几点钟了?只要天一亮,他们就不会杀我了，他们决不会当众屠杀我们。天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亮呢？

“嘴里尽是土了，我往地上啐了一口,一个鬼子就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瞪得我直发毛!”

“别啐了,跟我学,往肚里咽吧!我咽下去的土都够填平这条沟了!”

“你这样的倒霉,可能是让祖贝达诅咒的!”

“也许是……”

“填她那道沟是不是比填这条沟舒服得多？”

“不，比这更累！”

他们相视笑了笑，接着阿尼姆说：

“哎哟，我的腰又酸又疼！”

“我也是。不过我们总算为穆加希德分担了一些痛苦，也还是个安慰！”

“我真想当着英国鬼子的面把筐扔下，高喊‘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万岁’。你说呢？”

“大概是曼祖利的力量又发作了吧？”

“真倒霉……我就用了三分之一丸，喝了三口茶送下去，然后我就到托姆巴克希亚的汉姆扎维家听阿里·迈哈穆德谢赫说书去了。没到半夜我就往回走，我寻思：‘沃力娅还在等着我呐，要是让她失望，一定会倒霉的’。没想到碰上了这个猴崽子，从背后赶着我……”

“愿真主补偿你的损失！”

“愿真主应允！”

这时英国鬼子又带来了两伙人，一伙是从侯赛因大街那面来的，另一伙是从奈哈西那面来的，这些人也立刻加入了“苦力”的行列。这时艾哈麦德四下里看了一眼，只见已经到处是人。人们分散在壕沟周围，在土堆和壕沟之间不停地来回忙着。在明亮的火把下，他清楚地看到这些气喘吁吁的人的脸上带着疲倦、屈辱和恐怖的神色。但是他却觉得安全有了把握，他们决不会屠杀这样多的人，决不会加罪于这些无辜的人。那些闯祸的人在哪儿？那些小伙子到哪儿去了？他们知道现在自己的同胞为他们挖下的这条沟而遭难吗？真主诅咒他们！难道他们以为挖了这条沟就能把萨阿德·柴鲁尔帕夏救回来，能把英国鬼子从埃及赶走

吗？如果真主保佑我不死，今后我一定放弃夜游。放弃夜游？是的，出去夜游太不安全。但是又怎么能使生活有乐趣呢？在革命的阴影下生活就不会有乐趣！革命……就是一个鬼子抓住你，让你去抬土。这就是法赫米对你说的革命！唉，什么时候世界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呢？怎么，好象有些头痛？是的，又头痛又恶心，我只想休息几分钟，再也不想什么别的！巴希查现在已经安然入梦，艾米娜还在等着我，就象沃力娅正在等着阿尼姆一样。孩子们绝对想不到父亲落到这种地步。真主啊，我的鼻孔和眼睛里都是土了！可敬的侯赛因，保佑我们快把这条沟填满吧，快填满吧！这么多土还不够？！圣人的外孙啊，难道这是壕沟战①吗？讲道的先生说过：穆罕默德圣人曾和人们一起干活，亲自挖土！他们是异教徒，不折不扣的异教徒，为什么今天异教徒反倒得了胜？！这是时代的厄运。这是时代的厄运，也是我的厄运，难道这些鬼子要在我的门口驻扎到革命结束？

“你听，是不是鸡叫了？”

“是鸡叫！”艾哈麦德侧起耳朵听了听，咕哝着说。“快天亮了吗？”

“快天亮了。可是这条沟最快也得八九点钟才能填满！”

“嗯，总得八九点钟！”

“最急人的是我要小便，真憋得够呛！”

这一句话提醒了艾哈麦德，他也想要小便。他立刻觉得小腹涨得要命，一时竟忘记了疲劳和痛苦，只想小便。他说：

“我也憋得够呛……”

“继续干下去？”

---

①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和麦加人作战时曾采用过壕沟战，并亲自掘土挖沟。

“不干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看，那个猴崽子站在阿里的玻璃店门口就撒上了！”

“哎哟哟……”

“我觉得现在能撒点尿比把英国鬼子从全埃及赶走还要紧！”

“把英国鬼子从全埃及赶走？还是先把他们从奈哈西大街赶走吧！”

“真主啊！你看，鬼子们还往这儿带人呐！”

艾哈麦德看到又一伙人顺着马路朝壕沟这边走来。

六十六

艾哈麦德直睡到下午四五点钟才醒。亲友们得知他被抓夫的消息，相继到家里来慰问他，庆贺他平安归来。尽管这不是一件什么轻松事，但是他对人们学说起来却带些夸张和诙谐，激起人们各种不同的感情。艾米娜是第一个听说这件事的人，他对她学说事情经过的时候那样颓唐疲惫，几乎不相信自己真地已经被放回来了。她听了这个消息十分伤心，刚刚侍候他睡下走开，就哭了起来。她不住口地祷告，哀求真主怜悯她的亲人，护佑他们。等到朋友们，特别是易卜拉欣·法尔、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和穆罕默德·阿发特等几个知己朋友来看他的时候，他的精神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说起事情的始末，又不免风趣地说起笑话来，以致后来竟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件趣闻，好象是谈论自己的一桩风流事似的。楼上坐满了客人，艾米娜在厨房里帮助乌姆·哈纳菲准备咖啡和各种饮料，其余的人：亚辛、法赫

米、凯玛勒、海迪杰和阿依莎重又团聚在楼下的堂屋里，和过去举行“家庭茶会”时一样。起初哈利勒·肖卡特和易卜拉欣·肖卡特也和他们在一起，后来听说岳父醒了，他们俩不一会儿就到楼上岳父房间去了，只剩下了他们兄弟姐妹五个。一天来，由于父亲的不幸遭遇，他们忧心忡忡，他们面见过父亲以后才放了心，胸中充满手足之情，象过去一样说笑起来。当时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来到父亲跟前，吻了他的手，祷告他长寿和平安，然后象在军营里似地规规矩矩走出来。父亲对于亚辛、法赫米和凯玛勒只是把手伸给他们，一句话没说，对于海迪杰和阿依莎却微笑着温和地向她们问长问短，这是她们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凯玛勒看到爸爸的这种态度，又惊奇又高兴，仿佛是他自己得到了父亲的垂爱似的。说实在的，一家人中顶属凯玛勒对两位姐姐回来最高兴。她们一回家来，他就沉湎在深挚的幸福之中，任何东西都无法烦扰他，他只担心这个幸福时刻会很快结束。这个时刻的结束总是由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易卜拉欣或是哈利勒发出信号，不管他们俩谁只要伸一下懒腰或是打一个哈欠，然后说一声“我们该走了”，这就是一个不容反抗的、必须服从的命令。两个姐姐不论是谁，一次也没有说过：“你先走吧，我明天再回去。”不过，天长日久他看惯了两个姐姐和她们丈夫之间的那种奇怪的关系，也就承认了这种关系，对于姐姐们要能偶尔回来一趟待上一会也就感到很满足，很幸福了，怎么还能抱着其他奢望呢？虽说这样，他一看到她们俩回来，往往禁不住要说：“要是你们俩能回家来住，象从前那样多好！”这时母亲便赶忙说：“愿真主保佑她们俩，千万不要因为你这种幼稚的想法遭到厄运！”自从她们俩结婚以后，最奇怪的是他发现她们俩的肚子突然发生了变化，还有随之而来的一些象闹病一样可怕、象神话一

样神秘的表现。他从而知道了一些怀孕和害口之类的新名词，看到了一些呕吐、不舒服和吃土块之类的新鲜事。阿依莎的肚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已经大得象个吹鼓的皮水袋一样了，要大到什么程度为止呢？海迪杰的肚子也跟着大起来。阿依莎这么娇嫩漂亮的人，害起口来还要吃土块，那么海迪杰不定要吃什么呢！但是海迪杰并不象他所担心的那样，她只想吃酸的。这使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母亲说，阿依莎的肚子——海迪杰要晚一些——会生出一个招他喜爱的小娃娃来。可是这个小娃娃住在哪儿？他怎样生活的？他会听、会看吗？他听见什么，看见什么呢？别的感觉又怎样？他是从哪儿来的？他刨根问底地向母亲提出这些问题，母亲的答复却只是他所熟悉的那一套，什么沃力呀，魔鬼呀，符咒和求护词呀，以及她常说的类似的话。因此，他关心地问阿依莎：

“这个小娃娃什么时候出来呀？”

“等着吧，快啦！”阿依莎笑着回答。

“我估计有九个月了吧？”亚辛问。

“嗯，可是我婆婆偏说是八个月！”她回答。

“哼，咱们婆婆就是那么个人，人家说东她偏说西！”海迪杰带气地说。

大家都知道海迪杰经常和婆婆发生争吵，于是互相看了一眼，齐声笑起来。

“叫我看，你们不如搬到我们家去住些日子，等英国鬼子走了以后再回来。”阿依莎说。

“对，为什么不这么办呢？”海迪杰兴奋地说，“我们家挺宽敞，就是你们去了也占不满。让爸爸和妈妈住在二楼，同阿依莎在一起，你们就都同我住在一起。”

“那么谁跟爸爸去说？”凯玛勒一听这个提议高兴极了，催促说。

“那还不是白说，你们俩也清楚，爸爸决不会答应的！”法赫米耸了一下肩膀说。

“可是他总喜欢晚上出去，难免不碰上鬼子找麻烦。这些鬼子够多可恶呀！”海迪杰悒郁地说，“深更半夜地赶着他去抬土，唉，想起来我就发昏。”

“我在等着吻他手的时候仔细打量着他，我的心不停地乱跳，眼里含着眼泪，直到把他周身都看遍以后才安下心来。愿真主惩罚那些狗崽子！”阿依莎说。

亚辛笑了，他一面朝凯玛勒做了个鬼脸，一面警告阿依莎说：

“你可别这样骂英国鬼子，我们家里可有他们的朋友！”

“爸爸要是知道夜里逮住他的那个鬼子就是凯玛勒的朋友，会更高兴呢！”法赫米讥诮地说。

“看清他们是这样的人，你还爱他们吗？”阿依莎微笑着问凯玛勒。

“假如他们知道那是我爸爸，他们决不会这样欺负他！”凯玛勒的脸红了，慌乱、羞愧地咕哝说。

亚辛禁不住大声笑起来，又赶紧用手捂住嘴，警惕地瞧了一眼天花板，仿佛害怕楼上听到似的。然后，他嘲笑弟弟说：

“你最好说如果他们知道你是埃及人，他们就不来侵略埃及和蹂躏埃及人了。可惜他们不知道！”

“你可不配说这样的话！”海迪杰毫不留情地说，“难道你能否认你不是英国鬼子的朋友？”她又责备凯玛勒说：“在侯赛因清真寺聚礼的那天，你没看到跟英国鬼子交朋友的危险吗？怎么还

那么大胆地跟他们交往!”

亚辛明白她的话中是暗含着对他的攻击，就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现在你更有权利攻击我啦!你已经结了婚，一结婚就有了一些权利。”

“难道说我从前就没有这种权利吗?”

“从前有也是真主的慈悲，不过有缺陷的姑娘总得结了婚说话才能硬气。你得到这种权利可得感谢乌姆·哈纳菲，她为你求神问卜、请符念咒，受了不少累啊!”

“那么你这样加枝添叶地攻击人的权利是哪儿来的?难道是因为继承了母亲的大批财产，发了财吗?”海迪杰忍不住笑地说。

“哥哥发了财?这可真让人高兴!你真发了财吗，亚辛哥哥?”阿依莎似乎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带着天真的喜悦说。

“听着，少奶奶!”海迪杰说，“我给你算算他的财产：汉姆扎维的铺面，奥利亚的房产，还有向往宫的住宅。”

“求真主保佑我别受恶毒的嫉妒。”亚辛眯缝起眼睛，摇晃着脑袋说。

“还有首饰和现款，详细数目别人就无从知道了。”海迪杰不理睬亚辛打断她的话，接着把话说完。

“说老实话，首饰、现款一点都没见，全让那个狗崽子给偷走了。”亚辛当真心疼地喊着说。“爸爸问他，首饰现款都在哪儿?那个强盗说你们自己找吧，真主明鉴，给她治病都是我掏的腰包。你们听听，他掏的腰包，兔崽子!”

“唉，可怜的女人!”阿依莎感叹地说。“病倒在床上眼前连个亲人和朋友都没有，只让一个打算侵吞她的财产的家伙照顾

着，临死也没有一个为她难过的人。”

“没有为她难过的人？”亚辛问。

海迪杰手指半掩着的房门外衣架上挂着的亚辛那件上衣，讥诮地说：

“你看那条黑箍，那不是为她难过的标志么？”

“我确实为她很难过。”亚辛郑重地说，“求真主怜悯她，饶恕她吧！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不是已经消除了一切隔阂吗？求真主怜悯她，饶恕她。”

海迪杰略微低一下头，扬起眉毛向上望着，好象从眼镜上面看人似的，说：

“哎哟，哎哟！你们听，我们这位先生讲道理啦！”然后她不相信地瞥了他一眼：“可是，我看你根本就不是真难过。”

“感谢真主，该为她办的事情我全办了。”亚辛气忿地望着她说，“我给她做了三夜追悼①，每星期五都带着鲜花水果去给她上坟。难道你还要我打嘴巴、哭嚎、往脑袋上扬土吗？男人可不跟老娘儿们一样。”

海迪杰摆了一下脑袋，仿佛说：“反正我不相信。”然后她感叹地说：

“啊，原来男人们难过就是这样！可是，你说句老实话，你是不是有了那些铺面、房产和住宅就不再难过了？”

“无怪乎人家说你的嘴比脸还让人受不了！”亚辛讥讽地说。

“谁这么说我？”

“你婆婆！”他笑着回答。

阿依莎笑起来。法赫米也笑了，他问海迪杰：

---

① 近东穆斯林追悼亡人是晚上请人念《古兰经》，并施舍食品等。

“难道你跟你婆婆就不能和好?”

“就是英国鬼子跟埃及人和好了,她们俩也和好不了!”阿依莎替姐姐回答。

“那个老婆子真是蛮不讲理,求真主惩罚她!”海迪杰忿忿地说,“凭真主起誓,我尽无缘无故地受她的气。”

“用不着起誓,我们全了解你,妹妹!等到受难日真主跟人们算账的时候,我们会替你作见证的!”亚辛讽刺地说。

“你跟婆婆处的怎么样?”法赫米问阿依莎。

“还好……”阿依莎说,眼睛有所警惕地溜着海迪杰。

“当然好了,阿依莎妹妹多乖巧呀!”海迪杰大声说,“她可有一套,会低声下气地讨婆婆好。”

“不管怎么说,你该感谢你婆婆,你该庆贺自己找到了丈夫!”亚辛故作正经地说。

“你才真正该庆贺呢!”海迪杰反唇相讥,“你不是又要结婚了吗,是不是?”

“但愿如此!”亚辛禁不住笑着说。

“真的吗?”阿依莎关心地问。

亚辛略略沉思了一下,怨恨地说:

“按说不该重蹈覆辙,可是谁又能料到将来的事情呢?!说不定会有两回、三回、四回……”

“我早就料到你会有这一着,你真是爷爷的好孙子!”海迪杰大声说。

所有的人都笑了,连凯玛勒也笑了。阿依莎惋惜地说:

“可怜的宰奈白!她本来是个温柔善良的姑娘。”

“温柔善良?她是个浑蛋!她父亲也和我们爸爸一样,独断独行。假如她能按照我的心意跟我过日子,我决不会亏待她。”

“别这么说，你该保持自己的面子，不然会让海迪杰幸灾乐祸的。”

“她现在遭到了应有的报应，让她跟她爸爸过一辈子去吧！”亚辛轻蔑地说。

“可是她已经怀孕了呀，哥哥！”阿依莎喃喃地说，“难道你愿意叫自己的孩子让别人教养大再接回来？”

啊，这句话刺痛了亚辛的心。难道让孩子在母亲的教养下长大，就象他这个做父亲的过去那样？也许孩子会比爸爸遭受更大的痛苦，也许孩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对母亲或父亲产生厌恶的心理，那无论如何是不幸的事。他愁闷地说：

“既然孩子的命运和他爸爸的命运一样，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大家全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凯玛勒问海迪杰：

“姐姐，你的小娃娃什么时候出来呀？”

“总得过了年吧！”海迪杰摸着自己的肚子，笑着说。

“姐姐，你怎么这样瘦啊？脸色变得更难看了！”凯玛勒打量着姐姐的脸，天真地说。

大家全都捂着嘴笑了，笑得凯玛勒手足无措，很不好意思。但是海迪杰并没有埋怨凯玛勒，她笑着顺着弟弟的话说：

“说实在的，我自从怀孕以来，乌姆·哈纳菲花了好几年工夫辛辛苦苦为我求单方、请符咒堆起来的一些肉都赔进去了。我一瘦，鼻子显得更大了，眼窝也更深了。我心里想，‘这个男人’那样转动着眼珠子挑媳妇，算是白费心思了！”

大家又笑起来。接着，亚辛说：

“说实在的，你丈夫才是个受气的人呐！看他那副傻乎乎、大咧咧的样子，跟你配在一起，真是一个叙利亚人一个摩洛哥

人[1]！”

海迪杰没有理睬他，她指着阿依莎对法赫米说：

“你妹夫和你姐夫是一对糊涂虫，两个人几乎一天到晚不出屋，既没有什么志气，也不想干什么。特别是妹夫，成天除了抽纸烟就是弹琵琶，象个节日沿街卖唱的叫化子。你姐夫呢，他老是躺在床上抽纸烟，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搅得人头痛。”

“凡是有钱人全都不做什么事！”阿依莎辩驳地说。

“算了吧！”海迪杰嘲笑地说，“你当然赞成这种生活方式，说老实话，真还没见过象你们俩这样般配的夫妻呢！你们俩那股懒散无神和喜好玩乐的劲头，简直象一个人一样。凭圣人起誓，法赫米先生，你妹夫是一天到晚地抽纸烟、弹琵琶，你妹妹就整天不停地梳洗打扮。”

“她总是这么漂漂亮亮的有什么不好呢？”亚辛反问道，没等她还口，又接着说：“你说，妹妹，假如你生的娃娃跟你长的一样，你怎么办？”

海迪杰已经不想再和他斗嘴，就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听凭真主的安排吧，随便他长得象他的爸爸或者外祖父也好，象外祖母或者姨母也好。（说着她笑起来）如果他一定要长得象他妈这样，那他比萨阿德·柴鲁尔帕夏更应该被放逐！”

“英国鬼子可不在乎好看不好看，姐姐！”凯玛勒好象很有经验地说：“他们看到我的脑袋和我的鼻子都挺喜欢。”

“他们嘴里说跟你是好朋友，实际上是拿你耍着玩呢！”海迪杰手抚着胸膛大声说，“愿真主再让齐柏林飞艇来轰炸他们。”

“你这样祷告，有的人可真高兴！”阿依莎温柔地看了法赫米一眼，接口说。

---

① 意为机伶鬼和傻子。

“我怎么能高兴，我们家里就有人不懂事，和英国鬼子交朋友！”法赫米苦笑着嘟哝说。

“你对他的教育算是白费了……”

“有些人怎么教育也是没用。”

“你们为什么这样说我？”凯玛勒抗议地问，“难道我没跟朱里央说过让他们把萨阿德·柴鲁尔帕夏放回来吗？”

“下次你再去的时候，让他起誓，是不是喜爱你这个大脑袋！”海迪杰笑着说。

法赫米虽然也感到兄弟姐妹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很快活，但是却不能减轻他的疏远感，他和大家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在这样热闹的场合，他却觉得凄凉和生疏。和这些欢乐的，甚至拿萨阿德·柴鲁尔帕夏的被放逐取笑的人们在一起，他那颗忧郁和激动的心只感到孤独。他不时地偷眼看看大家，发现大家全都很快乐：阿依莎喜气洋洋，尽管怀孕有一些痛苦，她却感到那么幸福；海迪杰又说又笑，非常活跃；亚辛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这些人谁又关心这些日子所发生的事件呢？谁肯考虑萨阿德·柴鲁尔帕夏是在这里还是被放逐了？谁又考虑英国鬼子的去留？他是孤独的，至少在这些人中间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往常他对于人们这种不关心国事的态度并不大理会，而这一次却感到气愤和不耐烦，也许是由于他近几天来心里一直不痛快的缘故。过去他常常等着听到马莉娅结婚的消息，一想到这点他就感到痛苦和难过，但是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忍受；以后日子一久，他几乎也就习以为常了。面对着伟大的事业他的爱情退到了一边，直到朱里央的这件事发生以后，才又震动了他。她怎么会和决不可能同她结婚的英国鬼子眉目传情呢？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出于淫荡？难道马莉娅是个淫荡的女人？他过去对她

又怎么会有那些幻想呢？等到只剩下他跟凯玛勒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又让弟弟把这事从头到尾详细讲了一遍：他是怎样发现的？那个鬼子当时站在什么地方，他又站在什么地方？他是否能肯定站在窗户里面的确是马莉娅？她是否真的在看那个鬼子？那个鬼子看见她向他微笑了吗？法赫米紧咬着牙，好象竭力压制着心中的痛苦。他问弟弟：她是看见你就吓得退回去了吗？然后，他一幕一幕地想象着当时的情景，想象着她那含情的微笑，仿佛看见了她那两片张开的嘴唇，就象阿依莎结婚那天她在肖卡特家的院子里陪着新娘时的情景一样。

“看样子，妈妈是不能来跟我们在一起坐一会儿了！”阿依莎遗憾地说。

“客人多嘛！”海迪杰说。

“我担心来这么多人，会让英国鬼子怀疑我们家里在开什么政治性的会议。”亚辛说。

“谁让爸爸的朋友多呢！”海迪杰骄傲地说。

“我看见穆罕默德·阿发特先生带来了许多人！”阿依莎说。

“阿发特先生是爸爸最要好的朋友，从咱们没出生的时候他们就要好。”海迪杰表示赞同妹妹的话。

“所以爸爸才责备我，说我破坏了他们的交情。”亚辛摇着脑袋说。

“难道儿女离婚不会使要好的两个朋友疏远吗？”

“不过爸爸的朋友例外。”亚辛笑着说。

“哪里有甘心跟爸爸作对的人呢？”阿依莎也骄傲地说，“凭真主起誓，世上再没有他这样好的人了！”接着她又叹息了一声说：“我一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头发都要急白了！”

后来看到法赫米那样沉默，海迪杰有些不高兴，她认为用几句含蓄的话未必能唤醒他，于是打定主意，直截了当地说：

"我说，弟弟！当初你想娶马莉娅没能如愿，看起来还是真主对你的慈悲呢，对不对？"

法赫米又慌乱又难为情地望着她。大家立刻把目光移到他身上来，连凯玛勒也关心地看着他，不过谁也没吭声。这种深沉的缄默说明大家心中早就有这样的感觉，只是由于故作不知或者有意避讳才一直没有道破，现在竟被海迪杰大胆地一语道破了。法赫米一声不响地等待着别人来答复，仿佛这个问题是他提出来的似的。这时亚辛觉得不应当再沉默下去了，空气那样严肃，会使法赫米更加痛苦，于是就故作高兴地说：

"弟弟是真主的沃力，当然会得到真主的垂爱！"

"算了，算了，提那些旧事干什么！"法赫米简单了事地说，他感到难堪和烦恼。

"不光是法赫米哥哥没看透她，就是我们大家也全没看出她来！"阿依莎好象为哥哥辩解似地说。

"无论怎么说，过去反正我没同意过要法赫米娶她。当时我并不知道她这样坏，只是认为她不配弟弟。"海迪杰不愿承认自己眼拙，尽量为自己辩护说。

"算了，算了，提那些旧事干什么！"法赫米假装不以为然地重复着刚才的话。"随便她跟英国鬼子还是跟埃及人去吧，关我们什么事！"

这时亚辛心里暗自在琢磨马莉娅：她是怎样一个人呢？……从前他没有留心看过她，她只是在他的眼睛里一溜而过，后来法赫米看上了她，他对她就更没有过任何非分之想，直到她的丑事在这一家人中间宣扬开，她才引起他的注意。他久久地思考着：

她是个怎样的姑娘呢?他希望能好好地瞧瞧她,试探试探这个看中了到这里来是为了杀人而不是来调情的英国鬼子的姑娘。在谈话中间他只是为了附和别人才同样对她表示憎恨，实际上心里想到她的时候却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大胆的"放荡女人"和他仅有一墙之隔。他那宽大结实的胸膛中燃烧着的欲火使他产生了猎取她的野心。目前在这一带再没有比马莉娅更使他动心的女人,只是为了不愿使亲爱的弟弟更加伤心,他才仅限于遐想而没有采取行动。

"我们该回去了!"

听到易卜拉欣和哈利勒从外面楼廊上边谈边走过来的声音,海迪杰这样说了一句,站起身来。大家也随着站起来，有的伸着懒腰,有的穿衣服,只有凯玛勒依然待在原来的坐位上。他的心乱跳着,忧郁地望着堂屋门口。

六十七

艾哈麦德坐在账桌前面，伏在账本上专心致志地干着他的日常工作,暂时丢开了流血事件给他个人和大家带来的忧虑。他居然变得象喜爱欢乐的聚会一样地喜爱铺子了，因为这两种情况同样可以使他摆脱苦恼。铺子里整天忙着议价、买卖、收益以及其他一些日常的事务，一如既往的生活使他多少产生了一些信心,认为一切都会恢复原来的样子,恢复安宁与和平。和平呢?它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就是在铺子里，人们也悲伤地低声谈论着流血的消息。顾客们不再只是问价和买东西,他们总要传说一些消息,对一些事件表示惋惜。在大米口袋和咖啡豆

口袋中间可以听到谈论布拉克①的战场和艾斯尤特的杀人场以及抬着几十张灵床一起举行葬礼的情况；还可以听到一个青年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机关枪，企图跑进爱资哈尔大学的故事，说他如果不是立即中弹死去的话，身上一定会挨几十发子弹。他在企图逃避开这些消息和类似的血腥事件的地方，仍然不断地听到这些。在死亡威胁下，生活是多么痛苦啊！难道革命就不能迅速成功，使他本人和他的儿子免受伤害吗？他不吝啬自己的钱财，也不珍惜自己的感情，但要让他牺牲性命那可得另说。真主降给奴隶们的是什么样的惩罚啊！让生命轻易毁灭，鲜血横流！革命不是一种诱人的"娱乐"，它时时刻刻地威胁着他的安全，威胁着他那个"悖逆"的儿子的生命，他对革命的热情冷下来了，这只是对革命的过程，而不是对革命的最终目的。他希望独立，也盼望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回来，可是最好不通过革命、流血及其他可怕的手段。他的心随着喊口号的人们一起高呼，随着热情激昂的人们一起激动，但是他的理智却抵制着这个危及生命的洪流；他独行其是，而且毫不动摇，犹如一棵光秃的树桩一样。他是一个爱惜生命的人，让他等着老死吧。不管法赫米有什么信仰，也得让他和自己一样地终其天年。法赫米真是一个悖逆的儿子，他竟投身到这个洪流中去，连个救生圈也不带。

"艾哈麦德在家吗？"

随着这个声音，他觉得一个人仿佛被谁推进来似地闯进了铺子。他从账本上抬起头来，只见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站在铺子中间，朝着账桌眨着两只烂眼边的瞎眼睛。主人不禁喜上心头，脸上露出笑意，朝来人大声说：

---

① 布拉克是开罗市靠近尼罗河的一个区，为一七九八年拿破仑侵略埃及时所建。

“请过来，请过来，穆特瓦里谢赫，真是福星上门啊！”

谢赫的脸上带着自信的神色，身子一探一探地向前走来，好象骑着骆驼一样。主人从账桌后面探过身子来和谢赫握手。他紧握住谢赫的手低声说：“椅子在您右边，请坐吧！”穆特瓦里谢赫把拐棍靠在账桌上，在椅子上坐下，两手抚着膝盖，说：

“愿真主保佑你！”

“您的祷告太好啦，我多么需要这样的祝福啊！”主人由衷地说，然后转过身去招呼正在给一位顾客称大米的加米勒·汉姆扎维：“想着点，把谢赫的东西预备好！”

“谢赫的事忘不了！”加米勒·汉姆扎维回答说。

谢赫伸出手，仰着头，两片嘴唇不住蠕动，低声祷告起来，只听到他断断续续地发出“嘶——嘶——”的声音。然后他恢复原来的姿势，沉默了一会儿，又高声祷告说：

“首先赞颂领导之光①……”

“愿真主慈悲他和赐给他真正的平安！”主人热忱地附合说。

“我祈祷真主慈悲你那心地善良的父亲！”

“愿真主慈悲他！”

“我求真主赐给你全家美满，子孙幸福！”

“愿真主应允！”

接着，谢赫叹息了一声：

“我祈祷真主让我们的阿拔斯先生、穆罕默德·法里德和萨阿德·柴鲁尔帕夏重回到我们这儿来。”

“求真主答应我们的祷告！”

“求真主惩罚英国鬼子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罪恶。”

---

① 指穆罕默德。

“赞颂强有力的、赏善罚恶的真主！”

然后，谢赫咳嗽了一声，用手摸了一下面颊，说：

“我昨天夜里梦见你向我招手，所以一早起来就跑来看你了。”

“是啊，我现在正迫切需要您的祝福，愿真主加倍赐给您吉庆！”主人面带笑容地说，但不免露出忧愁的神情。

“我听说你在凡图哈门遇上点事，是真的吗？”谢赫脸朝着主人，同情地问。

“是啊。您听谁说的？”主人笑着问。

“我路过阿尼姆·哈米杜的油坊的时候，他叫住我跟我说：‘您听说英国鬼子把您的朋友艾哈麦德先生和我抓去当苦力的事了吗？’我听了心里一惊，仔细问他，他才大略地跟我说了一遍……”

于是，艾哈麦德又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学说了一遍。近几天来，他已经重复说了几十遍，可是仍然一点不厌烦。

谢赫边听边低声念着阿亚特·库尔希。

“你害怕了吗？孩子！你当时怎样害怕？告诉我……只有伟大崇高的真主最有力量和办法。不过，你以为这就万事大吉了吗？难道你忘记惊吓不会不留影响吗？我已经祷告了好久，求真主解救！那很好，但是你必须再佩上一道符！”

“一定要佩带。”

“求真主赐福我和我的妻子儿女。您说，这次惊吓会不会连及他们，穆特瓦里谢赫？”

“当然会！他们的心灵脆弱，经不住惊吓的影响！给他们每人请道符吧，符能消灾禳祸！”

“您是受真主赐福的人，穆特瓦里谢赫，我得跟您说说！真主

怜悯我，使我避开了一场凶险，可是还有另一桩灾祸威胁着我，使我寝食不安！”

“真主保佑，你还有什么事呀，孩子？”谢赫再一次把脸转向主人，同情地问。

“我的儿子法赫米……”艾哈麦德神情悒郁地望着谢赫，怨恨地咕哝说。

“愿真主保佑他……”谢赫两道白眼眉一扬，又象询问又象担心地祷告说。

“他开始不听我的话了，”主人痛心地摇着头说，“这也是真主的安排啊……”

穆特瓦里谢赫向前平伸出两手，仿佛要挡住灾难似的大声说：

“真主保佑，法赫米可是个好孩子。我非常清楚，他的天性善良。”

“他在这种流血的日子里，竟跟着那些年轻人一起胡闹起来。”艾哈麦德气愤地说。

“象你这样严厉的父亲，我想象不出你的哪个儿子敢不听从你的话。”谢赫诧异和不肯相信地说。

这句话刺伤了艾哈麦德的心，他胸中感到烦郁。他又觉得必须把儿子的悖逆行为说得轻一些，以免在谢赫面前，也是在自己的面前暴露自己的懦弱无能，于是他说：

“当然他倒没敢公开表示不听我的话，可是我一要他凭《古兰经》起誓不再参加革命活动，他就哭起来了；哭固然是哭，他可也没敢跟我说个‘不’字。您说我该怎么办呢？我既不能把他锁在家里，又不能到学校去监视他。我担心象他这样的青年会克制不住自己而加入眼下的风潮。您说我该怎么办？是吓唬吓唬

他，还是真的打他一顿？可是对于一个拿死都不当回事的青年，吓唬吓唬又有什么用呢？”

“他参加游行了吗？”谢赫摩挲着脸不安地问。

“没有。”主人抖了一下宽大的肩膀说。“在我追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只向几个朋友散发了一些传单。”

“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他是个温顺的孩子，这种事可不是他干的。难道他不知道英国鬼子是一群残暴的野兽吗？难道他不知道英国鬼子整天从早到晚屠杀不幸的埃及人吗？你得好好地劝劝他，让他认清黑暗和光明。你跟他说，你是他父亲，你爱护他，你为他担心。我在礼拜，特别是晨礼的时候一定为他祷告，另外，我再给他请一道特殊的符……我相信真主会帮助我们的！”

“屠杀的消息一直连续不断地传来，生活在这个可诅咒的时候要小心谨慎才对，可是有些人硬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迷住了心窍！”艾哈麦德忧郁地说。“谁也想不到卖牛奶的富利的儿子也牺牲了。我去吊了丧，安慰了那个可怜的父亲。那个小伙子出去送酸奶酪，路上碰见游行队伍，便身不由己地参加了进去。大约过了一个来钟头的时间，就在爱资哈尔地区遇到了祸事。这也是命中注定，只有伟大崇高的真主才有力量和办法。我们属于真主，我们必定只归依他①。他到了该回来的时候没回来，他父亲放心不下，就到主顾们那儿去打听，有的人说他把乳酪送来就走了，有的说他根本没来。后来在卖挂面的哈姆鲁沙那儿看到自己家的盘子和一些没送出去的酸乳酪。哈姆鲁沙告诉他说，那个小伙子把这些东西寄放在他那里，参加游行去了。可怜的富

---

① 《古兰经》第二章第一五六节，穆斯林听说有人死了就这样祷告，这里的“他”指真主。

利一听到这个消息简直跟疯了一样，立刻跑到加马利亚警察所去打听，那里的人要他到甘泉宫医院①去看看。到了那里，他在手术室找到了儿子，这才彻底弄明白了事情经过。我们到富利家里吊丧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他知道这孩子是为什么死的，他只当没生养他。虽说这样，我们看出他很痛苦，也听到他一家人在痛哭。可怜的小伙子牺牲了，可是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依然不能回来，英国鬼子也没有滚蛋。就是一块石头也该懂得这一点吧！可我那个聪明儿子竟……唉，依靠真主吧！只有等待真主慈悲。"

"我认识你说的这个小伙子，是富利的大儿子吧？"穆特瓦里谢赫难过地说。"他爷爷是个喂牲口的，当初我常雇他的驴子到艾布·苏欧德先生那儿去。这小伙子弟兄四个，他是富利最心爱的一个。"

这时加米勒·汉姆扎维第一次插嘴说：

"这年月人们真跟疯了一样，全都丧失了理智，连小孩子也一样。昨天我们那个福欧德跟他妈说，他也想参加示威游行去！"

"小孩子这样想，大孩子就这样做！你们福欧德跟我们凯玛勒两个人挺要好，又在一个学校里念书，你说他们俩会不会自作主张也偷着去参加一次示威游行？这个年月真是什么怪事都有！"艾哈麦德担心地说。

"那倒不至于。"加米勒·汉姆扎维有些懊悔方才不该失口，"我发现福欧德有这种想法，已经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至于凯玛勒，您就更用不着担心了，他来来去去总有乌姆·哈纳菲跟

---

① 建于一八二五年，是埃及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医院。

着。真主保佑，不会出什么事的。”

几个人全都沉默了，只有加米勒·汉姆扎维弄得纸袋沙沙响，在给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准备东西。接着，谢赫叹息了一声说：

“法赫米是个有见解的孩子，心里怎么能容忍这些英国鬼子呢？这些英国鬼子！求真主让我们如愿。你听说英国鬼子在阿齐兹亚和贝达雷西干的事情了吗？……”

艾哈麦德心里正烦乱着，没有心思打听这些事情，同时几天来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已经装满了耳朵，他估计也不会再有什么更新鲜的了，所以只是故作关心地扬了一下眉毛。谢赫接着说：

“前天我到阿拔希亚区阿米赖宫大街夏达德贝克·阿卜杜·哈米德家去，他留我吃了午饭和晚饭，我给他和他的家属画了几道符，是他跟我谈起了阿齐兹亚和贝达雷西的事情……”

谢赫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艾哈麦德问：

“您说的是那家有名的棉花商吗？”

“对，夏达德贝克·阿卜杜·哈米德是个大棉花商，你可能认识他的儿子阿卜杜·哈米德贝克·夏达德，他跟穆罕默德·阿发特先生很熟悉。”

“我记得，战前有一回穆罕默德·阿发特请客的时候见过他一次。”艾哈麦德一面思索着一面慢慢地说，“后来我听说，阿拔斯先生出国以后他也到国外去了。就是关于他的事吗？”

穆特瓦里谢赫象是急于要把关于阿卜杜·哈米德贝克·夏达德的事说完，好回到原来的话题上，于是很快地接口说：

“他一直在国外，带着妻子儿女住在法国，夏达德贝克总担心这一辈子恐怕见不到儿子了。”

谢赫又停了一下，接着他摇晃着脑袋，象唱赞圣诗似地拿着腔调说：

“有一天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人们正在睡梦中，几百名全副武装的英国鬼子包围了阿齐兹亚和贝达雷西这两个市镇。”

这句话特别引起了艾哈麦德的注意。人们正在睡梦中，英国鬼子包围了这两座镇市？驻扎在我家门口的那些鬼子不是跟包围这两座市镇的那些鬼子一样吗？他们已经侵害过我了，他们还会有什么坏主意呢？

谢赫拍打着膝盖，好象为自己打拍子一样接下去说：

“他们闯进两个镇长的家里，缴了他们的武器。然后闯进内宅，抢劫细软首饰，抓住妇女的头发往外拖她们，女人们哭叫求救，可是谁来搭救她们呢？真主，你怜悯怜悯这些软弱无力的奴仆吧！”

闯进两个镇长的家里？镇长不是政府任命的官员吗？我既不是镇长，我的家也不是镇长住宅，我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这些鬼子会把我这样的人怎么样呢？他仿佛看到艾米娜被鬼子抓住头发往外拖的情景。难道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那可真得叫我发疯！

谢赫摇晃着脑袋继续讲下去：

“他们强迫两位镇长给他们带路，到镇内财主家去。他们闯进人家，砸开房门，抢夺一切值钱的东西，罪恶地侮辱妇女，还开枪打死了许多企图反抗他们的妇女，男人没有一个没遭到他们毒打的。直到他们离开这两个市镇的时候，所有的值钱东西都被洗劫一空了，女人没有一个幸免。”

所有的值钱东西倒无所谓，女人没有一个幸免那可不行，真主的慈悲哪儿去了？真主的惩罚又哪儿去了？洪水泛滥，努哈方

舟,① 穆斯塔法·卡米尔，这些你想想看！造下这样的灾难，你和他们岂不是不共戴天！他们犯下的是什么样的罪恶！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干?！

谢赫再一次拍打着膝盖接着说下去，他那颤抖的嗓音好象是哀嚎一样：

“他们把汽油倒在那些茅屋上,在两个市镇上放起火来。全镇的人都惊醒了,人们吓得发疯一样地逃出自己的家门,到处是喊叫声和呻吟声,烈火四下蔓延,两座市镇立时变成了火海。”

“哎呀,创造天地的真主！”艾哈麦德禁不住呼喊道。

“这些鬼子还在这两个燃烧着的市镇周围布下了警戒线,埋伏下来，等候着惊慌逃命的不幸居民以及跟在人们身后逃出来的猫、狗、羊。等到这些居民一跑过来，他们就截住男人拳打脚踢,抓住妇女强奸,抢劫首饰,哪一个不依从就用枪打死；要是有的丈夫、父亲或者兄弟打算救助她们,就朝他们开枪。”

接着,穆特瓦里谢赫对听呆了的艾哈麦德拍着巴掌,高声嚷道：

“他们还把剩下的人赶到附近兵营,强迫他们在早已准备好的文件上签字,要他们承认一些莫须有的罪状,承认英国鬼子对他们这种惩罚是罪有应得。艾哈麦德先生，这就是阿齐兹亚和贝达雷西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英国鬼子在我们这儿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暴行。真主,你睁开眼睛看看吧！真主，你睁开眼睛看看吧！”

他说完，两个人全都忧郁地沉思起来。这时加米勒·汉姆扎维打破沉默,高声说：

“真主是存在的！”

---

① 即诺亚方舟。

"对，真主是无所不在的！"艾哈麦德用手比划着四方，附和伙计的话。

"你跟法赫米说，"谢赫对艾哈麦德说，"穆特瓦里谢赫劝告他远离这种凶险。你告诉他，一切事情都依靠真主——养育人的真主吧，只有真主能够消灭英国鬼子，就象真主从前消灭一切触犯他的人一样！"

接着，谢赫转过身去拿起拐杖。艾哈麦德向加米勒·汉姆扎维作了一个暗示，伙计把礼物放在谢赫手上，然后扶着他站起来。谢赫和两个人握过手，边往外走边说道：

"'罗马人已败北于最近的地方。他们既败之后，将获胜利！①'伟大的真主说得对！②"

六十八

天快亮了，曙光透过黎明前的黑暗慢慢显露出来。肖卡特家打发女佣人从甘露街跑来报信，告诉艾米娜：阿依莎临盆了。艾米娜正在厨房里做早饭，她赶忙把手上的活儿交给乌姆·哈纳菲，自己跑上楼去了。乌姆·哈纳菲有些不高兴，这也许是她在这个家里当女佣人以来第一次感到不满：难道她就没有权利去照顾阿依莎生孩子吗？她完全有这种权利，她和艾米娜同样有

① 见《古兰经》第三十章第二至三节，故事是叙述罗马人和波斯人在约旦河附近作战失败，当时麦加的古莱氏人因与波斯同为多神教徒，对信一神教的罗马人幸灾乐祸，信一神教的穆斯林则感到忧郁。这节《古兰经》是鼓励信仰一神教的穆斯林的士气。

② 念《古兰经》后的祷告词。

这种权利；生阿依莎的时候是她接的生，又是她把她照看大的。这个家里的孩子都有两个母亲，一个是艾米娜，另一个是乌姆·哈纳菲。在这个紧张的时刻，她怎么能够不在她的女儿身边呢？你还记得你生孩子的情况吗？那时住在托姆巴克希亚的一所房子里，半夜了，你丈夫和往常一样还没回来，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只有邻居的乌姆·哈萨尼娅来顾照你一下。啊，现在乌姆·哈萨尼娅在哪儿？她是不是还活着？接着，哈纳菲在她痛苦的呻吟中降生了，后来又在她痛苦的哭喊中死去。他死时还在襁褓中。假如他活着，现在也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了！我家小姐在那儿忍受痛苦，却让我留在家里做饭。艾米娜心里充满了恐惧和喜悦。她亲身经历过这一天，那时心里第一次充满这种激动的感情。啊，阿依莎要生第一个孩子了，阿依莎要当母亲了，就象她当年生海迪杰当了母亲一样，生命就是这样永无休止地延续着。她来到丈夫跟前，恭顺地把这个喜信告诉他。这一次她表现得更加拘谨，只在语气中流露出迫切要到女儿那里去的愿望。丈夫静静地听她说完，然后吩咐她快去，不要耽误。她匆匆忙忙地换好衣服，觉得生孩子这件事竟给她这样怯懦的女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艾米娜走后不久，三个兄弟醒来后听说了这个消息，互相询问地望着，脸上露出欢喜的神色。阿依莎也要做母亲了？这不是稀罕事吗？不，这没什么奇怪的，妈妈生海迪杰的时候比她年纪还轻呢！妈妈去是要亲手把孩子取出来吗？两个哥哥笑起来。对我来说，这是个预告，那个臭娘儿们也快要生孩子了！你说的是谁？宰奈白。唉，可别叫爸爸听见你这样说！阿依莎作母亲了，我也快要作父亲了。我也要当舅舅和叔叔了。喂，凯玛勒先生，你也要当舅舅和叔叔。今天我要请一天假，到阿依莎姐姐那儿去。那好啊，吃早饭的时候我就跟爸爸说！啊，我们需要更

多的人，让英国鬼子休想再欺负我们软弱。你今天不去上学也没什么，这一个多月来有四分之三的小学生都在罢课。你就跟爸爸这样说去吧，他听了你的理由，要不把蚕豆盘子扔到你脸上才怪哩。哈，小娃娃快生了，再过一两个钟头爸爸就当外祖父了，妈妈就当外婆了，我们也都当舅舅了，这真是一件大事啊！在这一刻世界上要有多少孩子出生呀？又有多少人死亡？咱们应当给外婆送个信去。假如我今天不去上学，我就到霍兰菲谢胡同去给外婆送信。听我们告诉你，上学的事你用不着费心思，只要你跟爸爸说去给外婆送信，准保会答应你的。唉，也许阿依莎现在正在痛苦呢，可怜的妹妹，金头发蓝眼睛都无助于你减轻临盆的痛苦。真主，保佑她平安吧，果真她能平安，我们愿意焚香燃烛施舍冷饮。她将生个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是男孩子好还是女孩子好？当然是男孩子好，不过她可能生个和妈妈一样的女孩子！为什么不生一个和爸爸一样的男孩子呢？哈哈！等到我放学回来的时候，小娃娃已经生出来了，我一定看不到是怎样出来的了。你要看看他是怎样生出来的吗？那当然！你干吗这样关心呢，又不是你的儿子！凯玛勒听了这个消息最为激动，他的理性、心灵和幻想都被这个小娃娃占据了，假如不是害怕监视他的教导主任会把他的行为记下来告诉父亲的话，他一定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要逃学跑到甘露街去。他身在学校，心却早已飞到了甘露街去探听几个月来他一直等候着的那个新降生的人，幻想着那个小娃娃如何装在肚子里的秘密。记得他不满六岁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次大猫下小猫。当时他听到大猫在晒台上嗷嗷叫唤，便跑到那里去，只见大猫痛苦地蜷缩在常春藤花架下面，两只眼睛都凸出来了。接着他看到它身上露出一块红红的东西，吓得他往后一退，大声喊叫起来。这个记忆不停地浮现在他

的脑际，又引起往日的惊惧，厌恶和不安象浓雾一样包围着他。但是他不肯向这种害怕心理低头，他认为大猫和阿依莎毫无共同之处，人和其他动物有着天渊之别。那么这时候甘露街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阿依莎身上究竟有什么新奇的变化呢？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无法得到答案。下午，他一离开学校就朝甘露街跑去。

他呼哧呼哧喘着气跑进肖卡特家的院子，朝内宅走去。这时他顺便往外客厅里瞥了一眼，没想到竟和父亲的目光碰到一块。父亲坐在那里，两手按在立于两腿间的手杖柄上。他瞪大眼睛僵立在那里，一动不能动，仿佛中了催眠术一样。他说不出来为什么只感到自己犯了过错，他畏惧得感到浑身发凉，待在那里等候惩罚。直到艾哈麦德转过脸去和身边的人说话，他才咽了一口唾沫，把目光移开。这时他看到易卜拉欣·肖卡特、亚辛和法赫米全在客厅里，于是他一溜烟地跑到里面去了。他连跑带跳地上了楼梯，跑到阿依莎的那套房间，推开半掩着的房门走了进去，看见姐夫哈利勒·肖卡特正在堂屋里站着。卧室的门紧紧地关着，从里面传出说话的声音，他听出有母亲和肖卡特寡妇，另外还有一个人的声音听不出是谁。他向姐夫问好，然后笑眯眯地望着姐夫问：

"阿依莎姐姐生了吗？"

"轻一点！"姐夫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警告说。

凯玛勒看出他不欢迎自己多嘴，甚至不欢迎自己赶来，这和以往的情况大不相同，因而觉得很难堪，并且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他要朝关着的房门走去，但是哈利勒用近似呵斥的语气喊住他：

"别去！"

他转过身来望着姐夫，好象不明白为什么制止他。这时哈

利勒急忙断然地说：

“下去吧，好弟弟，到楼下玩去！”

孩子的心都碎了，不情愿地慢慢退回来。他焦急地盼望了一天，却这样不被看重，心中十分难过。他刚走到堂屋门口，就听到从紧闭着的卧室里传出一种奇怪的呻吟，开始时声音又尖又高，接着变得粗重、嘶哑，最后只剩下喉咙里的微弱的凄惨的咯咯声。这哀怨的呻吟中断了一下，好象换了一口气，接着又响起来。他乍一听这个声音很陌生，似乎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可是细一听却从中分辨出一种柔和的声调，毫无疑问这是阿依莎的声音，也可以说是阿依莎遭受痛苦的声音。那声音接连不断，他听了一会儿更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浑身都颤抖起来。他想起以往看到的那只大猫的情形，随后联想到姐姐痛苦地蜷缩在那里的样子。他回过头去看姐夫，只见哈利勒两只手一会儿攥紧，一会儿伸开，嘴里咕哝着：“宽厚的真主，慈悲的真主！”于是他又想象着阿依莎的身子一屈一伸的就象哈利勒这两只手一样。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哭着向外跑去。他刚走到内宅门口，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他抬头一看，只见一个黑人女仆急急忙忙下楼来，看也没看他就跑到门口，站在那里呼唤她的主人易卜拉欣。大姐夫立刻来了，她对他说：“感谢真主，大先生！”此外再没说什么，也没等候他的吩咐，就毫不迟疑地转身又跑上楼去了。易卜拉欣喜气洋洋地回客厅去了，剩下凯玛勒一个人待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易卜拉欣很快又回来了，后面跟着艾哈麦德、亚辛和法赫米。凯玛勒闪到一边让他们过去，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也跟在他们后面上了楼。哈利勒在屋门口迎候着，这时父亲对他说：

“感谢真主，全都平安吧？”

“感谢真主，就算不错……”哈利勒忧心地喃喃地。

“怎么？”艾哈麦德关心地问。

“我得请大夫去……”哈利勒低声回答。

“是孩子么？”艾哈麦德不安地问。

“不，是阿依莎！”他否定地摇摇头说。“她的情况不大好，我马上去请大夫。”

他说着走了，把忧郁和不安留给了人们。接着易卜拉欣请大家到客室去坐，几个人默默地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肖卡特寡妇来了，她笑容满面地向他们问好，这使他们多少放了些心。接着，她坐下来说：

“可怜的孩子折腾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可是我敢担保，不要紧，待一会儿就会缓过来的。不知道哈利勒今天怎么这样胆小，他从来没有这样过，其实用不着请大夫。”接着她压低声音，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一切听凭真主，真主就是大夫！”

艾哈麦德再也不能保持平素在子女们面前摆出的那种威严和冷酷，他带出明显的不安问：

“她怎么样了？我看看她行吗？”

“等一会儿吧。”老太太笑着说，“她很好，一点事儿没有，都是我那个傻儿子平白无故地闹得你们不放心。”

艾哈麦德的一颗心在宽阔健壮的胸膛里，在威严可畏的仪表之下忍受着折磨，两只呆滞的蓝眼睛里凝着泪花……心爱的女儿有什么意外吗？为什么要请大夫？为什么老太婆不让我去看她？说老实话，我，特别是我的温和微笑和体贴言语，一定能减轻她的痛苦。出嫁，丈夫，痛苦！她在我家里从没吃过一点苦，漂亮的姑娘，心爱的女儿，求真主怜悯你！子女们受到伤害的威胁，破坏了我的生活趣味！法赫米，看他那抑郁的样子，好象也很焦虑，

可是他能理解这种心情吗？他怎么能理解做父亲的心呢！这个老太婆那么平静而有信心地说都怨她的儿子平白无故地闹得我们不放心。真主，但愿如此！真主，你最了解我，愿你解救我的女儿，就象你从英国鬼子手里解救我那样！我的心受不了这种折磨，只有期待真主的慈悲，使我的子女摆脱一切厄运，否则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身上插着一把锋利的刀子，寻欢作乐又能有什么趣味呢？！我的心为他们祈祷安全，因为这是一颗慈父的心，若被这些事情烦扰着就感受不到任何乐趣。我还能高高兴兴地去参加晚上的欢聚吗？当欢笑的时候，我希望那欢笑是出自平静的内心。这颗悬念的心好象是扯紧的弓弦一样。只是法赫米，就象牙疼一样搅得人痛苦不安！消灭世上的痛苦吧，这对真主来说并不是难事。消灭世上的痛苦吧，哪怕只是短短的一刻也好。让我在世上欢喜地看着他们吧，那样我才能欢笑、玩乐和歌唱。噢，最仁慈的真主，你保佑阿依莎吧，最仁慈的真主！

哈利勒去了约莫二十分钟的工夫，陪着大夫回来了，他们急急忙忙走进卧室，随手关上了房门。艾哈麦德知道他们来了，就站起来走到客厅门口，站在那里望了一会儿紧闭着的房门，然后又回到原来位子上坐下。这时肖卡特寡妇说：

“等一会儿听大夫一说，你就相信我的话了！”

“愿真主保佑！”艾哈麦德仰着头喃喃地说。

他很快就可以了解实际情形，无论如何总会有个结果。他的心不停地迅速跳着，忍耐吧，只再等一会儿就行了。他坚决信仰真主，毫不动摇，那么就把自己的事情交给真主吧！不管大夫在里面呆多久，总要出来的，那时他就可以问个究竟。大夫？女人生产请大夫？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把一切暴露给一个男人，难道不是这样吗？谁让他是大夫呢！有什么办法？最重要的

是求真主消除她的灾难，我们向真主祈祷平安吧。这时艾哈麦德在忧心之外又感到丢脸和愤懑。大夫进去了二十多分钟，卧室的门开了，艾哈麦德站起来，径直走到堂屋，儿子们在后面跟着。大家把大夫围了起来。原来这位大夫和艾哈麦德认识，他微笑着和艾哈麦德握了握手，问过好，然后郑重地说：

"他们请我来说是看母亲，可是我看真的需要关心的倒是孩子。"

一个钟头以来艾哈麦德这才舒了一口气，他脸上露出温和的微笑，说：

"现在我才算放心了！"

"怎么？"大夫带着诧异的神色说，"你就不关心自己的外孙女吗？"

"做外祖父的对外孙女还能尽多大的心呢……"艾哈麦德笑着说。

"孩子能活吗？"哈利勒问。

"寿命是由真主决定的。"大夫毫无表情地说，"我发现她的心脏跳动得很微弱，可能活不过今天晚上。如果能平安度过今天晚上，就算过了危险期。不过，我估计这孩子的寿命不会太长，最多活到二十岁……可是，这话也不敢说一定，寿命只有真主来决定。"

大夫走后，哈利勒望着自己母亲，嘴边挂着一丝苦笑，说：

"我打算用您的名字给这孩子取名叫纳依玛。"

"大夫都说寿命是由真主决定的，难道你对真主的信仰还不如他！"老太婆挥着手责斥儿子说。"就给孩子起名叫纳依玛吧，为了尊重我，应当给她起名叫纳依玛。求真主慈悲，让她象奶奶一样长寿！"

这时艾哈麦德心里说：这个浑蛋小子，平白无故地把大夫请到家里来看自己的媳妇，真是混蛋！他禁不住感到恼火，但他却隐藏住怒气而用温和的口吻说：

"不错，人在担心害怕的时候头脑就昏了，可是你多少也应当考虑一下呀，怎么能随随便便地把陌生人领到家里来看你媳妇呢？"

哈利勒没有回答，他转着眼睛看了一下周围的人，然后郑重其事地说：

"大夫的话，可千万不能让阿依莎知道！"

六十九

"马路上怎么回事？"

艾哈麦德说着急忙地从账桌后面站起来朝铺子门口走去，加米勒·汉姆扎维和一些顾客随在后面。奈哈西大街并不是一条清静的大街，也可以说是一条很不清静的大街，嘈杂的声音夜以继日，没有一刻停止。这条喧嚣的马路上充满小贩的吆喝声，顾客的还价声，商人的招徕生意声，以及过路行人的说笑声，所有这些人都扯开嗓子喊着，以至发生什么特殊事情也不会引起人的注意。除了这些嘈杂的声音以外，还不时有公共马车驶过的辚辚声，或是载货车子的隆隆声，一句话，这条马路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候。但是这时突然爆发一阵喧嚣，开始时象是从远方传来的波涛声，继而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最后变得好似狂风怒吼，席卷整个这个地区。这声音就是在这条嘈杂的马路上也是很少有的。艾哈麦德以为又是革命的游行队伍，近几天来人们

一听到嘈杂的声音总要这样想，但是这些声音中却隐隐夹杂着好似办喜事的唱礼声，他不禁纳闷地走出铺子。他刚一走出铺子，就遇见街长匆匆走来，喜气洋洋地对他大声说道：

“你听说好消息了吗？”

“没有，什么好消息？”艾哈麦德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事，眼睛里却露出了喜色。

“萨阿德帕夏被释放了！”街长兴奋地说。

“真的吗？”艾哈麦德禁不住大声问。

“阿伦比① 刚刚发表公报，宣布了这个喜信。”街长毫不含糊地说。

紧跟着两个人拥抱起来，艾哈麦德心里十分激动，眼睛里噙着泪花。然后他克制住激动，脸上带着笑说：

“阿伦比发表的公报一向都是警告，从来没有过好消息，今天是什么力量使这个老家伙也有了改变呢？”

“只有真主是永恒的！”街长说。

街长和主人握了握手走了，他边走边大声喊着：“大哉真主，大哉真主！胜利属于信仰真主的信士！”

艾哈麦德站在铺子门口看着马路上，怀着孩子般的天真和喜悦心情欣赏着这个幸福的消息在每个角落引起的反应。商店门口站着老板和顾客，人们互相祝贺；住户的楼窗口挤满了孩子，里面传出妇女们的欢呼声。奈哈西街、萨加区和法官公馆等地自发地结成了许多游行队伍，万众一心地欢呼：“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万岁！”“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万岁！”宣礼员站在尖塔

---

① 埃德蒙·亨利·辛曼·阿伦比(1861—1936)，英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埃及远征军司令，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年任英国驻埃及和苏丹的总督。

的最上层的栏杆里赞颂真主、祷告和欢呼。几十辆车子载着几百个穿着米拉叶的妇女驶过，她们边舞边唱，反复唱着民族解放的歌曲。一眼望去铺天盖地到处是人，更确切地说到处是欢呼的人群。欢呼萨阿德•柴鲁尔帕夏的声音从各个角落升起，仿佛空气变成了一个不停地旋转的巨大唱片，反复地放送着萨阿德•柴鲁尔帕夏的名字。人们互相传述着一个消息：驻扎在各路口上的英国鬼子正在拔营，准备开回阿拔希亚区去。激动人心的消息接踵而来。艾哈麦德从来没见过这种情景，他那两只明亮的眼睛接应不暇，激动的心怦怦跳着，并且暗暗随着那些跳舞的妇女唱着："侯赛因呵！侵略者滚蛋了！"这时加米勒·汉姆扎维凑到主人耳边低声说：

"各家铺子都挂起国旗来了，还奉赠冷饮！"

"咱们也照办！你看着安排吧，要比他们办得更好！"艾哈麦德激动地说；接着他又用颤抖的声音叮嘱："把萨阿德·柴鲁尔帕夏的像片挂在台斯迷的镜框下面。"

加米勒·汉姆扎维犹豫地望着主人，谨慎地说：

"挂在那儿太明显了，外边都看得见。是不是再等一等看，等平静下来再说？"

"恐怖流血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主人不在乎地说，"你没看见游行队伍大摇大摆地从英国鬼子面前走过去也没事吗？挂上去，一切都依靠真主！"

恐怖流血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是么？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已经获得自由，也许他正在去欧洲的途中。只差一步，也可以说只差一句话我们就可以取得独立了。在游行中欢呼代替了过去的枪声，活下来的人们成了幸运的宠儿，他们平安地冲出了血腥镇压。愿真主怜悯那些光荣牺牲的烈士吧！那么法赫米呢？他已

经摆脱了那难于估量的危险。感谢真主，赞颂真主，他得救了！的确，法赫米得救了！你还等待什么呢，赶紧朝拜真主——养育你的真主去吧！

傍晚，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的喉咙都嘶哑了，说明他们整天都在欢呼。这是一个幸福的傍晚，一言一笑或是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了这种幸福。就连艾米娜的心中也和儿子们一样，为了和平的恢复和萨阿德·柴鲁尔帕夏的重获自由感到无比的高兴。

"我在阳台上看到的那种情景真是从来也没见过，我想，难道是末日来到了？难道是真主摆下了天秤① ？难道这些妇女们都发疯了？我的耳朵里一直响着她们的欢呼声：'侯赛因！侵略者滚蛋了'！"

"那是她们在给快要撤退的英国鬼子送行，就象摔破罐子送讨厌的客人一样。"亚辛抚弄着凯玛勒的头发笑着说。

凯玛勒呆呆地看着哥哥，一声不响。艾米娜接下去问：

"真主到底使我们如愿了，对不对？"

"那还用说！"亚辛回答，然后望着法赫米问道："你说呢？"

"假如英国鬼子不接受我们的要求，那他们决不会释放萨阿德帕夏！"法赫米带着天真的快乐说。"他不久就要到欧洲去了，他会争得独立回来，这是人人确信的事情。不管以后怎样，一九一九年四月七日总应该算是革命胜利纪念日。"

"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呀！"亚辛说，"公务员居然公开参加了游行！我真没想到我会有那么大的力气，能够走那么远的路，喊出那么高的声音！"

---

① 伊斯兰教说法，末日是世界毁灭的日子，真主将使人类先毁灭而后复活进行清算。天秤就是真主用以清算人类善恶的工具。

"我要是能够看到你激动地喊口号有多好！"法赫米笑着说，"亚辛居然会参加游行，会激动地喊口号，这真是不寻常的事情！"

的确，这一天真是一个新奇的日子，亚辛被汹涌的人流裹走，浮荡在翻腾的浪潮上面，好象一片轻飘飘的树叶一样。他被浪潮裹着到处奔流，以致他几乎不相信自己还能恢复原来的意志，还能回到安静的守望塔上，从孔眼中平静而漠不关心地观望着这些情景！他在法赫米的提醒之下又回忆起参加游行的情况来，他用异乎寻常的声调说：

"我们走在人群中间，说也奇怪，每个人都忘掉了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新人似的！"

"你是真的感动了吗？"法赫米正经地问。

"真的，我为萨阿德帕夏欢呼，喊得嗓子都哑了，我的眼睛里不住地涌出眼泪。"

"你是怎么参加游行的？"

"我在学校里一听说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获释的消息，心里高兴极了，这不正是我所期待的吗？这时有的老师提议出去参加大游行，我本来不打算跟他们一块儿去的，我准备偷偷地回家来，可是又不得不跟着他们走，心里只想找个机会溜掉。你问以后怎么样了吗？我发觉自己是在拥挤的人海中，被热情包围着，我不自主地忘掉了自己，卷入这个洪流。请你相信，我和人们一样那么热情、激动和充满了希望。"

"真叫人不可思议！"法赫米摇着头咕哝说。

"你以为我是一个没有祖国观念的人吗？"亚辛高声笑着说，"不，我只是不喜欢那样一味死心眼儿和乱喊乱叫，我认为应该把爱国和爱和平协调起来！"

“假如这两件事不能协调又怎么办呢？”

“那我先要和平！”亚辛毫不迟疑地笑着说，“我得先顾自己，我觉得并不一定非要我牺牲性命国家才能幸福。愿真主开导我，我决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但是只要我活着我就会爱国！”

“这才是聪明人呢！”艾米娜说，接着她看着法赫米问：“难道你不同意吗，孩子？”

“当然同意。”法赫米不动声色地说，“妈说得对，他真是个聪明人！”

在这种场合凯玛勒本就不甘心缄默，何况今天在学校所演的那场重要的戏又使他那么兴奋，于是他插嘴说：

“我们也游行了。校长说我们年纪都还小，要是到学校外边去参加游行，会被人们踩着的，他让我们在学校操场上举行示威游行。我们就集合在学校操场上，说着他高喊了一声，‘萨阿德·柴鲁尔帕夏万岁！’我们喊了好半天，也没再上课，因为老师们都到外面参加游行去了！”

“你那些鬼子朋友可都走了！”亚辛嘲笑地看了他一眼说。

“去他们的吧！”

凯玛勒毫不思索地这样说。其实这并非他心里的真实情感，他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为了顺应当前的情况，另一方面是不肯甘受亚辛的奚落。他心里正忍受着痛苦，他没有忘记当他放学回来的时候，怎样站在原来军营所在的空地上，眼里噙着泪花忧郁地默默巡视着那里的各个角落，只感到惶惑和伤心。今后在较长的时间内，他也不会忘记在两宫之间路边上举行的茶会，他的歌声所博得的赞许，那些士兵，特别是朱里央对他的喜爱，以及他同那些他认为比别种人优秀的先生们的友谊。这时母亲

说：

“萨阿德帕夏真是个有福气的人，全世界都在欢呼他的名字，就连我们的阿拔斯先生当年也没有受过这样的欢迎。不用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士，因为真主只帮助信士。他居然能战胜连齐柏林飞机都不怕的英国鬼子，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胜利呀！这个人一定是在盖德尔夜里[①]生的！”

“您喜欢他吗？”法赫米笑着问。

“只要你喜欢他，我就喜欢他。”

“这样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法赫米摊开两手，不高兴地蹙着眉头说。

母亲似乎不好意思地叹了一口气，说：

“我每逢听说一个不幸的消息，就十分痛心。我常想：假如萨阿德帕夏不闹革命，哪儿会有这些事呢？虽然如此，可是大家都喜欢他，所以说真主也必定喜爱他！”说着她又长叹了一声，“我真为那些受伤和牺牲的人难过，有多少母亲现在正在痛哭啊！有多少母亲会为今天的欢庆更加感到悲伤啊！”

“其实一个真正爱国的母亲会为儿子的壮烈牺牲而高兴的！”法赫米向亚辛使了一个眼色说。

“真主，你听听我儿子说的这是什么话吧！”母亲用手捏着耳垂[②]大声说，“母亲会为儿子牺牲而高兴？！哪儿有这种事？世界上会有这种事吗？恐怕只有地下的魔鬼世界才会这样吧！”

法赫米哈哈地笑了一阵，然后想了一下，两只眼睛闪烁着光

---

① 《古兰经》上说，伊斯兰教历九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夜里的吉祥超过一千个月的吉祥，因此被叫做“盖德尔夜”，即“圣夜”。

② 埃及的一种习惯动作，表示惊讶。

芒，说：

“妈妈！我告诉您一个重要的秘密吧，现在也该公开了：我早就参加过示威游行，已经直接同死神打过交道了！”

“你？不可能。”母亲不相信地望着儿子，嘴唇上泛起一丝不明显的笑意说，“你是我身上的肉，你和我心连心，我知道你不会象别人那样。”

“凭伟大的真主起誓，我说的是真话。”法赫米对母亲笑着，肯定地说。

她收敛起笑容，失神地睁大两只眼睛望望法赫米又望望亚辛。亚辛也正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弟弟。接着，她咽了一口唾沫，喃喃地说：

“真主，我怎么能相信我的耳朵呢？”然后她慌乱而又痛苦地摇了摇头：“你呀！”

他原也预料到母亲听说这件事会吃惊，可是没想到她会惊慌到这种程度，因为现在他承认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什么危险了。于是他对母亲说：

“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且再也不会有那种事了，您何必这样担心呢？”

“别说啦，你一点也不知道心疼自己的母亲，愿真主饶恕你。”她毫不容情地责备说。

法赫米窘困地笑着。这时凯玛勒狡黠地笑着对母亲说：

“您还记得那天我告诉您说，放枪的时候我躲到点心铺里的事吗？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他了，他嘱咐我别跟任何人说我看见他了。”然后他望着法赫米，关心和期待地问：“法赫米哥哥，你跟我说说游行的时候你都看见什么了？是怎样打起来的？人们是怎样被打伤打死的？你放枪了吗？”

“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且再也不会有那种事了。”亚辛插进来对母亲说。“我看更要紧的是应该感谢真主保佑他平安。”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母亲冷冷地问亚辛。

“不！”亚辛急着地说，“凭我死去的母亲……”接着他又赶忙改口说：“凭我信仰和养育我的真主起誓，我一点也不知道！”

接着他站起来，走到母亲身边，手抚着她的肩膀温和地说：

“您怎么在应该担心的时候很放心，到了应该放心的时候反倒担起心来了呢？感谢真主吧，危险过去了，和平恢复了。看，法赫米不是好好地在您眼前吗？”说着他笑了；“从明天起，我们可以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开罗大街上随便行走了，用不着害怕什么，也用不着担心什么。”

“妈，我劝您不要平白无故地自寻苦恼。”法赫米郑重其事地说。

艾米娜叹了一口气，她想要说什么，但是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她苦笑了一下，表示接受了儿子的劝告，然后低下头去，为的是隐藏住眼睛里的泪花。

七十

这天夜里法赫米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向父亲去赔罪。第二天早晨，他决意毫不迟疑地去执行夜里的决定。他在违背父命的这个时期中对父亲并没有反抗或恼怒的情绪，心里只觉得好象犯了罪过一样，他那颗对父亲唯有知道服从和信赖的心，忍受着这种负疚的压力。不错，他没有直接顶撞过父亲，但是他的实际行动却违背了父亲的意志，并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

况且，在父亲把他叫去的那一天，他拒绝起誓，还用哭来表示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服从父亲的意志。所有这一切，虽然动机是无可指责的，然而他却因此变成了一个不孝的逆子。他不情愿承受这个恶名，也承担不了这个恶名。过去，他所以没有急于向父亲赔罪，是担心不但得不到宽恕，反而会招出更多的麻烦来。因为那样他估计父亲一定会再一次叫他起誓，以弥补过去的错误，他也必然要再一次拒绝，结果他去请求宽恕反而越发使父亲认为自己忤逆。今天情况已经不同了，他心里充满了胜利的欢快，全国人民都陶醉在成功的幸福中，因此他要立刻消除自己和父亲之间的隔阂，一刻也不能再让它存在。他想，只要向父亲赔罪，一定会得到宽恕，然后他就可以得到完满的真正幸福。早饭前一刻钟的光景，他走进父亲的房间，这时父亲正在一面折迭礼拜垫，一面嘟嘟囔囔地祷告。不消说，父亲已经理会到他进来了，但是父亲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走到沙发前面坐下，看也没看他一眼。过了一会，他看到法赫米站在门口带着慌乱和畏怯的样子，就用冷酷的眼光不解地看着他，仿佛说："站在那儿的是谁呀？来干什么？"法赫米克制住自己的慌乱，悄悄地走到父亲跟前，必恭必敬地弯下身去拿起父亲的手吻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他才用令人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您早，爸爸！"

父亲仍旧沉默地注视着他，仿佛没有听见儿子的问候。法赫米慌乱地垂下眼睛，懊悔地咕哝说：

"我很难过……"

父亲一声不响，坚持沉默着……

"我很难过，几天来我心里一直不能平静，自从……"

他发觉这样说必然要提起他一心想躲避的那件事，于是就

停住没往下说。没想到父亲却不耐烦地冷冷地问：

“你要干什么？”

沉默到底打破了，法赫米非常高兴，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并没感觉到父亲的语气的冷酷。他恳求地说：

“我请求您饶恕……”

“从我这儿滚开！”父亲呵斥说。

法赫米感到失望，他再也打不起精神，只是说：

“只要能得到您的饶恕我就走……”

“我饶恕！我为什么不饶恕？”父亲突然改用讥诮的口吻说，“你又没犯触怒真主的罪过！”

听到父亲这种讥诮的口吻法赫米更加高兴了，因为他知道父亲的讥诮就是饶恕的先声。父亲如果真地生气，一定会拳打脚踢或者痛骂，也许连打带骂。讥诮是怒火平息的预兆，你该抓住这个机会说话。说话吧！拿出你准备当律师的口才来，这是个好机会！说吧！响应祖国的号召，并不违背您的意愿。我并没作什么别的，我只是尽一点爱国的责任，在朋友中间散散传单。在朋友中间散散传单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怎么能和那些轻生的人相比呢？我明白您的意思，您完全是为我的生命担心，而不是不愿意为祖国尽义务，所以我才尽了一点义务。事实上，我相信这决不违反您的意愿。

“真主证明，我决不敢违背您的意愿！”

“废话！”父亲忿忿地说，“现在没有必要再违背我的意愿了，你又跑到我这儿来假装顺从，为什么昨天你不来向我赔罪？”

“全国人民处在流血的苦难中，我痛心得顾不上。”法赫米忧郁地说。

“顾不上向我赔罪？”

"不是，是顾不上自己的事了！"法赫米激动地说。接着，他压低声音说："如果您不饶恕，我就生活不下去了。"

父亲沉着脸，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他又生起气来，其实他是要掩饰听了儿子的话心里所感到的高兴。这才象话，不然还成话吗？小伙子挺会说话呀！真有点口才，不是吗？今天晚间我一定把他的话学说给朋友们听听，看他们对这话有什么反应，听听他们怎样说？父是英雄儿好汉！他们一定会这样说。早先就有人对我说过，假如你也上过大学的话，一定会是一位善于雄辩的律师。我虽然没上过大学，也没作过律师，可是颇有口才。不错，今天这一番话和法庭上的辩护词一样，它显示了儿子的口才。有多少律师和当大官的在我面前都会畏缩得象小麻雀，就是法赫米将来也未必能象我这样！朋友们会大笑着对我说：的确，父是英雄儿好汉……他拒绝起誓的事永远让我伤心，可是他参加革命——尽管没干危险工作——岂不是我应引以为荣的事么？早知真主能保佑他平安，那时让他去做一些更伟大的工作该多好！今后我要说我的儿子曾在革命浪潮中出生入死。难道你们以为他只是象他对我说的那样，在朋友们中间散散传单吗？狗崽子投身到流血斗争中去了。艾哈麦德，我们早就知道你儿子的英勇爱国行为，只是在那危险的日子里没敢告诉你，现在已经风平浪静，说说也就没什么了。你否认自己的爱国热情吗？为代表团募捐的人哪个不夸奖你呀？凭真主起誓，假如你还是个青年，一定会比你儿子更勇敢。但是他敢不听从我的话！他表面上不遵从我的话，心里倒还驯服。现在我该怎么办？我也愿意饶恕，就是害怕他今后会不拿我的话当回事了！

"你违背我的意愿，我绝对忘不了这回事，你以为费点唾沫说几句废话就能打动我吗？"

法赫米刚要再开口，这时候母亲走了进来，说：

"早饭好了，老爷！"

出乎意外地看到法赫米在这里，她不禁一怔。她来回打量着父子两个人，等待了一会儿，也许是她想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吧。但是她看到他们都沉默着，心想大概是由于自己突然跑进来的缘故，于是赶忙退出来。父亲站起来，要到饭厅去，法赫米闪到一边，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父亲没有忽略儿子的神情，他沉吟了一下，最后用平静的声调说：

"以后跟我说话不许这样莽撞。"

法赫米跟在父亲身后，脸上浮现出笑意。当他们走过堂屋时，他听到父亲讥诮地说：

"看你这样，好象自以为是第一个解救萨阿德·柴鲁尔帕夏的人哩！"

法赫米心满意足地离开家，径直来到爱资哈尔大学，在那里和同学们——学生会的委员们开会讨论为了表现举国一致的欢庆，准备举行一次为占领当局所允许的和平大游行，吸收各阶层民众参加。会开了很长时间，散会以后，委员们各自去执行自己的任务。法赫米带着新分派给他的任务，即指挥中学生集会，奔向车站广场。他虽然曾多次担任过中学生的领队，但是仍然慎重仔细和愉快地去执行这个任务，仿佛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他在参加圣战的过程中感到有一种隐痛，这种隐痛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就是他对自己不能象许多同志那样奋不顾身地去战斗感到不满。不错，学生会组织示威游行，他哪一次也没有落过后，可是当载着士兵的大汽车一出现，特别是枪声四起、牺牲者倒下去的时候，他的热情便立即消失。有一次，他颤抖着躲到一家咖啡馆里，另一次他远远地跑开了，直跑到穆加威尔公墓。

他怎么能同在布拉克游行中扛着大旗的领队者相比呢？按照后来的说法应该叫作布拉克战役。那个人直到牺牲，始终两手紧握着大旗，坚定地站在先锋的位置上，并且不停地喊着口号！他又怎么能同这位烈士的那些同伴相比呢？他们跑过去，继续高高举起大旗，最后胸膛上中了子弹，倒在大旗上。他更怎么能同那个在爱资哈尔区从鬼子手里把机枪夺过来的烈士相比呢？他怎么能同这些人以及人们互相传诵的英勇牺牲的其他烈士相比呢？英雄事迹在他面前闪射着耀眼的光辉。他倾听着内心的声音，指责自己没有胆量前进。面对着牺牲的英雄他感到惭愧。他在决定性的时刻畏惧了。战斗的浪涛刚刚掀起，他就发现自己畏缩不前，尽管他还没有置身事外或远远逃开。现在他打定主意，今后要加倍努力和斗争，以满足自己的愿望，解除心中的惶惑和痛苦。他也曾安慰自己说："我虽然没有作出英勇事迹来，但是足以自慰的是，我哪一次走上战场也没有迟疑过，因为我毕竟是一个赤手空拳的战士。"他在到车站广场去的路上，观察着马路的行人和车辆，显然所有的人都朝着集合地点奔去。有学生，有工人，还有职员和市民；有的坐车，有的步行，因为是参加合法的和平大游行，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坦然的神色。他和人们怀着同样的感情，不再象过去参加游行时那样，在走向集合地点的路上不仅义愤填膺，而且惴惴不安，当眼前晃动着被伤害者的影子时，心情就越发沉重。那种情况已经成为过去，今天他走在路上心情舒畅，嘴边挂着微笑。圣战结束了！他安全地经历了圣战，没受到任何伤害，可是也没得到任何荣誉。没得到任何荣誉？如果他也曾遭受过一些成千上万人所遭受的灾难，譬如坐牢、毒打，或者除开死亡之外的一切磨难，那该多好！对于怀有他这样一颗心，怀有他这样热情的人来说，没受一点点损害岂不是一件

令人遗憾的事情！这好比一个用功的大学生没有拿到毕业文凭一样！难道你不愿意为自己的幸免感到高兴，而甘愿做一个牺牲者吗？不！那么你希望做一个只受难而不死的人吗？是的！果真是这样，那并不难做到，可是你当时为什么临阵畏缩呢？你不是真心想做一个受难而不死的人，你也不愿去受暂时的监禁，你更不反对得救，你只是希望受点损害来弥补今日的美中不足！假如再有机会参加圣战的话，我应该拿出真心来！就这样，他怀着镇静而又不安的心情去参加和平大游行。下午一点钟的时候，他到了车站广场，离预定的游行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他在为他规定的地点——车站门口站好……这时广场上只有不多的几个指挥游行的人和几伙分散开的人群。这正是温和的季节，四月的阳光照到人身上是那么舒适。等了没有多久，人群陆续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广场来，法赫米兴高采烈地开始他的工作。工作很平凡，只是把一群群的中学生安排到各自的校旗下面，但是他心里却充满了骄傲和自豪的感情。他指挥着许多比他年岁还要大的学生，刚刚十九岁的他在那些二十多岁，甚至有的已经留了小胡髭的大个学生们中间，看来只象是队伍的一个小尾巴；可是人们都注意地看着他，并且低声谈论着。他听到人们提到他的名字同时提到他的身份："法赫米·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学生会的代表。"他的心弦颤动了一下，赶忙闭紧嘴，把由于听到说自己的"威望"而流露出来的局促不安或者说不好意思的微笑隐藏起来。是的，他必须拿出学生会代表应有的庄重态度，必须表现出象一个穆加希德的先进青年的样子，好让看到他的人把他想象为一个英勇斗争的同志。虽然他没有什么英雄事迹，这一赤裸裸的现实刺痛了他那敏锐的感情，然而他的奢望并不因此稍减，一心想让人这样幻想他。他只是一个散散传单的人，他是

一个畏缩不前的士兵！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而今天他却被派来领导中学生，被人们看作是了不起的领袖！难道别人不会比他更好地担负这项工作吗？但是人们爱戴他，尊敬他，集合到一起完全听从他的指挥。要不要讲演？没有必要！你实际上担负着重要任务，而不是一个讲演者，不是吗？但是，等到学生会的委员们去见领袖的那一天，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你却一言不发，那将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不，那时我决不能缄默，我一定要说话，不论是否说得好，我也要倾吐一下衷肠。什么时候你能站在萨阿德·柴鲁尔帕夏面前呢？什么时候你能看见他，尽情地看个够呢？那时我的心将会跳个不停，我的眼睛将会含着泪花。那是伟大的一天，是埃及取得完全独立的一天，今天和那一天比起来是那么微不足道，好象是一滴水和大海相比一样！啊，真主！广场上，不止是广场上，连通向广场的各条大街：阿拔斯大街，努贝尔路和法贾拉街全都站满了人 过去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游行，看来有十万人吧？看，一眼望不尽的红毡帽和缠头布！学生，工人，公务员……伊斯兰教的谢赫，基督教的教士，还有宗教法官……谁能想到有这样的盛况呢？人们连毒热的阳光也不理会。这就是今天的埃及！为什么不把爸爸也叫来呢？亚辛说得对：我们走在人群中间，说也奇怪，每个人都忘掉了自己。亚辛竟然高过了我！个人的私念又算得了什么呢？什么也算不了！我的心跳得太厉害了。今天晚上，以至今后很长时间内我都要谈论这种情况。妈妈听说之后会不会又怕得发抖呢？这是一个隆重的场面，它使人肃然起敬，而不会使人担惊害怕，我要看看那些鬼子的脸上对这种场面有什么反应。喏，他们的营房正对着这个广场，那面可诅咒的旗子还在空中飘摆，窗户里挤着许多脑袋，他们正在低声叨咕什么？那个岗哨好象是一个泥胎，装作什么也没

看见似的。你们应该明白，你们的子弹威胁不了革命，不久你们就会看到萨阿德·柴鲁尔帕夏胜利归来，出现在这个广场上。你们用武力把他放逐，我们却赤手空拳地把他迎回来！不久你们就会看到，不久你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浩瀚的人海动荡起来，汹涌的人流接连不断地掀起波涛，反复高呼着争取民族解放的口号，全埃及变成了一支游行队伍，更确切地说，变成了一个人，喊着同一个口号。游行队伍一队接着一队，真是不知有多长，他估量等到自己所带的一队离开车站门口时，先头队伍大概已到了阿比丁宫。游行队伍第一次在没有机枪拦路，没有子弹、石块横飞的情况下向前行进。他不由得张开嘴笑了。他看到紧靠自己前面的那支队伍出动了，就转过身来，面对着自己"领导"的队伍举起两手；这时队伍已作好了出发的准备，他一边倒退着走在队前面，一边高喊着口号。他聚精会神地带领队伍前进，领导着喊口号，直走到努贝尔路口。这时守候在那里的一群人乱嘈嘈地拥上来，插入队伍，跟着整个队伍大声喊起口号来。法赫米转过身去，正脸往前走。他伸长脖子向前面望去，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再向左右看看，家家的阳台、屋顶和窗户都挤满了人。在一旁观看的人群也跟着喊口号，更壮大了这支游行队伍的声势，这些喊声仿佛是保护他们的盔甲。这是一股久经锻炼、子弹吓不倒的力量，军队对它进行袭击遭到失败以后，不得不老实下来。那些骑着大马来来去去的武装士兵，好象是跟在队伍后面准备听候调遣的护卫一样。让我把革命胜利的证据转告给统治者吧！看，这就是一个送信的使者。是的，他清楚地认识那个家伙，他就是统治者的爪牙。那个人抬起无神的眼睛扫兴地望着天空，仿佛是对于保证游行队伍安全的诺言表示无言的反对。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来着？在那些血腥屠杀的日子里，他的耳朵里

装满了那个名字，他怎么会忘记了呢？那个名字的字头大概是吉姆①吧？扎、朱、吉……怎么就是想不起它来了呢？朱里央！啊，他怎么会想起这个令人厌恶的名字？这个名字好象灰尘一样落在他的身上，压灭了他的热情。我这颗心已经死了，又怎么能回应欢欣鼓舞的胜利的召唤呢！我的心死了?!一分钟以前它不是还活着吗？不要忧愁，不要叫你的心离开游行队伍，你不是早和自己约定要忘掉她吗？而实际上你不是也早已把她忘掉了吗？马莉娅，她是谁？那是早已过去的事情，我们要为了将来而不是为了过去生活。吉……米斯脱吉……米斯脱吉②……这就是那个走狗（真主诅咒他）的名字……继续喊口号吧，只有继续喊口号才能扫清突然蒙在你心上的灰尘。他领着的队伍渐渐走近了乌兹毕克亚花园，花园里的参天大树伸出低矮的墙垣，覆盖在马路旁边飘扬的旗子上面。这时他远远地看到剧院广场上一片人头，仿佛长在一个顶天立地的庞大的躯体上一样。他激动地使劲儿高呼口号，群众用震天的声音响应他，犹如雷鸣。当他们走到花园附近时，猛地响起一声可怕的爆裂声。他的喉咙喊不出声音来了，他惊恐而困惑地看着周围的人。这声音过去一个月来经常震动他的耳鼓，他在寂静的夜里也常常回忆起它，可是他对它一直没有习惯。一听到这个声音，他浑身的血液立即就凝固了，心脏也象停止了跳动……

“开枪了？”

“不知道。他们不是宣布允许游行吗？”

---

① 阿拉伯字母之一，可以发扎、吉、朱等复音，朱里央的阿拉伯拼音字首是吉姆。

② 米斯脱即英语“mister”（先生）“吉”为英文字母“J”。

“你以为他们不会背信弃义吗？”

“可是一个鬼子也没看见呀！”

“乌兹毕克亚花园里有个大兵营，他们一定是藏在那儿。”

“是不是车胎爆裂？”

“也许……”

周围还没有恢复安静，他竖起耳朵听着，紧接着又是“砰”地一声……啊……这回用不着怀疑了，和刚才一样，是枪声。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今天不是和平的日子吗？他发觉先头队伍发生一阵激烈的骚乱，犹如河心掀起的一个浪涛向岸边冲来。接着，前面的同伴向后退了，人们惊慌失措地散开，跌跌撞撞地向四面八方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处。愤怒和恐怖的喊声同时响起，有秩序的游行队伍立刻混乱了。在高大的建筑物顶上响起连珠似的刺耳枪声，愤怒的喊声和痛苦的呻吟声也越来越高。人海中掀起了狂风骇浪，扩展向所有的街道，顷刻间这条马路上人迹杳然了。我得逃跑，一定得逃跑，如果留在这里不被子弹打死，也要在拳打脚踢之下丧命。他想逃跑，他想后退，他甚至想换个立脚的地方，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人们都四散逃走了，你为什么还站在这儿？只剩下你一个人了，逃跑吧！他的四肢开始松软无力，后来缓慢地行动起来。嘈杂得多么厉害啊！为什么这样大喊大叫呢？你不记得这是怎么回事了吗？你的记忆力突然消失了！你要怎样？你要高呼吗？喊什么口号？还是空喊一声？你是谁？你在干什么？你的心里在说话。你还听得见吗？你还看得见吗？这是哪儿？一片空虚……一片空虚……黑暗之上又加黑暗，只有一种象钟摆一样的轻微而有节奏的动作。心随着这个动作飞跑了。伴同着这个动作还有喁喁哝哝声。这是花园的大门，对吗？他颤动了一下，渐渐融解了。参天的大树在轻轻地摇晃。天

空……天空是什么？是一个高高的平面。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了天空，一个平静、微笑的天空降下来安宁。

七十一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听到铺子门口有脚步声，便从账桌上抬起头来，只见三个青年神情严肃地朝他走来。他们直来到账桌前面，对他说：

“愿真主保佑您平安，愿真主怜悯您。”

“愿真主保佑你们平安，愿真主怜悯你们，使你们幸福。”① 艾哈麦德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回答。然后他指着椅子说：“请坐！”

三个青年没再说什么客套，站在中间的那个说：

“您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吗？”

“是的，先生……”主人笑着说，眼睛闪出诧异的神色。

他们要干什么？买东西吗？不对！买东西用不着这样郑重其事的，也用不着说话这样严肃！再说现在已经七点多了，难道他们没看见汉姆扎维正在收拾货架子上的东西，准备关门了吗？也许他们是来募捐的吧？可是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已经获释，革命已经结束了呀？我现在一心想去夜游！小伙子们，你们要知道，我没有那么多工夫接待你们，我还没洗头洗脸，还没洒哥龙香水，还没梳头和胡髭，还没换内外的衣服！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呢？他注视着说话的人，觉得好象很面熟。过去见过吗？在哪儿？什么

① 穆斯林见面寒暄和告别时的固定祈祷词，也就是互道“色兰”。

时候？反正肯定这不是第一次见面，哦，想起来了，……他脸上带出喜悦的笑容，说：

“您是不是那天在侯赛因清真寺里为我们解围的那位先生？”

“是的，先生！”青年低声回答说。

我猜对了吧！愚蠢的人们不是说喝酒损害记忆力吗？让他们看看我的记忆力，又该怎么说！你看，你看，这几个人的目光显然不是好兆头！真主，求你保佑化凶为吉吧！我求真主保佑免遭魔鬼的祸害。他们这一来我心里感到这样紧张，难道他们来是为了……

“你们几位是来找法赫米的吧？”

青年低下头去，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们非常难过，先生！可是我们不能不告诉您，只求真主使您能够承受！”

“承受？真主！是法赫米？”主人猛然往前一扑，伏在账桌上，大声说道。

“我们万分悲痛地来给您报丧！”青年非常忧郁地说，“我们的穆加希德兄弟法赫米·艾哈麦德……”

“法赫米他怎么样了？”艾哈麦德的眼睛里闪现出怀疑和绝望的神情，不肯相信地高声问。

“他在今天的游行中牺牲了！”

“他将同优秀的民族英雄和高贵的烈士齐名并列，他的壮烈牺牲永垂千古！”右边的那个青年说。

他们的话犹如青天一个霹雷，震得他紧闭着嘴一句话说不出来，眼睛失神，目光涣散。一时间大家全都沉默着，就连加米勒·汉姆扎维也一动不动地呆立在货架子前面，用充满惊惧的

目光望着主人。后来青年又低低地说：

“他的牺牲使我们非常难过，但是我们只有以一个信士应有的忍耐来接受真主的决定。先生，我们知道您是一位虔诚的信士。”

他们在安慰我，这个青年不知道我是一个最善于在这种情况下安慰别人的人！这些话对于一个遭遇横祸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呢？一点用处也没有！几句话怎么能消除不幸？在他们说出这个噩耗以前，我是不是想到过这场灾祸呢？是的，我眼前曾经闪现过死神的影子，可是现在死讯真的传进我的耳朵我却又不肯相信它，或者说是我没有勇气相信它，不愿意相信它。我怎么能相信法赫米当真死了呢？这几个小时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他今天早晨离开我们的时候，还是那样结实，那样愉快！他死了，他死了！今后我再也看不见他了！在家里，在世上任何地方都再也看不见他了！没有他，家还成个什么家？没有他，我还成个什么父亲？对他所抱的一切希望又寄托在谁的身上？这没有希望了，只有忍受……噢！……你感到刺心的痛苦了吗？这才是真正的痛苦！以前我总欺骗自己，说自己是个痛苦的人，不，今天以前你没有痛苦过，这才是真正的痛苦！

“先生，鼓起勇气来吧，一切只有听凭真主的安排！”

“我还以为斗争已经结束了呢！”艾哈麦德向着青年抬起头来，有气无力地说。

“今天本来举行的是和平游行！”青年愤慨地说，“是经过军事当局同意的，参加游行的都是各阶层的善良群众。开始的时候风平浪静，可是当游行队伍行经乌兹毕克亚花园的时候，忽然子弹从花园的围墙上向我们如同雨点般飞来。没有一个人招惹鬼子，不论是善意还是恶意的都没有。就是我们喊口号也尽力

避免惹起他们的反感。可是他们竟出其不意地对我们进行疯狂的屠杀，他们依仗着枪杆子向我们进行袭击！我们已经派代表到总督府去提出了严重抗议，据说阿伦比将要为士兵的这种行为道歉……”

“可是死了的人再也难活了！”艾哈麦德依然有气无力地说。

“实在令人难过啊！”

“他从来没参加过这种危险的游行，今天第一次参加就……”艾哈麦德痛心地说。

青年们会意地互相望了一眼，谁也没说什么……艾哈麦德仿佛感到窒息似地大声嚷道：

“事情该是谁的就是谁的。那么我现在该到哪儿去找他呢？”

“他在甘泉宫医院。”青年说；接着他看到主人急着要走，就伸手拦住说：“明天下午三点，我们在那儿为他和另外十三位烈士弟兄举行葬礼……”

“难道不允许我在家里为他举行葬礼吗？”主人忿怒地嚷道。

“不是的，我们要在群众集会中为他举行公葬！”青年很有力地说；接着他又用恳求的口吻说：“现在甘泉宫医院还处在武装警察的警戒中，您还是等一下，在举行葬礼以前我们一定安排让烈士家属去同他们告别。法赫米的葬礼不能象普通葬礼那样在自己家里举行。”说完他伸出手来向主人告别：“愿真主使您能够忍耐！”

另外两个青年也相继和主人握了手，并且一再安慰他，然后三个人一起走了。他用手扶着头，闭上了眼睛。这时加米勒·汉姆扎维带着悲怆的语调来安慰他，可是他一点也听不进去。他再也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他站起来，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走出铺子。他应该镇定一下紊乱的心绪，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

有多难过。他希望独自安静地待一会儿。可是到哪儿去呢？不一会儿家里就会变成地狱，朋友们马上要来吊唁，决不容他有独自思索一下的机会。他什么时候去考虑自己遭受的损失呢？他什么时候能抛开周围的一切呢？看来暂时不会有这种时间，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时间是会有的，那时他要尽一切力量来宽慰自己。是的，他将会有那么一个时间，独自安静下来，任凭脑子去回味自己的忧伤。那时他会从过去、现在和将来各方面去考虑儿子的一生：童年、少年直到青年时代，以及儿子给他带来的希望和留下的悲痛记忆，这一切会使他流尽最后一滴眼泪的。是的，将来有的是时间，用不着担心没有思索的机会。他回忆起星期五聚礼回来父子间的那场争辩，回忆起今天早晨父子间的那一番责备和赔罪，引起他多少的思考、记忆和悲伤！引起他多少的悔恨！引起他流了多少的眼泪！生活为他安排下了那么多幸福，他为什么要烦恼呢？他想得昏昏沉沉，一抬头看见自己家的阳台，这才想起艾米娜来，两只脚几乎迈不动了。他跟她怎么说呢？她听到这个消息会怎样呢？她是个见到麻雀打架都会落泪的软弱女人！你不记得她听说富利的儿子牺牲时怎样痛哭了吗？那么她听说法赫米牺牲又该怎样呢？法赫米牺牲了！孩子，难道你就是落得这样一个结局？我亲爱的苦命的儿子！艾米娜，我们的儿子牺牲了，法赫米牺牲了！噢，你是象从前禁止唱礼那样禁止大声哭泣呢，还是自己领头痛哭？或者是任凭那些妇女去哭嚎？也许她正在和亚辛和凯玛勒一起喝咖啡，纳闷法赫米为什么还不回来，纳闷他今天为什么会回来这样晚。她永远看不见他了，甚至看不见他的遗体和灵床，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我，我还可以到甘泉宫医院去看他一面，而她却永远看不见他了！不，我不能禁止她去，那样做是残酷而不是爱护！那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发现

自己已经来到家门口，刚要伸手敲门，想起自己口袋里带着钥匙，就摸出钥匙自行开门走了进去。这时，他听到凯玛勒正用动人的噪音唱着：

每年来看我一次吧，
一年不来也不行！